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八五册目次

黄忠端公文畧三卷詩畧二卷説畧一卷附黄忠端公正氣録一卷

〔明〕黄尊素撰

清康熙十五年許三禮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黃忠端公文集序

程子曰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道既名節義矣便不可謂之非道而猶資於一變者葢天之生斯人也所以耆定斯世故君子立心必不令當吾世而貽後世之憂苟前有讒而不能杜後有亂而不能備清心忌惡徒分吾黨之過雖與隨世就功名者異矣要之謂不能變也是故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小人破壞之不遺餘力而君子爲世之念復不勝其自爲斯古今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耳天啓奄人之亂一時正色立朝之君子以骨肉拒豺義兒僞帝之狂瀾尚論者徒壯其節而畧其彌縫之不至以歸之運數乃余讀黃忠端公文集反覆爲之流涕伏戎隱禍公一一審其機牙設以匡救使公之言用於楊忠烈中則收射隼之功不中則亦緩弋者之慕用於魏忠節則掖庭政府凶德未至於參會用於鄒中丞則江右

不至反兵用於趙忠毅則晉人不至走險即用於詭紿激訐之小人亦可以扼其悖京之奔轍憂深慮遠義盡仁至而後以一死支將傾之大厦其斯謂至道之節義乎公之詩文從文選入

手卒歸平淡以文章家論之理明而辭達不求奇而奇至者也從來之論節義者每恕視其文叢篇零句皆以人重獨公之作雖使立言之士絜長較短不能彷彿其安瀾平野之中包藏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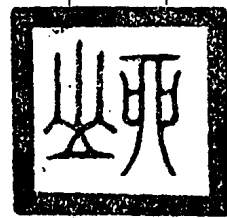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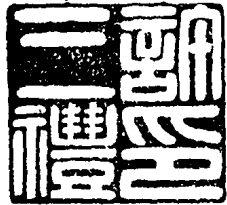
嶸突兀魚龍變化也文章節義兼而有之者唐有平原宋有疊山明有遜志石齋寂寥千載如公者不過數人而已公以講學與梁溪同逮蕺山慟哭而送之其後蕺山每謂人曰不佞白安

先生之未亡友也梁溪蕺山明儒之醇乎醇者也由是而知公之文章節義本乎理學故文爲載道之文節義亦爲一變之節義也論者不察徒見世之增華加厲以爲文風裁標榜以爲節

遂欲外文章節義以言理學將所謂理學者必塌茸腐朽之與俱椎魯粗野之爲得歟此陷溺人心之說也余故刻公之集以救之公諱尊素字眞長餘姚人丙辰進士天啓閒御史謚忠端

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嘉平月

知海寧縣事相州後學許

三禮拜撰

黃忠端公集序

相州許酉山刻黃忠端公集旣成公之子梨洲先生梁師也鄭寄其集命序之嗚呼自梁兒童時卽聞天啓奄人之亂吾浙東有黃公者不憚以一死砥柱狂瀾葢其錚錚節義久已彪炳國史長而考公軼事知公與梁溪蕺山講學不徒以節義自矜當應山嘉善諸君子主持國是時公與之酸鹹調而水火濟意主于圖利社稷實非敢以一死博名高然其苦心遠慮見于狀誌銘傳者文劉黃范諸名公序之已悉矣小子何知敢贅一言乎顧梁不才幸從先生講學之餘得聞千古文章一事無已則就文章論公酉山曰公之詩文從文選入手卒歸平淡故理明而詞達不求奇而奇至此誠深知公文者也然余竊謂公之詩文卽不從文選入手卽不歸平淡亦未有不理明而詞達不求奇

而奇至者何則千古之文千古之人爲之也其爲人流俗之人則其文爲流俗之文其人而爲千古不可磨滅之人卽其文爲千古不可磨滅之文亦非必文以人重也玉山有言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葢人苟浩然之氣充滿胸中而溢爲文詞則凡取靑媲白之家决不能與之較長而絜短孔明之出師令伯之陳情澹菴之封事千秋萬世後見之如景星如慶雲光華宇宙要其平昔豈嘗以文章家自命哉性情之所至而筆舌至焉雖千餘年間作者林立而求其類此者卒不多有所謂其人如是則其文亦如是也然則以公之愛君憂國而爲疏以公之忠告善道而爲書以公之讀書談道籌時弔古而形之于詩賦序記諸體固宜其不言文而天下之至文生焉矣卽何必假途文選歸宗平淡而後爲工也哉嗟乎自文之與

道一也家拾大倉之唾人爭歷下之餘文章能事盡于餖飣衣
剝間有覺其非者宗王震川以救之而無如其人既非其文亦
不復是雖復連篇累帙號稱大家其有如公之片詞隻句皆堪
不朽者乎風靡波蕩至使數十載言文之士徒相尋于波瀾段
落之際抑揚頓挫而不復知爲人心世道之所關于是假名理
學矯言節義者皆得視之爲春花秋葉徒供把玩不堪衣食而
文章一事或幾乎熄得公之集以正之慷慨于生死之關則節
義之名實調停于元黃之戰則理學之用眞斯文正統庶不墜
于其人矣乎昔史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稱
屈平之離騷余謂公之忠與原同被讒以死同死而以文章傳
又同其不同者原文在放逐之後公文在放逐之前憂愁激烈
特以時異耳招魂吊屈方恨無宋賈之才以張之而况辱以先

生之命其敢無一言以附諸名公之後乎因是忘其固陋謹書
集左特未知有當于先生否也丁巳仲冬慈谿後學鄭梁頓首
敬序

黃忠端公集序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柄五
將據重執官滿朝庭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驕奢相尚鳳雖稍桀
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汚
寄治身私託公內有管蔡之明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于外
親降爲皁隸此俱賊莽它日竊國之詐非鳳等所及而中壘已
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後讀姚江黃忠端公集公值奄人執命
之時璫媼內交玄黃外附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卽楊
忠烈二十四大罪疏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于趙
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憯于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
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國難方見節甫莽懿戎馬黨錮
合併一時此俱公死國以後兩朝所中之憯毒而公已豫言之

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于向傳末大書曰向卒十三歲而王
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孽
復用兩京之難繼作益古人臣謀國其論之痛切發于至誠一
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重也獨是其憂國之
至慮遠計深彌縫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盡
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足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之
念重于名節者也卽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竝立
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褒
睦外內之姓得以竝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卽不憚首發大奸
而其于楊忠烈則謂諫官空言大臣不宜輕言發而不勝將有
竇何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擊而公獨謂宜包小人之羞
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尚不合而爲一則毒燗猶未

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死從諸君子固已早辦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即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即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身前亦復痛哭于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首疏爲公請謚而公長子宗羲是爲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文胤亦嘗得登公之堂務讀公之遺集慨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過者公集新出宗羲命文胤序之胤自謂末學小生豈敢以其文僭附卷末既復念甬上後學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惓惓謀國有古大臣憂社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爲公千載云耳甬上後學李文胤頓首敬序

黃忠端公正氣錄目錄

黃公正氣錄目錄終

黄忠端公文集目錄

文畧卷一

文畧卷二

文畧卷三

詩畧卷四

男宗羲補註
宗炎
孫百藥
百穀
正誼
百世
百揆
百學仝校

黃忠端公文集目錄終

祖蔭山房
鄭氏圖書

諭祭文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三月庚午朔二十四日癸巳
遣浙江承宣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寧紹道謝雲虬致祭於
故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尊素曰忠義者國家之元
氣名節者人生之大閑故平時有直言敢諫之士斯臨難有成
仁取義之賢慨自逆奄亂政邪黨交關蒼生塗炭禍難鵰鶩非
劉氏而王爵須王莽而上言立廟者十五國呼嵩者九千年凡
我祖宗培養之人物祇供奄逆鈇鼎之顛迷惟爾孤忠貫日正
氣干霄初命士師豺狼跡避召入西臺後及名高位玄黃之戰
爭恐傷國運破琴瑟之專一以戒同寮不好名以激禍汔入水
而刺蛟發奸於楊漣之先因天意之憤盈請恤於萬璟之死正
醜類之怒嗥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於變驟詔捕黨人獄號同
文橫獄戶者李膺范滂梟都亭者竇武陳蕃將移日影待熟熊
蹯猶且排聯比韻痛父辭君結纓易簀並美齊芬卒使汗險之
徒未敢喋血薰腐之魁終裂車輪𪓟鼎寔然賴爾忠魂嗚呼哀
哉銘旌改換垂築比干之臺野祭繙疎豈比武侯之廟華表雖
然英風愈槩哀哲人之云亡贖百身之是悼然使爾算等譙周
齒同馮道以彼較此孰殤孰耄爾尚酹此巵哉

御製御史黃忠端像贊

先生嚴氣正性深慮遠憂利刃以齒腐朽和衷以戒同舟請梟
臥虎於南郊遂禍白馬於清流萬里投獄四韻長休赴鼎鑊其
如歸蹈仁義復何求山飛地絕海變田浮觀今日之賣國者即
昔日之殺先生者始信此二十載之天下爲先生血肉之所留
先生之英靈不昧其必有以挽墜日而定神州

易名本末

刑科給事中李清爲昭代有未表之三案乞勅部速議早定謚
典事臣辦事本科讀皇上所訂記註見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
爲言夫孔子素王也尚以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癉況謚一
事實關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而久曠於聖明在御之時乎臣
約畧有三端則開國靖難慘死宜急與定謚者矣（開國靖難二條不錄）慘
死一案正德之蔣欽陸震等天啓之左光斗黃尊素等皆撐持
世運之鎖鑰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採尸犴穴者亦姓名可稽
而衮褒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薙誰人爲乞龍章此弔古
傷今者興感於蠹簡零編荒烟斷隴而欲代爲呼籲也伏乞勅
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而去取予奪則聽聖
裁崇禎十一年九月

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爲謚典久稽忠魂久鬱事他不具論
即如臣鄉御史黃尊素與給事中魏大中風裁並著東西峙浙
一時有李杜之稱而一子一綬既傷白首同歸之志亦埋青史
合傳之光矣十一年九月

禮部尚書林欲楫爲闡揚有共協之輿情華袞無久懸之月旦
乞斷自宸衷立舉易名大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本年八月初
二日禮科抄出官生黃宗羲奏爲先臣直諫最先死忠最慘懇
祈闡揚幽節彰定易名事等因本月初五日奉聖旨禮部覆議
具奏欽此又奉本部送本月十三日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
加一級沈胤培題爲謚典終無不舉之理事如逆璫慘死諸臣
方其魂遊北寺固已氣貫丹霄豈尚有異議可指而或予或稽

近者黃宗羲以父尊素請周廷祚以父宗建請聖德如天臣忠罔替致令子姓有同仁之望反若益帷有未盡之恩斯固司名敎者之責也等因本月十五日奉聖旨禮部覆議具奏欽此恭繹明綸仰見皇上垂念臣忠凡忠義之在人心者久而彌彰議論之在國是者亦久而愈定臣觀同難諸臣不憚鼎鑊不顧妻孥堅守綱常以待聖明日月之重照寧如他之採訪必議而後擬擬而後謚之爲當乎謹將條死諸臣本末開列上請原任山東道御史黃尊素浙江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縣司理考選御史剛介自持連章抗疏直陳時政得失遂犯逆璫殺機徒步就死賦詩絕命萇弘之血入地成碧傅說之星歸天俱聚左光斗周宗建李應昇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萬燝七人本末俱不錄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易名大典宜核宜公本內所列條死各官未經有謚的即着該部科會同詹翰儒臣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平生品行是否允愜逐一核議詳確具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紹寧爲臣疏久稽未結乞勑下禮部題覆以信先皇前旨以昭皇上明綸事祠祭淸吏司案呈禮科抄出工科都給事中李淸題前事等因本年七月十一日奉聖旨該部速與題覆欽此先是崇禎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本官題爲昭代有未表之三案早定謚典事二十二日奉先帝聖旨該部幷與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看得易名之典雖不過一字之褒而榮名耀於一時芳聲垂於千古諸臣或逆鱗於前代而碎首幾同膺滂或撩鬚於近朝而臥屍有類喬固心貞金石氣作山河用是細核生平擬謚上請計開御史黃尊素浙江餘姚人擬謚忠端一擬毅愍正德時蔣欽陸震孟陽何遵李紹賢俞廷贇劉校林公黼詹寅李翰臣詹軾劉平甫周璽張英嘉靖時沈鍊天啓時繆昌期萬燝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周起元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錄崇禎十七年■月■日具題奉旨將欽等二十五臣准照正擬予謚

崇禎初定死逆奄諸公謚姚學士希孟爲政頗與桐城吳江有隙故祇謚忠烈忠憲忠介忠節而遺十公當時在朝俱不平之而學士晩年竒病君子不以爲無妄也戊寅羲在南都値南宗伯李小灣孫宸發諮訪單於所遺十公皆擬二字於名下江右萬時華以先公立朝不亢不阿卽於諸君子亦唯有補救而無雷同謚法守禮執義曰端先公有焉忠則不待言矣故以忠端擬之八月閒羲寄其册於京師一時臺省俱有請謚疏羲所見者李昳碧陳賓日兩疏耳賓日則畢舉先公謚素無一日之雅而趨向如此其後之死忠非偶然也壬午羲在京時朝中以補謚一欵爲大節目臺省如馬培原等或出疏或抄參不止一沈滄嶼也七月盡羲讀書北湖金僉院天樞見過立索羲疏袖之而去其寓與上皆僉院爲之巳羲謂宜與催其速定吞言儀部吳來之一至卽舉行耳未幾京師戒嚴無暇及此逮夫得謚之時時局正翻李昳碧曰此舉出自意外誠然也暇時記其始末以見諸公之慕義强仁凡我子孫不可忘耳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神道碑銘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社稷三者未有甚於此時則朋黨與奄宦合而爲一也振瑾之時小人附之者猶視爲旁門曲徑唯恐人知在兩奄祇惡其害巳者亦未嘗概仇正人鬪之爲正人則慕其名而願下之振之於薛文

清陳澹然瑾之於蔡介夫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附小人附之者視爲康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爲正人者爲小人所惡卽爲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逢怒於己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衆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廷之朋黨無與於奄宦一勝一負卽君子常負而小人常勝亦不過如皇祖之末年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於朋黨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亦不過如振瑾之亩德而止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爲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人以報復者則諸君子激之之過也其時御史白安黃公憂深慮遠潛縫於機失謀弄之際益每事必盡其忠告無柰諸君子喬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是其言而不能降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盡吾反覆公先幾之智始喟然委之運數耳自東林爲物望所歸濟議出焉海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崑宣附益之與正人爲難者也天啓癸甲間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好奇計會逆賢挾客氏內收宮中之權猶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庭以爲羽翼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使諸君子無內爭之隙廉耻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竊比蕭腐自甘涕唾乃內爭迸集於數月之間奄禍黨禍始相須爲烈矣阮大鋮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鋮上疏終養借一厺以發難公移書大鋮勉之和裒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退於十激者也太宰調鄒新昌於考功不由咨訪同鄉臺省竟允儒陳艮訓起而爭之公爲調人於江右高邑之間冀衰

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焰遂不可遏給事傅櫆結逆賢養子傅應星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阮章合謀使傅櫆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嘗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奪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鎭撫喬計盡得不竟其獄亡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艸具公曰諫官章入或聽或不聽可姑置之公大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副院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副院默然而卒上之逆賢於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公勸副院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不安事愈決裂矣副院曰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君子可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旣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令李仲達過公再決去留公謂李公曰去留當決諸已姑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言進乎南樂魏廣微者緣逆賢得相其父允貞故以風裁有名於東林由是未敢顯背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發露之公曰不可昔劉瑾之禍成於焦芳二魏之交過於劉焦使其無反顧之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內魏某擊外魏無論濟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柰何以國家之事殉兄名節乎嘉善不以爲然疏上而廣微倖倖疾視取朝籍甲乙於姓名之上恭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視此可舉網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冢宰吏垣不聽公曰新昌入銓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違鄉人之好抵巇投

隙難將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承二魏旨言應祥於吏
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內批看議而東林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
逐從此小人競進呼嵩勸進立祠裂土妖母奄兒榮於同路寔
庫檻車塡茲俊及此皆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皆
在此數月間從公曲突徙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然公於二十
四罪未上之先疏言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
慘於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已爲客魏所恨及楊公劾奄公
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人言畏主知則尚有顧忌及其已知之
已言之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
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嵩郎中杖死公又
痛諫廷杖非制王振劉瑾爲之一二奸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
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天啓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
郎中萬爆上疏劾奄官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爲皇上之
累哉公三疏劾逆奄妖媪皆激烈或謂與和平之毓異公曰某
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之任者其設
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尊素字眞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婺人有
仕爲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年金人陷慶元守臣劉洪道遁通
判死之子萬河避亂徙居餘姚之黃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
泰定甲子進士授餘姚州州判從學於吳艸廬爲高第弟子入
國朝均保爲北平御史坐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遜國之難
又數世璽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永州之道旁璽生諒諒生稔
稔生大綬贈太僕寺卿大綬生曰中封太僕寺卿公之考也母
盧氏封太淑人公學不專章句肆力於詞賦不名一家舉萬曆
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之所號爲宣黨者也

居鄉頗橫公繩其紀綱不許干吏法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殺
人公按之如始至勿委後來入爲山東道御史請召用鄒南皐
馮從吾劉念臺諸賢以惜老成請復召對以勤聖學而尤注意
於邊事凡公所陳皆安攘大計不欲以末務小言暇豫淸時也
臺省會東閣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敢
發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
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辟易而去公精典故
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
曰嘗禍將與宋哲宗得璽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符君子貶黜
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弘治中令甲不當襲褒
宋事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聚室
占主營建殆有三殿之工耶已皆如公議巡視茶馬出京曹欽
程論之削籍奄人李實又劾公家居講學被逮使者至吳爲百
姓箠死公聞之開道投獄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
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覷
海內男子也山陰劉公念臺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祇以無
濟國是抱愧而已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拙之志古今再見公
至獄與李公仲達周公蓼州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忼慨怒
罵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
此豈減黃覇之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困甚公
拷竟次及李公公復就拷許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
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爲之改容公致命之事秘不能詳有商人
童德維出獄語公之子宗羲曰被害之日公與李公隔壁而處
公索酒痛飲遥謂李公曰某先行俟兄於帝所耳起攝衣北向

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後就死蓋天啓六年閏六月朔日也明年今上即位魏忠賢以誅反伏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立祠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上辯李實原疏疊在硃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塡寫之者於是以李永貞代李實減李實戍之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人長宗羲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崇禎丙子二月宗羲過余將以是年冬十二月塟公化安山謁銘懸棺之石往余庚午識宗羲於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硃卷讀之余惜有司不能知之後當以古文名世今宗羲及其弟宗炎宗會已皆有文譽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於諸君子也銘曰

常侍黨錮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倡狂亦有黨人盛於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熹宗之初屠火伏殃內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於惟黃公憂來無方慯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啓內爭化姦爲良柰何君子視聽茫茫盲風惡涙敵起艅艎抱薪救火佐鬬逢僵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於莽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鐺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不以勇傷碧化爲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萬世下馬傍徨賜進士及第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長洲文震孟撰頓首文

神道第二碑

熹廟乙丙之際余安忍言之哉余事先帝穆然仁主也如水未波自宵人入關與姿貞良擯落別用一番陰鷙貪戾之夫物情大變諸君子既不能牿牛豶豕於先又不能孚號於後徒以議論折乘墉閗鼎之奸此受禍之所以益烈也余讀侍御黃公行狀而泫然流涕焉嗟乎死生亦大矣君臣之義結於無所解奮筆除奸至再至三絕脰而不顧可不謂得死所哉今天子御極澌海內濁穢而一新之殲逆璫彪虎下詔卹錄死諫之臣公長子宗羲伏闕下訟冤曰先臣一介草芥拔置侍從以一小臣與君側用事爭氣力自知七尺非有貫欲糜身以報先帝也上贈侍御爲太僕卿予祭葬給三代誥命錄一子稱特恩已宗羲卜葬公化安之賜塋門人朱天麟屬余槃牲之石余曰公之忠義辟厲千古一時大手國史稱說各詳其閥見毋亦以夙在氣誼憂患同之余言或有當耶公之初爲御史也時逆閹魏忠賢交關客氏干與國政公因災异劾之曰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狄天意憤盈故災眚入斗太白晝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疏入逆奄震駭謂其儕曰吾已盡收宮府之權而外廷輕我猶如是耶中旨廷杖閣下力救而止後三月而楊副院之疏上公言臣前劾魏忠賢一人之言也而遽逢嚴旨以爲皇上猶疑之也今憲臣列其罪狀臺省補其未備通國之言也皇上亦可以無疑矣而拒諫如故斯時臺諫折之不足异日干戈取之難爲力矣嵩工部杖死公又言忠賢借廷杖以防言者示已之威皇上授太阿以恣奄人受史之譏急恤萬璟猶可補過公之直言敢諫既逆奄中心藏之而其爲時局之所痛惡者請起用鄒南皐馮從吾劉念臺諸公趙太宰調鄒匪石爲考功江右臺省不與諮訪而慫太宰杜門公疏攻功孤介誚勑冢臣視事勿淆羣議長垣阮大鋮嫉嫮善過已詭言終養潛入逆賢之幕獻百官圖公責其身

爲禍始明犯清議此數事爲甚當是時諸君子壞於一激公意
在聯絡少衰其禍萬工部林御史之杖公謂楊公宜去楊公曰
以生死濟之公曰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且公去
則國家之難少解楊公不能决魏廣微大享不至嘉善將糾之
公曰姑無决其藩籬使有返顧乎君不見負嵎之虎以石投之
則咆哮而起矣嘉善以爲二魏相倚應山角之吾可不掎之公
曰應山不能踣內公又焉能踣外徒速禍耳不聽郭尚友求撫
晉冢宰長垣欲以謝鳳皐推之公曰銓部之謝鄉人發難今晉
撫又遂其鄉人鄉人豈肯但已是示可抵之巇於二魏也卒推
鳳皐亡何而廣微以東林姓氏疏之逆奄令其隨事驅除御史
陳九疇果爭晉撫凡東林之秉國成者一時盡逐並公先幾之
智若此曹欽程劾公削籍逆奄授意李實羅織以講學見逮緹
騎過吳門變起失駕帖公嚴裝就道府縣傾槩其家公與書抱
頭鼠竄少不得一死昂首伸眉只落得骨頭香耳聞者愧之就
獄訊賕厲聲曰名山大漫清風明月皆吾贓私懸坐二千八百
兩具疏逆奄尚恨其少位地犯乾清皇子薨逝先帝擲疏於地
曰今日打官明日打官乃止諸君子先後入獄雖刑毒潰裂極
鎖困苦而公稱古道今歌呼怒罵逆奄於是分屋處之不通往
來及索病故狀公叩壁以別李公望闕四拜復南望四拜賦詩
一章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傷哉當公逮時有皇恭廠
地鳴之變有朝天宮火之變其坊也有怪風霾雨之變光岳之
氣全受全歸精感天地宜也獨怪造物篤其生而不究其用抑
又何歟國家二百六十年奄禍三見而誅殺任意衣冠屠戮慘
血生靈未有若今日之甚也振瑾所事者長君猶懼寵龍之寵

忠賢挾沖主若朝委裘何所顧忌諸君子以爽日之苦心而先
罹失身之顯禍不亦悲乎卒之核山有力踣海無人天子不名
羣情寄附稱功勸進之章不減新莽而神器屹然天授有德謂
非公與諸君子之浩氣有以默攝之耶公洞達肺腑遺落世故
爲文根據經術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釋褐寧國府推
官郡多强宗大姓陰持長短公風指孤寡人心攝伏諸郡大獄
撫按必移公訊鞫定賦役汰冗額制官解垂爲故事宣州衛故
事運須造船運官常例乾沒於是漕運失時公更定官造廣德
界浙直煤山多納亡命爭訟連結公以江南樵薪不急煤土嚴
行禁絕鄉官豪橫激變公縛其從惡者法之一郡遂安應召考
選總憲鄒公元標曰不畏强禦宜在天子左右授山東道御史
汪文言之下鎮撫將與大獄公授諫於劉鎮撫僑不竟其事林
御史廷杖臺省入闕會議羣閹噪衆公辭色俱厲曰內閣絲綸
之地即司禮不奉詔不敢至遂散去先是各官乘小轎逆閹復
乘馬之制內侍馳突故相凰辱其所乘皆京營牧馬公令京營
嚴戒受顧於是絕跡彰德進玉璽將行受璽禮公爭執曰昔宋
詰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弘治十三年陝西亦獻
玉璽止命取進有祖宗成例當法凡公之經濟又未嘗不爲節
烈所掩也楊魏諸公斃獄公設位而臨既而歎曰逮則林宗之
野哭近則成器之祭忠所謂禮以義起耳繫獄比贓家屬應限
入輸一日公輸已足不當受杖李公困甚而輸者不至公以所
輸者爲李輸代其楚毒篤交好義演死不移與結纓易簀等矣
公諱尊素字眞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婺人有爲慶元通判者
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其邑人七

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爲吳草盧高第弟子入國
朝而壻死遜國之難又數世壓萬里弟兄惜動鬼神祖太綏父
曰中皆以公爲太僕寺卿母盧氏封太淑人配翁氏贈淑人繼
姚氏封淑人子五宗羲宗炎宗會宗轅宗彝所著文畧詩畧說
畧銘曰烈烈黃公宇宙正氣如彼狐祥遇之必擊歲在乙丙凶
豎遂屯鴟梟豕㹠雄虺司閽公當其時㽞齒欲裂邪客正疎惕
號同室彼妖斯厲其目耽耽公巳家食檻車長安謂夷謂跖謂
鹿謂馬嚙辯其非如狂如啞七尺可捐一死報國結纓就義天
地變色星霜再易天定勝人氛銷月朗浩氣常伸帝嘉爾忠予
贈予廕宗伯致奠司空治殯化安之山螭首豐碑爾子爾孫壞
之樹之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南昌劉一燝頓首撰文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端黃公墓誌銘

天啓逆奄之難制河東西忤奄考死者兩人故吏科都給事中
謚忠節魏公山東道御史謚忠端黃公也先是神廟末年制人
浸淫黨論雄唱雌和一詞同軌一二方正之士離而不服者如
闒葸之孤生於荆棘而巳自兩公之死然後兩制之人曉然知
此之爲正彼之爲邪雖㷀夫牧豎皂隸廝丐語及忠臣義士靡
不嗟咨涕洟如不獲見其人也語及於奄兒媪子靡不呼號厲
詈恨不得食其肉也三十年以來士大夫立名矯行聚徒植黨
所以鼓動激颺者至矣而人未必從兩公以死教而人從之子
言之有殺身以成仁豈不大哉黃公諱尊素字眞長黃氏其先
婺人有爲慶元府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
之黃竹浦遂爲其邑人七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

爲吳艸盧高第弟子入國朝而壻死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
尋兄三年而遇之祖大綬父曰中世有儒行毋盧氏公少負軼
才摘詞捩藻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苕
霅間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
郡多能人以氣力漁食閭里持吏長短公精強廉辯執法如山
咸相戒莫敢犯入爲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先帝冲幼宮府㬟蒙
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
之禍慘於戎狄宵人爲之咋指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
公抗疏繼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世史臣書之曰某年某月
工部郎中萬燝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爲惜哉乙丑黨禍大作
楊公魏公考死公除名爲民丙寅以緹騎疏逮縶坐䟦考掠體
無完膚慷慨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一章南北向叩頭以
謝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五日出獄肌肉潰
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公爲人通敏博達明習掌故自爲理官引
大體折大獄多所保全奮定及爲御史南樂附逆奄入相朝右
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出死力楮柱
公語門人徐石麒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蹢躅立黃
至矣群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豕也不務堅貞用𢿌復以
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之計其可幾乎群公韙其言而不能用
也公去祁祁人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公力持之初入臺郎
進覲於鄒曰京師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巳譏議於盛世矣鄒公
卒用是去黨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萬燝之杖也公語楊公可
以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
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須朔後朔小過也

攻之急勢不返顧二憾交作不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李因機失謀爭遺綴與書猶戀戀不能已君子愛國之心甚於愛臣節也公志在弘濟艱難雅不欲捽直債事毋有搏擊飛章廷爭未嘗不爲人先公固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臺省詣閣請救止廷杖葬奄數百人咆哮詢詈閣臣噤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皆稍稍引去京朝官奉詔乘馬奉奄額京營馬馳突爭道公語京營嚴飭馬之禁奄無所得馬遂少戢矣彰德進玉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喆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元元符其後朋黨煩興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成例當法不應踵襲宋事其據經守正援据切當皆此類也楊魏死公爲位慟哭是夕夢楊公告曰大禍未解公之與諸君子同禍天爲之矣又何尤哉公沒之次年子宗羲詣闕訟冤天子贈公太僕寺卿祖父皆如其官廕一子入太學立祠於邑之文昌閣前慈谿馮公元颺與其弟元飈具特牲往拜諸生數百人胥會祠下浙河西東與魏公相望焉於是宗羲以己巳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公又十餘年而以墓銘屬余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長即宗羲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葬在化安之新阡予往識公長安邸而語人黃公豐頤廣顙長身山立巋然福德大人也公沒人或以悲予在昔元季有以南臺大夫抗節死僞吳者袁廷玉相之曰公大貴人也當秉忠致命名垂後世公必勉之錄此言之士大夫非具福德相其能以忠義顯聞乎予之相公益未爲不驗也銘曰

夷之初旦明未周虹蜺揚輝蔽虧旋天門詠蕩叫莫籲一夫九首擇肉投高冠長劍部黨儔一葦誓塞江河流一擊不中恥下鞲衣冠血肉填廁瘉艱難弘濟需巨舟風頹纜弱柁不收人謀不遠輸鬼謀長年三老空啁啁抗辭同日自我求芳脣煎灼非我尤天昴日光死何憂幸哉得從李范游淋漓碧血閟一丘孫芳蘭茁天汝疇我銘其藏語不偷丹書青史俱千秋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常熟錢謙益撰

己巳歲卜兆隱鶴橋錢相國御冷銘之曰錢塘百折至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前有忠肅後有孫茲得黃公鼎足尊丙子冬改葬虞山爲之誌

黃忠端公傳

天啓之末一人恭默宵小乘墉宮府鉤結禍及清流予於乙丑春待罪典劇南樂附逆入相受奄頤指欲以侍御黃公白安及李次見周來玉等八人年例外補陰屬太宰予爭之曰此有何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予以爲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爲口實且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爲也遂引疾歸逆魏信信乃嗾其黨曹欽程出疏誣公削籍以去尋及大禍然予之得免於禍者岌岌矣猶以先去遊晦避垢獲周旋諸君子患難中事雖無益得後死以傳其遺烈甚幸今公長子宗羲持狀衔哀乞予識其事遂援筆爲之傳公諱尊素字真長白安其別號也先世婺人有爲慶元通判者建炎間不降金而死其子萬河避地餘姚爲其邑人後七世文茂舉泰定甲子進士遂判餘姚州吳艸廬入室弟子也虞伯生誌其墓入國朝塤又死遜國之難益至公而以忠著者三世曾祖稔祖大綬父曰中皆以儒行推毋盧氏公生而岐嶷負

絕人才氣讀書曉暢大義蔚盼儕俗好如勿屑也年三十猶艱
贊官志操不易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司寧國理郡多
豪猾易犯法公至壹持之以三尺斷斷如也鵲者稅兇蠹者剷
尾遇諸重獄撫按必檄公訊鞫乃定癸酉次冗役蘋瀆艘禁採
煤諸善政不可更僕數而以執法失豪紳意飛章媒孽公時南
皐鄒公爲總憲曰不畏彊禦安在天子左右課滿報最考選臺
班巖巖直節鐵面彊項人稱眞御史未踰年封事凡十三上觸
黨側目耽耽思中之一時衆正盈庭同心擊邪如趙忠毅高忠
憲暨楊魏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屯蹇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
瘋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宜將去就意在用晦俟時少衰厥
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
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先是逆奄
妖牝表裏煽虐災異發見公特疏阿保禁旅薦牆戎狄之憂實
指權璫爲首難云比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上公單疏繼之謂中
外洶洶無不欲食忠賢之肉今日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
上爲注柴柵既深盤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爭之不足即干戈
取之亦難請罷其厰務不聽逆賢切齒銜之會萬郎中煤以劾
奄斃杖下群璫咆哮呼闒臣如鶩見者膽落公上疏言士氣沮
絕廷杖非制引王振劉瑾據彼虎牙自分與煤同死賴政府力
護得不死及黨禍大作緹騎四出公聞楊魏瘐死獄中爲位而
哭極哀夜夢楊公告以大禍難免而竟不免矣織監李實內逆
奄意劾蘇撫疏掠入公名矯旨逮問值吳門激變失一衛帖公
聞之啻然曰此必爲我徒步就獄榜掠無完膚公厲聲曰名山
大川淸風明月是吾贓私卒竟坐二千八百緡公長子號泣走

貸差足完比公復憂李次見屏不勝杖斃完贓代受楚臨難從
容賦絕命詩有錢塘有淚胥門目惟取忠魂泣憫懺之句聞者
流涕今上登極奮擊元兇詔恤 公忠贈太僕卿賜祭葬予廕子
五人能讀父書論者謂善人多後於公尤驗云范子曰忠貞蒙
難見幾者不獲免焉豈非天哉憶公與應山次見談論幾事若
操券而卒被羅織明哲之士駢首就戮豈兩截與盍公首發奸
謀樂與同禍至臨難慷慨訓完贓以綴友人須臾死嗚呼君臣
朋友之誼至死彌篤若公者可云不死矣賜進士第資政大夫
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奉勅參贊機務河間范景文撰
江右碣石舒曰敬論曰逆奄內挾妖蟲外樹群小脅與立威故
雖天地告凶而果於誅鋤亦緣諸君子履虎撩蛇第揚庭即戎
是務而乎蹤有厲無聞焉獨公超然遠覽欲破方隅以通天下
之志而時無和者未能通志所以致命遂志公復何憾人所憾
者十五人相繼以死國家元氣傷損實多慈至今日妖氛蔽地
殺氣瀰天夫非損傷元氣之徵乎則忠義之關係世道者大也
南渡通判以來至公十六世以忠死者三世天壤之間乃有此
家顧不偉與
鄒中丞維璉論曰黃白安之爲侍御也赤心鐵骨剪奸擊邪即
漢范孟博之滑裁何以過迨乎黨禍一起萬里赴獄臨死賦詩
方寸不亂種種皆與孟博爭輝眈然孟博之遠督郵發汝南閉
戶泣令則解綬願與俱亡白安投獄桑梓縉紳趙蔡陳開翼有
快之者而守若令余壎祁逢吉且惴惴焉以其道亡爲己憂是
何古今事同情異哉錢太史曰公意在超出方隅以通天下之
志故習俗目攝之以爲怪魁嗚呼白安怪矣彼其之子佐奄偕

亦乃爲常乎

兩公各有傳文舒傳與徐忠襄行狀畧同鄒傳節畧十三疏入之今止載其論

郡志忠義傳

黄尊素字眞長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强宗犯法不少假之擢爲監察御史鄒元標劉宗周相繼去位尊素請收老成以主國是不宜聽之去京師地震言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天意蓋在客氏魏忠賢也中旨廷杖閣臣韓爌解之而止楊漣劾魏忠賢尊素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盡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部郎萬燝杖死尊素言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人主受拒諫之名奸人快報仇之實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綱目者書曰某年某月部臣萬燝以言某事死可不爲聖明之一累哉自神廟以來君子小人一勝一負未有已時而神廟威嚴宮奴無所措足勝負只聽之外庭熹宗政乃旁落逆賢既收其在內而外庭之小人亦欲借之以有所發舒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尊素惕然謂同志曰子聞之范文子矣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今奄人伏慝吾方內爭以啓之非國之福也阮大鋮之去尊素爲之周旋於魏大中左光斗之間而不得大鋮遂投逆賢以百官圖大中劾魏廣微尊素曰不可夫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柰之何去其所包乎大中卒劾之廣微挺身爲之謀主蓋至是而內外之權始歸於逆賢則尊素之所見遠也明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又明年奄人李實劾尊素講學被逮緹帥爲吳人塗死尊素開道投獄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友人李應昇因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尊素復就拷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爲之動容被害之時北向再拜以謝君南向再拜以謝親賦詩一章而後畢命逆賢伏誅贈太僕寺卿再贈兵部左侍郎謚忠端

啓禎詩選傳

公諱尊素字眞長別號白安紹興餘姚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推官有能名天啓壬戌擢山東道御史時逆奄客氏表裏爲奸公因地震上疏謂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戎狄有旨切責尋以璫焰方張漸不可制復上疏謂忠賢竊其私人柴柵既深把持益固勢必盡誅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上當自爲國計萬燝之死公上疏謂廷杖非祖制奸人借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且移之國語極激切於是逆奄恨公甚必欲殺之乙丑削奪丙寅被逮緹騎過吳門士民擊死失其儀帖公聞之即投牒當道自至都就鎮撫獄許顯純承奄風指酷刑拷訊誣坐贓二千八百賦絕命辭一章而死於獄崇禎初贈太僕卿謚忠端

此吳門陳皇士（濟生）選詩而歸玄恭（莊）爲之傳也丁未歲遊棻邑純如之子邑大欲借啓禎詩選以興大獄於各家之詩有稍涉忌諱者皆摘出以爲批註而不甚解文理多鑿空以爲之說先公有送萬元白劾奄魏忠賢廷杖歸詩一首邊境有梟社有鼠因此起句遂註爲刻下時事所謂欲贈龍泉須拂拭相看留斬佞臣頭者指輔臣而言以中有秀才分內應

如此一句作詩者當是一秀才此詩爲首故云生員黃某等
若干人謗訕朝政先以之皆賄於吳柴菴生以柴菴爲啓禎
詩選序也柴菴不應投通政司上之司寇以爲奸人漸不可
長抵吕大紱罪其事得已周子佩初見邸報覩先公姓氏愕
然謂世豈有同姓名如此者乎後傳其所註詩無不聞堂絕
倒

先師資治尹大中大夫太僕寺卿前山東道監察御史諡
忠端白安黃公行狀

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爲金華人十八世祖通判慶
元金房陷慶元死之其子時通遂避入姚江越十傳而有小雷
公璽小雷生素菴訏素菴生東河公稔東河生對川公大綬以
公故贈大中大夫對川生鯤溟公曰中累封至太僕卿代稱朔
經封太僕公實生公公四十有三以忠直忤逆璫魏忠賢意丙
寅文致之懸詔獄距今已巳四閱期矣蓋嗣公子宗羲痛公曰
夜號不忍郎下室以需今日幸今天子踐阼嗣公子詣京師
訟公冤天子悼之採廷議褒卹有加夫今而乃克葬公也嗣公
子爰得哀衆公行實奔告於公所取士石麟令狀之嗚呼斯固
麟事麟何敢辭無文公生數著興故今封太僕公夯奇之長有
大志豐頒廣額瞻視若神峨峨巖巖如泰山峙而白玉冠也然
試輒不利讀書皆霄閒擁萬卷作百城日誦數千言抱膝高踞
曠懷今古一切磈磊不平輒托之詩賦以自見人或迂之或狂
之公夷然勿爲介意至乙卯貲與鄉相聯屬舉人始咄咄才公
重公其鄉之本房師郎鄒公匪石也越明年舉進士授寧國府
推官巖邑吏飭法令問疾苦去疵癘凡有所平反直指臺郎甚
怒郎公必必曰法如是止也其所予重比直指臺郎哀矜之郎公
必曰如法何久而上臺益相信至釋其所爲非是而非是公薦
交章上時郡中湯司成公以材貴自雄擾之者若譏蠹之有尾
爲公繩其紀綱不許奸吏法巨室某焚殺無狀所爲多不法事
投牒訟者無慮千餘人公郎下檄擒其奴之最著者杖繫之衆
遂稍稍散巨室佻公甚搆飛條挾直指行間都中公適以考選
單至脂轄解任宜之民不忍公行遮留提壺漿號而送者自宛
至滁陽相望也總憲鄒公曰外吏當瓜期外惕惜於情而而內
護其攷選不惜遵道于百姓譽也何敢失巨紳歡是獨彈擊強
宗臺中人物也懸鉠假歸癸亥冬就御史列時東西匪茹宮府
排援國祚付於漏巵简苞幾於塵飯金柴溢於竈養搶攘甚於
沸蜩集蟻多於翔蟻戎莽伏於肘腋公深憂之是以癸甲之際
後先數月間疏凡十三上皆關切軍國懲胥飭濫慎名惜物勅
稜抑囂發伏摘隱語語切中要害直刺中扃公之直聲固已震
天地矣至於修省一疏折元兇逆萌於二十四罪之先黎魏璫
救萬員外兩疏遏奄寺狂鋒於方張吾軍之日忠賢尤銜之先
是逆璫忠賢以女女田金吾爾耕長子而金吾次子婦乃南樂
魏相女癸亥枚卜忠賢示意肯綴南樂於會推楮尾遂下參知
命公謂乾六龍一亢垢豕至矣垢一豕蹢躅玄黃至矣今諸君
子可當龍亢魏南樂可當垢豕吾輩其安稅駕所乎惟是去瑕
國卻各相和協以有濟也其可夫何在廷計竟不出此適趙高
邑冢宰身衛國均謀肅清吏治盡洗神廟晚年脩寮習弊用考
功用晉撫皆獨裁不由咨訪此皆國家所已行載在令甲而臺
省乃大譁淺者爭書幣深者爭事權關弁弁起逆璫方將用外

廷攻外廷而外廷又即用內臣攻異己於是羣不肖以門戶二字獻之南樂南樂以門戶二字獻之忠賢中外交相用而黨錮之禍烈矣夥考功與公晉撫與魏掌垣故皆有門牆誼然當高邑用時實未嘗商之兩公兩公即心折考功與晉撫賢實未嘗爲之地說者必欲錮之時局之中聳恿上而開生面無非欲拱手授權於忠賢之一人以自便其萑蘆蹊進之計耳可嘆哉可嘆哉自十月二十四日中旨一下諸君子若晨星落落能去亢龍之爲癰豕躑躅之爲玄黃無不一一驗公已知時勢莫可誰何聯日不語待斃矣然魏璫即刻深篤害其有所誅鋤必俟外庭發其謀而已從中下之公嘗曰和平之意稍稍諒於人故獨得後君子飯揚乙丑春以茶馬命行追後催呈秀得志疑前高中丞所發其贓案公有力焉時又有睨新參者欲借忠賢仇爲質身媒因嗾其門生曹欽程撫公韙上之而公削矣忠賢尚嗛嗛又嗾織造李實於蘇撫疏中擬公等名而公逮矣逮之緹騎過吳門吳中義士捽而毆之各鳥獸散失駕帖所在弗克前公聞即投牒行大人嗣公子繞膝牽衣求緩須臾公弗許徒步入輦下就詔獄而公死矣公就獄時訊者問賍幾何公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賍私何必問乃公爲訊者知不可窮以詞有榜掠懸坐耳忽一日伍百執巨纓睨視公若有所縛者公曰若欲殺我乎何色之遽伍百曰何與小人事上官扐取官病故狀矣公起攝衣望闕拜呼天子萬歲復望南拜曰兒子從此逝無復養父母矣各四拜訖起而賦詩一章付伍百遂遇害時閏六月之朔日也公平生於書無所不窺一筆輒數千言性強毅喜氣節見人有乞憐態輒矜嫗媌必叱之若昂藏強項與公

爭是非公即娓娓聽嘗其家居時每食必入侍太僕公與太淑人煦煦育育若乳下兒語必至夜分視太僕公與太淑人寢然後就枕席率以爲常太僕公謝家政公身任家督撫三弟而訓教之身服官即以次弟代身爲督凡積俸一錙半銖皆付次弟手即衣履扇箬麥雜瑣細無一入淑人篋者今公沒且四載猶同鍋炊諸妯娌子姪各鴈行立從我淑人取衣食我淑人叫給之勿兒子猶子與視則公垂訓深也公鄉居寡交游惟兩鶴相與清矯故不肯一輕出見郡縣長況干謁事居朝與楊魏諸君子深相知風期其訂以澄清天下爲任而卒不售其志放歸時聞諸君子罹獄設席遙奠哭之慟身與李侍御次見同繫憂李不勝杖自割其所完賍三十金代李追窮利害而勇於赴義大率類此平居造次未嘗頃刻忘君沈鬱悲憤往往形之歌詩嘗戊午分較棘闈所取士必徵屬稿至者去靡漫者凡十人今五及第矣麒居其一爲所著集凡若干卷嗚呼當公逮時有皇恭廠之異有地動之異有朝天宮火之異當公歿時有風霾雨之異誰謂天無知哉今天子在御立磔元兇於市諸罪人相繼伏辜諸君子相繼褒卹因贈公爲太僕卿廕一子予建祠賜塋價三百金已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卜葬於化安山之新阡行將議謚而易名焉禮也子五人長即宗義初爲仁和庠生今棠廕爲官生宗炎宗會宗轅宗彝皆諸生穎異善屬文即最少亦嶄然頭角矣夫事君抗匪躬之節鴿原著聚順之懿孝之大也友無常主食無異器使田荊能枯張犬皆義友之至也迨仕十餘年而汙邪如故風雨粗蔽廉之槩也泊宛之日平冤獄於犴中奪弱肉於虎口仁之治也憂國恤則請卹老成憂闈門則請壯

敵愾忠之晷也擊社穴之妖狐直落其魄呼杖下之忠鬼欲起
其魂勇之烈也識豕乎於崩樂寮燎原於一星廚之微也與諸
君子頌箎則欲調以酸鹹當諸君子鋤醞則直赴以大義貞之
屬也從容就死慷慨賦詩南北叩呼不忘君父是其毅也一腔
熱血落紙成章經緯相宜質文相配是其文也有是數者可以
傳可以謚也嗚呼遇不稱才位不配德范滂之母猶存萇弘之
血已碧矣赦天共哀況在我黨獻為公門生濡淚和墨敬述其
槩如此名公長者其為公圖之以志不朽且今天子已許易名
謚乎則有斯狀在賜進士第南前吏部文選考功二司郎中門
人徐石麒頓首百拜謹狀

此巳巳歲徐忠襄作將以議謚者也事多未備甲申二月忠
襄在湖上語義欲改定未幾國變倅倅不暇今展舊稿猶似
吳山相對時也念之惘然

山東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端黃公祠堂碑銘

在昔天啟之季士有正直耿介危身奉上與諸君子死於奄禍
者曰姚江白安黃公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江夏人
漢太尉瓊之後也從於四明者十有六世遂為姚江人公少而
卓犖自命好讀經史不得志以周易誨授苕霅之間學者日衆
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清直自勵蓋無餘粟持法斷斷不畏高
明土豪強宗無所縱舍章程條教咸為後法秩滿應召單車就
道不謁權貴遇御史大夫鄒公長揖而已鄒公頗獨重之曰此
必骨鯁臣也甚相稱譽授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奄寺保媼凶德
參會表裏亂政營誣之士陰相附麗公與楊公漣魏公大中諸
公正色立朝潛心疾惡以進賢退不肖為已任時老成去國相
繼於道公上疏請留又以災異請誅魏客以應天變中官予杖
甫坂韓公力免又合臺省疏諫中旨傷政體公為之倡又繼應
山獨劾逆奄辭甚峻急適萬郎中以諫杖死公又首疏力諫廷
杖非制時臺省皆入閣會議內侍數百人環譟詬詈公厲聲叱
之曰內閣禁密地即司禮非詔不敢入汝儕何得亂于法紀衆
乃引退此則李校尉氣懾常侍盧尚書持戈闕門不是過也中
州出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之行受璽禮百官表賀公引宋詰
宗元符改元及弘治中故事以祖宗有成憲當法事得中格詔
後國事彌壞黨禍煩興南樂涿州相繼柄用膠鬻屢起大獄緹
騎四出諸君子檻車載道矣姦黨李魯生曹欽程誣奏公以媚
奄例共籍奄意尚未滿又授書其黨奄使李實劾公及周公起
元等七人里居講學為不法有詔逮治使者至吳為百姓擊死
失其詔書公聞變即間道走京師自詣獄許顯純等雜治之榜
掠數百五毒備至公慷慨正辭意氣不屈卒以奄旨害公於密
室其事秘莫能詳也自公入獄至遇害京師地震朝天宮災皇
宮廠地裂殺民數千風霾四塞大淫雨不止災變之多近世所
無也明年今皇帝即位誅元兇斥殘穢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
有司建祠於餘姚縣西寶石山之陽歲以二仲祀之中丞夫公
忠以事君諒以取友貞以立身清以範俗正而蒙難闘國忘死
記所謂以死勤事能捍大患公蓋兼之矣是宜在祀典敬表方
珉永貽景烈銘曰

忠必危身節惟授命正直是與秉心無競玉質溫貞松標孤勁
憲憲黃公天篤其慶學斯成市治能流詠振羽中臺遒茲靡定

伊戾勃貂逍嬈王聖宵壬望風老成是屛竊杓蝕月鞶撓阿柄
公言維服滏漼以諍志淸天綱忘其機弃北司黃門吹氣成虹
聃睨機禁凌轢三公公奮義辭折角推鋒鞶小知欲胡典猶崇
滓河之濱寅玉來同態臣獻瑞告廟銘功公引前誡憲章奔宗
不寶白珩而善人以膚天地旣晦君子道窮飄風烈烈何山不
童猰貐其牙播此鞠凶稂莠在廷燕廝在宮二難交作人國以
空公之就訊熙熙北寺三木麗身五毒咸萃蒙難而安犂賢畢
至濱易授詩虞談竑議國不忘仁儉則思義所以斯文不墜於
地矣如棄如奇此獄吏碧血橫流黃壚永閟追恤云亡寅悲殄
瘁吳天疾威坤維失位梟焚其巢民喪其衛厥災恒雨終風且
曀維彼驕人戲豫無忘我皇受命整齊天常流驩殛縣寓宇重
光式闡表墓顯忠褒良爰作冏命三錫雲章建此祠宇俾爾蒸
嘗落星磊磊姚水湯湯前堂後寢鬱鬱神房牲牷伊碩黍稷惟
芳有司在廟工祝在祊亦有喆嗣思慕傍徨靈之來思鸞舞龍
驤福我蒸黎彝倫孔彰永爲臣範千禩無疆賜進士第浙江紹
興府推官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崇禎十五年

兩朝忠烈祠碑

以身殉義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
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寘
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
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
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脫其精
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其所
不生不死者故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
夫貪生悼死者亦指水火踆踆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
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啓之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權璫諸君
子思還主柄持之太燥若以勺水撲鄧林之焰旣而權奸熾
諸君子坐死其爲躄也爲火爲旱爲焚突及棟及崇禎之時王
鈇上握羣工牙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太柔武人藉虎以
爲大君旣而盜賊崋弁相與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躄也爲水
爲潦爲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撲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
而君子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天
下之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也凡日
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羸朒晦望往往相食
漢熹平之際治鉤黨獄誅蕃武膺滂等錮天下名賢二百餘人
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毖孔融楊修五六
人耳然皆爲卓操弄弁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
奸黨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亂諸君子無
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栗李若水則猶之墜阱也
我明初與尊賢禮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靖難慷慨致
身者百二十餘人所株連芟夷無算至於土木而裴矣故水火
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託或滿或減前後羸縮可屈指舉也獨
是啓禎之際諸賢奮發手拗霜雪與雷霆爭烈雖有逆璫嬀焰
不鉥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錯之於後計自天啓叢難隕身者十
有七人曰高攀龍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李應昇
周起元萬燝周順昌周朝瑞繆昌期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顧
大章劉鐸及崇禎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景文
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

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死職攖城謝闕者別爲幽闕不在二班盖自漢宋以來仗義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嗚呼學術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衒之鉞李杜榮翰之砭機雲康樂寄咏於房連黃冠爹詞於頭門不曰事猶可爲則曰思得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莫贖是猶隙泛濫而繫匏賭燎原而祀竈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溝瀆矣夫當管夷吾之時天下無王主惟所適彝莒分馳先入者上春秋雖以予與糾不得不以覇與桓既以覇與桓不得不以仁與管如使天下一君生民共主而夷猶於刀牙之間轉側於彝莒之下則仲尼必以爲不臣季路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殺則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輾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榷南關適當甲申時遂捐貲買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搆上下爲十六楹層樓九楹湖水瀠之以祀兩朝殉難諸先生予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畧上下慨然嘆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避氏之言夫豈謂此乎虞部又將南關所汰小稅置爲祠租使歲時伏臘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詞曰雷鼓闐兮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晝無光椒糈婾兮闞不芳靈之集兮四國泯八蹄兮驎九翼凌滄澥兮拍白日蹌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央寒鷄蒩兮蘅葛羅百珍兮瓊漿驂素虬兮騑文螭繞靈車兮縈靈馬執靈袪兮淚盈把璵璠兮灑灑賫不足兮空宵夜離舟兮鏤楚新夫君兮王正年堂祭差兮無後先澹眉顰兮取青天靈何爲兮中悄悄賜進士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禮部尚書黃道周撰

崇禎初劉念臺先生欲建五賢祠於湖上先忠端公魏忠節公爲主魏子敬附之其二人則高忠憲公周忠毅公以忠憲講學湖上忠毅曾令仁和也倂豎院宗龍及撫按各有捐助而以杭州諸生董其役諸生某以此事爲奇貨遂刻公呈上梁文以爲呈身之贄義在南中其人亦見過與之往還張天如謂義曰亦知今日董五賢祠役者即昔日之董逆奄祠役者乎義乃絕之祠既不成而捐助之金亦不可問矣常熟陳梅臣慨然謂湖上不可虛此勝事會甲申之變遂合與難諸公而祀之卜地於六一泉名兩朝忠烈祠請石齋黃公爲碑文乙何南都不守無識之徒以死朋事爲諱遷兩朝之三十六神位於閣上而以中堂頓放浮屠像設改名廣化寺其閣上又雜賓漢唐宋牌位於其中以飾說非爲明一代而作也既已可笑而杭人又視爲公共香火不論某甲夫巳氏輒作主而入之與郡邑之鄉賢祠無以异可歎哉雖然諸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其神不滯於一隅就以此一隅六一泉論之自坡公之銘而見歐陽文忠公之畫像自石齋之碑而見三十六公之神位香燈千古不滅豈瑣瑣餘子所得渾哉

白安先生像贊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峩冠絳袍觸邪則廌凛正色於闌臺抗直聲而如矢及夫一死與日月爭光允矣不媿男子而惜公者猶存乎少視奉公八年以往之音容儼然畢蘷自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作士慇嘻曷齋公志以爾乎茫茫千載伊誰後死按先生像

傳自官司理時距案
難之日八年矣故云

御史大夫山陰友弟劉宗周頓首拜撰

疏叙

夫層垣識洞瘕石誠沒故市娟呼而非調俳極啼而不哀何則智不燭機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貲則宜下有不登之音故使薛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咨永無懷邪之意則詞敵長沙夫篤時者夏迷遊光者春咽蟋飈者秋默惙酖者寒號是以多舌無誅側想禎童之世刻腰齊墮疏觀由女之誠斯亦悟士氣之所歸知嘉名之有敗也若乃晶襟凝鑑藥口羞瓶則鳳喙崗崇楊其節足奮乃虎爭殿重剔彼變雕法與互歈詹炎竝伏漢相之一言起寐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測諫者之所存亦何能之不蒸以議埒史則領其三長以權準相亦綜於五視故可以汗青竹而為光餘黃鉉而不覆也屬以高闕授弁函開豉璽發七十疏青之函飛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賈言失王陸語懷新夫茍讀周書空側陳羣之草而忽傳洛紙可知汪尉之名爾乙丑春王正月閩客倪元璐

詩叙

黃白安先生詩集凡二卷予既卒讀之嘆曰嗟乎凡音之生豈不係乎人哉昔者詩始於三百首自關雎訖於殷武其自后王君公以逮鄙夫細婦莫不包含風雅何其盛也然以一言蔽之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夫為臣子而不能事其君父吾何貴其言云爾哉三代而降詩莫盛於唐唐之詩無過少陵吾嘗取其言讀之至於瑣尾流離驅馳窮餓而不忘君國之難纏綿激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今讀其詩慨然見其為人其他啾發之音情不赴節雖攢屑激齒鏗音以諧考其情辭論者窦取先生當燕廟時以抗節直道為逆璫諸奸所嫉於時鉤黨之獄日不暇給喬固將滂梏鈇相望先生皆抗疏擊之與吾鄉周忠介同詔被逮掠死於獄當世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今觀其集中所載若獄中被害日作及送萬元白謁武穆祠等篇慷慨孤直激而不傷與太史之稱小雅者何異每一誦之未嘗不流涕灼悼感慨欲奮也夫士習處燕樂自命甚適和與流連賦詩高議天下莫能逃也然而卒與禍搜大節立見本末居然可覩矣若先生之孤忠篤情至死彌諒雖古之屈平何以加焉吾願世之覽者諷其詩而有以得乎其人庶幾哉於與之旨或有合矣若夫攬其山川拾其香草詩人之流亦有然者烏足重先生哉烏足重先生哉後學楊廷樞頓首撰

斯哀賦 為丙寅七君子而作也

劉宗周

夫何忽忽徙倚窘余生於茲世兮心悵悵行以何之既上薄霄漢以無朕兮復下夷玄濱以罪微中央亦有寥廓之鄉兮挾渾敦而溷濁乎寰維乘一氣之恍惚块圠兮蕩三極以軋茁參差躡崑崙萬里於足下兮距咫尺而不見雲輜美人既驕蹇以日遠兮又絲三足烏為之申辭懷余心耿耿以莫訴兮忽搖曳而反顧以悲執是畏壘之亘仍兮結氛霧而愴乎飛朝托大鵬之逍遥兮夕乃不離乎雞塒紛糾糾羅茲羈靮兮雖有翛翮將安施暫流滯以無爾勞兮日飲啄而不能肥鴬梟方利予之庾以讒喙兮蚊蚋又腥予股以相傷鴟與鴆鵝既笑予之鍛羽兮猿狙動嗷嗷繞余以山暮虎磨牙伺攻余外兮余又引尸譏以中蠡耳悠悠其蠅蠅兮目恍恍其花昏腸一日而九迴兮魂飄颻而魄腐聽流亡之謚以無日兮巫咸猶告余以未果進不得翱

翺於天衢兮退欲返舊都而無所徘徊弭余節於岐路兮悶同
心之零落而坎坷茫茫上下縱求索兮歷遐江皐以寄傲幽人
既遐不可接兮將倩靈均爲余介紹猗與楚澤之蘭九畹兮擅
窅宲而領秀薰芳佳名珍國香以自閟兮擬一出而敷與都梁
乃寄操於尼山兮悵望明王孕靈光於六籍兮不薦用於巖廊
胡瓊英一朝隕簿兮陳根委道路以先亡亦有別族稱蕙圃兮
借棠陰而繁莚垂垂亮娥眉之嫉妬無幾兮雖代蘇忍與同歸
追朱明啓候於君子兮茁茁發泥滓而不汙邀炎帝於南浦邀
遊兮涇秋水而照明曠忽金風白露相凌厲兮士女爭把蔓以
載塗東籬采叢菊有黃華兮曰立陰縈櫚以蘊藉拒繁霜之漸
以憔悴兮終不逐韶華於九陌維木有蘭茵有桂兮擢霜標而
丁邇玄武耆蹇產芬芬之貞則兮下夷歲勢之宿楚胡歲寒不
能改操兮憔悴又相尋於斤斧賈薛荔之蛇蜒鱗甲兮身際青
雲而得所胡蘭燒而桂爐兮殃亦分於池火寥寥作者幾何指
兮上應斗杓而臚星纍纍東南以稱雋淑兮俯視竹林之散誕
一君子倡而君子和兮相與表德隣之無間若留夷揭車與杜
芷兮亦後先茅茹以瓜蔓宦蘼英之零落無餘兮令人慨九原
而寤嘆芬蘼蘼其疎遠兮會不若桃李之盈爛也復落落以自
可兮眇喬松之出霄漢也吸沆瀣之精以自漱兮然太乙之藜
以含章高耀金莖於絳闕兮下不睇玉樹於華堂共和德以風
清皇路兮不悟燒指以爲朋蕭與猶既不同器而處兮狐兔又
肆其陸梁羨榮華之不久兮春與秋忽時謝其炎凉忍當門之
艸離兮且衆族而夷之遐望氣以爲不祥兮瀦其宮而變置之
浮雲翳而白日淪蒼天沉而積水竭何大塊之磅礴無窮兮奄

焉隨衆芳而銷歇豈人間別有昊天兮乃獨裁判赫以遺孽荆
棘既不裁而自繁兮况利有狐兔以爲穴善萬物之平分一氣
兮爾蘭獨向隅而悲毀吁嗟爾蘭兮曷不爲黃虞之屈軼兮生
當階庭而指佞彼佞人之翕翕訿訿兮尚亦恃塋褎於高聽吁
嗟爾蘭兮曷不爲傅岩之鼎梅兮和鹹苦辛甘以相濟信庖人
之善割兮寡君實恭默以操七吁嗟爾蘭兮曷不爲姬旦之嘉
禾兮遺流言而遘遯頑終感悟於風雷兮發金縢之誓策吁嗟
爾蘭兮曷不爲商山之芝兮長採仙人以療饑生不逢唐與虞
禪兮肯隨炎鼎以朶頤吁嗟爾蘭兮曷不爲魏紫與姚黃兮旎
賞榮華於金谷嗟白璧之難完兮何似容容而多福蘭兮蘭兮
其已知兮時與命不同兮志與義相違街皇虞之不作兮何世
俗之問也寧菑死其靡他兮終不忍被此汶汶也復周旋而不
舍兮非敢爲丘佞也秉貞志以殉所天兮將以得性命之正也
哀此下民之淫僻兮江河恃一簣以爲堙天柱拆而地維裂兮
亟奠吾君於震驚幸持世模以一死兮敢同斷梗與孤萍汗青
表俠骨以長馨兮還恤余苦哉之餘生嘆風塵一日相遺落兮
遐望君轍弭以於征非徒襲爾之嘉佩兮又孰余之手以要盟
昔既與爾有成言兮敢中道而步更魂迢迢遙遙以長逝兮氣
塊壘勃鬱以難平忽回首其望帝京兮起邀同心而涕零狂瀾
日泐湃以東決兮勢蕩蕩岌乎滔天叩昔日九閽其逾遙兮美
人愈杳渺而不可憑矧虎豹之當關擬敓兮空靡檗骨於齒斷
終延佇而不能舍兮又孰知余之岭㟞余將劀余丹以爲進尊
兮洒余血以醞綵假宵寐以通神明兮直跨紫宮而飛駐叩上
帝之靈如鬱兮俾啓迷塗於去住玄黃何以奠兮兮繼素何以

殊途寒暑何以貞勝兮闕位何以乗餘妖后有時而稱制兮中夏何以帝祂[illegible]嘆人生之多艱兮百年亦何哲而何愚崩瘁何以不芬兮吾將珍椒椴而幃之菌桂何以不揚兮吾將倚豫章而危之曰大道混淪兮元氣呼吸盈虛晝夜兮剛柔淑慝不有貞沍兮元於何息造化幹旋兮人事叵測彼蠢蠢者生兮孰立爾極感治亂之循環兮斯人攸賚龍以亢而悔兮返於潛而復浴赤日於虞淵兮光騰騰而霄燭文拘羑而作易兮箕佯狂而演疇惠夷猶於三黜兮孔微服而周流斯前聖之遜軌兮企餘生以勉修瑤璵以礪而加潤兮良金以鍊而益精苹子之無悄爾日月兮又何恤營營之青蠅嘖然與造物爲徒兮何去何往以攖寧庶幾乗流而委命兮擬方寸一刻之死生蘭逈秀而蒻逈芳兮四時闢玄圃之長青佩蹁躚佳錯以左右兮神旖旎紳約而雲凌迥佳人之絕世獨立兮復脃然而翹首良朋亂曰高山摧頹流水咽兮朱絃一唱鍾期訣兮杜門掃軌交遊絕兮死生自愛道義割兮將子無棄椒㮂設兮仰籲上帝寃不可洩兮後死何俟不我閔兮所可閔兮捫朕舌兮

謝寧國諸公祀先忠端公於名宦祠書

孤子黃宗羲再拜伏承名宦錄見寄謂先公神位與晉桓簡公宋文信公同龕以其忠義一也嗚呼非諸先生纍義强仁亦何以有此乎雖然三公忠義同宦寧國又同沒而祀於名宦又同此實鄉之佳話諸先生爾有未盡知者凡先公之同於信國者不僅此也信國三十四歲知寧國先公亦三十四歲理寧國一也信國丙辰科及第先公亦丙辰登第二也信國四十三歲被執先公亦四十三歲被逮三也信國書絕命詞於衣帶先公亦書絕命詞於衣帶四也四者事非偶然諒諸先生之所欲知者故敢以聞 崇禎十一年九月

弔黃白安侍御　劉宗周

慘嗥由江汀江流去不平千秋知已哭一夕送君行骨與冰霜競魂隨雨露清空遺明主恨破柱有平稜

哭門生黃白安侍御時緹騎爲蘇民逐散白安自投獄掠死獄中　鄒維璉 匪石

立朝官侍御矢志效忠靖豸冠取觸邪白簡期誅佞豈意竄禍生無端深深傷心哉羣梟競將孤鳳摧傷心哉騶虞横被豺狼災可憐孟博自投獄萬里送死情可哀道傍見者心惻傷三光何遂混茫茫舜思聖度大如天天心鑒誓小臣狂羅鉗結網似蝮蝎倚恃冰山蔽日月一旦天清皎日出冰山有時會消滅傷心哉夏侯色兮嵇康琴子兼有兮人共欽李杜千秋名堪配逢干地下欣相對

西北數間爲黃白安李仲達周蓼洲諸公畢命之處　黃道周

近事十餘載懲心二百年血光縈日暈精繡濬龍泉已盡排山力重開砥柱天香風猶未沫過此敹泫然

昭代多君子清流此再淸豈關門戶事動使鬼神驚逬命扶中栞同游㝹九京傳看芝艸蹟鍾鼎羽毛輕

撐持非隻手獨往恨無隣後死躭千歲當時作七人黃岡闕巷有香火夢魂親不識精靈路能通漳水濱

蘭纓焚已盡野火又揚灰古道存無怨人間自可哀青天鐵骨肉烈祖鍊風雷抑鬱當年願栖遲今乃來

悼黃白安師系逆璫下獄　門人朱天麟震青

忠字忠臣豈欲居只慚白晝叛詩書隼𤅢霧晴焚香帥獬角風清痛骨渠鉗鐵泪幽惟月照河山氣咽向天獻半生知遇千年憤期取丹心銘古墟

同馮留仙鄭仙玄度劉瑞當萬履安至姚江謁黃忠端公祠　甬東後學陸符文虎

路溯赴前朋慷慨游衙濤晚江風作威扶而勢若驚泪哨泯中力命爭一篙平明避下風越江依岸高逆旅有盈漿眠食在汙潦移𥝍避溯生仰屋愁狂飈無膽乃與居衣裳生螃蠌江意莽吞天波情絕容刀如何竟夕程淹此三宿勞崎嶇問天風勿復存牢騷

牢騷存楚客招魂慰忠鯁大江助意氣當亦念延頸似容學蛟惡故使肩風遲於越無志士斯人竟黽黽念此一危酬足令海夫慄將無洪濤勢一若胥怒騁往以青蠅孑今作素車影吾黨得提挈二人足項領百年生易毋一死志容耿風波自古險前修以爲景

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白安李公仲達　周鑣仲馭

當萬元白先生杖斃時無不禁齒莫敢發聲而兩先生疏救先後以從嗚呼如萬先生者既已遠矣然而兩先生爲益難已曹欽程希瑞意奪兩先生職奉下獄死夫兩先生死且久矣而欽程至今擁視息保首領豈其左讒之得故惜欽程大辟爲誣也豈乎欽程爲誣兩先生之死其將不誣也哉悲夫予感憤賦此既痛仇人未戮無以報兩先生九原又使議者知所俱焉若夫屢疏擊奸同於楊魏則其著者矣

吾愛范叔寒入秦號張祿吾愛王稽仁駈車上函谷道逢穰侯來潛向車中伏丈夫仇未報此身寧忍辱一朝相秦王六國方爲肉須賈飲馬槽魏齊頭已戮數爾平生心今日可云足退哉成往事使人長歎哭𡝩虞飽豺狼貞肝夾九族惟有鷹鸇羽耽耽猶下矚壁間龍蛇聲加以虺與蝮欷歔懷古今忠禍奸爲福已矣勿復陳酒酒荒山曲仇人雖尚存歌此慰幽躅

予不識御史然往在塞上頗憶御史論邊事璫禍起御史以織璫死嗚呼殺御史者次第以御史殺矣御史死爲公忠而後死竟何如二十五忠詩　孫承宗愷陽

封事傳三表千年壓國心生來僥勁骨身許比南金世自矜功狗君方嘆陸沉如飴歸視死那忍友芳林

高陽始終信任大帥馬世龍言世龍之不可信任者獨先公與劉忠端公兩人耳故先公東事疏頗不爲高陽所喜乃高陽未嘗不引爲益友公忠不和之節於此見之

黄忠端公小像
孫男百學百拜敬摹

黄忠端公文畧卷之一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請用講學名賢疏

從來天下之治亂視君子小人之進退然亦難易退者爲君子難退者爲小人故有天下者護君子若頭目猶不能淹之於歲年逐小人以鸞鶴恒使人淆之於黑白近見協理京營都御史余懋衡吏部右侍郎曹于汴陪推蒙點相繼拂衣此二臣者非清恬介特諤諤朝端者耶而中旨一出不惟不收其新功至且并失其故步繇是言之皇上御極三年於茲而卿貳更翻公孤迭換用之無异壓飯棄之不啻流萍故王紀之去也策蹇出郭人謂其黍於衲輪破帽裳頭人謂其榮於蟒玉鄒元標馮從吾之去也一時攻者與王淮陳賈同被惡名遂使聖朝偕紹聖慶元俱爲恨事劉宗周劉洪謨恬引於先蕭近高饒位堅請於後翩翩去國高風襲人在諸臣自顧生平留千秋之月旦在廟堂成何氣象美援翼之冥鴻夫此諸人者當皇祖之時玄黄之戰未明霜雪之威頻厲羣奸之推刃不遺餘力大冶之真金只此數人年來晛見雪消水落石出始發明王之夢得仕同朝之喜此皆祖宗之所培養留正色於彤庭邦國不至空虛綏邪謀於未發寧可使其旅進旅退以爲不臧庭燎之光將無同於乍佽乍賢可謂不鑒前車之覆昔李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以爲歎息今求所謂宿儒大人者寧能舍此諸臣乎且今日之乏才亦已甚矣總督一官合司馬之署卿貳之儔無力擔當兩月擬議尚欲奪情八旬之老强支雙䏁之危夫既念金紫之蕭條盍當箴泉石之錮疾胡可令在位者更有携手同行之歎耶伏唯皇上毅然剖斷收天下之老成主持國是除天下之頑鈍維挽世風國家其庶有起色乎

明職掌疏

臣思今日之時之勢外有强敵内多伏戎疆隅日削脂血日枯正主憂臣辱之時追惟越勾踐之定覇也四封之内百姓之事直曰蠡不如種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直曰種不如蠡君臣上下之間絕無推委絕無猜疑以成此覇業也今東西南北之士比肩事主而又値國難未紓國恥未雪尚必有一段精神憤悱鬱結不戒而合者而臣見其精神之日離也後承前鉢前提後索骨既朽而毒尚流灰不然而薪未盡名爲君子矣一有倚傍者存其間并君子之壘不固名無小人矣托爲擠排者竄其中將小人之緣復來高明之堂未必無鬼蜮草木之妖慣弄其精魂而此往彼來尋消問息或造謗以要歡或挑人以快已或面夷而背桀或暮雨而朝晴恩人之恩而怨人之怨惡人之惡而喜人之喜尚得有精神意氣出爲公家用乎臣謂大同之世勿起異端大公之心勿萌私見前此淩淫之根株可以直截而斬斷後此縱横之伎倆可以覷破而剷除凡用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核其職掌若必諍論詆詆左挑右激嗾蚌鷸之相持喜水火之日沸不載胥及溺不止矣國家設科道兩衙門惟是察駁糾彈各有可存令人畏而不令人親爲朝廷去壅閉而不爲知己市私恩昔人稱埋輪避驄魚頭鐵面良有以也自東事告急動薦邊才而覃詔一須廣開起廢於是有乞憐而徑請有托介以求容退休者走錢神於輦轂現在者肆窺瞷於要津人遂相沿薦舉之嘗忘其設官之實上司當報知交當酬藩籬當附若似

乎有一官則有一薦疏之不可少也使銓衡必從而用之也則天官之權已移使銓衡一所而棄之也則吾愛之鼎已丧獨不知累朝之明旨乎獨不知兩衙門之職掌乎請上方之劒吾責也發蒲輪之徵非吾責也溺吞舟之網吾罪也賦招隱之章非吾罪也人亦何樂爲此而以我爲恩府以我爲疑主又以我爲垢叢也此兩者桃激之機鋒隱中之而禍歸於國是薦舉之流波顯習之而俗壞於人心何如蕩蕩平平戈矛盡釋羽毛不生共修職掌直如蠡種之各任所長乎

飭巡撫疏

臣觀天下之勢亦甚亟矣財無餘孔民不聊生上之人如以蠅取血不盡不止下之人如以獸走險不亂亦不止至今日而所在蠢動岌岌難支舉朝之神情尚不屬焉但見其一缺出不問其精力若何經濟若何平日之功業若何止云某也資深某也望隆而究竟無補於國如今山東叛孽動聚萬餘汶泗鄒滕之間遍爲賊窟刼擄男婦燒燬鎮集道路行李幾絕謚傳都下人人色誠而撫臣王惟儉者衰若罔聞先事莫爲撫綏後事不聞方略坐使妖氛遍地呼籲連天以張皇之態作控揣之詞折衷於萬取千千取百之界眩督於孰爲良孰爲妖之民以擁衆萬餘所在見告而衙云朝中之流言以兵機呼吸生殺掌握而猶云請敎於廟堂忽而情形未定忽而恭報擒斬忽而馳使止奏絕不知賊之盤踞何地出沒何形衆寡有何定數勦撫有何定着良民與妖民有何定指遣將與布伍有何定畫顧其人尚能作長子之師貞折衝樽俎之間乎蕞幺麽小寇得其人則旦夕安枕非其人則海宇騷動得其人則指顧定之而可以不言功非其人則優游養之而且幷無可以定罪何也二東之事非關一方已也南北之咽喉繫焉漕儲之命脉繫焉淮徐之肩背繫焉若此盜不滅水旱流離江淮盜賊必有共起揭竿者小則爲劉六劉七之徒煽搖中原大則爲黃巢王仙芝之黨傾覆海內而淮徐之陵寢泇黃之漕輓惴惴可虞新推河道饒有心計已經山東公疏力催上任而淮上總漕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哉大抵論任於今日則在外之節鉞重於禁廷之頗牧論人於今日則一方之藩屏急於師中之韓范論才於今日則有用之頗牧尤勝於株守之尾生孝己若當太平無事之時不過拘文守墨斤斤尺寸足矣至於人心隉杌盜賊蠭起爲此時之巡撫生靈社稷攸關夫豈筋力衰瘁木彊自守無一規模足以辦事者哉夫豈足迹不出轅門蚤晚放炮發一二文移便足了公事者哉臣於是不能不致望於當事者大開胸眼宏羅英俊急天下之才迫於其身報天下之功親於其家有才而須等量之務使安頓得宜有功而須衡稱之勿使顛倒失平盡化邊隅之意見親可用仇亦可用勿徇鋪飾之虛聲全可用偏亦可用此其概也且當事亦知人情最不平者乎年來巡撫一缺祇供京堂奔走而外之司道僇力疆土剔歷風塵卽有英英自命概置不問臣以才論不甚相遼而諳練多出類傑彼趨騖諸臣除一二大賢固宜顯碩餘皆鳴鐘欲盡之年崦嵫已逼之景較諸司道剔歷精深者未可數數比也至於近時例轉諸臣年力正强才華正茂不過爲意見所圍此中豈無精敏强幹備國馳驅者顧可聽其一往豐林長友麋鹿乎臣言至此似不合於時宜而一腔忠憤不容緘嘿揆之天下鬱勃之人情廓然者固多也伏祈皇

上自爲封疆於重地重臣明白說開可留者留可去者去無致
猶豫養亂而每遇巡撫缺出議才猷幷議精力議今日之品識
幷議平日之建豎內外定室間用例轉勿使空老則國家可收
片長之効而天下事猶可抵掌而談也若徒柴栅其中模稜於
外錚錚者折容容者全臣不知所終矣

請復召對疏

臣思皇上臨御初年聖躬冲睿簡攝深淵一切幾宜祗憑章奏
批發耳今皇上春秋鼎盛四海瞻望於此而不總攬萬幾厲精
闢治更復何時人謂皇上御門講筵不少輟期斯亦總攬闢治
之大略矣而不知御門之時呼吸而班聯散講筵之際恭穆而
文具周堂高廉遠上下相縻雖曰咫尺天顏奚啻萬里臣謂今
之天下憂患相倂之天下也今之治具格套拘攣之治具也憂
患倂而臣工之戲豫自如格套拘而內外之柴栅益甚皇上思
以挈要領奏安攘則祖宗議政之規不可不復也祖宗時有蚤
午二朝有便殿召對群臣得更進而言事則無不達之幽隱御
前得面奏而取旨則無不剖之大幾今乃以票擬爲揣摩以批
發爲精神在言者惟襲美善之名而不求其必可行在部覆則
增一番潤色之文徒取了局而不核其言之果當亦不知其後
之果行與否機智提爲供應而實效茫無着落票之者曰知道
了而知之一字固難言之票之者曰是而是之一字亦難言之
夫實求其知實求其是而政烏可不議乎政之纖細者無論至
於大疑大猷大利大害大賢大奸而亦可憑諸紙上否如目前
諸務薊門之總督關上之巡撫擬議可無其人乎黔事之決裂
楚餉之匱乏呼應可無其策乎京邊之會議中外之困窮節省
可無其略乎老成之廢棄建言之遺佚環召可無其期乎以至
在兵言兵在工言工卽有確中之畫不經面裁則語亦不盡卽
有庸安之談不經面折則膽亦不落然則視朝之外查復午朝
召對故事所以通上下之泰交提理亂之關頭者莫切於此今
此典久廢亟難驟舉所藉以漸牖聖衷希復祖制無如講筵一
節耳臣聞太祖時宋濂等講究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成祖
時楊士奇等日造扆前討論經史從容辯問漏下數刻不倦孝
宗御講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試觀今日之講筵有其實歟抑
徒紹其文歟臣以爲帝王之學原非希踪於章句只求通達於
政體凡政教何因而汚隆人才何因而盛衰歷代何因而興亡
其間援古酌今據此証彼固是不少然求其簡要切易最近可
行皇上每於日講之時講臣預進講章閣臣揀擇緊要章奏數
件彙送呈覽次日講畢卽命該衙門幷上疏諸臣扈班逓奏皇
上不妨少霽威嚴勤垂淸問聽閣部大臣剖析精詳取自上裁
間一則習一問十則習十卽間有疑似隱伏邊略邊情商榷之
餘智慮生焉剔練之後處分出焉其始行之也聖慮淵微恐以
顯言而淺露其久習之也肯綮精熟自然到手而劃開繇此而
御門親決由此而召對傳宣樂此不疲矣若徒講畢而出講官
未嘗獻一箴規聽畢而入主上未嘗發一疑問臣謂千古明良泰
交之會何忍當面錯過今日安危呼吸之時何忍優游坐視也
然而大臣不敢以請何也亦以典故未必習諳政務未必通則
詰以危邊之用人而茫無以應詰以軍國之轉輸而茫無以應
非惟無以啓沃乎君心而先已自關其破綻非惟無以籌畫乎
安攘先已不安其厥位夫孰知從古相業未有不以上下相得

而益光者臣思國事艱難臣庶偷惰所幾幾以望太平者先復議政之規而後行面奏處分之典皇上固大有爲之主也其何憚而不行

災異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

臣聞怒予之天猶可爲而忘予之天不可言自去秋以及今春不一年間災祲迭見熒惑留斗太白晝見南北地震數千里俱見告前後丁寧天之仁愛我皇上至矣而上下臣工猶蒙蔽而未聞則繼之以蒙風猶宴安而未悚則繼之以地動夫此蒙風地動非遠方在菴械也天之仁愛固至天之震怒亦極矣洪範曰思之不睿厥罰恒風時則有心腹之痾又恒風曰蒙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晏子曰臣之術能動地言地固將動也夫風以散之而反結而爲蒙豈非人心之抑鬱所致地主於靜而反震而爲動豈非陰邪之激盪使然臣請略言時政之得失可乎封疆多故一二邊臣動輒僨轅皆緣職業不修客氣憤盈屢見衂敗而前轍復踵凡前日之强力敏幹皆今日之覆軍擒將而猶且效尤謂募思以騷動海內庸闒恇怯所在而是此一失也□來則鼠伏無地未來則燕巢自如無論未焚徙薪卽所謂數米待炊者亦漠不關焉濫功而誤國喪師者蒙蔭棄勞而血守孤城者薄酬賞罰未章士多驕志此二失也今之在位偷息者多急公者少而會推啓事捷如飛電轉如轆轤昨日所進又云資俸已深今日所推忽而改闘復生孜孜汲汲似不終日此三失也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每有蠅營未遂轉相是非甚且章奏一出旁觀四起本從諦也而指爲深心本直截也而指爲線索直言敢諫之氣挫於揣摩臆度之手此四失也邊人何罪窮困來歸彼亦以祖宗之厚澤漢官之威儀不忍遽棄而奸細風形輒爲捃摭致令效順之夫動愁坑阱反側之子從中煽惑若不蚤爲寧輯此種奸細便藏於搜索奸細之中此五失也戶工兩部極爲緊要其精神俱用於覆疏而不用爲實事不論委瑣苟且必以一疏覆之其到底行否俱委逝波卽以標營三千壯爲在山此誠救時急着議論雖出而頭緒全無此六失也市井亡賴好語兵革而入幕山野飽占災京一切中外衙門盡屬此輩藏頭露尾令孤忠無可展手而事權從而漸移故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此七失也門巷街衢包苴充滿宰皆吮血股骨希營窟穴數十年流毒比諸曾褒錢神猶爲百之此八失也大臣受知主上卽身家猶落二義今之當國毋乃牽顧太深依回日甚以畏毀譽之念轉爲模稜以惜情面之心旁爲照顧致令軍國大事需忍歲月故曰甡孤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所誤不既多乎此九失也議論雁雜固有一言而寢淮南之謀亦不無片語而掣單父之肘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域外操其短長而局中莫措手足且無疏不欲覆無覆不欲從何汲汲也此十失也有此十失表則無度狂趨弱甚其何能仰答天心消弭災變乎若夫禁庭之地當此百姓愁怨司農仰屋京邊取盈尚缺二百萬有餘此安得剜肉補孔而爲之內庫錢糧稍通改折金花舊額暫取濟邊便可救數十萬之嗷嗷而群臣每言賦用不足必稱內庫仍舊解進不知天下誰之天下而欲留此朽蠹爲也懸鞀設鐸以廣言者皇上臨御數年漸有厭薄言官之意罰俸留中停閣考選宮府之事稍稍忌諱而言官始有摘竊皮毛莫犯中扃者此端斷不可開也阿保重

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墻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今以此言入告似以爲迂浸淫不止異日有欲進言而不敢有欲聞言而不得者此中隱禍尚未敢深言也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時兼聽並觀進賢退不肖徒事唯諾而剛方正直疾之若仇皇上獨不爲社稷計乎繇此言之時政紕繆積習沴結法度既廢上下相蒙毋惑乎人愁天怒十日而晦風經旬一日而地震三次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災異之來未有禍如今日且都門之內殺死多命一月兩見而又皆以僕獄主獨非人變乎臣思治亂安危之端分在眉睫今當災異初警人心未有不惕遠其稍遠而兢業輒弛荒媮如故兢業荒媮眉睫所繇分也臣嘗妄謂遼左之淪陷不在經撫之偏執而在廟堂安頓之失安貴陽之失事不在庸闒之躁莽而在廟堂冷眼之坐視今所謂安頓失宜冷眼坐視者豈其無之災異頻著上下臣工俱宜分受其責天子曰罪在朕躬大臣曰咎在當國小臣曰庶職不修撤現在壅蔽之蒙氣懲近來偷惰之積弛轉得爲失急公忘私追悔昨非固已無及力洗往謬猶愈於迷彼高宗雉雊之祥成王復風之報天人相應轉移間耳

甲子三月初六日上至六月楊忠烈公始劾逆奄二十四大罪蓋後此疏三月也逆奄初比客氏尚見於劉忠端公周忠毅公之彈章自壬戌改名忠賢以後威權日盛朝中莫之敢指摹小方視爲奇貨此疏出無異搏浪一椎逆奄恨甚即欲開廷杖之端韓蒲州力救改而爲降處又改而爲罰俸雖狂飈暫回而毒燄已厝於此

辯鄒吏部維璉孤介疏

臣聞古道之不可行於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熟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凉凉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怪物曰不祥吏部考功司鄒維璉謫司一事迄今紛紛未已臣以維璉爲師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於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維璉而以爲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賓子儞之賢而不肯從撫臺以羅織敢繳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獻諛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勿忍妖人之朋比其心蚤已置一官於度外昔之當路爲邪誘之而不入其籬落今之淸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貶損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見於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聞聲而知維璉者爲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誠得此等人物布滿中外乎居不惰緩急有賴皇上以爲祥乎怪乎屢奉嚴旨勑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伏思之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嘗寵辱交加之後悄

悄憂心豈曰無之於此而或出冷語或熱語照顧局中則氣短旁皇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負國恩乎維璉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冢臣又請告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於今如此也伏祈皇上特勑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淆羣議勿介小嫌使維璉進退有據不爲維谷則人賢不至隕亡而邦家亦可無殄瘁焉耳

鄒匪石先生自職方改吏部稽勲爲太宰趙忠毅公獨知之并同劉不與聞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傅櫆遂乘其隙借汪文言爲名以攻左忠毅魏忠節兩公從此而外廷羣小與逆奄合矣其後汪文言爰書言鄒以金壹千金從先公以致太宰因羣小之恨此疏也野史云鄒銓部欲以知府轉章陳故爲所不容非也章陳之爭於銓部未受事之時已決裂矣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昨臣堂官楊漣𠦑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卽通國孩稚婦女之心也天下之人情如此夫豈有仇於忠賢不過爲皇上惜威權爲祖宗愛成憲爲宗社計靈長必欲清君側而後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異一疏謂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墻之憂係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微言之而遽逢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搖撼中外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表裡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予奪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人情無不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皇上之意必以爲此猶曲謹可用也而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此猶在駕馭中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爲聰明自爲道理者也皇上臨御數載僅僅發軔而舊宰執舊銓憲舊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爲宰執爲銓憲爲言官意氣消沮無論攀鬚攀鱗勢不憖遺一老而若鵷若鷺相顧不願爲官異日誰爲燮理誰爲禦侮誰爲効鷹鸇之逐誰爲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於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力夫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怵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復片語單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於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於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以皇上爲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閒薄示帷蓋所謂以生之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卽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僉書陳居恭亦憲臣參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不知爲黎丘之似子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炤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裡聲援么麽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瞀沙礫並迷無惑乎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伏祈皇上嘿察人情自爲國計卽日罷忠賢嚴務

勑歸私第將傳應星傳繼敎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宗社靈長永必賴之

諫廷杖萬工部璟劾閹人魏忠賢疏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略戇諤道而後止伏睹工部郎中萬璟因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刱已耳而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雛肭半斃閹拳半斃廷杖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箏納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卽言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畫土苴棄之言之不用身且虀粉然則天下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覩國家之事急於其生耳今璟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復於廷議鞫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於壅閉之左右箠撻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豎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而怒室而色於市者顛倒於一時使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於防川者貽譏於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璟以言某事死可不爲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璟循資積俸取祿養家亦可以幾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敢聒宸聽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乎當日奉旨杖璟之時以數十年之逆奄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魄奪天日晦迷狐鼠嘯張已知璟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聞震霆今日杖某明日杖某而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信噬之不死不已者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廷杖爲立枷之階而縉紳受市鹵之慘辱士殺士有如今日而今璟已死矣御史林汝翥之生尚未保也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動乎然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隨移諸國矣然則廷杖實非祖宗意也且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天意亦豈無因前此風霾地震無論已萬璟之杖也適與雨雹會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卽自難明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而天意或有悚惕其間乎皇上誠念祖宗重器爲宏凜凜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之脉不宏一朝削之萬璟已死念其志慮無它追復前官仍焰以死勤事例破格加恩使遺孤得以扶櫬還鄉則卹忠之仁改過之勇璟死且不朽自今以往細繹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仍其紕謬臣言官也人有罔言而死而言官不一剖明之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遽奪也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清景賦 并序

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政未可爲當場人道也

縱觀寰區物各有主蝸角空馳蠅頭無幾亦倏滄而倏桑將何去而何取於是思人生有盡清景無窮苟離處塵囂之中將畢其身而營營夫清景者天地不靳與侯王不司權素封無從厚積俠士何所市緣長享不訛其淫奢取孰禁其貪雖巧拙之參差皆得樂此以終年若夫家擅名區地臨絕勝楚澤吳山梁園蔣徑樓倚重霄湖涵金鏡飛絕巘而瀑布出層雲以懸磴鳥競嚶鳴之響鹿忻野曠之性此樂何極或不能定至如處若伏巉羞稱金谷有笙有竽非絲非竹嘗盡日而掩關聽松濤于山麓聽鼠來而樹動苔蘚秀而石綠臨遠近之谿流觀魚泳而獸伏此時靜夜山犬豹聲攝衣而起孤影在庭此景悠然樂何如勝若乃僻棲遠村臥於丘首流水遶廬修竹參斗戴青箬兮披綠簑雨後犁兮婦饁畝牛與羊兮下暮山鶯與燕兮啼春柳謝漢晉而不知量陰晴於野叟見樵離之宿露聽村雞之啼酉忽梧桐之月懸釀濁醪而在手此豈彭澤之能專恍與羲皇而爲友或乃長橋之畔大湖之湄霞光綺散水色霏微泛棹中流則濤白雲連極日兩涯則樹密天低淵容發激楚之謳遊女歌採蓮之遺復有成群鳧鷺倚岸蘭蓀柔櫓欸乃香霧氤氳此時此景把臂閒論誰美貂蟬洗爾塵坌或乃幽池舊畦閒庭小院有茨可採有水可灌窓列入雲之峰燈穿依水之棟來遠鳥兮孤枝盤雲虬兮荒蔓復有水勢漫漫石澗濺濺鴻雁喈喈芰荷田田此時花下獨酌邀與翩躚至如宅近湫隘雜居城市借琴樽以自陶遠繁華之俗子入吾室兮風姨當吾樽兮月姊流清露於曲欄舞楊花于素几此時小軒危坐金爐夕香研朱讀易弄管歌商忽風清于枕簟見雲起於縹緗神灑然而獨往忘身世之何鄉是以清地不一清興皆同清入不數清景何窮花鳥春兮池波漲蘋蓼秋兮桂影紅火雲獻此天冶色寒光合成瓊玉宮故或入深林而散髮或踞胡床而嘯遊蘭亭流曲水之觴剡谿乘雪夜之舟皆能共娛情景不綴爽疪其清也豈在管絃之競紛鱗之浮居吞雲夢之澤門迎珠履之流鬪雞走狗浮鷁鳴鼉以爲爽猶者乎

壯懷賦 并序

余幼落拓不肯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憑壯懷未展每思往昔豪士縱神所往自許必遂豈有跼蹐藕穴中碌碌此身耶易水既渺壯士空歌翔風唾壺尚在老馬忍甘伏櫪因感而賦焉

渺渺七尺有軀與質爲隱爲現同歸於息惟神獨往超世獨立能汗漫於九垓兼馳騖於八極高欲與鵷鸞比翔卑亦不與雞鶩爭食憶昔楚有二胥一覆一復去時矢盟別後自戮或就蘆中而覓津或赴秦庭而痛哭遂窮而白骨笞師出而封豕逐若夫會稽四臣伯越亡吳遊麋鹿兮蘇臺乘烟浪兮五湖變鴟夷兮遠遁笑鐲鏤兮何辜若乃咸陽鑄金胡亥踐祚傭耕養鴻鵠之羽戍卒築鯨鯢之渡揭竿斬木社沈廟隳長城遂傾阿房非故若乃蘇卿漠北一雁孤飛聽胡笳而情斷望隴雲而魄馳見

節旄之盡禿寧甘心於乳羝謝胡露之唳盲嚙旃雪而何辭至
如寄絲桐江泥迹羊裘魚唱舟晩釣石蘆秋須浦口之風月辭
麟閣之遠猷星已分於客帝貴不辨乎王侯至於祭酒布衣投
筆而起繫馬於龜茲部下斬首于烏孫帳裏諸番匍匐稱壽都
護端居自喜玉門回轅定遠開址或乃少年健兒別妻從軍擊
楫中流之浪請纓金馬之門鳴劍則蛟龍夜吼展旗則風雲晝
屯乍棄繻而出塞忽奏凱而銜恩或乃烙藜書生生花辭客歌
叢桂于小山賦長楊于鳷鵲筆精墨妙神驚鬼泣買賦皇宮藏
書石室或乃成仁志士報國孤心舌能罵賊血可濺襟嬰城矢
石之衝厲聲劍戟之林山河震而色慘風雲蔽而回陰或有信
陵義鬼朱家俠腸意至鞭石可橋心許投鼎何傷符竊而晉鄙
椎兇鉗而亡命藏卒能脫邯鄲於虎口守季布於淮陽自古及

今莫不有落落之豪懷英英之氣岸吞河嶽以爲雄貫星虹而
獨爍若游魚之逝淵而犀然莫窺若鵰鶚之橫空而風高獨戰
雖刼燼而不灰至海枯而不變僕亦壯人壯懷未隕木經霜而
愈堅劍礪石而不損願蹀躞于天衢乘長風於一瞬於時揮就
鸚鵡飛動江關勢驚鉅鹿之軍氣壯朔方之垣女媧之石天補
魯陽之戈日還其深疾而難禦也如廣陵之潮其嶙峋而莫躋
也如峨嵋之山携夸父之杖而太陽可逐乘博望之槎而星漢
可攀南則柱鑄交趾北則銘勒燕然爾乃掛梅冠解疏綬結茅
屋穿石竇尋素心之侶轡達生之後相與風清垂釣雲深採藥
買青山而招隱覓孤舟而放鶴畫陰離騷之章夜談黃庭之略
訪禪支遁携屐康樂林不厭深流不厭濁思尊羮于千里問肯
酒于下若目前不必問天餘生亦已有幾窮愁是述陋彼虞卿

孤憤著書是甲公子吾黨如可披心爲道壯懷如此

自古英雄豪傑王侯將相儒生俠客獨行逸民或處厄
窮或遘禍患有人情所最無聊賴不忍見聞而總月之
爲壯懷其義蓋取諸易大壯其九四之繇貞吉悔亡藩
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其道如是眞是之賦壯懷也深
於易者也司馬相如云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
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非眞長孰當此者乎盛覽
聞司馬言終身不敢言作賦眞知量者也不佞何人又
何能爲貞長贊一詞大泌山人李維楨跋

虎丘看月賦

武林有客吳者適逢八月之望吳公子邀之擬單舸遊虎丘蓋
吳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爭交笙歌鼎沸月懸扶桑煙

浮水際巨編小艇縱橫若鷗鳧之集於是携餖飣尊斝靡薛荔
以爲席有少年持檀板坐生公石起子夜之吳歌振激楚之餘
風出潛魚於水底落山鳥於青松魯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幼
眇激壯音嫋嫋餘響聞者沾襟興盡而返水澁公子曰今日之
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子豈以蘇臺空西施去夜月
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蘼蕪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盍闡
覽勝者不逞巨覽以爲觀也得趣者不搜奇地以爲獲也其山
不必龍嵸崔巍嶄巖紆鬱絕歸雁于磵石挨飛鳥于暘谷其水
不必洶湧滂湃控清引濁天吳命儔而嘯侶鱷魚鋸齒而四足
其林不必棄夸父之策伏夔魖之怪擢本千尋垂條四蓋猿父
哀吟其中冶鳥焚巢其界容試畧彙鼎之巨觀現吾丘之餘態
勃靈叢薄之中逍遥雲岫之槩過林莽背嶔嵌平疇衍漾孤峰

遶迤闔閭一里之內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雖窮搜而尚遺況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斷魂晉人之風流皆足以醒弔古之心脾試與子浮彩鷁掛錦帆振衣盤虎之巔濯足劍池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誠之偷安而僭臺累榭跨谷彌山錦瑟歌鐘漸澈更發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帘眼幽簡事無新而不故人無感而不靈聽經聲於木杪掘藥草於寒汀山山明月處處秋聲撫傷歎息捫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而吹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奇險未嘗與虎丘有逕庭也客顧以蟻垤蜂衙覛之滅虎丘之勝趣何睨睨吾姑蘇之甚乎

浙江觀潮賦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堀盈途員冠峩如大裙襜如士女皆覩潮而出城郭爲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盍與子偕往乎至則錦帳翠幙山韜路織歌吹沸天紅紫錯爲波彩山光攪雜彩爲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答應車牛方喘於轉轂畫鷁初閒而下矸彼江干之士女既不異鷗雁之翔沙而衆口之喧囂又何殊鶩鶖之亂聽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斜遙傳屢起中心搖搖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衆門而注視不戒而乎聲收息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掛齒雖猝纍之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橫江天風颯然摩娑目睛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鼙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熇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及其兩山迫脇沙渾中埠忽而受於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立庶太空之無絆天盡撼動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吳山越山爲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驚竄乃有狡童侲子百十爲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兮悠颺潮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庪逞能以相妬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不爲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泝已而潮上漁浦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眞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是爲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於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遡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强弩此較射於波濤乃謂致師於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苟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東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澉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艣西興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閱簡別强弩分爲五陣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炮聲滿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極性命於鴻毛故能馮河而暴虎其亦霸國之餘風非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而退

盧萬兩朝列卿記序

江右雷司空綜核國朝列卿而記之蓋倣有宋蔡行之幼學百官公卿表而作者也而前有年表後有行實則視行之爲加詳焉司空未嘗月旦雌黃其間然後之人論其世指其名而議之

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如司馬涑水所言固不可掩即見其名而不知爲忠爲詐爲直爲曲而巍然居於高位其姓氏已爲蟲鼠啗盡不問而可知其爲鄙夫矣隆萬以來大化融洽名頑鱗次上之擢一卿貳旁搜博訪裒以泥沙爲之宗廟得備員九列者皆霜霰之餘耳顧今姓氏爵里當我世而失之起司空於九原在所必補余因檄取南北部院寺司巡撫題名碑記彙緝之一時川貢岳鯀宛然指掌煌煌兩朝大觀也哉徘徊上下五十餘禩中外綏靜不波不燧黼沖育德止戈樹本其中紫泥橫鯨深等狂象齊奮[illegible]市天下亦多事矣國家元氣蹶削廟萃猶然充盈也野老之含哺得如故時雖聖天子寵靈寶式憑之不可謂非列卿股肱力也夫孫贊持阿而炎祚燼王呂變法而趙室頹不知列卿之力視其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者是矣

雖然國家玄黃之戰亦未有甚於兩朝者也高中玄與徐少湖趙大洲相扼張太岳復與中玄相扼是時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暱此一變也申王繼起轉相擁護久而不敗議者比之傳鉢沙門前相用廷杖鉗天下口被杖者卒成名士乘間蹈隙遂起爲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員終身不敘遂皆老死不振又一變也申以柔緩王以剛躁有勝有不勝四明則剛狠陰鷙雙行而以內批墨敕佐之又一變也嗟乎公卿之位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而天下往往不顧廉耻以殉公卿雲烟過眼紙上之好醜不能磨滅亦可以慨然而思矣今也拔茅變爲轉石岳牧臥於丘園闔署爲空不特聖世無可勒之績并無可列之官至使天子厭薄公卿如此是誰之過與

送王清川守臨安序

從來論治理者謂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余以爲天下之盛衰不外在四裔而在士大夫之心術士大夫之心術光明俊偉無論內外必能出其所有以霑溉人之耳目其心術苟曖昧機詐則無所往而不爲亂階清川王公同知寧國府事移守臨安惜其去者以宛陵爲三輔之郡滇則蒙氏段氏之餘土雖在職方猶鄙夷其人民而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以公之才而鬱鬱適茲土抱牢騷之氣以當盤錯之交未必能立業如宛上矣余曰爲此言者其未知道乎夫宛固多事地也其里之士紳私築營壘好以意旨授人令守令以意屈就我而我無迹其傅士弟子罔上行私背公死黨互爲搆鬬其間而權謀倏忽莫可測詰其山谷之民走訟如鶩死轉守土之吏於掌上吹毛疵痏惟意命之以故前後官此者若刃一失墮落萬仞矯之以強項則飛章巷議皆能熒惑大吏之視聽公坦坦行之本之以至誠漸之以禮教擅其機牙不爲利回不爲害奪猶青天白日鬼魅無所容其伎倆也公之治宛如此滇俗敦龐雖有嘯聚無此難破之營壘也雖有蠢動無此變幻之權謀也雖有案牘無此險健之積習也然而干戈相尋蔓引荼毒下蚩生民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者大抵天曹注官遠方之吏每以中土之下考者充之非闒茸無能之輩則躁急喜事之人闒茸者養亂而躁急者喜亂乘艸擾風動之時行其捭闔縱橫之術余觀近時之紀功績者玄菟鴈門之間未聞有犁庭掃穴之舉而炎徼右江焚巢喋血首功動輒以萬計豈非以猺蠻愚而易欺遂盡掩其罪狼藉性命博一時之富貴可謂不仁之甚者矣然

則亂四裔者非四裔仍是中土之人從而亂之也故洛永守欝林而烏滸內屬李靖撫嶺南而遠夷悅服沐寧王鎮雲南而滇酋安堵黃忠宣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遽叛公老成練事其視縱橫子直奴僕耳以治宛之心治滇而不足以立業將謂四君子者非耶

徐虞求時文序

陶弘景之言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難立直欲就之余自束髮操槧每覩濃妝艷抹之章擸標擅勝明知其逢年最易而見欲嘔之下筆亦不屑就之夫唯鍾性靈婉出之如閒雲止水探之若絕壑危峰自度思維不到而欣然會心葢余性拙絕迨至無技不變無往不窮不得不出就近可喜之途以逢人而要吾此中厭朱門廣廈喜高巖大澤之心未嘗變也虞求自言生平諸趣儻嘗頗與余似顧其文大都可以累心處俱盡湛想遊神自見性眞求其就近可喜之途無有也於呼高髻廣眉悅時則已虞求無逢世之心而必守吾生平所獨得其亦異乎人之所求矣雖然科舉之學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桂遷彼就此而已伐山則蒐山闢荒非崇崗絕巘人跡不到之地不可得也天之生材有限使數百年來之士子盡皆伐山則山童而地滌矣彼已伐之材今日用之明日復可用之古今有無盡之宮室要不出此尋丈之竊朽亦何怪天下之日趨於濃妝艷抹乎天下雖日趨於彼亦不能禁天下之為伐山者伐山所成之宮室其良楛與伐材何啻千百世人即不能辨以其為宮室而已亦未嘗曠之而非居也斯世之遇合何常第不以性情殉遇合此吾喟然而歎虞求之不可及耳

兩遊剡湖記

吾郡剡為剩縣唐詩為愛名山入剡中者此也吾邑之東南有剡湖謝文正公云邑治之東南曰通得鄉逶遲而上大山之麓環拱周匝溪流汩汩有聲下通於江山水所滙渟而為湖人以其景物之勝擬諸剡溪而名之葢文正嘗讀書於此故得而記之也癸丑歲余與象衡元素沿溪而往至谿口居民數百家南行里許折而西小橋流水拾級登山其阿為化安寺荒址依然青艸芊芊童子指點山門方丈禪堂故處而清磬疎鐘窈乎不可聞矣箕踞松下漱石微詩劇飲而歸月印前溪狂歌溢發以為剡湖之勝盡矣後余復至剡徘徊其間遥見樵人度嶺跡之忽闢一高下源隰兩山夾出有山家雞犬鳴皐叢薄樵叟曰此石湫也余攝衣更進峯巒忽絕斗出奇巖石壁嶙峋插空攫虬踞虎者未必在贊皇奇章所品之下壁下溪流湯湯澄泓徹底上有奇鬼趨而搏人急足避之審視方知亦石也又進數武幽壑盤松濤聲驟起山鳥鳴其巔似嘲似傲吞化安荒址者奚啻八九恨不得使象衡元素一見之也夫四明山二百八十峯東連句章西帶始寧南接天台北包翠竭中峯最高上有四穴若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所謂剡湖之山不過四明北面七十峯之一耳計此二百八十峯者峯峯各有其勝一峯尚待今日餘峯未知更待何日乎四明之在域中猶然十岳中之撮土耳司馬遷始江淮卒事梁宋蹤跡殆半天下余家四明尚且有待況於天下名山之廣乎以此知人之學問未有窮盡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不可少有所見便嗷然而自足也

百雲山鳳鳴洞記

古虞有鳳鳴洞在百雲深處其山據邑城之南洞祀眞人像設為女冠科舉之士於冬至咸宿祠中夢卜多有靈驗癸丑歲余與鄭孝我家元菉往五月之望自黃竹淌登舟梅雨連旬山色蒙晦至是微月江濤如練忽而長飈驟起澎湃發於水上舟行甚駛遲明登陸並山之麓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百羽啁啾其間石磴曲折南行徑窮無路突然層巒複澗迷亂不知處所始歎醫境非仙眞莫可當之菴故址在山阿僧悟定移建於上棟宇粗備牆堵大立從方丈左旋數武為鳳鳴洞雙峽陡開峭壁嶙峋揷天其中豁然豹然如室闊三丈餘深十餘丈上之闊視下損三之二其頂穿仰而見如氷裂者天光也裂處有危石圓而頎僅而未墮又有古木扶疎似荇藻凝結氷中瀑水數十丈瀉於室中之與而雨絲氷雹遠射室戶聲如崩雷惡浪驚人心目不特其景過淸而已也相傳有眞人吹簫而下其音若鳳鳴此洞為鍊丹處矣眞人姓名不可攷按神仙傳曰魏伯陽與弟子入山鍊丹丹成伯陽與一弟子服之入口卽死其二弟子不服出山伯陽及死弟子卽起而去附書伐薪人寄謝二弟子二弟子見書始大懊惱所謂入山者卽此山也像之為女冠亦是杜十姨之訛莊周之綽約若處子豈眞處子耶夫眞人處倒景之上其視人世之富貴無異塵垢着體壞屋之一得一失蟲肝鼠臂何所輕重而乃屑屑較之示人於隙馬風燈傲為先覺乎噫吾知之矣天下之人愛惡攻取塡其靈舍故糠粃能易四方之位心如太虛太虛中為塵幾何盍不俟算數而得了然眞人唯無所知故為欲知者之所求也是以鏡無姸媸之相而人之姸媸見於鏡中水無星月之形而天之星月涵於水底亦若是而已矣

書宛上事

宛固積悍地也其人權謀錯出陵弱暴寡視為故常守令俛首從之得無事稍欲自立輒罷去問諸父老及博士弟子皆云此風二十年間成之有巨公實作俑云同時劉氏者登戊戌第其先世濟惡父以一日殺太平夫婦三人繫獄子登第得脫劉買故銀臺宅在府治南嵬峩岌嶪壯麗擬於王居銀臺初以巨萬搆之數見怪物至孫而落魄劉掩之不過三千緡入門以後亦不安厥居又無嗣術家相之曰此龍吟虎嘯地也非擊鐘鼎食僮客如雲則人為土木所勝劉以其言為然戊午從上江道罷秩卽畜僕從數百人發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之美者子女之少者皆鉤致之以饜其所有或把其陰事或因其怨家名詞投獻以是膏腴奄半國中民間百金中產無不失業訴於道府置不為理民汪秀聘王天爵之女頗有姿色隨母遊於劉圍劉竊窺而豔之遂不得出徽人朱醫遇大婚訛傳官選處女攜女避東溪橋有偵諸劉者晚卽竄歸其第劉以無子漁色稍失意者降為竈奴汲婦其怨恨而死者蓋纍纍也魏生有幾女貌寢偵者誤以色聞劉必得之生不可駈奪頭十餘毀其門不得已獻之及至果寢也未幾以失物受笞而斃張應麒以牙儈起家千金劉造奴券以誣之沒入其財劉自置私獄受訟搒掠一如有司其號呼宛轉之聲無日無之余理宛五年得諸見聞然以大吏不言守令不言理官自可姑息辛酉冬兼攝郡邑事凡號泣於庭求死不得者為劉也凡奔竄於市破巢毀卵者為劉也宣

之民目懾心悸烏驚魚散不得已間拘一二鞫之朴其助虐敷人析煬於市爲書諭曰足下僮客猥雜姦利事益多僕不欲窮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壬戌二月余坐廳事胥吏奔告劉遣手力鎖吏去余不信告者三至余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吏鎖以鎖其奴笞之下獄郡之破家失業深怨積怒於劉者一時麇至而頌寃庭無餘地余慰藉而遣之是夜劉氏火則焚其所置私獄也已又遷其貲重不測所謂越三晝夜火大作所謂嵬峩岌業壯麗擬於王居者忽爲煨燼陳別駕往救隣人袖手而觀曰自焚之而人救之乎益劉欲以此陷余也或曰其弟利兄之財欲因亂以掩之劉此謀耳劉旋悔其計失亦無及矣當是時劉出閒金飛章南北以致難於余江右易白樓方按茲土核其狀具疏題請戍其奴二人配其黨十餘人值余考選北渡

釆石郡民沿途號呼而送者數萬人至滁陽不絕學院南臯鄒公見劉氏飛章歎曰黃君利刃以齒腐朽其風裁何必減范孟博哉吾臺中不可無此人物其見知以此次年九月宣州施運官謁余洳河舟中復談往事而言劉氏焚餘尚留兩廡今七月又爲雷火所盡噫不祥之物天人共棄焉夫士大夫居鄉猶然鄉之人耳未聞鄉大夫而枷鎖牢獄一以郡縣法行之未聞鄉之人而烟婭甥舅一以齊民視之以余所見宛宦行事如此而守土者日戴進賢擁法堂視斯民如芻狗忍哉百學問宛人劉宦名沖斗

病中偶記

在長安時從車轍馬蹄討生活日上呼輿而出塡巷穿街塵土撲面所會之客不過二三未經交臂匪勉折節性不慣作寒溫語相對瀝瀝汗下歸來方欲解襟一飯而無情客子投謁語恒刺刺薄暮宴會遍人餖飣殘瀋不得不以七箸俛仰其間荏苒過隙考績茫然問前輩曰我何事渠笑應曰拜客宴會是亦爲政噫設官如此已乎嘗覩三楊諸公每於朝退聯騎出遊適意於曠閒蕭散之地此倡彼和動盈卷軸降而七子曹務之餘相劘切以爲古文詞余方嘆諸公遭此盛時周旋官業不爲四海治安之計徒以濫言曼辭相爲夸大豈知今日每況愈下但資謅笑柔色而已也年來世局日紛人情漸異凡耳目睹記者皆不忍見聞之事溺乎澄乎相攻相感殆無虛晷士大夫一入春明門其行事心術便與鬼谷之書自然符契彼逐逐應酬不身爲戎首厲階者已是竊時人物恐不戢胥及溺不止也甲子端陽後以頭風舊恙杜門十餘日巾櫛不御庭無雜客稍理殘書倦則布席跌踞合眼澄心耳邊盡謝餘事眞如拔宅火坑中未知較盛時諸公何如也

黄忠端公文畧卷之三

宋科目考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本朝取士之法大畧依倣宋制然其間有不同者而小小節目不與焉今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宋則科舉學校絕不相關每秋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卽入試院其士子未嘗繫名學校其後三舍法行是學校之科舉其不由學校而爲科舉者如故也今三年鄉試一省薦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爲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唯有官鎖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於轉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曾中省試（卽今會試）

來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於御試特重苟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徑許附試其薦舉者不試於州郡惟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今必層累而上更無越次而舉者宋必賜出身然後注官今則一經解牒便可釋褐州縣宋之御試第一人不過僉書判官第六人以下司戶簿尉而已今則第一甲三人卽爲濟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總而論之宋之出身易而入官難今之出身難而入官易出身難故多枉才入官易故多敗類此本朝之人物所以逮不及於宋也至於科場之弊亦畧相同有傳義有換卷有易號有卷子出外有謄錄滅裂而取解之試有一人而赴數州者有一人而納二三卷者今惟童子試有之解試之所無也然此之爲弊也小其率天下而歸大弊者在主司去留止以初場餘束不觀出題强裂句讀離絕旨意春秋越年牽合在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文必有坊刻稍換首尾强半雷同雷同之中有得有失不可程準至使天下盡出於空疏不學不知經史爲何物是科舉爲敗壞人才之具則相望數百年間如一轍也

宋賦考

本朝賦法其類有五曰民田曰官田曰宅稅地稅曰丁口曰雜賦與宋不甚相遠而有宋額外之徵其爲民害者有三和買也折帛也經總制錢也太宗時三司判官馬元方建言方春時乏絕預給官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名曰和買繇行之或一郡一邑一歲而已熙寧新法之行遂施之天下後來錢旣不支

所買之額不除遂以等戶資產物力爲科配使與夏稅並輸此和買之害也折帛之始以兵興帛價至十餘千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創爲折帛夏稅每紬一疋折納一丈三尺三寸（凡納紬一疋以一丈三尺三寸折錢餘納本色）綿一兩折納五錢（一半折錢一半本色）丁鹽稅絹一疋折納八尺和買一疋折納一丈（兩項與夏稅異）其折法每疋七貫文和買減五百文綿每兩并耗折四百六十文一時民以爲便其後帛價已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於本色此折帛之害也宣和末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陳亨伯以發運爲其使於是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歛之甚細而積之甚衆名經制錢建炎後踵而行之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以總制司爲名又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先是正錢一貫收頭子錢一十五文

并直達綱頭子錢一十五文既而增收頭子錢一十三文凡四
十三文以二十八文五釐爲經制錢七文爲總制錢五文五分
爲移用錢一文九分五釐爲州公使錢五分爲提刑司公使錢
乾道中又增頭子錢一十三文皆入總制此經總制錢之害也
韓世忠駐軍建康漕臣以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名
月椿錢爲江東西之害軍興後輸米交錢帛皆增羨耗胥吏賍
銀失主故物亡僧絕戶逃產廢田一切沒入名板帳錢爲浙閩
之害皆一時苟且之政錢名雖异其實皆經總制也此宋賦之
大畧雖然宋之二稅皆輸本色本朝悉以金折之其害更甚於
宋矣

荆卿論

燕市號多節俠之士而荆卿以擊劍聞議者謂劍術之疎非乖

政匹也夫劍術無論已士惟取其氣節足以籠蓋一世其精神
足以貫塞宇宙則事之成敗謀之工拙不足瑣瑣者如欲以成
敗工拙論人則是曲逆賢於武侯子西賢於鄭國氏胥沐賢於
豫讓而李斯蒙恬之輩得與尚父周旦挈長而較短也夫天之
所歸雖中才能集丕赫之謨而天之所壞雖上聖不能回已裂
之運吾是知事之不成不足以辱荆卿也蓋彊秦之威六國所
望而振恐焉者荆卿以狗屠之輩入不測之彊秦舉六國不能
得之秦者而荆卿欲得之始皇即其慷慨自任之處氣魄已有
大過人者觀其悲歌羽徵於易水之時談笑舞陽於圖窮之會
而箕踞嫚罵於被創倚柱之際明以一死等之鴻毛而以成敗
付之天心偉哉荆卿直令人生色於千秋而吊噓欲絕也故事
或幸而就特可以報燕丹而不足重荆卿不幸而不就亦可以
盟寸心而不足損荆卿况是時荆卿雖死祖龍之魄亦足驚褫
函關之人亦爲股慄而六國未始不爲之一吐氣矣吾嘗推秦
之亡而論之博浪之椎荆卿之匕首致之也勝廣之鉏耰棘矜
博浪之椎致之也不然舉六國之所逡巡畏却者而隴畝之傭
敢以一夫而掉臂呼乎令卿有知見夫望夷之戮鉅鹿之兵子
嬰之誅與夫驪山之暴骨咸陽三月之灰燼當何如含笑九原
也雖然卿亦狗屠耳何足齒數特以士有氣節精誠而不在乎
事之成否也故特表而出之

完璧論

信義可以服人而險詐難以倖成夫行不測之途而冀以自全
此匹夫之事也受小人之誑而復能曲貸之此明主之所難也
昔藺相如持璧使秦見秦無意償城遂使間道歸璧此以匹夫

之事而趙爲之以明主之所難而秦王能爲之也當相如之持
璧睨柱之時王固爲璧計及其許之齋戒而舍相如於傳舍亦
遊釜之魚耳秦之必欲得璧獨不能使左右竊窺之乎若竊窺
而途執其夫璧將焉往而相如亦何辭即幸出矣而秦法最嚴
函谷之關使者安能以徑道亡而相如亦安能必其不敗乎即
幸完歸趙矣他日九賓容設於廷而和璧不在於懷使秦王逞
其暴怒相如固不足惜獨不能以一旅之師問矯誑之罪乎夫
不與璧伐也曲在秦與之而還弄秦王於股掌曲在趙不顧彊
秦之威而居已於曲是嬰兒之智也不思國之大計而以身爲
嘗是挈瓶之守也蓋秦猶虎也委肉於虎口而復攫之是豈虎
之罪乎然則與之否曰與璧而可全趙趙又何愛於瓦礫與之
可也如力能却之則曰明主不愛玩好獻璧而天王以賄聞不

敢也既不能却又不忍與則遣一介之使至於秦廷曰秦大國也恐欺趙秦何不先予城趙焉敢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乎如此則與之得也不與亦得也趙王脉之相如不能進之弁乎原家客亦無有畫此謀者乎然則相如之失計不在完璧之時而在奉使之初也此一役也以匹夫之事而趙爲之以明主之所難而秦爲之秦可以伯

汪文言傳

汪文言字士克徽州人也初名守泰爲人任智數能測人於容動色理氣意之間少嘗推擇爲吏非其好也同邑黄黄石以貲郎遊言有重名識文言於闒茸之中又因黄石以交金沙于中甫中甫主持東林壇坫爲邪人所側目文言由此知朝廷之上某某者爲正人某某者爲邪人與中甫遊之入京與一僧俱文

言以僧不足共事謝遣不受乃單身以去時萬曆癸丑甲寅間正人漸被排擊日以銷爍文言遊諸賢豪間恂恂若無所知者躡足屏語時見端緒察奄寺中有東宮伴讀王安乃心儲貳且端謹知書謂其可以濟國事遂傾心納交焉相與談世事之得失辯人才之邪正安聽之亹亹不怠至丙辰丁巳正人一掃盡矣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者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遂多方設奇用間離之合之喜之怒之沉之滌之遂後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遂歸正益安之謀居多其奔走先後以卒成之者文言也庚申歲顯皇帝崩兩朝宮府之難維持調護外則徹稅奄發內帑起用諸賢一切善政安與南昌同心共濟文言居中通彼我之懷時正人領其功不啻口嫉之者日以益衆客魏既殺王安卻輔忠承風旨參革文言監生出京尋有旨逮之下法司得末減文言益遊公卿間門外之轍愈衆福清題授內閣中書一時正人蒲州高邑應山桐城嘉善但延之入幕甲子四月阮大鋮與桐城嘉善有隙而給事中傅櫆以兄弟稱於傅應星傅繼教間繼教奄人應星則魏忠賢之甥子也大鋮主謀櫆出疏言桐城嘉善引文言爲腹心壞朝政從下文言鎮撫司獄忠賢必欲殺之余與金吾頗善嘉善書片紙示余事急矣勿殺義士余因謂金吾曰文言不足惜使縉紳之禍由文言不可益余未嘗與文言交也獄辭卒無所坐中旨廷杖之而已亡何局大變劾文言者疏數十又復逮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卒不誣正人一言文言楚痛中張眼視主者大聲曰汝勿得妄書招辭吾後當與諸人面質斯言出而文言遂不起矣

爲說者曰本朝人主見士大夫之日少。大阿之柄。盡歸奄宦。故外庭之大聲疾呼。不足當奧窔之嚬笑。君子避交結近寺之名。則奄宦爲邪人之所窟穴。由來然矣。然楊遂菴以之除劉瑾。王文成以之定濠難。亦視用之何如耳。梁汝元因監道行而去嚴嵩。卻檮杌因陳洪而起新鄭。及文言皆以布衣操縱天下。賈子曰列士狥名。夸者死權。其斯之謂與。

止阮大鋮禍始書

及門者再拜伺大老車騎輙悵然而返弟非留兄之客亦無留兄之舌只爲世道緊關轉鍵此日把住亦此日故不得不爲痛哭流涕之談自政府傳受衣鉢以來玄黄之戰日無停晷勝者常在小人負者常在君子然其神叢止在政府君子猶得以口舌之力撐持於急流故當浙齊楚三方合縱之時一朝而遂可

解散今衆正盈朝政府之窟穴一空可謂君子得志之秋矣彼
小人者所處愈危則所謀愈工所憑之祕蘙愈險愚劾糾封取
之如奇二三醜類方借此以鳴得意其發端非一事矣且所謂
祕蘙者內難初定求助外庭亟欲人心豫附羽毛豐滿以爲惡
言不入之計蓋未有兩相求而不合者雖然亦視君子之舉動
何如耳吾無可乘之隙則同舟可以共濟苟有可乘之隙則胡
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矣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
內而圖外必有內爭自兄之長吏垣也邀弟與魏鄘園章魯齋
陳帖月四人灑酒指天誓同肝膈酒未寒而修養之疏已出矣
於是疑者四起謂兄與同輩諸君子不合借一去以發難端夫
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非無私憾也念
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以相成耳兄生平自許如何豈遂
遐於一激不顧國家而唯私憾之是釋乎何疑者之滯待兄也
然旁觀之小人已忻忻而相告曰彼有隙之可乘矣艸搖風動
百壽齊起則所以中兄之心者亦無所不至譬如畫龍已成待
兄而點睛也兄亦念此番決裂天下尚得享承平之福乎此時
兄卽在山林亦當出而倒閣救之賈偉節西行以解禍是也況
乎以身爲疑府以身爲事始貽小人之口實開君子之釁門元
祐熙豐不知將居何等耶若爲一身計功名爲功名酌去留猶
落二義不敢以入兄之耳矣

止魏鄘園抄叅卿典書

今早會李炎見知貴垣欲抄叅南宗伯一事年兄屹然持正起
九原而斧鉞之豈不爲國法凜凜但弟以世俗之見兼叅以吾
黨之同則敢効悃款可乎夫吾黨氣脉全藉年兄樞筦其間令
顧天下大勢十去五六豫章以二三跳梁業已決蹄山右意見
近多齟齬而執牛耳者且日從而睥睨之此二西到底決不肯
降心定有一番變動所恃關中首尾照應稍有聯絡而司馬門
一閉人心已搖動矣今復欲抄叅宗伯安能使若輩安枕是一
鬨而散之局也年兄在禮垣時曾執大義抄叅兩卿典人心至
今嘆服然章魯齋之中變却爲劉石閭一燉不平而王立宇彖
恒之事至今葛藤未了況兩公不過以大義裁抑原未說壞人
品今若抄叅宗伯則和盤托出生平盡現豈止兩撫之不得卹
典已哉將關陝之人情豈止魯齋之中變與關上之葛藤已哉
弟知年兄所持者法豈服聮嘗人情然人情亦有天理處譬諸
人之勁力不外骨也朝夕相與面也有骨無面天下豈有此等
形骸亦骨肉停勻之爲人而已矣年兄日以收拾人望聯絡吾
黨爲世道第一緊關今以臭味之得力者一朝渙散顧熟籌之
也人情每從不足處調停進言者亦從其不足而覩讎之年兄
正色立朝丰骨挺挺其不足者非正直嚴毅也弟與年兄肺肝
相照休戚相關敢爲効其苦口幸勿鄙夷之

答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前日進見其進言於堂翁以爲在今堂翁唯有一去堂翁躊躇
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恭以決之從來奄宦之禍小臣擊
之其害止於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於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
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穆李渤范祖禹之竊論奄人者
累累往往無事若爲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盡
無復之則必逞於一決此實何以至王涯喋血禁庭毋相望也
然大臣擊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彼既

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即其身之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縣身退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擊之既不勝矣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堙江河之下乎堂翁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爲非道即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爲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既無文宗之資諂又無遂菴之內應徒仗單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敝於傷殘總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岐者無乃爲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着痛癢猶是承

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者也一則以立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厲兵賈勇恃衆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旗鼓是故堂翁去留當決諸己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敢不詳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昨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廟享規避將出疏糾之弟勸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爲然夜來展轉不寐有不得不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淆若朱紫其淆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人主無知人之明使君子小人並進究則進者唯小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爲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惡其礙己者亦未嘗

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爲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爲彼有可乘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廉耻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力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吾黨目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衰其勢奄人即欲行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則南樂之羞不復可包使其顯顯與君子爲難彼依草附木之精魂不戒而孚皆公然爲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劉瑾之亂成於焦芳今二魏之交過於劉焦吾輩其

何所稅駕也年兄以爲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爲名節亦思李固機失謀乖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於名節耳年兄其細思之

魏忠節卒劾之廣微遂將搢紳便覽於姓名上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一點約六七十員目爲邪黨又手書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有差目爲正人寄付逆奄逆奄一一依行此見酌中志畧向若忠節從先忠端公之言天下之禍不如是之烈也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千古一轍讀之祗增流涕

與李仲達書

捧讀來書依然都門促膝話言而光景非昨矣時事至此每閱一邸報如撰一新樂府出出變換曲曲動人而要皆想中可摸

索者然想或至之而口不敢言之筆亦不忍書之回想我兩人
心事絕無與戎亦無佐鬬諸君子苟聽我兩人之言必不決裂
至此所謂賜不幸言而中耳試觀宋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
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illegible]今元祐熙豐種種合符若禍止
見於吾輩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吾輩不惜以其身
爲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但從古未有仁賢云亡
而邦家不殄瘁者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言念至此雖
欲乞靈猿鶴埋名傭保其可得乎弟自邀恙出都放下擔子便
覺耳目肺腸皆爲我有當瘵子一疏彼之所謂走犬我之所謂
恩人若此時飄搖仕路無論夢魂驚悸天下以我輩爲何如人
耳幸與仁兄聯席似深知我兩人臭味者惟是在鄉亂鄉在國
亂國在天下亂天下庶幾曹孟德足以當之吾輩不惜之譽自

愧良多近報三君子駢死獄中莫須有一案竟殺天下忠臣義
士若魏廓園一念時時不忘滿盤非死不了此局可惜不死於
封疆而死於權倖然其爲死一也讒口滿庭邏卒滿天下吾輩
即放浪詩酒亦添一重罪過惟閉門絕客絕不談兵而已何日
得解黨禁扁舟往來國家之福即吾輩之福也

與游肩生書　士任

湖頭江尾忽忽錯過十年來僅付楮紙數番來往終了不得一
腔血性當面叫呼如泣如舞一似新亭之淚一似越石之雞楚
水燕山幾帶得半分生氣耳台臺血性男子砍頭陷胸當遼陽
陷沒風聲鶴淚之餘能招呼義旅咄嗟立辦真是一片膽氣範
益世界而世界中人不免爲視處之身瓶孔之眼咄咄所困數
年間只以肩事者供此輩之摸索評彈而猶不足噫刻矣今台
臺心事大白於天下而胸中徊環不舍向其憂憂者則以孟淑
孔諸人血膽可念被讒未洗此真招捄天下豪傑根本空豪傑
相依爲命也昔先主走當陽窮困無措而猶不忍舍百姓於流
離此心此理同也孟生廉將與士卒同甘苦長安人能言之某
亦時向人鳴其可用今既受知樞輔當不落莫耳樞輔五防八
疏不無過溢大爲輦下推敲封疆又是一番短氣近來邊庭廟
堂恒相水火在遼者自恃勞薪不無非常之望在庭者時來冷
眼不無過刻之論所謂師克在和如此人情而欲奏膚功難矣
不肖直抒胸臆從來不踏人脚步亦恐忌口旋生世間未必能
容此直截漢子耳

與寧國鄉紳公書

聞朝廷衆建有司不過撫養百姓與民衽席奸則鋤之良則安

之此其職也有司受若職則任若事不得其職則當罷去某自
來茲宣州惟兢兢奉朝廷三尺業知宣州多事之地弟欲與民
相安無事至於定官解刻全書省舖行菲坊里凡可爲百姓請
命者惟力是視酬對之間一點朴念率以終始是是非非還之
直道善善惡惡本之公心義不能化繞指以受人之頤使亦不
能覆巾幗以失已之贇循浮沉五年獲戾良多然而一真所投
受貴鄉諸名公之知不少不意劉宦之橫嬰兒聞知啼聲欲咽
白叟言之淚如雨下不肖自署郡邑數月以來深自恨受君之
祿而不能爲地方鋤此窮奇也食士之毛而不能爲百姓吝分
痛癢也間理一二詞訟如陳思明張應其輩僅萬分之一皆屈
法以狥情清夜自省幾爲愧死於讞詞中稍稍點破以存此一
段公案而不意觸豪之忌公然以鐵鍊鎖府吏書騐幾斃之地

不滅土官台臺出皆有民社之司入則有枌榆之蔭出鎮他藩睹此百姓之顛連網多魚亂而可以晏然於上不爲之所乎入顧德里非其姻婭甥舅之行亦吾父老子弟之列聽其呼天搶地活活坑陷而漠不動念乎某已待罪出行邀肯行取可以濺拙爲善地有何睚眦而必輕於一擲則不忍負此小民聽此職守弁不忍負諸名公五年之提誨耳台臺試思今之時何時也民窮財盡艸澤俱思揭竿尚可吮人髓血驅之亡地者哉誠恐不諒者以爲小子多事不能安鄉紳以安地方而不知三尺有靈地方不安而有司尚得安焉否耶區區瀝膽皆非塗飾惟閣下諒之

上鄒南皋先生 以下尺牘

孤廬諸生孰不知有鄒先生而恰意其爲別朝人物如薛文清丘瓊山者只可想像寤寐已耳而不意得躬逢之謬承臭味進諸函丈之末舊治風波營壘不拔下吏亦聽其操戈非老先生立朝骨力取人驪黃之外則孑孑孤踪寧足供其七箸也某暫歸里中方希再詣函丈沐浴微言何意讒人高張先生又偃息衡門乎夫鼫鼠不足嚇清脩之士而况可蠲道德之儒進禮退義老先生自有生平獨恨宇宙最大朝廷最廣不能留三朝之遺老使先生三出而不能三年淹也直道事人從古然矣某以疎迂之質僅留赤子之心不顧世有周旋眼有青白亦豈能浮沉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富貴之中便足了事也

與周柱瀛

九華之遊幸勝天時而未窮地勝歷來遊者舉崖而返緣僧人

指點諸名勝爲人所得恐他山生色而地藏反至冷落以故將鉢盂天台諸峰一筆抹殺而遊人無濟勝之具卻步不前亦以祭禮地藏便窮勝地不知太白所云天河掛綠水綉出九芙蓉在望而覿面相失山靈能無嗤我太白陽明殘碑荒字往來人只識禮佛求懺誰肯爲兩先生一新廟貌者不朽之事當玉成青令做此好事亦吾兩人山中一段佳話也

我四人俱作李官後乾颺兄以讀禮行而我三人俱廁玉筍斑中尚覺偏揷茱萸少一人矣胡爲乎仁兄飄然出都門哉無端狂浪卽有長年三老莫施一篙之力未幾而舉國蜩螗合局翻掀當事諸君子如疾風之掃秋葉孰謂仁兄之去非福也時局一轉茫無畔岸不惟位置顛倒而殺機一動大獄將興岌岌乎有性命之憂莫謂今日之轉局又爲福也仁兄恬雅清眞固不安久作外官但願玆風塵未定流波正起今且棲息於外以觀時事之自定又孰謂仁兄之淹流非福也若他人畢竟作套語以相飾矣弟不敢也弟之心事如虛舟而忌者不無鷹眼然而弟不懼也局着勝負人事升沉自是常理惟以不愧人鬼者爲是依傍非也躍冶非也自反生平惟此拙趣仁兄然乎否耶乾颺推轂者衆牡丹春暮獨占富貴則仁兄之暫留與不肖弟之遭忌亦孰知其非福也

復申維烈

弟經吳門定煩垂盼而一腔膽血盟心有素弟爲書生時呫呫章句原不識國家典故徼榮一第蝮伏關津者五載聊於邸報中竊窺世事已知非太平景象今投足春明僅僅五月得以飽看長安之所爲孜孜急急寤寐經營只了門戶兩字一處未完

一處補之一着未下一着繼之而真正宗社大計邊塞安危神情全不屬焉看此世態捱多少時光昔人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吾輩生此衰世墮此危機七尺安付其誰知烏之雌雄

復胡太六

别在吳中得侍揩墀談及時事紛拿未嘗不披肝亦未嘗不變色也轉眼三年局法日幻蹊徑日多明知相傾相軋之風大家爲一官起見原無大奸大賢其中而騎虎已成遂至難挽今日之勢深言不可淺言不可攖人而交不可攖地而蹈不可處不諱之朝而言官至此反覺啼笑不敢者令人真不可解也辱承大教極爲言官槩而以處今日更難之矣某初入班行原無知識但認取本心而行不敢依回以負明教台俸已滿旦暮還朝得如向者下吏以侍左右私心竊几几焉

與詹曰至

曰至翩翩能文兼遊賢豪間此季世公子中不易得者然名能成人亦能累人惟信心獨往必求爲可至以無虛其所至而已某在宛上無一念爲名無一事爲名亦惟盡吾信心獨往者而他何有焉地方之事在一日則做一日既去矣直聽之耳

復大年兄

耤有黃楚之命得以尊酒論心意謂可作平原十日讌而無如星軺欲動襆袂無從迄今耿耿後於婺簃處屢接翰教至有五奇之說慶吾弟兄相得然弟意猶有未暢者原係宗祊又生同地何以知音未而直待老大始以武林爲作合之鄉則相見之晚一也本爲鴈影又齊鴈塔何不使我執鞭從事長聆麈府而碁置一方不惟孤陋兼苦風塵兄爲國使弟作津吏二也符離轂擊宛陵促膝皆如飄風之過樹杪迅疾不停所謂恨相見遲怨歸去疾三也吾兄各俸合與考選氣骨原是上流驟躋清華弟抱此凡俗之胎鞅掌簿書日甚一日波濤遂爾洶湧鈎棘因之支蔓四也尚望以意外之緣爲異日之補令吾兄弟出則共撐世界處則同老林泉花月相嘲琴尊相樂亦人生之大快也

與來馬湖

兄臺半生俠詼固爲海內有心人共識偶逢時事之會得吐其奇一日而鴻猷卓伐隆崇朝野咸以來道之非徒詩酒爲雄者也丈夫有志氣不迫不現如遭逢順適不過跼蹐長安從風塵齷齪中作一瑣瑣京堂已耳孰與身荷當世之重而投足便係安危者乎今東西合謀消息甚緊當事俱在醉夢臺下厲兵秣馬相機勤王千載功勳此其時也不肖血性男子貽長安醉夢之人叫喊不應令人咄咄短氣於是乎深信外官之得展其手足而實有裨於國家也李懋老且晚望入春明而且錦旋矣當此急難誰爲擔持者世態皇皇恰似做箇廚官了我身事其餘非我計也柰何柰何

與喻蓑初經畧

恢復故土是一絕好名目而復之有其兵否即復之後能以遼守遼否抑又將竭中原以守遼也國家昔失大寧矣失河套矣此時正際全盛何以未復塊土也廟堂之人但蹋關上欲進兵果司馬之請戰乎其鄧艾之入蜀乎機關未審而人皆恃之且動稱於主上之威嚴樞輔之妙筭有胸而不敢出諸口也民力竭矣復請益餉其何以應台臺老成持重必有熱睹於此者樞輔此行頗輕然咫尺闕廷而不見天子且致宸肯霜嚴國體所

損多矣中有所懷敢以相質惟台臺秘之

與王葱岳中丞論改折

東南思亂之會又復益以災荒此果何日也哉改折一事暫得俞肯而仍復反汗果不出老公祖所料者老公祖既已布之於武而部覆又改之於上部可不信其明旨而老公祖何以不信於饑氓此皆情勢兩窮和何料理且浙西未得全折已為遺憾而部覆無端又欲取承折之絡與而暫徵之彼岡未識錢塘曹娥天所以限浙東西也公揭發抄萬祈老公祖同按臺公祖力為主持以救此一方剝床之恐并附簡末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四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宛陵詩

辛酉春日余因兼攝糧事督運撫湖潘𤇆升以詩見贈且議修江上志次韻以復

星紀偶勤藏春陽點色柳英迸作香暫出批糠陶面目何緣藜火著文章五年役吏風塵滿二月寒江雨棹忙治聚漢臣原有業淡若臥閣賦隄楊

黃虞長先生新膺寵錫總會六邑潛討暫游長河適逢水次賦此　　潘之恒

歡傳恩命浴陵陽流澤春風滿路香獻頌久應歸汲闕運籌聊為借平章尼山講德占星聚禹穴探書輯瑞光試向長河標砥柱更煩川濟作津梁

秋暮同周玉汝 汝璣 登九華

一路秋光澹可憐獨飛蓮瓣淨娟娟上山十里懸霄絕回首雲堆似玉田

山腳看雲如絕頂及躋頂處又平岡沙彌絲管專供奉吹徹秋風度水長

誰將九子作名談太白當年發秘函一廟至今留勝蹟瀟疏仍似夜郎南

芒鞋筇杖興難禁踏處無邊空翠侵絕壁雙為戀姓字敢云山水並高深

瀟袖清秋趁健身歸來小閣對談與一僧記取紫衣者為道周郎舊主人

太白陽明千古雄雲封烟斷艸萊中好題不朽兩君子合作名祠贍禮同

一生幽僻佳山水絕代風流勝友朋他日天涯游宦迹月明共憶此時登

登望華亭

曾陟華山覓勝因不如望裏倍精神欲飛欲伏姿空見疑虎疑虬當檻陳忽捲晴嵐開畫戟仍含雲影擁朱輪披吟太白芙容句片片層霄舞媚人

春日早行

抗旌經古道瞑色未全分漸隱林間月微生海際雲輕陰開積翠細艸落青芬誰破曨曨曉鳴禽客底聞

正怯春寒候羅衫不耐征露含花眼睡霧蘸柳絲輕耕饁迎初旭輪蹄快乍晴前驅休叱吒圖史一肩橫

馬上

層冰積雪逗村家半去春光柳未芽一日鳴驄南陌上黃鸝已開杏頭花

同胡磐寰虞乾颺周玉汝集涵秋亭

琹玉山頭一逕通孤亭踞頂破空濛霏微翠影江流外掩映湖光艸色中座客雄詞分謝李碑文苑蘚辨魚蟲搜尋尚欲尋幽處烟火千家動晚風

遊華蓋洞洞有寺久廢太守胡磐寰與復

古竇深深行處難玲瓏寶蓋下仙巒石非帶雨長流溼洞為棲雲自貯寒梵宇新開支遁席并州曾指葛彊看談詩核韻忘時法剔飲肯令我輩寬

周玉汝年兄招遊郊外梁昭明廟
積雨纔生霽郊前士女稀相將斗酒去往看綠陰肥廟古猶餘
像僧閒自采薇冠纓且暫解棋酒動相依逮鳥啼春晚孤枝映
夕輝久濡人事褻那識歲華飛
秋浦艸
江城三月綠迢迢一片新烟帶雨嬌送盡王孫何限意偏留明
月伴中宵
與虞九階胡助之兩兄丹陽湖舟中
帆影晴光入座看平波千頃去漫漫近皐曉樹初生碧遠道歸
鴻早破寒佐酒何必紅粉在科詩莫教白簡寬造幽舒與狂歌
發函谷西封只一九
寄曹元甫

交道何寥闊古人與頡頏酸鹹貴所紲絃指總相將籌士中原
狹盟心白日長祖劉直接踵陶謝與分行意氣干霄遠精神徹
底強尼披漉酒日金柱水雲鄉論世非無事坍頽更着狂終軍
誠孺子充國亦尋常買駿登天種式蛙感賢良所愛徑路別無
异鬼狐張戎馬猶關塞棗甲在廟堂似君靈性迥何術護孤陽
豈劒光雖燭旋頭氣尚揚朧雲沉水黑邊艸咽沙黃多難仍多
護擇交勿擇方骯髒我自愧迂嬾爾能忘力盡供毛穎名飛到
帝疆馳驅愁拙計樸訥耻時妝壯士誇如虎雄心欲掃很願言
各努力翹首向雲驤
謝唐休寧灼洲遺松蘿
婆娑奇種出巖表飲露吸風枝餘小雀舌吐時柳欲絲山僧採
來春未渺得君同與有餘馨淡此清骨世所少一縷烟消盤正
煖簷靜風微恰啼鳥喚人覺後春思長玉碗盛來心魂曉似我
作吏今五年風塵潦倒簿書邊敬亭松風宛溪月攜來妙語墮
寒烟此時雲腳粥面調不妨下撫謝眺肩春半輒貯中冷水知
君好事頻昔賢翡葉重封官印記不殊詩筒相寄傳
登金桂山
乘興扁舟攬物華更將雙屐破烟霞山橫天末雲頭迴塔落波
心日腳斜誰念遺祠香火冷且留殘醉管絃譁爭如江上垂綸
叟贏有閒情數暮鴉
大年兄可師不與考選
世事俄翻一局回慧心人遠碧雲隈從來天地名為累到底河
山急倚才讒骨應知拈手是妬肩誰待入宮來自憐康樂猶如
此況復如余樗櫟材

李季重郡伯招飲黃山
黃海曾分一勺餘相逢御李快何如蘋香芷綠當春好露晃行
郊到客徐是處攀柯還野態偶然得句自黃初六朝舊事憑殘
史醉拊凌敲問太虛山有凌敲石為劉裕避暑處
秋後集曹元甫攜謝閣同虞九階周玉汝王伯后袁小修
攜謝今何得青山恰值前野疏因秋老勝地為人妍意氣雙眉
聽談鋒一部禪江南誰狎主容我贈繞鞭
騶集渾如約公餘暫得閒徑孤淮曲曲葉冷盡斑斑命酌賓為
主尋奇石即山祇思從作吏幾度好追攀
最快驅優管相空拊淨琴重追十載事正值子衿心坐嬾看花
韵言疲步竹深禮非我輩設乘醉各分襟
柳絮

此葉上圖配補

綠陰夾岸正成幃疑雪疑鹽總是非倏爾隨風呼陣陣依然漾日舞翩翩看他人漸姿原澹容易粘人骨自徵寄語春光不久住沉波何處不能飛

夏日同曹元甫履吉坐凌雲山

我來敬亭下江練仍如昨青山在目前謝公如可作入城投塵囂借此看枝躍躍足不厭高洗心漸以擴紫波洞湖口微風來叢薄俯視亂帆影來往相約掠指掌天下事宛然丘上壑我願驥尾蠅君共鷗鷺偶相逢欲解飢無忘今日帶豪歌依少行晚霞爲吹落

采石

遊采石者大略憑弔謫仙眺長江指點牛渚天門諸勝以爲美盡在是自馬仲良曹元甫諸子偕肯覓奇向余獨誇所得

辛酉二月同胡助之和州返棹呼舟子泊磯訪探每轉一曲輒叫絕不止更始諸子之先我得也助之轉一語云此山開府較早太白巳先諸子得之矣

天開絕勝横江腳恣爾後先此中索有友同誇采石磯嶙峋骨衝波惡中流凭揖神先往近前篙師故欲却大叫一聲幾轉柁波面容與壁面削牆光激射璀璨峣巍兀聳廖廓或憑長風勢欲墮或挾怒濤瓷虛躍下有萬仞之深潭鬼怪彼臣此中泊上無尺寸之土尚乍詫巨靈斧瘦鑿著藤横亘盤老虬但聰半空騎鵬鷁曲曲狂叫聲不休似與雲石相吞嚥遐思千古英雄氣一種磊塊肯寂寞幾人横槊爭咽喉幾人索句酬鋒鍔長江風景看不厭寧許謫仙獨領畧

水陽舟中

敬亭朝發陽重岑詩卷相隨度水潯雜羽競投春樹密孤竿自釣晚潮深纔舒望眼波光白恰送輕舟月魄臨時序漸移炎氣近快風頻底正開襟

深水署中晚坐寄張凝生

閒亭得暫慰幽思入重玄漏影穿枝斷驕禽送客憐浮忘城市喧似作水雲邊世事徒勞我清芬滿座前

有郊惟麥穗入署盡柴陰方聽漁樵話知無鼠雀侵松風來舞鶴蘿月上彈琴玄賞知音者機忘息自深

重過丹陽湖懷虞九階胡助之

行役不辭辛東舟復西鶩宛上未幾時丹陽經再渡頻風吹襟解湖波淨衣素空闊天漸高瞬息脫如兎岡巒在疑似雲樹何曾顧舟子占風便廚人烹鮮餔向來挽帆時憶是論詩路鴈行

追遲疾鷗群爭散聚隔別未重旬此衷如欲訴意定茅山往君其肯亦步

寄劉啓東

重理玄黃說世界亦此義是局必翻新下着定鬼異十年架上紙都作時文字一日適長安聞見爲驚悸此屬盡身謀誰知底國計氷山正寒冱靈光惜獨蘇鍾玉俱燦原驪珠亦遺懷向北有同心賈生何處淚

自愧生原晚不知巳往某曾見論學習泝流如河漢射鏃怯先登小艸慎自扞惟恐辱絲綸安知來璀璨（時余方受詔命）君共女媧手閉却能無嘆十載老田間中原方發難但云無救時厥乃作鵬與聖主勤寤寐昏夜應知旦

題深秀亭亭在深邑神君之後春春搆成翠色氤氳飛鳥

上下郊外之概一舉俱收癡生要余遊并請顏之遂題曰深秀亭而紀以詩

一亭靈宇後林壑此中收水氣空濛現岸容蒼翠稍聳峰隱樹杪三面擴郊疇蹤審分離合豁奇看桁楸而闢雲壍灘春老葉方柔田畯村樹急鳴鵓何何幽人枯帷蝸衷境展齋陶游各叙吾鄉勝遙論世事愁試於俱名品汲水亦清流片席揮題處深深秀色留

立夏後一日張癡生招登郭外浮圖

偕約同儔郭外奇雨餘風日淨相宜一灣流水金陵路幾處豐林初夏時但我友朋成遠寄稍違榮膴快中私箇間抄理許誰領天半鈴聲靜裏知

候直指未值留溧水署中數日

不住輪蹄行役辛翻從忙裏獲閒身清緣聽我看山水腕覽遍人羨主賓爽使驚花空擲老相看鬢艸又添新疾遲得失渾難計風景俄分物外親

自述

憶昔十四五膽氣豪且闊志欲搜墳典窮蒐古今碣籒將頗強記下筆亦自傑偶然竊伊吾雅脉便馳突去而學訓詁抒昏若滅沒殺卷祕圖書精神相欣悅便欲乘時文一意攻古業無柰公令嚴舍此進取絕頻首勉爲之何以入彼窟十載去千人到處遭鈌折丈師相勸戒爾其勿計拙今古不同途志分空勞切白念長貧賤吞聲安敢說盛氣也司降篋笥竟自剗隨時施朱鉛我教亦濃沫一朝獲十禽古語於今烈我技雖薄售壯心終已奪漢魏知何體盛晚亦久別隨人誇篇章我焉敢嗔喝棄置

近十年重將門戶列靈之以山水擴之以風月突兀天地間至樂未嘗闕

登大茅峰

入山未深先止仰相次諸峰如爭長凌梯直上最高峰二三苑然在倦掌但見輿人樹頂行飄風忽忽發靈響回噤一身如白鶴廻翔天外已決網俯視唯知平野青誰辨吳門與江廣道人引我飛昇臺只覺無翰亦神往但問仙人何所需他鄉盡歲相祈禦紙灰撲面像設黃未知縹渺作何想果有丹訣肯傳人豈在區區感應上

茅山流觴同王伯后林句容

何必蘭亭在永和清流幾折汎平波得杯在手休嫌數信句繇人可當歌石底頻飛蒼翠影溪聲似帶竹絲過時明自不比東

晉笑語無妨壓薜蘿

乾元觀

法觀全非昨恍然見西山紺碧先奪目欵置亦生顏斷碑會意補古鼎積文斑奔瀑起雜樹懸蹬落層灣坐我茅茨下縈縈結雙鬟所喜遊汗漫始知大地寬如何一山內喧寂不相關

早發中山

早發中山睡眼初長堤濃柳隱征車病多合爲傻風起馬滋終因帶雨餘朧麥漸黃怡娣子村田正綠苦耘鋤況逢鈌餉增輸日天意將何慰鄙居

四月見蓼花於池陽

江城四月蓼花開怪底秋光入座來艶奪紅榴應見妬冷欺碧藥尚含胎長同候雁孤汀宿忽與啼鵑茂苑隈秋浦還知秋得

早烟波容與爲銜杯

同胡助之周玉汝遊萬羅山

出郭尋舟曲曲移沿羅幽逈不勝窺突懸列石飛崖絕共奏諸山集水濇大咎閟情成勝往徧於冷處得遊奇天門江祖遺踪在好拂荊榛手勒詩 江祖石舊有太白題詩

宿瀨橋舖

陵陽五月雨中程播穀啼規徹夜聲應笑役夫忙不了樓桑功課雨無憑

夜至宛江逢周玉汝胡助之

歷水嶇嶇百折回宛江月白淨無埃已知好友艤舟待十里竿頭燈影來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絕山水驟溢平地至深尋丈行者俱不能從介爲多方獲濟得至晚上因感賦二首

漫說輶軒使者旌從來行路嘆欹傾如注雨聲渾不斷山山出水各相爭塞野進雲迷古道波光一片暗心驚險如萬騎驟馳突望若平地捲長鯨初試纔及行人膝須臾馬鬣已縱橫呼吸之間身世外從者杳然失死生居人遮道殷勤訴如此風波豈可行

總爲浮雲蔽日明豈無攬轡慨澄清從爾掀翻我有主洪濤滿眼心不驚重貨之下勇夫出木罌之中可渡兵有時銜枚踰深澗有時利涉任舟橫投軀暫寄風寧息長嘯看雲波自平綽常禮套無勞倆相從用命即豪英濟世應有微權在如此風波亦可行

送王伯后之南徐軍

我生本嬾癖君不負知音載酒隨情往論詩趁物吟五年功行滿一吏布衣心莫謂官輕冷晉人塵可尋

隨直指之太湖

旅遊滋味偏嘗恭泪泪隨人轉轆轤是處川巒曾識面相看離合不勝圖平原又見禾生穗宮道閙開柳噪蛣若考三年循吏績弁馳便可勒勳符

遊太湖龍山示王伯后

無媒門探幽情深上小舟渡亦平笑指兒童隨路擁漫來車騎出山谷雨餘沙色明如浴波轉磯頭急欲鳴呼酒高歌連引滿何人緱嶺得吹笙

大觀亭望雨

地僻雲深舊未城只餘亭樹入牕明千山送雨溪頭黑百道飛

泉樹杪鳴應識誅求憐婦哭可堪淫潦負春耕寄言守土求瘼者疑弦東風最係情

舟泊閶門約同官遊荷花蕩懷申維烈

斜舒小艇夕陽中乞得閑身問野翁十里芰荷浮淨土滿船綺縠醉香風歌來白紵江南麗酒泛明霞錦纜紅相許寸心賢地主恨無舒嘯與今同

同曹愚公遊水西寺時有僧百歲與語

古寺臨流郭外奇烟巒十里說軒肴開雲度磬知鶯鶴剝蘚論文尚識碑花縣惟聞耕雨後老僧酋復憶兒時吾曹身世同漚影願滌紅塵一淨枝

新秋寄眺軒懷袁小修

長憶齋頭清夢縣故人聚處又兼葭烟光纈纈牕前合水氣霏

雕檻外遮無邪孤雲淹李白空將雙劒老張華秣陵閒說多工
賦何似高談得雨花

寄眺軒漫興八首

江城舊說佳玄暉千載風流事不遼疊嶂樓前疎樹映新林浦
口晚舟歸沙留月色仍清淺洞隱雲根幾瘦肥今古川原誰得
共可容狂客嘯雙扉

生平孤往得機閑來占城頭溪一彎坐有庭花移蓋影往看海
月弄晴顏東山小艸功嫌薄車騎中流淚欲潸簾靜風微香滿
夜時攤瑰晉點朱刪

霧隱名區山水妍敬亭靈異尚翁然欲舒極目空遲日長領清
陰帶遠天氣盡偃僂餘勁翼堂虛案牘看飛鳶感時災旱頻頻
祟無邪軍輪正渴邊

朝來爽氣入簷楹野馬明聰不敢攖小益添泉神自迎閑亭唄
鶴韻俱清偶翻賈傅書誰似欲擬王褒頌未成此際行藏渾莫
定爲呼松下問茶鐺

悠悠世路借棲枝涕淚新亭未許時一吏津梁誠僨矣此生迂
闊欲何之祇愁用劫長安局應笑施蠻優孟兒海內豈無匡濟
者凝將霄漢貫人推

懷謝猶遺古北樓彩虹夾水鏡中浮讀書止費搜精騎痛飲便
許厲名流隔岸簫聲憐雨暮孤蓬竿影憶波秋溪頭風物供清
思悠嚴裁雲觴景酬

春風回首柳垂緣又見紅林映絲枏眼底無人愁塞北詞中推
唱憶江南於陵溪刻終何濟朱亥屠埋亦自堪俠骨生來應有
異肯將白面老罌曇

最喜小軒踞頂遙環溪俯堞傍塵囂有山淡遠扡肴黛聽竹闌
珊代管韶經眼園林連下界消心魚鳥伴中宵謝公留得豁人
句朗咏深雲天外飄

黃眞長寄眺軒小集　馬之駿

遊集誰云是法曹半牕城郭見纖毫齋中展帖辭寒具
松下開簾問復陶匝樹市烟千縷白出雲峰雪一痕高
更誇幽約情何勝明日冰崖屐齒牢

武闈偕馬仲良較士次韻

曾憶菰蘆僻著書偶來較武棘門居慢卷寒星清氣紫庭開晴
影夜光疎有懷祭酒封侯日誰賞王孫把釣餘海內非熊應可
得狗屠莫問辭爲魚

燒燭高談破夜寘可如相馬得傳經風中急漏知袞瀨匣裏鳴

雷識劒靈落日邊愁將呼癸窮年廟戰未除丁爭時不盡英雄
淚搔首看天眼自青

縱橫鯨豕笑垂纓怒臂何當胡馬鳴初斷棊聲江月冷纔飛雁
影岫雲生機鋒競弄曹溪舌鈐柝方嚴細柳營此際同心輕暗
許幾人堪築朔方城

橫襟上下紫細連慷慨平生自釋然闌氣爐薰消永夜烟光樹
杪接遙天臨池絕勝飛江筆搜古何須泛米船借問步兵廚內
酒莫虛良會擁衾眠

武闈喜偕黃眞長分較歡讌累日漫呈　馬之駿

籌邊無用治安書鎖院蓬蒿類野居求友快逢簪共盍
論材端覺網非疎楊堤葉盡彎弧後榆影星飛倚劒餘
漫笑陽秋渾浪語人間亦自別龍魚

鼓角風嚴夜杳冥競從黃石問傳經市來馬骨臺生價探得驪珠握有靈占月喜看將入昴臨池何必更知丁

遥天東望頻搔髮愁說沙場燐血青

憂時何計請長纓萬里初看試一鳴發策我慚弘內史論兵誰是駟先生鋒窺武庫談爭捷渴就糟丘弘可營若道腐儒曾解事却將五字比長城

竟日分臨几席遊新如舊賞各依然林衰難匿初肥月霜薄微膠半曉天奇句揀同爭醬瓿方言真擬獲珠船無經聚散尋常迹明日看雲獨晝眠

再渡皖上懷虞九階

江頭五月片帆過汩汩遥天岸亦波彈指寒崖唯落木使行重到聽漁歌

記得維舟皖水涯月明波闊醉餘時應知笑語山川在慷慨清樽入夢遲

送關粤良驥知府入覲

疎林葉盡晚香清落日征塵一騎輕快覩至尊親名對民風採取上瑶京

漁陽烽火邊臣急南國徵輸太守勞一片憂懷天下計設誇神雀便聲高

山色溪光寄眺同慇懃杯酒落雙虹且知轉眼簷梅發明月伊人登嶂中

桐城曉發

驅車曉徑白雲流漢令祠前香火稠殘葉難飛霜氣重晴容似帶雨絲浮何堪襟袖凝寒色却看禽魚動旅愁遥望炊烟林外

早山家多少稻粱謀

過小池驛羅近溪先生茶池亭

驛路寒烟山色黃曾餘峴首舊碑荒羅公池上留茶處玉液於今待後嘗

五月五日石臼湖中憂東事

五月五日彩舫行萍花零亂棹風輕山銜日淡鬟烟滿水際蘆葦瑟瑟聲擊楫中流浩歎發憂憤一腔舒未平吹人不識緣何事撫景應猜競渡鳴爾知[illegible]騎正陸梁戰骨新堆沙艸荒旬日兩城繇堅壘徙兒十萬飲刀芒士女悽辱無哀訴傳聞落髮作[illegible]二百年來禮樂地[illegible]一旦染衣襲遼藩籬已如此肩背腹心將克主[illegible]韓鼓未肯休中原衛霍有誰子廟堂議論如扛鼎事外英雄空裂眥大臣心膽不畏[illegible]只畏言官已入髓小臣舌上戈與矛但執偏鋒直到底悠悠時事不忍言獨立長吟出塞篇君不見靖康末紹聖前壞人家國總諸賢往事下換殘史在洛陽流涕亦徒然

黃忠端公詩畧卷之五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出京詩 壬戌考授御史歸省

壬戌秋雨後出都門

清秋細雨動新凉柳拂簾帷色漸黃恰在長安愁酷吏眼前多少怕逐霜

梁原舖中讀張見平題豫讓橋詩有感作此爲嗜見平廻按遼陽城陷自縊

蠎壁題詩壯士途黃昏淡月艸蕭蕭千秋空望遼陽鶴此地猶存豫讓橋

想像遺踪意氣豪悲歌慷慨愧吾曹男兒一死終須有獄吏何如馬革高

邯鄲道中

謾道長安覺未通煩餘一枕破西風說同說異總成睡是鹿是蕉一轉空不到下場無路返肯來回首歸仙功此行此老已登覺何必華胥復說雄

過黃粱祠過覽題詩

若對利名原是幻要扶世界便須篁人人說夢何時了却問來遊幾箇惺

漫道三綱與五常却來個個說黃粱無端題下先生夢誤盡人間瞌睡郎

過鄴下

丞發漳河過鄴臺盡傳銅雀付荒萊奸曹朽骨斯須盡疑塚空勞費後猜

湯陰謁武穆祠寫懷三首若夫憑弔忠魂四壁淋漓無非余言

鄴下幾經罵老瞞武穆祠前鐵檜寒兩奸俱保頭顱老遺恨千秋讀史殘

由來血膽被讒傾竪子自推萬里城只恐皆前鞭檜者此身半是鐵澆成

時事艱危借宋論幾回憤惋欲排閽於今便有精忠骨三字終須作獄魂

杞縣書懷時有鄒滕之儆

杞國初經問杞人憂天何地不傷神正當韜臥嬉含哺豈惹氛霾忽猖獗猛士無心酬報國秋風有客盡思尊却慘哭像人何在荒艸年年嘯野燐

和陸君啓夢龍韻

旌頭正逼夜光寒任有虛名到手難禮樂空悲沙土沒金錢已逐陣雲殘爭傳陰火憐新骨那得嫖姚據葫鞍壯士於今須努力醉看寶劍血當丹

歸途秋興

驅車北上綠蒲時不見白雲千里垂看破人情爭敵手祗餘孤往自軒眉可憐處處江山血無奈悠悠燕雀嬉回首春明縱瞬息撩人秋色不勝思

濠上和馬瑶艸

若向遊魚問真樂魚一失水無生活若向水中討樂時悠悠千古逝如斯魚不能言水不知南華老人獨非之猶如音從指上得指若無弦便離索猶如蘋從林間發林不生飈亦滅沒迷時

諸逆皆成懸解後觀公自透達君謂樂從何處求非魚非水非莊周我爲樂從大地流郎魚郎水逍遥遊

入京詩 癸亥七月從水路至十月到京

登北固山定雲亭

潤州城北北亭幽把酒臨江萬木秋點𪽈金焦渾潑墨劃開南北似浮漚但來勝地舒狂叫復弔前人起淚愁俯視中原平野闊明朝繫楫渡楊州

晚渡揚子

咫尺金山一葉橫中流忽得快風輕濛濛瓜步烟光晚爲寫江南入帝京

癸亥重九後一日舟泊河口阻風抱悶忽漏五鼓夢得風順濟覺卽大叫舟師前進果應紀異

江空木落五更時似有神人告語私大詈時危憂主渴倘於想極得風奇亂帆颯颯趣漕急疲驛蕭蕭應手遲寒色稍傻輕袂短舉頭子舍不勝思

河口逢羅心華掌科册封回

清河南渚古淮濱白玉仙槎名使臣君正銜來天節重我將入獻野芹新樹疎星影低垂幌水闊烟痕細度津話久頓忘移燭短風波世路漫相嗔

泇口

泇河秋色冷荷發萬里平原衰艸黃風急鳴砧傳戍客月隨飛雁落銀淋愁看羽檄妖氛地依舊清平帶礪鄉濁酒新亭餘客淚追追斜夢故園長

舟中雜咏

故國離千里清秋入數旬再圓留月色共坐得詞人對酒平沙曠移帆遠樹親閒總無所事依斗望京頻 義日詞人指易氏翁祖石

毋頓淮楊道繞來泇口匯流禽如有意漭槳動相隨頹岸參差斷歸雲隱見垂久遊經旅況愁殺蕩舟遊

嘗有慾中景昔賢先得諸信情仍自吐覆簡見其初燮劒神光合一篷俗境疎惟酉灑灑趣濁酒蠏螯餘

落日城頭盡荒郊艸色陰風傳鍾細細烟冷寺深深見運知軍苦逢官欲淚涔江南民力竭憂國思難禁

京師詩

送萬元白劾奄魏忠賢廷杖歸

邊境有梟社有鼠國事紛麻何所底或爲借劒或請纓秀才分內應如此有友貌癯膽自雄直披閶闔追龍逄文章不同明主

意孤臣灑血向誰通當時朝上夕被大小宦豎嘯通衢青天颯然白日淡衣冠奪氣惟長吁爸拳已自飽鷄肋天威不霽敢悚息杖下猶知呼先皇忠肝尚能通紫極紫極浮雲有時開先皇遺澤正堪哀千古未乾義士血一時共託掌心雷我今送子及新秋新恩曠蕩不更裘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酉斬佞臣頭

送林心泓汝翥劾魏忠賢杖歸

舊游徐沛起家椎志在殲奴矯若鴻咄咄相傳奇破柱行行不信有乘驄驚魂欲斷張弧日餘澤長酉佩劒中努力歸途秋未老此身應許報穹窿

和李仲達騎馬吟 時奄恨外庭假旨復騎馬之制

忽驚孤鼠嘯長安一日飛驄滿百官莫謂風塵能拂面好將眉宇向人看相逢揖遜追唐遂共映襟裾作漢觀何似深深兒女

意一旅終隅市頭寬
長安道上恣行遊戎馬生郊抱隱憂祖逖有鞭揮朔漠燕臺無
骨是驊騮歸來花下泥猶淫醉擁風前蹄未柔祇恐轡銜容易
失縱逸造父亦難求
如棋世事眼經新千騎風光亂曉塵當道有豺從許問青驄且
逆來應無聖恩不在垂帷小臣節邀期變革人多少安車處逸
者優游事業漫評論

早朝示倪玉汝

俟逆胡侯聽鳴鷄嬾性猶安竹枕低清夜無多催曉漏仙班已
滿借箱歸侍臣勿悵瞻天遠退食恒愁補過迷朧唱幾聲無別
求御香可問袖能携

徐楚石作中虞部病郎戲問之

街塵數日不經過好友高齋蔓掩多應爲金錢愁國計可防靈
藥漏仙娥官忙伏枕逢閒日几淨攤書獨寐歌門衡時添淮不
骨且看斜日映藤蘿

黃石齋書桃源記來致贈語作此以答

濁世非一代餘來稱避秦采芝曾孤往嫚駡終不臣皆人自有
見亦白總相隣若以巢許論陶唐亦委塵嗣宗偏嗜酒中散嘆
不辰誰爲秋風客懷思千里蓴欹枕相看世物物失其真網繳
日以益林淵無羽鱗兒鐵通玉毀典守安所循有性難移樹有
謀難從新願言問黃石赤松可與親

書桃花源有懷星眞長黃先生　黃道周

魯連不買山綺角不蹈海世間隱空闊何處乏神界肉
翊生東方白日行天外惟有柱下身不得自蟠蜿執戟

呵董君斷制斥興盛道術豈不精痞麥固無昧虎兕橫
道中猿鶴安足賴所以黃先生流覽發清慨

邸中中秋前一日月食

驟雨過庭除惠風來我袂初患雨成陰頃刻天無滯笑語几席
間夜光已滿砌盈盈欲掇之冉冉巧如繪共訝蝕過今夕光
還陰此光原不滅澄波益增麗高齋落梧影爽氣逼簷際感此
問世途風波自點綴須知有至人至性原無逝

後出京詩乙丑二月奉差茶馬

長安留別

把手都門盡此巵眇然獨鶴出雲姿箇中多少朋儔意不與簷
端墨一絲

長安竹枝詞

趙家衙衕住東偏王府皇親第宅連何須趁口尋生意些小兒
童學賭錢
戀土從來不擇枝搬來搬去只京師一張蘆席無他事東野猶
嫌尚累隨
市頭兒子覓渾家數百文錢娶若花坐臥不離煖坑裏喬粧高
髻向人誇
作婦絲來不費詞不煩井臼不煩炊火燒凉粥牀邊買到晚數
錢酒一瓯
四民到此盡無分半作長斑半作軍鄰媼生兒齊下祝他年跟
得一官負
六月桐風處處凉沿街蘆席作連床不分老幼并男女尚有胡
元習未忘

家家學唱山坡羊到處嗚嗚一樣腔不知夫婦情何淺開口聲
揚別嫁郎
鬧䰐齊揷舞新粧老漢風前亦學躍般喜君王傳禁鼓耳邊不
勝聒聲殷
玉河橋下水如綾江米巷前騎似鷹俠斜結束新粧好鞭人竟
登第幾層
從來聲下五陵豪今日長安半欲逃百金便錄商人籍中夜惟
聞子婦號

乙丑王正出都門偶念時事有懷題壁

往歲買扁舟紆徐經月至拂拭入班行匡時從此始後先數千
言亦將有所利有惕不敢回有炙不敢避豈曰秖壎輪剖心可
相示逃人欲呼醒胡爲人盡醉柴柵列其胸落離久作祟一朝

發難端玉石失所位勿謂予昏昏良藥多中藥
紛紛出國門泰山去一壤豈足係重輕憂思同惘惘世事徧乖
違乘時迭相長似矢已當弦胡能不遒往似車已肆奔胡能不
廢歎假虎肆厥威神虯迷靈爽好我攜手歸同虛乃相黨湘纍
卜何恩上蔡死非枉羨彼桐江絲五月披裘敝

任丘道中述懷寄李仲遠

鳴鞭早發帶朝暉回首依稀辨五雲似我高吟同越客憐人泣
戀弔湘君風移鴈影歸心疾霜咽鷄鳴旅思殷漫說灑然塵網
外懷中剩有郢人斤
易水蕭蕭似昔寒莫將潰淚問燕丹牛犁數處來春色漁艇橫
飛破曉殘暫脫鞍蹄驕貴從誰言封事動長安人傳人罪我何
有覩雪幾番行路難

使節初傳薊擁呼祇愁好友鳳城孤虎賁聊作中郎醉鸚鵡須
防江夏圖新築金臺收死骨可聞熱血灑生奴怕逢父老頻相
訊近日鯨鯢授首無

紅塵

乙丑王正月出都門數百里紅塵撲天與人戒不敢進感時
寓意

漠漠長安道還乘朔氣飛撲人何太急障日有重闈世界爾能
攪丹心我自微不知英雄面可認是與非
大地無他物誰人落此中徐飛迷艷質驟擁失花驄浥露輕還
重占飈西復東當時經使跡轍跡已無蹤
賦質何茫茫倏翻滄與桑沾衣如帶抹埋骨豈知香占盡燕齊
闊橫飛海岱荒喜無雲水性不敢入吾鄉

舉頭惟滾滾無竪亦無橫似霰全迷色隨風便有聲功名等此
薄跡轍傍君生安得雨師灑重看世路青
初飛驚疋練平野快生烟客舍銜杯日將軍血戰年遙看陸作
海忽爾地無天惟有氷壺意生平怪爾關
豈有雲霄翼排空別作家拂教能不染點發已成華濃處遮明
鏡微時透隔紗蕭蕭相伴客敗木與寒鴉
無人不鹿鹿偏作此中奴睛逐寒星落潛埋寶劍孤吹揚千里
遠棄置一時無風起頻呼扇生增庾子污
爾性迷清濁爾姿慣浪滯一呼能陣陣空逐自勞勞問世無行
轍憂天欲睛毛惟鬧狐兔勁白晝盡鳴嗥

平陰遇劉止菴起榆關

驛路逢君佩劍雄立譚慷慨氣飛虹巖關屢被虛名誤隻手從

敎鐵騎空

由平陰之滕陽有感漫賦七首

平陰道上客星過汶水清流漾瀲波綫陣東風生布煖荒郊吹出綠婆娑

游闊長安正縱橫高飛一羽入雲輕便令春到爲供化此眼生來帶不平

沙波日煖明如浴姿隴風微漸有滿艸木爭先移物候亭亭那得停生高

幽燕路盡入青徐劉氛千年渙渤餘却怪漢臣樞叫罵於今詐骨未全除

郵亭夜怯雨聲狂新染枝頭出軸黃原上春風來婦饁猶然兵火帶殘枚

絲䌕孤斎自遊門一將功枯萬血魂纔有行人荒塚盟數聲鷄犬出花村

來往征塵劍鋏中盡誇糞士孟嘗雄而今亦有浮名客却爲三千作架空

次陶路叔崇道驛壁韻路叔入長安十日忤奄而歸

升沉夢幻總非吾十日梧垣得似無滿眼何人辨指馬一枝肯與借棲烏春生非復前朝柳婦去還憐舊日夫倏往倏來雙翮老橫秋再辨鴈門杠

過漢高廟

三尺經營起布衣大風猛士故鄉歸試疑砥碭曾雲否爲問新豐遥酒希原廟衣冠隨渭水土人俎豆設筐薇須知帝業如河埠一蟻能傾千仞非

雎陽道中

弃弃村墟繖炬行薄寒露下溼裘輕恆如宴會長安夜簡點腰枝作送迎

至滁州

朔氣關山盡南音漸入吳有林環水竹隔岸響村欷虛舍詠茅少溪山抱翠殊故園應不俗一棹任西湖

歸田詩

被譴奉旨削籍

馳驅十載爲誰勞瑟瑟黃塵踏二毛天王明聖臣罪死深恩賜我舊青袍舊袍原帶烟霞質欲將補袞終無術攜去鋤雲犁雨時塞翁何須愁得失憶在長安寄一枝柔翰時聽鐘聲遲披衣絡馬捍鞭去雲擁千官大道西轉眼桑田已作海同事賢豪道與臨嵛網驚弓是處排登場莫怪新傀儡我今拂衣歸翩翩艸堂數楹水竹邊揚眉莫吐龍門聲低首忍看元祐篇吁嗟乎四十罷官已不蚤白雲空谷應許老人生釣魚躲鴈盡生涯誰言戀戀一官好

寄李仲達

杯酒春明意自知曾傳驛舍幾行詩虞人果設彌天網天末飛鴻何所思

曉鐘久漏已經過試問無官味若何寵辱人間渾不管小窗閒夢覺婆娑

一片嬾雲歸壑遠無端驚鯉脫鈎忙相看棋酒生涯在水渺山空歲月長

答黃貞長三首後絕乃以壽盟也　李應昇

寒雲出岫許誰知閑筆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益悲弔
幾行無字幾行思

劇談引滿慣相過厥屈飛揚柰爾何棋力便饒稱敵手
掀髯笑我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非陰非病亦非忙遊魚已覺冰鱗靜
倦鶴還閑清唳長

春光艷冶到西湖季女妖童入畫圖何日狂歌尋舊約
清風明月屬吾徒

與許霞城飲包園偶言周蓼洲被讒削籍

世態橫翻何日平如君眼界便分明可由可踞無常是顛倒憑
人舌底生

名園把酒興偏豪海內相逢盡敝袍不是石尤推浪緊湖山那

得屬吾曹

朱未孩大典約江頭看湖阻雨

八月錢塘絕勝觀從來七發欲生翰爲余原屬風濤客不把風
濤送與看

偕許霞城朱未孩兩掌科集湖邊小閣次韻

相逢慙我共攜歸誰羨緋衣勝芰衣雨湧新波寒送早樓藏新
爽翠收微笑談仍似京華舊風景能如今日稀忽訝鹿田仙景
好避秦應許破雲圍

亟訪許霞城包園依韻

逐客秋光兩最宜纔來把盞已臨池聖賢須辨除非酒黑白難
分總是棋吾道自尊誇北斗名園當勝枕西施廢興有命須參
破聽背明朝再詠詩

買菊數種

晚香新擷艸堂前便覺烟霞別自妍恰有幽人來伴汝一般冷
韻一般禪

數畝園林十載寒出山爭已買山寬由來許結黄花夢籬棘叢
中托出看

不與時人鬬麗妝素羅丹粉各成行經秋多少蓬蒿死耐爾幽
姿入座長

問我生平跡太疎風前桃李醉纔舒而今博得閒身在靜裏蒲
團覺後書

閒坐

何處尋蓬島身閒是謫仙耳邊除絮語醉裏學逃禪雜艸無需
佞培花好護賢目前真事業別有一壺天

紙鳶

春郊細艸辛有物鬬芳年長在兒童手誰將線索穿摩雲非羽
厚離地覺聲喧風力還能爾移時忽墮前

野園

得失渾閑事年來總不嗔庭中歸逸客竹外見行人時有命三
兩可無腰屈伸此地饒幽思欲搆一椽新

山牕

月灣雲影淡松際水聲遙籟寂常虛聽山空似有濤花旋如意
舞鳥吐尚玄嘲解得閒中趣蓬萊海外招

西江月　夜坐

疎星一一如洗朗月明明欲波高臺夜聽竹聲過熱心被他吹
破　最喜良田水滿還看遠岫雲收風前一枕漫微酡却笑從

前總誤

正命詩

閏六月朔

正氣長留氣獄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逃窮悲此際燕鶯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泥胥門目唯取忠魂泣鐲鏤

舊詩

寄管偲客可成

偲踪飄泊遍蒼洲想見歸懷百緒愁綫繞畏塗殊自苦消沉壯晚欲何求應知毛骨生難換須識乾坤老自休易水歌聲羽徵在寒雲漠漠樹杪秋

知君原是渥洼姿落拓人間作蕩兒四海才名盟牛耳半生事業負弓箕飄零第宅皆無主囚寄妻孥傍阿誰我亦泛波滄海客與中偶為北山移

黃忠端公說畧卷之六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今上改元門戶一搠二八月兩衙外轉多用浙人癸亥秋過成山復出江右參藩客謂孫東瞖曰年例又是貴鄉孫笑曰此係國家大典非敝鄉不足借光

熊王在獄至冬朝甯內璫惡熊必欲殺之時停刑數十年囹圄充滿獄卒恐熊王自盡晝夜防守夜必繫其手足後得暫赦大臣不死于封疆而爲獄吏所困如此辱國甚矣

辛酉攷選吾浙會單俱乙於杭司毛士龍未敢發言姚益城舉筆首圈之曰此公有才可爲吉灌用遂無異議其後李希孔劾姚姚作辨疏其稿本者即李役也姚問此曰何人在座役云唯毛老爺在耳姚爲默然

阮大鋮老門生傳奇意在刺毛然姚宗文誤國亦毛所不得而私也

癸丑以後時人率攻淮撫有掌科過孟嘗養士處題壁云說甚麼雞鳴說甚麼狗盜于今亦有虎狼秦阿誰共走函關道

雲間吳爾成自負東林起爲南曹投刺熊壇石上書原任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鄒特疏起用其拜傳入長安以資笑助

蔡韞先擬選冢宰欲起徐若谷蔡曰鬼尚可與之官乎以徐舊爲五鬼之一也泰晉諸君欲起王之寀蔡亦不可于是攻蔡者詆爲黃口小兒蔡敗而徐王起爲亞卿

何天玉游府生各出募兵何在浙駐虎林書院月費千金不恤游開君子館于廣陵日進四方游士腸雖熱而統馭無術其下多爲暴者

游在廣陵孜孜慕客宛有姚生仗策往謁余問何以進說對曰今適潛陷沒所在失利爲兵未有機耳余笑曰機字固美姑以文字喻之必詞采局陣題脉理致數者備而機運乎其間今之行兵者如孺子方習伊吾輒欲伸紙其可得乎生無以應而去

陶元暉由郡守不數年節鉞登萊未幾就逮贓積十萬一掌科爲陶故吏余問之掌科曰陶每遣使入都其書不過數函其餽必皆數百金又數日復如之嗚呼其得節鉞以此其敗亦以此前則任德後不爲之分罪亦愚矣掌科姓薛秦人

辛亥京察北部郎秦璽虛聚奎有捨死報國疏爭王紹徽湯賓尹徐大化張嘉言劉國縉喬應甲岳和聲七人冠帶閑住天啓壬戌起光祿丞被論歸乙丑起操江

趙儕寉掌院值癸亥察事著四凶論流傳士紳間指亓趙官吳

也後趙去國亦有元凶巨憝之旨爲四凶報復也

亓靜初掃時相之門炙手可熱其門人祝耀祖傳襲衣鉢貪横尤甚薛道長囘罵之曰汝有八個字祝謂云何曰亓門嫡派相府玄孫其後董景越入之疏中至拾其閨門之過人以爲傷厚也

鄒臣虎補上林簿與掌道韓浚善值丁巳京察單揭盡出其手東林遭毒尤甚癸亥當察鄒復有書與大理田雙南傳布長安其詞鄙俚大略以其可保上江一路其可保下江一路田出揭辯之以爲僞書掌察者不信其書中所指次第除盡鄒之流毒亦甚矣哉

湯嘉賓被察有播告天下公書言于中甫先欲排戴淮撫大拜次嘉賓次求仲吾平生不受人厚禮只好寫壁謝二字其詞甚

長鄒臣虎批點行世

湯與李修吾始相善也修吾居淮十三年加尚書銜士思安頓之時遼東欲罷經略湯遺書兵部曰安頓此地莫如此老安頓此老莫如此地李聞之切齒

東林初與郡邑望風擁鋒長洲令陳石泓諆謁錫山以欲親東林也時有人入山遇異人授一物遂能日行五百里陳以其人偵事長安往返不逾數日後欲有傳其法者不得醉之酒肆餂其身得一桃核小丹碎之其人醒而悵肰

其人名顧玉川一說有欲傳其法者自言能隱身與顧玉川同行街市輙攫肆中之物人皆不見玉川急欲得其術願以神行相易遂授于彼而彼之所授則不驗焉不知彼孫買[illegible]于各肆也肰 義 嘗見吳橋范文貞公有二僕皆善走操鍊所

戍非有他術也

門户二字伎院名也昔成祖時發遜國忠臣妻孥于教坊司頗爲虧損聖德今者國家動稱門戶以此誘人以此傍人亦以此攻人恐此二字與國運終始

貴州被圍歲餘相率食人武弁黃運清等縛人數十置之空屋以待買者每斤一兩六錢胸肉又益之直指院後一井常爲斃剝之所鄉官潘潤民抱愛女四五歲市人見而奪去潘奔往取贖女已在釜矣居民十萬及解圍之日僅存數百滇人在都者語之無不流涕

神宗末玄黃之戰不息凡邊疆共事者意見每相掎角熊王敗後李茂嶼 標 史磐石 永安 撫按貴州解圍後又互爲攻訐豈人事之不和亦有數與史一鄭蜀人山東諸公俱祖之

熊芝岡剛傲人多不悅初起經略與閣科姚宗城相左馮三元郭鞏和姚立說熊不安其任遼陽陷起熊于田間一時視爲汾陽再世削閣科籍黜馮郭于外以平熊之氣亾何而廣寧陷又召還姚等法司按論熊事頗壓客以爲末減應朝玉獨入之爰書呈堂王憲葵看語按之楊鎬尚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只欠一死遂爲定案

初湯宣城欲娶徐子仁之女爲妾其女已許諸生施大德不肯從湯投水而死生員芮永縉等舉爲貞節建祠設主及熊杍學南畿欲爲湯洗刷適公呈又有舉節者批爲此施湯故智以之脂售鄉紳將前沓公舉芮永縉斃之杖下巡按荊養喬摘其批語以爲挑戴宣黨互相參劾養喬不勝徑去掌院孫藍石題勘而宣黨攻孫不已孫亦叩辭出城同一熊也始

則和之者爲宣黨攻之者爲東林今則寬之者爲東林殺之者爲浙人莫不可解也

熊與姚宗城頗稱相得熊經略遼陽姚以閣科往湯嘉賓曰此當事雙鵰計也兩人必不相容其言果驗

姚宗文後以楚撫建祠入逆案論徙三年嘗至紹興蓮萊驛遇王季重揶揄季重戲之曰若論敝地應先公若論貴衙門應先僕姚無地自容

萬曆庚辛間門戶相扼浙人指李邦華周起元徐良彥徐縉芳李炳恭爲五鬼俱轉年例不數年三人開府惟縉芳坐贓擬戍天啓甲子長安復有五鬼之號不知所指大略傾險之徒爲之也

陳長祚年八十餘不艮于行以時相門墻起拜司空其父陳瑞

故楚撫也江陵父喪弔咒易麻巾入謁太夫人時有內使在座夫人云老公祖看顧公公瑞應聲云公公看顧得陳瑞陳瑞怎看顧得公公長祚入朝廷臣咸目之曰此公公看顧之子也孝子慈孫百世不改非此之謂與

沈正宗以工部管街道廳手捧一聖旨牌每遇兩衙門房屋稍侵官路者立行拆毀以示風裁時有賀烺改名王盛亦以搏擊爲能兩部曹不無局外之訕

鄒臣虎敗其友夏繩北魏合虛鍾伯敬數人已擬改選俱改部郎及得儀部時亓趙横甚夏首犯其鋒唐存憶佐之疏中有莫謂西臺無鬚眉男子之語亓趙遂以不振

亓靜初出疏每作隱語人人自危或托所知詗之亓曰我疏語如懸一鏡令人自照

張蓬玄入掌選未視事首上一疏有不從嚮託之語且言賈淮南之賢甯方爲時所棄吳浮玉郎疏參之張遂拂衣歸未數年歷開府亞卿

稅璫高寀横于閩人情洶洶將變寀遂閉撫院衣一驥于其署二司入解之并爲所困賫淮南爲方伯覩變不入後二司以同知爲質許其盡拘百姓爲難者司理鄒匪石周參洲獨爭之鄒反覆辯揭忤當事意都中以爲賓黨不列攷選

鄒八年閩臬絕無與援戴閣客爲御史府經歷與鄉人祝耀祖善祝以鄒但販依我輩臺省唾手戴以其意進于鄒鄒咨數千言極詆之昔人恥作誡而臺官其豈敢爲𡍼身御史哉戴門人魏廓園上春官在戴邸含讀其書而壯之及魏居吏科薦之太宰遂有銓司之調

萬曆末考選久稽及光宗御極三咨竝下人人各樹籓籬祖其攻其至無寧日楊大洪左滄嶼爲臺省前輩意思深長人共宗之朕刪除异己稍稍過嚴遂起二鬼之祟

泰昌晏駕時今上青衣總角在李選侍之手選侍居乾淸宮欲挾上以自重時兩喪相繼人情不測楊大洪以兵科人衙首倡移宮忌口繁興其謝病表有已捧虞淵之日無憂杞國之天亦不無過任

太監王安傳役東朝爲光宗所親信泰昌在位一月發帑停稅諸善政一時竝舉安之力也後與魏奄水火身首異處出于戶而人不敢收之上實未之知也

巡城御史癸漢翀以搏擊豪强爲能萬金之家觸之立盡尤抑內寺求小過發之一日飛檄至宦中宦者呈之御前神宗手其

檄食頃徐謂曰此秀才們天下何足與較憶神宗眞聖主也宦者終其世斂戢不敢爲惡麥以元日與錦衣衛相毆革職

按神宗在位諸璫惴惴莫能自保馮保以皇太后所信任彌違過當故不旋踵而敗是後大奄張宏見神廟苛察絕食數日而卒張鯨最爲親信定計以去馮保者言官論之使命輔臣戒飭終身退廢張誠稍不謹即降發充子其餘俱奉法唯謹獨出外稅奄多擾地方神廟每曲庇之則神廟好貨所致初不因宦寺之寵也神宗在位長久頗多粃政而不至于亂者賴有此耳

閣臣投刺兩衙門故事俱用友生後有易知生者掌科劉戴源爲沈同和事參及座主并爭知生字云晚以別尊卑之分知以通往來之常其言不免瑣屑云

沈同和假元事敗初納一詩妓偶以淫婦詈之妓應聲云這淫婦倒是我自家掙的訊其場中倩人也次科莊際昌亦以廷試洗補字眼被參回籍今國家舉業一途相傳數百年至辰未間幾斬亦天運之厄哉

湯韓闈中之事至今有爲言者湯在闈手持其文揚言此韓敬卷也盍成弘名士多以射覆得之湯其故智也批語有吾拜子矣之句時人戲曰十年前門生拜座主要湯十年後座主拜門生答敬

吳與丁長孺集出其客難言韓事甚詳其父太僕以榮中金若干以疑某某疑者言二郎長安所費二萬金豈從天降地出乎太僕遂絕口以金事湯司成封公至湖州責逋于韓留覘首兩月太僕至于掩泣周旋其事者夏長卿也

湖州葉朗生之變衆招搖吳下貸錢冒室韓求仲首發其事杜郡守擒之長安憾韓者謂貽資朗生謀不軌反以罪之韓固輕薄兒而吾曹論人唯意所指獨非輕薄乎

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類有富人爲注館中諸公明對人言某某俱以數萬獲之沈吳與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以總戎許之其餘廢弁棄官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即它相號稱賢者往往爲之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爲市我朝相業可覩矣神光相繼晏駕恩詔起廢幾于野無遺老京堂舊止二十六員一二年間添註滿百南亦半之猶紛紛請乞未已各衙門分僚而食共人而役相對半是疲聾不顧鐘鳴漏盡也有題大栁驛壁云恩詔紛紛起廢名賢輦輦出山且喜今朝縱去只愁他日横還可發一笑

洪南池初任福寧州守頗致溫飽後歷郡籓臬刻意清矯冡舉阜昇至光祿卿入朝衣必補綴淺溦殊色不良于行應對上前甚苦胡掌科諷以懸車之義怏怏出門

黔圍十月未解王彭伯頓兵數萬于偏沅不進黔人王尊德叩頭請救不應遇一女避亂納之乃黔人張孝廉女也以巡撫娶部民女乘其亂而婚之君子知其不克終矣

邯鄲張我續鎭河南闖逮東陷移駐磁州磁去邯鄲四十里婢妾數十人往來絡繹無虛日移文郡縣額外增餉中州苦之後水藺搆釁奉上命總督黔蜀攜羣妾而往至襄陽値端午取五毒灑線衣數十套責怒其令長所至男女逃竄不啻避寇其劄付武職則參遊文職則推官同知逢人便給時論猶以爲賢何哉

張故中州督學門下士多貴顯及被論歸急欲出山每對人言管葛暨子不足道中州士人過邯鄲者邀之飲酒輒裸體取刀自砍以神其術張精于房術故作誕語欺人人益稱之

我續一婢逆奄同姓也逆奄擅權人稱之曰魏太太起官入都逆奄遣人迎接張姑爺其婢八座鳴騶入賓奠之張以爲榮王宸奕夙負時望言官攻烏程王亦挺身出敵疏中有夜半叩客氏之門直通于帝座等語次日削籍騎驢以出都門人共榮之

烏程無子姬妾甚衆未入相時言官有訛其帷簿者烏程俱嫁之必令其夫入拜執子婿禮杭人俱能言之

壬戌余以考選入京時門戶分爭收人者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占人背向有要人謂余曰三案如何抉擇余曰光宗棄羣臣

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爲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客無以難而去

楊大洪首倡移宮李選侍出居一號殿賈浮弋揭言當安選侍以成皇上之孝忤旨削籍時上傳選侍廹虐皇母佐不共戴賈危于朝露未幾上亦忘之未知此中何也余嘗對客曰上未御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兩者只爭先後不分是非

按賈繼春之論似是而非夫人臣之事其君也以天下起見以生民起見原不沾沾在人君一人身上以人君一人身上起見者則宦官宮妾之事其主也夫人情非甚不肖其愛孌妾也必不甚于其子即愛其子也必不甚于其祖宗付之託輕重異也當鄭李謀據兩宮挾幼主以濟其惡禍將及于社稷

矣今使光宗以孌妾之故不安其子并不安其所付託者失輕重之權以是謂之忠于光宗可乎即神宗念光宗而使事事受制于孌妾以是謂之孝于光宗可乎光宗惑于鄭妃之陰謀踰月而喪其身繼春乃欲熹宗取法是必欲以天下而殉一婦人乎光宗彌留之際不以天下民生囑付大臣而欲獻孌妾說在屈到之嗜芰也而繼春視堯舜之孝弟不過如此且其時選侍奉養滾宮有何不豫而繼春必欲合天下以得其懽心宮府之間其必有所授受矣即不然而繼春之見亦宦官宮妾之見也然此不過據理而言之耳繼春削籍後于甲子歲投疏通政司自悔其非言選侍一揭偶被傳聞所誤乙丑奉召至京又以此揭居功乞刊布楊忠烈公罪狀崇禎己巳又投疏通政司言前疏非得已意欲陰救忠烈殺宗

御文華殿斥之爲反覆小人于是而繼春之論定矣

白蓮教陷鄒滕復侵兗州我師失利撫院趙明宇出城祭陣亾將士猝報賊至城門先閉趙以筐籃縋城而上留都傳爲筐籃撫臺

征妖兵無節制良民罹鋒鏑者甚衆幸而成功趙明宇得蒙陞廕雜收戰地之尸築爲京觀立碑紀之夫邲之戰楚收晉尸尚不敢爲京觀而趙乃取我鋒鏑之赤子號爲鯨鯢一已之富貴寧無盡耶羅掌科論之謂京觀祇以築愁築怨而蟒玉豈誠安且吉兮

趙明宇彥入爲本兵其子昌胤以金吾招搖都市不能禁也二兒爲政政府以下八座盡空惟趙遷延人言交詐猶得馳驛去沉同和假元事露房師韓參嶺邀之私宅出士帽茲多口試之

終日不成一字謂韓僕曰何不出經書題而出論題耶衆爲掩口

熊王同事兩不相能王信李[illegible]之間望其內應熊遺書云于彼則家當已重殊無出理于我則罪業已深殊無還理兩言頗爲破的王不之省以至于敗然每遇朝審行道之人必以瓦礫擲熊流血滿面其失人心至此抑獨何與

一說擲瓦礫者王化貞所買出之人欲重熊罪以寬已耳

郭鞏以劾熊被黜吳江周季侯薦熊兩人以此相左熊敗郭還癸亥察典郭首欲處周因相奏訐周疏有專鋤當門之蘭郭辯香蘭臭蘭至以喫糞鄙語入于章奏郭有內援得下其疏九卿科道會議棐臺山當國以調停兩釋卒釀它日之禍

鞏入逆案己巳之變鞏倣謝疊山作却聘書下獄論死後減

死戍廣西
新城王司馬無子多畜姬妾已次第遣之有舉子者王輙收爲已子至四五人其爲薊遼總督年八十餘矣國家猶倚爲長城母艱去位具題請廕叙述妾去子還之狀有已疑而人勸其收者得旨下部有卿自知之之語人傳爲笑

毛文龍以游客干督關遼陽旣陷金復夥盜四衛殺掠一空踞爲狹地文龍乘虛襲金州自居衆中皮島每遇秋深輙報邊功其誇大不情至云[illegible]馬走死數萬匹所獻之俘老弱而已毛衙通內使至必携貂參若干輛盡走帝側餘及要人故所求輙應其餉之外務豁數萬爲詭前犒賞者再其功罪絕無可稽但張皇不遜請釋王化貞逮登州同知不肯解劍歸朝鮮矣無忌憚如此此國家之癰疽也

張思任亦游客以房術走諸貴人游肩生待以上賓募兵維揚騁民間富室輙以參遊劄付刼取重貲一境騷然又有宋明時楚黃人以煉丹誘少年子弟後媚巨奄自稱善符呪能呪人死奉旨往薊鎮督臣王樞輔孫俱爲築壇行呪術沓無所驗堂堂天朝兵興數年不問帷幄奇謀邊廷戰將而但倚走棍遊客呼管呼葛至于用呪呪敵可令後世見哉

張思任原名宋連登山東樂安人有李煥章爲其傳言思任遇异人能隱身駈風雷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雀魏時與游侍御有生同被逮檻車至河西務隱形而逝又變姓名爲李抱貞匿一宗伯家崇禎初走長安上書劾權要爲逆奄復仇忤旨命斬西市又隱身脫桎梏而去按天啓乙丑逮游士任并武舟孟淑孔張思任俱下鎮撫司淑孔死獄餘釋出未嘗遁也西市脫一斬犯何以不經見聞其身有不言可知今人大多憑空說謊如此有對會者尚然毀譽之道無復三代矣

徐淑任故察處之員也癸亥以南考功掌察于倫曾管丁巳察事癸亥乃被察故事已經察處者不得管察察察者將來免察今一切反之

趙儕隺以名碩起田間不一年擢登首部其在田三十年胸中不無忌怨門下故人雜進得以吟語相投性頗剛複愛者勸之絕不省紛紛遂起人言所行美事俱成罪案矣

趙掌科濬含亦高邑人與趙儕隺同里不族掌科微時儕隺以故考功居家卵翼之及羽毛豐滿凌轢一時不問舊恩儕隺甚憾之掌科敗儕隺起用亦不能相忘亾何時局變而掌科訖彈至矣掌科固輕薄子儕隺亦恩怨太明非學道人所宜有也

癸亥察事王述文 允成 首握魁柄南冢卿何玄谷總憲王射斗快快不平比部范得志疏糾述文把持法司賄庇親屬時述文通南北咽喉搏擊如意而得志以一任子敢爲憑陵衆共駭异臺省謂其撓亂察典章滿公車冢卿總憲亦以主使遂并按之已而局勢變比部起原官宰憲爲時首推乃知事不必過激亦不必預防有意爲之祇速敗而已得志係官詹醇敬子多行不義

趙儕隺冢宰每見文選考功兩司新進署篆不可共事思收一二夙名爲司官故事四司俱以他部主政轉開有員外至于正郎惟陞光祖偶一爲之趙援陞例調江右鄒匪石爲考功副院鄒玄岳所薦也江右臺省傅櫆章允儒陳良訓以議非已出譁而出揭爭之噪動長安其鄉前輩明知非體不能禁樊端一開

而拱手于奄人矣
鄒考功刻行清修其天性也趙特簡之左浮丘魏廓園亦從恿其間左與鄒同年知之有素魏則見其與戴九圍背而知之江右劊爲二千金通汪文言之說汪故走公卿間鄒非特不識其面目并不識其姓名也聞之憤甚出疏傷其鄉人其鄉有力者亦肆意呌駡西江名節之風至是蕩然矣
奄人惡汪文言切齒傳檄攻左魏撫爲兵端投内好也文言逮下詔獄特嚴衛理刑傅繼教與檄有兒弟好在亦以通内報之傅進齊炮烙有斯臣首懸國門妻子長流嶺外幾于獄死不擇音焉檄以發去左魏遂延留長安識者知其必去六熊王之獄將俱論決汪文言以四萬金許奄人爲之停止已而負之故奄人恨之切齒

阮圓海之祖鶚大鋮之叔祖初爲浙宗師以倭亂全城立祠後爲閩撫寇逼閉城人避齒掠閩人修志訊之圓海以行人使閩閱志知出史聯岳之手史入相阮爲掌科屢疏糾之拾史八合通紅夷事史不安其位而去
鶚總督征倭失事下獄死曾受閩于桐鄉計無所出惟投庭中草以消永日及閩解庭中草無半莖人傳爲笑
天啓三年冬京城盜賊横行工部馬員外頗積重貲盜發其藏以去未數日獲盜得元寶數十錠侍御龐心廉糾之而馬之貪名始著由是宦邸遭盜者俱不敢發惟恐事露爲累高坡衚衕民居稠密之所盜刼解庫勒馬彎弓人不敢過故老謂百年來所未見也
故總督萬世德三子一遊道一戸部一俯[illegible]原籍偏頭關號爲三萬以筐篚飲宴結權晉人遊道借通灾爲市岳石梁論敗之錦衣居京師托名買馬歷官都數萬徙丁游手充滿其門僕區累覺而不敢問亦京城一孽也
廣寧陷後宮奴晝夜治裝爲南巡計復勸上養内兵三千以宦寺充之平明操練砲聲達于中外百官動色上處之恬然言官屢以爲言不省
宮奴倒有冬衣靴料銀三萬内操選淨身男子爲禁旅增至十二萬餘值工部都匱過期未發奄人擁衆上堂詬駡司空毀冠裂冕鍾司空（羽正）由是去位而奄人無問者縉紳之辱始甚之矣
神廟于立儲故爲遅遅延臣爭之益急科道公疏一筆勾罷三十餘人以後部曹各官凡有訛議自度不免者即邀名國本而

去今上初元當事以覃恩起廢沾于國本二字無不取京堂如寄間有物故亦贈官諭祭至一百餘人名器之濫至此政府不無罪焉
光廟今上兩次覃恩薄海内外但沾一命者俱得榮親如其官
天啓三年十月誕皇長子又得恩封數月長子薨逝而請封者猶未已京官有已封未遷秩者俱討吏部執照爲後來張本噫亦恩典中斷斷也余以壬戌考選隨班具題亦得邀封二親豈非至幸然以恩榮太濫私竊憂之未幾將相當國不論淸濁賢否大臣小臣槩追誥命余亦與焉造物乘除之理在識者已先見之矣
鄒南臯馮少墟建首善書院于京師巡視周季侯成之講學以延四方之士掌科朱五吉郭黙淸論之兩公去國掌科亦外遷

乜人逃柄朱郭以監司超陞京秩書院拆毀言者詆之不啻巢穴夫京師縉紳雜跡之地一開講學賢奸共進不能不爲政蠹徐華亭靈濟之會已叢議于前矣朱郭意在去兩公初不因講學起見然兩公實亦多此一事也宋以學術之僞亂天下以學術之亾亾天下兩語足爲殷鑒

萊臺山再相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余司理宛上笑曰此老歲下則再入中書耳後以計逐劉是蒼穿鼻臣瑞受索門戶筐篚盈門棋酒自娛裝病喬衙肴守俱有譁氣一切遊庭要務俱置不問一日道遇曹元甫指余所戴貂帽笑曰此非萊相公之毛乎余訝之元甫曰謂其爲老貂耳此足爲二字史

趙儕寉謂余曰昔作考功時堂官乃貴邑孫歷峰也其甥呂姜山爲本部主事頗有物議時値京察數問考功本部用何人余對以未定及出之袖中即其甥也孫亦無言因嘆先輩風範不可及如此

白蓮教始于王森相傳森以賣腐爲生遲明遇一老人臥草間長不滿三尺形容險惟躮睡未醒森呼之起老人亟走是夜老人來謝授森瓣香曰持此可以起家矣益妖狐也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氣者神魂俱醉無不聽其指揮故又名聞香教徒衆至數十萬發覺森死獄其子王三仍行其術傳頭教主所在而是鄒滕先期倡亂遂敗岳石綵巡撫順天捕之獲于揚州妻子獲于濟寧械送京師山東巡撫大方將兵護之妖衆隨路欲刼檻車大方防守甚力將及都門始散斬于西市

王森原名石自然薊州皮工也路過妖狐爲鷹所搏狐求救于森森收之至家狐斷尾相謝傳以妖香凡聞此香者心即迷惑妄有所見森依其術剏爲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立大小傳頭會首名色此牽彼引雲合響應頂禮皈依蔓延徧于京東京西山東河南山陜四川六省不下二百萬人森移住灤州石佛庄其徒見者俱稱朝貢各斂積香錢絡繹解送或盛停別所以待支用省直府縣各設公所使傳頭看守置竹籤飛籌印烙三王字號凡有風信頃刻可傳千里撮合但言謊說刊作經文分授徒衆萬曆二十三年方副使訪知檄灤州下森于獄抵絞永平府詹推官覆改徒罪森既出思得有力者以自庇遂入京師投永年伯爲族又結奄宦王德祥四十年遷安縣園山建塔以森術能動衆舉森募化森以金錢托其弟子李國用李應夏而國用乾沒之不爲森所容國用遂畔森與應夏剏立別教自稱太極古佛以符呪召仙靈爲事而森之弟子亦往往有背森從國用者兩教弟子各爲其法門以相佐殺盡發露其過惡府縣擬李國用李應夏王森及森弟子杜福等罪此四十二年事也時歲旱飢民多起爲亂而森之弟子高應臣鄭守忠李惟仁等乘之造爲妖言欲擁戴森聚數百人于清凉山驛報洶洶永平府劉推官查前後案卷知森之事實遂會同府縣覆審坐森左道律絞四十七年森死于獄其大弟子徐鴻儒于弘志周志德許應龍許大國李天祿周印等與其子王好賢仍行其教約于天啓二年八月中十方起兵徐鴻儒以他事相激先期而起鴻儒者鉅野人也時鉅野曹州方窮治妖黨而楊子甬李太等持挺格之雖就擒而餘黨未散鴻儒遂攻鄆城于弘志爲内應城陷尋攻鄒滕嶧皆下之六月官兵復嶧縣鴻儒據衆家樓爲

我兵所敗逸過河東據紀王城又敗趨入鄒縣攻三月始下
十二月獻俘告廟磔鴻儒于市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
經營二十餘年徒衆滿天下事之不成天也
妖賊徐鴻儒之亂百姓死于賊者十三而死于官兵者十五夏鎮
富戶有一女賊脅妻之其治河主簿以富戶通妖擅斬于市盡
掠其貲主簿又以功遷土人言之洊下道長李河岑山東人言
妖賊亂時其本衛武弁覘良家子女有姿色者即指父兄爲妖
殺而奪之地方官雖覺亦不敢發也
癸亥攷選創爲軍功滋陽楊炳鉅野趙延慶沛縣林汝翥皆以
守城得列臺省汝翥孝廉爲人小巧無他長遂以杖責內官致貽
士紳之辱
趙道長延慶守鉅野日其內人親爲給饋城中婦女千餘俱效
之賊賴以退後爲御史上疏革去新增守門兵八千人兵譁至
其宅掠貲以去趙幸得脫奉旨捕首惡兵部恐激變斬無賴以
應之
好事者多言江南蛇山羣盜竊據其中僭號署官指畫姓名無
不鑿鑿戊午秋松江劉司理之侍應聘入南都江屯各院囑其
偵探虛實劉返松江棹小舟海濱問所謂蛇山者去岸不過百
里海中小山耳居民數百家皆漁戶也無它盜出沒其間事覆
江屯議遂稍息然台溫諸郡屢有大盜聯舟數十艘有獲其僞
印僞牌者僭稱寬永二年此盜又不知自蛇山否則亦未可謂
盡無跡也
按寬永日本年號故倭中爲盜者必假借之後國王死女主
復仍其號女主之子始改義明

毘陵陳兵部子鼎相少年不習書史喜談兵遊客走棍出入其
門往往對客作大言父母戒之不悛烏程入相與俱洗罷陳亦
同籍其徒往來不散歷陽獲盜俱供其黨與在鼎相處司理吳
石袍偵之有跡遂捕之齊庶人事覺詞亦連鼎相竟死于獄操
江吳疏奏聞齊庶人者齊王榑之少子賢爀永樂時以其不法
徙居南京今其支屬蔓延橫端屢見官府不敢制議欲徙之無
術
魏元法僭年號天啓梁永嘉王莊僞漢陳友諒皆號天啓今上
御極閣臣禮部于發見史傳者曾不一致而復用之耶不獨于
今爲然永樂之號前涼張重華宋蠻賊張遇賢及方臘亦三用
之天順則元阿速吉八正德則夏主李乾順泰昌則元魏雷同
如此正德初冢宰出選題宰相須用讀書人益譏之也
過成山六年攷滿掌道潘石乳考語有金和玉節嶔崎川澄八
字星堂鄒南臯疏論之以金和玉節非宜聖不克當也兩御史
俱請病歸大略攷語浮美已非一日鄒以細事去兩御史亦犯
已甚之戒
遼東經略屢敗孫高陽以資淺詞林超入內閣出鎮山海關行
裴度故事營關外築寧遠爲漸窺廣寧計邊事稍寧然擁衆十
四五萬兵無實數冒破滋多總兵馬世龍王世欽互爲欺罔高
陽過信之又與遼撫不相能閣調羨張鳳翼皆束手去
王霽宇以大司馬總督薊遼專撫西屬將西虜出沒不常借端
要挾往倒歲撫不過十餘萬王請而萬爲犒雖不如額亦費至
三四十萬又桀驁侵掠不許邊臣與敵高陽甚苦之會司馬憂
去閣臣欲廢總督久停會推科道屢疏及之不得已推桐城吳

用先吳年亦衰無宅望廟堂以封疆爲兒戲如此
袁應泰才望庸劣代熊經略遼陽招集客兵占民居奪民妻城
中無有寧家而袁方恃爲勁旅敵至自辰至巳城中火砲競起
袁遂就擒失去遼陽二千里喪師辱國死有餘辜廟堂反加恩
恤何與
張見平巡按遼陽城陷自縊其本處弟子員殉爲殮埋于城
外國家以遼東西失事死事者少恩典特厚贈尚書其父張五
典大理卿又以子故加尚書致仕并得祖父如其官一堂科云
張因從容就義朕恩卹自有常典今以死子加其生父又以生
子追其死祖父何可示後且七品官安得遽贈尚書乎張子道
濟廕錦衣能繪事風釆翩翩
道濟與袁弘勳爲王永光腐犬搏擊善類爲見平之累多矣

辛酉應天武闈就試者雖集太平曹元甫留心經濟武生有膽
略者往往見之曹勸其姻習騎射武生遂結社比試弓馬爲黃
岳會曹序之以紀姓名忌者騰言以黃岳會聚集匪人謀爲不
軌操江形諸章奏世事之不可爲與人之好爲蜚言一至此乎
癸亥冬總督遼撫俱以艱行議者欲選才望有推轂李懋明熊
壇石者兩公俱江右人其鄉人力爭不可推驗養初爲巡撫而
止次日章魯齋忿忿謂余曰豈我江西人便可喫虧如此余曰
當今要緊官第一督撫推轂熊李二公還是重江西今推驗養
初豈吃虧我浙耶人情避事相沿爲俗
東事之興戶部加派田畝小民雖苦而利害則均章魯齋令華
亭設法如額免民加派壬戌攷選治行第一何武莪巡撫廣西
亦以此法行之已轉總督又行粵東凡牙行漁稅行商坐賈無

不榷及大略倣桑弘羊王安石之法而更啟之議者紛然遂免
官
章魯齋任華亭治聲嘖嘖張侗初謂人曰我今公以熱心撫無
知之赤子以冷面待無耻之鄉官余進一雲間新進士問章如
何曰君子有三變惟今公能百變余謂云何曰每賓館會客冷
面熱面倩面笑面隨高下而施之大約一樣人一樣面待之其
語頗悍然足爲魯齋寫照
天啓三年癸亥六月熒惑入南斗議者洶洶不知主何凶吉攷
占驗主飢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亦入南斗東南大飢今
天啓四年蘇松浙西大水五年大旱斗米二百錢是其應也又
甲子歲七月五星聚張好事者以中州或有异人攷嘉靖三年
五星聚室占主朝廷營建今乙丑歲三殿兩門工興浩費不貲

豈占應亦主營建耶
甲子二月末旬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十日至三月初一
日京師連震三日乾淸宮尤甚適上體違和人心皇皇余直陳
十失刺及客氏魏奄頗犯忌諱奄人必欲重處得閣救僅罰俸
一年而止
元年辛酉陝西奏河淸二日癸亥鳳見于汝州色赤其大如馬
衆鳥數萬隨之居民就視者衆鳥伸頭欲啄其州官以爲此地
即古潁州意者王霸之應無不笑其言
甲子八月玉璽出于彰德即古鄴銅雀臺漁者見火光沒取之
守臣以聞上命由中門捧進行受璽禮百官慶賀是時魏奄作
威稍露其端廷臣不敢爭攷弘治十三年陝西亦獻玉璽止命
取進賞進璽官銀五兩昔宋哲宗亦得一璽蔡確等競言祥瑞

改元元符是年黨錮逐與貶黜蘇軾劉安世等殆盡得壓報闕識者遂有此議不踰月而時局之訛與或逮或黜自閣臣以下去者幾二百員猶未艾也

楊大洪論魏璫二十四欵時論翕然疏未入之先一掌科知之謂楊有此舉千古高名意以必立鋤此璫而後已余沉吟久之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此乎一擊不中吾儕無噍類矣掌科未然其說次日閱二十四欵多撫宮媍臥影事余益跌足曰此適貽之口實耳于是科道九卿交章入奏俱不省不數月禍作言者次第除去無一留者而楊與掌科遂俱逮矣

工部萬元白以劾魏奄杖死爲一羸弱人不勝步履時盤銅正缺萬欲發宮中廢器古銅出鑄以濟陵工奄不可于是參之夫士庶家積銅造器尚不肯銷况大內之物寧保無鼎彝璺洗雜

于其中乎萬之死杖足惜而發銅非所訓也爲拈出之

萬郎中死後余以爲難發于楊大洪當必有疏入告跡之寂然因諷之去楊曰除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余曰士君子出處要分明今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楊頷之翊日楊語李仲達過余爲決去留余爲書上之策謂仲達曰去留當決諸已如與人商議定是去不成的以此言告堂翁可也楊終遷延及于難

甲子六月楊大洪二十四罪之疏萬郎中之杖北城林道長笞傳國興之事一時逆集奄人洶洶若欲得外庭而甘心之者適臺省以郎中廷杖事入閣議之余亦與焉火者數百人擁集東閣張拳露臂叫罵萬端閣臣口噤而頳無一言敢止之者余勃然曰內閣絲綸之地司禮非奉君命不至汝輩敢于無理若此是輕皇上輕二祖十宗也亦稍稍引去嗚呼閣體之褻非一日矣福清惡得辭其責哉

林道長被旨廷杖奄人領官而出紅棍鐵圍鼠嘯狐吟于道自長安門至林寓絡繹不絕林先期逃去有言林爲福清之甥匿福清所諸奄卽蜂擁搜之時福清註籍婦女跟蹌推出撐拒嚴衛掠奪貲重而去福清以元輔與內呢無一事匡救至事不可爲粧聾做啞身受其辱卽以政府被人搜匿一事若平日稍有威望豈至此乎

通政司參議亦五品京堂官其服飾體統俱同然撫按奏事者俱係通參節其要略而陳取旨非聲音嘹亮者不能每于各部曹選入謂之選參選日司禮監居中主之倒投門生帖以此朝紳恥焉大約察處及被論者就之松江張鼐林時爲此官口吃

而操吳音每奏事爲人傳笑

余與虞乾颺周柱瀛胡芷漁同作江南司理政簡政明每會必四人共一公署如布衣交江南傳爲盛事辛酉秋虞以憂去三人行取壬戌攷選胡得掌科余與周俱入臺中余請假歸會虞于鴛湖極慶彈冠癸亥冬余與周胡赴闕不差旬日凡趨白朝請寘如塤箎未幾周轉僉憲又踰年余與芷漁相繼罷黜及虞服闋入省中予然一身耳始知聚散乘除盛事真難久據也

吳興唐時有文名以制舉義投謁熊壇石熊曰此古文也有客問之熊曰謂其爲辭官表耳唐果以貢例選別駕而去

趙旗陽居鄉不義爲監司黃輝所發立擠之去但逢臺省卽罵扇送書爲人鄙甚余論之回籍趙疑爲錢麟武所使貽書南臺劾錢第宅連雲粉黛蔽日錢居家不治第亦無幸妾第五倫三

娶孤女而云過殺婦翁不亦信乎

趙儕隺自總憲初轉冢宰禁中注意尤切上每御講筵畢必使左右傳語云外邊做官俱如趙尚書天下太平矣未數月而愛憎頓移罷官削籍追問其子猶恨恨不置此何說也

杭州一司理秩滿行取發其貲槖同籍至用夫六百名載入舟中吳山田驛丞畏其威名不敢實列名數只開三分之一以報驛傳主者大怒謂司理清名藉藉安得有此驛官鬲破無疑遂逐之田丞銜冤莫控而去

長洲兵爲吳縣令過一玉商盡擇其美珍重值者留置衙中約千餘金遷延不發踰月令一積囚以盜扳之遂置商于死後以賊敗回家病瘋有祟憑焉一日盡列古玩于室召親朋視之忽疾作碎其玉物珍奇殆盡并擲棄中物于地曰此業債也其父

兄縛而笞之不滅笞四數月而斃無嗣貪吏聞之亦足一懲

王文鼎逆東臯將頗不得于熊後以副將出守未一日而城陷文鼎隻騎揮鞭出沒陣中者三時熊新授尚方遂以私憾坐失機斬之將士至今爲言狀則廣寧之逃熊既怯一死而又抱恨于一死地下何以見文鼎也

廣寧陷後西■充斥關外日挾貴爲名我兵無敢遡一矢趙率敎奮勇砍之獲首■數級四五年間無此奇舉王司馬總督薊鎮方以撫■爲事欲具本參之賴樞輔調護而止人情至此盖相遠矣

張侗初懼內名滿于士紳間一日福淸謟之値獅子正吼襬其衣冠不與客見張竊他服以出吼聲達外移時張語無緒僕亦不敢進茶福淸會意擕張手出門笑曰侗初舊病發耶越有一紳亦以懼內聞夢以匙擊其妻覺而語之其妻遂大詬不已紳父聞之解曰誤傷亦是小事何事嘵嘵乃爾紳急白曰兒夢耳非眞有也其父爲之一笑

曹令石三畏轉王官此例久廢趙儕隺行之趙敗議者以石轉王官爲一罪案侯太蒼笑曰趙儕隺只此一事罪固不免余訝問之答曰石在曹縣剝膚吸髓怨恨滿路不以挐問而倒轉之太宰安得無罪侯家歸德與曹接壤深知之故有此言

石三畏以崔呈秀薦考選御史搏擊善類無遺在客筵誤點傳奇劉瑾醉酒遂遭削奪

妖賊寇徐州盡燬北岍民居其驍勇習水者數十餘人負木而渡將近岍掠船州守汪心淵見勢逼懸金數錠募死士禦之得數人跳城而下刃渡水者賊無所得船不肰淮徐悉遭蹂躪矣

後以失總漕懽坐事繫獄數年總漕北人北風正熾無人爲汪頌冤者問官徐日炅亦鐫秩自妖賊之興濫功無數一全城州守反繫囹圄賞罰倒置如此

范掌科鑑曲受制內人其司理保定時患惡瘡數年未瘳攷選同籍內人遲其速出不敢杜門膿血漬面客無不應且憎者後用火攻掌科痛不可忍內人按其手足必令完七壯而掌科暴卒山陰祁承㸁未冠登賢書偶得足疾其父母欲其速愈信醫人刮骨法縛而刮之哀號至死俱足爲求疾速愈之戒

甲子仲冬初旬余與劉碧山侍班事竣碧山謂余三殿工將興予知之乎余問所從來曰有一監督以三千金賂遺中貴中貴堅勸興工今止以兩門爲言其事始矣余謂此何時而可興大舉必若此該部垣定應執奏余意尚在疑信間未數日有旨建

兩門遂與三殿亦無𩊠奏者監督主事平湖人

平湖李潽也無子

袁自如膽略過人壬戌觀事畢匹馬往山海窺覘形勢並皆交

薦遂以邵武令陟監軍僉憲關地寧遠寧遠在山海外孤懸東

西■閒袁畧無懼意築城鑿濠屹然重鎮貽書當路云不肖在

寧遠長安可高枕而卧也甲子閒㝠屢疏治喪不允時陛王之

臣爲薊遼總督乞丁憂亦不許皆出柄臣衙見袁冈勝勝才才

勝謀其後尙未可定也

潽文龍侍御之室妬甚家畜二姬一剖其乳亾一用針數百枚

刺其首首脹如斗亦亾次年正室先患乳瘡繼頭脹疼不可忍

遂亾侍御以此怏怏相繼卒妬婦所爲出人想外而寃業之報

亦自不誣嘗令妬者聞之或可稍却

喬微我暴戾𩊠拗以攻淮撫爲時局所推按淮時偶疾醫者入

視喬方伏枕遽起揮拳毆之不可仰視醫倉皇不知所爲少間

匍匐請罪次喬曰汝何罪汝貌酷類我叔叔我仇也見之不覺

怒起毆叔非毆汝也聞者無不絕倒

應甲入京一日而上十三疏皆攻東林菅淮撫者王紹徽素

恨馮少墟先生故以應甲巡撫關中使殺少墟少墟果爲應

甲挫辱鬱鬱而死

王弘延亦辛亥察典中人錚錚有聲尤不得于鄉其鄉人相傳

王有異母弟與父爭處父子交拜行賓主禮王每外歸父卒幼

子郊迎其輿人蜂擁而過如今兩院待守令者然長安率爲笑

柄余聞而不信王與馮少墟相左鄉人袒馮者衆或故作語以

貶之亦未可知也

關中馮少墟與王弘延晉中曹眞予與喬微我各持幟登壇分

門立戶其鄉人各阿所好互爲標榜馮王居最邇終年不相接

喬去曹七十里爲鄉同年兩人相見喬輙恃氣忿忿幾至攘臂

曹每避之如敵

王紹徽作點將錄以東林諸賢配水滸天罡地煞星進之逆

奄逆奄付李朝欽收掌凡其所戌逮削奪皆按籍而求其後

又有同志錄天鑒錄皆踵之而成者也紹徽故得驟任冢宰

賀對陽編修苦心力學嘗以一念不起爲宗壬戌出禮闈卧病

請假未得時館中乞歸多觸人與掌院言之賀亦不屑繚倒枕

辱間殊自苦一日門生任希聲謁之譚及請假事任笑曰先生

一念不起到底一事無成賀笑而頷之

賀附和溫體仁嘗毀楊左不遺餘力崇禎十年給事中丁允

元劾之曰大學士賀逢聖凡有疏揚輙驕謂我爲之尊事口

角如汪應龍宵人也逢聖力爲推舉高攀龍左光斗葉棠聖

鑒又加擯斥是非邪正顛倒如此十五年召至京見上唯有

哭泣拜跪至數十不止別無建白上厭之命出一死差足晚

蓋古今有正人而不爲理學者矣未有理學而非正人者也

恩卹之濫未有盛于天啓初年子孫陳乞者紛紛不絕烈撫卒

于任多緣以死事例魏廓園掌禮科事力遏之時有江右陳世

虞爲其父子貞請卹而浙撫劉一焜應天王象恒皆以死事例

得請魏抄駁之詞嚴義正人情痛快而請恩者與代爲請者皆

恨入骨矣未幾魏敗陳乞復興

孫藍石掌院值二月例轉衆兢推敲姚祚端徐吉兩人徐今渭

南姚巡關陝皆有部下舊誼孫力爭之至與趙儕鶴分背嵬軍

後姚不免孫怏怏不已及王弘廷起副院將澤壘離陝未一月
輒外遷之人以此窺厚薄焉
余自癸亥初冬入都正值趙掌院轉冢卿孫藍石自刑部掌院
鄭玄嶽自僉憲轉副院未幾楊大洪左滄嶼相繼轉憲至明年
六月孫卒于都門高景逸入掌院事甫一月削秩戶部李崙毓
謝轉一歲之間位置奕棋諸裏行僕僕迎送不暇蓋自黨與逝
爭要人窺瞷窓地如鶩歷數年後俱已布于脊眼楊左卒罹禍
端亦可鑒矣
吏科程芸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先期邀阮閣海入都
阮為人滑熟眾意欲推魏廓園左見眾心所向又欲移而之魏
阮意不平遂銜左魏入骨拜命一日尚邀魏廓園章鈞齋陳岵
月及余數人瀝酒指天誓同肝膈次日即杜門拜疏托以終養
決去人情山川于今信矣

阮之去國魏廓園有本以龍酬戰文之鳥倦還詩一聯余初未
信後偵知阮與章鈞齋上公車時原結盟友章以鄒匪石務難
阮以恨左種根兩人歃血首禍遂計誘傅櫆立憾特疏參左魏
兩人其借題在汪文言與援在權璫實則鋌而走險用以釋私
憾也而天下事不可為矣
董見龍重聽人呼為董聾子以巡撫管屯田事屯田之制原以
養軍法古者兵民合一之意董之出也領帑銀十萬自買民產
估計交易又出種子牛犁之類市民耕種歲可收一二萬斛米
其法擬倣皇莊然以吏胥官皂驛遞支應并帑銀計之數不敵
也而又一巡撫一主事領之其下同知佐領等官不計今人作
事草草不顧體統不較利害大率若此

晉撫缺晉人尹同皐潘雲翼欲推其座師郭尚友將魏廓園掌
吏科余適問晉撫事魏云晉人共推郭余謂此公云何魏以此
公慣送書帕為言余曰書帕未足定人優劣且今世界饋遺公
行有以違俗為高有以隨俗為賢有自己潔而遺人不敢不厚
有自己濁而遺人亦不肯過豐其才品政治當另于書帕論之
獨不見杜征南之數遺洛中權貴乎魏不然其說卒起雜端郭
後還真定巡撫以去
謝鳳皐清修君子趙儕鶴欲以晉撫與之余謂當事謝公為趙
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不聽陳思野論之言其大費圖謀
與吏部夏繩北吏科魏廓園共相犄角陳卒取勝然大費圖謀
之言豈鳳皐本色
郭尚友後巡撫保定與巡按馬逢皐羅織趙夢白先生皆其
子趙清衞甥王鍾龐各二十以報不推晉撫之怨蓋小人之
鷙狠者也忠節以慣送書帕為言豈足以盡其人乎

劉泵山上封事有痛哭者十而同門友胡浮治善笑章鈞齋善
大話余一日會諸公于座上戲謂曰昔唐衢善哭陸士龍善笑
以為兩人相遇必有一段光景今邃塵頗悉止令泵山居左而
哭浮治居右而笑章鈞齋居中講大話則敵自退矣一座絕倒
杭之龍井非復宋舊昔蘇長公訪辨才處去今龍井尚一二里
孫司禮不訪故地移建梵剎立秦少游碑記而名勝湮沒矣舊
址為李我存所踞竇淮南屢欲清之而止
西湖半為豪右所割築園圈沼所存無幾合郡士民屢叩清之
是時郡守李燁然錢塘沈匡濟主其事二公身多隱慝未及清
湖以計典去不知者遂謂二公清湖招尤實失之矣

我朝革中書制內閣初意不過備顧問而後遂專管絲綸職司機務與宰相名異實存神宗初江陵當國無小小事皆掌握六部取充位後以奪情起復犯天下公議一敗塗地沿至四明沈蛟門頗有機權又叢時議凡言者指江陵四明為射的其後相繼入閣俱畏禍不敢任大略模稜首鼠兩端希恩膝避事避言為得計無論經國遠猷即尋常賸賸也甲辰以後政盡歸于臺諫有虛言而無實事矣

故事閣臣多用翰林然我朝一二名相如三楊李文達張孚敬楊一清等俱從外入才猷政績灼爍在人耳目自衣鉢相傳隆萬數十年間便無一人厠迹而翰林諸公俱不作外官高者詩酒卑者聲色皆閉口藏身拜謁以時自可瞬息通顯即當今輿謨昭代聞見俱不及覽其餘避情民社略不關心欲求相業宏遠豈可得哉

枚卜之說從前帝心簡在多用獨知神宗晚年臨御絕稀羣臣罕得見而其機關全在傳燈而會推始末一二用事臺省得關其說稍有不可共擠去之如孫鑛湖不由會推一日內閣即廹使去于是閣臣俯首于言官而國體盡矣

黃忠端公集卷之六終

綠雪樓集□□種□□卷（存十種二十卷）

〔明〕熊明遇撰

明天啓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

綠雪樓集序

社弟舒日敬譔

文章之道豪傑所以抒寫其神明而國運隨以升降者也往代亡論矣明初翊贊堯文鋪張鴻業如金華吉水諸君子其神釆在吞含吞吐間所留者大也厥後紹明騷雅修復東西京緒言則北地信陽爲冠冕于時士皆型古大平有象郁郁乎文哉嘉靖之季南北與戎乃濟南吳下領袖諸作者雍容歌詠從壇坫詩筒間蔚爲壯觀卽或體傷摹擬語多沿襲爲近日輕俊所揶揄要其造境各有專詣視唐宋末造離披衰颯者大相徑庭故國運亦與唐宋之末造而號稱中興有以也時事至今而棘甚矣蹇耶解耶惟人所制顧主持運化之人非深心厚力恐納納乾坤不受整頓而告符必於文釆特起乃兆休明吾里中向以此道推熊良孺弟良孺有作不輕示人頃從閩署梓綠雪樓集成問叙於余始縱觀其大全而舍然喜曰風雅未淪時事猶可爲也集凡八種韻語如樂府五言古派宗三謝歌行鋭逸悲壯奇矣哉近體抑才就檢揔成雄渾居然開元大曆之音也叙銘詳而有則美而不溢龍門班椽出沒筆

端而衷以我法目論筆談数十則名理奥
府于斯乎在焉籌邊諸疏鑿鑿数千言事
核法老酷似營平所摘大帥諸弁積習中
外毉之未見施行一二其它持論皆大體
然於今日諫議或曰非宜良孺所以外遷
也紀遊氣敵山川能約能贍當是柳家家
風治行諸記則國子之政傳以左氏者也
夫爲民興利芟很務而良稼是滋寧獨善
爲宰宰天下可矣兵家所採僅百餘條而
古今名將之機權指點片言倍生氣色昔
人謂孫武子十三篇文士亦當盡心予于
劍草亦云然盖良孺少有異禀骨力堅凝

浮視世態而不浮視文章其於文章浮視
迂跡而不浮視經濟雖蚤貴躭躭向學自
天文曆象及形家諸奇書靡不綜制清爽
妙有融會故展采錯事與吟詠揮灑共閎
一機真氣磅礴令予能作治平想則良孺
之繫於世者重矣往者余好張肖甫集其
才氣固似良孺少年令滑神君著稱與長
興治狀亦畧相當無越訴畔卒功成談咲
而威名晚暢於邊陲此亦文士之雄也良
孺厚自期待擬以肖甫得毋夷然不屑歟
迺予志予所好類如此
乙未至日書於隻立軒

綠雪樓集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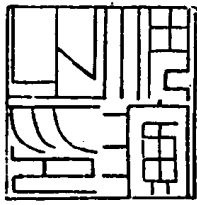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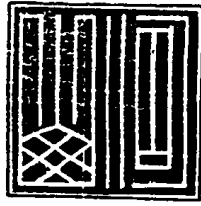
江南數十郡令以神明著前則左司馬楊後則熊熊而士人之奇熊異甚甚于楊允傳記所載發摘隱伏謬巧奇譎非意所及輒緣飾附麗入之公爲美談其爲物情傾注如此而公時時言吾稚慕漢吏破觚斵雕猶先王之遺也入閩乃得覩所爲綠雪樓集凡八種龍門鼓篋京兆探鈎韓公子發難賈太傅揮涕劉宗正封事張平子靈憲佐之陶甫沈謝古筒扣鉢陸離光怪不名一家吾總而括之曰漢語已而曰盖其氣然嗟乎文學政事兼長聖門所難于公兩

擅是有質焉非可摸擬而得也談藝家宗西京頑文各道其衷所獨喻者光乃輝然而特見不者組績湊泊物而不鮮至其氣之深厚淺薄莫曙所由忽然而成像根乎性命其禨祥以取之雖已亦不能喻是安可飾耶漢才近古莽莽能自遂其膽任欲過周其馴弗如經術守師說吏以法爲師耿立斷目無貴倨任子降胡受遺輔政武夫起厮養便能將數十萬布衣權連郡國一牧羊豎猶隻千古借著而談必宣邑本末究之如所畫氣足盖其才不紆回貳適故巖險如夷隨舉一案便令人色飛魂動

且駭且愕後人能窺其影象否而動稱西京碩其質安在公爲令致精覈碩恒多暇日不屑屑毛舉鷙擊意常主寛和民自不能欺治盜道不拾遺且及旁郡義興義與人德之碩苐擒魁宿餘黨以次縛卒先得其主名厚善贓跡委悉又善馭豪敢游徼捕輒得不連引一人故婁擒劇盜而邑常晏然山堡荒僻惕息常若令至然寔坐縣中自如大猾小偷可指數出不意致其豪把其陰重罪令詰盜湖濱自贖湖靖不波所剷調賦役至今他郡邑引領望安得熊使君法著爲令而民庚有鳩乎入司兵垣

所條上九邊扼塞險易道里所由若縮地聚米一目萬里不殊几案間談戰守機宜皆洞窾會救獘必剷根株柰何責武臣以死而甘其賄請自部科始莫令以環璵適相問也唯遼具獨疏中言挑釁輕戰之害後卒如所料云抨射無憚貴介有奥援者碩常以禮義薄責令自裁不至絕痛彈事苐取顯過有聞彰徹者不抉擿苛細所糾半伸半不伸旣以奥援免且用爲遼大將竟踉蹌不任歸至是公言愈益驗取公掖草與近時章奏並讀夐然殊異盖公之言曰告君自有體爲隱爲詛吾不敢覩夫刻

轢樹威計數表祭與亢厲搏擊為名皆中有不足而客氣勝也才有餘于事故不盡術氣有餘于才故不究勢中常有尺度規矩以自程斂亦其氣閒靜以取之此固漢人之質也語安得不漢公文枕藉西京一出一入純用漢法苟非其質誰能飾之吾終以膽任當公西京名碩間矣

舊治友弟沈　演

綠雪樓集跋

澒濛靈氣鬱勃爲文賁之繇曰天文以察時變人文以化成天下自墨卿騷客飣餖剽擷衿名壇坫而此道幾小夫黄初之業猶稱經國矧玉焉者乎無關於世焉用文之此匪才葺夫亦識渺讀

壇石先生諸草而有感也蔚不文不能言其文之所至第見來乎所自來往乎莫闡所以止繁乘言約旨語境之必窮而象之必像在

朝言朝在野言野在浙言浙在閩言閩在山言山在海言海各肖其地其時其人其

事而紓徐出之滐乎渟乎汨汨乎濟乎有
所觸無所藉有所乘無所關大者若天出
鴻流道崑崙排龍門百折而奔歸墟小如
盤盎芥舟方圓恰合試櫛比其字句而曰
孰左孰莊孰史孰漢惡乎知之夫不可知
者有無離合之間所以蔑不有不合也知

賈長沙之痛哭晁大夫之譚塞下趙營平
之方畧者可以讀複疸封事矣莫俚於錢
穀簿書莫猾於戎鋌刺擊然而考工之刻
畫也鹽鐵之辯也牧民山高始計謀攻諸
篇之幾顛頑也即箕嘯咳唾宛覩河東小
記肩世小品盖先生曰吾僅能規規而矩
矩焉能不素此素之精義也韻言則古詞
之為目也鉅孰有過沛橫汾擊筑易水之
概如是也者鐃歌橫吹雜曲不為歷下臨
摹而情語婉朔選體芬逾康樂逸婉嗣宗
近體上下輞水新鄉間不能言其所至抑
有感焉東事在乙丙時襟肘未露先生抵

掌而策之若聚米為谷形態洞著懸揣券
合類君平康節之布算且云頓撫鎮道將
躍然長慮滌戎簡乘矜甲砥戟以待其來
決不可先動以虧萬全亦不可因其不動
而懈防守噫當軸者早用其言寧至覆軍
殺將墮城失地僇辱如今日哉其詩曰沐

葉中京舊黃龍古塞偏夷情如捕影虜勢輒連天爻曰漢取玄菟曾置郡唐因高麗亦征遼泉無國士能書雁那有胡兒善射鵰輸將本爲邊防重捜括還憐野竈消但願諸公憂

社稷昇平蚤建答清朝噫早見之矣其弔

四將也讀之欷歔隕涕盖居恒寄興於湖山耕釣煙雲花鳥者亦牢慅世外之致耳而神脉所注似不藏料拾遺之憂國故亦間詠少伯留侯長源稍托以見本色盖於是而歎茲集之關於世也匪獨以才以識也夫日月星辰風雨河漢天之文也時行爲物生爲人文亦天文也不察時變者不可以化成天下時變察矣奚化弗成卽文之參伍於有無離合奚所不規規而矩矩也夫墨卿騷客涸思乾慮之所得者視此何如也

巳未陽月之望長溪下縣令武林張蔚然

謹跋

則草引

夫有物必有則豈惟民哉天地一大物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敦化川流莫不有則焉學者疑乎窮無窮極無極同乎罔象之索玄珠則于何有詩不云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而方圓之規八尺之表則

則者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之在彼柯者也孟子曰苟求其故故者以利爲本天之高星辰之遠有自然而然之故在知其故卽知其所以則並知其所以則則天能遠乎遇學天官于疇人初亦喜言星氣及游長安與博見疆志之士極議一堂之上

間嘗取腋于四夷之官補

天子之學而後乃知星氣之言猶疏也作

則草

萬曆庚申春仲書于福寧道署之逍遥閣

則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纂集

占理廣論

今人言天官俱以占星氣為急其所指次率悖事理故首以廣論推明其不盡然也題曰占理

天地之為物也理為之理至隱不可推見而費于氣則有象費于事則有數彼為理外象數之言者非象數也人身藏圓履方身附天地抱魂載魄身含天地二而一者也明乎天地之為物與物身者不悖斯進於格物矣黃帝以來天地物類之官神聖所以範圍而曲成者若方圓之有規矩罔或外焉世運遞降聰明日繁論著日

廣春秋戰國以來徂丘稷下談天雕龍鄭圃漆園蔡玄標异轉相祖效邪說飈與舉兩間之真象救悉掩于恢奇要渺寧復有天地哉夫象不真則氣戾數不真則事詩氣戾事詩則理反于是乎弒逆公行九法淪壞天地惡而伐之以好還之道誅無君無父之人而又假手于秦火痛斷誣天罔聖之學懸象闇而恒文垂彝倫斁而舊章缺于是神聖統理之官觀象法類之意漸以湮沒而人傳天數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雖皆祖裨竈甘公唐昧尹皐石申之遺言然占驗凌雜米鹽而急候星氣浸假令兩儀不貳之理同于雜占鬼卦先王敬授人時之曆亦舛午不合矣無論其他即司馬遷世掌天官其書亦多蠢駁如河鼓不欲曲心星不欲直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之類班固沿之未見匡改如句信維散龜鼈不居漢中諸語皆幾以經星為可移矣晉書唐曆紕繆更繁一行淳風任術遺理其于真象數安在抑有宋諸儒研精理窟望氣用數得失平分河南紫陽神主壇坫皇極經世之書具在皇帝王伯元會運世任意配合求之于理鮮有獲焉萬世以後誰為證案紫陽箋註經書素王羽翼語類雜出門人理氣之論尚無一歸而宋志占詞又未免同漢儒之凌雜也然則

廢占候與日何可廢也氣為真象事為真數合人于天而真理不燦然于吾前乎今時史官喪紀疇人子弟矧襄陳言靈臺類占徵應雜奏莫適所從良由不揣其本僅齊其末皆不足稱天士之選也愚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之象至定不定者氣蒙之也天地之數至定不定者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蒙氣俯識亂事而權衡其理則天官備矣

占理演說

廣論以氣配象以事配數皆據理推原而語焉未詳其義恐晦再作演說無二旨也

或問曰盈天地間皆象則盈天地間皆氣天地之氣宜

無不從天地之象宜無不定所務固天無象見吉凶何也因譬諸人身脾氣病則黄色動于貌肝氣病則青色動于貌腎氣病則黑色動于貌若有喜慶惠廸之兆額潤顏明亦復如是華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五百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當出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珥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蓋氣由地起如此地有吉氣上徵爲青雲紫氣龍文鸞彩之在氣中生養自有賢聖豪傑挺生有凶

氣上蒸爲風霾旱魃淫雨攙搶暈背人在氣中生養自有饑饉兵戈橫出故吉徵非能生祥由氣先祥也凶徵非能生孽由氣先孽也故望氣者正宜于常土辨禍福入國邑而候息耗不宜于普天率土百年易世一槩牽合若日星之光其體本自如正因此地氣有吉凶則此地人眼從氣中窺便分祥異故暈背風霾晴雨之候百里有不同觀者惟彗孛之氣沖入晶宇所至最高天下仰見然比之于七曜之度不啻千甚卽千里而暈測之差數覩矣或因地氣而也何爲此方吉彼方凶此時吉彼時凶用是則數爲之也實胚胎于人事也如堯舜被勳華之德行揖遜之事醞釀宇宙太和元氣故彼其時便能立地平天成之事業然後漢唐猶慕堯舜敬仲尚復興齊稷教稼稽契明人倫有生民教民之事業醞釀宇宙太和元氣厥後商祀六百周世三十及桀紂而以塗炭生民爲事其數應窮便致湯武放伐斯固事數相根而氣橾其關鑰者也不獨地氣天氣亦然如中國處于赤道北二十度起至四十四度止日俱在南旣不受其亢燥距日亦不甚遠又復資其温煖禀氣中和所以車書禮樂聖賢豪傑爲四夷朝宗若過南逼日太暑只應生海外諸蠻夷過北遠日太寒只應生塞外諸達

虜若西方人所處北極出地與中國同緯度者其人亦無不喜讀書知曆理不同緯度便爲回回諸國忿鷙好殺此又一端也或曰世有古今由氣有否泰將來愈趨愈下其氣象如何曰質文之運也三代如循環大都聖賢開國之初便是湯武氣象守成有令主便是啓甲成康氣象其亡也便是桀紂氣象請借漢唐爲喩伐秦亡隋何異湯武弔民文景殷富貞觀治理何異啓甲成康其季之昏弱又寧下桀紂乎故曰三代如循環若曰去古愈遠愈趨愈下則邵子皇帝王伯之運已終于桓文之季至今似應趨入蠱壞矣安得有漢唐宋漢唐宋之

後又安得有我明之聖神御世寰宇同風哉若夫興廢實關質文凡開天草昧之朝臣民甫脫于金戈吮砸父子離散之餘得食即飽不復思膏粱得衣即溫不復思文繡得寢即甘不復思帷幄自然而無乎不質承平一久家室蕃熟不知有金戈吮砸之苦聰明志巧日習日增情欲取極何所不至將有厭膏粱不足食文繡不足美帷幄不足御而天地之氣亦不能供其所求上貪下盜莫所底止又必釀出金戈吮砸父子離散之事然後聖賢豪傑起而收之方能返于粗衣飽食甘寢之故于時臣民亦不復知其質之如此也由是而觀質文有定運興廢有定數皆自人事釀成當興之時天地如律回陽其氣條達鏡重磨其象宜朗廢之時天地如律窮陰節其氣滯閉鏡蒙塵垢其象湮闇蓋此千古至定之理也占候祁禳豈非小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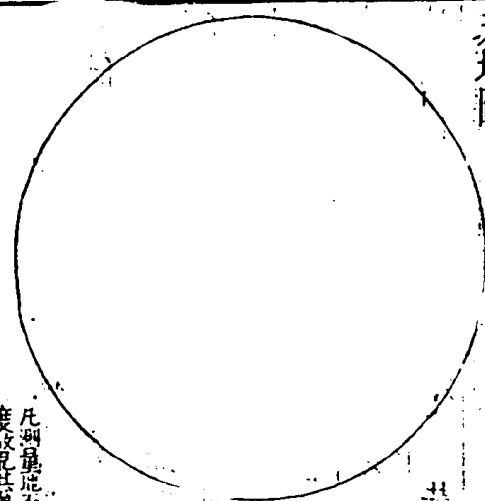
天地定體

前篇論演說所以闢世之小占天地者此後臚列兩間之定儀定理庶幾于格物之學也無言占矣

天覆地載自位言也天圓地方自德言也其實天地皆圓體地在天中只一點適天之至中處如彈丸然確然不動天行一日一週地球圍九萬里徑三萬里半徑一萬五千里為地面人所立處天大三百六十五度地不及十分度之一從人所立處際天左右上下各九十度人目所見止半天從地上虛空處看天便見天體大于地如許上半如是下半亦如是故見地之確然在中也何以見地止九萬里也以極星驗之假如往北行二百五十里極星便高一度行二千五百里極星便高十度北京極星高四十度若從北京再北行一萬二千五百里極星便高九十度在天頂正中再北行極星又從中漸低無北極過南南極過北之理地圓故也夫二千五百里差十度則二萬五千里差一百度算至九萬里則三百六十度週而復始矣此所以知地之為九萬里也夫北行二百五十里極星便高一度若東西行就是將九萬里都行盡了極星卻不過東西一分者則星大而地小故也南北移者人循地球經線上行天頂不同若東西原只在地球一條緯線上行所以任行九萬里而北極無偏東西之理地球四面窪者為海水突者為山平者為田地人所住立皆依圓體以天為上即人不及見之地足趾相對彼仍以天為上不是平行人須大着眼合山河海水夷夏做一彈丸看則得其解矣西方人泛海至大浪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與北極出地三

天地圖

十六度地方足趾相對即今之陝西也瑪八作南極出地三十二度則又與南京相對矣如上圖大圓圈為天中一點為地然大圓圈四面皆視此一點為下施者如此其大受者止此一點妙矣哉至小為至大凡測量處不觀度故喫其至天大眼可見也

則直 十七

之樞也或曰地既虛空懸着且質重濁不虞其墜且倚乎曰天包着他元氣晝夜運行四面都是上無可墜處又在天之至中亦無可倚處分定故也地既虞墜虞倚則日月如此大且時時飛動亦虞墜虞倚乎譬如鳥飛魚躍人竪畜横各有定分有定理自然而然不得不然者也

格言考信 格言者古聖賢之言散見于載籍而事理之確然有据者也夫不尊不信無徵不信尊而徵矣竊附于好古之述或不為妄作也

岐伯曰地在天中大氣舉之 黃帝素問曰積陽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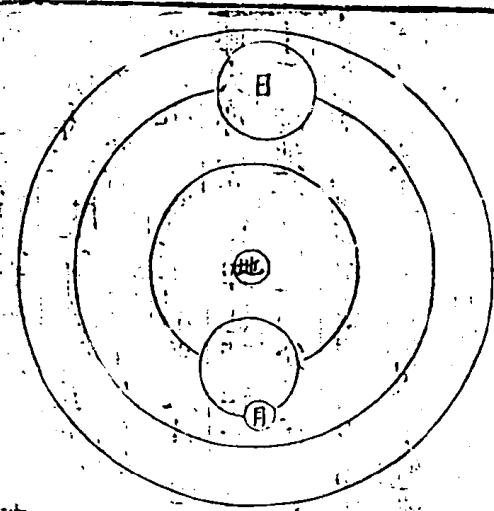
太玄經曰天渾而攪故其運不已地隤而靜故其生不

運氏王蕃渾天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東南西北展轉同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 朱子語類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 横渠曰地對天不過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純積剛運轉無窮包地之外 河津薛氏曰地比于天特一點微塵耳

渺論存疑 渺論者固皆子史傳記所載其說章章行于世矣然多才士寓言學人臆測揆之于理殊扞格不合心所未安何敢附會故目之曰渺論明乎其不經也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北陽極于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

則直 八

載水而浮 天表裏有水此渾天陋說如其有水便不可渾矣 王充論衡曰天平正與地無異若覆盆之狀 淮南子曰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 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缺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朱子語類曰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者蓋是乾耳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 語類是非相半由門人見解不同 天文錄曰天如欹車蓋南高北下

渾天列象上半天地下

日月五星列宿自公眼下觀却像是一層位置然實不

是一層如至京師中間有許多省郡一般月最下辰星次之太白次之日次之熒惑次之歲星次之塡星次之經星次之月離地中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餘辰星離地中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有餘太白離地中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里餘日離地中一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熒惑離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餘歲星離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塡星離地二萬五百七十七萬五百六十四里餘經星離地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餘此外即係一日一周之天

包絡轉運此天離地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里餘其遠近各有測算之法蓋諸星之體甚鉅只因離地絶遠故人眼見得甚微若從星上看地决如一塵不能見矣經星之體分爲六等上等全徑大于地全徑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次等大于地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三等大地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四等大地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十一其五等大三十五倍又八分之一其六等大一十七倍十之一七曜之體惟日徑最大徑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八之三塡星全徑大於地九十一倍又八之一歲星大于地九十四倍半熒惑大地半倍地大于太白三十六倍三十七之三地大于辰星二萬一千九百五十倍地大于月三十八倍又三之一然則日大于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之三也此俱有測筭法不爽人目所睹近者雖小亦大遠者雖大亦小此定理也試作一圈如天地形天分三百六十五度地一點上亦分三百六十五度則天上一度便容得幾十個地矣或問何以知其里數地上一度三百五十里天上一度容得幾十地地全徑九萬里積而筭之大畧便可覩也試立一表候日月俱升至三十度月影肥而長日影瘦而短豈非日遠而月近之故乎或又

此日月與天之係日高行黄道之外月低出入黄道如循環然其實月地還小畫圖不得不稍大耳

問小兒論日出日午中遠近之說如何曰人在地上天頂與東西際俱各九十度朝日清凉斜照而夜氣初開與午日探湯正照而晝氣暄朗此義易明惟遠大中小少費詮說凡地面上各有浮游濕氣擁抱

厚十餘里當午直視浮氣薄當早暮旁視則浮氣隨地
之所際如東邊至中心地有二萬二千二百五十里則
浮氣亦有二萬二千二百五十里故日月之大與星辰
之濶皆爲氣所影近如帶眼鏡看字字畫便大試將空
盂置錢其中從人目不見處安定斟水滿盂錢自可見
是其徵也究而論之天頂在地面上起算更無占數若
邊際還遠中心二萬二千二百五十里以地之斜占數
也在善算者得之

格言考信

中庸曰不見而章又曰高也明也又曰道並行而不相
悖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周易曰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　劉氏正歷曰日者群陽之精衆貴之
象也　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　管子曰盛魄重輪
六合並照非日月能乎　張衡靈憲曰凡文曜麗乎天
其動者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廻　春秋說題辭曰星
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
生爲星　物理論曰凡月與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
光　熊氏曰
渺論存疑 如左諸說論數懸絕皆臆摩耳 食實本從北極高下測量一過
曆紀曰天去地九萬里　河圖括地象曰天去地二億
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二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
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四
步　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
寒不暑民復食土天可倚杵洶洶莫知始終　春秋元
命苞曰日月徑千里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　徐整
長歷曰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高于地七千里　淮南
子曰日中有踆烏　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徑
五十里小星徑三十里北斗七星相去九千里皆在日
月下　程子曰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　朱子曰八萬
四千里未可知也　佛言離垢國天人纖盛琉璃爲地
有八變道黃金爲繩以界其側 此同並列萬古
定天重數 天有元位元氣所結包裹精密如忽頑皮層疊剛健中正運旋不已且晶明透徹故清宅不毀萬象爲章
天之倉倉者從人眼上視似只一重然吾儒言九重西
域人設十二重俱就七曜列宿麗天行動之際測算出
來殊皆有據愚謂元氣層層其人目所不見之星象尚
多重數亦未可定但就有象者按之作吾儒九重之解
其一月天二辰星三金星四日輪居中位照映世界萬
象取光五火星六木星七土星八列宿以上八天皆自
西旋東行有遲速速則如月天之二十七日一週遲則

如土星之二萬七千八百年一周過與木火金水太陽載在臺官者曉今歲歲差分積知之而不知列宿天亦自西旋東堯時冬至日在虛七距今四千年冬至日在箕四差六十度大約二萬四千年一周惟最上宗層無星可見其行最徙自東旋西二十四時一周帶動列宿七曜天俱左旋所為宗動天也左旋二十四時天以南北極為軸以赤道為天腰右旋諸天以黃道極為軸偏南北極各二十三度半以黃道為天腰難者曰七曜列宿豈不如鳥飛空中魚行水內安得復設六天以麗之曰萬物之理靜者獨有一靜動者獨有一動未有一息之內能動靜互見未有二動並出能此動東去彼動西行者也今觀列宿日月五星其運動各各不同便知其各有所麗之天即如金水二星俄而在日前行俄而在日後行似有三動何為三動每夜見其東升西沒每日一周者一動也最上健行之天所帶動也其附日東行每年一周者二動也本星所麗之天常東旋也而其或南或北遲疾靡常者又一動也則本星在所麗之天如循圈然故于其一時而有數動則知其有天以牽屬之月亦若是矣而火土諸星可例推矣惟列宿循黃道右旋七十年行一度無南北之差又無遲速之異或者疑是自運乎曰非也日之有天更易明

也夫日平行日一度一歲三百六十五度自春分至秋分半歲宜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宜亦然乃大統曆太陽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恒多八日自秋分至春分有隔度恒少八日春秋分者赤道黃道之交天之一半也而日行有多寡何居乎蓋二分之界限乃地心與一日一周左旋最徙之宗動天平中對心處而日天之心則與左旋天之心不對每過北八度故春分至秋分必遲數日乃可及秋分至春分必早數日乃無過也此義雖星官曆士鮮有明其解者不但此也余嘗在京師與欽天監官周子愚論歲差之理彼但

拘世儒腐說以答曰天老日行遲陽漸衰故也真可一笑二至二分乃黃道四分平等定限日不到那限上自然不分不至如何說得天老陽衰實列宿天漸漸過東如堯時虛宿在冬至限上者今已東移五十

度冬至限恰值箕四若從堯曆行算至二萬四千年依舊在虛宿冬至矣此實燦然可據非如宋儒之猜忖也

格言考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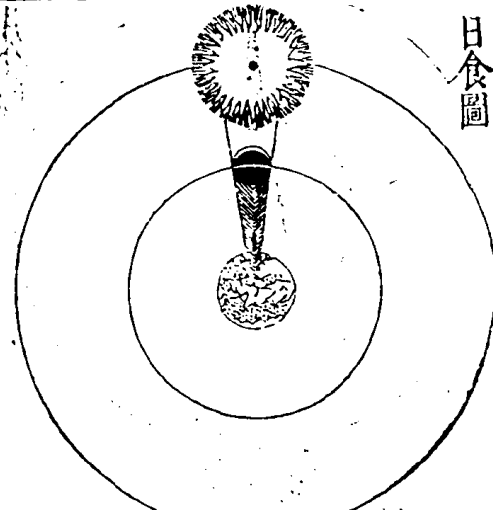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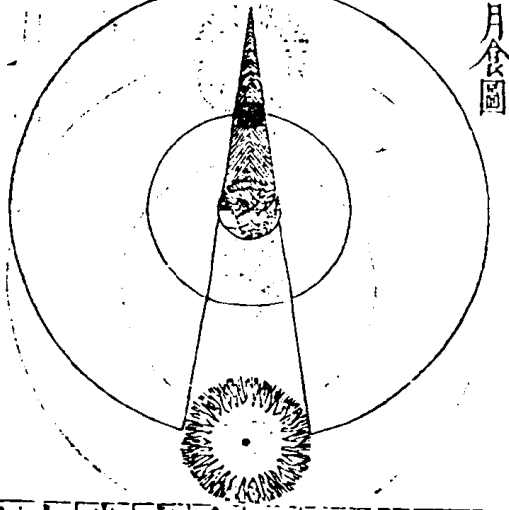
楚辭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太玄經曰天有九天 兵法曰動于九天之上 張衡靈憲曰道幹既育萬物成體于是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于外而體陽故圓以動斯為天元道之實也天有元位

渺論存疑

宣夜學曰天無質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中 山海經曰倚天山蘇門山日月所出又曰大荒之中湯谷上

有扶桑木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 淮南子曰若木端有十日其華照地 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飛鳧相似 佛言須彌山日月相為避隱分晝夜 佛以無邊淨華眼地看未到

日月交食

日在月上溯而日月行度南北同經東西同緯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固也惟望而月食日在地下月在天上儒者謂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曆家曰闇虛問其何以亢何以闇虛畢竟不能置對殊不知月星皆借日為光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上經緯皆同則地影適遮日光月不受

日食圖

光而月為之食然朔不必皆日食望不皆月食何也蓋經度同而緯度不同故也日正行黃道一線萬古有常月則或南或北故同經不能同緯日體大地體小若不同緯便為日光射及然普天之下食之時與

月食圖

食之分數不能盡同以地面早夜不同日月行動故或曰星月俱借日為光地影既可以食月獨不可以食星乎曰諸星所麗之天距月天甚高日光大地影小過月以上則暗影漸尖細至于星道地影不及矣

然金水二星亦在日下地球大于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大于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是金星大于月輪月既掩日金星過日下獨不掩日何也曰凡物以形相掩非惟論其大小又當計其遠近近目者愈近則愈掩如以一指置睫間宇宙可蔽及其遠也雖泰山不礙金星雖大于月乃在月天之上去人目甚遠故不能掩日月雖小于金星去人目最近故能掩日光也

格言考信

朱子語類曰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漸擦挫月光漸漸見于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朱子詩經十月之交註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

謬論存疑

淮南子曰麟鬬則日月食　按朱子詩經十月之交註曰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　月在天上日在地下請問月如何亢日而月爲之食恐紫陽先生此解不去凡解得去者便做得像試請做一下亢日闇虛之象如何

晝夜長短

晝夜之長短由于日之出入日出入之舒縮由于南北極出地之高下中國處赤道之北恒不見南極惟見北極故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推而論之如在海中間所以南滿剌伽國則南北極皆相對北地其人正處赤道之下地者熱晝夜恒平漸次而北如廣東廣州府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夏至日五十三刻十二分爲晝餘四十二刻四分爲夜江西南昌府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夏至日五十五刻七分爲晝餘四十刻八分爲夜視廣東晝夜長短差二刻南京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夏至日五十六刻六分爲晝餘三十九刻九分爲夜視廣東差三刻視江西差一刻山東濟南府北極出地三十七度晝長五十八刻四分餘爲夜即晝長于廣東五刻于江西三刻于南京二刻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其晝夜長短所差愈多彼唐史所稱鐵勒部夜煮一羊髀適熟而天即曙者當是北極高六七十度處之夏至時也若冬至日熟一羊髀而天即暮可類推也倘距北京一萬二千五百里則北極高九十度以赤道爲天弦矣春分以後皆晝日在赤道裏從天弦旋轉如磨秋分以後皆夜日入天弦下旋轉此又理之不得不然者也聞其地爲氷海極冷則南極之下亦可類推總之遠于日

故也今曆家所定冬夏日出入時尚是就南京舊測量定算而未能隨地明其差數然正朔宜壹此又勢之不得不然者也試作一渾儀從南北極度數升降而審視之固若函蓋之合卽用簡平儀隨手隨地測之又無不然也山西等處主北極出地三十八度陝西等處主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河南等處主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浙江等處主北極出地三十度湖廣主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四川主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半福建主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廣西主北極出地二十五度雲南主北極出地二十四度貴州主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此以南北較

長短天下不可一律如此至于東西日月諸星雖每日出入地平一遍第天下國土非同時出入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漸東漸早漸西漸遲如有人居東又一人居西東西直相去試七千五百里則東人見日爲午正初刻此際西人乃見日在禺中爲巳正初刻也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爲地二百五十里若相去百八十度則東方之午爲西方之子相去九十度則東方之午爲西方之卯普天之下時時曉時時午時時日晡時時黃昏時時夜半各於其地作如是觀

格言考信

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周禮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范蠡計然曰日行天一度周而復始朱子語類曰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

渺論存疑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方山上有青松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　朱子語類曰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卽天明謂在地尖角處去天地上下

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此是不曾看北極故有此尖角語）　橫渠曰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日月不左旋此理易明乃橫渠亦作此解）

經星位置

凡經星以二萬四千歲一周天是爲歲差蓋亦時有移動但其移也密百年之內所差未多故可以定儀取之其細古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可名者中外星官三百六十未易悉列然品其光曜約有數等今畧舉大者一百以候宵測欲置渾儀其法取各星入宿所當之位爲經以離北極爲緯合以黃道過宮之經與離赤道南北之緯如數安置用銅輪轉之可與天行不悖而

[illegible]大星	入宿	離北極	體等	黃道宮	離赤道
一勾陳三星	壁二度五十九分	三度[illegible]	二	白羊一度十五分	北八十五度五十一分
二閣道南二星	壁十六度十三分	三十六度三十分	三	白羊○三度	北五十三度四十五分
三天綱星	壁七度四十一分	一百一度五十八分	三	白羊四度三十二分	南二十度二十六分
四奎左北五星	奎三度五十六分	六十二度三分	三	白羊十度四十三分	北三十四度十三分
五天倉右二星	奎七度四十六分	一百一度五十八分	三	白羊二十二度二分	北三十四度二十三分
六天船西三星	胃五度四十二分	四十一度五十二分	三	金牛十四度五分	北四十七度四十三分
七大陵大星	胃三度四十五分	五十二度四十六分	二	金牛十一度二十分	北三十九度三十二分
八昴宿二星	胃十五度[illegible] 昴一度五分	六十八度[illegible]	四五	金牛二十度[illegible]	北[illegible]
九天囷東大星	胃八度七分	八十五度四十二分	三	金牛十一度三十三分	北二度十六分
十畢左大星	畢一度五十八分	七十五度二十一分	一	陰陽三度十八分	北十九度五十五分
十一五車右北	畢八度五十三分	四十五度四十八分	一	陰陽十二度二十一分	北四十四度五十六分
十二參右足星	畢十二度四十八分	九十八度三十分	一	陰陽十二度四十八分	南九度十四分
十三參左肩星	參五度二十分	八十二度四十四分	一	陰陽二十度二十七分	北六度十六分
十四天狼星	井八度二十二分	一百六度二十二分	一	巨蟹五度二十三分	南十五度四十九分
十五北河中星	井十六度三十三分	五十八度六分	二	巨蟹○十四度	北三十一度二十八分
十六北河東星	井二十度十八分	六十度五分	二	巨蟹十六度四十九分	北二十八度四十三分
十七南河東星	井二十度十八分	八十四度十三分	二	巨蟹二十六度四十五分	北六度九分
十八星宿大星	星初度二十八分	九十七度四十三分	二	獅子二十三度十四分	南四度三十三分
十九軒轅大星	張三度八分	七十五度四十五分	一	獅子二十三度七分	北十四度十九分

星名	入宿	離北極	體等	黃道宮	離赤道
二十軒轅南星	張三度二十七分	六十八度二十八分	二	獅子二十四度四十九分	北二十二度十九分
二十一北斗天璇	張十五度八分	三十二度十分	二	[illegible]	北[illegible]
二十二北斗天樞	張十五度二十八分	二十五度三十六分	二	雙女五度十九分	北六十二度三十六分
二十三北斗天璣	翼○十三度	三十三度十分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四北斗天權	翼十三度二十分	二十九度四十分	三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五太微帝座	翼十三度二十六分	七十一度五十四分	二	雙女十九度十六分	北十七度九分
二十六太微西垣上相	翼二度五十七分	六十六度三十分	二	雙女九度三十分	北二十一度五十一分
二十七北斗玉衡	軫十度二十一分	三十二度一分	三	天秤七度十七分	北五十八度七分
二十八角宿南星	角○初度	九十八度三十分	一	天秤十五度十三分	南八度十六分
二十九北斗開陽	角一度十一分	三十三度一分	一	天秤十五度三十分	北五十七度二十四分
三十北斗搖光	角七度五十三分	三十七度二十六分	二	天秤十七度[illegible]	北[illegible]
三十一大角	亢一度四十六分	六十七度五十八分	一	天秤二十度二十分	北二十一度四十五分
三十二招搖	亢六度三十六分	四十九度十五分	三	天蝎○四度	北四十度三十二分
三十三氐右北星	氐○初度	一百三度五十五分	二	天蝎十四度二十八分	南七度十八分
三十四氐右南星	氐四度五十六分	九十八度五十分	二	天蝎七度五十一分	南十三度二十九分
三十五貫索大星	氐四度四十六分	五十六度九分	二	天蝎二十度十一分	北二十八度五十一分
三十六天市垣梁	房四度五十六分	九十一度三十六分	三	天蝎○二十九度	南一度五十八分
三十七心中星	心一度五十八分	一百十五度十五分	二	人馬一度二十七分	南二十四度三十六分
三十八天市垣候星	尾二度四十六分	七十六度二十一分	二	人馬十八度十分	北十三度十一分
三十九天市帝座	尾七度五十二分	七十四度五十二分	三	人馬十一度四十六分	北十五度二十七分

四十	天棓西星	箕三度五十六分	四十度二十二分	三		
四十一	河鼓中星	斗十八度三十分	八十三度四十四分	二	磨羯十八度五十七分	北七度十九分
四十二	織女大星	斗二十度三十七分	五十一度四十三分	一	磨羯三度五十一分	北三十八度三十六分
四十三	天津北三星	女二度十分	四十七度十七分	三	寶瓶三度五十五分	北四十三度四十三分
四十四	天鉤大星	虛二度二十二分	三十度五十分	三	寶瓶十四度十分	北六十度四十分
四十五	壘壁西星	虛三度十五分	一百九度五十分	三	寶瓶十五度八分	南十八度四十六分
四十六	危宿北星	危初度三十八分	八十七度十分	三	寶瓶十七度四十二分	北七度五分
四十七	室宿北星	室初度〇二	六十五度三十分	二	雙魚七度四十七分	北二十五度三分
四十八	室宿南星	室初度〇	七十八度十九分	二	雙魚八度〇	北十二度四十一分
四十九	羽林大星	室九度四十五分	一百六度五十二分	三	雙魚四度十五分	南十八度〇

二十八宿定度

箕九度半斗二十三度半其三度太入丑宮牛七度女十一度其二度入子宮虛九度危十六度十二度太入亥宮室十八度少壁九度少奎十七度太六度太入戌宮婁十二度少胃十五度太三度太入酉宮昴十一度畢十六度半七度入申宮觜五分參十一度少井三十三度八度少入未宮鬼二度柳十三度四度入午宮星六度少張十七度太十五度入巳宮翼二十度軫十八度太十度入辰宮角十二度太亢九度半氐十六度半一度少入卯宮房五度半心六度少尾十八度三度入寅宮

渾儀圖說

天體渾圓古今制作渾儀雖神聖復起不能易也余從星臺見銅鑄天體盛以方櫃天體畫度半露櫃上半隱櫃中蓋即櫃面爲地平其像最肖又見銅鑄數圈分黃赤道鑄二十八宿之名備諸節氣午貫旋轉其意最密皆祖元人郭守敬遺製也每嘗夜窺玄象端思儀理欲合三者之製師古人轉漏之意而設爲渾象俾與三辰四時合運而力未能也姑述其畧其法或範銅或揉木爲彈丸形象天體仍爲方櫃象地平天體之上正鐫赤道以絡天紘斜鐫黃道以備節令附櫃作方架穿三百六十度爲圓孔以鐵軸貫南北極極之高下可以隨地

渾儀黃赤道圖

低昂而櫃下爲井深丈許彷自鳴鐘法多爲轉輪以重物墜之作機斷較定緩急俾一晝夜天行一週而天體之上照經星位置度數體等天作蒼色以金銀點星如星本色更以環綴日月如其行度俾其器移行動不但觀象授時玄理闇合即

欲求海外四夷之天晝夜長短之𢑥只在軸間低昂耳

渾儀天地合象圖

格言考信

蔡邕曰渾天立八尺圓體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　張平子作渾天儀璇璣所加其星集皆如合符　宋顔延之請立渾天儀曰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戾相襲世重其術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宦瑗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尚矣　朱子語類曰渾儀可取盖天不可用試令主盖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箇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着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 總之璇璣玉衡乃古羲和遺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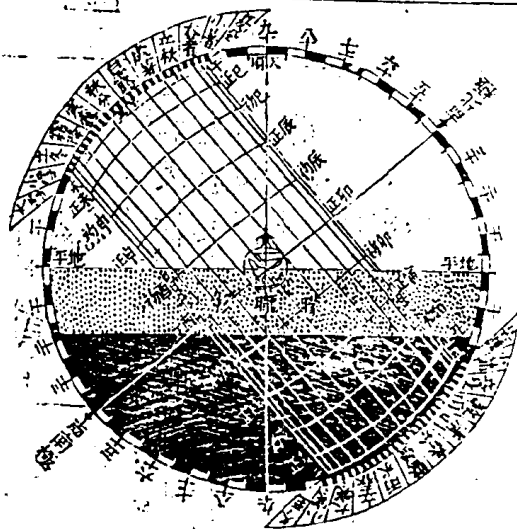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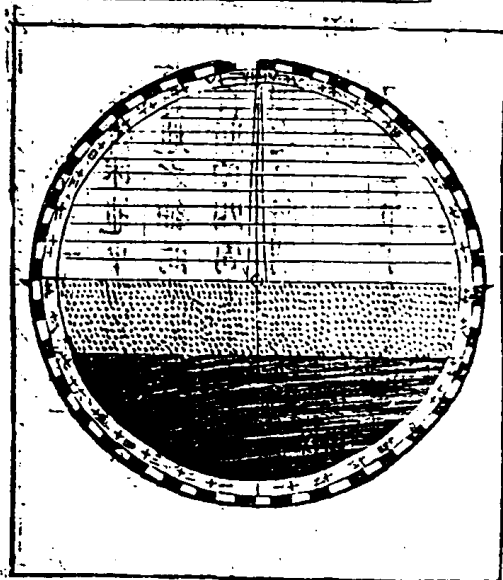
渺論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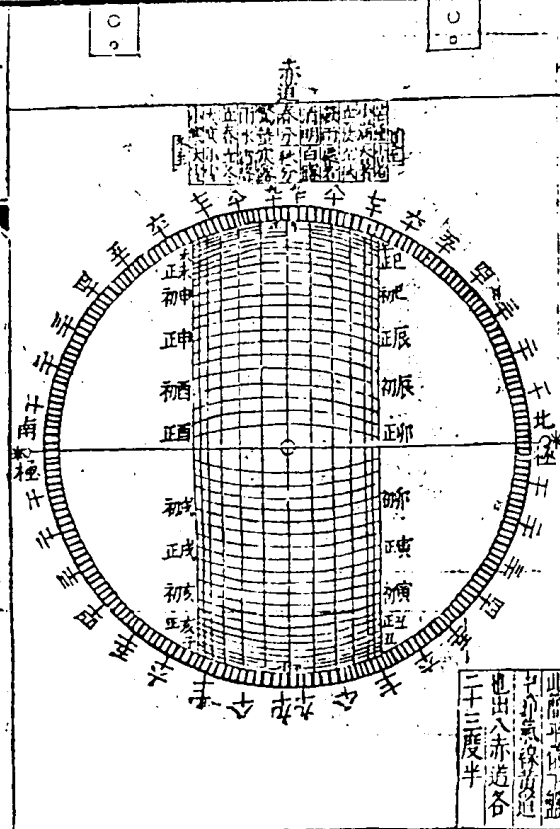
周髀術即盖天說天圓如張盖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石而左行日月右行而隨天左轉故極在西北是其效驗 極在西北之說最可笑試北面仰首一望何如

平儀圖說

此儀古所未有臺吏亦不經見有之自萬曆中西極人來始隨地隨時可以量赤道出入極星高下得晝夜時刻明海外諸國日出入之限兩盤旋轉地形畧如軸心因以見大天包小地之像上盤從中心直銳者爲天頂即人在地上頂立之像用有數十件不能悉紀其法以

上盤加下盤中心釘一小軸上盤一半空圈即天下一半平實即地地上朦朧影十八度盖日出入有昧爽黄昏也如欲知時先以儀上二規竅仰視日景俯視軸心垂線在何度分隨將上盤移轉如本地方北極出地之數觀其上盤横線與下盤黄道上節氣線交加即本時本刻他如以節氣于正午量日得赤道離天頂之數即北極出地數以上盤加北極出地處隨節氣隨地方即見日出某時某刻入某時某刻冬夏長短之度瞭然可見觀朦影而知昧爽黄昏隨處隨節氣不同將天頂從循赤道則知南海滿剌伽之國無冬無夏晝夜平恰有

兩春兩夏兩秋兩冬光景將天頂徑指北極或南極則知此處以赤道為天弦半年一晝半年一夜隨度不同以活法該定理不能殫述地平與天際同大者又自人眼論不得不爾其實地之細尚比不得軸心一點也天頂無處不中隨人首所頂四周上下更無偏倚以天地俱圓故數之至卽理之至所謂苟求其故雖天與星辰之高遠可坐而得者也

後三圖總一儀名曰簡平卽打扁之渾天儀也袖藏以行天下隨時視日視極最為方便最為確當數之至豈非理之至乎

此簡平儀上盤其尖銳為天頂北半虛者天殼之像半實者地載之像此自人眼看天地故將天地平圖以分晝夜十八度朦朧影黃昏昧爽之象[illegible]

此簡平儀兩盤相加之圖上盤四週旋轉則知天頂不同日出入長短不同今姑舉北極出地四十一同如北京地方者餘可類推

此簡平儀下盤其節氣線為道也出入赤道各二十三度半

格言者府信[illegible]

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illegible]併

北曰天地無適而非中[illegible]皇極經世書曰圓者徑一圍

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圍四重之則八也[illegible]晉書曰宣

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多所遺失[illegible]釋迦如來觀

三千大千世界如菴摩勒果[illegible]

淑論存疑[illegible]

呂氏春秋曰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

中也[illegible]論衡曰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

[illegible]三五變化[illegible]火土釋曰[illegible]

則草　乭

儒曰五行金木水火土釋曰四大地火水風西方之人

曰四大元行水火土氣蓋以金木在天地間不能敵水

火土之用也故邵子皇極經世書取水火土石四配宗

剛不言金木曰風曰氣總不外吾儒之所爲二氣也氣

行變化各有定理節愚者之所怪智者之所揣聊舉其

凡無可怪無候揣也夫金者土之精木者土之毛雖其

德配春秋然麗質而生無騰踔變動之象不必詳論若

亦生也要不必盡宗邵說姑即水火土乘氣之上際而

蟠發爲化育之妙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詮說於左

[illegible]風　雲　雨　露

風屬火火在天地間挾水土之氣而動若其氣滯而賦

則水分偏勝多爲雨若其氣疏越而燥則火分偏勝多

爲風火鬱積生騰疾生無濕氣以吸之地下又無濕氣

以助之所以橫騖披叫震撞怒號如人之噫也噫隨地

氣所在不同氣重風頭輕爲未有雨屬火主氣本濃滯

日爲火君照熱正生以感動火氣火炎上而水土之氣

隨之氣行三際中際屬冷氣升離地漸近冷際是冷是

濕結而成雲雲雖稍日氣下隔火氣冷濕相盪相薄勢

將變化勝者爲主雲至冷際本多濕情濕情若勝即化

爲水水既成質必復于地是之爲雨雨中有土原挾塵

則草　三

土而上也如人身悲心感則淚迸欲心感則精逸愧心

感則汗下所爲水中有火乃焚夫槐此定理也正如蒸

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雲之象也上及于蓋蓋是冷際

就化爲水既已成水便復下墜雲之行雨即此類焉若

水土濕氣既清且微日中蒸升即爲風日所乾迨至夜

時升至冷際乃凝爲露夜半以後去昨已遠寒氣微深

亦如一歲之寒盛于日至之後也當其寒時氣升稍重

故凝露尤繁夜有烈風亦受風損故風盛即露微矣若

長夏大旱夜無濕氣則夜中並無露焉然亦有密雲不

雨者早雲益旱者何也因氣升不等所具元行各有偏

勝氣升之際惟帶熱乾不帶熱濕如旱暵之時雲起于
地孤行獨上雖至中際無有濕性與相協助或遇大風
飄散其火故多而不雨所以晴日雲高而反不雨大旱
之年山雲屹峙行復散失徒見流光有曄其明也若氣
行大體濕情既多雲起于地遇其冷意不能直上遽化
爲水故雲近于地反得雨焉每有高山之上俯瞰雲雨
皆在其下視震雷如水發漚也

格言考信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宋玉曰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
末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禮記曰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　周易曰坎爲雲　說文曰雲山川氣也
呂氏春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
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兵書曰韓雲如布趙雲如
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
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
囷　釋名曰雨水從雲下也　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
雨　論衡曰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
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　五
經通義曰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生　蔡邕曰露者
陰之液也

澂論存疑[illegible]又圖一人[illegible]
春秋文曜鉤曰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
人向軫而蹲[illegible]
[illegible]雷[illegible]電[illegible]
雷屬火春夏地氣上升皆因日近照地成熱日爲火母
亟炎逆親騰踔而起又挾水土之氣合逆上冲火性專
直既欲發越又被濕雲冰氣圍抱壅隔陰陽相薄激而
成聲如釜中煮水覆以釜蓋水沸湯湯其勢然也水土
之氣挾帶微質畧如硝炭火勢發越逢其質氣閃爲電
光火逆走騰土經火煉凝聚成物物降于地是爲劈歷
之楔矣或曰人間畫雷象如鬼神狀又有見雷如飛鴉
形者是耶非耶曰氣之所聚即化爲神如人身氣旺便
有神壯天行元氣豈無神司偶落凡目變爲影像是雷
之神非雷之體雷體在火故電光可見而雷不可見畫
者作持斧椎鼓狀世俗之陋也[illegible]

格言考信[illegible]

莊子曰陰陽交爭爲雷[illegible]易曰雷地出奮豫又曰雷風
相薄[illegible]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史
記曰霹靂者陽氣之動也　說苑曰電陰陽激耀[illegible]論
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晶晶爲連鼓又圖一人若力

土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世人莫不爲
然原之虛妄之象斑斑出雷電般重辟歷夜明者陽
氣之動者也

彗　孛　流星　隕星　日月暈

彗屬火火氣從下挾土且非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
直突此二等物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上之土輕微熱
乾略似炅烘乘勢直衝遇必便燒狀如藥引今夏月奔
星是也其土勢大盛者有聲有迹下復于地或成落星
之石與霹靂楔同理今各處隕石初落之際熱不可摩
如挺器初出于陶焉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附于火際

卽成彗孛火氣相從如增薪添油故彗漸長孛漸大然
彗本必向日晨見東方則西指夕見西方則東指火從
陽也附麗既久勢盡力衰漸乃微滅故彗孛無百日不
滅者或曰若是則彗孛乃地出非天降也何以有經緯
星自孛如史載星孛大角大角以亡之類者乎曰彗孛
止從晶宇成象不能至星月之天而隨天左旋大氣所
鼓試以彗孛之度與星度易地量測其度必不同也星
孛大角大角以亡當是孛氣爲大角所吸從下遊上故
大角以亡如日月之暈亦從地上發氣爲日月所吸其
暈甚低如在其內外便有此方見暈彼方不見暈者抱

珥背玦理可同觀楞嚴經曰燈光自如人有目眚則見
圓影猶日月之光亦自如此方國土咸有惡緣則怪雲
變氣互見彼方國土固自不見

格言考信

天文志曰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
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
地而下及地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　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倉
黑望如有毛目然而長庚如一疋布着天星墜至地則
石也

渺論存疑

淮南子曰畫隨灰而月暈缺　孟康曰歲星不見則變
爲妖星（班馬多以妖星爲歲星所變太宗鑿矣）

雪

雪與雨同理亦挾火氣故將雪之日必先微溫不溫氣
不上升也天有三際近地之際率皆溫際惟溫則能生
萬物溫際以上則爲冷際無冷際包裹則溫氣直散不
復有溫便無雨雪霜露之澤試在高山六月可以衣褚
此其理也冷際以上復有火際是爲晶宇光火皆上騰
由火之本所在上試如紙糊室外面大風作冷室內

偏漏外面日色盛暑室內偏涼此又其理也雪花六出何也曰凡物方體相等聚成大方必以八圍一圓體相等聚成大圓必以六圍一此定理中之定数也凡水居空中在氣行體內氣不容水急切圍抱不令四散水則聚而自保自保之極必成圓體此定理中之定勢也氣升成雲雲薄冷際變而成雨因在氣沖并點滴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併成爲點滴雨既氷體既并復圓未至地時悉皆圓點冬時氣升成爲同雲遇冷而變亦成圓體既受冷侵一六一凝沍悉是散圓及至下零欲求歸併却因凝沍不可得合聊相依附求作大圓以六圍一即成花矣或曰既因依附求成圓體就不相合亦宜摶聚云何成片而復六出平湊即合直湊即離其何故也曰地體不動天行左旋日行一周火在氣上亦隨天運氣體近地依地不動止近火者隨火旋焉冷際亦動動勢神速難可思惟有物遇之如鋸出屑雪既凝結受其摩盪平中湊合尚可自由直處逢迎勢不可得正如濕米磨粉易令作片難以成摶也

格言考信

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渺論存疑

洪範五行曰雨雪者陰之蓄積甚也公羊春秋元命苞曰陰氣凝而爲雪此語與專信陰氣不言陽氣似是而非者也

雹

雹理不明儒者或謂蜥蜴所噴或謂龍鱗所藏此眞婦人兒子之譚也或稱泥爲冬雲成雪原屬冷凝迺雹亦氷屬偏屬春夏生是疑爲蟲吐若爲蟲吐而夏月有絶大之雹傷及人畜壓損田苗長過縣里積厚盈尺則必蜴大若雲龍飛千萬如後可或因是既知其不然矣然則雹由冷乎熱乎若由冷也冬何不雹若由熱也熱胡凝氷反理之由請聞其說曰氣有三際中際爲冷即此冷際下近地溫上近火熱極冷之處乃在冷際之中自下而上漸冷漸極三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即已變化下零矣不必至于極冷之際也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其力甚緩非夫地與雲不能相扶礴以成其勢故雲足甚廣雲生甚遲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漸至冷際漸亦凝沍因而結體甚微細也自餘三時凡雲足廣濶雲生遲緩即雨勢亦徐雨滴微細亦皆變于冷之初際矣獨是夏月火氣鬱積濃厚決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足促狹倘遂分離而晴雨頓異雲起至漏膚寸暫合蒲滃旋盈蓋因其專銳故能迅至于冷之深際若升氣

愈厚即騰上愈速入冷愈深愈合愈驟結體愈大矣君其濃厚專直之氣遽升遽入坻時極冷極冷近處比乎冬之初際殆有甚焉以此驟凝爲雹雹體大小又因入冷深淺爲其等差入冷深淺又因于氣之厚薄故氣愈厚愈速愈速愈深愈深愈大也是以雹災所至自有畛畦雹降夏月火土之體加雪數倍雹因驟凝土隨在焉故雹中沙土更多于雪因其驟結并氣包焉故雹體中虛虛者是氣

格言考信

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雹此語精甚宜其爲傳道一人　五行傳曰陰陽

相脅而爲雹　仲舒曰雹陰氣脅陽也

渺論存疑

伊川曰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則不可自有是上面結作成的也有是蜥蜴做的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說理不去伊川遂亦騎墻曰曾見十九伯說是如此然則鄉里父老說神說鬼遂皆可信爲經與伊川賢者恐後世藉口故僅黜之爲渺論曾子豈欺我哉

日在一邊雨在一邊人眼在中間看日雨之氣影射自然有者故虹朝西而暮東試于日在東時將一盆水西邊噴水我從中間看其水珠皆成紅綠之象亦其理也對日視虹而他處復有一虹者乃虹影所消射也冬虹藏不見者天地之氣收斂也

格言考信

朱子語類曰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耳有道理語　史記洞虹者陽氣之動

渺論存疑

春秋元命苞曰虹霓者陰陽之精似是而非

天河

仰視天河如白雲之積非雲也蓋小星密聚極其高遠

不能分別個數但茫然見其白而已與經星同天終古見其不忒于經星之度也

渺論存疑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河　集林曰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凡烏鵲塡河七夕乞巧之事皆詞人稗史語不必信

蟾影

月中有形質微黑者人以爲山河之影非也其質有常如玉之有瑕也

渺論存疑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凡死桂樹之說倶詞人影語

雨土　雨粟

雨土火氣挾土而上水氣輕微不能成雨土分濃重降下皆土雨麥雨荳者非真荳麥亦火煉土氣而成象其土之所產與落楔隕石同理夫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可類推也

格言考信

晉書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巳上或一月

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占之類概木地之氣有驗　史蒼頡置字天雨粟鬼夜哭

天開　天鳴

俗所云開天門儒者曰天裂因解之曰天裂陽不足夫天而裂何足爲天此亦火際偶然吸上土氣因而燃著放光與電彗孛長星同理其漢書所云天開縣物故見之瑩瑩然如金銀在鑪冶鎔躍之狀夜雖昏明者皆火鹿粘厭之氣而明也觀于晉書所記大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升平五年八月乙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夫雷爲火部其爲火光無疑然亦不甚高不必天下皆見也天鳴亦只是火爲冷際所隔故作雷鳴若冲入火際不爲彗孛則爲天開矣

渺論存疑

晉書天裂君道虧臣下專又曰陰氣盛陽道微天開與電光同理

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又曰萬姓勞厥妖天鳴天鳴與雷同理不必牽合

地震

地如彈丸極重者在中心四面墳起有竅相通或如蜂窠或如菌瓣水火之氣伏于其中如人身之水火也儒者爲地震陰有餘非也蓋陽氣噴盈欲舒不得舒如人

筋轉脉搖亦與雷霆同理江淮之南少震以川瀆多能疏之雨澤多能洩之西北多震地亢而雨稀也

渺論存疑

漢書曰維星散勾星信則地動經星無散伸之理

山飛　地陷

山豈能飛哉正由火氣鬱蓄地中噴盈欲上而上復爲冷氣所錮不能發泄鬱蓄之極突杌而起若人身生疽癤然其爲山體帶石者火燒土質而成與陶冶同理俗眼見其素無而有故曰飛來然必有迅風猛雨者是其火挾水土之盛也亦與隕石落楔同理但輕而上飛者

爲落楔爲隕石亢行質重就地先成故爲飛來山其地
陷山裂亦由風雨理可反觀
渺論存疑
漢書曰紀星散者山崩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湯者經星
不稂

海

造物之初渾淪剖判四氣之行各有本所火之體質最
爲輕妙居最上水之體質稍輕于土附地居焉惟地形
質獨爲至重凝結水下萬形萬質莫不就之水既在地
地有崇卑海之爲處于地甚卑故百川滙爲巨壑也

海潮汐

月爲陰精水之母也凡寰宇之濕潤陰寒皆月主之月
爲濕本濕能下施故方諸對月而得水焉月既下濟水
亦上行欲就于月故月輪所至水爲之長而成潮汐也
當潮長時江河溪澗以及盆盎無處不長長則氣入水
爲之輕潮降氣出水沒故重今人以缾盛水每日權之
輕重不等則潮升時輕潮降時重耳獨小水之處升降
甚微人所不覺海水既大灌注江河升降盈涸事理顯
然故獨稱海潮也不獨水也凡水族之物月望氣盈蝦
即氣縮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蛤實也又不獨水
族也草木百昌苟資濕潤以爲生氣無不應月虧盈月
滿氣滋月虛氣燥故上弦以後下弦以前不宜伐竹木
以爲材用如是者易蠹生氣在中也下弦以後上弦以
前伐而爲材即不作蠹爲少脂潤空質而已亦猶春夏
氣滋秋冬氣斂斧斤時入之意也由此而言月爲水主
月輪所在諸水上升海潮應月斯著明矣

海鹽

夫鹹者生于火也火然薪木既已成灰用水淋灌即成
灰滷燥乾之極遇水即鹹此其驗也地中得火既多燥
乾燥乾遇水即成鹹味鹹者之性尤多下墜試觀五味

辛甘酸苦皆寄草木獨鹹味寄于海不足徵問味浮輕
鹹性沉重矣今蜀道鹽井先鑿得泉悉是淡水以前隔
之更鑿數丈乃得滷焉又鹽池雨多水味必淡作爲斗
門泄其淡水下乃滷焉鹹重淡輕亦其證也海于地中
爲最卑下諸鹹就之積鹹既多淡入亦化非獨水也海
中山島或悉是鹽故鹹重歸海海水爲鹽也試觀人溺
人汗俱作鹹味亦由火故理可類觀溺處生硝硝爲火
藥亦一端也或因鹹既因火火因乎日日遍大地大地
之下悉有鹽乎曰豈不然乎蜀道鹽井三晉鹽池西國
有海名曰地中實不通海而是鹹水西戎北狄多有鹽

澤彼以鹹故悉名爲海足徵大地之下無不有鹽矣或曰大地之下旣皆鹽緣何鹽井以深鹽池鹽澤以淺曰鹹生于火火淺鹹淺火深鹹深也又鹹能固物使之不腐却能歛物使之不生火在地中藉溫煖多所變化僬居地上任其焚燒有何不烖若火與鹹俱令在地動植之物悉皆泯矣故曰生熱因熱生火旋用水土壅閼恒使在下助生萬物有時有處間一發見卽歸本所因火生鹹亦令性重歸藏于海爲人作味不令侵出地上以爲物害也且海益于人不止作味鹹水生物美于淡水故海中之魚旨于江河之魚鹹水厚重載物則强故入

江河而沉者或入海而浮也試以江河之舟載物入海載物不栽驗其水痕頓淺尺許此理何故盖緣燥熱之情本自堅勁加有鹹味此之凡水稠而密理故載物獨强也又海水夜光江河不光江河之水滅火海水入大火如益膏油反加熾盛則鹹爲火情章章著矣

格言考信

文選曰地以四海爲紀　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孟子曰禹以四海爲壑　魏文帝滄海賦陰火潛然海中鹹水夜明火也時爲海白　物理論曰月爲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虧盈　十洲記曰東海之別有溟海員海南海之別有漲海後漢書曰交阯貢獻皆從漲海出入　西海大海之東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漢書曰蒲昌海一名鹽澤　北海大海之別有瀚海　老子曰忽兮若海海中氣轉皆輒變忽之二字形容最妙

渺論存疑

玄中記曰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　佛氏曰大海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布在其地性極猛熱能飲縮百川所注無量大水是故大海無有增减一名日藏二名離潤三名火燄光四名盡無餘佛亦作此怪語動人　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十洲記曰

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面萬里太帝之宮太眞東皇君所治處　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又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無幾也　史記曰燕王使人至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海中去人不遠有至者望之如雲及至三山反在水下有仙人不死藥焉黃金白銀爲宮闕　關令內傳曰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脉　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滄海三爲桑田向至蓬萊水乃淺于往者畧半也豈復爲陵陸乎方平曰東海行復揚塵耳　山海經曰大荒中有山名曰天臺海水所入

焉

江河

夫水性就下歸于海矣江河視海爲高水從高出何自来乎盖江河者生于海者也何以知之江河終古入海而海不溢故知海水之下地脉潜通火氣蒸運復爲江河也海水既鹹復爲江河何緣得淡曰水爲元行元行無味鹹水體從外合焉凡可合者即復可離海水入地經砂過土滋液滲漉去其鹹味且水性就下何緣得上或受日温隨氣上騰或受月攝因時而長當其上時皆如蒸餾今用鹻鹵之水如法蒸之所得餾水其味悉淡

故海水蒸雲海雲作雨雨亦淡焉有此二端故江河復淡也亦有山下出泉積聚成川沿流會合成其深廣今人疑江河之水悉本山泉不知江河之底以及平地隨處出泉開河掘井足爲徵驗不盡由山若雨等之水山阜田原悉歸江河以注于海此理易明無勞詮說

格言考信

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　老子曰江河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釋名曰江工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周官揚州其川三江　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　淮南子曰河以逶迤故能遠　說文曰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

渺論存疑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爲江潮江潮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喘急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則江吐大貝　紀年曰周穆王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　王子年拾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齊人王延年上書漢武帝請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湖中東注之海關東無水災北邊無匈奴憂上壯之然大禹所導恐難更改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河

圖曰舜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柙白玉爲檢黃金爲繩紫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璽

山泉

凡山皆以石爲體自非石體昔當胚渾之際不能成山也因其石體下有洞穴洞穴之中純是土性其處最寒天地之間悉無空際凡有空際氣悉滿焉洞穴既空爲氣所入氣情本煖煖氣遇寒變成水體如蒸餾爲酒錫甑之上盖以冷水酒乃下注也石罅之氣積滙尋出是爲泉眼亦有洞穴深長潜引地脉海水相通因而攝受

不俟氣化者故曰山澤通氣山下出泉也凡水煮者泉水勝井雨水勝泉蓋井受鹵質泉亦經由土石惟雨從空落不受外合淡體不損所由獨佳

格言考信

易曰山下出泉　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下出也氿泉仄出仄出旁出也異出同流曰瀵天台山賦曰石泉湧溜于陰渠

邪論存疑

括地圖曰負丘之山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宮有英泉飲之眠三百歲乃覺不知死　淮南子曰崑崙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井泉

凡地之中必有水伏流爲其源也或本于海或本于泉其委也或入于河或入于海皆有條理宛如人身脉絡砂土之脉其行散漫俗稱溝水溝水之來處或尋丈深一二寸山石之脉其流專一俗稱泉眼泉眼所出或徑寸許乃至數寸故掘井者惟下地澤國所在得泉不論脉理其他山鄉高亢必尋水脉不得水脉終不及泉尋脉之法聊舉數端第一氣試當夜水氣恒上騰日出即止今欲知此地水脉安在宜掘一地窖于天辨色時人入窖以目切地望地面有氣如烟騰騰上出者水氣也氣所出處水脉在其下第二盤試望氣之法曠野則可城邑之中室居之側氣不可見宜掘地三尺廣長任意用銅錫盤一具清油微微遍擦之窖底用木高一二寸以搘盤偃置之盤上乾草蓋之草上土蓋之越一日開視盤底有水欲滴者其下則泉也第三缶試近陶家之處取瓶子一具如前銅盤法用之有水氣沁入瓶缶者其下泉也無陶之處以土甓代之或用羊絨代之羊絨者不受濕得水氣必足見也第四火試掘地如前篝火其底烟氣上升蜿蜒曲折者是水氣所滯其下則泉也直上者否又有工于井者辨視石色即知泉眼所在如

玉人辨璞也鑿井之處山麓爲上蒙泉所出陰陽適宜園林室屋所在向陽之地次之曠野又次之山腰者居陽則太熱居陰則太寒爲下而鑿井于山鄉高亢之地又宜避震氣鑿時覺有氣颼颼侵人急起避之俟泄盡更下鑿之欲候知氣盡者縋燈火下視之火不滅是氣盡也水之良者無澤鹵水熱貯磁器中下有沙土者質惡也置清白磁器中向日下令日光正射水視日光中若有塵埃絪縕如游氣者質惡也分各種水以一器量更酌而稱之輕者良以舌試之淡者良以瑩白紙絹以

水醮而乾之無跡者良

格言考信

易曰井冽寒泉又云井甃無咎　易傳曰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世本云伯益作井　禮記曰井與門戸竈中霤爲五祀

渺論存疑

山海經曰崑崙墟高萬仞上有九井以玉爲檻　南康記云雩都盤固山其峰有井大銅人常守之五十年一湧水起數十丈銅人每以手掩之

温泉

火在地中濟助土氣發生萬物五金八石及諸珍寶皆由于火陶煉成質其餘諸物不可勝計諸物之中最近火性者無如硫黄硫黄所在水脉經之則成温泉故温泉沐洛能療冷氣虚痺與硫同治而温泉不鹹何也由火能成硫硫即非火水因硫温隔越于火如鍋炙水火爲鍋隔水不遇灰不成鹵矣今温泉嗅之多作硫氣亦有不作硫氣者是水來之處復與硫隔如重湯炙物但得其熱不染其味也或云不作硫氣者本之朱砂礬石無是理焉

格言考信

博物志曰凡水源有石流黄其泉則温　宜都山川記銀山縣有温泉注大溪夏纔煖冬則大熱上常有霧氣百病久疾入此水多愈　零陵縣記曰縣有温泉泉中有伏石分流其陰清水常寒其陽温泉涌沸　劉義慶幽明録曰艾縣輔山有温冷二泉發源相去咫尺熱泉可煑物冷泉若氷雙流數丈而合于一溪　王廙洛都賦曰雞頭温水魯陽神泉　魏都賦温泉毖涌而自浪華清温邪而難老

渺論存疑

三秦記驪山湯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面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温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野火

火在地上麗物則明而春夏之夜率多野火群行不麗而明愚人見者多稱爲鬼燐而從深山大谷見者或曰佛燈曰聖燈皆無稽之談也夫野血化爲燐腐草化爲螢皆以氣質滋滲土上爲風雨日露所滋照其質雖化其氣尚在故或爲螢爲燐春夏間地氣上升火隨氣出然得風日踈散使其上歸晶宇下歸地中則不作光怪惟久雨乍晴上下皆有冷氣致火不能散去横騖地上

偶逢膏膩之氣則燃而成光氣類所感兩兩三三或牛馬人畜血濺之處膏膩稍重其光遂轉大有一等懸火光燄幽幽然如拳數點聯珠人逐之則退人去又復依人者何也其理亦膩氣所致體質輕微人行衣衫動處皆有微風逐之則風噓故退反則風吸故復依人又有一等專在墳墓上出入又或在荒壇冷廟遞相傳走見者必驚以爲鬼神似也不知墳墓有尸氣之膏膩壇廟有燈燭牲血氣之膏膩也至于地火燒禾更當屬類此必久雨乍晴當夏而冷乃有之田面既有濕氣在地上又有陰冷氣在空中當夏火氣不能疏越逼入禾葉如腐草延燒農家急放田水令乾乃可免蓋水乾則下面冷氣瘍斯令火氣稍疏不至燒禾葉理也故軍中刀鎗上火起其理亦與野血同

格言考信

列子曰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　莊子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淮南子曰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若雲蜺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泖論存疑

山海經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　拾遺録曰丹丘千年之燒　抱朴子曰南海蕭丘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以上四論似涉荒唐然歐邏巴人常與余言彼國有山火燄常不滅環山之下水草茂美或亦不誣也

雨徵

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欲上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爲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礎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落雲四布牛羊齕草如常者不雨若喫食匆遽似求速飽雨徵也蠅蚋蚤虱匆遽咂食雨徵也螺螄之屬倉皇飛鶩雨徵也穴處之蟲群出于外雨徵也朔日至于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豐滿雨徵也月暈白主晴赤主風虹如鱟者雨徵也

格言考信

詩曰鸛鳴于垤　語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泖論存疑

史曰江星動人涉水經星不動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行廿七日必離畢南方雨常多未必離畢北方少雨即離畢亦未見必雨也

大造麿論 六合內外紫莊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蓋以為淵深昧之理未可臆談與其揣摩敲疑不若緘縢存信然大造者天與人之所受造也立本知化端非高遠論者莫要于窮理民可使由也偏不可不使知也

逸史氏曰學者多言大造矣然卩耳傳授未嘗深思其元本動則舉大造而歸之曰天不知天亦受造者非造造者中庸語書盖脩言之其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則聖門固明標

則首一

一大造之真宰云小德者鬼神之分也峻極于天猶為天所包也至云大德敦化及天地之道不貳又云天下莫載莫破是天地之上明明有天天地地者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莊子曰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語意具可參考今夫萬物芸芸無主則亂帝王于人其顕且大者也烏鳳獸麟蜂房蟻垤尚必有王長况以天地之大時行物生來寒往暑際上蟠下限繇隔夷雲潤星輝風揚月至止一氣之自消自息耶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其進其處孰主張之孰居無事而推行之其有機緘不能自已耶其有眞君存焉屈莊之言與中庸合者又不一而足矣試觀江艎海舶越艇蜀舲乘風盪漾渡岸凌波指使如意豈舟之能哉有舵師操之若神者在焉大造之宰先天無始後天無終其樞軸之全能合于中庸無為之成夫豈落人思議而尚以愛育斯人造出天地間種種以利人用愛人之生身多方以養之治之其暫焉者也愛人之靈性最尚且久彰善者升之于高天之光明癉惡者沉之于重地之幽黑如華嚴榮享法華苦惡靈性所受永無休除紛紛營營逐逐日用不知識認真宰之管攝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良可矜已

則首二

二

蓋天地間一切落于形氣者皆有對待有對待斯有生尅有生尅斯有始終惟大造之宰無始無終人之靈性同天地有始無終其餘則皆有始有終蓋大造之與人之靈性皆不落形質無對待而靈性之所以有始者始于真宰之賦畀也人在胎中男四十日畀靈女八十日畀靈墮地之後無論妖壽此靈萬古不滅殊與禽獸草木不同草木偏有生魂禽獸有生魂兼覺魂惟人則生覺兼具一靈獨炳悉受真宰默構所以禽獸交則必胎氣與魂俱行也人道交未必胎靈魂必待真宰畀也人同天地人性有所待而畀天地有所待而開宇宙真

一圈矣爲時開闢至今蓋六千年氣運升降今日已不如上古則億萬斯年之後天地豈復如今日乎嘗閱天學諸書備載大造真宰始終天地萬物之故人有始無終之故則吾儒當置夏蟲井蛙之見以翱乎寥廓迈照于不歇之靈根皈依真宰矣

大造演說旣作大造論矣蓋從孔子老子莊子間特爲拈出演說者偶于西域圖經中見其持有故言成理不與吾道悖馳者爲之譯其意而役于筆札未可謂禪師之塗說也

原夫大造厥始化成天地地土沉墊水冒湧濛爰命出光光有二道萬象初元功成一日此約譯經文語大造第一日事也初是化

[illegible]水第一日所造因其靜天也水也地也天地也至第二日乃以水體造成列宿天與在其上其下諸天水界既撥遂造火氣二行之界令火行接天氣行接火因二行之性令各得其本所自列宿天以下至水上諸天經文謂之曰堅定靜天水地三物經文謂之化成至第二日以後更不必以無造有惟取首日所化成之物轉造他物至第三日大造命天以下水各滙一處令乾見土水土爰分瀦水爲海山谷攸判發厥草木草自苞種樹自結實地堂歸以生人之處風氣完美無比後爲洪水所盪至第四日大造命明出麗天司分晝夜高天布光射照大地爰造二大明鉅者主晝次者主夜亦造厥星森布在天或曰三日以前旣無三辰之光何名爲日曰元有白光二道照暎旋轉以其一轉爲一日耳至第五日空中造鳥水中造魚水氣二界各有飛躍之象至第六日地出走獸已乃造人男女各一祝諭之曰生長傳類率土咸服乃掌水中魚地中獸空中鳥與諸有魂之屬大造造成三才六日而訖至于七日是爲聖日以其時考之則仲春之分也夫大造六日以前造三光三光旣明造庶物庶物咸若蓋嵩待生人之利用而人爲最貴云此其人之始西經所載以水土和合成男復取男一肋成女今夫婦號一體又婦人多一肋或此之故男曰亞當婦

[illegible]下自[illegible]水至分人之年一百三十有[illegible]至[illegible]降神爲人之年二千四百二十有八則至于今一千六百二十有六通歷五千七百一十年[illegible]時洪水蓋大洪水已消不過河渠未涛[illegible]或曰大造設九天三光萬物皆爲人利用其所愛人者至矣何不令萬世人類旣壽永康代代熙皥乃災祲迭至兵燹禍亂時亦俾爲生者日不暇給而嘆息愁恨十人而九乎曰此繇魔神爲之祟也大造初造天之時豈屬空宇卽造無限天神以填之卽一人亦有一天神守護然皆無象也詎意天神衆多遂有强半傲真宰者[illegible]

之首也大造以其弗若于訓降地上爲應當初造人之時祝之曰凡物皆可食惟一果不可食食之便分善悪此乃真宰預防分別機智之萌期萬世之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耳豈魔乃教人食之甫下咽而男女即知羞悪采樹葉以蔽其下體矣莊生曰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萬世之人分機別智以善悪相御實胚胎于此而大造亦悪魔之反教祝人曰爾不若吾訓爾之元罪當波及爾子姓但付爾暨爾子姓以主張爲善爲悪聽各主張爲之暫福暫禍各生身受之真福真禍各靈性受之久之天地終始又有大審判永福永禍又令各靈性

與各生身合受之耳難者曰萬世之逆背天之衆大造一耳安得有許多工夫審判許多天神守護曰大造真宰之性體包括九天上下既能于無天造天無地造地而大地之上比于太空僅一點又何勞思議乎夫君子尚有過化存神之妙乃以人力代大造圖維耶西域圖書所載真宰降神與人言天地之終始正古經若新經号稱番六千年其文字如貫珠帛錢彼中以此治世者恭奉之矣其言天地終始事又甚奇且傳載之大畧謂造天之時所造天神充㓜天宮惟忤令者爲下降爲魔而天神之位多匱必待萬世之人爲善者靈魂登天以滿其數而後天地靜定但云必有其日其時而不云何日何時也又曰大造將審判時有矯誣雄餘者自命爲真宰降世蠱惑真教二年有餘而兵荒交至海濤大亂于是大地盡降烈火如崑崗之巨焰萬物盡歸根于是大造真宰將天樂一吹而六日造人以後既死之墳墓皆復還肉骨與靈魂合即毛髮不少一根該七歲前殤子仍居見界其餘壯老公同萬世之人爲面審判善者登天思者入地獄天皆有二曜各所而聖賢君子熙熙光明之域爲小人凡在幽黑之中一場大闇鬨此其一場大光合天宮圓滿于是昭融宣朗世界非凡所可思議矣此論甚奇西方賢者共書故甚存之夫人戴天履地稟受真宰之靈思及于此能無凛凛倍加修謹倍加昭事以期不負太造陶鑄之鴻慈也哉

洪荒稽信青論以理合事濱說孚多于理雖皆與漢宋諸儒揣摩談天者不同然亦有瑕論下經見者未敢不存其疑也

熊子曰書契以前若覺若夢矣惟羲農以後始有帝王本紀陶堯初元距今三千九百七十四年繇堯遡伏羲五百有餘歲而炎帝之亂番三百大約四千八百而奇

云其自盤古至伏羲年歲無所考史稱二萬有餘歲者詭也先儒南湖丁氏考之甚詳意羲農去開闢亦不甚遠而西曆所記開闢至今未滿六千據其譜系代數皆有的然之文字則羲農以前似及不千年事理或信惟是所稱洪水溢世僅餘諾阨三子分傳天下則不能無疑焉西曆截洪水初至今四千五十四年以堯元三千九百七十四年合之則洪水僅先堯元年八十爾堯登年一百九十八歲在位七十二年是洪水汸堯生巳四十六歲而堯父帝嚳在位七十年登年一百五歲于時上而軒黃聖神迭起下而元凱賢哲挺生庶績咸壞

之晏熙熙皞皞無可慮数其不借侍于諸阨端可知矣
乃洪水懷山襄陵與西方之時券合豈比時西方慆淫
成俗上帝必淘洗淨盡而中土神聖繼興即有庸罔象
恭之徒殛罰無逃故雖懷襄之勢而熙皞猶存堯使禹
一經疏瀹遂居平土則皇矣之臨下有赫者監觀惟明
不肯舉敷天而付之滔滔也此事理之斷然者不妨同
天地開闢之説疑信並存也

真宰引據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詩註曰以其一體謂之天以其

刪草二 七

未安者之帝

紀年引據薛方山作甲子會紀自黃帝八年至今七十二甲子今距薛又一百年矣

羲農去開闢不遠引據丁南湖氏曰[illegible]堯舜至于今纔三千餘年耳三代已不如唐虞漢[illegible]二代[illegible]升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變[illegible]之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未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生民尚未粒食亟待羲農黃帝堯舜洪興而後治也竊謂羲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也

昔

天啟丙寅漫識

天體至純

天為純體者以寰宇内落于形氣之屬皆不能離水火
土氣四行以為性含性堅固爰為雜動惟純動者一為
直一為周周者環中而運甚速無端直者二向中而上
一向中而垂天以周動則知其于四行之外別有純體
不可意識思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則不已詩人先得我心天之周動詩之不已也

天體難定輕重

凡寰宇内有形之體能向正中下降者謂之重能由正
中上升者謂之輕自安諸能降體之下者謂之至重自

則直二

安諸能升體之上者謂之至輕或一物之體以性而然
或兩物之體相推而然如四行中至輕者火也至重者
地也如氣之視水水之視土為輕也水之視氣氣之視
火為重也一落輕重便有升降天體固不繇中而升亦
不向中而降則可知其不輕不重

天體不壞

凡體質落四行如水火相尅則受壞天為純體不見生
尅則可不壞或曰靜者堅固之象動者研磨之象天既
如是動矣能不虞壞因思凡悖性者即有悖動即有壞
徵天之周動旣不屬悖自是堅固或又曰天體繇耶容

耶曰天非輕非重非柔非剛曰鬆曰容此乃世間論四行之氣質天不可以此論矣或又曰健行天從東而西七政天從西而東其動疑悖曰健行天與七政天不同軸亦不同極上下所向各安其位故可並行不悖健行天即宗動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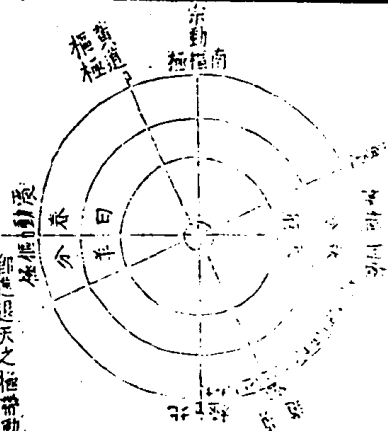
天體難定色相

天色不可思議其碧落而蒼蒼者遠望之極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蓋凡落于五色者必落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體天另有純體豈復與五行爭色中庸曰高明曰不見而章佛曰化光大都是一晶融之宇

天體不容空隙

大圜之下重地居中四行包裹層層精密如水包土氣包水火包氣月天包火以至金水日火木土諸天以及于宗動天靜天皆是清虛皆是凝結至純至健不可思議即如地上氣界似屬空虛而真氣塡滿即罌瓶之孔不虛也試以瓦罌盛水必置二孔塞其一孔水便不出氣閉其外耳

諸天行動

太陽行天歷三百六十五日兩時半零四十九分爲一周凡一歲之日未必三百六十五日者以月之合朔趕上日躔故每年少數日而五年再閏以齊之太陰行天二十七日零四時一周凡一月必三十日或二十九日以日行過三十度趕上合朔必多二日半耳金水二星行天隨太陽一歲一周火星行天二年一周木星行天十二年一周土星行天二十八年有奇一周列宿行天歷二萬三千七百六十年一周緩急各有定度數此八重有象之天俱循黃道極自西而東右旋其每一晝夜俱見其自東而西左旋者以宗動最徤之天在第十重依南北二極左旋歷十有二時一周帶動以下八重俱因之而左耳此固理象之燦然者惟列宿一天如木節在板不似五星另有附輪宜其萬古行度盡一乃精于候星者忒見其自南而北復自北而南于東西出沒地平之際候之其度不常謂之一進一退之動此春秋分之所以有南北差也右旋之動是其本動左旋之動是宗動天帶動此進退一動乃宗動之下列宿之上有一天以赤道爲極南北轉動不常故帶此列宿天亦南北進退不常非精于

天官家言未可語此

天星平動非轉動

星非轉動謬乃在月凡轉運者必始終一面隨轉隨換不得恒見一面今觀月中班影隨時隨處象勢皆一則月之與星並非轉運可知然所謂星不自移者第論各星本體之動而非論五曜各輪之動蓋渾天周動之外五曜又各因本輪之動也然星動雖平星體却渾大圜所含具是渾象

水星至小可見辯

夫土木二星大地九十餘倍火星半倍其明隱大小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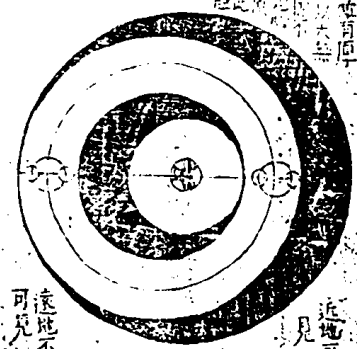
則在二

天之遠近其可見固也即金星小地三十六倍以地球九萬里算之亦廣幾大三千里其天處於月之上可見亦固也獨水星小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倍計其大不及四里所處又在月天之上宜亦無可見之理然有時而見其故安在曰金水二星附日而行其見都不經天若水星之見必乎望于高春崇檢間切地上浮游之氣既可影小爲大如帶眼鏡看字又可影遠爲近如看錢于盂水中又水星有本天有附輪之天其輪又頗大蓋不大則不能或在日前或在日後也附輪而行有遠地之輪弦又有近地之輪弦而其本天之心又不對地心

近地可見

遠地不可見

以不對運既有遠地心之處又有近地心之處故水星之有時可見也以平望切浮游之氣影之使大又其所循之輪弦既與地切而本天之行動又與地近備此三端所以可見

星動由地氣閃爍

列宿天至高有時而其角騰動皆入眼從地氣中上窺氣動自光星光本自如也若切近地平之星比于中天

則草二

者其閃爍更倍則以近地之游氣倍厚于中天若昧爽日未出數刻之前地平之星躍動較他時更倍亦地氣爲日光蒸起倍厚于他時耳故天將曉之候較夜尤暗日將出之處比周天他處尤黑曉行之人繇此而知天之將旦理可類推

南北風寒溫之異

問曰千里不同風其吹噫一也何以南風溫北風寒曰風屬于火日爲火君地發燥熱橫披直聳從日而噓則爲南風君火之氣與風俱舒故溫從日而吸則爲北風君火既縮而又吸動地面飄揚之氣故寒試觀人口噓

氣則唇温吸氣則唇冷理可類推中國所處日恒在南是以有嘘吸之異又問東風温潤西風高燥何也曰海氣在東故潤温山氣在西故高燥又日以東方爲來氣以西方爲去氣斯其所以異也

南北方雨暘之異

問曰北方地亢春夏少雨僅伏秋雨數日南方雨恒多何也曰日在于南近日之處火土之氣時爲太陽恭照如人身熱則汗波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氣踈越故雨恒少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復有雨乃所聞滿剌伽國處赤道之下四時皆裸賴日

日有雨以解其蘊隆可見暘爲雨之根也

登高可以望遠

人在地平上仰觀星日雖窮無窮極無極之遠瞭然可數一二惟在地平上直視百里外便失泰山海上觀大舶亦然只因地與水俱是圓形故也圓球以着足之處穹起爲至高四餘漸漸低下其穹起近處便遮隔低下遠處譬船開距岸一二百里人立開船地平之處只見桅頂船形全不可見若値開船之地有樓登樓一望全船具取諸眼矣

圓地總無罅礙

地形既圓水抱地氣抱水火抱氣與星月諸天層層相抱必渾爲圓不然則重重相接之間容有虛罅豈理也哉雖無虛罅却無窒礙航海者如循環然人第見水之東流不曰地平則曰地爲東下此就一隅着眼耳若將山河海陸渾作一丸而看隨人所戴覆處處是高四面處處是下所謂天地無處非中也圓地水多陸少以南北極爲經線赤道爲緯線晝則測日夜則測星二線高下距近之間即見圓地可航而歷也宋儒言天旋如磨下許多紛[illegible]凝結爲地一丸大嘆又言海那一岸與天相粘皆隔管中之見後坤輿圖原是渾圓經緯俱依南北極爲轉者由衡貫者則赤道線也行海者其行雖在地上其測皆却在天

北極

坤輿萬國全圖

西

南極

[illegible]南墨北墨五大州也

北極下爲氷海春分後皆晝秋分後皆夜南極下可以通觀但南極無人到也

地球在天中圓如彈丸海水附土爲氣所褁皆是圓形圓則無隅無方東極成西南觀成北如泛海者二舶俱從大洋一處開㕸一舶往東一舶往西俱可至中國元

往東者從西面到元往西者從東面到理勢不得不然若日月之行則處處東升西沉又無西極成東之理蓋東西者人從地面上着足所分之方隅而函蓋渾然總無方隅也（有圖上丸下稍首十地平上分晝夜之象耳）

北辰吸磁石

羅經針鋒指南思之不得其故一日閱西域書云北辰有下吸磁石之能以故羅經針必用磁石磨之常與磁石同包而後南北之指方定竊謂磁石與針金類也北屬水豈毋必𩓎子與然而羅經針鋒所指之南非正午常稍東偏在丙午之介閒之浮海者云其在西海又常稍西偏在午丁之介若求真子午必立表取影者爲確果爾則堪輿家耑用羅經定方位者不覺恍然如失矣

黃河清

黃河從星宿海發源初亦不渾踰數百里湍悍之勢刷動泥土始成濁河然猶衣帶耳入陜之涇渭始大比踰龍門砥柱則如天上來矣一石水五斗泥其黃固也然有時澄清數十里者何故假使全河皆清猶曰源流通徹然僅僅里計若分截然上流之泥滓至此遂若淘洗乎此必其下有蛟蜃龍精水母之屬攪之其性能化土爲水濁泥至此一感其氣頓作清泓過此依然復濁如山上出蛟山土皆化巨波自洞中湧出漂屋浸原其一證也又諺云蛟龍搔雲如鐵搔土如雪此所以上流與下流皆渾此段獨清每見河清之處先數日必滚白浪花震盪異常則水族之精靈者爲之耳

火災

火行本所雖在氣行之上而藏于木藴閟于水土以利生人之用疏散則光明鬱聚則腾越鄉村之民前茅葢屋未見恒燼城市高明之麗又虞閧伯疏散與鬱聚之分耳然猶曰借人火以發也乃宮殿寺觀棟隆隆然與有非人之火蓋木爲火母棟幹皆徵數千年之材充牣羅列既林林有火象而其極高大之處或有雨木及金石相摩風日吹照以而生焰人不及覺故人家積油于石者必火與稚油新布堂貯則燹事可通論也

[illegible]或荊棘虎狼之生[illegible]

或曰大造專以愛養生人爲心荆棘虎狼之蕃何也曰
造地之時初無荆棘以首汨之公聽魔逆命荆棘遂生
人類諸苦遂降雖然天地間背大世界須物物各供其
用荆棘護垣致狂失之瞿瞿虎狼率野利獵者之赶赶
大造成寰宇以各備爲全譬如優人登場設皆爲王亦
不成劇烏頭附子可以已病梟破獍可以祠黃帝則荆
棘虎狼之生豈非大造之仁耶

[illegible]蚊虻蠅蚋之生[illegible]

或曰荆棘虎狼于人利害相半聞之矣若蚊虻蠅蚋絶
無利而可厭其生也何謂曰是蜘蛛蝙蝠雞雀之所爲

食也雞雀無論矣蜘蛛蝙蝠良醫用以入匕則其所耕
以爲生之需曷可廢乎蚓與蟬至無求者也然皆藥龍
中物若蚓語而知春蟬鳴而知秋又孰謂一物之生大
造無意于時也[illegible]

[illegible]化濕卵胎之生[illegible]

言化生莫備乎譚子亦言濕生莫備于莊子凡以利人之
用造物非無爲也飛者卵生龜鼈之屬卵而未必盡翼
行者胎生蝙蝠之屬翼而未嘗不胎蓋凡不孫牝牡交
者皆可化若蠶蟻牝牡交者謂之全性亦不能化鷹化爲
鳩雀入大水爲蛤是雌雄之交者也而田鼠化鴽又豈
胎生者乎田鼠至多疑于與豨豻蝦蛤同一化濕之生
矣即人家之鼠亦有不孫胎生孫化生者

聖賢愚賤之生

造物以愛育生人爲大德則人之生也即不能盡聖賢
而靈性通賦亦宜造質不遠即不能盡富貴而利用通
享亦宜造位不遠何乃聖賢不數數而庸愚偏多甚有
庸愚之極者富貴不數數而貧賤偏多甚有貧賤之極
者君子曰此正造物之所以愛育生人也兩賢不相事
兩貴不相使假如堯舜湯武之世元愷伊周在位舉朝
野之人亦皆元愷伊周其才則是滿朝野之人皆當執

政皆當富貴層累相使誰爲隷臣誰爲胥史誰爲輿臺
亂之道也故必有共驩桀紂之至不仁以顯堯舜湯武
之至仁而又有唐虞殷周之臣庶以供元愷伊周之任
用庶幾大小相維德賢相役上不失官民抑其野而用
天地于清寧之極造物愛育生人之德孰大于是

天官圖書
則葦附
亢
氐
角
天田
天市垣

則草附
斗
牛
女
房
心
尾
箕
天津
左旗
右旗
織女
河鼓
市樓

則草附
三
壁
室
危
虛
奎
婁
胃
天倉
天囷
大陵
天錢
壘壁陣
北落
羽林軍
天綱
蓋屋
天壘城
左更

則草附
四
井
鬼
柳
參
觜
畢
昴
野雞
天狗
外廚
水位
南河
北河
積水
積薪
天樽
鉞
軍井
玉井
九游
天苑
天園
天街
天節
天廁
老人
狼
天社
酒旗

晉大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五星圖說

○土星 大地九十倍又八之一厥色黃

○木星 大地九十四倍厥色青

○火星 大地半倍厥色紅

○金星 小地三十六倍二十七之一厥色白

○水星 小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倍處位在月上厥色黑然不可常見

五星大小懸異解見前篇定天列象中

書帶草堂記

熊子家世治詩也築堂於園以鄭康成書帶草名焉堂修尋有四尺廣埒之二分其廣爲兩个之室廣六尺有六寸堂之涂傑甃之欲其無凝也涂旬者中鋪倨之繩牴之欲其㢘也樸其桷素其題斲其椽欲本以為之久也塗四壁以灰牴之欲其茶白也塗欄以漆炫然朱湛也兩夾牕如寶焉而方涂之門如賞焉而修牴以景面勢別南也堂止矣客過而笑曰渺乎小哉是惡足堂熊子適然而笑曰是惡不足堂客但處堂就堂可夫堂之外也可與客自堂而涂自涂而門大中肆無景牴其倨甃之涂兩夾植木焉栢爲荊次之梅桃次之㵳參分之竹爲下其勢則互也其柯葉則新而無已也百蟲之屬以脰注鳴其林如藝也有池焉水與之鱗羽集之有溝焉水激之鮮羽勃之亭焉葺屋也囷䆕倉尾屋也堂舊陵焉陵崇於堂僧也牴百里之景取諸眼也九雉之城隅如食簋豆也吾堂也是奚不足哉客曰堂矣書帶惡乎在奚取之堂熊子曰三百篇多識於草木之名書帶惡乎在奚不取於吾之堂

進賢縣新建文明門記

文明門舊建於學宮東偏道弇而隅不當山水朝宗歲丙辰姚江沈侯以南康令與等謂吾邑從薦紳先生父老子弟之請直學宮改闢焉高門旦開而明堂若冠泮水若帶三台若拱九曲若織鳳鶴之峰若翥翔之趣原隰者毋毋也旅之出涂巷者便便也斯士寮髦然朝夕黌宇者訢訢也道弗畢治美哉文明基之矣君子曰是邑必興侯舉廢修墜之功於是爲大小人曰新與舊布武不百焉仍舊貫如之何熊子曰是未覩於風氣之大全人文之關紐也蓋吾邑形勝　㣲作鎮揭其高宗山之南而蜿蜒者有雲霞蔚蕩水之東來而蜿蜒者交龍噴薄而皆大會於邑一鍾美政事堂臨嵩面京從山秀也則水合其後一鍾美學宮坐杈東波之注則山水俱合其前半壁中央曲江映帶自然之形理也邑先是未有城學宮所對如天衙於峙台座鼎盛彰組雲臺者屏摩後郎弟者項背不無徵遜前美且城之七門皆不當朝宗年來市廛鮮蓋藏邑屋鮮甲宅而閭閻之煨於闕伯者十三田圩之之𠁅於實沈者十三今日之文明當直學宮嘉賴乃通邑之正門也舊建之址其涂弇其位隅其山水反走改作之美獨君子受乎哉蓋偏據而視陋不

如審曲以宅中規小而乖方不如面勢而經大天之道也太乙當紫宮之户也端門正三光之庭也藩國屋天市之樓也斯其燦然者矣是故星辰爲天文而不明於雲霧山川爲地文而不明於蓁莽精粹爲人文而不明於蔽陷斯門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人難於慮始而易與樂成彼接足而朝夕近市者披三條紘九軌車自曠其一新就不喁喁欣富教之有象乎所爲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也乃君子之至於斯覩重門之洞開瞻宮墻之儼翼於以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不齊彼雲霧而覩天廓蓁莽而矚地精粹之萌蘊蔚發詎止於灘合湖明之兆而已耶若夫冠裳聚止玎玎交鳴柱笏登高當筵歌舞瞰暘谷而熊嵐香茗飡雲盈胸睨玄圃而白猿漸峯飛霞照席洞陽之數龍岐之澤又魚龍之所吟嘯而日月之所沐浴也鳳覩虎視廓然有萬里之望當斯之時會且吞雲夢八九而直凌霄漢之上矣其爲文明豈不亦大哉門之制聚土爲階環石爲穹構構爲閣堧埴爲睥睨舉以法直學宮榜曰甲秀樓而高美屢倍則侯之新匠也功成于丁巳九月糜可六百金皆侯斥金矢不入民固由之而不知者也侯諱景初號日倪癸丑進士浙江餘姚人

沙塘庵記

舞雩之西東皐之尾閭也市樓村墅高竹秀林自河淌際於城衢沙塘則滸之衢也水壑焉堤嚙如綫春夏病涉秋冬輿馬趦趄國人以其滸也置而不講衢幾斷不意一愚民爲右姓傭保雜作嗛嗛孅嗇之餘乃發願於津梁朝夕擊木鐸呼佛於衢曰我必橋沙塘也市市人盡笑之以爲愚雜曰汝之力不能損魁父之丘汝之言貌不能動達官豪長者一顧焉能橋閱三年而橋成矣皆石甃也行者訢訢曰是向者傭保雜作人之所爲也揚祠部與余曰是傭保雜作人也所爲也不愧我輩乎乃題募疏俾庵於橋之端曰天下無不橋也蓋天下無成而不毀無主之成其毀猶速橋之人盡行者也我輩居者並在城衢甃石非錮南山陽侯嗽之狄豎徙之浸淫有不可問者必庵之而設教於神明之所漫洒僧焉朝夕翻貝葉於斯然後金湯也余遂首肯捐金爲率贊祠部力成之建丈六之閣栖大士下栖三如來門屏皆具卽逼處滸不能高大而登閣憑檻則南浦西山蓋烟霞之所沃盪雲雨之所飛捲也豈不亦勝哉而後乃今知愚者智之導師也藉弟令民非愚其視沙塘橋於已何涉而持鉢捧土皇皇若是及橋成庵成而民之愚名矣

向之市人笑之者猶然市人也觀於操蛇之神夸娥之子爲北山愚公眉太形王屋則愚之大力豈可及乎至精之人必愚至誠之人如愚斯民也所謂愚夫與焉者也

題徐鍾陵玉梅　録序

詩書而後言史則郊龍門祢扶風言詩則祭酒青蓮少陵矣至於苞括洪瑣綱羅經怪鴻寶齊諧以降代有當家歸於各鳴其盛未嘗兼之者也鍾陵先生胸中傲睨一世筆底驅役百家敝屣方州天放自命著玉梅館録行於世尊今稟功令於孟堅傳往追放失于子長比律左手諸子美長歌右手摹太白其它凌雜畸細倘後之人復有作鴻寶齊諧者必取材焉若是乎古人所不能兼先生兼之耶熊子曰固也畫馬者寸楮嘶ミ千里其神王也畫山者尺幅卷舒萬ミ遠也先生之録不必兼古人先生之思兼古人ミ是録在也

張元戎永思錄序

余昔在睢鳩氏之垣與聞行間事會驛騎持赤白囊報邊狎至每嘗當食而嘆私念邊境之民靡敝愁苦方藉師武臣力爲爪牙而令其以賂遺起吾耻之因與司馬言置將不善以至于敵自令推擇大將必從其瑣環不通於京貴者請自部科始不然吾不敢貰白簡適軍政後更置南北大將軍暨偏將軍亡慮數十人而榆林諸將軍爲盛蓋其俗剛直尚氣彊毅感槩大率精悍喜功名雖不徑于公曹丘之口而名聲籍甚遼東今張將軍其一也將軍舊塡遼而以故張將軍之戚上書解印守

墓下武人墨縗臨戎沿爲故　將軍獨以通禮自居賢於時人遠矣以故薊急則推塡薊遼急又從薊改推塡遼皆非將軍意再四上書辭不獲比之塡余且外轉移病臥山中二年所矣一日以李本寧氏碑志墓誌另濵圖冊走余東皐乞言志所以詮次故將軍捕虜狀如龍門之傳李廣　墓記則取裁班掾故實以客形主長於諷而短於諛余生平喜三李先生言比地歷下往矣京山部曲行陳如程不識恨未與之面決睢雄得其文津津讀之再三不覺作而嘆曰嗟乎道家之言忌世將謂多殺也余所聞故張將軍以良家子積日累勞至佩

大將軍印結髮與匈奴戰大小數十斬捕降下過當不可謂不殺也然其最無如薊門之役虜大入逼畿輔諸路兵雲擁而不敢擊獨故將軍提劍麾摔搥崖殺其騎且盡洮河之役卜失兎夜犯永昌故將軍扼險截其梟騎短兵接臂中流矢殊死戰不可敗卜酋亦中流矢遁去誅當户以上十餘人之二者皆穿塞虜也方且淩轢吏士甚鷙無道微故將軍其孰骨乎所謂以殺止殺也今將軍確然秉志殊有父風畢侍御謂余言其臨財廉與士信不爭餉不殺降所至持重不乘危微倖夫廉信持重而猶戒心於殺降之禍將不當如是耶即以遼事

論中外張皇建夷十餘年無端　靡軍興凡百萬主者甚欲席氣勢大肆撻伐以殄滅爲期妄意開邊拓土寧遠之封可復得稍移大軍東行以挑之而北虜乘虛蹂河西陷城堡殺略吏民以去吾恐啓釁樹禍東方之難自此始夫世無甘延壽陳湯其人而欲探烏桓之壘蹈姑繒之壁微論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撤腹心之蔽以圖疥癬不可知之功此其情數雖三尺竪子能辨之矣今張將軍塡遼一意備虜而佯以羈縻備夷他如故約邊不相盜則兩全不者小入卽抱鼓立於軍門必追逐令騎輪無返春秋閱四防而遼吏民按堵如故豈非大將

不貪功之明效哉夫故將軍以殺止殺今將軍不殺而殺亦止乃知倫避於境內與儌幸於境外其事一其心一也是父是子雖世世將其於道家奚忌乎至其圖墓圖像孝子至情無關彊埸大計詩以歌之不復更端表及也

沈叅軍定海新詩成序

閩中都東治環八郡山[illegible]磽歷鮮地財民就食於海之蒲蠃魚蛤左方直東越右方直南越張嗉而仰穀焉盜賊哽之穀恒涌東北直倭奴倭奴悍跣跔科頭提白刃跳盪如蜚一以當百頗有中國人相輔有司嚴禁關市鐵器用以別異蠻夷而彼之鐵劍倍利需我之蠶絲陶器布物益甚中國人因奸闌出物與之交或勾之攻剽郡縣於是乎海上樓船三萬師如魚麗經制益密矣皆故戚將軍遺教也余奉

勑書治兵溫麻東行海上不[illegible]望洋而嘆曰甚乎哉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蓋中國[illegible]海萬餘里西南閉昆明莫能通漢張騫號能鑿空第云居大夏時見卭竹杖耳而西極人爲余言大夏以西筰以東冉駹白馬以北天竺身毒諸國無不需中國蠶絲陶器布物每從海道揚大舶與我市南越則番禺閩中則蠡宋舉章[illegible]步之地大禹不貢之民歲航數百鉅萬金而我第以蠶絲陶器布物之奇羨貨爲購使當管仲握算范蠡持籌用以償西北士馬備胡之費豈不亦利哉然此豪傑度外事非凡所見必不能行有其一日爲奸雄所涎睨要害而耽視之百世以後[illegible]吾恐言乎即如東番居海中甌

脫千里其人竄於奧莽標野鹿爲生衣食粗惡如鳥獸然其中無可欲者故夷漢粗安近姦與盜伴言辟草萊而陰欲開四夷之市市既開倭奴必薦居易種於茲土閩中百世之害也大有萌芽矣幸宛陵沈叅軍壯弘曲弭其事而羅其姦與盜厥謀不竟幕府論從薪之功而定海新署適成叅軍爲余曰定海寔使君屬吾儕藉使君監護以有今日請一言爲寵而署之規制始末福唐相君已詳哉其言之矣或曰署其傳乎余歸定海故無署而忽有署猶海故無田而忽有田也吾惡知其傳傳者其人耳余所聞叅軍本泉系發舉射策隨以驃張從故李將軍備胡捕虜斬首過當得千戶叅軍曰吾何愛千戶也願得金醉平康貰酒負謝諸故人贈遺耳遂裝千金入長安日夜與窮交惡少年醉高陽市上時擁趙女彈絃跕躧爲樂不數月而橐中裝頓垂矣故事司馬門主吏拜大將如呼小兒偏裨以下詗金多者予善地是時叅軍年少何知謁主吏竟令護三百人乘一艫間無所事事會銀及番帥叛叅軍遣人上書司馬門願得一當行間自効司馬怒而笞其上書人曰咄嗟而小校何敢言事叅軍乃[illegible]歸宛陵治產積居與時逐而樹蓄田漁之入遠過備胡時所遊皆天下名士聲

益噪於是海上有大役無不以叅軍可急使東越急則叅軍在東越閩越急則叅軍在閩越自小校積日累勞結髮與倭奴紅番盜賊大小數百戰是宜肘後金印如斗柰何四十年功名猶堇堇定海叅軍也毋其不善事貴人與毋其不謁司馬門主吏主進與抑有功輒陂分下不擅殺降虜與當在東甌也交趾估船以海風洩闌入內地部曲皆從吏曰斬其首可以告廟叅軍曰駱人郎吾人也爾曹不長道家之言乎以他艘檄指南令其遄去比閩有東沙之倭叅軍以計縛百人上幕府議者曰此倭非反者詘其功叅軍　乃慨然歸宛陵屏居敬亭山中以射獵爲娛居無何倭且謀攻寧計與姦闌縱取之爲解脫七營衛士遮斫市門相紛拏衢血欲流此郎鄉之所爲非反者倭也而叅軍之功詘而復白又急使之備盜賊爲巡徼將盜賊竟平幕府課最請以副將軍假守定海如故吾不知叅軍亦與司馬門主吏孟進未嗟乎叅軍非大丈夫也耶柰何不郎爲眞將軍哉叅軍自此傳矣熊子喜其新署之成遂作定海歌以落之歌曰蛟龍騁兮齧扶桑柏天日兮盱盱湯湯謂海若仁兮地得寧經萬里兮吾山平萬里貢兮來荒裔奠炎區兮垂後世歸廬安兮神哉沛蓋屋高明兮功無外

沈日倪縣侯考績序

姚江沈侯以丙之辰莅吾邑越一年上計簿司功蓋合慶南之績爲三年云丞史諸君徵文爲賀熊子曰傳有云同官爲僚知侯莫諸君若也曰不知也吾儕下執事日侍使君如御於風中不知其所以噓也所以拂也熊子听然而喜曰風不可知也知其風之自可矣諸君亦知侯爲天下貴公子以太宰爲父乎下車之日長年三老耦語市中曰新使君定侈敖鮮腆必不能菜食而憂民深也乃侯則溫良謙退不以行能先人而廉絜通敏民之情僞與其疾苦靡不詳身習知雖寒素老吏弗如殆天授耶抑家法之素耶今每見世家子一上公車無不席氣力得京朝官即不得京朝官伴遜於一邑居無何粉署天曹取之若掇似迂實徑也而侯則今矣令後南康矣此不足見侯之家法乎風之自也知風之自而後可以知侯之政請臚句其凡邑累年大荒薦饑先一年以失正官遂莫以告侯至而告獨急乘舟乘橇勘視獨勤是以兩臺爲灾民請命冠首進覽司農覆題報可許以白金五錢代漕粟一石率石紓三錢通縣約紓六千金有奇而會邀榷金須賑亦可抵荒都歲報什之二蓋邑列都三十有八而五都濵彭蠡厥田下下厥賦上上侯露冕戴星行部野澤中一望薦草莽木泉侯喟焉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督其繕治隄塘振救不遺餘力司農責賦如捕蛇侯曰姑紓此子遺令之得糊口於四方民乃乘吏呼不至就食於蒲䕡無流徙者皆云杜母坐也建學宮之文明門厖飾廟庭唐宇結構號稱繁鉅勢不能無徵發侯擇罪人輕科自城旦舂以下當納繫者須繫之俾負錡折贖而兼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作策兩便鍰自登報御史計簿外一切不以主進故成功速而民不知有徵發也羅溪湖爲車馬五父樵花水盛波臣嚙堤甚洶悍馳道幾廢嘗　　已相督曰此都莊也意非大興繇役不可計金當　　五十家之產侯董董捐數十金而有夷之行不日成之民役不知有繇役也神矣哉不大聲以色侯之謂乎官河漁課積爲黠與右所据湖民施罟者稍投左足則以爲闌而沒入之是弱肉而強食也青浦錢侯坐分其河於湖民而歲責佃價於黠與右以待凶荒立法甚善乃黠復舞文與縣官抗法幾格侯甫至即廉其人而鉏之佃價遂無逋矣俗之敝也邦君大夫每立岸塹與搢紳釜鬲或爲科例以防請托甚者謁宁人如謁帝侯以爲是邑士風淳直其小人儉陋其君子深思何請托之可防乃盡捐城府若家

人于相响然青白不見而内亂陽秋士大夫有不凜然矜節槩者哉至其精力推行本之設誠而致晨起坐堂皇剖決如流晝漏下三十刻訟箭立空胥史如負霜雪供奉案牘外一事不敢關決市駔起滅者移之郊盜賊得主名不輕貫一縣中不寒而慄不纊而溫豈躪躪廉譁者所敢望耶其它存問鰥寡覽觀謡俗稽課儒效清嚴丁户酧應賓使敬事上官如庖丁攘臂奏刀合於桑林之舞眞所謂部事風生士與民卜與上都在嘘拂中而不知其所以也丞史之言殊信大抵斧斷似西門而出以渤海潁川之平易左啖之右安之一年之内煥然

十七

神明百廢具舉凡報政而中　司空行河蕩則薦侯治行第一司功亦會以第一報

天子其爲御書加璽以勞苦循良吏者厥典豈不亦鄭重哉且莫領滏紋之寄刀尺百官無繆涇渭吾知侯之宰天下亦如是矣澤蔽天壤慶流子孫其以鍾陵發萬里之軔乎其以鍾陵發萬里之軔乎

遼王集卷之叢序

國家功令凡三年天下縣邑長吏集

闕下述職其治行第一者課最

賜璽書即吏部拜給事御史異日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異次用之即漢廷黃金璽書爵至關内侯遺意也是故

明興良吏於是爲盛明年爲己未

王會吾邑日倪沈侯掛胡床東望行有日矣擬以間道一省太宰子舍行獨早邑中父老皇皇然若免赤子於懷具知功令不可再借冠君謀所以贈言焉首尸祝以見去後思者無乎不至而學官弟子獨於侯深則尚徵

十八

不腆之言屋祖帳於東市　王臣避席頓首曰

不佞於侯深稍弟子也然而非世信之所爲深也獨者侯報政已條言政之大都令能岔乎日盆矣事事而數之猶未深也請言所以對學官弟子者間嘗屈指漢以來循吏不過曰政平訟理吏無姦邪盜賊不起令庶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耳其徵應遂至於麒麟鳳凰降集郡國然求其以文雅飭吏治止廬江文翁躬自飭厲學官弟子致蜀地遊京師者比齊魯焉陳留劉昆居恒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匏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後令江陵反風滅

太守弘農虎北渡河步武稱爲長者兩公之外雖廉平有風愛者踵武然絳灌之文史無稱焉而況乎今之世也甲者無論高者曰吏道以法令爲師烏用儒爲此曹非公事而至偃之室可嫪焉而溺其冠也第目覺詞訟手答殷書精心事上官而以其餘爲束脩犀外之交鮮蒙于公力得入帝城翩翩長安貴人亦稱治行第一矣其毋柰諸儒之口未厭也今侯何以得此於章縫間哉聞之曰侯始至也郎結構黌宇而非其甲秀之門暇則躬行學堂論道講書時致秀才也偷骿角能程藝互相推高更誘進初學惟日不給粲溢計滯與經生課藝雜

視劇門之麻黑點勤臨明命小吏屬還衡文主者宿名持威重精許可考試諸下縣嘆義畸嚴而獨於鍾陵若寬然選棟於鄧林之野則侯之以也校閱之校侯以資望領經房行雋甚盛則又侯士之素心經術之以也大吏揚侯於廷有祥麟瑞鳳之月卯又何必修羽儀於漢之神爵乎侯自此遠矣近事計吏之良留選給事御史但太宰雖居東山

主上未聽其高安車在門蒲輪在唐則侯又束於功令不欲待選必郎吏部而澄敘百官矣言路以叫雲批龍爲職

主上神聖安得用之摭拾微淺以佐攻擊爲職謂何曲筆阿人侯復不能得侯郎吏部進一人而君子有所恃退一人而爲不善之小人有所懼亦必如今日之甲乙學官弟子者其功德不萬萬於給事御史耶勉之哉其他善政碑在口矣語畧具鄉者考績文序中

新建邑侯晁毅銘權户部序

漢陽毅銘晁公涖西昌几六載適值洪潦爲沴覇役大暵民與玄蛸赤魃爭旦夕命轉輸力細公下車惘焉如納於隍力請監司兩臺議貸議錮郎賦繇勿及格主者督責若雨公曰縣令綰半通綸爲此子遺攸暨柰何以捕蚍東濕之猛博上官課最比歲稍有秋下令催科而大者牛車小者負背上與下寬然有餘而不知公之所以調劑也邑地當會省故事疲於手板公簡曠自若晨起坐堂皇部署官事如流水六曹曹居於所其胥如梗其隸如塑章水之西饒山谷民獷夷不均尚氣喜囂訟侯於詛者譎者突梯者析扺不縱其餘瑣細一切傳以濶目鈎金束矢無闌入焉下鄉濵彭蠡與鍾陵至渚相繡錯生產織薄強半食於芟牧戊申大浸父老子弟登屋巢居煙消累日公露冕暴餓爲之痛哭分火徐議弛長河之禁施民濈濈瑣尾考天於鮮食甚矣公之仁聲入人之深也熊子曰父毋哉父毋之保赤子心誠求之康誥以此該王道愚嘗妄論衡吏治者太上論心其次守其次才以公之仁心質有其內而才節兼焉西昌之政特嚆矢耳至於問庠宮之翼翼如也問雉堞之馮馮如也問衢道之蕩蕩如也問堤塘之井井如也公六年間所以造我西昌者寧可更僕數哉而公之心之才之節諸大夫之於童叟亦既熟耳目之矣今壬子冬孛內郡邑諸侯功令當趨　闕下逃職公亦將飭琴鶴北上諸士庶方皇皇謂公此行必內留見飛漸遠已謀半俎之地爲公千秋尸祝適王爵者念良宰勞勛久在外特拜版部尚書郎行且需次天官氏云蓋今寓內南北綏寧中外輻輳非不號稱極治也四方奏水旱無停牘邊陲之間羽書𦍑至卒伍枵腹荷戈秋毫惟大司農是仗太倉冏寺之貯若掃宮府動輒需億萬當局者𢄼然仰屋如不朝夕公一持籌必有所以濬其本源塞其漏蠹何如而令九塞士馬飽騰何如而令兩都十三道不困大東何如而令內府二十四監局斂手揖心不敢騷驛計將有桑弘羊誅卜式而壹本之於大學生衆用舒食寡爲疾之正經者公固恢恢乎遊刃有餘地哉居無何且曳履天官之庭涇渭摺紳毋謬衡石吾儕業於西昌之政見公一班矣謹因諸大夫命於黃白舉轅之會輙忘其無腆以賀舍人之治裝者

壽徐鍾陵刺史七十序

戊申暢月既朔七日刺史鍾陵徐公七十初度也公先是未舉有男子比及是年兩獲英物掌上啼聲若繞屋梁而伐大鐘者於時諸長老挈壺牽羊爲充閭之慶曰人生七十杖於國不俟於朝貳膳省體適餼天子諸侯以降實鄭重之況復佩靈枝而衍胄系神緒而作氏振古於茲厥惟希覯徐公殆天授乎抑自樹滋耶熊子瞿然手額吉拜曰君不見千歲之松下產琥珀乎所以歷霜雪而不渝凌風雨而不觸說者謂天篤其材固也然非據蒼岑以吐幹離奇輪囷不受世之規矩安能免大匠斲得全全昌豪傑之士誠於人間氣數之外別有一段玄理於世末數數然也余請爲公惇史焉公慨慨有大節生平擅人鑑不下水鏡司馬至於立然諾取予推剛爲柔孤立行一意較然不欺猶有古烈士風即余於公無積素累舊驩傾蓋於四先生之講院隨約婚姻它可槩已曩者黄口時從仲子得誦法公薙林諸草力追大雅卓爾先輩之程竊時時私淑以不得執鷄鶩爲恨居無何學使者薦公於南宮矣謁選如制於賓抵授弟子室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也壬辰爵課公最第一稍遷襄州別駕故事別駕供太守書諾而已公獨正色莊事之太守亦莊事公公每於簿書之暇討鹿門習池之勝尋孟浩然皮日休與山公倒接䍦諸處携琴觴詠悠然爲物外觀不盡拘拘以折腰充職會有榷務檄公署再四謝不赴既而翻然改曰當今五坊使者倚榷名虓視津梁登壟觀萬貨之情而攫噬之所在爲虎豹關商賈之憔悴未有甚於此時者吾即不嫺桑孔心計寧不與諸賈人分憂焉至則一切持籌算傳寬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楚之塗公之賜也 爵課公最復第一擢牂牁刺史州刺史在漢爲領州牧與王侯鈞體未有罷免卒章而出知州者明興即稍稍衰矣然庳面而朝邑長令亦貴倨矣公振纓太笑曰吾餘膠庠數十年結髮與諸生大小數十戰二毛種種矣金鞭玉勒之風流寧輸逸少爲之吾惡夫廉將軍披甲馬伏波據鞍功名雖盛而史冊猶有遺恨也扁舟長征高卧兩關時論偉之夫以公經生義爲多士骨都當户揚扢風雅又在江淹李白之間才士績學或者可免若夫敵屣五馬丘壑寄盟急流勇退真如轂千鈞之弩拔龍淵之劍發必穿札揮必斷蛟自非其識力横絕一世惡至不攖戀名利窠中即貴賤不問耶公之才如此而嗇之不爲制擧用公之識之力如此而習

之不爲富貴用火宿而壯㬻然後煒則今日之所以壽所以子他日之益壽益子也不有詩所云如璋如珪如取如攜哉辭無㬻不稱惇史之義聊以侑公三爵云

壽曾封翁七十序

甲寅之秋曾子澹甫以春曹典屬國選授鴇嫣氏之垣行將晉筆與天子爭可否宰相爭是非諸大夫賀於朝曰國有直矣其明年乙卯日在天根月在鳥注爲澹甫太公武源翁七十初度同里侍御景明楊子鼎梅劉子白岳易子心言曹子率臺省諸公爲壽徵文熊子以熊子辛丑偕澹甫第今又偕直廬[illegible]不可辭於是熊子避席再拜曰盛矣諸君之所爲壽將無侈崑崙之桃獻扶桑之繭添東海之壽轉北斗之杓歟諸君曰否也惟翁有之惟翁似[illegible]然聞之上壽者一曰生於天一曰王

於積天道遠[illegible]其近乎風積而有大翼水積而負大舟善積而餘大慶子其譜翁之積可乎熊子爵然颺言曰可哉蓋大江以西河山之氣鼻[illegible]五嶺顧贛領吉故吉之聲名文物甲天下翁先世[illegible]吉一爲御史七薦賢書稱泰和望族自翁王父完素公徙龍南其門滋大及翁生而倜儻結髮顩膠庠攻苦下帷以學聞事繼母孺人率子婦脩家人綿蕞惟謹以孝聞儉歲趨人之懸折券貰糴以義聞課仲季讀書不異課子彬彬率爲魁士以友聞如是者可謂積矣猶未也澹甫拜吳令翁進於膝而勗之曰吳爲東南名都賦役煩重借汰而囂若其

惟仁惟廉會稽之雞不可啼也禹鼎之饕餮不可指也
澹甫受令而拳拳服膺治行爲天下第一而翁亦以明
經幕南雍懲竄樽濫大司成雲嶠劉公雅敬重之無何
量移義寧令義寧故桂林象郡之鄙縣也翁下車除煩
去苛廣學開教朞月化成廼振纓長嘯解腰下半通而
投之曰是徇徇者胡爲黃菊[illegible]何可令靖節季膺擅
高千古急流勇退人望之爲神仙中人矣澹甫亦自吳
還子舍色養數載婾婾如焉會徵書之程急翁曰行也
毋懷與安而將需次言路吾老人不復走長安道毋忘
吾醮王路[illegible]而勿䮍之正人落落而勿劇之大軏碰

碰而勿避之[illegible]澹甫入朝翩翩飛正自負士大夫翁
然想望其[illegible]皆翁之教云夫脩身拓義積之家而粵
澤吳積之國即日澹甫陳忠補闕行且積之天下風積
而鯤鵬運水積而蛟龍生彼蟄蟄詵詵者異時皆東序
之器大曾之門獨澹甫也耶以[illegible]壽眞所謂金石負
質松栢耀材麟鳳章德者矣請澹甫稱觥而播敷之於
綏壽之堂諸君曰善於是熊子奉賦一言以亂之曰五
嶺高何磋峨山千嶂水百河振振者鷺青青者螺其人
壽考而居那磊落而英多君不見曾家之叟春風沂水
詠而歌

壽徐鍾陵刺史八十序

惇史氏曰古稱八十杖於朝食則常珍拜君命一坐再
至又稱八十曰髦毋亦謂其視聽步履之詘觔力智慮
之衰優之所以相之與是以三王之民壽而不辱然有
稟氣敦固八十而不髦者於世未數數見也今得之鍾
陵徐公焉公七十時余既以[illegible]言公生平稱不佞
矣日月幾何爲八十而公之歷[illegible]其神明無異是操何
術哉彼一時也公始舉男[illegible]今則[illegible]書舞象[illegible]露頭
角矣里閈中盈縮盛衰之故公又閱三千六百[illegible]矣乃
說者謂公[illegible]損於七十時獨不聞韓宣子憂貧

而叔向賀之[illegible]公曾倅[illegible]權衆故天下陸海漢
水通焉灞滻涇渭之南條也而雲夢高奢石則赤玉玫
瑰土則頳堊錫碧水則瑇瑁黿鼉[illegible]材則櫨栵橘柚公於
喉咮覩萬貨之情即富與陶朱[illegible]特皆易易耳而公不
爲也惟不爲而天且錫之雙珠[illegible]損之道也說者又謂
公胡不治產積居多規良田以念子孫曰能之而能不
爲也公者年舉于疏屬中妄[illegible]關内中藏誰不幾幸公
朝暮而駝駝是黃口者至今日而意塞無慮他非常典
時不失爲清白吏子孫貧乃貽之安也智矣哉夫公以
鴻漸之羽嘗困於燕爵鏖棘闈十三科而竟以學官貢

壽舒帶源六十序

嘗讀史濟南伏生年九十治尚書教授里中天子詔太常掌故往受經學魯申公年八十以治詩顯御史大夫薦之於朝束帛加璧安車裹以蒲輪徵問治道而公孫弘王父偃皆六十始貴雖名爵不能盡同大都成於遲暮炳炳乎後世有述令夙慧小子不敢辟倪老成人則諸公之所折衝也戊午八月既望爲吾友舒先生六十初度生平偃蹇落魄畧如公孫王父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所治經學亦能紹明伏生申公而視其貴顯之年尚瞠乎杖履之[illegible]難待也嗟乎使先生遇漢帝嚮用儒術夫言之即當封平津列五鼎議明堂不者以老博士員爲學官弟子祭酒啓發篇章攷理秘文又多讓伏生也者乃長貧哉然先生雖貧尚有一篋古文書編蓽門而圭其竇教授里中所得奉錢以資貰酒薄田十畝足以供饘粥愉愉如焉蓋其天性疎佚不能治生業亦不能斤斤名法余嘗記爲諸生時偕麼椒闇詎今垂二十年而頭顱依然則天性疎佚之獨善也先生遲有子尚能擁少姬候玄的之期無所避微論明珠近在老蚌而精神之所折衝知必爲公孫王父申公豈僅僅抱一經牖下偕伏生白首耶請解嘲而稱三爵

壽李母徐太孺人七十序

今歲戊午九月之旦日月底於天根李太史麟初太君七旬初度邑士大夫稱彼兕觥效封人之祝於綏壽之堂太君隔絳紗幙西嚮而朝賓客視聽無缺神明甚王環佩之聲鏘然明遇於是賦旱麓之次章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諸君知太君之享禔不知太君之所以享乎太君父徐公長者同生爲名進士家授周官音義則太君今世之宋宣文也贈公烈士有貲操爲學官弟子祭酒侍太君左右之鮑桓陶湛之遺風鄉里兒童婦女皆能稱述焉余因謂八生先後豈豹之數必不能顛若晝一而悲喜隨之迺造物於太君若獨有偏厚者蓋太史自舞象時文章光焰萬丈餼學宮十餘年名冠天下太君之喜何如學使貢南宮則太史首選比試京兆上公車太史無不爲軍鋒之冠太君之喜何如隨以儲相秘閣迎太君長安邸中分

玉堂之饌聽

長樂之鐘

國有大禮則太君藿茀以朝繼觀

宮闕眾愚之盛而太君之喜又何如此無論閭巷婦媼所不能逢即所稱和熊畫荻者能覩其後不能覩其前

也故事翰林爲供奉官稍積資累年輙簪筆石渠之府
天子視經筵則執事
文華殿
東宮出閤則爲講官陳說帝王之道於
文華左个
皇太子以先生目之而不臣至晉秩矣時復執牛耳典
鄉會試收羅天下桃李爲
朝廷棟梁榱角之選抑何榮軍也皆太史所可坐致者
廼徼窺太君憐其季茂才且欲一視贈公松栢遂領能
虎之節飭餘皇之艦溯游齊魯避霧周南封藩使竣致

巴蜀布物及道地所通西南夷蒲蒻枸醬邛竹杖還而
爲太君酒持節畫繡縣官除道郊迎而太君之喜又何
如此不可謂備天下之享耶非其内行之茂何以臻茲
太史高絜里居八年飲洞陽之井餐玉嶺之蘇於先世
舊廬無吏朝夕承懽諸孫玉立太君曰此不啻分
玉堂之饌縱觀漢家之宮闕不急也融融如焉太史資
望行當左右青宮太君七筋政健獨不聞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乎宜以軟輪奉太君上長安太史出入
龍樓虎闈之間以師傅見重且以其餘收羅天下桃李
成蹊於李氏之門爲太君壽俾太君再聽

長樂之鐘如山間鷄鳴鳥語此之爲喜吾眞不能以名
狀矣大塊爲勞生之機憂悴則促暢豫則延恒物之定
理也太君自太史舞象以至今日有一日不暢豫者共
則其享受固天道篤栽之必然矣是可以徵太君之德
是可以徵太君之壽

壽喻封君寧宇七十序

寧宇喻公以長君上義興最得封如其官春秋政七十高也

天子錫之爾書曰子之能仕父教之也谷爾司勳懋崇典采用僾胡考以風循吏煌煌乎黼黻絺繡而炫龍文長君偕次君茂才奉公與太孺人稱壽於具慶之堂諸孫翩翩抑膝下而舞曰壽考維祺黃耇鮐背以介金罍以介期頤諸父老子弟牽羊挈壺而頌曰若翁毋萬福來宜伯氏汪汪千頃之陂仲氏昂昂千里之駒公與太孺人必解頤舉案以迓三爵明遇不佞屬兒子親媚訊當致詞概忘其無腆乃自附於惇史之義公少有大志發產讀書幾積千卷俄而曰象刻雕蟲壯夫不爲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取黃金印肘後如斗迺挽兩石射百步無不穿札三尋之矛騎上下超距十丈韜鈐則發陰符十篋而傳以司馬穰苴文武輒高第然承平久主上方嚮用儒術文墨吏多踦視介冑輒發憤曰力田不如逢年措大如許惡至以馬上醉肉受貴人睥睨或曰何不居奇自比於程鄭擊鍾公曰吾有心釣奇不在阿堵語有之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吾惡夫好殖者之如虜守也獨喜青烏言不置每謂于公高門淮陰相塚豪傑之士自識宇宙間別有一段神理於是三徙而長君成名於天下次君茂才猶海內注目屈指冠射宮之首公生平所不酬者有酬之者矣公惡得不解頤以進三爵而公益恥夸毘一意折節爲鞠躬君子郡邑大夫多公世講公杜門謝不一見鄉黨人亦不敢以域外問公公既貴出有輿矣則時時安步里中曰吾幸未德習與故舊遇諸塗如轍跡畏人將無扶兒輩尊寵於車上僻共其它無貌言無躁容無闌費無厚事家人生產皆所爲長者有質行而君子之所不可及天道益謙而留有餘公之介上壽而昌厥后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賀　誥封寧宇喻公喻母朱孺人八十雙壽暨次
公達叔高第序

人之言曰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蓋兼才若斯之難也易家人九五著交愛之義上下數千年間僅獲梁鴻冀缺麗公三人夫婦齊德而隱然史不絕其年即其年足紀未必八十即八十又未必偕也矧其萃文武材於一門而少者英華老者彌固乎吾今有異於寧宇喻公云蓋喻公者壯而欲封狼居胥挽弓騎馬上下山如蜚既以射策鄉舉乘障寧州爲循徼主吏盜賊不起桴鼓稀鳴幸天下爲安定使其當搶攘遇高帝[illegible]侯豈足[illegible]孺人亦操作椎布資公爲武俠遊久而不盡得意輒自負曰丈夫何事與兵子習磬折下人也吾世不有青箱學乎彼手植三槐於庭者夫非人豪也耶乃散部曲橐弓放馬闢西塾以延郡國知名之士居恒手一青緗經几所爲匕公宅兆相其旁皆可置冢舍千家雖數徙而不憚煩長公遂以丁酉甲辰顯給事黃門矣次公復以今戊午高第適公與孺人先後八十覽揆是年也公之孫一以太學生試南京兆一以諸生試於鄉爲郡太守案次選首盛哉公不必身兼文武而家兼之矣次公即日上公車奏賦能門需次玉堂之署率未能以安車迎二老人北走長安道宜其於瀕行吹笙鼓簧奉觴上壽於具慶之堂熊子於是歌七月之六章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公與孺人以長公封貴矣不日次公館閣貤
恩璽書行且累錫兄諸孫皆射雕手也熊子於是歌敦葦之末章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則公之取精於造物者豈不甚弘哉或云恨長公不身是鄉里兒女子言也蓋長公諫草扶陽抑陰正直爲經忠厚爲緯薦紳先生爭傳之讀治安策誰爲賈生不至今存乎彼嶷嶷何述焉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長公之言立矣名且不朽次公以[illegible]積醇發而爲外家礎棟立功正未可量諺曰胡荽不結瓜菽根不生麻言物必有種也詎非本於公與孺人之德之立哉請祝哽而酌大斗何以侑之則載歌鹿鳴之章次公今日之事也

壽魏太安人七十序

庚戌春正月既望二日魏母太安人七十初度也太安人有丈夫子三其長則銓部統百官而曹選爲任稱至貴倨者

明興仕格凡拜爵一級以都卿相之顯率東於功令君親先後之情不能自擅獨天官尚書諸郎過環如日月之代得以恣所出入此太安人屆七十而銓部拖朱紫稱壽於書堂之上榮莫大焉諸薦紳先生謀所以奉觴而屬執筆之役於明遇所以逮賤也明遇主臣避席稽首颺言曰宸暉昭被珩緹繡幰　能章榮茀望族

天子之無策也渥　紅藥玄髮　太谷假蓋南岳絳實衆人之頌禱也不腆之辭夫寧有加其惟是以所習太安人之德之功之言以俘女史乎聞太安人奇朗昭於鄰戚動無蹤咨翳笄事贈公南谷先生雞鳴盥漱紃縿饋餽宜家於新婦綿蕞帷䕶迺贈公承汝汀翁清白吏之後屆首讀書不問家人產橐中裝夫其餘幾太安人益折節爲儉帷布操作晨昏備承姑舅雖無乎不至而解佩贈以門多賢豪問長者交游自此贈公博士名大噪中國而授弟子室學者未之或先閭澤當路諸貴人幸舍雖　狹一劍鋏自傲贈公固質有其文行者共亦梱以內不以紛墨縞綺相累也贈公兄背銓部大露頭角太安人一廸以父風隆師取友錚然樹左胡赤幟居恒每見銓部曰而所游皆公輔才而門必大銓部果以高第累遷今官涇渭揩紳無繆衡石振天下滯才明目張膽按格律以定國之眞是倘亦式於太安人內訓之素也耶其它令建而建號大治分水部水部底績則史所稱崔寔五原之政雋不疑京兆之理緊母助也范滂論陶侃之母曰非此母不生此子根茂而葉著天道之篤栽也固然共今華轂旗品貂蟬滿座諸孫遶膝下珮韋玉立而鈴　聲實行茲　海內第一品目以

尊顯太安人之至壽太安人指　府折衝其本顯矣而壽寧有惑哉明遇輙踴躍而恐封人之嘻曰犨而貞耳而苦女而丈夫母而父稱彼兕觥辭言舞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古

熊氏族本序

宗之必合祭其祖猶衣服之挈冠冕水木之尋本源也大江以西山川秀衍爺兵燹轉徙之事聚族甲天下吾熊在南昌最著昭穆夥頤不能家敘而戶譜之然各支貫盛亦自足為磐石也北山自我元昌公闢處此土今蕃四族累手指萬自封侍郎公古疾先生建譜御史大夫北翁竪祠堂再今數十年後生之系未錄且舊祠非公建宜其輙毀而團拜禮儀緣之經費事同不飲歲儉時詘舉行彼茲不易長老有憂之屢屢見告於是稽之於　合云盍醵金　母錢脩出　券而息之六年之

外歲　文十金為　拜十年左右　八難致千金作合食之廟矣明遇逆率君千金為倡歷率者不為限量大約醵六十金公舉十二人收責於外姓歲息三之而族人無與焉始祖有靈必呵護厥事異時建廟脩譜舉祭當另議三章此特其嚆矢也

朱氏家譜序

自史家譏人表志傳嫩惡第分王公不得以勢私孝子慈孫不得以親諱公論之在人心元氣之持宇宙也史不一家傳者獨龍門扶風最盛後世之人遂師其意為家譜別種而明系事之不可廢者但以雲子耳孫禘宗袷祖世既渺茫不難蒙昧傳耕而冒華胄微細而齒右姓不可勝紀此譜者狄青之所羞也仲弓見稱於騂角叔度名蔽乎牛醫士苟能角立傑出惡問類耶春秋之世卿晉唐之門地尚無益於治亂之數況蒙之也近世之譜往往如是獨朱氏所藏舊　朱孟高者所脩孟

高隱　人氣義行　閭里能不　人見厥譜獨詳小宗法以近祖朱勝甫為始由勝　而昭之穆之纍纍珠貫也考亭之裔舊本載焉勝甫以前強半斷爛於燹孟高竟闕其文曰吾存疑也則孟高之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豈猶夫人之敬愛也哉是宜諸名公序說而稱其賢不一一也孟高之後益蕃而系未續綴之者余婦翁朱文甫也因得寓目遂喜而書此

逍遥閣記

福寧□深山爲城巨海爲池以州治而繁重視大府左方
與島夷倭□兼置號稱閩中北門置水軍三千衛士三千
步卒半之治兵使者奉
璽書填壓其間等威視幕府然群山自東既斗入海不
當車馬之徑層峰矗矗隔阻冠蓋前使者率以爲偏鄙
不欲久駐視陋而居會省之巡署爲常五百里遥制稱
不便熊子于于是□節欲素得軍吏□循之鈐閤清閒放
衙之後鮮所事事爰就署中隙地搆木爲閣閣高二丈
再坐 高廣白金十五兩頗其 □逍遥下曰山雲海
日之 有客望而笑之曰巢我□□也無沉沉者謂樹
也無亭亭者如太倉聚粒如潮汐浮漚其何逍遥之與
有而于張之也曰天下官署臨城衢近市奇得見山即
見山而山入于城亦魁父之丘耳安所得千仞義義如
是山之龍首鳳飛泰岱之瑶壇雲出霍童之冊井也者
又況坐檻敞楯而南溟鵬之背北溟鵬之翼皆歷歷耿
諸眼耶夫體者境之住也用者心之通也境者天之淆
也心者人之撰也天者宇宙之圈也人者古今之串也
通住爲一天人如環圈串無滯凡寄焉而已矣葛盧之
幽也以才顯玄亭之寂也以文著平泉之麗也以功章
午橋之勝也以望表故自其至大者而觀之宇宙一粒
也今古一漚也自其至細者而觀之一粒宇宙也一漚
今古也吾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旁礴萬物以爲
一世惡至而倪大小耶善夫漆園吏之作逍遥遊也即
繼以齊物論吾何不可以名吾閣

射鴉記

福宵山海渾濩禾木深茂蛟龍宮焉是固其所乃城郭中羣鵶夜啝與漏鼓爭節國人習聽若鷄鳴鵲唶無異之者熊子曰太平無象聲色其象即不能如至德之世鳳凰降集澤馬來遊何至惡鳥飲啄于城衢吽呼于宵旦而聲若克耳此其地之文武之所以不張也爰命跡射之士關弓火攻之手飛彈日落七鴉鴉聲竟息或曰是亦爲政乎曰是天之道黃帝之心周公孔子之志也南宮朱鳥柳爲鳥味味爲鶉火十一星爲貝官軫爲尻羽重麗形孥生無或不像焉彼獨身[illegible]跼會撮縮胸突[illegible]如哉鴉與天象之所不番也封禪[illegible]黃帝用一梟破獍先王敎民取以供祭豈羞膴之爲毋亦欲疏捕之勤而俾其種絕蓋李法也周禮庭氏掌射國中夭鳥硩蔟氏覆夭鳥之巢翨氏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大司寇官倘具備周公豈欺我哉詩三百篇孔子所刪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孔子奚取焉取頌君者張其君之文武也而奚其不爲政且也羣磔毋丁台習誅之可以敘孝雖同卵而求匹炙之可以懲淫飽餲腐而棲墓棘咀之可以激俗夜撮蚤而書眯丘山瞶之可以定時至目似愁胡注疑鉤喙癰腫如侏儒之飽悶倏如盜賊之奸于人間世無一可者獨朱齊八珍數貴六博莊生見彈而妄求齊臣摈儒以正對鴞亦有處[illegible]矣今與鴉之神約尚其聽鳩氏之良言率爾醜類盡徙于三苗之陰九疑之陽毋再易種于茲土不然跡射火攻之士如林必盡殺而痛斷而族乃止其謹避廻之

福寧重修州城碑

予既以璽書按察閩中郡而治于北偏之福寧州者古甌越間也負八海際天地四面阻山險自昔民衣文蛇漢武帝遣嚴助朱買臣招來東甌事兩越謠俗始通中國至于今益彬彬大雅矣然地确貲棗小民微山谷之業羣盜擅幹奇貨與樂浪海中倭夷市間或勾之剽攻覗風候騷閩中州猶當路塞也控海曲而治城以外無它障嘉靖間盜渠洪澤珍率倭數千環而攻之而不勝董董葆就長老談之猶色變豈不乖城是覗乎先是延石而烁之門阿之制一雉容乘車之五个其城之身

外不廉既內不挫旁脛而迆內薄可蹙既易以摶埴之工陶礴而甃之積理而堅稱焉馮矣然門者城之咮也樓者城之顱也陴者城之目也中經涂而外環涂者城之腑胃也此數者薄厚之所震動不能如鋼南山無郤侈弇之所由與人且踽之甚而扼咮以壓環涂浸于市屋宇既卑登陁而上若階也豈復顧城哉已未六月颶風爲祟摵樓發門倒陴羣盜政嘯海上長老告余曰城如此而使若獨不悸耶值時詘告于主者僅得百數十金而州之小吏主會計輒寬然而不存見少益日故事也以蜃灰堊之以塗塗附之蒙朽蔽蝕糊舊以侵年其

蝕不問明年也且發閫左右之人而役焉踐更可以詭脫是宜其歲歲率國人而城也此無他有司流也城于何有于是遂領衛之沈鷹揚而申之曰汝聚族于斯守之世維茲城工汝其于于治賛以若千夫長若百夫長有所不稱爲國人口實予不能曲三尺儻金之不足也則即衛士與人徒而以金售物直去市屋之蔽環涂者用礫甃其涂距城十尺衛士各負礫三百觔涂長千尺矣西門重構撤州增金兩倍爾乃撤朽剜蝕完蠹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陴則錯空而塡之樓則審曲而匠之資崇三尺墻厚一尺門之石楯鐵柱則革故而

鼎之俱毋憂其不久也于是樓櫓背翼睥睨齒如臺堠翼如翅其城朕而直廉而不腫則而不迆此以後寧復歲率國人而城乎夫書稱勤墉易戒隍傳罪恃陋古之人所以諄諄于域民不恣王公設險之義者誠謂以佚道使民也今茲之役興人徒于衛士以其祿在官而比閭之庶人惟適觀厥成而已有以佚之而未嘗使覗任之歲率國人而城者此其故不可深思哉後先經營厥事假守州者邵武太守丞蘇子萬傑眞守方子孔炤也熊子曰假守如守哉眞守守哉

福寧州議革坊里營衛供應碑

國制經費其大綱領于度支自天子之卿下逮庶人在官者皆有恒奉祿節目具備而守令食租衣税一切旣稟六曹史遵故實舉行毋愆于度吏民不雜政乃大和敷天之下類若畫一矣乃福寧之州暨所部福安寧德之縣高山大海原陵淳鹵脊民鮮蔵盖網疏而俗儉陋官府供具無品式廚傳不飾苟且假貸于坊里有司孰不勵節槩而吏緣爲奸騷擾相奉如新官下車購絶器物勢不能汙尊坏飲乃假貸器物舉苦惡久之靡敝坍于浚入馳道供張人徒之費疑于[illegible]平地偏稀賓客簡高令貪則設惡草具而觚爵盤盞無凧陳其它菜茹瓜瓠果蓏醯醬適市不可得勢必需于坊里在上者曰此董董末吾禁也在下者曰亦有從徠緇衣授餐之詩非與在上下之間者曰吾居奧害而爲政良竄吾口也豈約吾手也不吾事且重困辱汝市民因緣與之習有所受取頭會箕斂于野涂井里中悵惘莫問其出入此上之所爲董董而下之所爲嗸嗸也語云苛政甚于猛虎音盡所改若甚乎爪牙吏虎而冠耳且也州邑雖鄙遠而當海外蠻夷盜賊之徑萑兇滿水豬衣滿川旣置一參軍徼巡之復置一防海之郡丞監護之其供具器物亦無品式勢又需于營衛之軍兵矣軍正法士卒取非其有罪殊死誅情而不計直柰何上人先樹非取之臬耶彼亦一軍祖饗士者豈不亦炳然名將哉熊子于是集文武吏士告言之曰茲可更張乎會一時皆賢良方正之選具條言其品式悉索敝賦之奇羨者治厥供具賦仍舊貫毋加銖兩大都器物帷帳問工曹史廚傳餼牽問禮曹史江海旗纛之祭問賊曹史而專設亭人掌庖餼賤人掌燎火各與之廩防海郡丞下車取器物于州暨參軍之旗志羽盖取足于公稟不約而議論大同爾乃上其事于中丞御史臺曰不會不信不信民弗從請定爲三章之約得報可尊而信焉後之有司即惡其害己也而籍可去哉蓋則壞矣制量官用以賦于民本末之藏公私之路較然纖悉而要以安民殖軍爲統紀夫民者國之庇也軍者民之衛也庇焉衛焉而縱尋斧焉樵焉父母且知其不可而況上而爲父母師帥者乎斯其所以不約而議論大同也與是舉者署海防蘇丞萬傑福寧州方守孔炤福安縣張令蔚然寧德縣鄒令用章北路參將王君雲鵬法當並書以志作始之謀一出乎公也

福寧州新建龍光寳塔碑

嘗從長安中閱西域圖書其所畫記四夷宮室之制甚備大抵二〻〻以西皆延石爲屋不棟不楣不榱不欄層堞而疊空〻或方或圓其王長之居更壯大累壘增成巖突洞房純不用板木上下盡石延也制皆如塔故中國佛寺多建塔從西方之教俗云然靡敝財力近佞祝延福澤近愚瘞舍利金玉貝槧多寳詑其放光近誕悉無益之作也獨形家取其意象置邑屋之山水要害則甚靈神而循靈神以嚮文學余宦吳興吳興長老爲余言郡之岩浪湖浮玉石上自建萬[illegible]塔後制科必魁進

士必儲[illegible]閣數之歷歷若左券[illegible]言亦于雉城建金蓮塔告成之年一榜得三進士[illegible]嗣是第者頂背相望且邑之風俗更翔夷而淳嚚盜賊衰止吏不入罕百姓不困内外之繇而今悉得徵遷者十五年于今亦歷歷若左券矣迺今按察閩中而治于福寧州者東西甌之間也入其境崇山蔽天大海浴日州城環群峯而逼處其麓四面氣勢磅礴溝洫東入于海有山填之微壆焉中一山〻〻　與者首銳而圓下如鼎足句之屹然潮汐池中凡抵其壆占秀而當要害熊子曰是宜塔也曾福安張令蔚然案言豪富民東矢直百金余復捐他鏹屬

署守州者蘇郡丞萬傑經始之而方守孔炤以嘉定興等〻瞷來拮据半朞始就大約糜三百金薦紳先生張君大光力贊〻任而諸紳亦各有所率調發人徒僅借衛士一日指揮沈鷹揚役之海卅牧汛多維輿下㕘將王君雲鵬亦閒令士卒負磚以戲如拔石超距者故費省就速工堅臻厥成而晏如矣厥崇八丈厥盤七級頂盤之級如其級命冶氏執上齊之金鑄之厥基純石石取于故塔埏磚以甃其身陶旊人多合山麓而壘灰又悉土産因其天地之便不敢輕百姓〻力熊子與州守周熟籌之而後乃聿觀厥成者也因爲之記曰夫天地成物

而聚于　尚惟山爲土之聚高高下下　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天地之定理也乃何取于西方之教俗而塔之是爲曰理者氣之篇也氣者象之精也象者景之表也夫昼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穹盧南夷之氣似舟船萬物之情各有所類故城邑猶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各變掉而動罔或不類其情惟塔之象骨直以立昂聳而盤圓大類損椽筆上千青雲潮汐浸之光釆溢漾雲霞沃之文章爛熳形家目曰貴人之星以其處位高卓又曰貴人騎馬如是而以景歸象以象歸氣以氣歸理鍾天地之美而聚于

高君子曰福寧必興夫福寧固無餘之國夏后少康神明之胤蓋猶有禹之遺烈焉句踐亦禹之苗裔也棲于會稽今[illegible]郡人文冠海內豈非州之前矛耶何乃久罪地脉哉熊子題之曰龍光寶塔祁也在蕭之二章矣

銘曰禹敷下方　既越斯將　漢開荒要
無諸是王　溫麻晉縣　長溪唐疆
亦越我
明以福以寧　控既引越　地平天成
象耕鳥耘　風和雨靈　文明以止
不待聿興　卜云其位　東宮蒼龍
卜云其歲　白帝重逢　石盤窣堵
金削芙蓉　天姥仙岑　矛戟森森
支提佛土　龍泉沉沉　精英蘊結
讚此珠林　鬱葱春皋　澎湃秋濤
既飛威鳳　亦躍巨鰲　於萬斯年
海潤山高

泰昌庚申八月之望

沈何山眞隱軒詩集序

從閩中獲讀方伯沈公眞隱軒文稿和正以廣肆直而疏達原[illegible]登高山臨大澤見元氣之搏捖焉已叩其所爲韵語則曰吾不嵩而習此偶一爲之欲作不由蹊徑語莽莽自遂亦時有獨至以此不敢出及出而咏歌之果也杜蹊險徑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乃所爲莽莽自遂者政優優而弄變入節也公于詩深矣夫詩之爲道非第以見性情樂師辨之北面而弦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關氣運之隆汙焉至其聲格高下若江河遷流有莫[illegible]上所以然而然者蓋五聲協于氣以類萬物之理而[illegible]風之調要不能離宮氣爲主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大小相次第以及羽先王考中色而定黃鍾所以宣養九德也于性爲仁于時爲春于情爲好于德爲生試歌商周之頌寬靜肉好廣大恭儉純宮也尚書之文純宮也故曰是五帝之遺聲也漢表章六經稽古甚盛如兩司馬氏班氏之文賦蘇氏李氏之古詩其言雅而法樸而振由折沉浮累累乎殷如貫珠猶宮之音焉東京以後其氣[illegible]矣晉人之纖語純羽也五代之月露風雲純羽也即陶靖節詩眞素夷邁學士大夫爭言之而氣入于商幽人獨立志士嫉俗之衆乎惟唐韓之文李杜

之詩能不盡失宮氣而局體一變當爲唐以後詩文之祖古文古詩亡矣宋之詩文純無宮元擅詞曲麗于淫佚純爲商其細已甚也嗚乎聲氣一也而三代不能不漢漢不能不晉唐晉唐不能不宋元其間治理興替運數修短夷夏遠順之故若操券衡而對一二也是誠何謂哉夫咸池韶于皇管南風觧于帝弦大護之德猶慙武樂之善未盡聲氣所通此在至聖明王尚不能避遁于渺忽而況晉梁清角朔歌北鄙易水變徵孩下羽聲其微應寧復有待耶

明興

高皇帝天縱之資挹無師之聖

御製詔誥碑書無不炳諸典謨渾備黃鐘之氣居然帝王之言草昧諸臣皆合章而不曜成弘以後養士右文開敘庠學陋視西漢太平之色日鮮故制義推姑蘇毘陵古文名北地信陽亞斯嘉靖歷下弇州蔚爲朋輿于是詩無舉大曆以下文無舉東京以下者豈不亦振哉載觀數子北地抉草莽闢鴻濛渾然宮氣厥功爲大信陽以下即不能純宮豈有一之流爲徵羽者耶今萬曆壽考作人大化融朗家擅和璧人握靈珠急需執杓戴筐之人以主司中之命而起古文于西漢之上君沈公者可以興矣公地近而名高知必能以宮氣諷天下之焦衰猛起而歸之太和吾審其詩文之志與聲而知之也

崔徵仲問月樓集序

問月樓集者集崔生徵仲之詩文也生居治東下縣介兩髦間山水深莽海中諸島嶼若蒼兕玄龍之飛伏隨潮汐靈氣動盪光景生以一樓收之雲月烟雨無不奇者而尤奇於夜潮得月白波燦照浩然有萬里之意故其詩文之備美一似乎其樓之觀也詩則大曆貞元間文擅蘇柳之致而擬於今之當家直五霸中桓文焉嗟乎生豈不翹然名下哉而必問序於余者何蓋余嘗與生言詩文之體矣人之有是四體自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各載其神氣於質貌變掉而動天或冶之若夫

塑者偶者俑者和合水土而漫至焉戕賊桃梗而機械焉純束芻藁而衣冠焉其貌似是也南方裸壤之民表龍章而紆紳弁之列焉壯方髽首之豪襲甃笏而朝禮樂之堂焉西方深目畫革之人附鞮譯而登言語之科焉其質亦似是也顧其神氣安在哉詩之爲體自三百篇以至於唐文之爲體自尚書檀弓考功以至西京體具矣然世代循環不必一體而必各載其神氣以成其一體摹而〃之而已矣仲尼有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書契與之象畫成郁鳴迄今垂五千餘年有其可作古人已先作之仲尼之不作無可作也吾深懼夫今作者之衆也載以月喻月不能自成其體以日爲體日萬古常圓月之朒朓朏魄不必常圓而其虛盈弦望之數必不能舍日光遠近爲圭黍之異故天下人皆仰之使其能舍日光遠近爲圭黍之異而別見像影不亦爲怪月耶日月天下之大文章也生試精心以問之其境政未可窮矣

寗澹語錄序

侍御魯岳方公視鹺東越其下教郡縣學以寬厚子良
爲大指而精密則傅以經術於時余既以牛馬走北面
堂下簿書之事惟有司存安敢越俎而顯叩公之學然
亦以政學矣公在臺多所論建其巨麗者爲餘干新會
諸公請謚天下誦之及於役閩越公子潛夫守治東出
所錄寗澹語問序敬授而讀之而後乃知夫道若大路
然布帛菽粟中性命之元賅焉則公之爲政所以持大
指傅經術誠有所本云盖居恒而嘆學之不可以已也
孔子之聖焉嘗以不講爲憂洙泗之間不斷斷如乎而
其要歸在於爲仁春秋之季綱解紐弛諸侯害大夫壅
五霸起而扶之其學本於黃老雜於陰符世之殺運漸
開皆不仁之種而蔓也聖人有憂之仁者天地之春人
心之孩卽堯舜之中也其費旁羅而無外其隱滲入而
無内顏閔入室由賜登堂曾思傳火皆是物也及軻氏
之言性善也旨斯露矣而善機正殺機之對也戰國之
運甚於春秋軻豈好辨哉漢表章六經於斯爲盛乃一
代大儒董仲舒標正誼明道之語及其末也諸葛武侯
以寗静澹泊爲訓雖造語有深淺而皆得仁之一體矣
宋代諸儒發明理學標目無遺就非有功之素臣哉而
善惡太分蹊徑太狹朋徒附和卒以來小人僞學之禁
說者爲明道之未醇正誼之未淨實實然於好惡而寗
澹之意微也似也然此一時之時也不有萬世耶乃今
之時亦有不幸而類於是者余不學不能窺其際但妄
謂世尚鮮講者非講之足慮也默而識之之澄其神也
學而不厭之實其踐也誨而不倦之善其同也講不亦
難乎若徒以一堂之鼓歌羣市人而高坐嶽嶽四筵諾
諾是奚足哉孔子又何憂焉讀寗澹語有味乎其語之
菽粟布帛而賅性命之元也轍跡四方不及時時請益
如性者非面然事其父友其子皆寬厚子良而傅以精
密斯鞠躬君子也所繇與黃老陰符之學異矣仁之端
也性之善者也是宜其學之世也

熊仲舒選初唐七言律詩序

律詩備於唐矣言詩者多推高初盛而下騶中晩譬諸望氣觀象初則高帝之朝未央宮武帝之讌栢梁臺也盛則孔子之登泰山楚王之遊雲夢也中晩之際未免爲新豐雞犬章臺走馬云致各有極而氣象不侔此何待樂師北面而絃季札淸耳以聽哉客曰果也則高山大澤曳馬若練火起若虹蜺者天地自然之氣之象也漢家宮闕𦋐崇雖壯大不由人力耶君家仲舒大雅宏達乃巋巋於初唐七言律選焉編焉豈不令滄宗賢於李杜乎熊子曰而不見豺獺之祭魚獸耶享其利忘其爲有德可乎初唐得唐氣之先者也三百篇尚矣漢魏頗近古至陳隋而柔曼靡麗之極矣其氣則晩風殘月其象則落花豐草質之五音宮聲亡羽聲作此其所以六朝哉唐王破陣之後君臣賡歌不覺一振爲高華文綺其貌莊嚴其骨兵如登王者之堂雲屛蘭翰瑤壁青葱百常表闕萬雉環墉自足肇三百年太平之韻然而不必爲盛之蒼莽者亦勢也於時律體造端強半奉和應制之作正如斯干崧高蒸民諸什主於榮華不主于之際開元以後多故矣士大夫憂時憫俗抑鬱頓挫發爲詩歌又不覺一振爲蒼莽情深而氣盛意遠而氣樸遂爲千秋詩家祭酒亦不知其何以與初異也然非有初之高華轉靡麗之捷而蒼莽之鑰誰開盛之賴有初若寒暑之有二至也故必[illegible]庭草之後必得廬家明月青門素滻爲之先而白雲[illegible]樹始興矣故曰初唐者得唐氣之先者也此吾家仲舒選初唐七言律意也

送張鍾山僉憲入賀序

廣陵鍾山張公以憲節督部江右十三郡傳政公廉不欺私䌛闌津吏者望風棄繻問視他道篆一切與民休息不畏豪敢爭訟但簿責是非耐金矢勿入甫半朞政通人和於是里父老與其䌛徒保馬者咸歌之曰張公爲政樂不可支矣江右不啻天下劾公尤清嚴治辦飭傳不甚煩碎視其庭可以搏鼠暇乃進孝廉諸生論道講書孝廉諸生重公制義宿名北面堂下執弟子摯惟謹而公於諸制義來請者輒爲之硃墨點乙梓其尤懸諸通都之市學官靡然嚮風矣會 新天子萬壽朝元邦君大夫與重厥典北嚮稽首推公戴是㕘單騎無累重拜表就裝孝廉諸生徵不佞之言出祖以公治累吳中不佞爲吳吏辱公知譬諸草木則臭味也可無言哉昔人云文章關乎氣運始吾不信以今古况之良然虞夏商周渾灝之言尚矣漢表章六經而兩司馬之文興光采若日月經天三代之治惟漢稱隆焉唐宋雖遜其盛而韓之文李杜之詩歐蘇之文並大雅有氣力故紀人代者必曰漢唐宋云其他月露風雲之季抑何其亂亡之踵也 明典以制義取士卽有宋王氏之經義也緣名理綴文尺幅爲限不能如詩賦之淋漓盡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書不能授幼童而守白首而不能竟要非神奇名公鉅卿率借爲先資夫豈可爲無關氣運而目之曰小技也哉 國初庶事草創日不暇給金華諸公含章而不曜弘正以來瞿唐王薛稱盛幾與北地信陽歷下弇州之古文詞並立不朽此無他大雅而已雅則新而無窮也救盡而無惡也近時文運猋煥才俊雲翔後進弭以馳逐不無鄙夷四家若曰匪色必不渴矣匪异必不稱矣高者務碎義逃難剽摘新語卑者謏遇亦一朝而獲十而矯枉太過者則曰我惟先輩之是程剿落光采執筆若槁木之枝未免兩者之譏云惟公之制義高潔如秋雲溢湧如春冰新治悉一家言清而不劌醲而不汙盡而有餘味師哉師哉桐坿之命也而公復孳孳教人以好古博見動則曰六經子史當無所不讀卽不必彊志其辭但涵醇其大指而本其精神以供吾筆鋒何難自爲今之瞿唐王薛者而必有意于離之合之也夫可規可萬可水可懸可量可權謂之國工國工能以規萬水懸量權之法與人不能與人巧而巧豈在法外哉居嘗妄言文章三年一小變以衆然舉首者爲之幟乙辛以來大槩可許浸淫不止氣力漸趨於巧薄亂端見矣得公文與公之所以教人爲文振還

其大雅而知天下事尚可爲也夫漢有兩司馬之文章自有長平冠軍之武節唐有李杜之詩韓之文自有郭汾陽河朔之勳裴晉公淮蔡之績而宋之歐蘇在翰林不與韓范諸公之出入將相者稱天下大文章耶以古况今不失紊喬斯文不墜則東方一隅之難寧足有無哉故文不關氣運猶非文也人不關氣運猶非人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豪傑大度士且文章之祭酒也吾知其所關甚鉅謹以前言授簡賀舍人之治裝者其他尋常稱述不過一歲九遷爾公齒卿則里父老其孫徒保馬者業已舉酒酌也祈誦之　途矣不佚何贅焉

祝延編引言

壬戌春王正月吉水信卿李公七十初度里中薦紳先生多公過好雅游爲之作誦以比千南山之什蓋有激于公之風搖而情見乎詞藉手舉酒以祝公延斐然成章矣明還與公長君孟闇兄弟友也薰盥而讀之再三不覺慨然而嘆曰天之所好人之所忌吾於李公父子間可以覘世可以覩道也何以明其然也自唐重族系李氏凡十三望或蒙皐陶或稀玄元而推高隴西爲第一公族者吉水吾不知其於十三望何如而衣冠甲第[illegible]門[illegible]石之宗公獨自守若寒素內廉介讀書不屢癸卯[illegible]與孟闇同舉於鄉甲辰再上[illegible]卽決策一麾由洲序晉跱雍徐評廷尉久之轉司寇兩郎晉南也癸丑孟闇持斧兩浙公慮疊地錯曆易爲奸闌所假借遂請假里中往來皆不入傳舍買小舠由長江遡洄行李蕭然竟未有名其爲大司寇官屬者諸懿行不可更僕數其稍謨大抵如此有一不符於天之謙道者哉且耽且二千石矣會丁巳大計京朝吏主者以朋黨張目宰銜要人陰誅不附已者空國而逐是年如武進宗伯之清嚴渭南御吏大夫之方毅亦在塗汙中他可知已三衙門之不能盡協者故事以年例遷名爲實斥也

是時銓部則魏貞甫得參藩政省中則明遇得僉臬憲
台中則孟闇得參藩議淮陽亦不薄然一啓事而盡以
江右人塞白已可异矣而主者猶曰與斥亦傺也於是
梁及朋友朋友盡落尚計孟闇有老父在嚚曹必並罷
而後愉快竊以世情覘公爲公必不得意於孟闇謂孟
闇實貽親以辱而所以傷孟闇者始至孰知公不爾也
聞報之日振纓大笑曰吾老人矻矻一經不能早達董
董與孺子同舉自遜於禮官甲科乃逐百郡廉孝謁選
人優游俎豆之會白雲之司將謂厚實耶計必不出此
謂老[illegible]耶老人資格復不能有所振異今[illegible]以黨坐
隨諸君子之後吾不怛矣可使皇甫規獨為[illegible]傑
也耶尚羊文山貢水之間神明倍王孟闇亦辭藩參不
就子舍愉愉今五年所公春秋政七十恭逢　新天
子大脈持橐簪筆而薦孟闇者章交公車方推擇填東
方以海道與途並犖卓然有萬里之望焉孟闇猶欲依
堂上娛綵上書謝不任遲遲其行而里中薦紳先生聞
其事而式歌且詠不啻穆如清風云董仲舒曰壽者酬
也匄行可久之道者壽每酬之於久知言哉董子夫不
必酬之於人而必酬之於天人情喜同而伐異天道惡
盈而吉謙丁巳人心方欲使公父子撫心對泣稽首命
公無豪傑之槩以厲風之節稍減飲啗孟闇亦何以對
天下哉迄今五年而公春秋益高神明倍王孟闇且卓
然有萬里之望天之所酬可謂定矣人何為哉余故曰
於李公父子間可以觀世可以觀道也

綠雪樓集

素草

西域天官書引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黃帝考定星曆建天地物類之官備哉燦爛神明之式也嗣是上稽乾則炳諸典謨者莫崇乎唐虞蓋古曆作於孟春於時秭鴂先滜氣物攸建寅正尚矣殷周各据一統推本天元夏時近古春秋之季存羊禮失伏蟄火紀孔子譏之至於迭推五勝歲首娵訾舛午猶甚漢興號稱網羅文獻矣然吹律之理微占符之術鑿張倉蒙訛於黑畤公孫衍繆於黃龍事不師古廣延何取一行

運算淳風微文唐曆屢更迄無定據郭太史守敬測景之法最爲合理而候人乘遽僅止北溟淮云桂海無天氷天無地一間不達遂格閡容表相洪亮之業得無而待明時哉乃臺史徒以九章爲紬繹曆理茫然何知天部故文曜之麗者明紀歲差之犄者未覺交食合朔致野叟之臚言考誤證眞煩祠官之衆論而

聖明鄭重宣問未遑誠慮師說不明人持意臆愈改愈悖愚謂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黃赤之道終古不忒揆測奚難惟坤體彈丸乾元觩昴清揚者環動薄靡重濁者中止澄凝隨處顯玄踵黃而目力所際恒半分三百六十五度極星高下斯其燦然者矣奈人域是拘謬解大全不謂西方之儒之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或曰中夏聖神代起開闢以來詎闕斯旨而借才異域爲熊子曰古神聖蚤有言之者岐伯曰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伯爲黃帝天師參佐有熊和五官曆法肇明上哉貿矣惟黎亂秦燔莊荒列寓疇人耳食學者臆摩厥義永晦若夫竺乾佛氏唱爲須彌隱日大寶縮川忉利天宮金繩地界其誕愈甚語曰百聞不如一見西域歐邏巴國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輪上窺玄象下採風謠彙合成書確然理解仲尼問官於郯子曰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其語猶信古未有歐邏巴通中夏通中夏自今上御曆始上古至治龜呈馬負焜燿簡篇中古與朝馴象麒麟旅贄荒服至於星傒絕海崇谷寶千抱閩史以觀光嗽書契而利見豈非同文之盛事無外之上瑞哉倘祠官釆譯以聞大史氏參伍刊定以補靈臺之不及將三辰定於次四時定於紀寒正歸餘亘媲美乎黃軒之曆矣何漢唐之足云

題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畸人來最先泰西利氏次順陽龐氏友崗熊氏偕徒友十數絕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斯亦勤已所携圖畫巧作及陳說海外謠俗風聲異哉所聞如漢博望鑿空弟云天馬笻竹特稗邛之街談耳諸公大雅宏達靡晃洽聞精天官日曆算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天為宗傳華語學華文字篝燈攻苦無異儒生眞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耶七克一書龐氏所著大抵遏欲存理歸本事天澹而不浮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無郎爾漆園之誕薦紳先生家户傳之即耕父販夫耳所謂天門火宅亦凜凜如也同文之

朝大牧嵩籍詎可令沉冥五都之市哉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克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支之五官而以命克鄒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也

地理人天眼目引

李氏晃季擅聲堪輿素饒介落落不諧獨余謂其質有學術也相得甚驩一襄先太孺人於龍岐再改厝先贈公於白峰龍格穴法確有所据不作時師誕語以日力揆山體亦不甚依傍羅所刻人天眼目龍穴二卷葬經嫡派砂水徹肴諸家彼亦不斤斤也余因有感於滕師為造物尸柄而拘儒之賤事其親也今夫隴畝寒細不惜尺寸其門忽大一抔封土類多闇合青囊富厚者逐欲以朽骨並斷於山川虛地上實地下其且席其氣力謂牛眠鶴飛可以奮譽而休咎之徵反出圖度之外地而天者也若拘儒守經栽之之久奠其斥堪輿爲渺漠舉父母體魄委於木泉螻蟻之間留不如寶珍器者之什襲此其不孝之罪亦上通於天矣然則將如之何盡其心以擇術陰行善以待造物之至人而天而已矣李氏晃季專主龍穴其學術所谿與時師異是可以信其不賺也晃號和石名現季號少湖名瑜

引湯質齋文集代作

剛察以後至於漢文甚盛矣衡之者曰西漢文章東漢氣節似也然汲長孺伉直引是非摧剛爲柔裁正相御史大夫以上不少絀孔文舉楊德祖文士雄也斷斷持清議格物節綫之鼎奸雄嘎噆不敢問誰謂東漢無文西漢無氣乎故氣節者天下之大文章也文章者又天下之大氣運也庸人溺富貴輙謂長孺不顯楊孔不終遂大笑之曰此曹驕語氣節如是者爲我富貴戒豈不厚哉嗟嗟彼一時也君子之天未定也獨不問爲世耶義與湯質齋侍御筮仕宰豐城剸割有聲而行備潔徵

爲御史白簡所抨非貴彊相即貴彊相各按宜雲七閩三輔大都以破柱聞而莫難於辛亥爭大計癸丑爭職掌玄黃之戰此何異東朝廷辨誰肯助王斉都尉是氣其乎楊孔如在無完理矣疏語懇切狀及載今集中不具述而侍御直以此掛冠神武所病金甃爲山中未逾年而殁此一時也與侍御牾者聞之而不笑且幸者幾希夫生死朝莫也同異變禍也不通論其人之生平而第以同異轉好惡好惡轉生死若將曰世道持於斯士品定於斯則孔門所爲惑之大者其不佞哀侍御草木之味必格格焉執今日玄黃語盛漣之于青史之上人必

曰夫夫汙而阿其所好者但跡侍御之生平與天下平心立論恐盛毀者亦莫以奪也人琴俱往言之何益天道是耶非耶今獲讀遺稿若干卷三復卒業其依然不絕之廣陵散乎嗚呼秋隼擊而毛血灑空罡車明而天讒卷舌好侍御者固好而名侍御之疏即惡侍御者亦惡而名侍御之疏侍御之疏眞名矣孰知其詩歌之悲壯序記之曲折排耦之流麗尺牘之眞簡志而晦約而該華而不劇盡而不汙無乎不發紆其忠憤剴切之氣獨疏名乎哉侍御之文傳侍御之天定即揖讓兩漢諸君子于一堂可矣

重脩塔寺蓮池題疏

進賢門城之東南門也卦位屬離巽則文明之勝區焉究堵波七級填其前從城中棘園郡邑三座望之如頓筆干霄文明以止從雩關望之如廻瀾砥柱屹峙中央佛廬百楹僧衆四蘇供奉牟尼羅漢諸天寶相夙頗莊嚴殿前半蓮花池環貫其欄楯石梁跨池如駕月皆古蹟也予少讀書僧舍時時登攝塔際北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曠千里超忽雲霞沃蕩於南浦日月廻薄於西山

眞主開湖渮之天神仙柱江湄之宅稚正流芬吊陳徐之舊事功名著精想灌陶之雄風非日中區浩然意遠不意去今二十餘年矣古壁頹圮波成荒莽湮池廓屋莫限神人於是嘗攸告灾雨暘愆若三老瞿瞿不勝術惑乃聚族而謀於諸縉紳先生曰文筆之研池宜淸也關士運火星之水泒宜濟也關民居且也壹使巡行邦君止慝道莠不治民其何觀而況乎讀法講約則又木鐸之場乎夫候佛成風迴谷深山尚走金銀之脛乃稲民有道通都大邑可任象敎之淪責在諸君吾儕祗奉願先一言以興檀越而寺僧亦輒膜拜稽首門塔劍唐僧中藏舍利每當旺歲夜影如霞今秋五色宵騰光景動人民其興之兆歟於是明遇焚香合掌爲如來作偈曰

我不住法流　豈隨世間流　眞珠爲楼閣
遍滿大閻浮　娑羅善財子　爲我支寶庫
豈煩汝衆生　代汝解貪癡　我唱無緣慈
我行不捨壇　孰爲涼火宅　是我蔭法雲
優曇鉢華開　赫日收陰氛　天雨百寶蓮
服者壽一切　智慧珠繫頂　文高萬億塔
池是三昧海　般是天王宮　歡喜充滿處
琉璃映十方　悚羅漢聖果　垂波羅密船
具足方便住　無邊淨華眼　能種少善根
刮除慳吝垢　各乘大施乘　諸力自圓滿
佛種衆生田　大乘當體觀　是觀乃正觀
東方願精色　人有如意珠　自繫宜自解
纔發心念時　諸佛便讃嘆

紀異

戊午九月之杪人民譁言天出掃星十月朔四鼓候之果白氣出東南起角南庫樓貫軫如疋布西北指越十日再候之則起器府貫翼掃七星之員官如倭刀形其度西移矣人又譁言距白氣丈許另有一紅星尾長五尺乍見乍沒是夜偶未及見其先數夜有見之者能星人或言前氣為白虹或言為蚩尤旗越數夜披衣起視白氣漸沒而紅星則在天中孛于梗河尾掃北斗魁矣異哉天官書曰彗星本類星而末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長庚如一疋布着天見則兵起宋志曰茀星本有星末類茀見東南方出則其分受殃周禮眂祲氏掌十煇之法其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夫其尾之不曲不可謂蚩尤之旗日升不見不可為彌然借日光而西北指彗也因其本無星可見則又長庚也其旁之紅星銳見東南者茀也彗也長庚也茀也異名而一質者也總皆緼勃之氣其本在地乘陽挾土氣專直而上透入晶宇附火母而燃玄冬之月地氣宜降乃騰越垂象斯足異已夫氣未有無本而末兊作光怪者初出地時熟視之本亦類星隱隱可見稍高則星漸小不見獨見白氣綿亘耳則其麗于天者原是彗體而白人目不見其星之本而論之卽謂之長庚可也旁之紅星初起時謂之茀可也末後長尾掃斗魁卽彗也昔景公見彗星而嘆晏子曰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今茀與彗且並見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吾雖非瞽史能無凜凜于易與詩與春秋之戒歟識記

馬援奉書入見

君子論史謂馬援以豪傑之才赴功名之會識帝王之眞此有大過人者至其所以待隗囂始終于交道有愧焉何也當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凉州特一布衣之雄耳隗囂雖微淺然與公孫述並稱西帝天下搶攘漢鼎未定于一以囂自視其不為銅馬者幾希乃羅援覊旅之分加以國士之禮及知公孫述與援里閈相善使之往觀而不疑其以國情輸敵此不可不為援之知己也士為知己者用貧賤之交梧乎握手相然信以死兄于英雄處敵國之間哉及奉書洛陽光武引見于宣德

殿即有臣亦擇君之對此賞囂以取功名奚俟將突騎五千之日而後見其端耶或曰帝王自有眞識時務者在乎俊傑隗囂與公孫述皆孤雛木偶此何足久覊天下士乎以恢廓大度如光武靈覘誕命當民厭溼詐神思反德之時即責隗囂亦責其貳于漢者耳然則淮陰非與夫淮陰之為楚執戟也不知也庸人之遇也于漢登上將之臺建百萬之師豈援待詔之授所可差埒哉使援為兩全之術當譬曉於囂惟力是視使之捧首歸漢立功名于馬墾之下計之上也即囂偏信王元發兵拒漢非援論述之所可通則漢之廷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弟令耿鄧諸臣發偏師以徇封疆直竄上除耳何乃極陳滅囂之術者援也離間囂將高峻任禹之屬者援也聚米為山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者援也囂師朝潰而援之大中大夫之秩且夕拜矣囂雖負漢未嘗負援以素所敬重決籌策之故交一旦推鋒刃而不顧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抑功名之會不容以毫髮間耶光武沉幾先物深畧緯文聰明雄桀之主也外雖賞援之功中必疑援之心以故匈奴烏桓寇扶風不命援而援自請行也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帝佯以為憫其老而不許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盻乃許之比士多疫死而

虎賁中郎之梁松遂乘驛責問矣會援病卒即追收援新息侯印綬而明珠薏苡之謗竟行至妻孥不敢以喪還舊塋賓客故人莫敢弔豈非援反覆背交有以疑帝之心哉援居恒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眞功名之士之語也雖然帝王大一統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以龍飛白水之眞人承漢社之正系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微囂使援奉書入見識帝王於抵掌之間援且失身於草澤之竊據矣安能流景耀於雲臺被慶澤於椒房俾青史千秋知中興名將有援乎君子於是乎謂援識其大者求人於三代之下功名之士又何可多得也

孔明長嘯自比管樂

孔明躬耕南陽長嘯自比管樂當時之人自司馬水鏡徐元直崔州平以外鮮有識者後世之人校事數功輙曰眞管樂之亞匹也而不知非定論也蓋君子生當搶攘之季戡定禍亂需乎才一世之人也擔當名義需乎節不可一世之人也試以此提衡三子將無不同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堂堂丈夫擇君而仕如貞女之從一管仲始事子糾改事小白朝爲讎虜暮登卿相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南陽布衣三顧慇懃驩然魚水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管仲於出處大關嫌於

其始者孔明無嫌也樂毅始事昭王繼去惠王朝爲燕上將暮爲趙客卿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永安托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樂毅於出處大關嫌於其終者孔明無嫌也且非獨於此也管樂之時周天子猶在也管假攘夷尊周之名以行其彊齊之術樂毅勾連與國屠營丘遷寶貨爲燕昭報私仇而已曾聞征伐之權稟于守鼎之主哉東漢之季曹以大盜之雄睥睨神器而孫之虎踞江東視漢蔑如也孔明從孤窮之劉備不階尺土間關荊棘之中奄有西埊竟延漢祚五十餘年至今正統之義明僭國之號者觀其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忠肝義膽泣鬼神而昭日月卽謂之萬世之人可也卽謂之三王之佐可也區區管樂云乎哉難者曰伊尹相湯以伐桀周公相武以伐紂其於君臣之義何居乃申申管樂之是訾也曰湯武天之所建也天以桀紂賜湯武而湯武不能不取天以湯武賜伊周而伊周不能不相不然五就之慇懃豈不欲支及鼎之墜三分之服事猶有意於商鼎之延燕昭齊桓一昏亂庸妄之諸侯耳可言天之所建耶二子特感激一時知己之遇借以爲富貴功名之局者也然則將與同乎不過曰八陣之師三軍之良七十

餘城之下其畧同也丞相之尊仲父之貴金臺昌國之拜其位同也隆中之顧檻車之釋窮愁覊旅之拔其知遇同也然皆三子之小者也由前言之其大者不猶天淵哉雖然孔子於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再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百六之運至于春秋王不得不降爲伯一綫綱紀可一日無管仲之力哉若樂毅者雖其才之奮樹炳烺戰國范睢田單之徒皆優爲之矣敢睨視孔明乎尚論古人者不得古人之大而徒取其居恒嘯詠之譚爲千秋月旦之準皆耳食者也

人主以天下爲度　萬曆庚子鄉試

論曰權者所以飾人主之意而意不可以權用也必通其意於天下而權始乎夫人主之制天下舉而秋笑而春用罝則虎鼠升抑則雲泥袞鉞自我而以榮以枯慘舒自我而以生以殺見爲權信於天下而至尊矣而不知權之至尊乃天下共尊之也權之共尊乃天下共予之也權不共予於天下則不能爲權不能爲權又安能爲人主將始焉恣其權而天下不信權爲人主之私權遂繼焉失其權而天下不守權爲天下之散權矣是必公其權於天下而正吾好惡之的絕吾愛憎之私喜必

爲天下發謳歌怒必爲天下舒鬱結而慶賞刑威一一以天下爲度斯能爲天下人主愚請以天道申之夫天一元流行於兩間者生之無亭毒之心成之非有劉之志日月無私照風雨無私响霜露無私殺雷霆無私震萬物欲生而星之鳥火者即發育之萬物欲斂而星之虛昴者即收藏之是天也一以萬物爲度也而人主非天下之天乎天不以萬物爲度則不能主萬物而人主不以天下爲度又安能主天下何也以天下之廣奚啻林總而聚于徐而處之民雜揉不齊乃其間智辨勇力心復生心人主第持賞罰二條羈之絡之令彼趨若就

飴避若去沸此豈直賞罰之能制其命哉特以我賞而天下喜誰敢逆衆喜以抗人主之所彰我罰而天下怒誰敢犯衆怒以干人主之所癉是賞罰者以天下之喜怒爲之人主不得一毫私者也是故有衽席之私則衆燧承驩女飾怨而莞簟醉飽之餘得以乞燕尾之憐而湜鶡鵲之屬有嬖倖之私則銅山市賞副車招嘹而啼流泣夜之倖得以因前魚之寵而弄斬馬之劍有貴戚之私則王湯拜龍魏灌受殃而五侯四貴之倫得以盜寶玉之藏而肆羅織之虐有好大喜功之私則表餌和戎車騎絕幕而辮髮穹廬之國得以邀金絡之賜而

蒙兜娶癡者之威始人主特以一念之私賞罰不以天下爲度繼且人主不得操之而賞罰盡以羣下爲門法所貴主所賤法所嚴主所貰金紫被於庸庸狩狴加于嶽嶽爲善而蒙戮於顯爲辜而受旌于朝斯民亦何所措手足哉夫惟以天下愛惡之心行天下賞罰之權以包荒納天下於度內而無所偏亦無所黨以典章齊吾心於天下而無所壅亦無所分由是度在正本則隆師重任賜璽須書以示之尊而五刑八法則以肅社鼠而定天下之心度在用賢則冊楫霖雨黃金廐馬以示之渥而三科六辟則以待城狐而慰天下之望度在納諫

則建鞀設鼓止輦賜環以示之優而有北豺虎則以逐
孽非而决天下之壅度在尚功則剪茅建社告廟勒彛
以示之榮而赭衣關木則以儆憒事而平天下之勞大
庭慶讓則瓊林可頒棘木可設而重宮邃閣猶當慎伊
啞之譴而誠𧼨搯之威中區恩憲則煦若陽舒凛若陰
㨫而余吾沙漠尤當止河湟之賞而黜燕然之銘在位
式序則金章可錫紫誥可奪而編戶齊民尤當昭署行
議年之典而平槐亭胇石之寃若是乎喜不敢怒而樂
以天下爲度怒不敢怒而憂以天下爲度則人主之所
生卽天之日德也人主之所刑卽天之月德也人主不

測之恩威卽天之風霆雷雨無私之德也而人主之度
一天覆之度矣其應至於陰陽和庶物遂象效祥形貢
禎普天之下曾無夭札疵癘其間豈非不僭不濫遂乃
封建厥福哉古者堯位八凱舜罪四凶寧直天下咸服
至今曰其仁如天其德好生則二帝之度蓋可知矣若
齊威伯國之餘耳一旦烹大夫而封卽墨幸猶能以山
東起而况以天下爲度者哉輓近賞罰之柄日以砥礪
磨礲於天下而所以用賞罰之意則不取必於天下而
取必於人主之私情於是乎卜式研桑進而董汲削文
成五利進而司馬削柏梁建章之後輿而愛民惜國者

悶矣大宛月氏之使出而桑士綢繆者悶矣爵非八譽
罪不元兇夷患鮮輪蓋之加張霍厚苞苴之寵卒之幾
釀秦續西漢末季是也雖然道德爲尚刑賞爲末中庸
論不賞不怒化猶不若篤恭而兒于賞罰耶然而世運
遞變非法度烏乎整齊賞罰聖人之所不廢也如曰必
期于篤恭此正深宮穪聖靜攝以遺天下者所爲托宿
也故天下入乎人主之度則人主自無棄天下之心矣
謹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萬曆辛丑會試

論曰王者宰天下以代天也必法天無私之意而後可夫以天下之大而人主第以一身馭之天下人遂若[illegible]妾子弟臂使指運如一家人然者是天下人奉一人爲家督也人主不明於天下奉一人之義惟恐其一人操天下之權於是在天下之內分一家惟恐天下之有不爲吾家有又在家之外分一天下惟恐家之有爲天下所有空其室與撤其門屛一一据而擁之於臥榻之上且局鑰之且緘縢之一日有他盜出入與非常者惟恐局鑰緘縢之不固也王者知之常以其尺家者足天下

見天下而不見家卒之所見無非家者藏家於天下彌見其家之能藏天下於家彌見其家之大斯之謂王者以天下爲家請竟申之人主負黃居紫處深稱聖兒謂拔庭歡館家之臥榻在是紫貝朱宮家之堂奧在是百雉九重家之門屛在是世世然家異視國國異視天下姝不知積百姓之家以有國天下即爲國積國以有家國即爲家是故秋鷗春鶊龜手繭足衣吾家者也而尚衣黼黻之進爲小主伯亞旅暮晦朝丘食吾家者也而大官法珍之御爲小星羅棊置比屋環堵衛吾家者也而周廬巡徼之後爲小故知褰天下以奧吾家家必不得煥饑天下以飽吾家家必不得飽勞天下以逸吾家家必不得逸試觀夫素封之子持籌以理其家則必操刀間之術商者賈者佃者各予其貲貨而通其泉幣故能不箕斂而富若一旦盡奪其貲貯泉幣塞而封之不以稗子毋將有坐而困者未見其能有家也而況乎家天下者哉以其家享天下勢莫便焉以天下奉其家養莫備焉如取如攜取天下之財爲天下用雖莫禁焉與其制入而行何若制取而寬與其經小費之私藏何若飽大鑪之鼓鑄况乎貢人敖倉與人河水比以有爲笆有其井一實也彼苛取而積比以不積而時取亦一實

也是惟王者知其然撤去其家與天下之形而無所彼亦無所此洞融其家與天下之理而無所左亦無所右是故雕堂綺櫳雲屛欄杆不以爲家壯麗也而惟恐阿房築天下之怨則其家頹朱重九沸和兼芍藥不以爲家豐美也而惟恐糟堤灌天下之髓則其家殘羣龍鸞鶴蟬娟豕池不以爲家樂宜也而惟恐烈焰稍趙天下之骸則其家散金鏦啣璧懸藜列錢不以爲家玩好也惟恐丹楹漆城傷天下之脂膩則其家亂故司農司會閭師旅師籍吾家也而研桑不得關其說廩人庾人遺人塵人紀吾家也而上式不得助其忠減馬省獸不縻其

文而清心杜五侯之僭奢則家之亭館塞矣主粟寸絲不怒其諫而正已式後宮之曳綺則家之僭擬消矣由是元氣灌輸膏血普氾朝無腐水蠹木之藏野有含餔鼓腹之適舉溥天之下親若父子驩若兄弟以戴王者而王者則門屏奧於四維堂奧錯於九鼎卧榻之側永無突厥棟焚之變而天下式於門內矣古者堯舜之治天下不治堂階而歌維叙歌用雍蕩蕩巍巍六合爲門九垓我闥其家若斯之盛乎而當其時不過黄收純衣素棌樸桷豈若季世廓堂敖倉錢武王散之沛公耤之以有天下哉則信乎人主無家以天下爲家也抑論堯

舜通天下爲一身故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孟子曰脩其身而天下平止以家言毋乃未該王道與然而有公天下之度而不私即謂以天下爲心可也家與身無二矣雖然大傳以人土財用關天命而先之慎德則慎德者王者家天下之要樞乎故曰王道本于誠意謹論

二論應試之技是時余年少未能習古文也距今辛酉二十餘年矣偶于喻仲文案頭見之遂喜而收入集中聊以驗學問之進退云

島夷傳

逸史氏曰昔先王疆里天下四奥既宅九州攸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于時舟車鹽鐵之利灌輸中原以裔土視江淮之南會稽句章豫章餘干閩越甌駱直比之于身然頭痛懸度之阸不相通焉漢武雄才開滄海置朱厓衣河曲又朝鮮於戲盛矣然遷固亦止傳西域傳西南夷海中諸島自窟于魚龍風波之間猶渺焉不聞也然天地之氣有所必開今江淮之南聲敎軼中原而大化神明濡恩溥洽執其球者萬國島夷慕漢物之侻絲楮之利舟舵接至

天子哀閔蠻夷稍通使物羈縻之令毋大攻深得春秋內外之義而奸闌之民橫行海上乃閩中四郡爲尤甚上爭王者之利下劉齊民之業其端亦既已開矣如東番本甌脫奸闌盜賊歸之若流水是豈貢欲辟土任貢哉漳泉之人侻呂宋如衢戶視日本如鄉里即佛郎紅毛夷亦有譯通爲市者異日擅幹山海之奇依阻甌脫而東南始杵合多事豈必待豪傑與耶雖然此非秦漢以前之治而後稍亂也天地開之也史稱程鄭以山東遷虜賈椎結民宮埒卓氏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余治兵閩中見盜賊洞山海即漁舲中無不兵弩甚設候伺爲

絕陸道行人亦持弓刀不執遂利之徒率恃大氣力為與王四肝衡于氣數開塞之機而吃海水之為大利大害也作島夷傳其海外雜國安南大食大泥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霜雨朝貢不相寇盜賊殺於沿海郡國無風魚之患者不具論

佛郎機

佛郎機居海島中與爪哇國直初名喃勃利國後更今名爪哇在真臘之南自占城駛舟十日夜可達其佛郎機與爪哇真臘隔置海中道里大約相同又間入吐

佛郎機俱喈食人善用銃大可摧木石細能擊雀前代不通中國史無載我
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弑其主遣必加丹末三十餘人入貢乞封有火者亞三本中國人性黠慧亡命彼國久至南京時
武宗南巡亞三因江彬謁
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見典屬國長揖不拜詐稱滿剌加國使人朝見欲位諸夷上主事梁焯訊得其詐狀笞之頗不懲服其舶番有從維廣州灣口求市布政吳廷舉聞于朝議以為非故事格不行遂退泊東莞南盖屋樹柵而居恃火銃以自固復陰出買食小兒廣之惡少年競掠小兒趨之一兒售金錢百倍所食無算居二三年不去亞三在京師與回回寫亦虎仙俱恃江彬勢行詐亂
武宗晏駕
皇太后懿旨誅彬並亞三虎仙盡誅亞論適又滿剌加訴佛郎機奪國仇殺十是御史言佛郎機大酋詐亂弑主其貢使掠食小兒慘虐亡道當誅所盖屋工匠及關出財物者以私通外夷坐
詔悉如御史言命撫按檄備倭官軍斥餘黨彼猶據險

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海道汪鋐募善泅者鑿其舟遂悉禽之仍詔絕佛郎機進貢舟過各國海南市舶田是番舶趨閩之漳州廣東大廈嘉靖中從都御史林富之請除其禁番舶復至初鋐之攻佛郎機也苦無如彼銃何適白沙巡檢何儒聞知彼中有廣人楊三戴明者亡命其國久盡諳鑄銃製藥之法遂陰部勒我人往佯以貿酒米為名漸與楊三戴明通諭之向化設重佣楊等悅定約夜遁歸鋐即令如式鑄造用以取捷因奏頒其式于各邊造以禦虜即以其國名名佛郎機云後佛郎機雖絕貢往往附他番舶至廣賈廣人能識之今香山澳

夷皆海外人長子孫西南夷航海大舶幸何爲居行已
而櫃莽山海之奇歲入金百數十萬廣用以饒所需我
西絲爲上次之廚次之墨次之而歐邏巴人觀光中
國者絕海九萬里亦附其舶以至其人深目而多須髯
書華旁行以爲書記精於天官能華語嘗與余言天竺
大夏以西皆仰給中國之絲苑則華風之所被者遠矣

呂宋

呂宋者海中之小島也一曰佛郎機之屬夷其去倭奴
遠至中國稍近而以小故不通貢獻歷代無可考自增
設海澄縣于是海舶出月港出洋始有至其島者矣攷

我朝永樂三年其國遣臣隔察老入朝貢方物後遂無
聞焉其島之平衍可居處延袤四十餘里廣不及十里
廬舍櫛比生齒蕃地土腴出黃金閩廣之白工技藝咸
往趨之受廛作業與其土著雜而中國之商賈者操大
舶日夜裝我之綺繒絲絮陶器飴糖諸食貨往市視呂
宋幾如歸焉官予之符引權其贏以輸軍興者歲四萬
蓋其島居琉球日本之南爲海舶要會其人俊黠甚遂
爲各番互市所會商船競至焉閩中點籍言充衍市利
壓冬其羈旅爲家者不啻萬數所以呂宋有大明之街
萬曆三十年奸民張嶷倡金穴之説疏請至彼採金至
勤
朝廷遣官勘視彼怵以爲我將畧地遂密告佛狼機國
王必殲我人而後快因厚直買我羈旅者佩刀買且盡
卽一夜屠殺我商民數萬無生還者我亦以爲萬里之
外殺者多奸闌不復發兵興擊閉海道莫通一二年閩
絕器物諸夷失互市彼如黑子着面不能操奇贏輒大
困而閩人不得奸闌出財物亦遂告詘令稍稍復通互
市如故前事漫漫不錄矣區區小島不啻邾莒之賦大
都海中夷仰給機利之場非亂我者也

紅毛番

大西洋之番其種有紅毛者志載不經見或云羅斛別
部赤眉之種或云唐貞觀中所爲赤髮綠睛之種或又
云卽倭夷島外所稱毛人國也俱無定考譯以爲和蘭
國者近是負西海而居地方數千里與佛狼機乾絲蠟
並大而各自王長不相臣屬俗尚嗜好食飲相類去中
國水道最遠地無他產產白金國中用白金鑄錢輕重
大小有差錢如其王面史云安息以銀爲錢如其王面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云安息錢文獨爲王面幕
爲夫人面又稱罽賓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
人面烏弋地暑熱莽平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

息罽賓烏戈皆極西域是豈其種落耶抑近國也其
人富少耕種善賈喜中國繒絮財物往往裝銀錢大舩
中多者數百萬浮海外之旁屬國市漢繒絮財物以歸
先是呂宋爲中國人市埸然呂宋第佛狼機旁小島十
著往無可通中國市者其出銀錢市漢物大抵皆佛狼
機之爲而和蘭國歲至爲於是紅毛島夷始稍稍與中
國通矣中國人利其銀錢所贏得過當輒偵其船之至
不至酤一歲息之高下有逗冬以待者近呂宋殺中國
賈人不盡死者奴虜之自是漢財物少至和蘭居佛狼
機國外取道其國經年始至呂宋至則無所得買許者

紿之曰漳泉可買也先漳民潘秀賈大泥國與和蘭酋
韋麻郎賈相善陰與謀據東粵市佛郎機故事請開市
閩海上秀持其國之文至不得請是秋船果從西南來
趨彭湖島紅毛番之入閩中境自此始時萬曆甲辰之
七月也人長身紅髮深目藍睛高鼻赤足居常帶劍劍
善者直百餘金跳舟上如蜚登岸則不能疾船長二十
丈高三之一甲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錮之四桅桅
三接以布爲帆桅上建大斗斗可容四五十人繫繩若
階上下其間或瞭遠或逢敵擲鏢石舟前用大木作照
水後用舵水工有黑鬼者最善沒沒可行數里左右兩

檣兵銃其長設銃大十數圍皆銅鑄中具鐵彈丸重數斤
船遇之立碎他器械精利稱是既次彭湖譯者林玉以
互市請而漳泉奸民又從而餌之事聞兩臺以玉生事
招外夷繫獄中且頌言誅秀下監司郡國議議曰彭湖
漳泉卧榻之邊市一開必且勾外夷逼處此土其害有
不可言者斥之便不則剿之於是檄浯嶼徼巡將沈有
容往有容曰彼來求市非爲寇也勦之無名迺請出譯
者林玉與俱至則麻郎望見玉來大喜過望有容爲之
陳說漢法嚴無敢奸闌者於是率部落免冠叩首揚帆
望西海而去

東番

東番者居海島中載籍無所考信其俗土著無大君長
於中國不絕遠從泉州之海更彭湖中二日夜可達其
地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徇與雙溪加哩林沙巴
里斷續凡千里而山之雞籠淡水最名議者欲置戍其
間與海中諸夷市章有上公車者水之北港最名群盜
所依阻也番居山極深昧瀕海頗有飄脫可耕群盜佯
言開墾歲助餉金若干實欲扼商賈之咮與海中諸夷
市跡且亦有端而泉之勢家奸民亦有欣分北港課漁者
久長其與海水之爲利害也不具論論其番之俗俗聚族

爲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人視子女多者爲雄長好勇喜
鬬善夜學走足趼蹦肉倍厚能履蒺走走如蜚終日不
喘喙度可數百里與隣社郤則期而戰戰疾力相殺傷
戰已卽解怨往來如初無纖芥嫌眦者以戰時所斬首
懸於戶其戶觸髏纍纍者稱壯士其兵鏢鎗鏢本用五
尺竹而末銳傳以精鐵出入不離手觸鹿鹿斃觸虎豹
虎豹斃地宜鹿儦儦俟俟居常禁私捕冬鹿群出則約
社中人卽之鏢發如雨獲若丘陵皮角筋骨如山而中
國人以故衣粗磁貿其皮角與其餘肉鬮中郡亦無不
厭若鹿者矣地多陽其人疏理能者冬夏皆裸婦人結

草裳蔽下無揖讓拜跪之禮無曆日文字計月圓爲
月十月爲一年久則忘之故率不紀歲貿易結繩以志
無水田治畬種禾耕以山花爲候禾熟拔其穗粒米微
長採苦草雜釀酒亦有佳者其讌會則置大㼜地上環
坐以竹筒爲飲器無他肴羞樂則跳舞口嗚嗚若歌曲
男子斷髮留數寸垂女子則否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
斷其唇畔之二齒爲飾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
瑙或珠女子不受則已受則夜造其家不呼門吹口琴
挑之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來去俱以
宵歲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

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
喜倍男爲女可繼嗣男不足著代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丈夫乃決正女子操作勞苦常倍于丈夫妻喪復娶夫
喪不復嫁號爲鬼殘地多竹个大數拱竿長十丈斫以
搆屋茨用茅修廣數雉族又共屋一區稍大曰公廨少
壯未娶者曹居之議事必於公廨調發使易也家有死
者擊鼓哭置尸地上煏以烈火令乾露置屋中不棺屋
壞重建坎屋基豎而埋之不封屋復建其上大都埋尸
以建屋爲候然竹楹茅茨多不更十餘稔人死率小歸
土不祭當耕時不言不殺男女襍作山野默默如也道路

以目長者過不問答卽華人侮之不怒禾熟始發口謂
不如是則天神弗福將降凶歉不獲有年也盜賊之禁
嚴有則輒戮於社故少寇志安樂門不夜關露積不拾
器有床無几案席地坐穀有大小菽胡麻薏苡仁食
之已瘴癘無麥蔬有葱薑番薯蹲鴟菓有椰毛柿佛手
柑甘樜畜有貓狗豕鹿鹿麂多無馬驢牛羊鳥有雉鴉
鳩雀無鵞鷥鷺嗜鹿甘其腸中新咽草如飴不食雞雉
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海島中酷畏海捕魚溪澗故老
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監航海諭諸夷東番獨
遠竄不聽約束于是家貽一銅鈴繫其頸蓋曰狗也至

今猶傳爲寶始皆居瀕海嘉靖末遭倭奴攻剽避遯居
深山倭精用鳥銃番衆恃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
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言語
與市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皮角間
遺之故衣喜藏之或見華人再衣旋復解脫去得布亦
藏之不冠不履裸以出入自以爲易簡云熊十曰以余
所聞於東番異矣其猶有泰庭葛天氏之遺乎然距閩
中郡甚近不似倭奴流求絕遠何載籍之不經見也
利之所在民忘其死以彼地近中國而當海外諸夷之
衝他日必有奸人自椒如尉佗之在南越者吾甚憂之
也

琉球

琉球者通典稱爲流求居大島中當建安郡東浮海東
彭湖最徑七日可達土多山洞垂產出黃金硫磺馬宜
桑麻無賦歛人佚樂見載志者其王姓歡斯名渴剌兜
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漢晉以前俱不通中國隋大業
中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殊俗始至其境言語侏離
雖結纜夷服不能譯掠一人以返復遣武賁郎將陳稜
率兵路湖虜其男女五百人因令窺中國廣人然去我
遠而兹之臨水中數歲自唐迄宋俱不能臣使也元遣
使招之不至
國朝洪武初其國瓜剖爲三王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
並遣使朝貢後中山王吞并二山自來朝闕下詔許王
子陪臣子來遊太學令得觀孔子禮器永樂至今凡新
王嗣國必介海上吏恩請于典屬國曰鄙遠蠻夷欲妄
竊王號聊以自榮敢不以聞于天王哉
天子閔其絕遠國初先至爲蠻夷望必
御書加爵遣給事中一人持節行人貳之從福建造艦
治裝多齎糧兵勞甚設三年乃成行諸所需檣帆良材
不常有梯道察究盛靡敝財力從官以下多負漢物與

市使者亦懼罹于蛟龍之宮初亦有擁轄車以行者甚
不樂往其國之元舅若大夫充使臣返者皆褒衣博帶
乘傳擁輿煌閩越間齎送驛騷萬曆中廷臣議曰區區
絕島不宜輕易策遣近臣勞苦吏士萬里之外請自是
以後
朝典頒海上郡國令彼使北嚮稽首拜而還中外翕然
稱便無何爲倭奴所係執其王以去尋釋之長琉球如
故其間歲以貢爲名艤船海喙求入京朝者大都以財
物役不且爲倭奴耳目屢議卻之其風俗男子結髻于
首之右有職者簪金簪一漢人之裔則結髻于首中用

色布纏無貴賤悉構土屋入室乎則跣惟覲天使乃加
冠具服納屨婦人以墨黥手爲花草鳥獸文頭足反無
飾如童子之角總于後其貴族婦女出入戴箬笠騎馬
從女奴三四其君臣上下亦有等惟王親尊而不與政
次法司官次察度官以司刑名次那嘯港官司錢穀次
耳目之官司訪問此皆土官王武吏若大夫長史通事
諸官專司朝貢王之文吏王幷日視朝陪臣朝皆搓手膜
拜遇元日
聖節長至王率衆官具冠服設龍亭拜祝視中國父子
同寢處長有室隨亦别異食用匙筯得異味先進尊者

親喪數月不肉死者于中元左右浴屍溪水去腐肉以
布帛裹其骨瘞之不墳王及陪臣則以匣藏山穴中歲
時祭祀啓視爲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
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亦簡朴視中國侯伯府而
已俗畏神以婦人爲尸名女君聞其國之東隅有人鳥
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即所爲毗舍那國耶宣德以後使
臣以給事行人往名姓可考者柴山俞忭劉遜陳傳萬
祥陳謨董守宏李秉彜劉儉潘榮蔡哲管榮韓文董旻
張祥陳侃高澄郭汝霖李際春謝杰夏子陽王文邁其
王世尚姓其以華字名

倭奴

倭奴者揚州之東島夷也禹貢曰島夷卉服其篚織貝
其包橘柚錫貢隋書曰倭在新羅百濟東南三千里杜
氏通典紀三韓一曰馬韓一曰辰韓一曰弁辰弁辰在
辰韓之南其南與倭接則於朝鮮最徑云古來以魚鹽
資之不甚通中國自漢武東拔濊貊朝鮮以爲郡驛通
二十餘國倭奴始入貢光武中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
皆入貢靈獻之季倭亂無主有卑彌呼者女子也善妖
術長而不夫衆共立之魏正始初詔使至倭假以爵命
又與狗奴國相攻魏復馳檄諭之無何卑彌呼死其宗

男嗣國人擾亂不服復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稱女王
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齊梁陳皆入
貢大業初致國書詞嫚煬帝怒欲于遼東之役遂征之
不果唐貞觀伍年四夷來朝顔師古作王會圖倭亦與
爲高宗咸亨中方更號日本時時附新羅使入貢長安
元年開元天寶間屢入貢貞元中有貢使願留中國受
經久之新羅道梗始由海道至明州宋雍熙後累朝皆
至熙寧後皆以僧至蓋彼國人皆嚴事僧故僧率知詩
書元世祖立倭以其由虜起不受招至元三年四年五
年六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遣使皆不報十七年殺使

者杜世忠十八年命將范文虎阿塔海以舟師十萬往
至平戸島五龍山悉沉于風返者三人終元之世不復
至
國朝洪武二年入貢其王良懷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
四年遣行人趙秩宣諭陪臣隨秩入貢尋復擾海濱遣
僧祖闡無逸往宣揚威德王復奉表入貢十二年十三
年十四年十五年並入貢十六年絶之以通胡惟庸謀
逆也初明州備倭指揮林賢亡命日本惟庸將爲亂遣
人取賢賢將精兵四百與僧如瑶來獻巨燭中藏火藥
兵具事覺磔賢于市是時國制草昧以包荒四夷爲量

雖侵叛靡常而指揮翁德靖海侯吳禎稍稍懲艾之未
能甚得志也惟命湯和按行海上相度要害築城堡戍
之嚴禁奸闌入海稍獲寧謐永樂二年入貢時太監鄭
和督水軍十萬宣諭海外故納款獻内犯賊二十餘人
命治以彼法盡置高俎烝殺之降勅褒獎給勘合百道
定以十年一貢船限二艘人限二百已復入寇平江伯
陳瑄率衆追至朝鮮焚其舟殆盡已又復入寇都督劉
江大敗之于望海堝先是諜者言東南夜有火光翌日
倭數千由馬雄島魚貫而上江令徐剛伏兵山下令姜
隆率兵潛焚其船塞歸路既而賊至伏兵起賊大潰奔
櫻桃園江圍之開西一壁以縱之賊果奔西一壁伏兵
夾擊無得脱者宣德元年七年十年並入貢亦定以船
三艘人三百然不能盡從正統四年陷大嵩所昌國衛
官寺民舍一空發塚墓束縛嬰兒以沸湯澆之視其啼
號宛轉爲樂獲孕婦男女刳視以行酒暴骨如莽備
倭將吏以失機論死者三十六人正統七年貢船至九
艘人千餘時議詔其觀光萬里之外不録其罪天順二
年入貢成化二年僞貢都指揮張翥辨其奸貢不果弘
治中鄞人朱縞以少姣爲貢使略買去其王悅而女之
貢使者壽莫沿途爲暴至濟寧強市物貨至殺人歴中

坐鮮官童釗魏政罪戍譯事林春正德四年入貢以前
鄞人朱縞更名宋素卿爲使事露賂劉瑾解脱嘉靖初
彼國各道爭貢素卿復來與同貢人宗設忿爭仇殺事
聞復賂監舶中使賴恩左右之故事夷使至以先後爲
序賴恩受素卿賂先素卿宗設大怒相讐殺掠寧波紹
興守臣棄城賊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執指揮劉錦
袁進以去巡按御史以聞禮部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
言乃下素卿獄論死于是廷議請定十年一貢之例舟
三艘人三百非是卻不受十九年我罪人李光頭二十七年
爲盧鏜所禽許棟二十七年爲吳川所禽從閩中獄解脱勾倭巢于雙嶼

喚港黨有葉宗滿謝和並出誘番煽動海上郡國騷
御史朱紈討平之二十六年入貢以非期發外澳停泊
至次年而後納之自是無復貢者三十一年王直先爲許棟
部下棟敗直始雄勾倭寇烈港直歙人生時母汪嫗夢弧矢星
入懷已而大雪草木皆氷長任俠好施尚信義趨人之
急惡少年方廷助葉宗滿徐惟學謝和皆歸慕之相與
入海逆巨舶販賣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于
日本暹羅西洋諸國數累鉅萬番夷君長以下並信服
之稱爲五峰舶主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
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直于

是威名籍甚誘招集亡命據薩摩洲之松浦僭稱徽王
署官屬三十六島之夷咸受節度時時遣部下剽攻沿
海諸郡國東南騷然總督胡宗憲欲撫之乃出其母妻
子于金華獄豐衣美食好室屋以奉之俾與直相聞隨
遣諸生蔣洲陳可願往爲遊說其子滶亦密指直血以
報日幕府長者唯頤一見阿父以有訶于胡保無他諸
遊說者亦白方直噗曰當王者不死沛公不見羽鴻門
乎遂詣軍門宗憲置之獄欲上書請赦直令自効朝議
斬直于市大非宗憲意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于
時海中群盜有金子老者有許朝光者有蕭顯者有林

碧川者有徐碧溪者聲名皆出直下而蕭顯最大陷黃
巖則林碧川爲主首陷上海則蕭顯爲主首已寧波有
毛海峯者有徐元亮者已漳州有沈南山者李華山者
已泉州有洪朝堅者已有鄧文俊者張月湖者蔡未山
者王萬川者陳大公者皆勾倭入寇蕭顯爲盧鏜所破
戮于慈溪林碧川爲任錦所破禽于大陳山已顯之後
有鄭宗興者何亞八者徐銓者方武者聲名又出顯下
都御史鮑象賢破之乙卯倭以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
馬島之衆入寇以我人徐海王直之黨爲軍鋒冠陳東薩摩州王之弟掌書記酋也其部下多薩摩人
葉明輔馬嘉湖蘇松間大肆攻剽總

督張經破之于王江涇經開府嘉興調思州庬氏兵土
司永順各兵尚未集趙文華屢趣戰經以兵機貴密刻
師期不之泄也文華遂劾經養寇詔逮問時經已與賊
大戰王江涇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有奇至京列狀自理
文華持之竟就論丙辰倭攻乍浦胡宗憲以計離其黨
徐海就禽沈家庄之役徐海陳東合兵勢甚銳宗憲度
未可與交鋒乃厚遺海所以啗海者方故萬端海始傾
心而陳東怏怏病海之賣已往攻桐鄉海微使人語桐
鄉令日我已歸胡公但慎防陳東耳東至則城中有備
不能入遂愈益發憤恨海宗憲知賊交已携復啗海縛

嶲麻以獻宗憲又密勞問麻獄中曰爾不負海而海負
爾必我也知之何不移書陳東使殺海以報麻遂欣然
作書宗憲得書不予東故佯以予海曰麻無故通東書
謀必有奸汝宜防之海啓書見書中語益感激並呂縛東
自効海從多方誘東宗憲仍使海與東耦居沈家庄設
間令其自鬥遂乘亂急擊殲殆盡已又有洪澤珍者
攻[illegible] 迺番巨寇也俗稱洪老其黨有嚴山者[illegible]
安[illegible]
東[illegible]許西池者[illegible]蕭[illegible]峰者張璉者
化[illegible]
二[illegible]其平者[illegible]曾一本者[illegible]
吾[illegible]
蘇[illegible]林道乾者[illegible]林鳳者皆閩

廣閩人先後勾倭起事始嘉靖戊午終萬曆乙亥十八
年間攻福寧陷福安陷寧德圍松溪攻長樂陷福清攻
惠安陷興化犯饒平圍揭陽攻平和劫海豐陷玄鍾犯
高雷焚五羊奪呂宋先後折衝禦侮之臣則有張瀚李
遂劉燾譚綸劉堯誨殷正茂而爪牙之將則戚繼光俞
大猷劉顯郭成者也今閩中樓船三萬師尚猶有戚之遺
教云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者大入朝鮮朝鮮王棄
王京走平壤李氏之社幾屋陪臣痛哭乞援朝議以其
累世恭順視遼東如股肱郡也發師數萬佐之其將則
劉綎麻貴李如松董一元陳璘糜少府金錢七百萬諸

經界文臣不皆大將才竟不能得其要領士馬物故[illegible]
算朝鮮人復苦兵矣至今有倭梳兵篦之謠幸平秀吉
病死乃班師朝鮮亦漸自爲葆就近又併琉球而擄其
王旋釋之琉球故我之封貢海外藩其立新王我必遣
給事行人齎璽書置大舶航海往返費鉅萬今廢置由
倭即琉球每歲有乞貢之船大抵奉倭奴之指云按倭
奴世世王姓徐福裝童男女入海求神仙止大島中亦
爲倭奴人又名之曰徐倭自爲種非其大者聞大倭王
居邪馬臺亦云耶摩維關東道又曰國初居日向之筑
紫宮後徙山城日向偏西南山城其國之適中也文武

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
伊尼翼諸名其路經高麗由對馬島乘風一二日達經
琉球由薩摩洲七日達貢使之入必經博多歷五島以
操舟長年俱在博多故貢船返則徑收長門以權司在
長門故也其入犯則視其風東北風競趨閩越南風競
則趨遼陽東北風以清明爲候能積一二月不變五月
南風競盜之趨倭者復視焉霜降後東北風亦競故海
上有春大汛冬小汛之防海風波相天浴日船舟視旁
羅之針置羅處甚幽密惟開小扃直舵門燈長燃不分
晝夜夜五更晝五更合晝夜十二辰爲十更其針路悉

其舟則遜中國遠甚以鐵片聯巨木罅中無油艌決俗
以草窒罅且工多而形式庳難仰攻今若易然者皆掠我
商賈舟而付人駕者并船駕之耳至于食貨所仰需中
國者衣之類曰六絲㕘布純綿帛絮紬錦繡袷龍文衣被
紅綠香囊器皿之類針釜鐵鍊磁器木漆器古文錢小食
筐筥貨之類曰粉水銀藥物氈毯馬背氈文之類古書
古名字名畫飲食之類醯醬餘無所需其絲大售價日倍
以人
至五十兩其俗免首裸裎以寒冬月非上褚衣不
煖故純綿大售價至二百兩紅綠用飾甲胄刀劍帶畫
書帶大售價至七十兩香囊十枚七十兩白針七兩鐵

釜具一兩錢貫古千文至四兩開元永樂二錢後新錢
不貴也名畫貴小五經貴書禮賤詩易春秋四書貴論
語學庸賤孟子外典貴佛經賤道經最貴醫書得即購
之毋問直藥貴芩也甘草芎也川芎大售價至五十兩素木
鐵器及木器漆者磁器畫丹青者合其制則貴不合不
貴也其性狠悍千生十歲便教之走箭舞刀讀書取記
姓名而已以戰死爲榮行兵習巧術數作蝴蝶陣揮扇
爲號一人揮扇衆人舞刀又作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
次魚麗而行最強爲鋒最強爲殿吹螺爲號其入寇攻
剽必火劇屋示威氣焰燭天值酒食必令我人先嘗行

城衢避委巷避堞路行必单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数
十里莫能近對陣先以一二人跳盪蹲伏空我之矢石
必伺人先動而後入又善爲誘兵以包敵戰鬥必四面
伏起突陣後擄得我人輒先餌如其人必驁好殺形容
健捷若猿猱故我兵莫能當然非我人爲之囮則大海
爲限彼亦以絶遠不樂往今閩中人視其國如歸市點
旅所聚名唐街且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驅與盗往
來如織禁亦嚴道千人從外洋市我會綠而海禁愈厲
愈爲奸人用乃海上所斬捕稱倭者率非亂倭大都
皆商倭彼又貪漢物不已恐自是利害之数有非常法

所能操馭者度外事是在豪傑名將哉是在豪傑名將
哉

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掌院事北潭公行狀
予小子五歲兒時從先贈君帶履之下猶及見御史大
夫北潭公云公兩目若曙星聲若伐大鍾素髯如氷雪
貌不甚脩頎而有辟易千人之氣時輙撫予頂而摩之
曰孺子稍有頭角可教也居無何公與先子並謝世先
子次年襄葬事獨公以卹典未被故諸公子不敢先草
莽而委
君既蹉跎二十餘年曾未獲吉山原一坏土孝子慈孫
不勝感悼會戊申明遇拜禮官命過里適郡太守莆田
盧公脩郡史於觀察李公悉公知泉州狀慨然欲傳公

于舒文節曾恭肅之下錄公遺事如誌邑父母崑山周
公因檄諸公子葬曰彝典出自
朝廷當吾世就爲優孟之衣冠言孫叔敖事者曷若葬
而待請之爲便乎因得吉原於青山曰莫襄事屬明遇
狀在宗言宗道其質有者而已狀曰公熊姓諱汝達字
德明號北潭其先世祖丹陽侯歷湖南豐城在宋淳熙
間始遷進賢北山里傳十八世而生公公少貧苦封公
古疾先生館予王父家塾公從焉饘粥力學詩文並有
深致今予家戶牖墻壁猶多公題詠焉年二十五舉癸
卯鄉試第七甲辰登二甲進士除刑部山東司主事出

爲漕理歷員外郎恤兩浙俱稱平允戊午擢守泉州乃
未倭寇蹂躪八閩逼郡治公悉力捍禦築南城以容流
散時烽火達于官舍公每夜出輙與夫人訣曰城存與
存此行若得比睢陽若曹當盡命止水毋汙汗史也士
卒感憤相拒月餘按堵如故泉人德之有專祠祠額有
山高水長海天保障皆大司寇黃奎峰諸名筆焉秩滿
遷四川按察副使歷雲南叅政按察使廣東左右布政
使爲治大都尚精明峭直遇事面折多摧剛爲柔雖與
士大夫間有齮齕然所至聲甚喧赫
穆廟登極之二年遷右副都御史撫廣四年命以原官

撫浙五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尋改北工部
右侍郎三歲五遷才望爲時所簡注如此萬曆改元監
昭陵告成兼報滿上司功最一月內官蔭長男士威恩
蔭次男士弼祖養晦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封父磬
如之祖妣呂氏贈淑人贈妣藍氏如之隨上疏得請歸
養士大夫祖送傾朝或榮其遭遇或高其勇退時望翕
然明年
昭陵寶城微壆勑閣任故事山陵之役主計者必容容
聽諸閹上下其手迺無後慮時提督工程内監周宣閩
金者行萬金于大璫焉保營是役將厚責償焉公任事

不設嫌果于總毀嬴金錢若干萬還部帑二監側月久
之又值
兩宮嚴敬事官以故冬寒不輟閹人諸王者不慎置氷
及事償遂力持公短欲震怒　兩宮几叵測而止于奪
官則忠信之风乎而
主上聖明郎蝇營不致淶入也侍養封公二載年已六
十然察言色有它郎長跽請命不命之起不敢起壬午
秋
詔求老成廷推以原官起視事尋改刑部左侍郎適有
奸人倚大璫入禁門事下司寇具五刑時論多惜國體

而兼制于璫爰書几不能就公厲聲曰烏用縈傳文致
行宮營門者有死法隨案言肆市璫切齒晣之會請父
母郵典大宗伯持兩可上內批以陵工議罷璫阻之也
視事月餘改南京右都御史履任甫浹旬而追論陵工
之白簡至矣解組歸田二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嗣郡邑
鄉賢一弟兩子以封公遺命析生產而三分之其孝友
又如此里居日手一編杜門不至城郭所著有讀書劄
記知幾錄穀堂惑問弋蟲集觀物稿諸子說史說集說
行于世生于嘉靖己卯十一月初二日辰時殁于萬曆
乙酉九月十三日亥時娶閔氏封淑人子二長士威官

生娶王氏次士弼郎愁忠娶南昌楊永昌守曉山女繼
娶胡氏女三長淮英適中丞萬大疇孫熊次重英適太
叅雷横泉子淳三泉英適都諫胡似山子欽訓士威一
子惟寅補父蔭李氏出娶萬大疇孫女愁忠二子長惟
亮南昌縣學生員楊氏出娶魏大叅漣州孫女次積孫
尚幼胡氏出女一存英適栢林羅漣同次山子日清玄
孫可大惟寅子惟亮二女尚幼卜今戊申十一月十三
日葬于青山之陽謹述其狀畧如斯以請十名公之椽
椽筆者

勅贈文林郎先府君右源公行畧

先府君之棄孺子也二十有七載于時孺子娯嬛僅知索父啼而已有兄伯仲叔攝喪事而仲以博士員高第家雖衰賓客未落猶能斬百年之木爲槨封一坏之土爲賁葬以士無廢禮也然行營高厰僅浮慕千家守塚之意而風氣不斂占者謂其下濕令孺子叨天獲從縉紳先生之後
天子且不愛
懷書榮府君九京廟瞻馬鬣宵旦痛心謹卜于壬子年閏十一月九日改遷于白峯之原敢臚其行畧伏望鉅公如椽之筆爲之表

先府君諱某別號右源世居進賢圵山里始祖元昌公者從宋淳熙間徙焉至府君而二十世豫章之熊甲天下然昭穆湛漫不可譜譜中系丹陽熊繹諸王侯將相文雖徵不足錄也
本朝令甲重三代曾大父爲丞直公有子七大父簡夫公居三大父子四府君居仲世爲農而季父行亦多以髦士烝膠序者府君讀書弱冠而倦廼治產積居與時逐當謂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非富厚安歸乎於是以末致之以本守之變化有概昆季中即欲學其術難告之不能得意也五年之內一致千金覩貨于楚艦返九江風暴起艦首尾衝决舟子皇遽趣府君曰且負板府君私念軀甚臞謝曰寒死溺死等死也死亚可乎遂安坐呼蒼頭裂縑十純裹其身若殮以待盡廼舟中百數十人爭負板頃刻爲白浪所汨無一出者獨府君坐處終不解夜半至洲焉則膠矣侵明蒼頭游泳數里得漁舲以濟槖中千金裝頓墜僅贏數十縑耳蒼頭請斥賣爲舟錢府君曰適有天幸不自意全吾何愛數十縑不以慰長老子弟並製衣以授家人獨脫太孺人簪釧易白檪作脩業而息之五年之內再致千金僮手指百

陸地牧馬貳百蹄而多分散於貧交諸昆弟建五畝之宫而虛其前曰吾陰行善後世必有興者吾門待子而大築三畝之書舍於居之東隅垣一區欵使兒輩不見異物而遷也伯父於大父時先異財于撫二季父擇名家女婚之而各爲結廬畫析田園陂池之利探策三分無私箸焉至其設取予然諾專喜趣人之急諸所嘗施惟恐見之以故聲名日高然逡廵退讓有君子之風耻以豪聞也圵山地下濕每年大浸閭左無不閉糴懽延冠且翔價也獨府君開倉平糶寠細子困水上嚚粟倒縣豈能握數錢百里販糴微府君有枵死耳鄉人望閭

而祝之曰是翁之後必昌匹夫懷寶不敢越鄉府君歲捐數百金貸子錢不限都鄙貧不能與息者輒取其券燒之以此千里誦義豪長者願交驩牛酒日至曾大父葬宅西劉山七世以下且族葬焉毎年完繕隄塘發粟百數十鍾府君曰吾不以百鍾累宗人好形家言郎肘後不携相塚書而一接青烏術人不難上客禮禮之大父葬青山相傳有蘆花古渡之讖奇兆也竟奇得之府君爲人寬綏淵大而足智好儒備于禮輕財結客厚餉館傳縱四方游學之士使來會其所爲課伯仲輩者皆賢孝廉及一時知名之士也其它星伎雜流置外舍者

亦踵相錯先御史大夫北潭公至貴倨矣而其所通賓客親戚在門下者府君輙傾之自此游道日廣資用益頽積著遂不能大起仲子弱冠舉邑茂才課超等府君解顧曰詩書以此日種矣居無何以疾謝世享春秋五十有二是時孺子甫六齡嗚呼痛哉孺子師仲子擔簦負笈於東湖榻里之間不十二年孺子稍稍成立以長興令報政得贈府君文林郎如孺子官

玉音煌煌九原爲耀今日者青原改卜徼惠九鼎表其片石子孫世世實嘉頼之府君生嘉靖甲午四月初八日未時歿萬曆乙酉五月二十一日戌時父簡夫公諱

富毋羅配太孺人王子四伯達禮部冠帶儒士仲遠進賢儒學生叔進季則不孝明遇辛丑進士禮部主事選授兵科給事中達娶陳坊李氏無出次裘氏生孫大和大穆大積孫女賽英細英大和娶盧源張氏生玄孫孟泰孟宣玄孫女掌英四英孟泰聘城南艾氏女掌英許聘官溪胡茂才子大穆娶英山吳氏生玄孫孟恭大積聘羅舍高氏女賽英適縣東江茂才子細英聘龍山胡茂才子遠娶樊氏無出次吳氏生孫大經聘師宗知州口湖徐君來鳳女進娶塘口胡氏生孫大奎大光孫女照英奎娶沙湖李茂才女照英許聘梅潭徐氏子遇娶

灌城郡幕朱君純臣女封孺人生孫人霖孫女長英人霖聘南京工科給事中喻君致知女長英許聘河南道監察御史鑑里徐君良彥子

勅封先太孺人王行畧

萬曆乙酉之夏先贈君見背嗣是戊巳歲祲作業失所
財匱不孝受小學外傅受大學仲子明晤燎火之費强
半需太孺人織紝哀哀我母生我劬勞昊天罔極何可
名狀雖然古人有詠母之義懼內德之易隱也請述其
畧不孝同胎四人仲子於先君存日發解淳宮相依撥
灰問字十五年所比不孝舉庚子而仲子殁矣叔子隨
亦中道折太孺人六十左右幾以眼淚洗面辛丑不孝
成進士壬寅領邑過里衣錦進一觴爲壽太孺人泫然
泣下隨復開顏引滿蓋悲先君之不及又不欲令愁容

賀客見也苦心哉迎養長興官舍五年嗛嗛薄祿以代
菽水且見不孝舉男子時時喜形于色靨故龐碩而神
明倍加炯爍以不孝報滿司功得封太孺人如制是時
春秋政七十高士大夫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帷紼幙而
祝之曰衆母母也壽考維祺情有其文哉太孺人爲之
益喜丁未朝王瓜近畢車之邑戊申以儀部徵過里太
孺人曰從官五年不見日久倚閭一載便覺天長蓋不
孝季子早孤從未離衣袵故其于别離難如此巳酉將
以官程北道太孺人曰嫗老矣嗟予季行役恐絕裾乎
若父田舍翁耳死與先御史大夫同時當路貴人吊御
史大夫者無不賢仲子而並吊若父鄉人至今以爲美
談李厚自勉耕弟令嫗死長安則吊長安致卿相王公
來下拜不亦賢於死里井千萬耶若其致木周衣載啥
斂具隨行嫗老人不厭不祥也不孝泣而從命庚戌奉
至邸中不孝濫諫議之選恒自笑曰朝夕面兒孫誰云
帝京遠自秋徂冬七筋正健每日擅管鑰祀不自媮閒
或令識字奴子讀雲門王屋小傳仙遊夢遊諸錄爲一
皷掌蓋長興臧博士新書偶寄至者即嘯詠之夕猶課
孫讀章句至漏三下飲醇酒一卮就寢不孝進榻前問
省怡然無異也乃五漏不知何以便化去攝衣襦坐榻

上面色如生時爲孟冬之十有二日嗚呼痛哉不孝生
也晚不習見太孺人勤苦狀因與山婦憶太孺人自道
者有曰嫗自嘉靖辛亥爲汝家婦是時若大父行七輩
同居若父輩三十人若兄輩亦不下數十人主伯亞旅
百口共釜浮游農力之人食門下稱是嫗以一新婦隨
冢婦紀綱其間堂上翁姑無嘖呵者室中娌嫗無勃谿
者妯娌緝緝如也僮僕訢訢如也諸婦居巷相從夜績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厥後以食指煩歲惡不入家督
命異財若大父簡夫公隨以下壽棄世伯亦與焉若父
撫二一季嫗子畜之母亟羨母私奉養比其長而蓄臧之

業山川園池市肆之租皆列三等出分若祖母一經以
見憚然自不愛甘食好衣絕喜分少媪祗事厥志最先
得其驩畢世不形譙讓之語若父好客自喜廚傳無虛
日媪黽勉中饋客有上下坐待之並中其曲折若父亦
以此驩媪焉生平鮮見許也媪年十九舉伯達三十舉
仲遠又二年舉叔進年垂五十而舉季不意季能自致
青雲之上猶及見季貴也且諸孫以及玄孫遶膝下者
千指日薦媪郎見君子於地下有以報矣媪中年患心
痛恒懼早死若三歲携若門外見一異人自稱武當道
者辟穀絕粒形容欲銷瞋目虯坐瞠而視媪曰而有心

疾乎以成藥三粒飲媪自是永瘳其藥皆松栢氣也又
瞠而視季曰孺子十八足下蓮華步步登吾望氣宅西
祖壠甚吉宅南百步他年宜有高明之麗一陰一陽堤
其下則永昌言訖翩然而去今道者言若合符節孺子
志之蓋生平好善樂喜施舍朔望必齋素禮佛號千聲
性聰慧彊記每見其與婦輩道先言往行列女節婦之
事靡靡可聽勤紡績以佐先贈君豪舉為王父王母卜
兆地並貴價或金或布太孺人十指之功於是為大每
大饑饉捐餘積振救鄰嫗勸先君開倉平糴毋扁騰躍
能夫嶽老皆氐首卬給焉宗人三百餘家並習其良窳

饒療之故賻喪視疾裖好賙米及存問獻遺親戚者至
娥至悉也歸熊六十年後死先君子垂三十年備嘗于
豐歉枯菀之故兄之能學父敎之友弟之能仕毋敎之
忠貌孤六歲時非吾母安能有今日吾父久不可作非
吾母安能見今日吁嗟乎甘而苦者也毋而父者也伏
蒙仁人君子致詞致奠其自宰相福唐葉公尚書長垣
李公侍郎宜化蕭公燿州王公候官翁公而下及省臺
諸曹之長冠蓋三百式臨太孺人柩枉拜焉夫豈貌孤
之以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實太孺人志氣誠壹之
所致吉於辛亥十二月八日襄窆於龍岐之陽太孺

人存日所卜也行將壽壙中片石敢泣血詮次如左以
備鉅公采擇焉太孺人王姓神浦王公時瑞女母葉俱
舊族十八適先贈君子姓婚娶詳先贈君行畧中

茂才見初仲兄偕叔兄從野合窆乞言行畧

蓋不肖生五年而先君見背七歲入小學辨章句寄命於孀母筐績之下煢煢如也賴仲兄茂才於先君存日發藻賫宇經生言爲林侯柱宇弟子高足爲人質直敦敏多隱行諸昆季中獨先得母氏心稱重鄉閭焉癈產積書幾千卷門多長者交游居恒以它事嘗爲里中豪所窘輒雪涕發憤曰將飛者翼伏將噬者足跼孺子可敎尚其勉旃迺摍簦負笈於東湖栩里之間相依十五年所比不肖舉庚子迺解願曰吾志差滿又何必復操吚唔枝爭寸管雄長哉不虞于是冬嗑先朝露比辛丑

之役不肖徒灑酒棺下嗚呼痛矣吉于戊申十一月初七日卜塟陳坊之樊山山固高廠以叔兄附塟于右從同氣也叔有仲之風而行誼在布衣間亦稱長者仲兄名明遠號見初娶樊氏復娶吳氏子大縉吳氏出聘帥宗刺史鍾陵徐公女叔兄名明進字從野娶胡氏子大全大光全聘涉湖李氏女

勅贈徐母丁孺人墓誌銘

此徐母丁孺人之墓也孺人爲贈文林郎溧水知縣東城徐公配之元配舉丈夫子四伯仲叔皆文行彬彬季良以治春秋爲第令婺源溧水徵爲禮部主事選御史持斧按四川威令行於夷漢擢福建左參議稱顯矣乃深念孺人廣柳車在荼辭不就官主者以海上才難趣檄屬于路季良艴然曰昔在婺源以腰下半通不得視含私心長恨今復以薄遊稽吾母一坏之安罪通於天矣迺蠟屐肘相冢書蹩躠青山無虛日而適値以同源地售者問諸青烏青烏曰吉問諸日者日者曰吉季良

于是喜而走謁熊子曰重趼累歲一朝而獲之天賛我也我將有事焉敬屬子銘熊子逡巡再拜曰義猶母也敢以不腆辭按狀孺人新坊丁公某之女母某皆西昌舊族丁公以長者祭酒于鄉修業而殖其家孺人未笄時有術者見而奇之曰諸子俱庸才獨此女貴耳無何母某歿丁公之繼妻娟絜衣而愆其饔飧丁公微聞之叩曰兒饑耶寒耶曰否否母氏聖善耶曰令母即前母也自是御問御對皆如故久之丁公益悉其曲折迺欷歔與其繼泣曰有女如此庸可負乎遂爲母子相好逾初熊子曰女哉動而忍愛而溫敬共而明慧是古之孝

賊道韜也徐太公曰近川者贈公父也以素封名爲贈
公妁婚于孺人得雙鯉並躍之兆十五歸徐姑唐又太
公繼矣厳事之終身不形勃豀之色太公捐館孺人以
冢婦治内贈公以家督治外劇作業而折節爲儉貲用
日饒然能持大體不銖銖譏嵩子視諸季諸季悉雍容
受伯兄之要束而無丘嫂頡羮之患比其長析用廪車
船租畜之財而探策異之孺人盡廢私著而一稟於公
曰是太公志也熊子曰婦哉儉而一明而不汚廣遠而
不隘其有梁孟鮑桓之風與歲戊寅贈公捐館孺人勑
伯綱紀外事而自總其凡仲叔季皆令就學游道日廣

肆業日進戊子大祲道殣相望孺人以惇睦施予之心
而勤操其莞鑰發粟三千石白金三百兩悉召宗人里
老貸之而寛緩其子錢窘者輙折劵貰責百里之内頌
義喁喁而疲夫癃老張喙以待振救者復絡繹于路全
活蓋不啻云鄉人歲時伏臘輙飲酒酹地曰吾儕小人
當世世視延徐媪也比戊戌季良成進士初授婺源令
以板輿迎孺人官中至則誡季良曰嗟乎季吾家世陰
行善乃得季貴季厚自愛父母官之視百姓當如我之
視季也每聞堂上楚撻聲則愀然不食歲行盡必勑季
良頌繫而後加餐於是季良治行所至以廉平最熊子

曰母哉慈而肅淑而惠深遠而多思其猶有陶范氏之
遺乎此皆孺人之大也若夫善視僮僕手指數百無譁
敢者善視婢婢同巷紡績無詬誶者善視外家外家共
甚乏困無闌入者此又孺人之細也均之可以志矣熊
子遂避席作惇史氏之論曰以余觀於史冊所書婦人
女子不必盡有詩書之素師氏之導也或以貞烈激俗
或以齊媚兄家大都皆稟受宇宙之完氣厚積而閒鍾
于世未數數焉以今孺人之爲女爲婦皆不遺其親母
姑而事繼母以孝閒事繼姑以順閒無瘢姑之子以惠
閒儼然儒者學問中作用抑果常學問耶則所爲宇宙

之完氣積之厚而鍾之閒者也豈偶然哉詩曰瑟彼玉
瓚黄流在中孺人楊帔曳裾見君子逝丁亦可以觀天
之報施善人矣矧子孫貴盛如川方至則孺人之得於
天者又寧可量乎又寧可量乎孺人生嘉靖乙酉十二
月十四日歿萬曆庚子六月十三日萬曆丙申以子良
彥滐水初考贈孺人子四某某季良偕諸昆吉丁巳十
二月二十六日奉孺人輴葬於同源徐家之山枕乾而
趾巽日月躔建俱曆塡星之廟宮位則皆娵觜尾也敬
爲之銘銘曰敬原之麓章貢之滸山川之奥神靈之府
神降生母女而能士母而能父神陟藏母歛入于津珠

還千㴋宜爾子孫振振乎愛天之怙佳哉鬱葱乎坎茲
淨土千年白鶴歌舞

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卿帯川熊公墓表

陝西行太僕寺卿帯川熊公諱瑞字憲祥隆慶戊辰進
士初除直隸南陵知縣以治行徵稍遷廣西梧州府同
知已乃遷南京刑部員外郎以丁內憂未就已服闋改
北恭遇　覃恩授階奉直大夫得推恩封父遺橋公如
其官母金氏宜人已復丁外憂去服闋仍補刑部坐郎
中恤刑山東報竣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治衡永二郡已
乃遷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卿以失御史意坐劾歸登年
八十有二配宜人徐有子伯仲皆學官高第生嘉靖乙
酉九月二十三日歿萬曆丁未閏六月十八日葬於其

年月日京山李太常本寧氏業爲之誌而詳其子姓婚
娶壽諸壙中之石矣明遇與其仲游因屬爲豐碑之後
日吾熊皆楚之苗裔也按狀公之祖雍自豐城竿崗遷
東壇乃吾祖由竹林遷北山者亦自竿崗蓋蓽路藍縷
以來散處江漢間披荊棘以啓此土綿綿瓜瓞其麗不
億南昌之熊于是始大而以昭穆戮順序不能槩若貫
珠然各支衣冠甲第亦足爲磐石之宗也他族無論卽
如公家冢宰吾家御史大夫俱嘉隆間元老公所親見
而友事者則楚之先豈有天祿哉不具表表公之德表
曰吉下好謙者大易之文也正巳順命者孔孟之法也

精取當用者達世之經也陰行晉餘者昌後之符也弱
志強骨者道家之旨也公于五懿具焉以公名進士席
其家聲就不謂宜擬館閣而董董授斗大南陵既用循
良徵即不給事御史何至董董太守丞且蒼梧之鄙遠
也最移大司寇官屬乃稱南哉讀櫓号繭繭三年始改
比又十年不調按察衛永斥畢獎廉稍爲務舒而行太
僕之命居無何下矣以凡所見或曰何宦之不巧且達
也君子曰易之下吉天之所好也海忠介無與所稱刻
廉剛直操吏如束濕薪公令南陵獨不賦馬錢貸他郡
灑渠但減馬紆南陵上書爭之彊卒以折服至毋事還

咨公決正會行取新鄭高文襄秉銓號操斷而擅識鑒
不輕許可者獨手公名視其曹屬曰是令儁儁無虛刺
吾知其能官乃竟以不得於鄉里薄遷蒼梧丞以去或
曰何哉名之不賓也公得無怨乎不以君子曰順受其
命正已而不求於人又何怨世不漸古近時寒素士一
登第率仍與報謁擁傳晝繡徵詩酒高會鄙薄俗吏營
脈常吉士如鶩乃公則攜一蒼頭控蹇驢躄登長安中
暇乃閉戶讀律無他慕悅泊如也宦成之日士大夫孰
不中國而投子孫之室厥棟隆然余與仲雅游通城甲
宅比櫛獨不開大熊太僕第僅仲所買讀書蓊閣所圖

史充物其中而已或曰何用物之不宏也君子曰得當
之經焉金張之墅安在哉又何其達也公令南陵務農
廣學省訟已責比丞梧州司推故事奇羨五百金司推
者橐中裝耳而公盡以之助輿既用廉謀聲矣廉者易
于谿刻公獨寬仁愛人慮囚山東全活亦囚以百數醳
請徙邊及城旦春以下無筭司寇諸郎雜視其爰書具
曰無害覆奏鮮所難駁族子被盜誣爲保奸獄幾定于
若掠產盡推公陰爲之解脫而卻其百金之酒曰吾非
以私故雪冤自吾事也邑子連染於盜尉史曰非縣坐
入獄不可以市公多方居間俾得縱舍而邑子竟不知

其由來或曰矯爲名高耳郭解越人之急而惟恐見之
不如是乎君子曰是陰行善而畱其不盡是宜厥後之
克昌也余生也晚不及見公行事第時時聞諸父老稱
述熊太僕長者長者云夫世所號長者深衷不伐隱厚
不揚之目也而史氏所稱非節俠奇行不與焉公果也
第爲世之長者而已乎何乃慮囚山東時御史風白欲
以獄草先關決而後定公抗疏爭曰大司寇官屬非御
史屬簡書具在豈得以獄草先意承御史指哉廷議多
遷公其御史亦竟不能持難行太僕者卿也而地散受
御史要束等威夷於監司故事遷此官者陰拱以少言

為重曰我馬斯臧長而已矣公獨以河西隅斷羌胡稱重鎮邊吏乘障無金城疆弩之守率欺詭中詞長安貴人鼻息慱位高金多耳居恒建論義形風色同列中遂有詆御史劾公者公亦謂御史當按部河西乃畏避阻遷使重鎮文武吏受計于東一旦虜遊騎大入誰其任之亦疏論御史選懦不任職時論頗爲壯之而宰相臺諫多爲御史持體詔勿問獨鐫公官嗟乎世安得此長者之言哉感槩有風操當進於史氏之所稱矣弱志而疆骨老氏之言豈盡柔耶此皆公之大而可表者若居鄉持家杜門郄姉峯鞭數馬謹凜如萬石張叔者吶吶不以貌言先長年三老在兒童婦女皆能名公之為人矣焉足當公哉焉足當公哉爰為之銘銘曰胡穫而困胡養而羣勤力乃穫勤德乃官食報於天而引大年食報于地而安脩原無欲之骨金剛比堅烏用文石爲榔新秄絜漆其間公生而翩翩遊齊魯歷蒼梧以及玉門酒泉公殁而仙仙䰟返玆阡若封肅然若望九疑若象祁連千秋萬禩於是安安於是元元於是子子孫孫太史氏有言天祿哉在楚之先

勅封大行人涂公一亭墓志銘

新城封大行人一亭涂公考終之明年而殯于兆長君銓部牧之走五百里持狀屬熊子爲志銘曰知我者莫子若也惠遺一言爲生我者傳之長久惟子之言無諛敢藉手焉斯慍如斯辟如語絮而咽孝子之意亦勤矣忍固謝哉按狀公諱朝敬字良直其先南昌人宋紹興中有百一公者爲新城軍官因家焉十傳而生東湖公東湖公生月坡公月坡公娶鄧生公有伯叔而公居仲月坡公以訾入官閫楚潤達寬緩喜飲酒宦橐固垂也而兼以不治事產著日廢因異財焉公獨取确田湫廬孝事月坡公惟謹母鄧病目青裘藥候燥濕夜不解帶背棄之日哭踊至于骨直自是日承月坡公定省內奉廿旨外修作業訾入少踰于平時而恢一故宅爲子舍終月坡公之世皆僅顔也一切喪祭吉凶之禮惟力是覛不以累伯叔伯常耕田歲入不滿家公多爲子貸金錢伯歿益窘公復爲伯諸子酧負進取券叔少年使酒落魄頗有傲狀公解衣推食曲徇其意叔死無子爲立伯子之次者子之而伯叔諸子之爲傲也益甚公以義裁正而柎恤其私侃侃如也訢訢如也有女弟適璩而食貧生養死葬亦無以異於視其伯叔者曰是吾父

志也其孝友大都如此或曰以公處家庭人倫間所遭不必盡順而調停曲中一出于儒者作用非好學深思心知惇叙之意惡能無慨乎而柰何以布衣老曾不自致通顯也曰天也益公資穎過人下帷攻苦舉業駸駸大成而竟以善病弗敢遂習靜山中澄神返照既而翻然改曰儒者何沾沾章句乃大道之不聞耶是時鄉有羅公汝芳世所號為近溪先生者講學動天下鄧微君元䏏亦博雅不羣所著有函史諸書行于世稱盱江兩儒公皆摯執弟子禮終身北面取理于羅取材于鄧晚年益有所窺萬曆癸丑以牧之行人上滿書司功得封

如其官踰三年丙辰牧之轉銓曹正公七旬覽揆鄉里榮之而公布袍疏食自視欿然曰吾不挾兒輩尊寵也吉月必羣學人會講于鄧先生祠歲以為常諸凡捐金助橋及辭鄉飲惇窮交恤故知種種行誼未可一二數大率宗黨德之在太丘彥方之間云且也牧之甫任銓司朝士正與黨人之目而銓司以曹還百官涇渭底尹為職猶人所注射牧之與不佞輩雅游忌者益衆不佞輩以不能善藏連翩逐斥獨也牧之內精明外柔順頗得老子大直若詘周易儉德避難之旨率不授人以隙爲郎休沐身名俱亨此雖牧之之賢操而益見公義方之素矣牧之返舍三年公然後以疾考終豈不為完歸哉熊子于是避席而歎曰以余觀于古之隱君子如楚兩龔漢南州一人其清矣乎此百世之師當尚論也較近以布衣行義鄉里者太上以學行取聞其次設財趨急亦有所稱下則以豪抗傾閭左均非世之所爲庸人也而公一不出乎此孝弟力田入俗而不亂羣至其論道講書博見強志為羅鄧兩君子高弟乃藏器重質于當已可為嗇矣而竟式穀于銓部語曰計百年者樹人公能樹樹人之人以為國家馮翼孝德之助嗇耶豐耶此可以見天道之深微而勸君子之好行其德也公

生嘉靖丁未十一月十六日歿天啓元年辛酉三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五配孺人江江公雲川之女生子二長國鼎丁未進士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娶鄧氏次國祐娶臻氏女一適庠生王維煥孫斯邵娶朱氏斯馨娶黃氏斯美娶潘氏斯皇聘某邵皇國鼎出馨美國祐出曾孫大諒聘鄧氏大詠大訒大詘俱斯邵出吉于某年月日牧之偕弟國祐奉公重雷池之車於某山殯焉茲墓也封之若堂者矣可無銘哉銘曰學者所以殖也仕者所以積也謙者所以益也詘者所以直也躬不必其獲也後乃其報食也佳哉徐公坎此室墳高五尺厥石

朱色而昔厥土深瑕而滓盱水浸浸東流不息鬼氣庾于夢鬼氣之于祏子孫雲來永無斁

祭喻養微給諫文

嗚呼天之報施善人何其爽歟跖不中道顏不秀眉自古有死雖彭與殤總歸無知而傷時者感松栢零衰周道紛其蔟黎以賢者憚蒼蔚朝隮季女婉其斯饑惟翁行已甚寅亡衣甚爽知雄守雌左矩右規人但識其如處于在帷而不知其言危行危昂昂愧時人之韋脂爲文不尚的軋風韻偏飃居官獨喜廉平循聲四馳比南垣而司諫辯邪正若素縞奏草數播一時鼓旗不吐不茹與世遊十五父之逵義不及私意不自欺是以外無賂遺內無室居蔽風雨者非完椽供饘粥者僅確萹以

翁之才之品之行如裘壎之厚甚方謂台保方謂壽祺而胡其溘焉遽與世辭想翁易簀之時念堂上之鶴白願輦下之維羅且悲且噫意如絲而淚如瀉雖然翁之有弟如塤有菟翁之有子如蘭有芝仁人必昌後天道當益虧魯戈難返固不含笑以騎箕明遇誼托肺腑霖兒戚忝門楣聞訃之日始而疑既而噫吁嗟乎捎膺浩歎曰此非章悼之所爲心拳拳兮寄雲水情脉脉兮具絮醲指章門兮眄素輛靈其不昧鑒在茲

祭陳封公文

嗚呼生而耇老與天爲徒沒而安寧與化俱徂氣機難杜德充則符順受其正何福不除芝之城之山彭蠡之湖其勢巖業其濤卷舒厥有至人亦仙亦儒昂藏七尺魁然丈夫前經後史左書右圖立庭義訓千里雙駒長君龍門直道是扶義氣沉灘文心氷壺次公季法岳麓名孚不吐不茹有終如初壎篪迭奏宛孌於徐篤念公老並解朱紆華堂朝夕色養愉愉適丁陽九夷路蓁蕪家庭期勖必門不孤綬壽九十玄髪碧臚筵開雪藕綵戲蟾蠩豫章廬陵於越勾吳牽羊載酒其屢懸弧茲逾一載倏蛻真吾啓手無憾天下楷模人皆謂公遊極樂之清都竊以公之神明有不浩然而愉快者乎祇令子含屬纊讀禮兮血淚爲枯矯首白雲而長呼

素菴集　雜文三

祭侍御神阿兄文

嗚呼神阿駿起豐城龍磯淬鍔斗象炳精在昔天寶斯今八英文章目爲之當家行輩事之則伯兄伯兮傑兮邦之梟兮三墳旣覽四始兼摛高論懸河澗潤精義大酉倒窺生平惡囁嚅恥喔咿軒軒豪舉之眉言危行危流俗未免詫其訊跋迺淸論飈飈輙復玄韻猶夷居恒栩管擬坡擬栁擬司馬詞壇鼓旗尚論古人曰原曰嘗曰夷門節俠風規當金閨之紀籍綰墨綬而不畀南粤之南東吳之東惟君命之所之汰無藝處不濡脂裁不遑使之筆笞大吏曰治

素菴集卷下　雜文三

天子曰洛皇皇乎賁之璽書春官之選柱史之需正人得與邦家之基其等華華其爲光餙嚶鳴悅于蕙芝玉昆金友意氣相期豈謂福善虛說天道難知嗚呼伯也奄與世辭氣紆結兮蕃蘭移涕縱橫兮宿草滋阮瞻之彈誰其語馬稜之服心如斯雖然伯有子矣可棟可榱伯有名矣不磨不剖伯有友矣是維是毗悠悠太素有力者負之而馳心寄山嵩而敬吊信托松木而騰詞謹憑棺以灑酒冀明靈之在茲

提警十則

凡人心不可不提起在義理上一切物情世事得失枯菀却撇他在下面去所以志氣清明方能覰得天下事真擔得天下事起

學人門待要重自期要高自待重則能忍辱自期高則能無競孔子曰才難然才者爭之具也才至于爭必非真才又三代以下患不好名何世之嗜名而名喪者比比畢竟是題目不好有一友人云題目固要好文章也要做得好却是有意思一邊人佳話

戒誑語古無誑君子戒訐語戒欺心語訐語道家所忌

素直一則 附

與其作欺心語逢世不如勿語更高更穩

人心有靈如何瞞得過但自己所作要無不可對人言

終日嘵嘵然爭君子不如自己去做君子做君子無近功實直好義是吾夫子家法義字之類至精辭受取予語言嚬笑一無所苟方是故孟子曰充曰集

盛氣者不能久故項斃于劉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能嘯為雲虎嘯為風氣真則感也

眼孔要明又要大識趣要定又要虛世界要擔得起又要放得下

萬物芸芸世情逐逐且莫說百年就是回看十年之內倚伏消長如一局弈人只是眼前鬧熱丢不下所以機前發大犯陰符究竟為造物小兒所弄

處事接物須有一段優柔不迫的氣象發言持議須有一段含蓄不露的意思論行結交須有一段瀟雅不呢的真味正容肅止須有一段閑適不矜的氣度

終日欽欽若對越上帝此心方小視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此心方大

日論十則

道理本自渾全學庸論語備矣講者定于其中判割字以為宗旨類門權之似屬支離

素直一則 附

堯舜說中孔子說仁時之所為也

萬物一體之學不明身子外便看作胡越爭凌競起世之所以不治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釋氏脫離軀殼留精神成得已成不得人吾儒充軀殼用精神成己便是成人

天地之春夏秋冬便是人心之喜怒哀樂

日日于學問上體貼一過胸中便寬許多世上便平許多

賢智之致良知即愚不肖之無昧本心

天命之謂性註曰性即理也理無不善屬到氣上便有清濁高下之殊

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識得命字當下便有主張天下無從世之學問入世焉而自得而已矣

筆談二十則

黄老之學所以濟六經之窮也六經不窮而不能不窮于世運卷之則爲黄老放之則爲五霸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功臣也

聖門論人合色厲鄉愿鄙夫古疾四章而人鑑定矣色

厲小人盜天地之清氣鄉愿盜天地之和氣此二項人根局原大于世未可多得鄙夫亦有才氣者非苟而已也總三項皆世所趨尚只是全無一點真氣故取古者三疾以翫之

醜功名者須自己是真道德如伯夷之誹太公可也詆道學者須自己是大宗師如孔子之箴由進可也

漢之黨人爭名唐之黨人爭事宋之黨人爭理吾不識今之紛紛者何居

將才難得唐安史之亂有李郭宋金人之逼有劉岳宗韓吳氏兄弟何今之無其人也客笑曰若使唐宰相宋樞密當李郭宗韓諸君傀儡亦不可得矣彼杜預之輩津要非歟曰有杜預之才則可無杜預之才則今之將也

孔孟經濟聖賢天人之分也孔子因魯治魯曾無加添三代而王脉不飾假男女別于塗正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過化而存神者也孟子便要行井田而五畝一章陳之于齊梁斷斷焉守古據經而已矣若省刑薄稅仁聲善教菽粟水火諸論令萬世見王道蕩佚規模厥功豈不亦偉乎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故節度使盡易寒族胡人以釀安史之亂亂矣而林甫安在哉易曰小人剝廬

靖難之後方黄死矣而妻子亦置教坊所以土木之變無一人明白死節如南朝李侍郎者可見忠臣義士亦在朝廷培養

漢誅功臣亂之者王莽董卓曹操也往復之數殊自不爽

高世之士與用世之士其心術同其議論不同高世之議論貴嚴務須邪正分明用世之議論貴大務須偏全並蓄

太祖懲胡惟庸之亂特罷中書分建部院著請置丞相

之法極其嚴重厥後
成祖召詞臣入閣備顧問官止四五品耳漸次至今羣
臣自相貴以
殿閣兼尚書師傅之官陰制六曹之柄而陽遜其名其
權其敝甚于置丞相時矣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光乃可和不則汙而合矣所同
者塵精微原自異也

庸人之害事甚于惡人胥吏之害民甚于貪吏

楊子爲我却不是軀殼起見葢許由務光之流亞也其
自守甚堅自待甚重直有不屑天下的意思隣于伯夷
之淸但伯夷叩馬一諫利在萬世矣孟子曰逃楊必歸
于儒其造位定在墨子之上

經濟手須得因法不論何地何時的病痛皆自有對症
之藥在輕重疾徐如醫家切脉用藥隨經撥反却不拘
古法今有一等賢智人喜于有爲毋論師心多更革之
跡即浪言常平保甲鄉約團練勸課農桑諸事秖兒戲
耳

世間好題目只許人做一場其次便駡爻擊如揖遜天
下蚤被堯舜做了效之者皆庸則爲之噲奸雄則爲莽
懿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名之一字在道德之下法制之
上有許大功用于世必至人無名而後可笑烈士狥名
功成身退范蠡自放于扁舟鳥盡弓藏韓信空吁于鍾
室

本朝相業大讓前代敝在付衣鉢于詞林本朝將
才大讓前代敝在通塡環于京貴本朝史學大讓前
代敝在節録本于
文淵

人受陰陽五行之氣只有許多不宜一發無餘卷之則
退藏于密易道也聖人不能違時是以君子行止宜默
觀二五之氣到與未到

掖草引

天人治安之言尚矣梁昭明太子選彈事
董錄任昉沈約三攴呵譏及細微而辭語
溫潤試取以質諸葛出師孔融薦士二表
則六朝已不如漢矣況其後乎載觀漢史
所記趙充國金城方略淮南王諫伐閩越

書直而不汙居然大雅卽嚴安王父谷永
杜鄴諒不足而談有餘然其披慷引義深
切著明亦皆疏家之當戶也今
明主垂寬容之聽兩置狂狷之言人臣精
銳銷爽莫敢盡節卽間有見事風生發舒
罔所避忌者第專厲鑫氣詆傷厓背爲詛

而已矣甚而于虛亡是公之目媟嫚
至尊之前又近于隱也余不佞待罪諫爭
末睽席亦不自量時致封事策定邊境劘
切
衮闕規刺宰衡矣何能窺漢時諸公之藩
而敬共一念質之神明如農有畔其敢有

詛與隱之言也哉草具在竊愧未焚云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敬循職掌備陳邇事仰祈
聖明振長策祛積弊以裨安攘事臣承乏兵科疆場之
政法得與聞雖借箸非才而徹桑有志竊謂
國初邊防之制東起遼陽連亘宣大西盡臨洮大同
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套遼陽之右鬬大寧以過山
戎而又於甘肅之外封哈密以制西域煙火萬里
尉候一家於都盛矣自舊遼陽棄而榆關以東與
虜盤互大寧割東勝失北門之鎖鑰單寒哈密淪
河套奪西垂之頭腹孤露承平日久誰敢大言開

邊法制具存能不乘時葆塞除遼東一鎮
神京左臂奴虜交衝經畧宜發臣另䟽條言外謹自薊
門宣大以及延寧甘固畧陳節目間以機宜亦臣
初入直廬之芹曝也夫今之薊門豈燕秦所築長
城之舊哉史稱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秦蒙恬通冶山海包大
寧連宣府據前險守後阨極得地利今薊邊迺魏
國公徐達所建之內籓而戚繼光爲之完繕者也
居庸之東山海之後一望荒漠穹廬在焉先年屬
朶勾大虜穿塞一犯古北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

出一犯馬蘭由龍鬬谷入歷鮎魚口出一犯燕河
由雞鳴山入歷冷口出一犯臺頭由界嶺口入歷
青山口出若是者猶曰大單于及左右賢王之部
也而近年之五道嶺猓猓谷河流口則屬夷公然
內訌矣若麻郎谷之焚殺不過滿旦一畸零酋婦
猖狂挾賞何物駱駝亦聚族而逆我顏行耶則薊
門天險之說徒虛語耳聞之潮河川殘元避暑故
道虜甲騎一日夜可抵通州夏水羨溢我既不能
爲塹壘木譙樓聯不絕冬冰寒沍胡騎直五爻視
之隔川而睨我虛實若數一二也說者有曲折建

石墩之議有循河築直墻之議柰何竟爲道傍舍
乎居庸巖嶂崇岡迤邐爲玉帶神嶺而當
帝城之負扆豈不屹屹重關然居庸之東松林數百里
中有間道可單騎行最阨狹即札八兒導元兵趍
南口者今以之供薪炭伐條枚千嵛之材斬作高
明之麗林莽漸抜行道漸兌豈古人折柳籓圃意
乎邇時黃花鎮後闕伯熵焇
陵寢震驚若或有爲虜斥山澤之險者此非小故也臣
閱闕臣李嵩條議謂韓家口迤東至桴羅臺五十
里而遙以

山陵後桃未築墻臺但幾幸于旦莫無事欲令宣昌兩
鎮行會哨之法在邊吏設誠致行耳祖梁之軍除
本等糗糧尚有軍裝買刃秣馬令薊門之祖軍盡
空悉影遁于民藉而精揮不能問有司不欲稍裁
兵皆浮食奇民旣禀尚不足糊口衣裳单露氣息
奄奄授兵登陴望塵股栗何可令虜見也永平戍
卒皷譟挾餉致勤會議借發
京帑而軍政之法不行恐九邊郵而效之可謂寒心
昔大同兵變
朝議主撫都督馬永曰首事不誅恐成唐室藩鎮之

禍今僅以劉應登曹朝思等分別徒杖而部將一
不連逮是城旦鬼薪之律若爲叛軍設也至夫停
南將均月糧似亦章交公車矣調劑參伍其在封
疆大吏乎宣府
神京之蔽獨石宣府之蔽斗入迤北虜新其下說者謂
山川糾紛其勢易守然距京四百里而近烽火所
燭輒達甘泉北路石馬營一帶差險虜難徑下中
路之葛谷白羊西路之柴溝洗馬南路之東西順
聖東路之永寧龍門率皆虜衝而四海冶上連開
平下連横嶺猶爲要害彼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

陷僅一長安嶺横亘其中險可恃乎哉該鎮口北
內有屬夷住牧外與可汗爲隣白洪之部逐兎走
以爭家滿婦之兒肆鴟張以敵釁亦非無事之時
矣大同密邇虜巢市塲之外皆穹廬也始者頗氏
無遐可恃而虜數長驅輒入虜以自紓彼中禁闌
疎濶征繕甚稀耕田飽食歲僅以斗酒豐粟輸土
者無它苛焉故板升之聚數萬昔丘富輩說虜收
奇偉士懸書穹廬外曰孝廉諸生幸辱臨胡中吾
遇與富等於是黠民知書者徃徃趾相錯王福勝
弑帥李瑾執中丞潘彷嬰城叛奉遺小王子金帛

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于是虜薄城下蕭然若
兵則該鎮內防釁孽外扞腥羶顧不劇歟今宣大
二鎮各有巡撫建牙而總督從陽和都護之經制
非不森密第卜酋雖已受封而素蓄猜嗜叵測曲
筭深防所以固吾圉者策將安出天下無百年無
事之國亦無百年不渝之盟區區封貢恃久事更
殊不足恃臣嘗妄論和戎古人之所羞稱也先臣
王崇古當俺答之勢張甚扼其舐犢之私而要之
款名正言順猶可言也繼崇古者輙委心于酋婦
兇兇哈屯俾其三世相賣偕力克死且停封以要

之曰倘得閼氏與新單于朝掛弓則
璽書縮絫之奉當夕至以堂堂人倫君子之中國而苟
重于宣淫之胡婦塞外聚麀
朝中進爵書之史冊不為美談迺今會婦死而封事
亦成往事之籌計者何其無大體也然表馬虛名
也而實實利也虜一歲而邀我五歲之實利實者
愈實我一歲而博虜五歲之虛名虛者愈虛雖云
成盟難渝豈謂
廟筭全得恐此後羈縻無術矣山西三關郡治距邊
不遠虜漬偏老則保河汾并皆震入鴈門則由代

掖草上　　五

崞南下平原四達惟其所如辛丑歲深澤潞壬子犯
大原幾于千里無煙至丁卯之歲過介分虜由偏
頭老營紅門青陽直擣嵐臨梁諸郡又破石州
殺男女數萬皆之為晉何恃而不懼延袤廣遠巡
撫之鞭雖長不及馬腹鴈寧即恃有大同為蔽而
蔽大同者又誰耶雲谷三晉之間新封虜王令不
行于諸部能無有跳我戎索如自酋並之挾貴者
曲突徙薪亦籌邊者爲目之時矣榆林舊治綏德
而棄米脂魚河諸[illegible]于外凡三百里虜輕騎馳入
如當風急難收拾[illegible]勝夫守火篩入套成化九
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自以為扼夷夏
之襟吭矣但地逼河套四郊皆虜東自清水西至
定邊最為要害先是虜未入套鎮民芟牧其中稱
上腴焉自虜盤踞生產路絕孤城四望白草黃沙
一切軍興仰穀內地嘉靖七年轉輸死者數萬
皇上御極之戊子芻菽束二錢有如饑饉相因虜乘之
以重兵壓鎮以奇兵鈔我河運是時客兵四集日
費益廣不旬月而榆林有束手陷也所恃者該鎮
山水險壯信臣精卒雄甲諸邊虜畏之如虎小入
小創大入大創差強人意耳查先臣楊文襄之疏

掖草上　　六

曰今之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
也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
厥不敢踰山牧馬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
衝正統以來浸失其故始舍受降而衛東勝復輟
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
套沃壤為虜巢穴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
險反南備河此虜患所以相尋莫解茲欲復東勝
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歸我
耕牧開屯田數百萬以省內運此豈非英雄之上
計豪傑之壯圖哉而承平日久文臣巽懦武臣恇

怯誰不以會銑爲戒敢明目張膽任此一奇然周
漢之舊墟
祖宗之故地策雖不行議論不可不存也今該鎮東路
之沙計中路之旗牌猛克狡譎不馴而套酋吉能
藉口鐵雷之死于毒乘秋挾講可謂一面之乖不
闕瘍痛乎至十事要求七道入寇大栢油之役擄
我偏將軍全師覆沒且明言嗣歲掠我鄜延款局
將變大費綢繆請詰邊臣何以待之蓋套地回曲
延綏寧夏固原惟其所之倘吉酋主盟而連賓火
諸部以鈔我臣恐西方之憂政大年來狼星布角

金星昔見太陰侵犯昴畢皆與狄盜賊之象明秋
大見東井防之此其時矣寧夏北倚賀蘭東南黃
河漢唐二渠皆在廠田上上自劉守之亂鎮城生
氣索然而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汗漫城堡單
弱虜衆穿空而入環慶固原平凉臨鞏所在搖動
冬防山後之虜梯墊斬關奔中之虜踏冰肆掠則
賀蘭黃河之險我與虜共之矣自虜奪松山循索
橋直達鎮番備守差易而賀兎固首孤立銀定捷
不受款反成陰爲羽翼虜之伺我者皎鞑也近
銀反二酋潰紅沙堡直入鎮番城外大肆收鹵遊

擊唐世盛候望支吾致撫按查參互推委遂從來
蒙昧是在持斧直指覈實敷揚耳固原與寧夏唇
齒東直虜以花馬池爲門戶西直番以西蘭爲門
戶蓋羌戎地而秦關爲隴西郡者
國朝建臨鞏二府乃分陝之適中而控制之關靖爲
三秦之障緊敵虜巢河洮近蟒刺之川逼隣虎穴
其洮岷西固階文等處諸番環聚而命符須降茶
馬覊縻歲有成例要于文武將吏撫以恩信翅不
颺去漢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椽班彪上言
涼州部郡皆有降羌數爲小吏黠人侵奪故致叛

去發羌寇亂皆爲此請置發羌騎都尉護羌校尉
理其怨結問所疾苦詔從之今之于古番一而已
是在邊吏之懸衡乎甘肅起蘭州止嘉峪關凡二
千里斗辟孤懸卽漢武所以斷匈奴右臂者西控
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畧正封自古而然洪
武七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竟
棄燉煌郡于外止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屬我版寓
而巳圖史所稱涼州地險財富多產良馬號爲塞
北江南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而趙充國之屯
田王毛仲之廐牧與元昊之竊據悉在于此亦西

鄙之天府也南番茶馬交通二百年來同于編戸
笞箠使之無煩經制郎哈密勤
累朝區畫而相安已久亦可荸之朱崖惟是火落赤精
兵二萬踞張海止鴉視河湟
皇上御極之十八年鈔我洮河師連七鎮竭數年之力
未及笞其背而繫其頸三十年後老而壓兵叩關
乞款但狼子野心時以吞并番族爲利癸丑之秋
遣子乞慶台吉由白崖掠番西寧小賞之裁能保
其不恚恙以逞乎今歲二月火酋輒部署三千騎
出暖泉滿聚木麻川佯欲搶番陰欲攻石家堡邇

復與吉能勾連猝猝無狀又何其侃恭也若按臣
董定策所劾高臺堡失事之狀又䝉觀聽矣非彼
中撫臣條言如修搾口撫屬番一切俱得便文從
事至于練土兵一段椽稱養馬人戶願充土兵自
備鞍馬器械無事耕牧有警傳調果設誠行之殊
得五家遺意蓋其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高上勇
力風聲氣習自昔爲然矣此諸邊之大較也而臣
爲土兵一節寧獨甘肅宜行哉昔延綏巡撫都御
史盧祥奏言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虜
敢戰宜選練土兵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私不待

驅使兵部覆奏請
勅御史會官點選于是綏德葭寧州縣揀丁壯編成仕
伍委官訓練號曰丨兵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藉
以驅斥絕幕豈非已然之明效哉夫都士着之兵
樸而重家自爲鬪人自爲怒同袍同澤借作借行
鏖陣不北募兵輕佻無累重之顧遇軍鋒之寇輒
走矣臣聞之父老曰初是虜未渡河累年以條格
搜套塞上豪與郡國惡少年及河東鹽徒千百爲
羣自備火炮戰車精弩淆雜官軍隊中殊死戰逐
虜絕河皆梱載皮角私鹽而歸後私鹽壅閼官鹽

䞐御史盡法案收之此曹遂鳥解雲散嗣是官軍
搜套與虜格虜揶揄相視曰殊不似向者精兵各
疾力戰敗之比吉囊分三部薦居官軍遂不敢投
左足套中而套爲虜有矣夫農夫非能軍也管仲
軍之市人非能戰也韓信戰之李牧養百金之士
使自衛其富也劉備散蜀帑之財使自趨其利也
今各邊募兵月糧不四五錢而王者復侵牟之衣
敝履穿一如瓢瓦驅之乘障列隊何異委肉于餓
虎之喙耶臣又聞之父老曰
國初鹽法商人輸粟塞下因就塞下田慮虜騎馳禾

稼自築墩臺自蓄丁壯無事荷鍤成雲遇警決拾
汪雨故邊門晏閉牛羊被野比葉淇改議輸折色
鹽局而商遂散歸商歸而邊地益貧矣區區荷戈
之卒懸鶉百結率日食一分責之戰責之守又責
之耕其勢能乎無惟屯田散爲將官之養廉豪右
之兼并
廟堂之上終日聚訟言屯而屯卒不可復也漢武募豪
富民實邊
祖宗朝商屯亦彷此意良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一富
賈人行邊而衣食于富賈人者什伯此設財役貧

按草七　十一

之定勢也近計部條言屯田欲歲終各鎮督撫報
開屯入穀之數卽照扣抵京運持議豈不綜覈恐
各邊開之而無復肯盡心開屯者各自有之額銀
易難必之歲數非人情也至於水田但可督民開
墾若遽議陞科民亦無復盡心開墾者惟當以寛
大蕩佚之意行精勤勸課之條第令畝棲野被民
計其餘不宜筴計見效官程其足近陜西督撫奏
言開屯抵餉一節恐餉愈詘而人心益搖任事之
臣慮發大難之端乃戶部覆執定欲起科不知七
百石之屯糧不能爲太倉圭撮反以阻各邊開屯

之路事固有寛之而反成急之而反格者此亦上
下損益之定勢也夫土兵以濟客兵之窮寓農之
遺法也商屯以持軍屯之變實邊之要務也或前
世奇謫之臣不盡之士所嘗施行或
祖宗朝所開行然而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惟有壹意持
款而已夫款所以紓邊人之急乘其暇而修備也
今款垂四十年而邊備益弛弛之極勢必無邊
尚可泄泄諱言戰乎蓋兵戰而後能精也昔人以
戰爲款款可堅以戰爲守守可固今各邊兵以不

按草七

精故不戰又以不戰益不精勢[illegible]以款爲款則
緩急輕重之數虜得以紿我脇我嘗我誑我
國家除民運芻粒外歲出太倉者三百九十萬以養
戰士曾不能効其一臂而惟款之是恃此不當痛
哭乎宋自澶淵盟後中原不見兵革垂百餘年及
黠虜一發難于靖康遂不可支殷鑒不遠款又何
足恃耶乃款之節目亦有可得而言者昔中行說
教匈奴勿貴漢財物得羅綺絺繡率棄之草中以
示不如旃裘之便利故匈奴疆今匈奴皆漢物甚
贈及帛丈錦爭相誇眩勢亦漸慵于溫飽殊得賈

生三表五餌之意乃撫賞段布率皆粗濫縁貪猾
將吏以居間買請而本撫道官輒賣請與之于是
尅減乾没無乎不至甚者以銀爲金以禪爲紡故
虜馬亦欵段不任騎戰支撑入閘門僅存馬骨而
已其千襶袷綺衣赤絺綠繒之屬亦與私買而
其精良者
朝廷互市金錢歲費不貲而奸與虜共蠹食之殊可恨
也所不當申飭乎宣德達情全在通事之口
祖宗朝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
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通四夷言語文字而後授

以官乃分遣之以主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
故授官出邊行賞如故然而其人則非矣侏離未
必能解所在惟事需求其與夷人講折全寄舌于
尖見手夜不收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
低昂而此輩多方詐誘教之需索教之爭兢侵陵
挾詐辱
國漏情不可方物漢人之策㘬奴曰交接得其情則
折衝却敵應對入其數則反見輕欺所爲精其殿
最嚴其揀擇是在道將而道將亦當親臨撫賞以
重其事毋盡取信于鼡冗之路提可也虜帳中亦

有名爲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走邊夷人卽
板升之類皆得入我鎮城安知無翕侯衛律其人
所不當嚴備乎胡虜屈服大種其天性也然分則
弱合則强昔俺荅西還丙兎于洮河東還趕兎于
薊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于是威行沙漠
中今卜酋雖新封而綿弱不足制諸部素酋雖倔
强而名號不足壓諸部兀慎擺腰白洪等虜勢似
連鷄而五路在虜中亦稱爲長者祭酒矣以故雲
中卜酋甫封而套中小酋磨牙而起曾不聞守雲
中要約且曰我亦欲得金印斗大比雲中王也豈

不大有萌芽哉臣愚度之胡運自此當分分則彼
落渙散卽率有擾我疆事者亦內懷虧㪍爲患小
北虜以欵故爲表餌所豢兵亦不精西虜累惕于
擣巢垂涎于封賞各勒部曲或分或合勢當漸强
異時必有伉健奇黠之虜如吉囊者起此時邊禍
方熾也可不瞿然長慮乎此皆欵中事也若師武
之臣古者推轂而遣登壇而拜至鄭重也今凌夷
極矣相尚爲奴顏婢膝之風安望其有砍頭陷胸
之氣語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臣
曰武官怕死實由文官愛錢今欲杜債帥剝軍之

端則請自兵部之絕居間始問該部相沿推擇大
將裨將以及分閫巡徼內外率有營窟而價各有
定故吏部推文吏十上二下兵部推武吏十上十
下職此之故果爾則太倉輸之邊邊復輸之要津
與中貴人銷兵耗餉此其鉅者而山人墨客優兒
星士皆能以竿牘乘遽走塞上如鶩是何說也各
處提塘詒誘武弁董金質幹强半鑿空又何無忌
也乃兵部推陞動以督撫咨薦爲詞而實復在督
撫咨薦中是邊與部與中貴人三窟以爲奸利何
以風示武弁武弁之與中貴人媾固也若夫誦法

孔孟叨
國恩列于簪組復營營阿堵爲不可知之馬牛計亦
太恩矣
典制在前清議在後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而司馬職方亦宜留意邊材培養士氣
塡正廉勇之將宜不次推用大都廉將必勇彼以
賂遺關說起者挾婦人之媚道者也惡乎戰該部
不日會推中外大將須盡塞私門壹秉公道俾九
塞三營之氣赫然精明此今日當事賢者之第一
義也手于修屯馬革占役嚴蓧旅廣儲糈諸一切

煩碎載在幕府文書者自有督府邊師任之臣議
論之司惟責其大指而已臣又慨今之督府邊師
無唐節度使之跋扈而并無其强有宋宣撫使之
位貌而兼有其弱亦惟幸虜爲唐突厥之虜不爲
宋女直之虜耳夫不求我之所以勝唐宋而第幸
虜之爲突厥不爲女直可謂有策乎而其要樞實
在
皇上
皇上法
世廟者

世廟齋居決事慮無不在邊每邊書至輒出
御札問計帷幄大臣一日至三四下甚者則
召至後苑面議今
皇上處深稱聖羣臣莫得見面聞聲而羣臣亦皆泄泄
如燕雀怡堂有如亦白囊旁午
皇上將誰恃耶伏望
皇上法六經未亂之治赫然渙汗申飭樞臣邊臣盡滌
夙弊臣在該科持寀喉脣從容諷議以贊
廟筭之末九邊豈不幸甚緣係敬循職掌備陳邊事
仰祈

聖明振長策祛積獘以裨安攘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懇

勑邊臣及時經理遼陽以重

神京左輔事臣聞自古帝王建國必蕃扞其負扆與其馮翼所以為固也故漢都關中則以表河曲為急而以開樂浪為迂唐都長安則以置畨衛為先而以勦高麗為遠今

國家定鼎燕京遼東固股肱郡東亘鴨綠北抵黃龍與奚夷達虜夾河遶迤五道周遭無非劇徼經理宜先其在寧前道屬西起鐵場東至椴木延袤可

三百里中右迤西寧遠迤東毛崖嶸場之間拱兎等住牧部落以十數而蟒金狳皐最大三山營堡寬邦老河青山陶合之間兀鼻孩斯等遊牧部落以十數而貴英獐兎歹青最大紅螺號通賊要路黑松亦大舉衝道僅倚高臺木市覊縻夷之命與水撫賞結裨王之驩雖云巖巒深阻築障無難而經費浩繁移守未易彼邊山處處单露乃區區守之堂奥如前屯寧遠副叅二營中前後左右遊擊備禦六七千兵馬又强半老弱堪擐甲者不滿千餘近年李應選郭有中之敗沒士馬物故募補未

全一望鳴吠希聞四時樵採莫折則該道亦可爲
岌岌矣廣寧道屬西南起椴木東北訖三岔海州
延袤可五百里鎮城乃漢之無慮東環渤海西帳
蹡間三韓要害錦義邊外與諸虜犬牙相錯大都
皆青拱諸酋部落待命市賞者惟鎮安斗懸直北
大馬市一處朶顏泰寧二衛虎憨兎憨粆花等十
三大營互市撫賞之地而虎憨兎憨最大虜中之
骨都當戶也羣夷獵逐市塲嗔喜叵測防撫維艱
遼河兩滸粆花卜言兎等酋遊牧夏秋薦草小入
可虞冬春水澤腹堅虜輙大入先年于鎮靜堡運

子湖殺我兩將軍至今猶令人談虎色變近仗
皇威雖有二十二年吳家墳一戰金疾劍死大酋伯言
三十九年於可可毋林之擣少有斬獲然粆花兄
弟九人擁兵講市屢欲大入厥子矮酋亦屢盜沙
嶺近雖爲我偵報虎酋聲息而狼性難馴豈將士
倒載于戈虎噬之時乎珠子河等處惟恃路堤一
道堪以設伏而牧馬蕃聚我師單怯曾有出一奇
令其片甲不返者耶恐市賞羈縻之外當事者不
能令措一籌矣海盖道屬面臨大洋曲折延袤可
九百里距邊頗遠人民熾盛比于四道稱與區焉

盖州左帶重巒右環濱渤亦號上壤復州山礪賦
繁民鮮盖藏金州蚕織成風而困於勾戍往者朝
鮮之役雞犬騷然東昌近邊夷酋劉伯革大成等
部落遊牧時肆眈視三岔氷結大入宜防總之海
鯨息浪該道固巍然腹裡之邊鎮也遼陽道屬東
邊北起會安懿路東南訖長奠延袤可六百里西
邊起長靜至十方寺延袤可三百里即泰遼東漢
襄平故地洪武四年因舊遼陽之棄改建此城于
山南拱大水北環土沃民殷商旅輻輳吠汗成雨
誠兩河之通都乎頋西隣河滸冬氷可渡所在虜

衛長靜邊外及遊濱長堝等處粆花部落遊牧其
安西北穪把歹青額黍部落遊牧武靖村屯關壘
虜素垂涎穆家堡今四十年虎酋數萬大入邊書
據稱擊掠無失然戎馬深蹂我地車輜畜產豈不
犯收爲內邊吏輙設詞欺蔽哉而該道濱河一帶
固將士枕戈待旦之地矣東自清河散羊關口延
袤可七八百里皆與建夷爲隣互市由鴉鶻關入
清河東市塲撫賞撫順直遼陽東北則其貢路也
寬奠靉陽兩關二市撫處得宜似亦寧謐清河東
州强半阨隘修守亦易惟瀋陽當遼陽之北偏介

東西夷虜之中一綫通衢二面受敵奉集土沃民
殷最易涎虜靜遠地勢平漫虜輙大入今三十九
年殺遊擊王紹芳備禦張雲龍可稱創艾之甚矣
曾不聞一報逋誅雪此積耻猶謂有武節耶開原
道屬安樂一州三萬鐵嶺遼海三衛廣順關外故
猛骨孛羅舊寨奴兒哈赤誘殺之羈其子吾兒忽
失于建州僅次男革把庫奉頭竄我戲下鎮北關
外白羊骨金台失二酋待撫賞于開原城南西北
邊外宰賽煖兎等部落二十四營而宰賽最大由
新安入慶雲之市固亦受我羈紲者乃三十四年

宰賽控弦大入殺備禦熊鈐與將鎮西堡外叅將
王維禎死焉此酋專事徂詐候便爲寇近挾賞不
遂屢謀大入幾又與虎酋連衡矣塞吏竟未聞一
矢加遺何以覗夷耶威遠堡外時有西虜徃闖
建州誠使候望精明遮孔道而疏捕之彼能飛度
乎此五道之大凡也請言所以經理之者其鉅麗
有五焉一曰疏海禁全遼面面逼虜大海南限僅
藉山海關一線爲喉咮丸泥可封有如虜据前屯
則關東左斷遼西右斷而遼爲絕地矣查
國初置戍遼東即遣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由登

萊轉餉歲視爲常永樂四年平江伯陳瑄亦督海
運至遼後以屯田設而海運遂廢止令山東歲運
布花以給軍士嵩將倭寇偶犯總兵劉江望海堝
一戰大有斬殺倭患自是永絕歲運至弘治十八
年船壞暫止山東乃徵解輕賫矣夫遼爲青之東
北境自漢武遣樓船將軍浮海東下以及孫權之
于公孫度隋唐之入高麗
國家之平哈納皆由焉萬曆十九年倭訌朝鮮亦嘗
命大將徵浙直水兵由登州渡海抵旅順駐防時出奇
兵駕虎船巡哨大洋以扼京津門戶故方輿稱之

山東咽乎其爲山東人走山東道也查自金州旅
順口抵海中羊坰黃城二島約二百里自黃城南
抵欽島鼉磯島約三十里欽鼉島抵井島約七十
里井島抵沙門島約一百二十里沙門島抵新河
水關約二十里次第如驛置俱可泊船通計五百
里有奇一日順風可達今即不能置官舡運糧餼
布花如故事何不除其苛禁諭金復兩地之民自
造洋船俾食貨互通乎近山東撫臣救荒之疏陳
議及此利害較然然必艤艦之式官定之什伍相
連官稽之開洋有期官程之商之主名與篙工舵

師官籍之一如福建海渡之法下令曰敢有非用
觸禁出外洋挾私貨搆通軍者法無赦若奸民穴
島嶼數盜者則每歲九月自有金州守備捕索嶢
荒之令甲在果敢誠致行自不滋蔓何至如萬曆
二年巡撫張學顔之沉船破釜大肆芟夷至今遂
一咽廢食哉開道之後較歲數之豐凶而輸粟馬
輸布花焉若曰山海關也通我車騎旅順津也利
我舟檝有四利焉兵民漸習于海幸有倭患望海
堝之捷豈必劉江哉萬一河西虜哽救援兵食如
䑩艫之注也山東取道於陸千五百里而遥浹旬

始達此則片帆瞬息矣習之數年漸為官舫雜潛
卒共中馴熟之使舟如馬使海如塗則臨德雍闕
山東之粟亦可方船而下天津泉貨流而血脈通
津液利而營衛固詎非東偏之大利哉一曰斥河
塞遼河隔斷東西南入於海兩涘渚涯之間薦莽
無際廣寧達開原由高平牛庄海陽遼陽瀋陽鐵
嶺虵行回遠可七百里套中皆虜遊牧夏秋逐水
草冬則踏氷穿空東南西三面鬭織遼瀋西寧鎮
安鎮遠三十餘城七百里之間恣虜横騖遼本三
面隣虜又于腹中開門納受敵是五面也昔舊遼

陽漢唐故地虜之穹廬不在焉即三岔不過既脫
為戎馬遊牧之場非虜依阻之世業也昔宋太祖
積封椿庫曰俟有百萬換廻燕雲地如其不然則
以二十疋絹易一胡人首今
內帑積金充牣百倍封椿儻捐其羨滯為敗者遺辯
客風諭虜廷曰今
大子賤貨財貴土地不欲重勞苦將吏直以此易爾既
脫地勝市賞之利什伯不則募奇材劍客以五十
金貿首虜一級不百萬虜其墟乎如天之福虜熱
惟利害而首肯焉或未可知說者曰舊城荒莽孤

懸絕塞取易守難則有成化年間截取之議在今
查廣寧鎮安堡東北與開原慶雲堡直徑中遼河
只二百六七十里爾若截取而墩堠城郭之則遼
海鐵瀋十方寺吳家墳俱為腹裡而開廣之聲援
達矣異日者撤七百里之防戍列障二百六七十
里之間不泰山四維耶此非臣之私言也先臣楊
一清之疏曰遼東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
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
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
則城堡土馬芻糧可省十之三四文襄之言豈欺

臣哉近年西邊擴郤賔兎亦斥奪松山數百里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孫厥成天下晏如嗟乎安得
張仁愿者與之渡河築三受降城哉問遼河之
莽獐湖等處土膏水泖所在沮淖截取之後用蘇
浙引水之法治爲水田則五百里方圓皆鄭白之
沃矣溝塍刻縷原隰龍鱗處處莫非地網虜能以
隻騎闖入耶或曰全遼閭井蕭條如厓鹿病大靜
養調息之不暇非徵發如雨時也臣爲遼地所在
可田而苦于無民非廣募境外不可惟自海禁斷
絕山東遼遂孤懸山海關隱若華戎天塹然明以

塞外哌遼用以處流戍者司馬郎料民之出入如
魚貫焉人誰其離背井里甘心關外與遼民伍也
故臣愚以爲欲經理河塞勢必開屯欲開屯勢必
募民欲募民勢必通山東水道以聽商賈自便曰
計不足歲計有餘斥塞之於踈海二而一者也一
曰撫處建夷奴兒哈赤故王台部也祖曰教塲父
曰他失他失之襲阿台李成梁誘之巳于城下併
殺其祖父而奴酋請救成梁思各家
勅書撫所屬悉以與奴且請爲龍虎將軍以寵之萬曆
巳丑秋逆酋克五十盜塞奴酋剿斬其頭并被虜

人民來獻督臣張國彥念奴忠順乃上書請拜爵
爲都督僉事令其約束東夷幸
賜勅書
詔從之南北兩關皆海西遺種
國初收爲屬夷
勅書凡九百九十九道南關六百九十九道北關三百
道每一道驗馬一匹入貢自奴酋吞南關灰叭諸
部遂并有南關之
勅書矣夫以一部而兼數部之
勅書又擅海珠貂參之利而奴始富冒

中國名器稱長東藩并烏龍江諸夷苦華使之而奴
始强東邊將吏夙與交通開鐵撫清之間頗有盜
牛馬私送彼寨者而市口夷人住輙數月狎我虛
實內地奸人漏泄情形誨其恫愒于是爭車價索
貢期閒以謾詞嘗我而奴始驕邊臣遂張皇大言
曰此阿骨打復生也不剪滅此不敢朝食戊申以
來或增兵或買馬或檄援師或質愛子或立界牌
以大敵嚴之以驕子奉之而又以兒戲馭之幸哉
其不即真爲阿骨打也臣每見遼左年年焚郊堡
虜人民鹵輜重皆河西三衛諸部暨迤北虎酋爲

之遑臣不問廷臣不問而獨于秋毫無犯之東邊
輒鄭重誅之何哉亦曰誅其意耳嗟乎如誅其意
即奴之意叵測而急所以誅之則迩禍斯起近年
紛紜之議也諸虜旁廬而右善遷徙故利則入犯
如風雨不利則絕幕如鳥獸惟無內顧遂不難乘
便狂逞今奴築城搆屋無異內地貂珠市賞之利
橐中裝殊不訾欲以區區二萬人結怨
天子萬一不當則傾巢無所處所矣凡舉大事者必善
撫士卒而奴猜忍好殺倡優賤者鐵劍利而奴盛
飾婦女南關灰叭諸部既痛恨虛其腹心北關金

白諸酋又懟怨嚙其門戶況奴馬兵不多雖有步
兵數千善用長鎗騰山短戰而萬人出師必用萬
人居守假如兩寨之兵奪其後山遼東大兵從撫
清入搗另以奇兵一枝從橫江間道以襲之有坐
而困耳且其地產糧不足惟仰穀撫清之市豈肯
輕絕所天奴故黠者詎不籌之熟而孟浪出逞哉
兩河殘破之極孤特東隅一壁係奴保寨有如激
奴蠢動我不得不發兵興擊方有事于東而西之
賴蟒壯之宰煖虎憨如蝟毛而起其能遼乎為今
日計當乘奴通貢之後好往好來嚴禁奸人恫愒

激變明護北關以犄之陰招江夷以角之動南關
舊部擁戴故主以踣之彼方內謀之不暇敢外謀
耶至老女連婿曲在北關老女業已更婚既費講
解連婿若其再娶事必爭張始者不為之理其曲
直斷給聘財而致挑今日之釁端則內外諸臣不
照管婚事一語誤之耳昔漢營平侯奏言捐罕开
閭昧之過司徒椽奏言設護羌校尉之官誠以治
夷狄者羈縻之而已難者曰女直禍宋發跡其地
且有漢人之亡命者為謀府其志不小臣謂元昊
縱世產于夏州赫連或繼生于統萬然六十老矣

即其有志白頭舉事而我之張皇過多駕馭過少
臣私心甚不取也蓋撫按問之道將道將問之尖
夜此曹好為虛愒武弁中亦有妄意擣巢染指財
鹵而又有以開邊立功自喜者故風聽臚傳輒非
的實毋怪數年以來前人言其必反後人言其甚
恭今日報其披猖明日稱其歛戢俛調兵設將以
聲援倏破釜鈌戕而寂返
廟算酷似流船邊籌渾如捕影殊可詫異又查建州
本老營地老營者
朝廷取以參松子地也名為建東州宣德間畀以設

衛則建地皆吾地也堂堂
天朝但知周鄭交質之譏罔念宋遼分地之詬欲以區
區界牌爲華夷之限臣未之前聞也近日搖尾貼
耳徙龍灑住夷委猛酋舊塞殆與昔者管寬蕞之
中軍辱右衛之經歷恭倨懸絕矣此中得策全在
于詰吾酋故土而夷我內地之保奸使奴既失衛
律之援又樹包胥之黨辭嚴事簡眞所謂一言賢
于勝兵一萬可收全筭若選將調兵之情僞習知
之矣昔不嘗發募兵銀三十萬乎調發大僕寺馬
乎何倔強至今也至未奉

詔旨徵師屬國不獨輕易又專擅矣茹柔吐剛邊吏宿
弊臣慮邊吏於此酋昔日之謾爲强也而畢事以
示吾弱又于此酋今日之謾爲弱也復挑搆以示
吾强與無名之役而朳不銷之禍豈策也哉說者
謂建酋未決反而遼人必逼之決而後已果爾邊
臣要領不足恤封疆亦不足恤耶臣願撫鎮道將
瞿然長慮除戎簡乘矜甲砥戟以待其來決不可
先動以虧萬全亦不可因其不動而懈防守兵難
隃度臣豈敢縶邊臣肘足但能言其常理而已矣
一曰區畫北關北關亦王台部也其酋金台失白

羊骨受壓强隣似戢戢馴我戎索然世載兇德天
性誖亂今日嫁女煖兔亦浸淫有祖父風臣請詮
次其前事而徐議處分可乎其先有速長加者正
德時伏漢法斬開原市矣其後祝孔革嗣于時王
台奉漢法都護東夷以事誅孔革其後遂加奴仰
加奴嗣銜台之殺其父而勾引土蠻酋長小黃台
吉圍新寨追脅台婚掠項之復勾黃酋犯我當路
比台死二酋攻虎兒罕攻猛骨孛羅歹商歲無
寧日皆以其爲台子也復嚮道北虜土蠻大入捕
殺吏民豈不至無賴乎哉天奪其鬼一日狃易塞

吏提恍惚大二千騎詣鎮北關脅賞于時守將霍
九皐讓之曰若來求撫甲騎如林胡爲者二奴報
曰如不欲就關下撫賞阿兄弟請以三百人詣圈
門于是臺御史李松部署三軍皆伏令曰砲鳴則
起二奴果至圈門據馬不馴御史眴霍九皐拉二
奴馬上軍中砲如雷伏兵四起遂斬二奴并從奴
男兀孫孛羅仰奴男哈兒哈麻盡殲三百騎逐北
直薄彼寨下盟而還是北關三世而開原五斷其
頭懸槀街矣雖胡兒也能共戢乎以故逞奴遺孽
卜寨仰奴遺孽那林孛羅輒逞西虜恍惚大逞志

于猛孚二酋者視其父又通謀温姐康古六爲內
應温姐二奴之妹王台之妾以淫縱敗乃公家事
殆盡者久之猛酋爲所迫脅復携温姐歸之而二
酋亦岌岌在其掌中數矣戊子之役李總兵奉
廟筭率敢死士襲之卜酋棄寨入那酋寨堅壁我師
火攻之二日不能下復以車載雲梯如樓櫓直立
置大砲發巖駁二酋始膽落出城下馬肉袒大哭
告將軍幸哀憐赦除前過願與南關分
勅書入貢鏁刀歃血誓不折傷開原一草木也是卜那
之世又如此夫北關世逋西虜世攻東夷世勾虜

內訌往事具在今金白二酋蒙卜那之遺而又卹
恨其祖父五懸頭橐街復何愛開原不侵不叛哉
特以奴勢方張虜約未就不得不仰我鼻息偷覗
旦夕而其謀與虜媾固未嘗須臾忘者向不嘗以
女許宰酋而女以昔年北關女爲宰婦者殺其劍
下堅不肯往乎乃今日乘機嫁女煖兎以絕禍本
智哉二酋所以自策甚忠不處開原道將竟爲其
所賣也臣閱撫臣郭光復建夷近遵約束北關先
起釁端一疏據稱兩夷使回開原道云渠孤處西
虜二十四營之中若此女不與他他今起諸㺚子

來搶
天朝能救得否道臣强應之曰必救兩夷使又云西㺚
子勢衆兵强來如風火每次犯搶內地未見你們
殺他又未見你們搗他巢今乃說救我有多少兵
在何處想此時道臣頭亦岑岑矣又稱東㺚子常
來說他家老子與我家老子都被裏邊殺了此即
臣所詮次北關二世開原五斷其頭之說也又稱
火器手就撤也罷我與東西兩家㺚子都和了也
省了你來救我那是你
天朝想着要我金白兩酋不要麼道臣焉得不語塞哉

益
中國虛聲之挾可一而不可二即建牙大臣勒兵塞
下旗鼓甚都彼虜寧不知其誑燿兜販弁哉老女
一事
中國雖不爲犬羊媒合亦當爲虞芮質成覊者執定
不照管婚嫁一語第云拒一日即徼一日之福如
拒三年邊臣便邀兩級之陞獨不慮老女不能稿
死則黠虜豈遂灰心今日嫁女煖兎一着在北關
爲决癰拔齒之計千停萬當而
中國之鵰[illegible]憂在今日之建夷亦憂在異日之金白

即憂建夷今日之攻北關亦憂北關與日之連煖
宰建夷奮泆自飽强弩之欽勢已張北關薪膽初
嘗連衡之朝氣始樹撫臣所謂借援于西而樹敵
于東搆禍于奴而嫁禍于我有譬之爲未咥之虎
可謂盡其曲折矣若云覩變投兩刺之功乘風作
擣巢之策譚之亦未容易有如撤大營兵馬與之
建酋堅城之下曠日持久利鈍難知河西諸虜乘
虛大入誰其任之日者輕調總兵王楙觀師河東
遂致虎酋生心㥄大安掠錦義而去焉知非建酋
以河西無備之情微告虎酋耶則今日調兵建夷

之功當更倍于往日振拔北關之力師直爲壯曲
爲老若我問建夷何以不復我海西則建夷當若
偏袒改婚之北關則建夷直何不詰建夷曰昔王
台在海西效其忠貞猛骨汝君之亂也如之何其
夷滅之若能返吾兒忽失于南關則師婚之事汝
爲政汝不返我南關借師婚爲混一東偏之舉漢
天子有三尺在不許過海西一步也又何不詰北關曰
老女已矣今煖兎所輸馬牛羊千皮皆婚錢也一
女可左右冏乎漢亦有斷給原財之法爾當聳而
致還奴酋謝過以辭曰三寨區區守

天子之微寧惟是怨耦是圖如是而財入而兵解則北
關之曲亦直如是而好往而惡來則建夷之直亦
曲今不提衡于曲直之間而漫云刺虎擣巢且無
論生事取悔卽幸勝之亦人臣之利非
國家之福也昔汪直嘗主陳鉞則建州矣封賞雖行
終不能越國而鄙遠今不猶然建州乎若利其財
鹵如按臣疏稱姦民吳大受垂涎貂參謀欲以五
百人入建所謂不俟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有
如貶重自損勢不得不大創縱得志其如靡敝
國家何撫臣所謂萬萬不得已者必其眞不量力犯

我邊闊有狀則聲罪致討何難使鉞從事不然吾
不輕代北關戰也奴酋云實有開原漢人爲北關
謀主覩北關布着詈辭徵漢之人不及此大都邊
事之壞率有雁門馬邑之豪搆煽其事過豈必盡
在夷乎不重繩此輩若其一日誂激建夷拊心自
懟曰內不得振于漢外無以自高與死皆不腐亦
願解仇與北關通而出其高皆與二十四營諸虜
市則邊事更大今日之婚㫺云乎哉近撫臣疏稱
北關屢稟我蚤勦建夷建夷欲求我代爲處分卽
此三語東北二夷曲直之頓可以懸衡而定矣一

同酌議擣截遼以三千餘里之長邊列戍八萬守之除買閒占役及家丁塘路尖夜墩臺遊徼外見卒不過四萬我分而守守勢薄彼聚而攻攻勢專理泊不格援師百里趨利法當蹶上將是以堵截之功百不獲一故平虜之戰折損官軍五百員名僅得七首虜上功靜遠之戰折損官軍一百二十員名僅得四首虜上功嗚呼痛矣聞遼東每與虜确無金鼓以聲氣無旂志以辨色無部曲行陳以匡衛但云彼此射打撲斫而已果爾則短兵一接呼吸莫必頭項不幾于以卒予敵乎說者謂虜入

之時本堡絲戍既少不能傳陳援師喙息而至僅以逃逗遛之誅又不及傳陳戰時驅夷丁前行虜殺之馘其級曰功也虜亦以被掠人民辮髮雜伍中我殺之馘其級亦曰功也即間有真功不過截其遊騎名曰斫哨又不過掩其撒馬名曰斫標能堂堂對壘共陣哉且我兵寡眾撲而套級虜乘其亂躁射迷並盡是故堵截真功百不獲一也勢有所不能獲也若擣巢一節襲虜窮睡挑釁速報誠未爲湜藉以調兵馬斥虜遠塞亦未全非今當游議卻某部落從不犯邊將吏有貪功起禍者法

無赦如某部落曾犯邊當時禦獲不能相當不論以近定當決策擣巢以報之漢過固不先也不然者只許達子殺中國人不許中國人殺達子兩河孤兒寡婦號謔滿路憤怨通天是誰之過與今甲于遼東不禁擣巢良有深意徵獨遼東如延寧甘固諸鎮告提何提不繫擣巢與其陰行擣巢露布堵截何不如明告

君父將擣巢一級折筭堵截一級則邊臣無貪功之嫌廟堂無惠奸之賞士卒有講習之益益三便也然堵截者倉遑應敵擣巢者隱躍侵疆俱不能用陳法

不陳之戰雖以孫吳將賁育士往必焦沒昔衛青環武剛車爲營自衛張兩翼繞单于斬首虜數萬此善爲陳者也今日之遼除堵截擣巢之外尚有致虜一法堪以布陳假如斥塞之議行用五千人教築必用五千人折之應下一車營魚麗鹵楯戟弩火砲之屬而周虎落其外陰伏梟騎審遊險阻勢必致虜來爭彼聚而攻我亦聚而待主客之勢既懸動靜之氣亦異機弩火石之發既壘地而破的壕塹陷阱之設復隱伏而出奇以此當虜百下百全之道也虜俗于敗地則相戒不敢犯左足虜

不復爭此城完矣彼城復然遼河不可截取乎難
者曰如遼無車何開劄鎮先年以馬價買飛車數
千輛車利易野劄險野虜匹馬不入安用爇此龐
車爲何若轉發遼東用爲築城下營傳陳致虜之
具耶此五者皆遼事之鉅麗者除斥塞致虜非豪
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其區處東北二夷與䟽
海三件似不奇絕難行但目前處堂相安見以爲
迂緩不急需其急而行之則已晚矣夫規事建議
不圖萬世之固而媮一時之便者未可以經遠也
而總其要機又在固元氣以振神氣吳起四機氣
機爲上故曰禽之制在氣誅債帥斥貪官明賞罰
嚴號令儲糗糧俾士飽馬騰隱然有吞胡飲血之
意而又簡文吏理訟主蓋武弁不得操筦鑰擅勾
提一切張弛措置悉如內地其士之沉悍敢死者
厚養之近聞遼東餉司入境營卒鵠形鳥面聚哭
道左嗚呼神氣索然矣又安望樹橫草之勳哉至
于祖李之軍逋逃强半作何清勾月餉四錢折色
歲止四月既侵牟畧盡關文本色復無實惠作何
存恤市馬于銀雖經題
請作何着實家丁與而卒伍廢坐糜雙糧作何調停其

餘功罪之蒙昧占役之虛冒作何綜覈是邊臣職
事臣不敢瑣言以恩
乙覽伏乞
皇上軫念遼陽係
神京肩背要害煥發
明綸申飭文武大吏薦延梟俊禽敵之臣嚴整障燧備
塞之具廣厲長戟勁弩之械留意于未亂未戰以
遏邊萌之禍俾
威震東垂風行北貊豈非執兢之
休烈維揚之武功哉臣謹簪筆而志其盛緣係懇
勑邊臣及時經理遼陽以重
神京左輔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遵例比試事照得本年十二月例該比試應襲
官舍臣遵於本月十二日詣大教場會同司理監
奉御等官楊大朝等比試官舍陳壯猷等一百七
十八員名逐一較閱馬步等箭除劉延慶等違格
外次日仍詣中軍都督府再試其文該臣公同選
取一等官舍劉光溥等三十五員名騎射頗閑文
理亦暢宜照例叙用而潘鶴年以上五員名則文
武超等尤宜優錄者也二等官舍魏天爵等四十
二員名雅能操弧亦知染翰併宜收錄以需後用

者也三等官舍李冠等九十九員名文墨雖未諳
曉武力猶可驅馳亦例得承襲准支全俸者也其
比射不中官舍劉延慶等二員名例給半俸查係
附近者俟二年送比遠方者本處就便送比明例
俱存臣不敢縱抑臣又有說焉查得本年十月大
選武職武江等未經比試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移
文臣科欲於今次補比該臣看得官舍比試一節
會典所載甚明蓋試而後官未聞官而後試也據稱
十月大選未經比試當行會否題明請
旨該府何憑送選該部何憑銓選似屬違

例本科不敢分過也須該府會同該部擬議題
請方為妥便駁行去後隨准該府手本稱准兵部武選
司手本內稱每遇雙月本部例於朔日上
朝說本爰遵
欽定日期次第舉事十月一選業經照例送名候比節
聞該府屢請比試日復一日而
朝說在先勢難中寢又各府照會俱到不得不照常
題知引選不謂延候至今始得
簡用兵科之旨也今兵科稱引會典誠不可易其補比
一節應否申題總在該府非本部所敢與也回覆

到司案呈到府據此看得兵科移查兵部各舍未
比先官一節與會典有礙恪然可遵比試因本府
職掌祗因久缺兵科四疏題請候
命蓋遵舊例以循職守也但兵部回稱
朝說在先勢難中寢從權銓選彼時就當題請明白
則無復有今日之議矣今借辭照會第照會各府
俱憑都司起送稽查各舍功次緣由原非送選文
書況邦政條例
欽定五日過部其中應否承襲皆屬兵部裁奪方行送
北比畢本府有勝負文書過部銓選此定例也今

未試先官與照會何涉也備因回覆到科該臣叅
看得十月巳選官舍未經比試當時又未題明奉
旨率爾銓選事屬違制臣據會典駁查府部互相推委
諉其來文事可槪見夫比試無
明旨無科抄即據照會選官此部之失不待言矣該府
當時何不照會該部聲説舊例止其徑選趙其題
明乎則府之失亦有不可掩者但原其端委總不
過矜念貧弁守候之苦屢
請臣科未下輒權宜竣事而不知其戾于
制也比試則有去取官巳銓選去取安置使補比而復

有落馬無箭者臣將去其官乎甚爲未便臣科職
在糾駁義不敢隱伏乞
明旨申飭詰責府部之司事者
俯念巳選之官無可去取姑從免比聽其照常領憑到
衛是一説也此距禁封僅十餘日臣科有軍政諮
訪存恤舉劾數選武官書憑半年科抄看詳一時
叢積日不暇給如爲比試當補
請乞于献歲
欽定一日試畢題知免其去取是又一説也伏惟
皇上裁擇施行緣繫違例比試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武職比試當請旨奉行如何不題明乃未比先選
誠爲不妥今次姑免比試以後俱題奏明白行該部
知道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驛傳疲累已極驛符裁正宜嚴懇
勅通行申飭以遵
典制以甦民力事竊惟驛傳之設或使臣卿
命而賦皇華或邊鄙持赤白囊齎奉命書或四方夷裔
鞮譯而貢共球或
京朝官賦事于外或監司官載見于
京會典臚列至備其至嚴悉毋敢奸也先正典刑有
官至九卿而一介行李不以累郵卒到今傳爲美
談何邇日濫觴之無藝遂貂虎出入劇于明駝無

論矣乃士人固蓬藁而行者二都通顯僕隸如雲
傳呼甚寵會不念縣官宿供張賦馬口錢百姓靡
然發動十室九空司府度支不以時驛官窘于鞭
扶輒有闔門繆死者罷累之狀有目共見該部非
不薄稽久之薄稽不詳郵胥且以薄爲市臣科非
不掛號久之掛號多門積猾竟以號爲贅驛置受
困役吏告哀嗷皆坐此然實臣科職掌未明之罪
謹議數欵恭
請釐正
計開

一甘肅巡按董定策議革勘合用火牌奉
命旨下部然路至甘肅遠止矣且多邊遽既該鎮按差
可行火牌何獨于各差而疑之臣以爲一槩通
行爲便
一各省巡撫衙門符驗越境公行是兩京十三省
悉能代車駕司爲政也何以樞部之符爲臣以
爲截然禁止爲便
一倒換勘合火牌以該衙門批文爲據車駕既有
專司又何必通狀之紛紛以後賫捧各官及各
衙門承差竟將原批及原行勘合火牌粘連具

稟該司該司審定說堂塡給舊者塗抹仍違批
逐日封發臣科掛號倘有不合格者臣科駁回
近良鄉稟繳臣科之法固參差不齊而臣科詁
角伏發該部似多一番曲折且累各差人守候
相應議止且臣科封駁事多倘有查覈未精者
恐該部又未肯駁臣科也莫如該司專主查審
臣科專主查駁事體兩便
一京官奉差給假請告各用堂上官印信手本開
稱某月某日奉過
旨意移付兵部驗明給與應得勘合轉發臣科掛號乃

有根據其接送家眷一節已經議停無容贅矣
一臣科掛號止掛兵部新給及倒換勘合其借行
隔年及各差上者一切不掛蓋臣科必自束于
法之中而後可以法人也
一觀政進士給假告病出京者騎從甚少量給小
勘合一紙實與人夫不得過十六名馬不得過
五匹須是呈明堂上官開叙奏
旨日月用印信手本移付兵部查給其已選推知等官
不許冒用違者參究
一京官遣牌出京原有應得勘合者牌上仍明書
遵照兵部某字某號勘合經過衙門掛號徑自

實填勘合空白紙上不得仍用浮簽所以杜洗
改也若京官自原籍起用除補入京例無勘合
勢難禁其遣牌然須呈明該省布政司轉呈巡
撫衙門酌量給護送批驗一道沿途查照掛號
所以杜假詐也然須是甲科正途出身在京清
要衙門其餘不得一槩混給若知府遣原任部
牌者該地方巡按參究
一總撫衙門原有費辦公務應給大中小勘合三
十道用完即具由開款某差用過某字勘合投

部再
請如私給親故假托差使該部開送臣科參治若按差
除給本名勘合一道外量給大小勘合數道以
備他用火牌循環請給撫與按同亦須造冊聲
說報部其權恤諸差照按差遞減
一陸路中火宿食即以本等廩給支費該縣驛不
得仍行折送水路不辨中火宿食廩給聽支
一各省以驛傳道爲專司即撫按差人同僚差人
境內馬票俱付驛傳道掛號每季造報撫按則
各官之靜躁于差遣之多寡可徵也徑行者不

准銷算
一勘合宜于年月之後部押之前量留空白一行
衡廣二寸以便臣科填號其驛傳經過衙門亦
即實填科號之下俱用印鈐蓋該部宜刊式以
一別異之近因臣科錄署車駕司權宜給發小票
今日以後一以科號爲主小票不許應付以上
各款卑之無甚高論不過爲孔道惜物力爲士
人閑名檢酌之會典而濶其目核之時弊而去
其甚近月該部條陳五禁大畧皆同此意至于
瓚科條而潤澤之則有司存伏乞

勑令斟酌議覆俾郵政自此一清實四方之幸也緣係
驛傳疲累已極驛符裁正宜嚴懇
勑通行申飭以遵
典制以甦民力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看詳章奏通劾四鎮失事之狀仰祈
乾斷以一
國法以勵邊臣事臣辦事該科逐日應發章奏例當
看詳鈔署半年積牘叢委除煩碎常行文書發抄
外其事關彊埸未經臣科參駁者其又何敢自溺
職掌遽默而已也查得章奏內有直隸巡按李嵩
一本爲夷情事又一本爲捉獲姦細賊夷事又一
本爲奮力分投拒堵賊夷事順天巡撫吳崇禮一
本爲武弁假公私挾被夷殺擄多人乞

勑嚴行勘究以肅法紀事薊遼總督薛三才順天巡撫
吳崇禮各一本爲狡虜乘夜入犯殺傷數命查參
失事將領以愼邊防事薊遼總督薛三才順天巡
撫劉曰梧各一本爲賊夷分投入犯官軍奮力拒
堵伏乞錄恤陣亡以勵死綏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兵部侍郎魏養蒙等一本爲狡虜
乘夜入犯殺傷數命查參失事將領以愼邊防事
蓋據揭覆薊鎮失事疏也奉
聖旨是史光裕姜承嗣俱革任提問王之麒戴罪聽勘
王之寵毛有倫俱罰俸一年高策姑免議該鎮密邇

陵京邊防尤重近來屢次失事各該將領怠玩可知
以後都着加意隄備仍圖大創以杜狡謀再有疎虞
叅來重治欽此又查得章奏內有三邊總督劉敏寬
延綏巡撫馬從聘各一本爲套虜挾賞不遂大舉
分道入犯隨方驅堵出塞斬獲首級損折官軍分
別功罪以飭法紀事陝西巡按龍遇奇一本爲邊
臣禦虜無策折將損威失事重大據實查叅乞
賜嚴究以重疆圉以肅法紀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兵部侍郎魏養蒙等一本爲套虜
挾賞不遂大舉分道入犯隨方驅堵出塞斬獲首

級損折官軍分別功罪以飭法紀事盖據揭覆延
鎮失事疏也奉
聖旨是劉敏寬免議馬從聘罰俸二箇月張聯奎調用
官秉忠革任回衛各令候代餘俱依擬馬價銀准借
四萬兩以濟急用該鎮新罹虜變地方殘破士馬損
傷朕軫念衝邊無壓西顧選行與督撫等官加意整
頓講求戰守長策以防再犯以固封疆毋得視爲泛
常致貽後患欽此又查得章奏內有薊遼總督薛三
才遼東巡撫郭光復各一本爲大虜擁衆三犯官
兵奮勇拒戰斬獲疎失功罪難掩謹據實報

鬪題叅以憑查勘事又各一本爲虜王大舉入犯官軍
拒堵出境地方保全謹據實報
鬪以憑查勘事遼東巡按亟雅量一本爲邊堡失事重
大據實查叅以肅法紀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兵部侍郎魏養蒙等一本爲大虜
擁衆三犯官兵奮勇拒戰斬獲疎失功罪難掩謹
據實報
鬪題叅以憑查勘事盖據揭覆遼鎮失事疏也奉
聖旨是李懷忠革任提問王楠戴罪用心任事以圖後
功文球罰俸三箇月督撫官免議其餘功罪行巡按

御史嚴查具奏虜情叵測該鎮文武將吏還要十分
戒備務保萬全欽此又查得章奏內有三邊總督劉
敏寬甘肅巡撫祁光宗各一本爲狡虜乘秋入犯
官軍設伏迎敵血戰獲功飛報捷音事盖報紅山
寺獲功疏也甘肅巡按董定策一本爲狡虜掠犯
內地姑將守禦全瞭謹據實糾叅乞
勑嚴究以申邊紀事盖糾高臺堡失事疏也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此四鎮得
旨封事紅本皆在臣科臣謹虛心看詳而一衷之于法
開題列款撥敘事前閲以匹馬不入爲功盖

天[illegible]後即小入亦坐王者此歲滿酋一部從鶯
窩谷入麻郎谷焚其村廬男女轉屍無筭巳犯燕
河路之寺兒頂巳犯曹家路之松花頂巳犯黃崖
口之松嶺峯巳犯撥房烽巳犯扒頭崖巳犯石門
兒巳犯寧山營巳犯三岔口巳犯石塘路巳犯烟
粉墩處處豕突未經懲艾廼驕酋諷亦效尤如松
棚如洪水如黃崖如腰嶺如喜峯路如勝嶺寨如
䕃口谷所在騷動若履無人之境此二酋者甚至
敢把總孫永昌附夷稟于軍丁趙虎以嫚我豈不
亡賴之極哉該鎮將領曾未聞設伏出奇斬一眞

級亦未聞扼險作何拒堵但事後傳烽支吾塘報
將卒中甚有拾一足指詫爲奇功何視陋也查滿
酋部落不滿二三千騎酋亦止數百此之小醜尚不
能馭假如有黠虜將數千騎躪入不直抵郊圻乎
夫武夫既不力于原功罪又不明于
國僅僅坐畢亢路提守把以塞白無亦曰小入不足
治耳嗟乎如俟大入則
九門當晝閉臣不知邊臣之處所矣該鎮積弱積懦
賊之[illegible]一守久不敢置喙即烽臺守軍皆裸體枵腹
欲使燧火精明亦不能惟恃賞欵縻虜之不動耳

賞額不足軍士情愿負薪賣銀以抵其數則一段
痿敝之象不言可知而師之以威望素薄之張國
柱協之以才守平常之高策王之麒蒯之爲蒯何
持而不恐若督撫道諸官皆淸淨自好即永平喉
卒槩事姑息邊門其他乃黃花鎮後大火烈山澤
者丁日東自昌鎮界蔓延柳溝薛家川直抵宣府
界亡慮百餘里該部會請
旨査勘彼中竟不聞一紙奏
報起火根因但以未燒
陵後禁山爲幸何泄泄也事關邊防兼係

列聖弓劍重地豈得模糊此安知非挾賞諸酋之所爲
邊吏竟以蒙蔽終局乎以上兵火皆督臣薛三才
所轄撫臣吳崇禮任內事而該道臣則李養質袁
和臣俱不能爲之解也此薊鎮失事一案也延綏
大下劲兵處前此撫鎮無不視爲取奇之路錦衣
玉帶直寄焉不虞今衡決至此也卧虎山之戰虜
以零騎誘孫弘謨逐利而以甲騎包之當天龜犯
龍頭斷樵汲者三日使弘謨自分必死爲丈夫一
取單于之計俾馬革裹屍而還豈不正正堂堂乃
乞和不獲竟借卜繼祖向穹廬而稽首焉彼虜即

以副將鼓旗縛弘謨藏下獻俘諸虜還拜爲酋長賀戰勝微中軍劉聚把總李春華一死孤山兵將皆婦人矣于時萬化乎軍高圪塔距弘謨軍不遠不能犄角破圍乃乘便遁歸謾曰全師將誰欺乎官秉忠扣賞噴有煩言及是時又不飛馳一旅救卧虎之急惟遣坐營張榜出境擣巢意雖在于牽虜以冀所年波羅之捷然倖難再徼遂至王化曰光先等三四百員名委魂塞草之外是誰之過歟道臣張聯奎從知府時已狠狽不知何營而得邊道縱指無能扶同欺隱况波羅之失又其兼轄也

巡撫馬從聘綢繆不豫及上書報失事曲折又與按臣互異但區區于事後聽秉忠等擣宜黃沙猛詰巢雖稍洩鎮人之憤亦已晚矣擣巢自是近來邊臣勝着然施之零部則可若大酋吉能之族恐未可輕試也督臣劉敏寬昔之并州今之制閫郎有西路之功豈不當分東路之過乎至士馬物故之數按臣龍遇奇之疏詳哉其言之而工科臣徐紹吉亦直抉其罪狀矣此延綏失事一案也遼陽東偏爲夷西北爲虜撫臣與大將疑廣寧蓋以鎮安三十里外皆虜衝誠重之也撫臣郭光復無端而調總兵王楠駐師遼瀋虎酋遂率十萬之衆乘虛大入楠復踉蹌卷旆還救是明爲虜所紿也據報閏八月十七日卯時虜壓鎮安鎮靜二堡至十九日戌時方出是大掠者幾三日豈其秋毫無鹵金不一報損折然道路洶洶刑科臣郭尚賓疏中已明見其狀矣比壓錦州圍義州所大安至二十六日出邊是蹂躪我內地者已九日李懷忠顧望避敵信地失守謾言爪探盡絕[illegible]以[illegible]皆無辭也而九日之中曾不聞大將與虜[illegible]俯不曰望見王總兵大兵壓起則曰總兵率大[illegible][illegible]皆往援而已

夫兩軍相薄則擐營列陣束伍[illegible][illegible]間距敵百里擐營觀望待敵之執飽而去[illegible][illegible]大安之圍楠已軍陳洪莊相距十里虜自辰[illegible][illegible]至戌如彼其久楠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道臣文[illegible][illegible]驅督趁擁兵自若坐視孤城窮守力屈凶威不行嚴刑誅貲安罪律以失誤軍機與王將不同守楠之罪豈在李懷忠下哉威望損盡猶然擁元戎之纛于孤兒寡婦之前何以紓頹該部議罪責効之擬已謂其縱矣郭光復籌策夷虜急緩倒置案失亡復多蒙昧且欲于鎮靜鎮安敘堵截而大安之破第委

之曰斗大孤城似不必介介者豈天下耳目可盡
塗耶此遼東失事一案也甘肅以一線隔斷胡番
斗懸絕塞松虜跳于東北火酋駕于西南年來賞
欵羈縻未至搖動自此歲入鎮番犯黑山浸淩苛
我邊鄙矣紅山寺之役捷書上首虜一百二十餘
級臣方枉額新撫風猷大將桓武爲
朝廷得人賀乃今讀按臣董定策之疏則黑山之百
里無墩先時之經制何其疎耶內稱閏八月總兵
李懷信提兵出塞擣虜巢穴于境外因有紅山寺
一百二十餘級之獲此即撫臣所報大捷之數也

然我軍方備于鎮番之東而虜乃窺我于甘州之
西我方擣彼巢穴彼即躪我門庭則高臺堡之失
事政與紅山寺之擣巢同時何撫臣報此而不報
彼乎據稱從平川堡板橋堡馬鞍山墩瑣瑣林墩
一帶俱各失傳烽火則與黑山三百里無墩者同
疎又甚矣擄殺軍民男婦一百三名口頭畜一千
五百九十八匹衣糧器具不啻方數十里村屯如
掃婦女赤身被驅老壯跳河偷命見于按臣疏詞
者此非小失也該弁李鳴鳳等畏虜如虎不能一
矢加遺自應提問副將趙維翰領鎮兵趍到合高

臺平川紅崖鎮夷之衆雲翔而不敢擊又縱虜焚
掠于邊外者二日該道李思恭即欲爲懦將解嘲
按臣豈復首肯哉總兵李懷信不及疾援第復出
一擣巢牽其內顧計非不善而內地疎虞法當并執
其咎撫臣祁光宗與日欲首紅山之功今日亦宜
分高臺之失按臣疏稱道臣而外聽部查例者豈
非欲薄罰撫鎮以厲其餘臣科又何敢蔽也此甘
鎮失事一案也之四案者在薊鎮零而多然主者
能以不諱爲義臣甚服之在甘鎮本不多而飛報
捷音之時似微有所諱也在延遼二鎮失事重大

雖欲諱之能乎哉
廟堂之上有參有未參有覆有未覆有輕議有重議臣
謹一稟之于法查得
大明會典欵開弘治六年奏
准若該汛守守備等官不行設備被賊入境搶擄人畜
或生事貪功損折軍馬即係鎮巡總兵官平昔威令
不行所致當均受其罰若互相隱匿不行實報許巡
按御史科道官并兵部奏劾治以重罪臣以此責四
鎮督撫鎮道官想亦不能文也又查
會典有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正律一款有遇賊

退避觀望逗遛不即應援以致失悞軍機不分主
客坐以臨陣退縮並狀又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
期進兵策應二款皆重辟也不以此罷總兵王栱
倖矣尚云戴罪管事哉除四鎮失事叅守以下如
張榜許全倫史光裕等俱聽撫按劾治不足辱臣
白簡外順天巡撫吳崇禮已經陞任應否勉議恭
候
聖裁外近謹叅看得薊鎮路將王之麒稟敘之才恇怯
之態鳴劒吞胡無氣枕戈固圉非倫戴罪尤寬革
狂始當延鎮遊擊萬化孚勇愧先登誼衰同澤鹿

捕無能犄角鼠竄秖解抱頭既據提問自有明章
薊鎮協守中路副將高策優游養寇營刺起家惟
是牧圉才踈故致門庭虜横議難姑免戴罪方宜
遼鎮義州副將李懷忠善撫有名善戰無勇萬虜
既陷孤城三尺難逃重典提問非苛憲章自肅甘
鎮副將趙維翰身寄龍堆膽驚鴟突追逐無能顧
犬守禦有類亡羊重宜戴罪輕姑罰懲薊鎮總兵
張國柱威名頗淺器畧虛恢當關非百夫之防學
武豈萬人之敵戴罪則重罰治則輕延鎮總兵官
秉忠恃能而踈以勇反怯擒巢既添蛇足恕貴猶
者叅聞革任尚寬還宜覈勘遼鎮總兵王栱骨譏
虎頭魂消馬足馳援巧觀望之謀斂退犯逗遛之
欸重宜提問輕亦立褫甘鎮總兵李懷信廉白素
聞折衝偶失塞外雖饒斬獲境內豈任披猖賞既
論功罰宜論罪寧夏道臣李養質任重邊關謀踈
戶牖罔念甘泉近地可容烽火連天遼化道臣袁
和課最無奇籌邊不武若是熊羆當道安有狐鼠
窺關甘鎮道臣李思恭物望素孚夷情亦練既開
戮於桑土宜受責於軍書均宜量罰用儆將來延
鎮道臣張聯奎功名損於治郡智謀豈裕行邊宦

蹟素疵于城久濫調內尤寬薊級始當廣寧道臣
文琢才名宿擅計畧偶疎借箸本失訏謨分過亦
由懦將按事本重憐才罰俸延綏巡撫馬從聘周
詳有餘揮斥不足惟黃石蘇于几案故赤羽狎于
郊原量罰太寬重罰始當遼東巡撫郭光復揮斥
有餘周詳不足惟銳鞭夷之氣故疎搥虜之謀重
罰非刻免議尤寬甘肅巡撫祁光宗節鉞方開新
庥旃裘尚梗
王猷過必分功亦前叙薊遼總督薛三才節凜冰霜
備踈風雨小醜敢縱橫于晨夜大賢宜責備以春

秋三邊總督劉敏寬黃髮徒循舊望青海未著新
猷都護譙司天驕不逞均宜量罰以服人心盖賞
必通下罰必通上黃帝李法軍正司之若勞同賞
異則羣心疑罪同罰異則百姓惑邇來賞罰之狥
極矣議功則優先督撫課罪則僅覈叅遊其何以
服行間之心而厲鬬士之氣哉街亭之敗武侯且
請自貶三等今督撫鎮大臣受
國恩可謂非薄率養虜以貽憂
君父于心安乎昔魏尚守雲中力戰捕虜上首功差六
級即下吏削爵漢時用法如此及馮唐一言即持

節赦復爲雲中守其用才又如此臣于四鎮失事
諸臣據事通劾即名德宿望不敢貸所以爲
皇上尊法然于疆事本文外不敢輕置一詆語又所以
爲
皇上惜才知我罪我寧顧問哉臣又不能不責備于兵
部焉昔于忠肅謙之爲本兵也時當搶攘前後命
將將兵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
程即請
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
効力毋敢餙虛辭以抵者近年以來兵部與各邊
文武吏如貫一切功罪之數將卒報之撫按題之
兵部覆之了不異同如比年平虜之戰虜殺官軍
五百二十人止得七首虜上功輒題之曰
天威遐暢叙功陞官是亦不可以已乎而近日三鎮之
事先後題覆微覺輕重矛盾未協國論蓋撫按據
一方之情形論一方之功罪勢不能無異同無輕
重兵部提衡天下之情形論天下之功罪理不可
有異同有輕重若閣臣則又代
天言而握神氣于中央者也近
朝以來閣臣如徐階高拱張四維胸中具有全邊文

武吏才充伋夾袋其綜覈功罪擬議欵欵九邊吏
士如負霜雪誰敢差池于時虜雖黠而邊事帖然
今各邊塘報虜情兵部課其敗衂有狀督撫官當
自劾待罪閣臣擬
嚴旨切責奬勵供職法也亦體也今移病一疏如不得
已
皇上輒
優詔慰留辭語溫潤其何以示天下重而訓定有位耶
臣職司封駁義無避忌敢并及之伏乞
勑下兵部將四鎮情形通行叅伍擬議如果臣言不謬

將王之麒革任萬化孚李懷忠提問如律高策戴罪聽勘趙維翰重罰張國栢重罰官秉忠革任聽勘王梤或提問或革任回衛李懷信量罰李養賢袁和李忠恭量罰張聯奎降級文球重罰馬從聘郭光復重罰祁光宗薛三才劉敏寬量罰庶法紀肅而中外知懲功罪明而紀綱不頓未必非振刷疆場之一機也緣係看詳章奏通劾四鎮失事之狀仰祈

乾斷以一

國法以勵邊臣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甘肅巡撫祁光宗一本狡虜乘秋入犯官軍設伏迎敵血戰獲功飛報捷音事

兵科叅看得是役出於擣巢按疏已明言之矣明知其擣巢可朦朧以血戰叙乎按疏中有首級不等字面風聞該鎮邊外頗有熟番依阻張冠李晃惟直指驗級時能辨之也抄出嚴覈之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延綏巡撫馬從聘一本備述套虜情形併陳制禦
機宜等事
兵科叅看得套虜渝盟大入鈔盜擄將損師該鎮
以憤兵出塞明以擣巢告
君父漢過固不先也但今冬擣巢明秋定必報復是應
作何準備而所上首虜之數近千是應作何陞賞
以擣巢故抑之則無以作士氣以堵截例叙之則
無以正軍功本科於經理遼陽疏內議擣巢二級
折堵截一級蓋比照番虜功次未知其可通行否
抄出酌覆之

延綏巡撫馬從聘一本獲酋背盟官軍出塞等事
兵科叅看得近來邊功何功不出擣巢相沿以堵
截題叙大臣陞蔭吏士飽賞及醜虜銜恨報復捕
殺邊民如草菅是
朝廷與百姓蒙害獨人臣受利耳但今次延鎮寇深矣
詔父云以斥虜遠塞二以雪孤山之耻本科何敢厚繩
以文墨但所慮者不在今年之出塞而在明年之
幷邊議折級以抑貪功修戰守以防大入是在邊
臣加意哉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熊明遇等謹
題爲循例舉刺以肅存政事臣等管理存恤年終事
竣例當分別各衛所武職賢否以行舉刺昭勸懲
也用是矢公矢慎稽之官評以考其素試之騎射
以程其材按故事而薦賢者二十六人劾不肖者
三人惟
皇上採擇焉訪得忠義前衛掌印指揮孟承龍青齡妙
質絕技雄才彎弓風落白猿環甲霜寒紫電留守
中衛掌印指揮劉天樞箭銜鴈門之石九矢無虛
鈐精鳥陣之圖千夫可敵羽林前衛掌印指揮盧

陞五校稱奇六韜亦熟長臂開弧似月雄驅仗劍
如霜金吾右衛掌印指揮王應登氣壯鷹揚名追
馬服人羨承蜩妙技才誇逸駿名流騰驤左衛僉
書指揮谷大聲氣冲河鼓之中矢射天狼之下堪
稱國手可備軍鋒留守右衛掌印指揮浦國忠清
姿脫俗雅志不羣馳騎月掩刀環奮臂花穿劍鍔
武驤右衛掌印指揮福永禎雅似黃鬚偏同紫髯
引矢能穿犀鵠挑燈擬讀龍韜府軍右衛掌印指
揮謝繼武白羽一麾帳下素稱跡射亦符可握軍
前亦擬投壺濟陽衛掌印指揮白茂春守兢墨尺

才擅朱竿知兵識徹覔猰彀弩精穿虎石義勇右衛僉書指揮甄應龍刀含四尺之影劒抱七星之文騎上如蜚鞭長如組留守前衛掌印指揮李士芳猜能貫蝨勇可伐蛟禦侮之寄無雙干城之任獨選金吾前衛掌印指揮陳正道書熟六韜藝高三箭撫士人歌挾纊分甘惠比投醪燕山左衛掌印指揮王浦談兵虹貫內寸吐氣風生右角射能擅步勇亦先登騰驤右衛掌印指揮滕應禎風格清奇膽氣沉悍破的千斤在手從戎二石堪肩府軍衛掌印指揮任以弘品重珪璋名孚月旦無愧

良家之子應題幹國之才燕山右衛掌印指揮李承恩首公夙夜無懈行營大小咸宜力旣挽強心猶服衆太寧前衛掌印指揮史文學兵肅馬蕭箭追烏影列衛早陪蘭錡堅屯豈比棘門騰驤左衛掌印指揮任弘道羽林佽飛之侶天軍壘壁之雄才稱六奇矢堪百發鷹揚衛掌印指揮段汝穡守同茹蘗技比穿楊一時人誦白眉萬旅能持赤幟羽林左衛僉書指揮馬化龍器宇端凝神姿瑩徹正骨全無媚態賢聲剩有清評武驤左衛僉書指揮劉繼芳秀格風臨玉樹芳春日出扶桑倘事琢

磨終成桓武武功中衛僉書指揮王國柱青蓮出水紫氣沖霄詎云裹馬翩翩饒有韜鈐種種義勇右衛掌印指揮靳承才雅度郤縠說禮修儀祭遵用儒似有門風當為佳士永清左衛掌印指揮顏希良恩威互用名實兼孚行伍共仰清徽紳裾皆稱大度寬河衛千戶劉守徹刀橫武庫之兵甲屬雲臺之仗庸中佼佼鐵裏錚錚永清左衛百戶劉鳳翔金絡芙蓉玉標騕褭猛氣渾如凝虎洪姿可擬函牛以上諸臣皆一時武弁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又訪得忠義右衛僉書指揮齊應元

欺公干法罔上營私惟其谿壑之塡有似豺狼之噬屯糧乃裕

國之需宜完納也霸齊東屯地六頃有奇吞并其花息衆同官馬應龍之賂賍情理何堪官俸乃養廉之資當全給也侵尅閤衛俸糧二十餘兩指使費以自潤挾印官梁應龍之代補紀洪安在縱軍件小三兒出入宣淫幾不顧其帷薄秸猾棍王三等狎邪為樂豕何問夫官箴騙舊印官梁應龍銀十五兩胡果禦人挾新印官王愼德銀十六兩眞同冠狗臨倉監放月糧每所索飯錢三百文共一千

五百文千百戶陳大經武銳等皆其活証可爲饕
餮喧聞至夫襲族叔祖職而頓爽分俸贍婚之盟
則又負義喪心之尤者矣此二官者條其姦贓旣
具有受取發其隱慝又各有主名褫斥非冤
國法難貸又訪得永清右衛掌印指揮沈志學桃梗
之形妾婦之骨緣索憑人提掇董盤任其凌夷指
稱到任之公堂和取五所千百戶俸銀共五十兩
顏指揮非其証乎散給軍士之布花抗違戶部之
示期累委官王仲金等之受狀放至三日方完千
百戶邵應魁等能無恨乎千戶陳應奎奪官應其

之伍與趙大經管理議每月貼錢三百文應其不
服欲行告理應奎捏拐米虛情誣告本衛本官不
察差軍拿急拘令應其懼而縊死于西關巡視之
參送何以得不窮竟乎若索二十八屯之常例不
下三百餘金每年終簽點糧頭老人每屯三兩又不
下五十餘金眞所謂猪糠及米吸髓及脂彼寠細
之地頭糧頭能堪此漁食哉此二官者手握銅符
心如狋偶變死之冤魂宵啼未已受剝之寒戶巷
哭堪憐欲警官邪法當首黜又訪得
昭陵衛掌印指揮曾德勝兇悍凌人豺虎不食鬼蜮成
性鬼蜮不如揭害良鄉馬知縣致被劾以去何無
上也私放屬官免其朝
陵每員扣俸銀三錢計四十餘兩何無下也凌鑠僚屬
各衛事盡行把持迫脅賄賂又何無同儕也說者
謂被酒墜馬跌傷頭面此猶屬醉飽小失若伴當
防範之失嚴臣又何忍披抉其閨門而訐之惟是
驗軍聽差各衛官解送墳軍本官輒倚勢霸管每
名索銀一兩致衛官具告武選司究責此非章章
在人耳目者哉此二官者行類市魁情同牙儈險
決東海之波貪罄南山之竹豈宜姑息養此蠅營

俱當斥革以清戎行者也是役也備查上次年終
稿簿舉僅如格劾多一人不過爲
皇上完一歲存恤之事此議議者臣等寧復有心爲恩
怨地哉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孟承寵等漸次
擢用齊應元等革任差操庶賢者知勸而不肖者
知懲寧直存政有裨而于
國家武備不無小補矣緣係云云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督理工程太監李忠一本為欽奉
聖諭事
兵科叅看得工部鳩工兵部治兵事權之分屬原
不相侵衛士以護
神京橋梁以遂行旅事體之輕重亦至不等今據該
監題稱欲將山東河南中都三處春秋存班及應
上班官軍四萬餘名行令該地方盡數點發剳赴
橋工仍聽兵部委司官一員點查一節是以軍與
法而執土功吏豈不駭天下觀聽哉三省薦饑道
殣相望徵發至四萬餘衆竊恐此令一下定有他
掖草上　　六九
虞土國城漕清人河上皆風之變者也該監獨不
長慮乎昨丘
聖母山陵亦未役及班軍既鄭重於
至親可輕褻於路人耶若此例
殿工猶自有說蓋以衛
宸極之軍効
宸居之役名義甚正而晝爾執官功宵爾勤呵護作息
不移區區爲病涉計豈得比例至此抄出持之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營務事准巡視京營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關稱
奉
命巡視京營年終差滿關會臣科題差接管等因准此
該臣看得六科差務有坐差有輪差京營巡視輪
差也禮科既已報竣例該臣科接管臣明遇叨蒙
皇上委署科印每日守科發抄看詳章奏實臣職事勢
不能兼管別差自
皇上之所洞鑒儻臣同官趙興邦吳亮嗣旦暮差回則
臣可朝至夕題叅題
接草二　　七十
請接管例又當在歲内兼監察工程係臣科坐差工科
具題亦候差臣未到臣實荊分躊躕查得六科題
差雖有分屬而議差主筆實資深者爲政昨於
朝天宮習儀討議及此各執不一無憑會議坐題臣
思考選諸臣見在
闕下儻蒙
皇上俞李若珪等一咨則臣得坐題薛鳳翔魏應嘉方
於舊格不違臣之上願若欲比近日戶科借差之
例則有候補張孔教顧士奇楊道寅在伏惟
皇上裁擇盖營務工程

皇上必急之事也考選候補
皇上必用之人也但發
命一日則
公家之事蚤集一日夫豈臣之私圖哉緣云云

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陝西巡按龍遇奇一本爲延鎮虜情叵測善後策
宜預籌謹陳末議等事
兵科叅看得邇來邊遽蒙昧極矣失事未必盡聞
擣帳悉稱堵截下義其罪上賞其欺積習相沿牢
不可破所恃以披抉其肯綮俾戎索握之
朝廷者全在按使不與撫鎮扶同近延鎮大栢油之失
按疏一入從來欺蔽之風爲之廓然掃蕩於是定
邊以後皆明報擣巢矣此疏鰓鰓首欲逅拘綴而
引賊果深入聲勢猖獗之明例又申言相機剿殺
之

明旨無非慮
廟堂之上持文墨以議其後耳夫叛盟之寇自與款部
不同本科已先言之然斬首至千級以上按故事
當必加宮保若干蔭錦衣若干所以賞士卒者亡
慮五六萬本科向議折級政與按疏所慮功賞大
重少陞級嚴勘級免敘酌敘量敘之意畧同非溪
刻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誰其於疆事爛漫之
餘爲榮寵榆哉重折其在上者可也然賞功銀每
級五十兩各處使費與將官侵牟去其十七本科
閱軍政訪單言延事者累疊及此是宜卧虎山之

戰士卒鼓之而不能起以後賞功銀須傾錠鑿字
解按使親爲驗發或按使委廉明該道驗發俾戰
士實蒙其惠如仍前尅扣按使劾之按使不劾罪
在按使果設誠致行即量折其在下者以風異日
之堵截誰不樂從不然而第以飽將官之橐逼子
公之力雖百金貿首何益予疏稱該鎮每歲市賞
二萬八千兩可結徙覓之心不識他日能堅持之
終不補市賞否至諸所條言嚴戰守備軍餉選兵
將渙逆黨俱鑿鑿石畫可見施行而選將一款猶
在當事以重封疆爲第一義以調人情爲第二義

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可不慎乎哉抄出一併議
覆之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初四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東省南黔危亂孔棘懇乞
聖明深惟大計急圖奠安事蓋我
國家方制函夏
鼎定神宮漕轉江南四百萬寄徑於山東會通河一線而滇池天表又寄徑於貴州官道一線譬諸人身
京師顱也山東嗉也貴州尻也此其要害何如而甚此凶亂哉以山東言之其地負山海舄鹵家鮮蓋藏歲僅取足於來年戎菽別無蒲蔬菓窳之給失時不雨民即狼顧况以比歲方二三千里之旱而無赤米繼以蝗飛蔽天木葉盡脫羸夫羸老弱子而齩其骨少年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業已軒捕兵盜庫金攻牢萃死晷凶刼畧吏民如安丘之變矣長吏禽制不如法振救復不如法於是流亡滿路死人如亂麻其計畫無復之者又行阻險為盜鉗子山君之輩所在見告儻麥秋無望雲擾鼎沸即在目前萬一有草澤奸雄乘饑鼓煽寒濟寧之津據廒倉之粟如人身喉咪一哽百竅立枯臣不知

皇上東南四百萬之儲從何漕轉吳越織紵綸繡之奉從何起運德州三衣帶地即是三輔米價騰躍訛言行籌而白蓮紅封邪教實番有徒皆為冦藉
皇上能無動念耶幸
聖衷明見萬里特
允撫臣之
請發帑金開倉粟差專官山東父老皆忍死須臾扶杖叩地祝延
聖壽之無疆也然療饑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帑金倉粟既奉前
旨戶兵二部業有定數主者宜以汲內史之意白取機便部院即宜一面題官叱馭而去若層累轉
請便踰月餘又不知僵仆若干流移若干矣風聞該省尚有不肖官吏以稽查富戶賫請染指者又有厲朴擊而問逋負者甚有乾沒賑金百姓不沾實惠者如茲墨吏該省撫按督差去賑臣俱宜不時彈劾應提問者提問而循良任事之牧亦宜不時獎異若各州邑武斷窩訪平日所目為閭里魁桀不妨用虞詡三科之法各把其陰重而寬其文網俾之盡力追捕而盜賊課亦不必一切作沉命之法

大都什一為暴勝之什九為龔遂尹鐸可也至告
糴轉販惟在擇丞吏而任之淮陽逖左疏其海禁
一聽商賈自便其廣設粥廠毋徒為漢季養濬官
盜稟故事僅行之漏發于至誠豈有不效者哉以
貴州言之該省故羅施鬼方地先王風教所不及
厥土磽确梯山取道華實之毛不供於
上國洪武初置貴州宣慰使司隸於四川永樂間討
平田酋始設專藩嘉靖間銅苗攻破思州石阡諸
郡官軍夾勦久而始定夫以荒僻之區兼多反覆
朝廷必張官置吏借資于巴蜀長沙以灌輸之歲糜

金粟不訾豈好勞哉無亦曰六詔西南大都會也
此道不通萬一有莊蹻趙佗者嘯黃屋左纛其間
豈所以大一統乎黔中猺獞種自為豪部長以十
數而安宣慰最大稍稍約束諸苗而藉其卒騎負
弩于五父之衢餱糧既稟之費皆取給焉雖陰陽
間持兩可而藉以羈縻無事徵兵可傳檄而至也
近苗仲標盜如雲而起管艾職官燔焼村堡凌轢
士女商旅之途幾塞赤水烏撒平溪清浪安莊乎
壘南丹泗城之間亂如飛蝟每讀該省邸狀一疏
中報標亡慮百數十起報殺亡慮千數百人議者

方謂安氏能効其一臂今安堯臣又物故矣其部
目且有生事取悔者以安治安尚不暇給遑問其
他而監司强半掛綴藩臬兩署幾空官吏三年無
俸軍士五歲無糧撫臣張鶴鳴嘔心入告雖蒙
乙覽下部而該部緣時絀事艱以棄舍始而以束閣終
將置此遐方於度外乎乞
皇上發自為計
勑兵部借發馬價六萬兩戶部曲處四萬兩即日解發
以解倒懸若撫臣所陳增兵增餉諸議不妨從長
處置其川湖積欠黔餉二十三萬九千積欠黔米

八萬三千乞
勑戶部嚴催協濟此項既已載入考成而逋負如故則
鈐轄不專之以也自後年分宜將川湖協濟折色
改入京運如各邊通例庶幾有濟蓋黔事壞豈直
滇南隔斷而巴蜀長沙桂林與黔地雜厝如犬牙
者斷不能高枕無事南人自此反矣夫事不先圖
直需其衝決而後收拾則黔之事必有役白播州
費疑櫱川者兼省之事必有役百朝鮮費疑寧夏
者願
廟堂諸臣深筭長慮毋以纖計誤

朝廷之大策也臣讀司馬遷天官書曰狼角變色多盜
賊昨年金星晝見未已也而狼亦晝見五星納悍
猶可言也至盜賊星敢與太陽爭光豈小故哉潦
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尚知倚檻而歎臣職掌所關
不敢不破膽寒心直言之伏惟
皇上財幸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東省南黔危亂孔棘懇乞
聖明深惟大計急圖奠安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旨下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兵科等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等謹
題爲遵例糾拾以肅軍政事竊惟天下久屬安定所
以馭武吏一道文法既疏位貌亦簡於是鐵券金
章之胄僅裘馬之翩翩雲臺武庫之儔鮮且兎之
赳赳
皇上按功令而五年一行軍政即文吏之考功法也然
華任不與子告不與不柄事不與該部覆一二三自
陳其恭遜以上例不於撫按論劾之外別有處治
號爲網漏吞舟之魚嗣是廢以糾拾一法疏闊中
最爲微密最爲鄭重也臣等仰承
掖垣下
明辟之威靈矢其公愼合國人諸大夫之論與六科十
三道臚句爲單單多則坐掛一二微文者置單核
則坐掛道路蜚語者置無非仰佐
皇上斥幽大典偕該部共襄平明之理臣等非敢有心
鷙擊有心避回也謹列其姓名行蹟如左訪得左
府僉書太子太保成國公朱純臣氣度軒昂精神
挺動竊意其不安肉食克亢宗風柰何謗譏之盈
匭也有謂其娶妓陳長兒始則專房弄姿繼復抉
眼以死之者有謂其奪平人居屋受理南城黠奴
宋五見析泒衙被罰施貧粥米若干石者有謂其

用阮幕賓爲腹心圖奪祭獻宴待則多方以傾擠
首者有謂其聽黠奴劉文爲爪牙出獵西山奮劒
斬麃驅動村落者號稱心𦍑罔顧
御諱同音謀代
廟郊悉仗勑房與主蓋膏粱之性難正世祿之家鮮禮
豈不然乎哉而其最章灼不理于公論者更有二
事永康侯徐應坤甫移病卧何忍預遂其死番涎
我政之缺乞哀政府之門勳爵自陳備查庚戌軍
政止五府掌事總督京營管理大漢將軍有預留
之例未有及於僉書者本爵今日得之亦異數也

豈其乞靈於
宮府抑亦從史於中書狐兎之義全若勳坊切齒蠅
營之念太重府事宜統錦衣衛管衛事太子太保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李如禎例金之却似欲修名
舉臣之章亦知泣罪臣等何必求多然國之寵人
必替而天之謙道害盈賞邀延世既朱戶以安居
議沸斬疆胡曰簡之沉摽貂珠飾帳徒知希澤於
內援黃白行求頗聞御恨於舊帥禔提督西司之
權而政以亂成選補將軍率憑左右升午紛錯不
勝檢舉每年敘功與年類奏多不按格陳𦈳陳

鋭鎮監之爲隨也題陞比於爛羊彼許松有口可
據於百戶祁百祀滿貫之魁宿也濫肖同於冠狗
豈錢神無歷而行結趙小泉爲兄差人收債貫券
殆異馮驩縱李光瞻惡任任意豪橫特家殊態萬
石辯章以掛總討者猶其側姦
禁旅中提過處者憂其尾大臣等豈盡信爲然但家
人子安用負天而不可爲人所畏如是何不角巾私
第特老氏知足之訓歲鎮守遼東總兵署都督僉
事王橫勇氣無聞擧聲甚賣兵銛不解躡當遼左
之推阿諸公行濫營掛印之選廢將郭儲賢求薦

起用則餽揀參六觔紫貂四帽金杯二執銀百兩
過送者郝思孝也罷將李向日求管正兵營事贖
罪則餽沙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過送者李朝聘也
差官方爲相等賚銀五百兩往清河撫順市買參
貂各官自備揀參三百觔紫貂三百皮原價繳回
悉攤于營軍月糧銀賠補各軍敢怒而不敢言每
發馬市將故衣換段馬五十匹隨發各屯喂養
肥息仍每匹勒官價三十兩各屯將拉每屯科銀
無碍屯軍且怨而亦且罵至於奏事官徐大用之
復蔽物則玄狐千張貂裘三百兩爲壽丁碧求陞中

後頭遊擊則銀六百兩爲壽樊東倫之央求免革
則紫貂裘帽各一銀六百兩爲壽賓承武彌縫錦
州失事之罪則金首飾一副爲壽若鎮守正兵左
右翼營每月領出軍餉每營扣銀九百兩三營共
扣二千七百兩計一歲所扣亡慮三萬有奇則遼
士復安得有宿飽之時哉至陳洪庄之逗撓避敵
軍正法綦重立功無望於異日戴罪貽笑於虜人
且各单中俱稱虜躢中安屠掠過當果爾則該鎮
欺匿之罪又不容誅矣鎮守薊州總兵署都督同
知張國柱素無闒茸剩有鑽名先任山西寧武厭

其京蔣遂遣家人張武挾萬金入長安調薊鎮如
取諸掇何其能也及至薊鎮淌且駱駝二酋朝夕
盗邊本弁閉目填耳一籌罔措又何其不能也以
銳進而以鈍居官上惟精世法以貨取而以養償
官外莫非子錢於是四十三年五月內扣內丁李
任等月糧每名六兩共六千四百餘兩九月內扣
內丁胡把總等每名六兩四錢共一千四百餘兩
六月內退內丁陳虎等二百餘名每名補一名索
銀四五兩共銀一千餘兩已扣海防軍人李世臣
等五百名糧銀五百餘兩已頂補家丁余剛等三

百餘名每名索銀五兩共二千餘兩已私養小馬
吳友倉等四百餘匹月支銀八錢五分每月三百
餘兩此皆趙千總之科派而家人張中張林等受
取各有主名者也甚而景鍾山雕銀背遼方檳越
布施每年不下三千金亦令三屯營守備婁承嗣
查理交進可謂利悉錙流矣數四延虜邊募大開
尺五去天國言甚忍可憑其打點之工密容於
天子卧榻之後耶鎮守福建總兵都督僉事施德政官
以錢行貪用巧濟先任南路參將地屬脂膏十年
狼藉槖中裝數萬輜重六十擡徑楓亭驛爲稅璫

高宷所邏本弁行四千金于璫而斂其槖中之精
良者間道疾行衣服器皿沉檀之類悉付之一炬
有人作空林十里小咸陽之詩以誚之閩人蓋盛
傳爲話柄也薄轉京營鑽陞今職益加貪黷生辰
受賀副將五十金參遊三十金水陸總半之真戟
門之禦也春秋出汛程儀二十金謝禮四十金收
飛禮如之真廬山之壑也彭湖遊斗懸海外每歲
募兵造舟之費約數千金故事皆總哨乾沒兵船
不具本弁率至其地脇稱申究乃與總哨將乾沒
之數平分歲以繼歲其以海爲市耶目兵缺額仍

屬海防驗補本弁將標下三營兵汰革六百餘名
移文撫院托言募徤兒頂補爲侵漁糧餉之地前
撫疑其事行道案言又賂海防官遮護之虛以虆
虛其以兵爲戲耶其他徤皂有折吹旗有折而坐
撥營兵以代之役豈非朝四暮三十寨遊水兵有
折十四營陸兵有折復分派路將以括其金何不
用一緩二寄心腹於把總徐道濟交通關節即叅
革若充耳罔聞若疑忌於坐營朱遊擊多方傾陷
雖致死而雄心尚辣若夫受澳甲之買水錢私給
旗號令通行日本者如織每船索至百餘金回船
之時又索其洋貨稱是海門天淵竟爲此曹富貴
之鄉尚復顧
朝廷有耳目哉原任宣府副總兵今調孤山副總兵戴
烨恇怯原非敢戰侵漁夙已蒙溜神不失機論報
永錮乃投入稅監陳奉爲叅隨虎翼虎牙望屋而
食比稅使敗復通行囊橐滕入大同撫院標下聽
用不數載營各恊守眞捷足矣侵撫賞銀二千有
本弁取銀之硃票在胡嫁禍於經手熊堂等累其
賣兒貼婦以償伴當頭戴登科不可問乎占役丁
臣等二百餘名製造鞍轡充換達馬夷塩馬給軍

騎每匹扣銀十二兩總計亡慮三千塩散門下每
斗扣銀三錢總計亡慮數百旗牌李志總管爲思
海又不可問乎內外家丁四百餘名每名扣銀三
錢各丁不服而逃伍者五十餘名俱影匿不報布
花銀五十餘分竟坐囊之是王守之盜也灌園分
派各役每人六畦作價三錢六分即秋季旱饑一
百四十餘兩坐扣曽不少貸假稱蓋屋以居家丁
每丁扣買標柱銀四錢比侵撫賞事露將標柱改
作風匣二百餘面分給各丁而扣除糧銀七錢是
部王之奸也親弟戴炤女壻李本賢以白丁詐稱
職官朦朧當事委管左右哨千總役軍占馬飲酒
宿娼人理幾不論矣私養優戲二十餘名冒頂軍
糧二十餘分朝歌夜舞酒仙自命兼以酷好樗蒲
昔年爲吳汝珍纍籌之故態技癢時發軍容安在
哉久居止谷惟恃孔兄之能忽調孤山頓蒙子公
之力如茲虎塞難任鵜梁江西南贛叅將陳大猷
猛不如虎貪則如狼初任南贛坐營每換兵一名
索銀五兩其中壯健者亦索免換常例一二兩三
年之並千金竟頭會而取也大中軍二百名每名
工食七兩二錢本弁藉口避差扣除三分之一三

年之六千四百金可提臭而居也今陞叅將以家
丁十五名為囮而虛糜二百三十金安知尺籍之
漏以小中軍三百名為市而減除三百四十金奚
問伍符之空叅營各有職掌換兵乃坐營專屬而
本弁托言舊坐營每名亦索三兩即以變童小韓
爲新坐營買笑然復索聘金三十兩雖畢一日之
驩難觧瓜分之恨宜吳目宣之剌剌不肯心服也
其他米價之累行戶詞訟之擅勾提罪贖之追責
指揮居間之假名士宦乘傳之苛擾驛置央波東
海未足受詞鹺符南山難為寫過五嶺巨蠹三褫

宜先甘肅莊浪叅將王國柱饕發凶蒙惡聲狡猾
全無善狀及四溺而復燃狐九尾而工媚先年出
防薊鎮分修邊臺借題坐匠而折軍士九百餘名
討銀四百兩椽房馬化龍其箕歛之人本營逃故
軍士王善與等六百餘名不行申報將糧銀布花
執飽私囊中把總柴應祿其證盟之口闔營行糧
四百三十餘兩半與半不與管隊范只中等領出
焉可誣也隨征犒轎之外措添駝騾三十餘匹糧
折草亦折忍腹馬化龍科收不已甚乎燒灰有定
派矣復擠買灰為名而損坐糧三百餘兩軍則何

堪賂遺有明禁矣何指稱本路送禮乃扣軍糧一
百餘兩法則安在六司坐軍七十二名托名樵汲
每軍月納銀八錢歲計在五百之上每司派軍七
十名稱為軍甲每軍月扣銀二錢通計當百金有
餘谷陞谷補悉由三窟相連屢蹶屢興眞是百足
不仆宣府獨石叅將李梁才挽強無力原非虎豹
當關背利不厭酷類豺狼横路撫夷自其職掌乃
夷人折毀邊墻七十餘丈曾不聞作何拒堵惟私
賂衆夷講觧旗牌頭討彥伏委修各堡以木炭不
明之小犮立斃之杖下何其怯于公鬬而勇于私

刑如此哉各堡修邊軍夫例有鹽菜錢糧大堡索
取百金小堡索取五十金經識張守仁其證獨石
舖行計三十六家乃囑舖行頭范椎等各家科索
共約銀一千兩掌房萬民兆其證舖行販賣夷馬
每十匹而抽分一匹哨官馬小四其證圍山放馬
為夷人所擄趕去官馬六十八匹竟隱匿不報責
令各軍罰產賠補軍人陸文正其證至索狐腋而
大堡什皮小堡五皮不翅利析秋毫歛木炭而大
堡百包小堡五十包誰使温生寒谷生辰計較壽
儀一家丁五錢五總管一兩其妻之生辰與二子

之生辰半之時逢初度祇規利於蝇頭鑽調營爲
熟路初任德勝索七堡守備各百金次調功馬次
調獨石皆如之歲有三遷總飽河于鳳腹卽利口
之如黄于衙邊其何補遼東巡撫標下中軍遊擊
高寛從戎幾載未聞大樹英稱說劎轅門祇管細
夫作業遣家丁高選中外買馬三百匹假稱客馬
陰令標兵赴滅勞豪故將官馬瘦斃而高翔其馬
價以待賡寧李同知驗收亡慮六百餘兩撫院額
有斫柴兵八十名張濤業已汰去本弁復收爲已
役每名月扣工食八錢自四十一年到今亡慮二

千餘兩遣家人高貞往清河買參交通通事董國
雲私受奴酋赤金五十兩東珠二十顆黑狐四皮
人參一百觔總之倚靈開府爲稚狐假虎之威作
髓䶵襲狗之計他將何敢望焉最可恨者廠山西
靳商人賣販遼貨橐中裝亡慮三千金縱家丁王
三等摽之于沙灘呼而支解其主僕該道訪拏下
令軍民雜識覛馬夫認是中軍家丁居無何遂繆
死家丁以滅口道路洶洶該鎮王吏將以疑獄終
局乎竊恐如晛之號不已也欲解讙言宜遣嚴塞
河南都司領薊鎮春班僉書周光鎬雖非角將醉

酌貪泉領班惟事需求赴工有同兒戲春防汎修
馬蘭路賣放軍士强半草率完工工完回衛尚有
十日應支行糧計所部四百餘名徑貿銀三百餘
兩而漁食之伴當頭揚成其司欺乎每工軍一名
原議鹽菜銀八錢工程未半而賣逃者四百餘名
每名先止領四錢所剩四錢本弁悉侵牟入已亡
慮一百六十餘兩營隊爲守劉允兒不可證乎所
轄河南弘農南陽衛軍共六未隊折薪水兵一百
五十餘名每名折銀五兩共七百餘兩書記王棟
收送一𡑞簿記難欺設半言泄漏恤銀一百七十

六兩四錢假稱工完兵撤收銀貯庫來春領散及
期則盜潤私橐軍伴謝元等人人腹誹可悄調誣
天乎若月糧每名扣三分後稱舊例明似入市攫
金而朴擊工軍以逼之逃隨坐侵其糧菜則又墨
而巧矣賊簡之品宜其賭利爲常考選之章誰云
贖貨可漏萬全掌印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朱桂芳
才同獿散心似棘勾惟知谿壑當盈不顧怨讟滿
路郭邦奇之訟而嚇索八十金陸瑞宇之拏而嚇
索五十金過付爲馬雲鵬任其高下在手富民杜
硒川娶妾被告而嚇索四十金遭商龐三娶娼被

告而嚇索五十金過付爲郭天福可云行止非錢奉文逐娼嚇索賈嬌春等百餘戶三五金不等嚇索淫店董後泉三十餘家二三金不等弹絃跕躧之輩皆其吮吸之途郭大秃郭二秃當壚賣酒嚇索十五金張雙吾馬千乘開場博塞嚇索二十金呼盧飲昏之徵悉其漁獵之實李淮李福等争分故將之產陰索四十金明罰三十金皂舍唐頭兒之追呼何怒京祖兒小壽兒之爲劉科綢告既索銀二十兩復罰紙價苾兩粉頭金栅兒之姦宿何顏淮其庶隅盡歸是以銖錙必争横心祇屬貪淫

扞圉奚俾緩急焚身不戢穢職無冤以上共十二人蓋斟酌於歷次多寡之中而衡量於单款有無之数此外如喜烽路遊擊王之麒者開關私採楫谿殺人業爲部將李成龍所訟而茶口谷失事亟稱其信地道臣稱其天驕已遁始擊柝以傳烽督臣稱其處心多詐過事全疎部臣稱其舞智文奸張機覆短又如助馬堡守備江萬春者单跳未嘗臚剜然風聞其贊陛大同中軍至以與援有職方職方語臣等甚悉揆此則二弁首干軍政幽黙無疑文何必纍纍然盡將贓哉伏乞

敕下兵部通行擬議如果臣等糾拾不謬將朱純臣等分別處治用以抑驕貪之路掃僨帥之風庶軍政肅而

大典有光其於

國家誅戒一道豈曰小補之哉臣等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遵例糾拾以肅軍政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十七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營務事該巡視京營禮科給事中姚永濟考滿
旨 輪係臣科接管臣科止臣明遇一人見蒙
皇上委署科印守科發抄日不暇給而久候承差趙興
邦吳亮嗣等尚未回
朝因與各科計議
請下本科考選之薛鳳翔魏應嘉及援戶科近例
請借候補之張孔教顧士琦楊道寅于去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具疏以
聞蓋權宜之計臣終不敢徑擬欲求
捉草下
皇上裁定者無非所以尊
王柄而明臣下之不敢擅也候
旨月餘未蒙
批發深於營務未便伏乞於臣疏所請[illegible]
欽定委用一款以便臣科會推坐題庶于戎政有裨而
微臣職守亦不盡曠矣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緣係營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三十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申定武職畫憑之期恭請
聖裁事臣惟上有必定之法每刓敝以成寬下有必至
之情多捏詰而無路如各處襲替武職以雙月二
十七日大選即于次月十三日赴科畫憑之任制
也昨年因臣科封扃于是數選之憑至今年正月
十三日始畫十二月大選改期正月十七距今又
月餘矣臣從比試見遠方官舍千里重趼衣裳單
露蹴食無措至有以領到文憑質母錢治羸滕之
具者而窮可知也夫兩月一大選及單本陞除雖
夜草下
亡慮數百員然彙憑于該管都司比之文官人給
一憑須簡有間府部互相粘送稽考三四日可了
臣謹議以雙月二十七日大選之後即以次月初
七日赴科畫憑畫畢送部隨于次日給散責令之
任臣會語府部諸臣俱各首肯儻蒙
天語叮嚀俾著為令則刻期示信選人不苦于守株隨
牒赴官羈魂寧著于炊玉亦因事補捄之一端也
臣無任虔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遵例比試事照得本年三月例該比試應襲官
舍臣遵於本月十六日詣大教場會同司禮監奉
御等官莫相等比試官舍魏繼祖等一百八十三
員名逐一較閱馬步等箭除陳氏情等違格外次
日仍詣中軍都督府再試其文該臣公同選取一
等官舍梁承恩等四十員名人物魁傑弓馬便習
而操觚亦粗解兵意宜照例敘用內梁承恩劉呂
漢晉嘉吉單桓溫而厲五員名則猶度越儕輩宜
照會典附入將材簿優錄者也二等官舍陳良謨
等六十員名彎弧頗能貫甲染翰似亦識丁併宜
收錄以需後用者也三等官舍閆民望等八十員
名文義雖未曉暢武力可備干掫亦例得承襲准
支全俸者也其比射不中官舍二員名例給半俸
查係附近者候三年送比遠方者本處就便送比
明例具存是役也主之以上公儆候兼之以金吾寺
命臣遵故實較直廬而監紀焉矣公矢慎實不敢
草率塞責無非仰副
皇上錄用功臣後裔之重典也緣係　云云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兵部知道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營務事本年京營欽巡視臣公同六科會推得
刑科給事中姜性工科右給事中徐紹吉序堪接
差於三月初一日具疏恭
請未蒙
批發臣惟戎政
國之大事
祖宗立法必用科道官巡視所以激揚猶慎撥剔蠹奸
厥任良鉅而巡視職掌猶於捕營專切長安中浩
穰奸邪熾盛
都城之內薄暮塵起近年屢屢見告二臣才品並優
且俱見任固可朝拜
命而夕受事者伏乞於內
簡命一員料理營務則壁壘一新威稜自肅桓桓六師
愈壯居重之勢矣臣曷勝虔懇待
命之至緣繫　云云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

兵部一本蜀司舉兵原未奉命等事　伏梁見孟
本奉
聖旨紅苗流毒日深三省委應協剿但興兵大創討須
開萬全剿撫機宜還着各該撫按從長會議停當具奏
兵科參看得黔楚雜厝苗夷薦居近仲賊內訌紅
黒諸苗外煽官道不絕如髮黔人不敢寧處悉索
敝賦以討境內而軍無見糧捉衿肘露於是或借
憤蜀之酉石或責成楚之永保此蓋勢處倒懸情
同號泣以先聲之兵為救急之用而終非其實也
楚省謂湖苗尚靖大舉無端保境息民定策周慎

撫按交章似與黔疏竽瑟然黔當危急之際則奔
命宜其張皇楚當安定之秋則大難宜其重發疆
埸之事一彼一此易地皆然究而論之為黔省腹
心之疾者仲也紅苗聯絡三省外闌之寇也今六
萬之餉發溪先衍腹心而徐議經畧于外闌鷹擊
其尤服者給之
明旨之所謂萬全致當事之所宜戮力也若協濟本折
果達不啻各省有司存法紀安在兩撫院當共問之
是役也在黔宜惟力是視不宜以楚故而懈征繕
之謀在楚宜相時而持不宜以黔故而忘唇齒之

誼其雄國恤何妨嚴爭楚道民譽也必能弄市僚
之尤黔將新硎也亦宜此王尊之馭人臣之義無
以有己公家之事豈得執私掀出一體中行之
延綏巡撫馮從聘一本懸虜挾賞誅犯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參看得火落赤彊部也遁者叛盟叨吉能之
惡苛我西鄙則出塞以耀吾軍士傾其種落而藏
之豈不伸中國之威哉但疏中前後鋪敘明水湖
之戰斬虜四十六首柳門兒之戰斬虜一百六十
九首通計二百一十五首此功令二大捷之數也

問其身先士卒結髮與醜虜鏖者前後疏中皆曰
杜松杜松所以揄揚其雄武者不一而足乃末復
綴之曰任事不終過亦難掩姑准免勘靖邉道既
在行間例宜通敘乃曰雅意不願居功相應免敘
以成其志祇盛敘鎮將以下若而人此敘疏之變
體也世未有主將薄居功而他人反欲厚佻者亦
未有道臣獨明謙而督鎮反不能遜盾者揆厥端
委不過為賞功收降該弁辭不赴席致與該道齟
齬耳士無不可容奈何以階飽小失去之該弁刻
厲剛直悻悻自好甄其天性灌夫身辱于騎盆李

虜數百千偃蹇自貽伊戚非戰之罪固不足掛齒
焰廼該道淸正素聞近且推高迹左
朝廷方枉駕倚之是何必介介耶事情不無曲折功令
不容觭偏敘則俱敘免則俱免厚則俱厚薄則俱
薄除偏裨以下與士卒賞格照常給與外文武大
臣應否與該弁一體薄敘或與該道一體明高部
覆必有定衡矣伏乞酌之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軍政大典已竣府衛處分未明恭請
聖斷事竊照比歲軍政屆期該部按成事先將在京錦
衣內外七十餘衛遍行考選進翻斥罷其中豈無
一二關戚里外家乃朝上疏而夕
報可仰見
皇上法在必行無從中寢天下於是服日月之明及臣
與河南道糾拾中外勳將若而人雖稍稽
檢發近因邊遽旁午拊髀禁中將王枘等革任回衛不
少貸仰見

皇上法在必斷無從中亂天下於是服風雷之勇是役
也可謂十有八九完局矣惟是該部覆自陳府臣
則宋光夏衛臣則陳矹徵臣等糾拾道察府臣則
朱純臣衛臣則李如楨夫豈於諸臣有纖芥睚眦
蓋不如是則功令不肅功令不肅則
朝廷不尊今催請數月
天聽愈高五府諸臣俱各青衣待罪殊非事體臣惟法
令者
先帝之所造也軍政何典處分軍政何事若邊與內異
而南又與北異毋其篸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且諸

臣未必有絕異之姿足當
詔眷不過蒙故因遺取富貴于日月之際賢非馬竇享
溢金張此亦紈袴之至榮布衣之極遇矣禮義有
愆國言未已抨彈露布部覆方新是果諸臣悍然
不顧時耶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戒盛滿也易
曰藉用白茅無咎貴改過也若怙侈不退則牽犬
逐兎李斯悔於戮餘倘閉閤省愆則刺虎伐蛟周
處卒為善士前途不盡國典當嚴
皇上為諸臣計與諸臣之自為計似不俟臣言之喋喋
矣至于兩司鎮撫陞遷楊宗吾者小臣也部司明

糾之不動部堂公斥之不動以么麽皂衣之吏敢
[illegible]塋閑王命闇奸
天[illegible]使其得志豈在朱寧下乎為虺弗摧為蛇柰何願
皇上行部臣之言亟逆之毋須時也臣在該科與聞軍
政義難拱默伏望
聖清燕之間留神省覽將部覆諸疏即日
發下庶陰消夬莧陽長泰茅豈不完五年之盛舉快萬
代之仰瞻哉臣無任竦息待
命之至緣係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遵例比試事本年四月例該大選官舍故事在
選前十日比試臣遵於本月十六日詣大教場會
同司禮監奉御等官趙壽等偕五府勳臣鄭亞廠
事將各處送到官舍魏應陞等一百七十四員名
點定對耦逐一較射簿記優劣除韓與桐違格外
十七日仍詣中軍都督府試其文墨該臣公同選
取一等官舍袁弘照等四十一員名馳騎紛剪霧
之氣開弧擅滿月之張兼能作字風簷雅必挑燈
雪案宜照例敘用內袁弘照以下若張拱印趙盡

忠劉永祚姚世慶馬騰雲則猶能象之力鷹隼之
姿宜於將材數內殊異咨用者也二等官舍張應
夏等五十八員名用下堪鳴大劍腕中解弄毛錐
并宜收錄以需後效三等官舍張夢科等七十三
員名摘隊雖多曳白繼武久已勝黃亦例得承襲
准支全俸其比對不中官舍一員名選後例給半
俸查係遠方本處就便送比不到官舍一員名下
次補比有
明例在夫洛弁之官受廕於先世之汗馬本固有者然
必試之而後官所以刷其羽毛俾之毋忘弓冶寓

程材之意于報功之中典章至明肅已臣又何敢
以戲渝視乎事既報竣疏名上
請伏乞
勑下兵部查照施行緣係遵例比試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邊功太侈稽覈宜嚴懇
勑勘議以伸明法并
勑愼秋防補缺餉以杜隱憂事蓋至今日而九邊無不
搖動矣太倉懸罄東土薦饑京民兩運日詘宣遼
二鎭戍卒枵腹登陴即甘延三鎭士馬未必飽騰
乃搗巢之報重跡沓至直有雲臺不勝圖隸首不
勝數者轉眼高秋風勁弓徤馬肥諸敵痛心疾首
以求一報臣不知疆事之搶攘何如雖諸臣亦誠
向
闕極力扞邊義無有已然介山意遠大樹風微功名
之場口角易譁臣待罪該科實切扶同之懼敢不
爲
皇上直陳爲今日之行邊兵大端有三一曰討罪之兵
二曰應着之兵三曰干賞蹈利之兵如近日薊鎭
張國麒等古北路之戰斬滿旦部六級高策孫顯
祖等松路之戰斬駱駝部二十八級或喘出艾窪
烽西空或夜渡灤水晨且發起火弩不可謂非搗
然以滿旦駱駝小醜敢于滅視薊當薊師久不言
戰之時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入險能脫多謀不脩

且大創奉有
明綸是討罪之兵也驕酋膽裂矣惟滿酋毋子專事狙
詐麻郎之戒不可不防但乘此軍聲稍振之秋操
縱有法倘其如故約邊不相盜則案可結也業經
督臣薛三才撫臣劉曰梧具題所上首功僅如許
賞不及上大夫無嫌疑亦無難稽覈也韓賞夏鎮辛
志德等汝箕口之戰斬奔虜威敵着力虜部二十
八級據稱東來零虜陷我伏中似亦近于搗然其
如賓妻之欵講中衛之市掠叟柴之卒驚桀有狀
而我師遮斫于邊門外俘馘皆壯級是應着之兵

也業經督臣劉敏寬撫臣楊應聘具題所上首功
僅如許賞不及上大夫無嫌疑亦無難稽覈也惟
是延綏鎮自去秋套虜大入之後官軍數出塞據
督撫鎮劉敏寬馬從聘官秉忠杜文煥所報功次
揭帖如官秉忠張榜等妻草澗之戰斬首九十五
級白兆慶孫啓祥等頁沙梁之戰斬首七十七級
萬化孚趙光先等老龍池之戰斬首二十一級張
榜王國安王學詩等西紅山之戰斬首一百三十
級蕭捷杜文煥祁繼祖等定邊沙湃之戰斬首三
百四十六級杜松等寧塞棗茨梁之戰斬首二百
一十五級白兆慶官秉忠王捷等大盼畔之戰斬
首三百五十六級柳汝植等窯兒灣黑河子之戰
斬首三十七級王國安劉更花等小盼畔之戰斬
首三十二級蕭捷李棻侯世祿等明氷湖之戰斬
首二百三十八級李滿倉陳維翰等三營河之戰
斬首七十七級柳汝植白綱等總管灘之戰斬首
四十二級杜文煥等安邊保寧長樂之戰斬首三
百五級其他零捷如李鳴鳳鵝水之八級張榜波
羅之六級孫朝用神字墩之四級李茂先王國安
雷家塢之六級萬化孚神字墩之十四級喬鎮疆

柴家溝之七級郭維藩黃草梁之二級蕭捷安邊
之八級杜松靖邊之七級王學書兎巷之十級孫
啓祥等波羅之八級尚有臣未履任揭帖未送到
者大約不下二千矣夫諸將昫王化白光先孫弘
謨之犢矯前累弦勵劍負戟以深入爲事捷騎絡
繹凱歌成韻豈不庶幾乎除兇雪耻明漢兵若雷
風乎而道路悠悠之論頗有四端臣請悉之一則
曰功令以三百三十級爲大捷通計功次二千可
當十五大捷之數督撫鎮陞廕如宮保如尚書如
左右司馬應各進十五入錦衣延世之賞復各各

稱是其偏裨以下之陞賚與賞功銀十萬不與焉
倘異日有横挑彊胡爲
國家生事于夷狄者必執此爲口實漸不可長詘之
便臣以爲諸臣始願不及此即通作一叙毋論見
在者纍纍若若悉濡
朝典雖廖立李平他時不患無拜心之諸葛也一則
曰該鎭殘破之後戰骨未殮新鬼未歸超忽入秋
大酋吉能連衡而起勢不追償此二千級不止勞
師于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失人也詘之便
臣以爲當以今歲秋防爲候果其堵截大虜俾匹

馬騎輪無返即通叙前功併作堵截可也其次殺
傷相當則量準功罪如按臣龍遇奇之議兒叙量
叙酌叙多賞少陞亦可也一則曰古之戰功浮西
河絶大幕虜名王貴人以下以百數斬首動數萬
降故戰功曰多乃幕府上功差數級文吏尚以法䋲
之今斬殺强半胡兒胡婦未聞懸一名酋頭何足
多耶臣以爲有臣科所議折級之法在夫非膠柱
而折之之謂也眞正强壯免折次壯三十金則浮
矣應以三首折二首幼小二十金達婦十金則又
浮矣應以五首折二首所以風異日將吏出塞爭

先斬溫耻于疏捕草間老稚虜也一則曰昨秋號
召諸部七道入寇者吉能丙盟也今未聞以一矢
加遺僅擣賓兎黄台吉猛克什力沙計旗牌火落
鐵雷諸零部是吐剛茹柔舍豺狼而問狐狸也詘
之便臣以爲吉能仮叫河套控弦十萬捜套大役
酋銳不能竟其功何可過望今將軍臣初疏爲吉
能大酋之族未可輕試蓋逆知其不能試也是不
必苛也究而論之該鎭累捷謂之討罪也可謂之
應着也可謂之干賞蹈利也亦可以前此四端之
議津津在人齒頰間耳故必嚴勘之而後還臣之

心始白也若甘肅一鎭斗懸絶塞隔絶羌與胡迫
之路近時羌種縻于茶馬胡種即間有跳梁未至
大入比乎延鎭稍稱寧謐乃近按督臣劉敏寬撫
臣祁光宗鎭臣李懐信揭帖據稱本年三月十五
日李懐信出塞三百餘里深入鵞頭山斬首三十
七級纍定湖斬首五百七十七級趙維翰遮狼心
山斬首六十二級一舉而斬首三百七十五級亦
功令三大捷之數也奇矣而明以擣巢爲辭信矣
夫銀灰二酋盤踞賀蘭山後逼近河西且日與流
虜環伺于莊凉山峽之間孰謂其不可擣然皆寧

夏之敎虜也銀定卽不馴而反成故與賓會共廠
戢戢受寧夏之撫鎭戎索維謹者據云調矮木素
三見糾衆結聚其志不小而其罪狀未暴章可誅
意乎昨年紅山一搗報復卽在高臺臣恐今秋報
復必且千倍高臺該鎭邊墻俱爲砂磧壅閼虜騎
出入無所限此舉一開自能推以東豈得高枕而
臥乎擣巢大毒諸種並和銀反三虜亦必折而入
吉能之局不獨甘肅虞蹂躪卽寧夏之盟恐亦不
可固矣道路悠悠之論亦有二端一則曰剿之仍
圖大創延之相機勦殺俱有

明旨而甘鎭無所奉也則不得言討罪之兵矣詘之便
臣以爲昨秋之掠我高臺逼我鎭番者安知其非
卽是虜果也亦不失爲應着之兵不然則純乎干
賞蹈利矣故必嚴勘是虜果否卽鎭番高臺之虜
而後邊臣之心始白也一則曰
會典開載隆慶五年北虜通貢互市禁止宣大山西
及陝西三邊不許搗巢嘉靖二十一年議
准今後賊果深入聲勢猖獗方許合兵搗巢制其內顧
若尋常無事之時止照舊例施行今該鎭之虜無
猖獗之勢而在尋常互市之科師出違典訓之便

臣以爲
會典亦有嘉靖三十一年題
准寧夏甘肅宣府遼東各路將領今後但遇虜賊近邊
卽便相機設策或打其帳房或殺其老小或奪其
馬匹或勦其畸零倘該鎭所稱傳調矮木素三見
結聚之情逼眞則亦與虜賊近邊之文相合不然
又純乎干賞蹈利矣故必嚴勘是虜果否有結聚
近邊之情而後邊臣之心始白也然則廢搗巢與
臣曰何可廢也斥匈奴遠塞俾其亡美地薦草愁
于寄托遠遁一也虜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二

也虜婦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婦子相怨我始得採
其必敎之勢以御之三也虜數戰部落靡敝不聊
生必窮而降我我之戰丁益增四也夫以四不可
廢之搗巢且直邊臣伸明告
君父之義而
廟堂之上復厚苛以文墨則邊臣莫不拊心自悔曰胡
不仍舊貫蒙報堵截取錦衣玉帶如寄奈何以質
語視刀筆吏鼻息乎是敎之欺也臣以爲延鎭之
事宜
勅新差御史李養志當此防秋之劇行部楡林一以勘

議舊年功次一以彈壓今秋戰守虜情緊急朝發
夕聞而後撫鎮不敢欺隱甘肅之事宜
勑在差御史董定策多方訪核該鎮先次紅山之功與
今次搗巢之功合以高臺之欺隱一一總作何叙議
總之衡量貴當勘驗貴核而文網不妨于稍寬外
期不失將吏立功之心內期不起道路貪功之議
臣知二臣風力能爲之决不欺
朝廷一字也
會典開載嘉靖四十三年令各處巡按御史今後勘
報功次大功限兩月以裏小功限一月以裏不許

稽遲又隆慶五年題
准如遇大舉官軍交戰巡按御史移任近地督併稽查
是臣之所望于兩繡衣使者亦令甲也至于扣賞
一節臣嘗問之白衣大將軍奉祿不薄縱不能以
而租饗士柰何割軍功賞賜而侵牟之爲曰固也
每一捷書入司馬門中貴人外貴人問遺有故事
每一推遷半由居間即樞曹督史且呼大將如小
兒遑問其它嗚呼如此而安怪債帥之風不戢耶
興言及此良可浩歎至于遼鎮虎酋聲息甚惡卒
賽媛兎粆花矮要世並圖大入六月以後遼陽會
當大震而山東民運遞餉幾二十萬京運復不接
濟督臣揭中謂餉司如在鼎俎之上吁其急矣乞
勑新撫臣李維翰兼程之任輕重布置仍
勑戶部從長設處宣府薊鎮山東民運通五十餘萬脫
巾之患即在目前是不憂虜而憂軍撫臣汪道亨
告急更不緩於遼東乞
勑戶部從長計議風聞宣鎮守軍以欵故閑占甚多見
卒不過十之七乞
勑該鎮撫臣加意清核延綏秋防百倍艱于往昔異時
虜犯不過刼邊以驅蘖結聚歸陰山而已今大酋

圖封王非望之福思與順義相頡頏十事要求桌
詞倨嫚此其意不小而諸虜搗巢之恨痛入骨髓
七月以後延州三路當盡爲戎馬之郊乞
勑兵部厚爲延計區區暫撤入衛數千之兵權給已停
十萬之餉特以一簣障江河之計耳若前此各邊從
無明報搗巢之文皆積相掌蔽以盜爵賞今邊臣
既以不欺自居而部臣又安得以蹈常混叙須與
廟堂之上擬議停當請
旨定奪庶幾定帷幄功施邊境而操縱夷夏之權一歸
于

大臣人臣無私利焉豈不亦偉哉昔馮奉世斬莎車王
蕭望之詘其賞郝靈佺斬默啜宋璟慮邊臣邀功
但受郎將以古况今雖不合轍但願
廟堂之上少存蕭望之宋璟之意邊境之外常崇介子
推馮異之風亦盛世之美譚也臣職掌攸關義無
從吏詮次不倫伏惟
明主照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邊功太侈稍濫宜嚴懲
勑勘議以伸明法并
勑愼秋防補鈌餉以杜隱憂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陝西三邊總督劉敏寬甘肅巡撫祁光宗各一本
爲狡虜侵犯不已官軍擒殺除兇仰仗
天威大獲捷功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叅看得擒巢二節會典所臚列者本科業於
稽核邊功疏內反覆引據具題候
旨矣寧夏欵虜甘肅應否擒殺功次與日應否與
堵截一體議叙備查會典功次賞格各欵下止開
斬獲達賊分別陞賞竝未明註擒巢字樣所以前
此報功無不是擒巢無不報堵截今邊臣既以不
欺自居矣而部臣不一勘議遽請但依本照舊施

行無論與日報功被賞者蒙濫冒之疑而叙功與
賞者亦何以杜糢糊之議也且延緩功次又五倍
旨矣甘肅矣是豈可以易言哉合通抄本科題稿過部
詳覈之
欽差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御馬監奉御呂貴一本爲請
給勘合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叅看得會典開載南京各監局差內官進貢
等項撥船給馬約數甚嚴近縣驛疲累至極而內

使差人每一差陸路騎馬數十匹惜馬之錢與馬
同價水路馬船哘尾捆載私貨百姓血汗而呼邪
滸徒爲商賈奸猾之機利耳會典不有恃勢增添
夫名者坐贓及奉承者以罷軟治罪之文乎今據
該監題請大勘合十道小勘合二十道未嘗不以
濫用體恤爲詞然制其流何如清其源該監每歲
袍船二運不過用大勘合二道卽零星差遣歲不
過四五惡用是十大勘合二十小勘合爲者姑各
減半給與可也抄出裁之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
皇儲講期已定
皇孫就學宜時懇乞
聖明竝行隆典以肇萬世治安事臣讀周雅歌文王者
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歌
武王者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是以周祜之篤於豈伐世爲久長我朝
聖子
神孫繩繩有道業二百五十年到今臣不能悉爲揄

揚惟會典所載永樂八年
大駕北征
皇長孫於奉天門左視事侍衞如常儀諸司有事具
啓施行若軍機王府要務二啓
皇太子處分具奏聞行在所
文皇帝聰明雄武度越百王重
皇太子併重
皇長孫者蓋以
太子本也
長孫本之本也今

皇太子親則冢嗣尊則君貳自辛丑冊定名號繫於
人心久矣乃十餘年宮僚曠責講席塵凝道路之
人不勝為國生意所在
慈寧
召諭明許禫服後開講今果有八月諏期備官之
詔臣權忻踴躍為
皇上布大信於天下為
皇太子布大喜於天下惟是
皇長孫春秋亦十有餘齡矣
慈寧

召諭且以
聖母遺命冊立為言大典所關臣等分宜拱俟
聖斷不敢激聒若出閣讀書自有舊章臣等所宜引禮
而承者也夫有刀礪諸胄其器也有玉錯諸胄其
寶也
皇孫金枝啓胄器關
宗廟龍種振鱗寶在
社稷匣焉不礲璞焉不錯臣未知其可也且聞
皇孫誕生之日政
聖母大喪忌辰瑞謡若龍香生夾馬于時

皇上薦馨于
祖廟下考選補大僚布施舍行慶賚數年廢弛之治一
朝煥然神明頓還舊觀有識長老莫不謂
聖意
天心會有所屬今年逾舞象尚羈出閣母亦曰
東宮寫字侍書不乏老成內侍然
朝廷之上大雅宏達濟濟如雲而徒以一二刑餘護
太子子視陋三年之通典已過百辟之仰瞻亟切特
在
皇上一啓口間其斬之也至夫

二王春秋鼎盛嘉耦未諧曠同束楚怨擬摽梅生
帝王之家違父母之願臣又未知其可也豈駙馬都尉
之言于茲驗乎昔漢相不對溫室樹臣在外廷何
敢揣摩然臣諫官也置諫官者為補闕拾遺計也
宮中府中皆得與言家之不齊國于何治此其遺闕
比于外廷毛瑣不啻千倍臣如不言臣溺職矣孟
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臣嘗竊臆
皇上靜攝以來兼執至道玩心神明自謂於天下事無
不勘破而臣下所請似皆有所為而為於是一切

以無爲消之間一執鬼中殤官以震厲之豈不謂
總攬之術當如是哉而不知猜疑之積其流廢弛
廢弛在此竊弄在彼試觀今日三事六曹之政有
一不受病於廢弛竊弄之中者乎臣請竟陳焉以
吏部言則貞𡈼銷骨於石林執吊魂於湘纍英才
積薪於金馬反落魄於朱儒是吏部之廢弛也而
啓事之章有報有不報臣又虞有竊弄者矣若金
花劄餉邊之糈執奏祇覺天高権使張絕網之漁
供奉偏疑日近是戶部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
代藩奪長估輿突以塞

明綸試典容奸錄盜竄而羞盛事是禮部之有廢弛有
竊弄如此者大帥之風聲易劾偏裨之買請難稽
餽軍之鼓噪則驕懦將之登陴則怯是兵部之有
廢弛有竊弄如此者傳奉肆不道之誅法官未嘗
淇獻造律
詔臺臣之獄囹生頌繫無期是刑部之有廢弛有竊弄
如此者
門激之鼎建方肇水衡之度支已竭織造之中璫一
遣踣頭述
勑草公術遈匠部迄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三堂之會

推氷閣且倏票而倏留諸差之望代旌懸至告哀
而告病是都察院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至夫
內閣班高九列禮絕百僚于
密勿虛靜中幹旋元氣之軸者也似于天下事無一得
爲實無一不得爲票擬代言天關扃鑰自先臣張
孚敬收其職掌以事
世宗所以隆萬之間閣臣俱以愼
內批爲首務近日紛紜多故柄漸中移矣先閣臣於
、威嚴之
王竭誠而得之今閣臣於恭靖之

朝拱手而失之非所以杜私蹊塞斜封也乃得
君者不任知難者不退釀成廢弛竊弄之病其究鹿
可收拾乎於是中外局塞蒙氣侵月上于三光之
明下失四維之正起風積雲崩山動地河不用其
道而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
皇上是之不恤猶屑屑焉持籌聚積實之是問臣虞
悖出之患徒爲瓊林大盈之續耳臣嘗採之街巷
之談曰今日有從古所無三事一曰
內庫金銀充牣從古所無二曰
天子三十餘年不

視朝從古所無之局
皇孫十餘齡不就傅
諸王三十餘齡不選婚從古所無皆大亂之法也然
而得須臾無亂者叔且目
高廟聖德正直之功亦從古所無用是靈長氣運綿綿
在天然而不可恃也亂端見矣恐
高廟神靈亦恐恫久矣語曰正其本萬事理經曰欲治
其國先齊其家伏願
皇上乘此典禮
几筵并祔之辰爲驚人冲天之舉詢入虞谷二號廠金

華開承明既舉
儲講之典並
勅皇孫出閣以次選[illegible]
諸王婚華胄嫡其家無不可教矣旋而補大寮起廢臣
下考選撤權征散滯財赦債帥斥貪弁釋無辜決
有罪省將作減傳派點中丞遣豸史而以票擬之
責專付閣臣俾天下耳目有所注射而閣臣不得
避委
皇上將恭己以收垂衣之盛豈不休哉草茅賤臣衆慮
愊億陳義悃愊罔知避忌干冒
宸嚴易勝戰慄待
命之至緣繫
皇儲講期已定
皇孫就學宜時懇乞
聖明並行隆典以肇萬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武弁請託盛行職方疏揭可按懇

勑發勘以勵世風事臣嘗撫膺竊恨債帥成風請乞如

而是以入

告勑疏發明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之義隨以劾四鎮失事劾軍政遺察論列貪懦之將二十餘人大抵以鑽刺起家者不意滔滔皆是也近見職方郎中茅瑞徵辯疏有迫脇營求八人爲甚奸客死灰等語據法職方當直抉主名特參以

聞說者謂世祿之家有事爲榮閥閱之胄官箴匪急不必盡發諸勳過失以傷

國體但罷一李邦鎮而兵部堂屬槩引咎求去此案可結矣是或一道也乃近見職方績揭一則曰林人誤之也一則曰來啓可證何人之啓也且聞職有聲屬人居間所屬何人也一則曰爲人所誤何方于往來居間曲折都已屬之筆記或可楷敷長安乎毋已釋其尤且大者錄其來啓奏聞

君父懲一風百事雖涉于溪刻然使後之向兵部關說諸者亦懼此一段公案其于世道人心豈曰小補之哉倘曰交友不宜錄過去國不必潔名職方寧自爲谿谷以附于深衷隱厚之誼豈臣之所敢知乎

倘蒙

電察

勑令發勘施行亦矯勵末俗之一端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繫武弁請託盛行職方疏揭可按懇

勑發勘以勵世風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勳臣怙勢藐視
朝常據法特參併祈
乾斷以重軍政并求罷斥以明職守事臣聞國之所存
惟是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政令壹稟於公論咸褊
壹稟於
朝廷毋敢奸也
本朝之制吏部三六年有考功法兵部五年有軍政
法皆冢宰司馬為政猶必命科道七品官頡頏行
事豈倒柄哉亦自科道官位紱卑則發舒無所顧

望耳目廣則視聽不至壅閼
祖宗立法意良深遠比歲適當軍政偶緣人乏
皇上不以臣不肖
命之署掌科事臣矢心天日收據六科十三道訪單謝
絕一切扶援與河南道臧方武選曾單朝房酌量
留去於時勳臣中亦無厭飽之失者而左府僉書
太子太保成國公朱純臣則多營求於政一事臣
等謂戎政體地勳臣誰不營求惟營求於原任戎
政而病未死之先則大無人心之尤者部中議欲
斥之者無何自陳疏下被例溫綸

欽留矣臣備查故實從無
欽留僉書之事且倖端一開漸不可長臣遂與河南道
定議斜之而疏中明指被例
欽留一節以塞倖竇以存故典職掌如斯而已蓋
部臣泄其垂涎之語原不鑿空而覆疏有預攘十
乘之文可為證案非泛常風聞比也乃候
旨杳然部覆亦杳然不知何緣作斷章取義之法將王
柄等另疏華任而府衛諸臣竟置之
九閽萬里不可問耶臣復有軍政大典已竣府衛處分
未明一疏趣之而省臺建白俱多摘及乃閱邸報

見朱純臣李如楨陳紘徽陸遂各以恭送
聖母神主為詞具疏俱奉
聖旨准行禮夫出城送
主自是臣子至情然行禮一畢宜復杜門惶恐為可憐
之意以待
聖明處分乃純臣突然報病可見
朝豈不駭人觀聽哉詢之道路謂且出府視事矣聞
陳紘徽等亦效尤欲出矣夫以軍政法五府錦衣
衛不處一人儻異日
肇釁之恥有武定錢寧者輩出誰當討之後來將無

聽軍政亦於是以宗兵官亦能陰撓
大關那孫承宗臣行禮即行禮耳何敢與比勲爵大臣
具疏讀
請而准行禮者
旨亦若敢逆於奇何也
絲綸繫於不察微賤敢於違擬寧復知
朝廷有體統乎若出自之
皇上之內批
皇上老失也若出自票擬閣臣於是乎失裁矣人言藉
藉謂純臣孫首輔方發甥國子門以當徐應坤移

病垂涎我政實有之失絳帳沙堤勲卉中誰不希
皇上光附景然昔以宥云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乞哀者
皇上自乞哀臣謂政府無心焉及破格擬留則隣於無
聞之心之心矣乃臣信之而遜詞謝過引為錯誤臣又
絲綸謂政府無心焉夫政府始終無心理當揭聞於
皇上百五年軍政決無府衛不處一人之理再四催
請以憲典豈不堂堂然光明俊偉之業乎乃宋光夏
桑如稹等尚不敢出獨純臣悍然見
大朝覲事閣臣即不護純臣純臣實恃閣臣矣
朝廷朝常將見宗原其事傳南道之耿鳴雷業已
丁憂誰在樞垣可容推諉臣雖不肖亦
皇上拔置為耳目近臣者乃亦跂跂胍胍以與聞軍政
之人與軍政被處之人脇肩累足同事
皇上於交戟之間心實恥之
祖宗二百餘年軍政法何可當臣身而屑越至是此亦
臣引義慷慨去就執爭之時矣伏乞
俯念
祖宗法度斷不可假
赫然電斷將朱純臣陸達等一如軍政法罷黜以謝
國典并罷微臣以謝諸臣臣在該科敢不以失職執

咎干冒
天威曷勝戰慄待
命之至緣繫勳臣怙勢淆視
朝常據法特參仰祈
斧斷以重軍政并求罷斥以明職守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延綏巡撫馬從聘一本得會塞挾虜犯官軍奮勇
征剿仰仗事　五月二十二日
天威並奏兩捷事 [illegible]
聖旨兵部知道 [illegible]
兵科參看得各鎮禱虜節係冬春之交乘其馬瘦
時□草枯爲掩捕之計今秋夏之交草緑如茵乃能冐
險出塞設伏遼鬱擒獲轉戰百里斬首二百五十
旗師之日邊塞居民相率擁道以爲東路數十年
未有之事可以爲難矣俱疏中所載吉能賓兎沙
計明愛等酋未敢動鬪何部豈有一戰而四部俱

在其中者耶吉能大種恐難嘗試倘亦猶是賓兎
等酋而冠冕之以吉能耶入險能脫我師疎失果
否僅止如許皆不可不詳問者語曰力戰鬪不如
巧爲奏撫鎮扶同以欺 [illegible]
朝廷其常也是𣎴重藉于按使之勘覈哉本科類稽邊
功之疏先已上奏部中應通[illegible]題稿一并勘議乃
旨不至失實冐功也抄出巖之
天威並奏[illegible]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延綏巡撫馬從聘[illegible]一本[illegible]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illegible]能明遇謹
題爲敬因災異陳言伏乞[illegible]
法天以回天變事臣聞至德之世上帝嘉饗海內蒙福
鳳凰降集黃龍登輿世衰道微災異之見史不絕
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時禍亂輒
應篡君三十六失國五十二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漢興重天官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
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
禍福傳以洪範頗爲規切後之史官袞剝曠以子

弟分散因時務論書傳占驗鮮雜米鹽亡可錄者
有宋之季君臣之間不能反身修行思其咎謝乃
有倡爲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于
是釀成胡虜戎華之禍蓋天道若斯之昭昭也今
皇上御極四十四年以來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不
聞鳳凰降集黃龍登輿乃近年以來天鼓兩震于
晉陞流星晝隕于清豐雷火霹擊于馬蘭霞光起
[illegible]天落于隰州地震凡三十八見天火光見召者雨
[illegible]豈遼東兵器吐火河內女妖雷燬稅監樓屢見于
祠官之所稱撫按之所報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也而其異之大者莫甚于山
東人相食事之大者莫甚于河表溢反壤而不用
其道若夫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日月暈
適背穴抱珥虹蜺竊恐臺史之官候星氣者未必
盡知知未必盡奏奏未必
皇上之反身修行思其咎謝也夫政治之感陰陽猶鐵
炭之低昂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
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動于貌體

病則欠伸動于貌丝乾氏曰燧光日如人有目眚
則見圓影猶日月之光亦自如此方國土感有惡
緣則慘雲變氣互見彼方國土固自不見班固所
謂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氣使然也北夷之氣如
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
破國之墟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氣之變化爲
五行四大停勻砂礫則泰爲治象偏枯激戾則剝
爲孽象天鼓鳴于晉陘非鼓也火乘水氣而激也
流星隕于濟豈非星也火附土氣而燿也雷霹焉
[illegible]雷果何象水包火而射也霞起隰州霞果何質
火乘陽而炳也地震陽氣憤盈而不得舒也雨荳
火煉土氣象其地財之產也人身小天地火偏勝
則爲狂陽爲焦枯之疾水偏勝則爲臃腫爲脹蠱
之疾亦若是而已矣今災異疊至陰陽舛午阽[illegible]
列昭昭如右者尚見太白經天權星瑠小輔星湛
沒熒惑襲月金水忒度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
或爲恒風或爲枯旱天責愈深曾無謝過之實而
皇上所行一皆誣天拂經徒欲末殺灾異滿讕自文咎
不懔怵惕而戒萬分之一此禽息碎首賈生痛哭
之時也臣以諫爭爲職安敢不蒙死竭知以盡其

恐除事關大本及六曹之政臣前疏畧陳不敢重
賣外臣謹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
皇上能不憬然動乎內庫太實外庫太虛一可憂也餉
臣無餉邊臣開邊二可憂也西虜國王東虜圖賞
三可憂也黃河泛溢運河膠沍四可憂也齊苦荒
天楚苦索地五可憂也鼎足不備棟幹微撓六可
憂也羣譁盈朝遥謡滿路七可憂也吳民喜亂履
冠倒置八可憂也八憂未已五漸互根太阿之柄
漸入中涓一也魁壘之舊漸爲稿蕣二也制科之
法漸屬奸囮三也武蠢之兵漸至銷愞四也商賈

之途漸至梗塞五也五漸未已三無蔓延奸民可
焚蔵
天子千戸可惠邀
絲綸是
朝廷無紀綱雲貴之守令皆途窮揚粤之監司半規避
是邊遠無吏治詭搆口給于荊武傾危禍慘于蘇
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分言之似肢體𤺥瘓也合言
之則腹心擁腫也天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而精祲
見于天光之眚妖孽見于蟲豸之微且剽輕奇怍
之士相率而為服妖牢騷沉鬱之人耦語而為詩

妖皆天怒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戯豫俗之祈禳
小數何關洪範
皇上惟法天可矣臣聞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
微外朝象天市內朝象紫微大角之攝提也明堂
之心星也皆天子位也今
皇上不居
乾清而居啓祥是天極非太乙之常居而
坤寧正后未免與妃嬪伍是勾陳且夷于女御矣太
乙前後為子屬今
蒼震不設梧槍之位周廬漫無質鋒之設于梗河招
揺之義何居焉陰德二星若見若不見今掖庭織
大為亂册榜箠瘠于炮烙玄武之筐扅如翳西寺
之殤骨疑山陰德其復見乎貴相無能效其忠文
昌未必司其命宜三台之色不齊而斗魁之筐不
耀矣議郎竟闕其官處士虛招其隠宜依鳥之不
蔚然而廷藩之脩星不朗矣匈奴鷂突于胡門稅
使虎虓于闤市宜南北河之蒙氣乘卦而闕丘之
道不通矣囷廰虛而轉漕索瑣朴積而封椿竭非
天庫天倉之義也
三殿成荒莽之象四門乏漢官之儀非太微三光之

庭也憲府空署于霜凝六曹疎落于星稀非藩臣
匡衞之象端門執法之謂也二至不郊四孟不廟
錦衣塵鹵薄之容
御幸僅離宮之舘非閣道警蹕之儀王良傳舍之制也
事事不合天體而
皇上安然謂久道化成是誠在我不知三代以後御曆
過四十四年者止有漢武梁武唐玄宋仁四君然
漢武以英明釀虛耗之禍梁武以仁柔搶同泰之
身唐玄以女寵致播遷之痛惟宋仁宗克守太平
當時慶曆諸賢輔之者何濟濟也今仁賢蔑于宋

宗而邊內之虛耗似漢佛寺之侈盛似梁嬀處之
妡娟似唐有識故老莫不憂危獨
皇上無動念耶昔宋公景言法星三徙商王六事甘雨
澍雷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若
景嚮世所同聞也
皇上誠敬天法天
郊廟親而牽牛爲犧牲矣
朝講御而明堂爲正色矣拔廢臣而處士光矣下臺諫
而郎位燦矣居紫宮而極樞正矣戒楚揖而陰德

烜矣尊賢考功則執法拱端門正矣旌勇獎廉則
河鼓直右角煥矣散財振施則婁聚衆胃天倉矣
去讒止佞則卷舌弢附耳不搖矣今歲在析木坐
照
神京此正
皇上之觀天文察時變享成湯高宗成王之福之時也
寧宋公之足云哉臣猶有說焉尚書一經以欽若
昊天爲首義易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
諸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
考寒暑殺生之實至鄭重也今五星忒度日月食
差辰刻政祀兮所謂伏蠻火繼司曆之過則當博
求幽隱拔擢天士以課臺史之疏密堂堂
朝野寧無許衡郭守敬其人是又在禮官之奏請
皇上之廣延宣問哉臣兆贊史直以天人之理列其相
與之意如此伏惟
明主財幸絲縈敬因災異陳言伏乞
法天以回天變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恭請發
俞覆劾府衞之疏以完
大典幷折閣疏以重責成事臣惟經國有大法立國有
大體大法傳之
祖宗大體通于天下
天子不得私宰相不得誤諫官不得蔽上下相維綱紐
相繫是非炳然于天下而後姦宄不生善類滋殖
今次軍政
皇上特委臣與聞而適有閣臣方從哲破例擬留朱純
夜草十卜　二十五
臣一事臣將嘿而息乎後此者必執爲口實誰司
糾駁乃開倖竇故臣于拾遺疏中點破言國法也
非言閣臣也軍政之典不比泛常糾劾卽無議諸
賢勳未奉
俞旨尚且靑衣待罪純臣突然報病可見
朝寧直目無臣等實目無
皇上臣將嘿而息乎後此者必執爲口實誰司糾駁乃
坐軟弱兼陞蓬以倍臣梗
國命已堪痛哭復公然擬一品勲臣抗疏取
旨故臣于糾參純臣疏中幷及之言國體也非言閣臣

也閣臣謂人言再至立題差矣雖然閣臣不能守
法徒以誤字解嘲閣臣不能持體徒以失字認過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且誤且失爲諫官者循職與
爭自是本等何足駭異閣臣謂臣疑之責之認意
又差矣夫一純臣也昔當諸勲自陳待黜之時獨
也破例而蒙留今當諸勲屏息待罪之時獨也破
格而突出寧獨臣疑將天下實疑明明
天子在上渺爾一千戶官臺省合糾單糾不動至以軍
政法議處又不動
皇上如天之大何故眷此一卑官不過爲中璫所暱耳
椒草卷十　二十六
倘具疏發票之時閣臣寢其奏以聞于
皇上曰此無禮於君之甚者不應復責以禮官太甲微
聽其逐隊而出可也豈足辱
明綸迺與官保勲臣一體擬
旨豈不爲褻乎堂堂大
朝廷此等舉動其細已甚司票擬者乃稱不得已何哉
臣何敢責恐天下之責四面至矣且臣之疏曰若
出自
皇上之內批
皇上之失也若出自票擬閣臣于是失裁相提而論信

…無批鱗猶易立仗眞難矣閣臣之疏曰勢之一字
…必有權力作威福者始能當之庸劣如臣無勢可
怙人人知之等語此政未易知也如人常在温室
中只道氣候原是這等平和而不知壁間地竇費
多少烘寒熾燦龍與雲屬龍不知雲虎嘯風生虎
不知風固也是必須天下人總看怙閣臣者何如
不怙閣臣者何如而後閣臣之勢始見又必須後
將人平看怙閣臣者何如不怙閣臣者何如而後
閣臣之勢始定微矣哉天道神明非精于道家言
者莫能知而人人知之乎臣固不必饒舌也惟是

謂軍政之疏未盡下諸臣之處未盡明生羣小覷
望之心嚟
累朝黜陟之典以不能揭聞催請爲失職請將府衛諸
臣應處者照例革處此眞宰相語審能行之何患
心迹不白于天下哉至若微臣齒馬不嫌投鼠不
忌罪當萬死然常浮慕古人居官奉職盡力無私
守身深堅賁育莫奪卽爲柄人所駭異臣不自駭
異矣但求
君相圓結前局俾
大典不至殘裂臣得藉手菽負任使卽諸臣當可敵國
力能通神區區七尺爲所漁食没齒無恨拜疏之
後謹杜門席藁以信前疏去就執爭之言寫疏將
完隨接得朱純臣揭帖內稱于本月十一日以感
激
天恩等事具奏奉
聖旨准行禮欽此爵于十五日報病可見
朝等因查得本爵之疏係十五日日中所下章奏禮
科收本可據豈有先日
旨尚未下可遁報單之理隨查行鴻臚寺據回十四日
准本爵報單內開病可見

朝並未有送
聖母神主行禮字樣等因是本爵之見
朝原在于未奉
明旨之先不覺與今疏刺謬毋怪發抄各衙門邸報與
六科晚帖俱移至十七日
朝儀中爲術良苦勳臣註籍例有手本到科今距行
禮經旬未見遁到亦爲可異總之不奉
旨而見
朝較之禮畢而不待罪更爲可議且疏內逢謗者之
怒百計中傷等語又欲另尋寬對爲反噬張本是

臺省糾拾之疏皆屬人指使者矣臣益恥之掛議

軍政之人俱不屏息候

旨紛紛辨奏使他日僅以病免不從部疏發落是又干

法與體無當也敢并及之伏乞

皇上俯念

累朝典制决不可廢如部臣之擬閣臣之請將朱純臣

宋光夏李如楨陳徵徽陸達楊宗吾如法罷黜即

罷微臣以謝閣臣則

國法大明

國體大正而微臣職守幸甚又其小者矣緣係恭請

聖裁

命覆劾府衛之疏以完

大典并折閣疏以重責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封使奉

命敬効愚忠懇乞用人以光泰運并完軍政以肅大典

事臣以白屋濫厠樞垣每當挖掌承乎日久中外

單虛綱紀頹廢以奉職循理之心作據經守古之

論拳拳之忠未能自列且拜

命而捧皇華之節矣能無一言以去然臣向所條言

皇孫出閣及六曹之闕災異疏中八憂五漸三無之

陳言止矣惟用人一節關係

國脉槩置條言中

乙夜塵覽不曰泛而不切則曰約而不該臣請史端其

說可乎一大僚當補先臣李夢陽曰成化間三原

河州單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弘治中華容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行在精審義

遴矯直咸稱名卿夢陽蓋言成弘間有王恕劉大

夏等諸臣光弼

兩朝太平之業號稱獨盛今九列大臣臣自癸丑五月

候補以來佩指掛冠者則有趙煥孫瑋王象乾涂

宗濬孫瑋行許弘綱吳達可等若而人物故者則

有劉元霖衛承芳李德陽等若而人僅一大司農

以九載積累之朋黨以八年之下起而呂坤
憲席久不
命報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矣倖消長之數可參觀矣官
有正佐事有要詮今全署之政責于一人朝不及
夕如有大疑大難發于忽然突然誰為
皇上措此眞覆既爽之時也一選補當下昔汲黯
對漢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東
方朔待詔金馬門自訟曰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
死以六事況今毫釐不失盡戊申之候補虛羈而
庚戌之俸在其中矣甲寅之考選不下而丙辰之

諮訪又重跡至矣此不謂之積薪乎
京朝之制郎庶人在官者咸得禀于儲楷乃候補考
選諸臣自解杖頭索長安米如炊玉焉盖三年于
茲此者欲與
皇上謀王體斷國論者奈何暴挫之至是
皇上天也寧厭直言耶抑别有欲銷檃英雄之氣者耶
竭誠催請臣有厚望于椽國焉臣見三年之內言
官以事故去者不啻七十餘人僅省垣臣二人太常
寺一人太僕寺官安可為今封駁寥寥綸扉落落則沛
然河決非候補之顧士奇王象恒等候

命之李若珪孫之益梁諭貞等此其時矣一廢棄當
壬午丙戌以來諸臣中或以忤觸或以掛誤放擯
江皐憔悴澤畔不可勝紀而一世龍門之鄒元標
趙南星王德完等所謂國之楨幹人之典刑何可
不及時予環查閱舊報蔡國珍分别起廢之疏無
慮二百三四十人至楊時喬發訪只一百九十九
人矣昨年吏部奉
恩詔列名又不滿百人矣夫孰非
王國克生乃簡之若恒沙之金銷之如鄧林之火此
忠臣義士所以撫膺而長歎也居者舊于五斗失

在
詔書列忤權于被論失在啓事賢者好遯不污曾何加
損如國勢何近日稍稍殊擢竟未見賢有登庸豈
眞天地閉塞之時耶若夫五年軍政
祖宗相傳武察鉅典乃五府錦衣諸大臣槩不黜斥渺
爾千夫長亦且力抗
天威豈成世界且諸臣席其氣力以沉案為翻案之舉
跡見有端臣職掌攸關不覺義形風色三與
皇上爭再與閣臣爭沮矢心席藁以去就爭不意
皇上適有攺擬六科垣封使之

旨徵臣濟虎會道應差賛
欽命于役
棨府行有日矣春秋之義無遂事臣獲以不為苟去
矣進不得其職宜退則得其貧賤臣之自盟甚堅
惟軍政國之大事
陛下欲愛幸群臣直富貴之耳至于
朝廷之典何可以不肅臣雖去國不之忌言乙巳文察
柄臣破格留亡三私人遂至公論鼎沸則再四備
請以完前件亦平章軍國者之自為心跡計也臣
謹于途次鵠望邊境雷動四野風起僨帥如雲請

託成而採樞政者必預將中外將領諏訪明確韓
白滿毀自不臨期借聽否者蹊竇百端幻出雖善
執亦無如之何矣其督撫等官各薦將材勢不能
廢然須為地擇人不宜為人擇官若薦人公朝謝
恩私室何以覗武弁也令之從事皆賢萬萬無此
而功令其可不嚴耶至于各鎮所報首功道路洶
洶頗有發冢誅降之謗勘覈其又可不慎耶伏乞
勑下部院人之應用者亟用法之應行者亟行俾文武
吏道廓然公正煥然神明亦望平章軍國者以澄
清天下為已任仰賛

明主力行耳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是在
君相交勉哉漸遠
闕庭曷勝瞻戀欵欵之愚伏惟
鑒察緣繫封使奉
命敬効愚忠懇乞用人以光泰運并完軍政以肅大典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印信事照得本科封駁多繫軍機要務值此東
西蠢動羽書迴遝所以綜覈功罪澄肅貪懦奉
皇上三尺與邊吏從事必藉
勑尾抄參抄參字句用印簽鈐所重可知而況武官之
文憑勘合之掛號誠有一日不容少緩者臣明遇
奉
命冊封榮府本科印務懇乞
皇上委給事中趙興邦署掌蓋興邦以本科之官兼以
資深歷練漢廷弄印而熟視趙堯無以逾者臣知
披查一下
聖衷有獨契矣緣繫印信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營務事照得巡視京營每歲□□科官一員偕臺
臣一員領頌總督協理大臣日詩六師而訓練之
歲終殿最將領以報成事蓋
祖宗舊典也臣已會同六科推舉得刑科給事中姜性
工科右給事中徐紹吉咨存才品俱堪
簡用共疏再　請未蒙　批發
皇上或以為舊差給事中姚永濟在事官務不廢今永
濟亦同臣以
冊封行矣前項巡視勢難懸缺無論秋操在邇彈壓
披查二
宜新而巡視科官猶與捕營專課盜賊都城五方
雜厝姦猾任威枹鼓不絕薄暮採丸殺人不知主
名甚則盜　禁闥之椒圖禦北安之洒臨皆
皇上所親見也簡一巡視而豪敢爪牙不敢以猾禍從
事嬉恢吏卒不敢以偷息蒙奸其于游徼京師肅
清　革蠹豈曰小補之哉事關臣科職掌謹補牘
申　請伏惟
聖明裁發施行緣繫營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下情也請告疏

兵科給事中臣熊明遇謹奏爲封使禮成宿疴驟

劇恭繳

御節懇乞

天恩俯容在籍養病事臣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由萬

曆二十九年進士三十年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

縣知縣三十六年行取禮部主事三十八年考選

兵科給事中候[illegible]

命間隨丁母憂四十三年補授兵科四十四年封差序

及伏蒙[illegible]

欽命持節充正使官冊封

榮世子并世子妃本年六月初十日領節於七月二

十四日偕副使朱童蒙恭詣該府行禮訖因便道

歸里恭展先人丘墓而宿疾遂驟發不可支矣緣

臣稟賦素弱中氣虛怯奔走交戟時至委頓同官

天恩共見昨歲冊封比常年稍遲斷

命南征正當六七月溽暑武陵西接貴竹北跨洞庭周

道五千里濕熱薰蒸受病沈痼延醫調治未見良已

所領御節不敢久委草莽謹遵例具呈本省巡撫

衙門咨呈禮部驗繳外至微臣患病情狀伏乞

勅下吏部照例覆准臣除籍養病儻不即填溝壑當

與漁田叟野叟祝延[illegible]

聖壽于無疆矣

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初[illegible]

戊午請告疏

新陞福建按察司僉事臣熊明遇謹奏爲舊疾未

痊新任難赴懇乞

天恩俯賜休致事臣以[illegible]寒賤遭際清時自辛丑通

籍以來十八年于茲矣幸入有道尊策奮庸齒髮

未衰詎不欲依日月從風雲東西南北少効經營

以畢男子四方之志而無奈狗馬不任也緣臣稟

氣素弱筮仕嚴邑者七年簿書勾稽無分宵日心

血銷耗殆盡戊申擬部稍獲弛担過里調攝二年

方能就痊庚戌考選不意老母見背奔跣讀禮

病益遽獲除候補郎舍三年無日不杜門事刀圭

長安諸臣所共見者乙卯冬杪率爾受事樞垣事

煩責重圻近職掌赤團幾晒遂至神不攝氣營衛

支離奄奄欲踣復蒙

欽命于役桐封周道馳驅冒犯伏秋溽暑之氣病迺大

甚便道過里省墳圖以召魂魄與耕父牧豎爲終焉

之討遂具疏於去年六月繳節乞身而不謂
天聽之高致
新命之塵忝也福寧爲八閩上游島夷出沒要害其任
至艱鉅乃以臣尸居餘氣曠職不前使彈壓無專
官而海邦憂㐫測臣心滋懼臣病滋增如綫喘息
尚不能攝衣冠兒鄉里能叱馭而南以布一路之
綱紀哉除文憑臣因
請告未經候領見在吏部應聽查銷外伏乞
聖恩勑令于臣休致出鈇別補毋論地方厚幸臣倘不
即先朝露歲時伏臘祝延
聖壽於萬斯年獲爲太平草莽之臣區區之願不啻足
矣
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十九日

臺草引

御史臺南北並建而南臺以右僉都御史
督課江南北十五郡吏士所
賜璽書曰汝其不妨臺務明乎以風紀爲
耑職而兼課澄清云余不佞偶承人乏竊
不自揆雅與御史察計簿謀王體斷國論

亦時時明言所職白奏與除然臺務按故
事丞史檢東舊草輒辦矣而江南北十五
郡之課多關太宰殿最少府金錢而大獄
歸司敗大衆歸司馬有其舉之毋敢率爲
苟且余諸所上章卽未嘗元本經術通暢
世務實不欲崇空語無施行必度時量力

慮然與吏民共其淺深而後乃敢塵
淸閒之燕也夫議政者苦其調諛辨慧深
刻自古記之故貴於秉心正直策慮愼
規匡爲篤衆庇聖人所以耻不逮之躬乎今
之世孤特者抑厭朋從者發舒歙歙相是
章交公車至夷考其施行則不顧是不獨

無事功兼無議論矣余所告建務平平其
於兩者何能塞萬分之一然容容險拱亦
有不屑之素在其於臺職豈云不負哉

臺草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奏爲

面恩事臣前任太僕寺添註少卿欽蒙

聖恩陞授今職臣於本月初十日赴

午門外謝

恩訖隨於十二日祇候

面恩恭遇

免朝臣杳得泰昌元年十月二十二日鴻臚寺傳奉

聖旨傳與鴻臚寺知道今後陞補官員止着面恩一次

即具本

謝恩不必行面恩三次禮在京該到任的到任在外的

照例赴任去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謹遵

明旨具本親齎奏

謝以

聞

天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

新陞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臣熊明遇謹

奏爲

明旨嚴限當遵計典自陳宜恪仰祈

聖鑒俯賜寬程事本月初十日接吏部咨爲缺官事該

本部會

題照得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必達陞任員缺

已經

題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舉該臣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

大理寺公推得太僕寺添註少卿熊明遇大理寺

左寺丞李若星俱堪任前缺伏乞

聖明于內

簡用一員恭候

命下照例

請勑定限次年正月上旬欽遵到任管事天啓二年十

二月初六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題

初九日奉

聖旨熊明遇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

管巡江寫勑與他欽此擬合就行合咨前去煩照

本部題奉事理欽遵到任施行等因又該科臣方

有度題開留都江防事重復家

聖旨有巡撫操江官勒限到任之文俱該本部備咨到

臣臣領

勑後即擬趣裝刻期履任何敢稽延但明年正月大計

京朝官臣叨列四品例當自陳臣須在途候自陳

旨下方敢赴任道路隔遠邸報抄傳自陳即蒙

寬貸勢不能如正月上旬之限合無

俯賜寬限一月到任則官程

國典兩無所負區區矢心報禮當更不敢自後于羣臣

矣

天啓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具奏十九日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江防要緊熊明遇着依限到任供

職其各處巡撫官俱有地方責任不得以自陳為

詞過家遷延吏部知道

新陞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臣熊明遇謹

奏為遵例自陳不職以重計典事臣自萬曆辛丑通

籍以來七年縣令擬授儀曹一載兵垣量移冏臬

再轉泰參雖云中外踐歷二十餘年然斤斤職掌

僅如常人毫無裨補恭逢

皇綱恢天蒐羅之下鱗羽畢為世瑞臣遂濫竽自璽卿

而晉冏貳皆詐官也素餐抱歉于伐檀虛居罔裨

于求牧忽冒

廷推

簡擢今職叨列京堂四品例當自陳伏念臣疎庸之才

孱弱之質受

命以來惕焉飲冰兩被

明旨勒限到任拜辭

闕廷之後日以不勝職為懼茲當大計

京朝吏則黜斥宜莫有先于臣者伏乞

勑下吏部

俯賜罷免則計典攸重而愚分獲安矣

天啓三年正月　日奏

聖旨吏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奏為交代事臣前任太僕寺添註少卿於天啟二年十
二月初十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
會推具題奉
聖旨熊明遇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
管巡江
寫勑與他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定限次年正月上旬
到任臣不勝感戴具疏
面恩復為

明旨嚴限當遵
討典自陳宜恪奏
請寬期未蒙
俞允被
旨趣程臣遂於本月拾玖日
面辭領
勑於天啟三年正月初三日入沛縣境於本月十八日
渡江至新江營總府衙門與先任提督操江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徐必
達交代將原請

旗牌八面關防一顆吏書文卷及見貯各府州縣贓
贖銀八千五百三十六兩八錢一分付臣收掌臣
隨於本月二十一日赴南京都察院到任臣伏念
留都根本重地
皇上不以臣為愚賤俾臣以風紀之司兼節鉞厥任良
鉅臣能不思所稱塞顧瞻京衛
龍興草昧規模翼翼而鍾山靈氣鬱蔥則
高帝衣冠之所藏也城廓中浩穰五方之民雜厝為機
利俗尚浮靡俯瞰長江西起巴蜀東至於海延袤
近萬里至今

昭定
神宮公私灌輸循江達淮如口腹之有員官一夫瞋
目萬艣俱停屬以四徼多壘姦關莽伏訛言行譸
盜賊入城攻剽吳越非望之人屢屢見告則臣之
所以稱塞亦瞿瞿然思凛凛然懼矣顧臣以江防
為職者也水戰利用火攻則船與兵與器皆宜堅
銳便習而承平日久衆人膠舟不過蠹大農糜水
衡錢而已臨江一顧殊無可恃而臣以寒儉書生
又輒不敢張目言大利事去泰去甚宜揚
朝廷之威風彈壓其上一切持以安定日與文武吏

士經管職掌不能爲他繆巧也除沿江信地照派
條格申嚴布列防守外近該兵部咨送新募之兵
可八百人付臣衙門操練皆食餉於戶部者此兩
部諸臣之公心而工部見造將成之艦約三十隻
其制稍彷閩廣海艘則又
留都之兵所未素習臣欲以前兵聯爲一標用戚繼
光遺法訓練分布要害以備緩急方存乎見少也
總之於大農水衡毫不敢有所加僅僅於蒙故因
遺之中爲朝暮賦芓之術討其章程而布之上下
幾幸奏澄清之績以稱塞

簡命尚仰諸臣之賜也臣之力又豈有愛焉查得吏部
咨該本部題兩京大九卿及在外督撫咨到交代
之後務要作速赴任不得枉道回籍仍將交代及
起程月日從實
奏報又准戶部咨開操江衙門贓贖銀接管者開舊
管之數在交代本內一同
奏報下部備查等因在卷今照前因相應遵例
奏報爲此云
天啟三年二月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能明遇謹
奏爲歲終類報功次序錄文武職官以餙江防事卷
查萬曆二年題濵江府衛守備把總各府江防各
衛巡江等官每年薦獎以擒捕盜賊船贓起數爲
差等萬曆五年題兵備官一體敘論通行激勸萬
曆二十四年題覈實功蹟大要一哨有獲即挨查
經由鄰哨嚴懈惰貲縱之罰如本哨無失事有捕
擒無越境鹽盜爲鄰哨所獲爲上功以此遞分薦
獎叅戒停止計筭起數之例皆覆奉

欽依備咨遵行在卷今照天啟二年已終防守事竣例
當敘錄以示勸懲雖舊操臣報
命方新薦剡彈事紙墨未渝而歲敘乃專課江防微與
通覈不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按故事蘇松淮徐
例不取課行據常揚寧九潁各兵備道及應天江
防等官開報前來臣覆加叅酌謹疏列奏
開除揚州海防兵備道右叅政郭士望懸水鏡以當半
壁提井鉞如判九流常鎮兵備道副使楊弘備清
心飲中冷之水閎才倒廣陵之濤署九江兵巡道
副使兼叅議張秉文韞藉擬春江花月操持同秋

水蒹葭九江府同知范應宿常州府同知劉澤遠
式擊楫令釆鷁横波或籌海俾浮查盪漢遊兵營
把總楊景茂江陰營守備朱之胤或新開下瀨之
戈船或初試習流之甲士俱受事未久不敢槩敘
外如九江兵巡道副使陸夢龍振武飭而叱咤動
天鋒之芒飭吏道而澄瀓定江星之氣寧太兵備
道副使王隆德肅政紀而教行於不競不絿詰戎
兵而法兼乎克威克愛潁州兵備道僉事魏士前
轄中都而大風歌
高帝之鄉鎮江門而淝露瀼廬子之國所當優敘者也

帶管海防鎮江府知府翁爲樞列馬驛馳陸海憑
熊保障江天應天府治中陳豸潔守潏滙可辨精
心針芥能窺揚州府同知江朝賓斧斷萑苻靖夜
帷寨草木涵春廬州府同知邵穎達練熟九丸弄
手精明三尺祭淵帶管池州江防安慶府通判歐
騰霄作墉獨著勞閥兼防誦起原田帶管海防常
州府推官吳麟瑞澄清浪靖江東司李星明角左
均宜優敘者也瓜儀營守備王鼎學敵劍擬袁公
悅禮書傳左氏新江口左營坐營戴元貞器度投
壺奏雅才華侚楯題功南湖營守備吳振南刀斗

排誦淵客余皇影照番君水兵營坐營陳文理旂
於輕駛蚊宮鐵劍常圖鶡印陸兵營坐營劉光遠
旂開月滿戌樓氣壯風廻牙帳幷宜優敘者也至
於圌山營把總張夢徵標下把總周文盛張鳳儀
新江口中營把總趙學禮周忠義新江口左營把
總吉先庚楊萬方新江口右營把總祝蔭壽沛子
口守禦倪本憲帶管采石營寧州衛指揮李日茂
膽則破浪乘風技堪投石超距備令臥爪牙之司
儲異日招搖之選亦宜併敘者也若夫應剌之官
則舊操臣借於一月之前執簡故各道無關職履

廝未煥又豈能苛察繳繞以爲風力哉其巡檢哨
官功罪俱避功令施行不敢一一塵
瀆矣惟是江防自潯陽放海凡應二千里近池州道臣
陳瑛物故惟寧太一道摽長鞭以馭上流六府兼
才固遊刃有餘而遂路遼遠一檄之傳非經月不
達臣甚苦之而臣標下中軍濬可大亦巳報陞水
陸標兵需人督東急于星火必於南直隸郡守或
南京部郎資望相應者妙簡一員推補池州道又
於南直隸附近坐營守把厫勇有薦者妙簡一員
推補臣標下遊擊將軍則朝受

命而夕受事而臣得稍爲臂指以紓
陛下根本之慮又奚啻雲霓之望哉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査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陸夢龍等
紀錄擢用急補池州道臣與臣標下中軍庶文武
將吏同舟共濟而江洋防禦益周矣
天啟三年三月初十日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
留都地切江海剌姦宜密申嚴盜賊之課以明職守
事臣至駑下伏奉
璽書提督大江南北軍吏撫治實在都中則盜賊出入
與非常正關臣職守受事以來所爲綢繆桑土臣
下疏捕之令不遺餘力乃其中事寄未壹功令宜
申非敢
天語叮嚀則法度不肅法度不肅則重地不安臣請竟
陳爲臺臣之督屬上結九江之浦下守丹陽之瀨
西接楚鄉東連吳會延袤千五百里僅有水師五
千沿江棊布疏密總不成軍而就此五千之師因
承平之久求其習流如陸使舟如馬百不得十且
火器不具戰艦寖毀點放未精震折可慮繇來已
久匪伊朝夕然江上之事臣所得而專決也業已
開鐵官之冶彷艅艎之式募閩廣之匠擬置神飛
虎蹲大小百子等砲銃若干門另造閩海鳥船堪
發大火器者若干隻分發各營令其絕江奪標以
演水操畫艆相沿棘門兒戲計費雖云不貲臣就

中樞叢事故節省浮濫不敢動正餉亦不敢言加
增漸次整理惟力是視不必一一塵
瀆矣惟是都城浩穰五方雜厝浮游奇民談兵說劍造
爆訛言而遊冶狹邪樗蒲飲啗之徒如蝟毛而猥
其人輕薄易爲盜賊沿江壖地率皆萑葦便于藏
匿年來攻剽屢聞巷門早閉甚則發
禁闥之椒圖刖
尚食之饔餐劫銅商之官鏹延燒
宮殿道路嘖言未已問其循徼責在廵邏軍營問其
逐捕責在伍城兵馬各有主者豈不竭歷乃賊節
臣衙門亦未嘗不提責比較而五城軍營官終以
敘錄舉刺之不及率務爲欺謾以避其課爰臣衙
門亦有可以備司馬門之壹臂而効勤於司城者
何也蓋一江南北撫按各異盜賊逋逃靡常有司
各畫其疆域城門三舍而外司馬門司城亦無如
之何惟臣兼轄南北傳檄易通即司馬門司城之
庶人在官者其祿亦藉臣衙門催辦此其一徵已
臣以爲五城正副兵馬歲終當入臣衙門敘錄報
命同有司舉劾其廵邏營各官應照龍江水陸二營事
例亦一體聽臣薦刺夫臣旣叨鎮撫

陪京之名未有坐視盜賊之出入而不問者旣問之
未有不課其功罪者旣課之未有不以入
告者風厲庶官全倚
朝廷之威福爲彰癉臣豈有力焉至於錢法無章公
私同價尤爲盜囮夫鑄錢之情非淆雜爲巧則不
可得贏而淆之甚微爲贏甚大所以盜鑄如雲而
起
大內盜銅之賊實蕃有徒其贓跡多銷鎔於盜鑄每見
擒獲爰書率引
內府財物律發爲城旦舂朝發暮歸何繇衰止以
禁地之沉沉者姦闌闌入金鋪銅瑣椓出無忌爲罔
甚厚矣以生律爲法甚輕何若予以死比引
乘輿服御之文論斬則記所謂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
犯之說也夫城盜爲江盜司目江盜爲海盜司目
江海之盜又爲草澤姦雄司目易戒履霜詩稱未
雨臣所條言雖卑之無甚高論而精力推行之未
必不於綢繆根本之計無方寸之補也倘蒙
天聽采納
勅下該部俾臣遵奉施行
留都幸甚微臣職守幸甚緣係

留都地切江海𥹗敌宜密申嚴盜賊之課以明職守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戸陳建中齎捧
謹題請
旨
天啓三年八月初二日奉
聖旨留都重地詰盜宜嚴伍城軍營官准聽操江巡妨
共盜
內府銅器等物律應從重法司擬議具奏該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懇乞
聖明宥表忠之臣明報忠之典以風有位事臣惟教忠
之道有二當時疏爵以庸之已則錄焉使盡忠者
雖久而必揚則委質受官脂韋婾阿容容求福者
遠矣表忠者言之而無罪則上請封爵於上而下
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者愧矣此兩者異用
而同歸
陛下臨御以來魁柄獨持磨礪羣品衆建英賢
先朝
國本建言礦稅詿誤諸臣林無衣僅問存推亡澤及
枯朽高者易名次者贈官且直邇端難以來節義
之臣槩蒙
恩敷四隣百官無不仰體
陛下作忠盛意精白乃心靖共爾位手額而相賀於
朝曰眞大有爲之
聖君也夫周表商容之閭漢寵無忌之墓史書不以此
二事爲迂緩輒盛稱爲王覇首務者何蓋舉一諷
百上操其名義之標以示重則下惟如其意指以
取之靡然嚮風矣伏見吏部司官徐大相爲先臣

薛蕙
請卹蒙
旨降調臣不量微淺敢端言其當有以希
聖明日月之照夫蕙之在
武宗朝直言極諫發揮無所顧忌一遭擯落終身不振
天下莫不悲其志大相亦仰體
陛下作忠盛意斤斤職掌惧不能究宣萬一乃蘇故實
以
請謂嘉一薛蕙而天下之蒙死竭智自下劘上者無言
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守節不傾竟蒙後凋之賞慨

彼險喻諂夫拱默尸祿祇屬暫取富貴而渝渝小
人熒惑耳目不免青史塗汙則所以厲其臣而榮
世士道無踰此區區之心忠於為
國無他端也
皇上之斥大相直以
卹典至重而近日文罔蹠闒陳乞甚多恐臣下或為患
於法之内或遊意於法之外非猜抑之胡以有紀
然而覬
恩當裁宜先富顯大相雖愚何至要譽陳人内交新進
毋亦欲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用意有忠必揚卽子孫微甚無氣力可假者皆在
追崇所必及自非然者卽用黨親之重通賂遺之
謁紛紛陳乞無能為也大相之心本推明
陛下之意偶未見信終當為
陛下所憐幸而其人素蓄忠鯁居官守正執法不阿
皇祖末年亦嘗昌言齒及路馬
陛下未嘗不用其言而黜舊璫於外至畢之為家宰之
屬彼實感奮知遇切切自効展意無所依違若使
久居衡石之司推賢進士必有可觀未究其用衆
心共悅臣言卽屬輕微乃閣部院大臣皆自首著

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
國如饑渴者陳見惘誠不一而足而
上亦不然其信耶語曰詢於黃髮罔愆又曰稽於衆舍
己從人臣願
陛下終聽諸臣之言
特免大相降調其薛蕙仍
勅部議優卹則
轉圜之聽正古帝王大度事又何難焉臣忝署南臺風
紀是非之關義同一體敬從諸臣之後瀆伏惟
聖明裁答緣係懇乞

聖明宥表忠之臣明報忠之典以風有位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龍應祥賫捧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七月　日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酌處新募官兵以重江防以一管務事准兵部
咨前事開稱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
出提督操江都御史涂必達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疏內事
理事關錢糧重務係隸南京戶兵工三部掌行據
議所募新兵應否歸併龍江水陸兩營糧餉作何
處給本部難以草率具覆應行新任操江提督衙
門會同各部詳加酌議以憑具覆案呈到部擬合

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來文內事理會同各該
衙門酌議妥當會題前來以憑覆
請定奪施行等因備咨到臣案查先該原任操江右僉
都御史涂必達題爲東省賊氛甚惡重地周防宜
急等事開稱江防武備空虛遵照
勅書募足淮揚沿海民竈三千相機勦守防護
留都分頭召募精兵一千五百餘員名又挑選太平
遊兵兩營官兵八百餘名發兵東援去後官兵方
至宿州而妖賊已報就平因令盡數掣回除舊兵
歸伍近者歸農寔存官兵八百一十員名與原

題江上增兵之數雖似見少然不如先以此壯長江
聲勢但另立新營不無煩擾查得南京兵部曾題
准募補龍江水陸營兵尚未足數不若卽以前兵歸併
該營爲便咨行該部悉照新江營事例兵隷該部
操練傳烽則聽操院關支口糧亦照新江營事例
移咨南京戸部關支庶兵有歸一更得實用等因
備咨去後隨准南京兵部回咨內稱先該署部事
吏部尚書孫瑋題爲邦家中外多故等事會同各
衙門集議召募新兵二千四百名補足龍江水陸
二營六千之數隨募得見在新兵一千六百有奇

近因妖賊蕩平仍照原議歸併水陸二營今准咨
開實在官兵八百員名歸併龍江水營分派三處
信地防守使其兵有實用餉無虛糜最爲便計每
月糧銀候操院移咨南京戸部支領其分派信地
聽操院題撥防守等因具題去後奉
旨下部覆議移咨到臣又該臣院移咨南京兵部爲照
東援未散官兵八百員名所需船隻查有工部新
造戰船三十隻可以充用似不必議惟是船大櫓
多車蓬把舵放銃持戟所須人數頗多令以八百
而分置三十舟中一舟僅二十六人耳止足搖櫓

把舵此外車蓬放銃持戟豈能神運咨會本部再
行酌議或量增撥或量減舟其戸工二部仍望移
會明確使異日永無變計而後本院効區區之力
操練分撥以始終本部之長策盛心當無負矣具
咨去後續准南京兵部咨稱今准咨開船多兵少
相應仍於一千六百名內量撥二百八十名以補
操院分防之不足悉聽操院訓練其糧餉器械悉
照原
題一如新江營事例移咨戸兵二部支給除器械等
件另咨工部外相應一併咨覆等因共合官兵一

千八十員名到院除將官兵行令京
題把總邵偉殷駱及南京兵部咨補把總陳陽升刻
爲三營分派戰船三十隻立爲操院水營標兵令
其朝夕于長江之上練習水陣演放銃砲絕江奪
標巳成一隊之師足寒奸雄之膽今准兵部特咨
會議又該臣看得東西交訌草澤生心是以前院
兩經具
題欲復江防原額兵數者政爲
留都江防武備單弱故將東援未散官兵八百餘名
以抵兵部所募龍江水陸兩營之數近又准增撥

二百八十名共六千零八十名舟不煩造兵不煩
召餉不煩議一舉三便此皆三部桑土綢繆之極
慮也今准兵部咨稱事關錢糧係隸南京戶兵工
三部掌行應行本院會同各部詳加酌議會題蓋
以經遠之謀重於慮始不妨會議周悉今官兵係
隸兵部糧餉係隸戶部船隻器械係隸工部合行
咨會爲此合咨本部請煩查照原
題及咨文內事理希咨見覆以便酌議妥當會
題定奪施行去後續准南京戶部回咨開稱查得水
陸兵營糧餉向係本部支給今操院所募東援未

散官兵八百名又准增二百八十名共祇水陸兩
營六千之數今咨會議糧餉相應准從蓋此一千
八十名者原係水陸兩營[illegible]給兵給餉非有所
增加也咨覆到院又准南京兵部回咨開稱案查
先准舊操院咨送東援奇[illegible]兵八百員名寄名
龍江水營湊足本部原
題六千之數糧餉照新江事例關支應操院分撥
浦口等處防守又准咨開工部新造戰船三十隻
船大兵少需人頗多本部復於水陸營增撥兵士
二百八十名移送操院又准咨稱每船需用巴河

船一隻及一應器械煩爲轉咨造給等因除糧餉
咨行戶部開支器械等項咨行工部成造外照得
戶部之輸糧工部之輸器械以兵屬於本部也今
未送准前因相應會議無非以中外多故聲援告
闕之時錢糧重務慎始慮終籌遠至意耳合照新
江營事例把總等官悉聽本部選補將操院新立
奇兵一千八十名每年仍於春秋二季各官帶領
兵士聽職方司閱視一遍平時操練悉聽操院約
束別無可從旁而牽制也等因咨覆到院又准南
京工部咨送百子佛狼機三眼鎗等銃腰刀開山

等斧工料共用鐵二萬三千七百斤銀五百一十
八兩一錢九分各項到院除委官鳩工開冶製造
完具其本營一應鎗筅火藥旛旗金鼓弓箭等項
皆臣院一一設處措給外今該臣會同南京兵部
尚書陳道亨南京兵部侍郎沈儆炌南京戶部侍
郎于仕廉南京工部尚書張輔之南京工部侍郎
陳長祚會看得
留都乃
龍興之[illegible]首善重地長江天塹南北襟喉無論海內奇
民之所走集姦宄是叢而鹽漕開大利大害故江

防經制綦稱嚴重者以其聲振萬里之威稜以其
實通百川之灌注
高廟鍾簴實式臨之
國初多用艨艟巨艦武士數萬防守江洋後因承平
日久漸次消汰今查操江標下遊兵止一千二百
餘名艫列豆釆石瓜步方二百里以備盜賊勢甚
疎散倘猝有他虞起萑蒲間欲傳檄而召各信地
凌雜之兵雖鞭之長不能及也邇來時事多艱人
心喜亂各處豪舉暴客眈視候便動輒妄談星氣
許稱山君造妖言立社會臣等與同事地方諸臣

百計從薪方撲於姑蘇又告於毘陵其情形有不
欲盡具之筆牘者蓋深慕古人解劍帶犢之意惟
消弭之是務不欲異日居焦爛之功也是以前撫
臣屢經具
題欲復
勑書三千原額而挈附於脊稱今以東援未散之兵湊
足南京兵部
題定水陸兩營六千之數內分一千八十名立爲操
院標下奇兵營官選於兵餉食於戶械庀於工其
他整飭防禦一聽操院便文從事在部非額外之
增添在院獲師中之實用恊心體
國會議僉同庶幾江海無烏驚魚亂之憂而鞏固
陵京於虎踞龍蟠之重也既經咨議妥當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具覆仍行臣等遵奉施行原係新
處新募官兵以重江防以一營務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視文科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八月　　日奏
聖旨兵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為庶宗養盜謀亂黨親連體根踞江湖事發越城
亡命官兵追獲詞多直承據實報
聞仰祈
乾斷以安根本重地事據應天府帶管理刑通判蔣允
彥治中陳豸通判陳鍾衡呈稱該本院批據江寧
縣知縣用有年申詳南京庶宗睿爁等緣繇前事
蒙批據詳睿爁養盜胡五于家而又與陳鼎相結
親種種不經之語皆不道之辭卽妖言窩賊已在

不赦而况謀反有端卽諸宗人亦為鳴鼓之攻它
可知已事關題
請仰應天府理刑官會同江防督捕官覆審通詳該本
官會同江防治中陳豸督捕通判陳鍾衡公閱批
詳先蒙臣憲牌前事內開案照先據常州府知府
曾櫻呈文理刑推官吳𤃬瑞揭帖開稱該府已獲
監生陳鼎相收養盜賊劫掠江洋及與武舉湯之
略等妄因星變謀為不軌共擁南京齊庶人睿爁
為盟主大盜胡五等為爪牙等情到院本犯開風
寄開妻子財物絕城下江該本院行中軍遊擊黃
金臺齎差家丁許應武等追至鎮江睿爁胡五一
併捉獲本院面審畧與府廳揭報相同事係干紀
理合發問仰縣印官卽將見獲事犯研竟証案贓
影取就口詞具詳報院以憑覆審等因并將犯人
胡五朱七等發縣先該江寧縣知縣用有年審據
胡五卽陸明宇吐稱小的原是做強盜的人有南
京齊庶人朱七卽睿爁與小的相識叫小的說我
有親家陳二相公他要做大事你去那裡投見他
做大生意去小的這一起人部村有三四十人下
壩有二十五六人常州有四五十人內有史六陳

元黃承祖金九李麻子卽李廷佐胡起之胡元李
大用陳天才錢文宇等俱是大頭目與小的打劫
共四次先有三次一次劫常州城內吳四官家得
銀物四百餘兩一劫常州城外染房姜家得銀三
百兩一劫奔牛鎮不知名財主人家得銀二百五
十兩俱送陳鼎相號陳二相公家此人原是主謀
要做大事說你們打劫下這東西糴買糧草後來
謀成了大事先將我親家朱七立做天子待事就
卽封你們湯仲木做戶部尚書陳中和做工部尚
書部七做吏部尚書聶貨郎做禮部尚書周二做

操江李明宇做魏國公胡五做都督胡起之做武
操江胡元做中府其實原是陳鼎相口中說的又
稱徐君常胡起之會寫會算又會相面他說相朱
七面方耳大日後必有天子福分因此陳鼎相說
我做這門親家有天子福你們可去各處打劫些
銀兩來相助後面各有官做有魏還一湯仲木嚴
鳳山唐四徐君常時常往居朱七家内或三山街
承恩寺中常與謀事出入往來小的原從正月内
即到常州打劫人至八月初五日常州將陳鼎相
拿在監裡徐君常胡起之與銀子三兩使小的往

南京朱七家買鎗刀器械急急往常州來劫約同
二百同盜人砍倒城門劫出陳鼎相就要劫庫殺
知府起手到高淳縣劫糧次入南京先據舊内扶
立朱七爲太興王是實又審打劫上河大勝關船
載武進縣李縣官事吐稱殺死船戶二人共有二
十三人僱姚貴船跟上打劫原是小的與徐君常
執刀殺的劫溧陽縣史家銀子甚多内有瑪瑙帶
一條徐君常送朱七即窩任朱七家内又銀二十
兩併帶亦與朱七了再審鎗刀器械鳥銃火藥鉛
子俱關在宜興縣地方徐君常假哨船子上再審

供山硃批印劄五百張印係徐君常雕成印信刷
就待事成封與人官的見在陳鼎相處又稱徐君
常胡起之詩畫書寫俱都精通一樁大事俱靠是
他做下來的又審朱七供稱小的吃了陳鼎相親
家虧了他與我自去年十月初十日結親即同徐
君常胡起之說小的面方耳大到有天子福分與
的我死了小的並不曾往常州去他們幹的事與
我何干再詰問你既不造謀逆徐君常差胡五往
南京買器械你就該首到衙門如何使獃子買這
些物件獃子是誰家的家人又如何容叫沈大同

胡五去下常州送器械又稱我親家陳鼎相原有
風言他說熒惑犯南斗天子下殿走又說南京有
眞天子裡小的並無此心原是他們擁戴我器械
原我買送去是實又審胡五供稱南京人王四子
朱得符時常往他家行走只未曾做甚事胡五又
稱小的們雖劫盜許多銀子俱不曾分得止陳鼎
相或與錢二三百文買件衣服穿餘銀俱留着後
面幹大事小的希圖日後做官俱喜歡聽他使用
又審據沈大供稱八月十三日朱七與小的容說
你同胡五部七獃子同去常州地方做生意去至

次日五鼓時候與一大跨箱護書係牛皮做的内
裝柳葉鎗頭三十件鷹嘴斧二把平頭斧二把袱
囊中裝盛大鎗頭五根猷子担送只見沉重亦不
見得内盛甚東西朱七說天明了不便行走分付
快行胡五說早裡不得行至夾崗門外覓一腳驢
馱去至辰時到郎村只見郎村人郎舉郎文郎學
郎科張學李文陳科吳學等共有三十餘人俱將
胡五稱呼陸明宇唧唧咱咱不知說甚的再待一
會上船就將這被囊皮護書内東西取出來小的
纔知道是幹不好事的午後到下壩又有聶貨郎

兒王一賢教書王先生錢振寰何文學李科陳文
宇李忠陳四李和李三學等共有二十五六人迎
任胡五也都叫他陸明宇請在前面拐灣兒棗樹
下唧唧咱咱照舊說客話延到天將黃昏時胡五
仍往郎村郎七家討謀去小的卽在教書王先生
家睡了至次十五日有一大漢陳之和向胡五說
上壩兵要拿你們他只將你們當強盜不知是幹
大事的你快走及到船上有常州胡五名起之差
管家胡元接本京胡五來說徐相公號君常在水
佛寺亭兒候着你等待兵來速去常州救陳鼎相

出監及在水佛寺將前兵器交與徐君常謀說聚
會江陰縣君山關王廟上要往常州府刼獄刼出
陳鼎相就要刼庫殺知府只說衆人到關王廟上
等候及到廟上見無有人又聞得說常州府差出
兵四十名捉拿胡五隨往京寄信與朱七小的粧
病回來了其餘情節俱不知道等情各供吐在官
看得逆宗朱睿爊何物么麽敢為不軌據沈大所
五所供一侍懿親陳鼎相為之主謀再憑策士徐
君常胡起之為之運動先倡異相之說伴動貪夫
故胡五猷子等願効爪牙而李麻子郎七胡元等

二百餘人甘作鷹犬沿江上下呼吸相通刼掠人
財屠毒商船欲以買糧希圖大舉及至露泄擒獲
鼎相乃聽胡五刼獄北圖之信買有軍器寄遺南
應謀犯
留都此其叛逆之罪上通于天矣所幸天地昭鑒
祖宗示靈遂令沈大作眼南北渠魁悉爾就擒洵
社稷之慶而地方之福哉今據胡五沈大并渠親供其
刼盜姓名器械寄所起謀根由一一若畫如此今
將前項口詞逐節申報等因具繇申詳蒙批前因
今該各職會集公所吊取[illegible]胡五沈大到官逐

一隔別細審各供與前情無異看得庶宗睿爁診
叨常祿胡不自愛敢於窩養亡命作逆犯科拨厥
其源皆繇陳鼎相等爲之主謀徐君常等爲之煽
惑而胡五沈大猷子等爲之効力絲索一通擁戴
煩衆遂爾妄念頓生至于江洋肆刼猶曰綠林之
雄也他如種種僭逆之言累累刼金之積意欲何
爲志在不小倘非仗
祖宗之靈撲滅之早其鼎沸于
根本之地可勝道哉睿爁等眞罪通于天矣但人犯
羈于兩地而謀逆事關于
奏題各職不敢擅便等因據此案照先該直隷常州
府知府曾櫻呈詳爲妖言駭衆幸獲渠魁事任本
府理刑廳牒文開稱本月初四日值本府公出江
陰本廳聽審事畢休衙有監生陳鼎相身穿生員
服色自稱生員云有機密事禀見本廳因思此生
近日被外論洶洶傳說謀爲不軌城市盡爲驚惶
府廳正在密訪訐其突來因而喚入詰以何事見
其形神不守言語支離口稱被王道耀挾讎造謗
中傷等情恐無憑據當時給以筆札責令寫出據
開徽商王道耀向與相合本小典因冐父陳鄉官

名色欺詐平民恐招物議于上年六月收還典本
斥不與通耀恨入骨忽于本年六月揑造本家告
示數紙黑夜遣僕天爵同吳思史甫張掛府學門
外及街市通衢更與惡黨多人各鄉傳播誣相不
軌懇天拘審等情據此即喚武進縣儒學教諭田
生蘭到廳將本生交與隨差皂快白玉丁相等當
晚陸續拘到王道耀史甫天爵吳思到官研審天
爵係是稚子供不知有無情繇審王道耀不肯承
認及喚到吳思密審據供告示係鼎相親叔陳廷
簡說是伊兄陳兵部自京師寄回的凑道耀家人
薛祥被陳鼎相收占在家正在訐訟陳廷簡因拿
前示到道耀家說你抄一張這是鎭家之寶因此
道耀有之再隔別另審史甫供吐大畧相同是晚
委首領官往道耀家搜尋無覔次早差役果得之
道耀家亂帙中係大紙楷書硃卷批判開稱兵部
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陳爲嚴行禁約杜絕誆騙事
照得本宅家世寒薄又從學傳遷轉淸苦異常即
今叨冐樞曹其貧益甚豈有竊餘供給遠客月者
嘉湖之變臺省有疏嚴行禁約不許僧房道院容
歇奸細有等無籍子弟借本宅名色以爲職在兵

部法得召募智勇豪俠等人多方招引潛住寺覩
以圖誆騙不但本宅斗米尺布難于設處就令攪
擾本鄉寺院於心何安自後若有前項等人來歷
不明口稱本宅相知即煩各寺院密禀府縣正堂
以憑拏究不須關白本宅謹告下塡硃筆空字後
開天啟三年四月念八日等字據此嚴審王道耀
始供出陳廷簡送來眞情與吳思史甫言賠合急
喚陳廷簡當堂面審含糊不認恐有隱情因密喚
入私衙加以詞色多方俯詢不得已始言小的要
說只怕侄兒害我性命本廳愈加安慰和顏細叩

纔供鼎相同胞兄弟三人長名鼎年次即鼎相季
名鼎祚鼎相素不學好酗酒習非父母兄弟皆惡
其所爲因上年至今春夏間日養外方無籍數十
人在家打拳習棍演習兵書夜聚曉散持械駕船
出沒無常蹤跡詭秘以致隣里側目親族憂惶今
年二月三侄兒鼎祚進京省父備述前情以此兵
部兄發回告示一道嫂沈氏令廷簡解說深喜因
命貼後門上小的與大侄孫又謄寫數道徧貼他
處欲使侄兒警覺改過不料全不收斂六月內有
溧陽縣關提強盜一名正在侄兒家內被捕人拿

去自是形跡漸露又湊熒惑犯斗侄兒大言無忌
遂至遠近人心懼怕即兵部兄也曾有書求本縣
正法侄兒近日思走外方被嫂泊夜亂哭要出首
賊侄兒情慌只得來辯等情老爺要審須喚他家
人蕭武沈裕便知詳細隨准本府差快徐榮等押
到蕭武等送廳併鞫稍加刑法尚未盡吐本廳暫
將陳鼎相收置公所暗地差人密防其餘或保或
舖外因念事關重大必查據的確而後可發連日
同本府各廳時刻詢訪所聞鄉紳士庶大庭幽室
之言如出一口皆云鼎相實係江南北數郡巨竊

收養盜賊無數自稱善知天文地理陣圖符咒等
術且云縱不做皇帝也可做國公又言只在初六
初八等日舉事奇言怪語種種駭人不可殫述繇
是舉國若狂旦暮不惻自聞被收合郡之人無不
擧手加額如獲更生及見本廳懸案未決罔不憂
懼莫必其命因于初六日下午提出再審陳鼎相
經自上前供稱此事也與王道耀無干其間緣故
如今要歸結不得不說了據供鼎相少負才名熟
知兵法嘗對人言如此時世封侯可以立致前年
隨父在京每笑熊王二人作事戲將朝報批評時

有縉紳看見要薦我山海關去又有沈銘縝所薦
都司江以把總四卄來以同來拜我要我統領時
因父親力止我也見得朝廷掣肘做不得事于上
年五月南還遇夏鎭之變僅同家人蕭武各挾器
械武扮歸家人見都驚異說是山海關軍師九月
至南京入黃岳會有二三百人皆同我談兵飲酒
至十月內前把總四十八人因征西不用陸續南
來常到我家眞是奇形怪狀各色人等鼎相因係
故人與談武藝留飯贈路費這事都有的近見妖
星犯斗人都亂猜我說是熒惑星八月某日繞過

度人便說我要謀反我若要謀反前者山海去摧
兵萬人做事反不好又有人要我做登萊贊畫我
便據登萊以叛有何不可倒在這斗大一城糾這
幾個沒用頭的人難道我做這樣沒志氣孩子家
的事言至於此聲色俱厲意氣勃發本廳深訝其
狂妄無知恨未有據也初七早急提武進縣兵房
竊盜抗法事文卷一宗查果係六月內溧陽縣關
文內稱有盜陸汝槐供稱同夥蔣中行唐四趙貴
見窩常州府陳鼎相家等語及查蔣中行果在鼎
相家被快手朱成捉獲解該縣去訖又據鼎相

送來伊父將投武進縣書其中有次男鼎相多所
失教以致放浪之語併密查其前次致縣書至有
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甚矣其無忌憚之句又有少
年輩坐不讀書乞重加懲治又有乞嚴窩保而使
亂賊不得容其奸等語據此則陳廷簡之言宛然
有據而道路喧傳爲不誣矣宜其眞情自露而反
爲王道耀致辯也參看得陳鼎相以白面書生爲
綠林戎首談兵說劍初謬託于終軍之請纓納叛
招亡竟自流爲盜賊之嚆矢恣狂言於舌底幾令
平世瀾翻弄凶器于掌中欲使一方鼎沸國人皆

曰可殺咸思食肉而寢其皮同室以爲難容不惜
養禾而除莠庭闈有清德久已憎其梟聲親族多
名賢弗能愛此很子觀萬情之共憤信三尺之難
原或應律以窩盜之條或應坐以妖言之法若王
道耀吳思等委無重情若蕭武沈裕尚應再讞揔
候裁奪未敢擅專事關重大擬合將審過情節具
繇連人牒解本府煩爲查審親奪施行等因准此
本府隨卽會同通判于元燁杜應期推官吳麟瑞
於府堂再加鞫訊先詰其親叔陳廷簡曰吾侄素
不學姊郎吾兄吾嫂與其胞兄胞弟無不痛心切

齒第理諭不得付之無奈大都仍如其供吐于刑
廳者又有俞四現舘于其家曰吾別無所知只聞
其家常有椌弦鳴鏑習武藝之人又聞其時常出
外或經旬一歸或半月念日一歸踪跡頗奇怪然
後取本犯訊之其鷙驁之氣自命之詞與刑廳原
招一一符合問其何以書生而終日談兵何以闘
闒而結納非常曰吾志在當世非自爲而不知其
飛楊跋扈之意已隱然即在言表至問其溧陽之
大盜何以獲自汝室且曰不知而候收此人問當
事盖本犯不軌之狀本府知之甚早甚久特未敢
之先言者皆半吐半吞又聞其不容於父母兄弟
將來必有悛心姑寛之以聽其自新不意七月末
旬本府正臥病外議洶洶僉云亂在旦夕始不得
已遣陛營哨官王良花應琪踪跡之初意擒其徒
黨一二三人爲問擬張本然後擒本犯不意本月初
一本府病痊出堂索之益急民間議論亦轉加沸
騰於是本府初三日往江陰本犯遂於初四日迫
而自訴刑廳矣初聞其豪雄自任之語已令人縮
頸咋舌及觀其父兵部寄回告示與手書又得其
溧陽指名捉盜一示關更從而博訪薦紳士庶公論

無不快其敗且恨其晩而本犯於是有窓寮矣意
看得陳鼎相矜小有才作大無道捉刀爲俠諺召
一世之雄躍冶不祥妄意萬人之敵不特談兵於
紙上輒敢納叛於家中跋扈異常造言駭衆以弄
兵爲兒戲大傷厥考之心將瞋目以横行殊切通
國之齒青天白日可容魑魅爲人妖狠子野心敢
向毘陵肆荼毒幸天奪其魄乃自投于羅跡其窩
強盜一條已干大辟律以煽妖言二字允正典刑
此獄揉之輿議廉訪甚確成于屢審訊讞允眞但
事關重典本府未敢擅便除王道耀史甫吳思審
係無辜已行發保蕭武等覊舖侯再鞫陳鼎相監
候聽詳擬合申報該臣批據詳陳鼎相收養盜賊
妄談星氣清平之世豈宜有此無將之法所不能
原仰府究招詳道轉奪去後本月初五日一更時
分又據常州知府曾櫻揭稱毘陵自陳鼎相被收
人心雖稍寧貼而聞羽翼尚煩有徒窟穴仝在
留都此亦腹心隱憂也有胡珍胡賢一一盜即毘陵人
實鼎相羽翼多方索之不得總捕廳密擒一盜李
廷佐即胡珍妻弟報稱若輩皆竄匿于
留都朱吳兩家朱曰朱七爺吳曰吳五爺除胡珍胡

訪得消報有大盜十餘名又有識面貌而忘其姓
名者廿餘名揔皆以朱吳爲窩卽李廷佐亦熟往
來其家識其居址今本府已經批付捕快吳榮等
押李廷佐前來緝拏矣但禁城大地寥寥數役未
易措手敢懇密行恊拿等因又據常州府推官吳
麟瑞揭稱陳鼎相事蒙留神徧緝眞地方之幸也
但前者單職所禀報猶多風聞之言據其親僕泰
成供有溧陽湯仲木未知的名幸本府操官綦茂
捕快吳榮等先獲李廷佐作眼到處密拏二十八
日獲于白土境上的名湯之輅與楊八麻子蔣六

楊生官李二張長孫五人同獲身邊血刀匣中兵
書盟簿現存鞫之則言言供吐有據而此輩罪不
容死矣據之輅及楊八麻子等親供因陳鼎相前
年在南京坐監遇見朱七爺相貌不凡結爲親家
欲圖大事遂令徐君常胡珍陸明宇楊玄宇唐玄
宇之輅等爲頭目各處分糾亡命暗令打劫偹錢
糧足而後舉事查天文書熒惑入斗先舉者敗欲
俟其出斗時十月內約各處兵只說往南京領糧
援貴州那時先奪南京此鼎相等之謀也是以一
聞溧陽史氏有黃金千兩刼之弗得一聞李知縣

家眷船回刼之于途亦無所有故做事未成然巳
殺死船戶二人矣職聞此語毛髮欲豎細叩朱七
爺爲何人據云其先係
高皇帝第七子封齊王其後革爲庶人七爺字克正一
字振之的名睿熾能拏五百斤棍大面好相鼻犨似
太祖下頷畧短黃鬍鬚任南京新街口其家開賭遍交
棍徒陸明宇其乾兒子也今常州胡珍及家人胡
賢或者亦在其家除職一面差捕偹緝餘黨外朱
七首謀不軌巳確乎有據念此事關係甚大若不

除之恐遺後患敢密以禀聞或設法密擒或多差
兵壯闗捉其餘黨在家者悉擒與鼎相等面質便
可具繇申憲以候具
題庶大患早除
宗社鞏固矣臣隨密差家丁前去拘拏緣是日早先有
常州徒黨報信本犯便將妻子財物寄開初六日
五更逃躲武生朱子潤家是夜二更時分同胡玉
從清涼門越城跳出臣隨切責中軍遊擊黃金臺
該本官懸賞責令家丁楊汝萃等分頭跡捕彼夜
隨獲沈大供稱胡五等跳城是渠送去郎差許應

武馬承祖等二十七名押本犯審顧民船赶至鎮
江拋方睿爐胡五三并捉獲于初十日酉時到院
隨該臣面審與該府廳揭報無異隨委江寧縣知
縣當夜審訊前項口詞在案隨據齊大分宗長慶
棟等帶領合宗睿爛慶棐慶楦睿爐睿烘睿㸋睿
灼睿烶睿煔睿炓睿燧睿煇睿燑睿熧睿炤睿燫
睿熇睿炳睿爍睿焜睿炷睿焇睿爖睿焯睿焆睿
爔睿煨睿炮睿熕睿炆睿燁知堿知壚知塬知拙
知堋知塏知墶知墫知壏知墳知墩知垧知坟知
燑知城知墉知墶知垠知埌知埘知埛知埏知墩

知垳知岧睿燈睿炣睿烇睿爛睿炆寶鐵寶錯寶
錸寶鈘寶鉠寶鏈寶鋒尚奇睿熿揭爲懇恩電燭
順逆俯賜分別以救善良事棟等敝族恪守
祖訓毋競競禮法懼少隕越以貽先王玷豈料睿爐兇
逆性成不孝於祖不畏於天棟等平日但見其比
凋市井無賴開賭騙人羞與爲伍所以合族于萬
曆二十六年朋曾公舉各部院送至家廟墩鎖法
司拳案可據冀其小懲大戒詎意今日悖逆遂至
於此棟等合族惶懼惴惴不寧伏念寒家宗支蕃
衍太家自立門戶其間或有族遠於爐不相聞問

或緣鄙爐爲人不接話言況事屬異變爐卽包藏
禍心寧肯向人傾吐如仁臺鑑空衡平自是法加
正犯不忍累及無辜但事體重大誠恐變生意外
若不預先哀懇仁天作主臨時雖有百喙難分皁
白等情又據二分宗長睿爛三分宗長慶棐帶領
合宗慶樾慶桴睿㷇知度知埰知塎知塡可濵慶
楨慶榕慶梔慶椴睿爀睿燿睿烶睿烐睿炫睿熚
睿烍睿炬睿熤睿熧睿炆睿炊睿熉知堈知垘知
垃知埫知坮知埼知堺知堒知坩知垥知坪寶鏘
揭稱合中下情俯求洞鑒以安宗衆事身等忝

勅南京居住支析三分業經八世合族遵守
祖訓罔敢非爲迄今二百七十餘年無異不幸禍生大
分族人睿爐賦性兇強從來暴戾目不知書心能
造業只專在家開張賭博在外聚結流兇搭臺做
戲科歛霸娼爲妾宣淫舉族不齒槩宗側目誅亡
賴不類之人也卽大分宗長戒懲無奈下愚不改
二分三分徒恒切隱憂不敢越俎詎意聯姻
常州賊首非爲伏乞軫念無辜伏賜寬豁等情據
此臣當查審果係無干諭令安心罪不連及各宗
踴躍而去又通行告示五城曉諭軍民人等遵賞

王名審案巳定並無忌違俱各安心生理不許兵
番捕快妄拏市肆貼然隨牌行常州府嚴拏餘黨
并差兵押沈大前往宜興高淳地方取起兵器并
拏首惡徐君常等外臣又查得陳鼎相原供有黃
岳會諸人名目湯之轄又係該會應天府會首取
有刻本姓名與逆犯所供姓名除湯之轄外餘皆
不與遂牌行寧國太平等府通行告示爲禁止私
會以消亂萌以安良善事照得四民各有生業三
尺例禁奇衺邇因遼左兵興召募之檄四出閭里
一二豪舉或氣激於忠義或熱中於功名約聚平

日相知歃盟立會而輕譟喜事之徒剽竊壬道妄
言星氣剿襲孫吳羣然附之人衆心多始焉仁命
犯罪之奸借之爲逋逃漫假不已而盜賊依阻其
中轉相流播訛言煩興漸有不道之狀若湖州之
圖王會蘇州之勤王會泉州之一錢會今皆破壞
其馬文元葉朗生等身首異處豈不哀哉邇來黃
岳會又嘖嘖道路備查所刻書冊有按院牌文鄉
紳序語自是忠義名目內中人才亦有堪資世用
者如常州陳鼎相敗露辭連湯之轄即應天府之
會首也使之轄果忠義之徒定當挺身自白何乃

偕衆脫逃潛至茅山白土地方拏獲搜有血刃兵
書等物意欲何爲清平之世法重無將宋時梁山
泊何嘗不是忠義堂之人則此會之急當解散不
待智者而決矣語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聚至三
百餘人豈得無不肖淆雜假如再有湯之轄等爲
敗類詞連會中之人則身家門族之禍豈不寒心
爲此仰道官吏通行各府凡稱黃岳會中之人准
令父兄保領高者讀文課武卑者耕田鑿井果有
奇才不妨府縣薦汲毋得通同黨與收養盜賊其
有如湯之轄者責令互相覺察送官剖白以免連

逮庶幾不失忠義之意稍存豪舉之名若徒大言
不慙浮游浪蕩結黨標榜終蒙大戮毋謂本院申
敎之不豫也該會諸人俱亦安輯無異本月十三
日又據常州府印送該府總捕通判杜應期揭稱
爲妖言駭衆幸獲渠魁事准本府移會該本府理
刑廳牒解巨窩陳鼎相緣繇前事到府審報間隨
准移會到廳即差捕快吳榮周奉蘇玄等同陸營
操官曹茂戴應春等密緝盜夥李廷佐前來供吐
各犯姓名在案當令各役押同廷佐前去到處認
拿前月二十九日據吳榮等禀稱於二十八日在

句容縣白土橋地方拏獲戎首湯之軺即湯仲木
楊八麻子即楊維禎及同黨李三楊孫官蔣六張
長孫共六名隨身獲有長刀六把短刀三把上有
血痕又招兵假印空頭劄付三張護書一箇內有
諛兵書札及陳鼎相交與之軺空白招兵簿子一
本內用自民管樂四字小圖書鈐記一百顆在上
及巾箱巾服等物獲解到廳逐名細審之軺供係
溧陽人曾中武舉楊維禎泰興人俱親口供稱陳
鼎相前年在南京坐監遇見朱七爺係國初齊王
後裔今爲庶人恣相貌不凡鼎相因將已女許與七

爺次子爲妻原爲謀王共圖大事先糾宜興人徐
君常即徐克壯常州人胡珍即胡器之胡珍家人
胡賢史六郎即史明理南京人陸明宇即朱七爺
乾兒子泰興人唐玄宇即唐九楊玄宇及之軺維
禎等爲頭目四散分糾亡命打刼財物預備錢糧
又令胡珍等聘奔牛知天文地理二人魯金門爲
軍師又糾泰興人楊起南楊起華楊文煥楊元品
即楊卓吾楊耀宇周三即蔣保戴演陳二周思泉
即周楷周順海張蘅即李春生即李錦亭李華元
唐三謝八張承照陳廷衡慧光和尚高淳縣東壩

人魏必相即魏照謙魏光宇魏老哥舒崇恩芮以
德芮範陳以和王再統王再序等爲將軍大將守
備把總哨官各不等名色各招聚小兵百十人陳
鼎相又查天文書太白星不宜亮熒惑入斗妖亂
但先發者爲賊須候熒惑出斗及錢糧足時然後
舉事約在十月間只說招兵往援川貴各兵至南
京領糧先奪南京因此先訪得溧陽史官家有英
金千兩令史官家人王成爲內應胡珍胡賢徐君
常李廷佐等在外飛賊陸明宇進去不得金子止
盜得紫檀竹絲鑲茶鍾瑪瑙帶珠包頭女珠[illegible]帽

銀冠紬衣等物今瑪瑙帶現在七爺家餘贓與陳
鼎相因不得史家金子又訪知武進李知縣家[illegible]
回江西疑有物件計圖刼得此項便好舉事鼎相
主謀令徐君常陸明宇胡珍胡賢楊維禎爲首糾
合現獲蔣六李三楊孫官李廷佐及未獲叢才周
二周三韓三唐四奚勝即奚麻子王雙橋豐六郎
即豐麻子劉愛江印少川陳雙槐葉翠林趙老兒
喬少溪張承照楊長孫共二十五人于七月十四
日鼎相發銀五兩三錢只說四川及要僱船工水
手到湖廣打船僱騙湖廣船戶姚貴裝載各盜到

南京是徐君常陸明宇將船上撐夫老劉老王二
人殺死姚貴棄船逃走各盜乘船打刼李知縣船
上止得匣內銀七兩六錢及衣被等物朱七錢[illegible]
說肝腸費盡止得一空囊等語湯之幹又供八月
初八日尚在陳鼎相家因見鼎相收監次日始同
楊八麻子逃往高淳東壩因見高淳事發又逃往
句容被獲等語除將現獲各犯研審摘取口[illegible]在
卷監候外係干江洋大盜謀爲不軌事理合行牌
報爲此備繇連人解本府煩爲審奪施行隨該本
府知府曾櫻印送該廳揭帖到臣臣復牌行應天

府理刑等官備將審過前項口詞緣由通詳合干
衙門臣亦變行備各道行知會外今該臣會同南
京內守備太監石光協同守備太監孫進南京守
備掌中府事懷遠侯常胤緒協同守備掌後府事
東寧伯焦夢熊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南京署禮
部事工部侍郎陳長祚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周
起元南京禮科給事中楊[illegible]署南京兵科工科
給事中徐憲卿巡視京營南京吏科給事中姜習
孔巡視京營監察御史[illegible]掌河南道監察御
史趙應期巡按蘇松監察御史潘士良巡視上江

監察御史游鳳翔巡視下江監察御史譚鍇會看
得大江之間五湖之南其人輕心好作亂自古記
之屬以東事告急
廷議遣官持赤白囊徵天下兵草澤之雄甚微淺者
應募沉悍而深鷙者匿影觀望持兩端比歲山東
妖賊薄彭城
南都大震亦稍稍征繕敝賦而江南北之奸闚罪會
冶城于是陳鼎相遂以其女許婚齊庶人睿熾子
鼎相自負能爲兵法候星氣日夜聚收江南北盜
賊及有罪亡者治器械積金錢妄作妖言推戴睿

熾以其爲齊王苗裔足以聳動天下又以其身長
七尺腰大五尺輕財博塞可以樹眾藏活死士胡
五郎陸明宇號爲飛將武舉湯之幹故宵官胡禎
等爲羽翼推步星曆見六七月間火星貫斗魁五
十日不退含邪謀益急頻部署兵所從入睨視
南都幸鼎相奸發于其父之告示與其母叔兄弟章
之摘發先行就縶乃胡禎等寮遣胡五買兵器于
南都睿熾手自封識遣沈大猷子遞送聚黨太湖謀
攻牢繫取鼎相行有定日會大索之信至蕩蕩都
城輒爲樓季之跳矣臣等于時當食而歎謂此犯

一逸孟河大湖之賊必假借其名目東南禍難正
未歇也不觀古之詐稱子輿及楚將項燕者乎幸
高廟鍾虡式靈吏士用命踰日擒于江滸入城之時罷
肆聚觀其宗人慶棟等亦率其宗屬二百餘人僉
名署押聲言其惡然以臣等視之固一騃豎子也
徒以其血肉之昂藏托在屬籍爲數妄男子所熒
惑一至于此隨下郡縣雜治詳驗頗明白而兩郡
所搜書節印圖與盜賊所賂遺衣帶亦頗有狀臣
等即欲求其生豈可得哉考漢事孝文六年淮南
厲王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之子奇

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孝景元年彗星見淮南
王安以爲天下當有變諸游士爲方畧者妄作妖
言諂諛王謀不道竟皆大敗事頗相類是可爲今
日公子王孫殷監海內愚妄之徒不當憬然悟耶
聖明在御遠過文景臣等甚不欲輕言反事此獄初起
之際擬以窩盜妖言律付吏案言行誅足矣今若
此則又安敢不暴章其辠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爲邪僻倍畔之意然事案尚在兩郡未經
會問收縛逮未齊除一面行各郡縣應跡捕者
跡捕應解散者解散應安輯者安輯今止據見在
情形及各官呈揭各犯供詞據實報
聞恭候
勑下法司覆勘如止于窩藏強盜僞造妖言則不得深
故重比若誅反証案辠具自有春秋無將之義在
臣等何敢預定旣經會看明白相應具
題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天啟三年九月　　日
奉
聖旨法司便看了來說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恭報亂黨次第收案事本月二十四日據應天
府江寧縣爲緊急軍情事奉臣憲牌前事內開據
標下家丁許應武等稟稱奉欽軍令前往高淳常
州宜興等處捉獲貨郎陳之和王先生徐君常胡
五胡元等於本月十三日至下壩地方捉獲王二希
孟芮善戍帶至高淳縣交付縣堂轉解外身星驟
奔至宜興於十五日夜二更時分挨至南門外地
湫巷前港口找認哨船的確急上船搜尋有徐君

常左手持鎗右手持斧迸出哨船相持乘勢赴水
而逃身等急分人追赶當被擒獲有胡五胡元二
人在船各執短鎗相拒不時亦被擒拏所獲假哨
船一隻船內搜出線鎗二根長鎗四根斧子一把
挠鈎一把小鑼一面大圖書二顆印色一盒招兵
印劄付一張觧手刀一把鴈尾刀一把小刺刀一
把剃頭刀一把當票八十張玉洞金書一本抄寫
詩簡一本被囊一件夾被一床蚊帳一頂護書一
箇見在呈解據此合行發問爲此仰江寧縣印官
即將發來各犯與沈大朱錦猷于樊經郭朝等同

先發睿爁陛明宇貨郎等研審情繇具詳以便
題報只據見在人犯對証不得聽其冊供他人名姓
以杜牽累等因蒙此隨該本縣知縣田有年遵依
提出徐君常等并取胡五等各犯到官逐一研審
得徐君常吐稱小的丁巳年出關平日會寫董字
又會畫會相面筭命先年間跟隨榆林總兵李光
榮曾到榆林宣大山海與遼左原知各邊兵情形
因見遼瀋廣寧被達賊殘破國家多事我們想起
宋南渡事定是有的了纔生妄念小的去年還不
認的朱七俱是湯之軺他先與本京朱德符即朱

錦是武生素與朱七交往他們向小的并陳鼎相
寄書來說我雲游四方訪尋海內沒有豪傑只見
南京新街口有一宗室朱七名睿爁相貌奇異真
是英雄但有所羈不便接他下來莫若你們上南
京會他一會便知端的小的得了這信隨與陳鼎
相於去年九月初間來京拜見睿爁果是奇異即
有結交意思還未起謀至十月內小的同湯之軺
周文郁并徽州人陳懷寶謀說作成陳鼎相與睿
爁結了姻親就中好做大事來往會飲常稱睿鑑
或老屯或七爺看你這相兩耳雙龍入海鼻準伏

犀貫頂鳳眼龍鬚手掌五嶽朝天有絕貴福分我
們就扶你爲主龍睿𤏲聽說甚是笑悅小的又向
睿𤏲同衆人說其餘的事我也不知若是反間我
最是通曉因此辭過小的下常州在陳鼎相家飲
食喫的是他的或與舊哨官胡器之卽胡珍等談
說要做這事須招納些兵方纔做得湯之幹就說
這事在我如到各處見了壯大漢子卽說如今陳
兵部在家招軍要往山海關去每人先與安家銀
二十兩以此窮百姓誰不想這銀子其寔東壩這
些人都喫了湯之幹與小的們的虧了今年正月

五月內小的又來南京兩次卽與睿𤏲畫了行樂
圖他是王子家好奉承小的說你這相眞是箇帝
王模樣睿𤏲亦喜在心小的卽在常州見陳鼎相
謀說這機會不可失了鼎相說我船上見養着周
二李廷佐胡五等二十五八逐日喫費我銀子約
有十六七兩必須大家去打刼人家些東西來用
用周二胡五胡珍并伊管家胡元小的們你先打
刼了常州城內吳四官家銀兩衣服有八九十兩
銀子衆人分用其衣服俱胡五胡珍與小的陸續
拏向彼處當與人得錢用費又刼盜常州城外姜

家并奔牛鎮不知名姓財主六家銀子或打刼或
賠盜出俱送在陳鼎相家內又打刼溧陽史家是
實同他家人蔣念眞因伊史主人赶出後投陳鼎
相爲家人改名汪眞同他去的刼出銀子衣服衆
人俱都分了內有瑪瑙帶一條留送睿𤏲比陳鼎
相又恨武進縣李知縣聞知他做謀逆大事將帶
褻衣小帽私行出來踏訪因此鼎相仇恨遂向小
的與胡珍胡五湯之幹胡元等說李知縣如何緝
訪我的事件他有許多家當今又聞得僱船載棺
柩回家必有帶去東西你們同我親去打刼但一

則洩忿一則濟大事於七月內小的與陳鼎相共
聚二十八人有泰興強盜水賊周二等二十三人
俱到鎮江僱姚貴船行到上河是日大風胡五同
周二說放鳥銃胡珍稱說我曾做過哨官鳥銃輕
易放不得的況此處有兵船不便行事胡五周二
李廷佐遂上李縣官船上打劫只見棺材兩箇家
人守着無甚東西家人跳下水去蘆洲內躲避衆
人於船內止搜出跨箱一箇內有銀七兩八錢恐
怕自僱船上人多口說露遂將一箇船家用刀砍
下水了稍時兵船到來衆人俱氽入水中衣服俱

濕其餘各散訖小的同胡五李廷佐并溧陽人唐四俱來睿爁家將原打劫史家瑪瑙帶一條送與睿爁住了二日每人送錢二百文打發小的們仍下常州不料陳鼎相與他三弟有仇他弟寫書與父廷策說他幹這不好的事恐怕貽累滿門其父得信有書在府廳上講鼎相愈恨愈堅被他叔打罵攻訐將鼎相捉在監裏小的與胡五等說知出鼎相來方好趁此機會舉動大事其貫餘分家亡命人在君山廟都是實事原想劫陳鼎相出來又要劫庫搶犯高淳隨上南京原有此聲口原有此妄念因見常州差兵要拏又見君山廟上無人小的們謀不成了只得寢其事器械沒用處了將船灣在僻處見有兵來拏原都投在水裏小的們欺了天了起初原要做大事希圖富貴借睿爁名容易搖動人心如山海不穩就扶立他為王當初陳鼎相也有些眼力他說睿爁相貌雖好只肉盛些再審君常與胡珍等吐稱原是陳鼎相口中說的那有寔跡及審印信事說有雕下的徐君常說鼎相將劄付與胡珍只說他父在兵部有印小的不得知道又審胡珍吐稱小的原是蕭兵道舊哨

官因為官事問徒在家閑住被陳鼎相湯之輅徐君常向小的說南京有箇奇人堪濟大事同去拜了睿爁會飲幾次連年東事不寧又被湯之輅徐君常等他說我先生有部書內云熒惑犯南斗天子下殿走新近又說星往月裏過天下城池破七月內原因星變以此原有妄念至打劫李縣官殺水手事原是徐君常胡五小的只跟下為縱不曾下手再審家人胡元亦招跟隨往君山并上新河去的只未殺人是實再審胡珍等供稱謀劫獄的事小的們與徐君常湯之輅胡五等因受陳鼎相的恩愛又見大事未成希圖買此鎗斧約同二四夥劫獄出來就往北搶高淳縣原有此計議因為念六日君山廟上無人胡五與小的等五人先上來又有聶貨郎即芮善誠等八人於念七日到君山廟亦見無人隨行各散聞得睿爁在京事發小的隨同徐君常并家人胡元亦帶有小銅鑼一面解手刀一把撓鉤一把兵船拿獲小的與徐君常胡元執鎗拒捕是的又審芮善誠吐稱湯之輅時常過下壩歇小的家內他說你這麼壯大漢子只做賣豆腐生理可跟我到常州陳公孫處投兵到

君山廟聚齊先與你安家銀子二千兩做椿大事
富貴有了將小的與王廣戴統魏如晉黃欽上席
纔并不知名姓徽州二人原係王廣叫來的連我
共八人俱是頭目先承湯之轄徐君常寫帖來約
說我們下邊約會有二三千人此時先約四十七
人見在君山廟等候你們可於二十日動身二十
六日同到聚議先刼了常州獄救出陳鼎相再刼
庫卽往蛇山借幾萬兵要往南京來成大事小的
們在下墻看見胡五就叫他陸明宇來了因暗問
說下邊人已齊你可前去我們後面就來及船搖

在君山廟也有二百里沒有一人因此四散再審
王先生卽王熙孟可曾與謀否初供不知情及喚
沈大供稱他有前房二間内善誘與王熙孟同任
共是一門出入王熙孟在另一箇拐門内教書看
見胡五問說下邊有多少人胡五說有二三百人
王熙孟又暗將指頭兒搭了箇十字說有這些人
麽胡五擺頭將手五指伸出止我五人去今有差
兵將王熙孟拏獲隨於伊家搜獲鐵馬鈘二把到
官又審獃子卽邵二供稱朱德符卽朱錦平日是
箇武生常在家王睿燈家内談天論地有之就是

王回子亦來同飲酒的九月初五日胡五從常州
回來將常州拏住陳鼎相監禁消息報與睿燈得
知彼時睿燈還不知道招下他有無後因常州差
人來京投遞公文要拏睿燈來差傳與小的隨報
睿燈說知比伊慌了遂同胡五俱走到朱錦家内
藏躲及審胡五供稱小的同睿燈走到朱錦家内
初間朱錦不在後自外至他說這椿大事我家知
何藏得你們二人隨將老米飯炒姜豆與睿燈同
小的喫了朱錦又與銀四分做盤費放小的同睿
燈從他後門去了是實又審王回子卽王應學吐

稱小的是賣雞經紀素常賭博平日與睿燈交往
伊見小的是箇粗漢遂與相好睿燈又好鬭雞賭
博小的常將好雄雞拏來送伊賭鬭贏人錢財謀
逆小的原不知道再審邵二吐稱小的家王睿燈
原同徐君常湯之轄本京朱錦王回子等常到王
家謀議講說常州有二三百人要謀大事小的係
家人只是聽着共買鎗頭原將胡五從常州發來
銀止是三兩在巷口李士雲處換錢二千二百文
買柳葉鎗頭每箇價錢三十四五文線鎗頭每箇
價錢五十五六文斧子每把錢一百文買到朱七

家裝入口袋内交王放在家裏纔吽沈大與胡五
裝入皮護書内與被囊裏次日着小的擔送出夾
岡門他僱驢駝去及審家中再無甚人來往只有
徐君常湯之輅并本京朱錦王回子等往來走覺
又審趙旗吽稱這都是小的家主幹的事在前沒
有謀逆事只是同人賭博自從與朱錦相處因而
勾引徐君常湯之輅等來家講論再問睿爐家中
還做有甚器械又稱不曾做甚只是八月内同胡
五拏銀子來買些鎗斧下常州幹事是實再提睿
爐與徐君常胡珍等面質睿爐說道你們下邊幹

事的如何拖累我徐君常胡珍胡五等同口說七
爺再不消辯了我們在你家裏來往喫你的飲食
受你恩愛原爲你這相貌奇偉曾奉承你這話你
甚歡喜我們做強盜在你家窩藏你豈不知道扶
立你做箇泰興王你可曾否歡喜就是胡五買這
鎗斧器械原是你明明使管家邵二買的送出門
外你說不知下邊做事你不知道却不是昧心了
事在此間你認了罷睿爐俛首亦無言詞又審樊
經原在睿爐住居新街口地方當總甲郭朝亦在
本方居住平日爲盜與胡五打刼賍來無處囤放

窩隱睿爐家内樊經不行出首睿爐亦時常庇護
樊經郭朝因此胡五郭朝感恩但有打刼賍物亦
窩囤樊經家内當賣銀錢用費一向未犯今年正
月初三日夜胡五同郭朝偷盜吳内官衣物出外
當被巡邏官軍止將郭朝捉獲胡五跑走次日巡
軍將郭朝帶稟巡視察院劉御史處批發東城林
兵馬審明擬徒招詳下江批發平望驛擺站訖後
有中城弓兵陳奉訪知樊經專一窩囤胡五賍物
具告操院案下批行林兵馬追要胡五不出遂將
樊經問擬竊盜窩主徒罪招詳批發工部做工今

細審胡五供稱小的與郭朝打刼賍來交的窩藏
朱七樊經家内是實再審胡五沈大可曾與知刼
獄否胡五稱說沈大亦是賭博人因輸的赤身無
絲向七爺借錢三四百文因沒錢還他隨令邵二
吽他來一同下常州去原是睿爐使邵二吽來與
我同去小的亦與了他四錢銀子贖出青布直裰
一件穿在身上分明是招納他做大事去又據沈
大供稱小的往江陰君山廟去原是同船五人徐
君常胡五胡珍胡元同小的是一船又有芮善誠
等一船八人湯之輅等先前約有四十七人東壩

有二十人其二十七人俱陳鼎相招養泰與水賊
簡說打刼米二船俱到君山廟一同赶常州府刼
出陳鼎相就要刼庫等情各供吐在官看得睿爁
不軌一獄甲縣前審止據胡五沈大所供竊意溏
肅世宙當未必有犯上無等如諸逆者今細訊徐
君常胡珍等之吐則其與陳鼎相湯之輅輩睹東
事而生心遂屬意於睿爁皆其所慮諸衷而發之
口者卽大江五湖之間走死地如鶩之人多所號
招而畜養之妄言星變搖惑衆心刼掠貲財欲行
不軌種種俱有成說已所幸方畧未定語以泄敗

遂至毘陵建業之渠魁悉爾成擒不然恐江南隨
從之蹂躪政未有歇也君常胡珍等之罪惡可勝
誅哉至睿爁者自恃血肉之昻藏覬倖今古之變
局雖崇奉擁戴者原出徐君常陳鼎相湯之輅諸
惡浪口大言而窩藏盜賍受寄寶帶者誰為巢穴
主使家僕買送鎗斧以南下者又意欲何為此番
想頭若止刼獄刼庫已也則干犯城池悖逆不道
亦不容盡載云其胡五胡元蔭善誠王熈孟與未
到王廣周二等甘心赴逆以効鷹犬邵二趙旗與
朱錦王應學等希覬後効樂為奔走今審口詞歷

歷有針線者也甲縣先為隔審復再為合審其細
微曲折諸口詞俱不爽若此至于彤盜之郭朝卷
與胡五同刼窩賍之樊經審與睿爁鄰附雖出侍
外亦係奸黨相應并案等因到院據此案照先據
整飭常鎮兵備副使楊弘備呈為奸黨聚衆謀叛
元兇驕首就擒逆跡既真供吐既確事本年九月
十六日據常州府申蒙本道批發本府申詳兇人
陳鼎相窩逆緣繇蒙批陳鼎相生為妖孽病人非
魔敢倡亂言公窩盜黨據詳父書权處已悉情形
卽其自供亦見跋扈至於事急投刎幾於于人所

指而甩為之潛僻耳仰府嚴究確招報仍候院詳
行繳遵行究審具招間蒙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
京都察院熊都御史憲牌為庶宗養盜謀亂黨親
逆體根踞江湖事發越獄亡命官兵追獲直承事
案照先據常州府呈文理刑吳推官抄帖開稱該
府已獲監生陳鼎相收養盜賊刼掠江洋及與武
舉湯之輅等妄因星變謀為不軌共擁南京齊庶
人睿爁為盟主大盜胡五等為爪牙等情到院本
犯風聞奇開妻子財物絕城下江該本院行中軍
遊擊黃金臺密差家丁許應武等追至鎮江睿爁

胡五六併捉獲本院面審略與該府廳揭報相同
事係干紀理合具[illegible]
題緣南都事體應與守備參贊衙門會同且係宗室
應行該宗體勘黨與甚多道路往來恐有疎虞除
將本犯發應天府縣官鞫審明確通詳各院會案
外而端縣常州府拏獲陳鼎相一起擬合就行爲
此仰府掌印官會同理刑官即將見獲陳鼎相事
犯窮究證案明確具詳以憑會
題施行牌發到府蒙此該本府遵依會同理刑吳推
官提出一干人犯當堂研審竟日據楊八麻子供

稱係泰興人的名楊維禎天啟元年游兵院招兵
募爲把總不用發回在家一年本年五月有族兄
楊玄宇與徐君常胡器之唐玄宇四人來說陳鼎
相父爲兵部要募家丁本月十六日與同張九郎
來到天寧寺後房有周蔣保即周二先在彼陳鼎
相來寺相會徐君常等要我行跪禮薦作把總陳
鼎相說只好做哨官令管二十五人送盤費二錢
回江北招兵七月初九徐君常等約至鎭江相會
打劫李知縣因我在船唱曲徐君常要殺我到南
京止新河陸明宇徐君常殺死船夫二人打劫李

船七月念九夜到陳鼎相家贈我羅衣[illegible][illegible]穿
在身八月初三鼎相令隨湯之輅同往高淳東壩
初九日在東壩聞鼎相被拏後又聞溧陽拏湯之
輅家屬隨同衆人逃往句容被公差捉獲等語據
湯之輅供稱係溧陽人曾中武舉上年五月在南
京遇朱七爺留家喫茶時有堪輿金三爺在彼有
墳之輅亦識風水即同三爺看牛首山下墳次日
七爺到承恩寺回拜送銀五錢問比紫金山風[illegible]
陵何如九月內陳鼎相亦到南京同寓承恩寺人
慕陳公子名去拜他都送銀子衣服之輅也去拜

送銀五錢米二斗客中極感他時鼎相帶有徐君
常唐玄宇等在彼七爺携酒共飲一晚後鼎相說
伊父在兵部要募兵之輅遂同鼎相十月盡到常
州寓太平寺見六七人在彼形容可畏因獨寓玄
妙觀蔣碧霞怪不肯同住就要殺我陳鼎相叫小
厮蔡成送錢五百文做盤費回家今年四月何天
玉因徐君常騙飼銀一百兩訐告江院徐君常逃
躱致累之輅六月內因來常州尋他在本府南門
胡器之家遇見遂同君常到陳家鼎相與我空頭
劄付五張令我募兵說安家銀多則十二兩少則

八兩七月念九再見陳鼎相有唐玄宇等俱在其
家鼎相說目今夏令金星不宜太亮且熒惑犯斗
天下將亂九十月間非遼東則貴州必動大抵又
是宋家故事了我親家係
太祖七世孫那時就中取事題目極正今留守
孝陵天未必無意江南必是齊王的但江北人要在泰
興起手說進可以戰退可以入海我親家要在南
京起手說得了南京江南傳檄可定還要到南京
見七爺之略說無錢粮器械奈何鼎相說器械着
他各人造一把便有了錢粮到那時自有你只管

去募因與空白圖書簿子一本之略同來高淳四
人見遍街人說鼎相謀反因同楊八麻子去關聖
廟卜籤不利初三日往高淳東壩初九日胡珍徐
君常也到說事壞了壩上人慌去首官巡捕典史
差快手來查帶去銷票常州有船來說打劫李知
縣事露又聞溧陽事發之略等共欲逃生至白土
被獲等語又據蔣六楊生官李二俱供係泰興人
被楊八麻子招來做家丁同打劫李知縣是廷張
長孫供稱為之略等背包等語又據慧光和尚供
稱原係武進縣西清觀音堂僧三十二年往南海

四十八年至宜興崇寶寺今年肩茶到陳公子家
公子要我招些好漢又問宜興何處可以屯兵我
說張公洞邊天妃宮倒塌基地平正原是張郎遺
基可屯人馬五月初八鼎相史六等同徐春上中
地形又問去太湖幾十里回說有二十里又要我
尋雷擊棗木置辦令牌等語據各犯供吐前情明
白在案該知府曾櫻會同推官吳麟瑞再三研鞫
得陳鼎相固兵曹公子亦太學諸生也乃敢包藏
禍心竊窺神器號召死黨刼聚資財擁戴庶宗妄
占天象幾令東南半壁為割據之山河百萬生靈
塗肝腦于鋒鏑豈意滿平之世界有此叛逆之元
兇此其肉豈足食哉向者道路喧傳聲勢已久猶
未能遽廉其蹤跡而何幸自投於網羅初覩其猖
眉怒目抵掌擁談而得其什二三矣再質之親叔
口供伊父手札而得其什四五矣終焉査其窩盜
巻蹤而爽然有據謂即此可以誅元惡而靖地方
其他且勿深論耳迨家人蕭武有胡器之之供名
童子秦戍露湯仲木於口吻未幾捕廳捉獲李廷
佐又孫廷佐而獲湯仲木楊維禎蔣六等多人又
得其刼雪市港刼溧陽刼李知縣各情狀殺人血

刎現存招兵簿劄併獲然後知鼎相之謀眞叵測
而罪不勝誅也今據各犯口供則隱然踞
留都而思問鼎者負嵎之齊庶人也儼然聚甲兵而
圖佐命者發縱之陳鼎相也羣然效逆謀而竊弄
潢池者妖黨之徐克壯胡器之陸明宇唐玄宇楊
玄宇楊維禎胡賢史六等是也爲之察天文者魯
金門也爲之擇地利者僧慧光也江北之嘯聚成
羣畿南之根本欲動鄭供吐尚有未盡不已令人
髮指冠而舌桎齶哉幸天不惠姦元謀既獲於毘
陵孽庶旋擒於白下而湯之輅等諸兇亦稍稍就
縛戎首既除姦謀已寢丼仰徼
宗社之靈何以有此查現獲各犯除陳鼎相應處極刑
若湯之輅楊八麻子蔣六李廷佐楊孫官李二慧
光史六八名同謀叵眞劫殺有據均應議辟者也
其蕭武沈玉張長孫雖皆逆黨未有確供或從遣
配以鼎一面其他未獲之胡珍徐克壯魯金門唐
玄宇楊玄宇胡賢等皆係窮兇巨憝不可久容漏
網至於此輩平日所交或意氣相投或豪舉自命
未可槩曰匪人尚有各犯面吐多名恐無知悞陷
恐鋭自株連亦姑置之勿問蓋脅從罔治不惟安

反側之心而面目可更亦以恢
聖明之網事關題
請未敢擅專具繇呈請轉達等因申覆到道據此看得
何物陳鼎相身遊胄監父列樞曹潛蓄異謀妄圖
大舉結宗人爲姻婭糾亡命以招搖抵掌談兵無
將罔忌江南士民已嘖嘖疑其叵測嗣而父書叔
口至親不諱亦漸證其逆情至於家人蕭武泰成
之供惡黨李廷佐湯之輅楊維禎蔣六等之供慧
光和尚之供刼財有雪市港吳家之五百金也溧
陽史家之鍾飾珠冠瑪瑙帶等也李知縣船上之
銀衣等也殺命有慮泄之夥蔣四也有鎮江船夫
之老劉老王也予人以官有假印兵部之劄付也
募人招兵有空白簿子自比管樂之圖書百顆也
問器械諭以每人各備一把問錢糧諭以那時自
有即非除非峙儼然各處之武庫左藏盡在掌中
矣熒惑犯斗天下將亂誰決宋家之故事我親家
七葉大濱趣目極正江北人要在泰興起手進退
可圖得了南京江南傳檄可定是豈人所敢言歟
即牛首山之問氣可比
孝陵鳳陵自有庶宗在而宜興山中之地形太湖相去

之幾許又誰問之而欲得其屯兵屯船之與區乎
逆謀大露逆節頓生鼎相之意以爲得附睿𤈦之
飛鱗不失分茅之世爵嗟乎
二祖
十宗鐘簴式固而
聖明在宥憲度彰明又幸
宗社靈長府廳効力一鼓而擒諸醜可以翦其枝而伐
其根也所據見獲鼎相等九犯與蕭武等三名分
別重輕磔斬遣配以明國有常刑逃黨胡珍等嚴
行捕治决不容漏吾網餘恐仇扳免其株逮亦可
安反側之心而登阽危於衽席矣相應轉呈以候
題
請等因到院該臣批據詳陳鼎相湯之軺等聚收盜賊
僞署圖劄妄意擁戴齊庶人圖謀南京各犯口供
如一果爾是謀反也反律與叛科不同事情須當
斟酌該道府徙新之功賢於爛額萬萬但奸黨定
當嚴提而脅從姑與解網本院業已具報矣竟獄
仰候會
題覆勘另行繳又據常州府知府曾櫻會同理刑推
官吳麟瑞呈同前事亦該臣批據詳各犯所供安

得有此大逆無道之事占天文問
陵寢窺南都是可忍言之耶而招兵有印簿殺人有血
刀且瑪瑙帶已自睿𤈦家搜出陳鼎相因太學諸
生而公然作此沉宗之事乎幸哉事露於厥父之
告示與母叔兄弟之摘發使文武將吏得狀典與
之功不然者當此四郊多壘草澤生心之候其際
沸雲擾於
根本之地可勝言耶罪當十惡之首未可草率伸候
明旨下法司另行會勘繳批行去後今據官兵緝獲逆胡
珍即胡嚚之徐君常即徐克壯胡元即胡賢朱鎬
即朱德符睿善誠即聶符即王熙孟即王先生
二即數子王應學即王回子及趙旗與經郭萌等
行據江寧縣知縣田有年取出先獲睿𤈦即朱七
胡五即陸明宇并作眼沈大十面質證前項供詞
具詳前來復該臣看得東南天下陸海江湖間盜
賊如雲殺人不知王名然不有姦雄爲之號召不
過志在攻剽飽金帛而已自陳鼎相以太學諸生
湯之軺以武科射策而附一孽宗睿𤈦爲雉媒兼
徐克壯自負布衣俠骨周遊塞上胡珍又詡以材
官挾其敢死蒼頭之胡元與大盜陸明宇俱有跳

湯之材勾連江南北非望之人遂萌非望之念矣
此數人者戎首也若朱錦係睿爈宿交頻聞祕議
故臨急遂舍匿而解脫之比於王應學鬪雞走狗
之遊罪尤重矣邵二趙旗皆睿爈監奴而邵二則
多買兵器一專蔿善誠王希孟皆東壩居停與湯
之略通行飲食者而芮善誠則多往君山會齊一
事郭朝樊經不與亂黨而寔盜覬睿爈陸明宇辛
日所狎嗚吠之雄也情罪案言亦各有別至沈大
者爲亂賊書郵往來情罪本重但以蹤跡各犯俱
賴其先於所往而未獲尚多姑緩其一死以爲爪

捕之司目獄貴初情除在常州者該道府似有定
錄而在應天者臣輒先行點次以待咨懸之聽非
敢爲判也伏念
陛下堯舜在上臣才德淺薄不能仰佐唐虞畫象之理
致有此作亂爲盜之徒章上公車臣甚耻之然春
秋之義無遂事專誅之柄出自
朝廷敬因各犯次第收案之後補牘報
聞乞
勑法司詳定作亂爲盜證案衡量於功意已遂未定之
間斟酌乎律義告姦保姦之別辦迹及於周書辜

弛呂於天乙但蚤斷首惡以絕姦人之望庶治亂
不致益亂東南吏民皆游泳於
皇恩覆露之中而祝延
萬壽於無疆矣緣係恭報亂黨次第收案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李時煌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
前件該刑部尚書孫瑋等會同都察院等衙門看
得天下之亂民即天下之愚民也非常之事愚民
創之而適以自焚覩白蓮之殄滅二酋之喙伏天
人之數共較著者矣而一二愚民如陳與相等汾

孜蔫妓妖言羣聚不逞推任宗以前燬勾亡命而
擕行鼠竊衒瀚不小小得志若民已受劉膚之條
幸天豚共惡自投網羅么麼餘黨逆辭散而不敢
聚向令蓄崇日久勃發燎原萑苻草澤之雄必有
雲谷而響應者恐亦白蓮二酋之續也悲哉此華
豈從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人事宍夫飢懼流譁
所願不過一全終於轉死溝壑命所城也囂拒嗇
燔等內不知命外不審分包藏稱心以圖不執不
一重慾之以警醒城中何以令焚惑男于賤然于
飛騙之機順逆之數但此事之訓發黜世容蛊些
相寔爲戎首一二無知宵小蟻附焉號厲斥慝正
兩觀之誅宥彼脅從解三面之綢庶亂萌既抵而
反側邪安東南半壁庶幾其有矛乎相應覆
題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法司再加細勘奏
新定奪等因覆奉
聖旨是仍着勒限作速具奏毋致稽延欽此欽遵具奏
該南京刑部等衙門署部事侍郎周希聖等委郎
中范立朝等會審得江南澤國其人多慓蕩好作
亂而留都五方雜遝寇攘奸宄往往窟穴其中然

經王應學沈大照擬徒杖楊玄宇唐玄宇魯公門
陳之和周若保部七將碧霞等嚴緝另結至于陳
門拒日絕于天家庭共棄逆謀之早敗猶賴父叔
之先發也罪止及身餘應免議冊照客監窩賭養
盜恣縱有日則宗政之不舉可知陳門相往來聚
散結黨羣奸如所稱部府東釁君山朔會奇等爲
所欲爲漫無覺察則保家之不嚴可知如南京所
云嚴立宗法中明保約不能不望于
皇上之中飭也臣等謹遵事情重大許行覆議具奏之
旨覆擬以請恭候
命下轉行南京法司查照律擬遵奉施行未敢擅便等
因于二月二十二日具奏二十五日奉
聖旨各犯既經覆議容謀爲不軌逆謀已眞依律處
死陳門相首惡留整仍行宗下係書常等會官處
決餘俱依擬宗法係甲着遵前旨申飭行欽此該
刑部咨行南京刑部于三月二十二日咨會部察
院錦衣衛等衙門委御史宗纘孟郭中陳常吳等
押赴市曹斬監勒死餘俱分別斬絞梟示訖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地震亘江南北仰祈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據應天府
府尹畢懋良呈稱奉臣劄付備開天啓三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聲如雷雨片响
隨止爲照地德主靜震則失常合行通查府屬各
縣有無損傷傾圮等因到府隨備行各縣去後當
據上元江寧二縣申報時刻相同又據句容縣申
稱該縣地震瓦屋皆動西鋪城垣墻垛傾倒三丈

又據溧陽縣申稱地從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墻
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又據溧水縣申稱本
縣縣城內外地震異常民無不駭又據高淳縣申
稱該縣地動一聲北來南去又據六合縣申稱地
動自西北來向東南去倒塌城垛四堵又據江浦
縣申稱地震從東北起向西南去倏忽之間屋瓦
皆浮等因到府該本府看得地道主靜震則失常
刓破屋毀墻如各縣所報乎
留都根本之地遭此異變震驚
陵寢尤所皇皇恐懼也又據常州府知府曾櫻申稱本

府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窓斜歪且多
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又據鎮江府署印推官
高可法申稱地震聲若微雷墻壁几傾屋瓦俱動
間有落地者戌時微震三次又據楊州海防兵備
叅政郭士望呈稱據泰州申詳本府地震廳事墻
壁俱動城雉倒塌數處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地
陰象也以類推之猶文德之有干戈中華之有夷
狄也以今
聖德修明羣工競勸寧必有所以致之而變不虛生或
亦兵革難偃之徵乎各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

同伏念
陛下居質冲睿翫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士燭臨四
海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禎耀地吐寶符醴泉旁流
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綏帶稚子咽哺
晏然而享黃虞之盛也何乃羣災大異交錯鋒起
多于春秋所書上下相望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
分之一乎近者如關中異屎中原豕妖此蟲豸之
之徵告臣不必遯俎陳論第以臣之四履目所經
見爲
陛下臚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勑者毋然泄泄也癸

亥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魁逆行二十二夜以從
守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踰五十日
不退舍漢志曰斗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昏
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是時月在角初
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若彈丸少頃金星爲月
所食金星以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凌心
大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槭劍十二月初四日日
加辰太白晝見于神官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
龍至今正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
書曰軒轅黃龍體天子後宮之象而吳楚之疆候

熒惑占鳥衡則軒轅星正直南宮朱鳥又古人所
爲吳分也此精祲見于天光之貴者如此黃河爲
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沒漂逼陵秋水灌徐淮
閭殫爲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
固陰盛違經之應乃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
不能漕此逆釁見于地氣之舛者又如此夫人氣
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月地變見于
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爲唫之常義震則不寧不
冷豈非異之至大至大者哉臣雖不能如董仲舒
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

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漸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
遥瞻
高帝弓劍萬靈訶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鈴鈴然測山
陵松栢可知臣即從太宗伯後恭謁
几筵僅僅同祈禳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何如吏治兵政何
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者六焉畯夫紅女方疾耕力

織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織監之料價踰
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
其量入爲出之管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奪百姓
姦邪並生赭衣塞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瘐死
獄中彈劾保薦率憑氣力爲行止而田吏野叟之
公評壅淤不得上聞二不安也囷廐空虛民以飢
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
負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里避迴征徭繁劇
繇役尚累單寠剗産鬻孥搖手觸禁民怨私沸有

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壩
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各衛祖軍桃梗其
形侏儒其腹府史胥徒抏敝巧法割貧軍之稭爲
常例牢不可破開天首善曾無武毚精兵一當緩
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异怪談兵說劍家藏
禁書路騰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立盟歃血伏
莽候便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
持長短掄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閭少抱鷄狗之
才者無不橫金張蓋燀赫鄉井五不安也
中都

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咮梁豫犬牙五湖浩渺吳越盤
互篙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江帶海
攻燔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近又告于故郡矣
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御一乖搶攘
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姦猾捕盜賊飭江海
儆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
必能行之臣與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
能行之當此天人交儆之際誰敢背可懼之大異
廢承天之至言悶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
是臣等草茅踈賤區區自効不過精衛填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于鼎耳豈不爲異
高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illegible]中
興之盛齊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illegible]不
足異是見勾星伸而維星散耳能修其政[illegible]無
害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
宮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者端[illegible]于
修行思其咎謝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illegible]
上帝嘉嚮海內承福東夷貢楛矢南[illegible]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臺草　八十五
萬壽而燮理大臣直陋齊相于不足談矣豈不亦[illegible]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緣係地震且江南北郎[illegible]
聖明軫念根本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理爲此具
本專差千戶胡汝英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正月　日奏
聖旨禮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
明遇謹
題爲歲終敘論文武職官以飭江防事卷查萬曆二
年題濱江府衛守備把總各府江防各衛巡江等
官每年薦獎以擒捕盜賊船賍起數爲差等萬曆
五年題兵備官一體敘論通行激勸萬曆二十四
年題覈實功蹟大要一哨有獲即挨查經繇鄰哨
嚴懈惰賄縱之罰如本哨無失事有捕擒無越境
鹽盜爲鄰哨所獲爲上功以此遞分薦獎參飛停
止計算起數之例皆覆奉
臺草　八十六
欽依天啟三年該臣明遇題
留都地切江海剌姦宜密申嚴盜賊之課以明職守
事議將五城兵馬巡邏營各官一體薦剌伏奏
聖旨留都重地詰盜宜嚴五城軍營官准聽操江舉劾
欽此該吏兵二部咨行在卷今照天啟三年已終
防守事竣例當敘論以示勸懲行據徽安寧太常
鎮揚潁九江各兵備道及應天府江防等官開報
[illegible]冊揭前來臣覆加參酌除巡捕哨官巡檢功罪按
故事遵行獎戒革逐不敢塵
瀆外謹訪得徽安兵備道參政傅淑訓和粹花源春浪

清嚴碧海秋濤露覆黃山風高皖桂揚州兵備道
參政郭士望易可親而高可仰屹若山王淆不濁
而澄不清依然水鏡九江兵備道副使陸夢龍冰
雪爲心霹靂在手氣吐小姑霖雨威生大別風瘴
常鎮兵備道副使楊弘備精心鑒別淄澠巨手拔
開雲霧味同玄酒韻入清流潁州兵備道參議魏
士前識鑒瑩如止水風裁沛若飛泉功最中都譽
騰東海應天府江防治中陳豸太平府江防同知
陳所立廬州府江防同知邵穎達安慶府江防同
知徐日升池州府帶管江防今陞任通判許其才

臺草　八十七

常州府帶管海防通判于元燁綢繆力極徹桑任
濟才堪作檝鯨鯢屏跡鵝鸛成圖東城兵馬司指
揮吉天敘北城兵馬司指揮何京西城兵馬司副
指揮張子存南城兵馬司副指揮任百朋中兵馬
司吏目徐維宇逐捕風恬江介于扤月朗天都既
勤既廉亦文亦武標下中軍官遊擊將軍黃金臺
捕及目不交睫馭兵手不名錢無愧門風端稱閫
將陸兵營坐營劉光遠新江中營坐營周忠義巡
邏營坐營黃一麟水兵營坐營陸超新江左營坐
營嚴恭禮氣捲鯨波貌符燕頷此上素書夜讀江

干青雀朝飛標下遊兵營把總楊昇茂荻港營把
總楊一龍瓜儀營守備王鼎南湖營守備吳振南
江陰營守備朱之梳令肅轅門風生鼓角叱宅千
帆破浪歌聲萬櫓通漕標下奇兵右營把總邵偉
奇兵左營把總殺略太平左營把總周文盛太平
右營把總張鳳儀徐石麐志切請纓心同擊楫料
武旌干捲雪除戎劍鍔生花新江中營把總趙學
禮新江左營把總吉先庚新江右營把總張應禎
巡邏西城把總魏添爵李得春巡邏東城把總胡
文若水兵營把總王嘉勳詹大智遊兵營旗鼓哨

臺草　八十八

總錢鳴鳳壬字哨總毋承恩志氣超凡功勞倍吉
擊汰檣飛海燕彎弧矢射天狼巡邏中城衛總陳
其蘊趙漢青巡邏北城衛總馬應麒巡邏西城衛
總俞永壽新江營衛總袁應詔李逢暘偉器不安
流俗長才可備馳驅鐵裹錚錚庸中佼佼以上諸
臣文武或不同途才力或不同科水陸或不同地
而微臣藉其臂指以收一歲之功其澄清之課則
同也所當一體敘錄以待隨才甄用者也又訪得
九江府江防同知范應宿操守狠籍志趣卑汚專
用水巡快手吳道中夏祥宇石中玉才守信廖光

祖爲爪牙楊門子譚受所爲心腹大開賄賂之門平壤滿谿壑之慾一每日縱水巡快手在江關上下以盤詰與販先鹽爲名逢船索詐凡盤獲到官者每客問三兩五錢船家一兩三錢追入私衙每月約得百金合郡皆知一天啟二年冬拏獲強盜季宗湖本犯妄扳窩王沈元術王文[illegible]石中玉提到釘肘收監要問死罪一犯家[illegible]二百兩托衙內館賓廖希襄餽送方得各擬不應釋放一省恭王太華開舖用價買過水鹽二千餘包因經紀首買私鹽三千包拏到收監要行追涂劉

付華懼將銀一百二十兩浼聽事吏桂彩送進釋放一石中玉吳道中串棍鄭肯保要首王國珍囤買私鹽三千餘包挾詐不從石中玉吳道中隨稟本官親自上門盤鹽止五百餘包究審夾打勒認三千包出一小帖要本犯買補前數申究國珍將銀五十兩浼石中玉楊門子送進嫌少又送八十兩仍罰穀二百石免究釋放一署縣有富民李時傑娶媳徐氏自縊媳父徐老叔告作打死將取屍檢送銀一百兩不檢不結徐老叔卷証一署縣有圌州港漂到楠木二根無主廸方報本官估價三

十七兩有姜縛願出前價買木不發價不還又將此木發府備賞另賣姜縛抱怨通邑不平一湖口署印徵完銀四千餘兩每兩額外重加火耗銀七八分共計三百餘兩通縣六十七里鄭汪梅等証一湖口夫馬工食奧衙預發每二百兩止發八十兩復短少法馬張夫殺七老馬夫鄭正逵二百餘人切齒怨恨一署府印刑罰酷重賄賂滋章致百姓樹激變旗於西門上寫范同知聽信左右大開後門擅受民詞數字通郡証一署府被庫吏胡國俊私開老庫盜銀在外借放衛兵工食楊門子

稟知本官隨到庫查果被盜欲具文申究國俊將銀五十兩浼吳中道石中玉過送免究罰穀一百石仍准管庫一民吳方六十用價一百兩買生員廖希襄弟田三十畝希襄將銀贖田不還具呈本官一希襄爲館賓夙與通手差吳道中拘方六十審責臣廿板收監謂是通府豪富嚇稱送方六十懼送銀三百兩吳道中過送發保仍罰穀一千石方六十証一龍坪名色把總李國棟私集打手捕發四十餘人詐稱拏盜鎖嚇沈濱等十餘家沈濱具告撫院行道究罪枷號李國棟浼楊門子吳道

中進銀二百兩徑與釋放恐沈濱復行上告及行
拘責沈濱證六捕役王國明趕賊船至[illegible]石磯賊
棄船上岸國明放賊不趕將賊贓滿載歸家本道
行究國明托石中玉進銀二十兩本官百方回護
托言國明趕食未回案證一本官座主趙知州來
訪本官假以送座主爲名差吳道中等至四縣各
取長夫三名每縣勒折銀四十兩縣官畧一遲疑
差役當堂叫罵只得勉強答應各縣證一本官署
印湖口聲言十六到任忽於十五日至湖口范知
縣方來出迎突坐升堂立逼移出致范知縣含皇

出門垂淚而去通邑證一本官署印湖口知任知
縣次日到任即於前晚帶印入郡勒索交印常徇
到任知縣止午空手到任靠晚方得印到通縣證
一本官帶管刑廳前院出一應訪犯審單一字不
理俱令見監犯官倪有厚代做以致楊門子諢受
所等岸通倪有厚恣行騙詐合郡駭然一二年五
月南昌民楊大道携家商歸被徐國義趙公輔上
船盤獲義女大姐一口送本官縱捕需索不遂問
擬有力又追女身價五兩仍留其女致楊大道奔
告按察司又告都院俱批南昌府關行本府見提

未結楊大道證三一禁祀朱賓禁獄去年十一月欲
將外甥李二代監換出備銀三十兩托周甚二舉
人囑說不允朱賓復用銀八十兩囑托應捕石中
玉送入准與換監致王孝廉逕到賓館面遮石中
玉過送之數面叱本官垂頭無語合府嗤笑此一
官者心欠光明事無悒悱巡江政猛於虎署有家攫
不見人所當重加降處以儆官邪者也揚州府江
防同知令陞戶部員外汪朝賓清明之氣以顛蹶
而灰玩弄之徒乘隙突以入緣該廳駐在瓜州倒
得專決詞訟督收樑稅且以其餘逐機利於商鹽

遂爲東南第一膻同知本官遂不能自持矣一每
日放鹽閘船五十餘隻提滿料船十隻有餘每隻
納銀七兩三錢一年科算何止數千金入已其耗
加三算銀亦不下數千係書辦徐敬溪呂松雲趙
相益三人均分僅以餘船登報一本官撤掣改綑
三百扛鹽二十萬引本官每引得受商人汪昭恒
等五分共算銀亡處數千書辦黃聯宇王心寰徐
敬溪李承吾串同所書葛應徵每引得受銀三分
共計算銀三千兩四人瓜分本人可審一本官拆
城造關差鄉保寫助城工每坊要銀三十兩瓜鎮

共計二十坊本官得受銀六百兩書辦王君一趙
小江每坊索詐銀十兩鄉保可審一本官差書辦
焦子石串同公正熊三友埠頭吳可宇徐肅峰蓋
鎮埠頭共十二牌每牌寫助城米五十石共米六
百石每石價銀五錢共銀三百兩官止得銀一百
二十兩餘銀一百八十兩書辦公正埠頭四人均
分鄭瀟湘米見侯可審一本官心腹書辦賓桂亭
姚起門黃聯宇李承吾等串同本衙林周二相公
每起聽審要銀十兩官事方羸一年亡慮數千林
周二人分一半書辦四人分一半熊明宇可審一

本官選壯丁六百名後揀選二百名本官每名得
銀二兩共銀四百兩方振齋過付書辦張順理鄭
體文唐啟文每名得銀一兩共銀二百兩三人均
分壯丁戚賓庄等可審一倒廳民壯李文漢蔡芳
等逐日查船見一隻索詐客商米元等船銀一錢
每日算詐銀五兩一年共算一千八百兩各役瓜
分併查循環簿余白明趙小泉可審一民李開明
托義男李雄將本銀三千兩盤運萬金不料雄潛
走當首案候開明不甘具告江院批送該廳隨差
心腹胡明宇本官得受禮銀四百兩書辦黃聯宇

得銀三百兩原差得銀一百兩包斷歸宗徐心宇
過付可審一兵船不行督造本院因造新舟十七
隻行牌查其舊舟下落則半不成舟止有爛板數
片在泥中蓋已數年則數年糜餉之兵安在此江
防失職之尤者一強盜李印駕大舟一隻殺死米
客被獲照招項下梘開船主夏榮領回原船該本
院看得殺人強盜豈得復有船主領回原船之理
駁批不允乃秉間以照驗文書一紙盛稱夏榮有
功船應給彼及嚴提此船到院改造戰船而蔣遂
則具狀告稱此船已賣彼銀三十兩矣其所謂夏

榮者蓋假設之人也蔣遂之狀見批該廳可証此
一官者先推蕪關頗冒不潔既罹京察安能虛脂
文移之舛繆見其無才道路之謗聲見其無守蓋
欲曲全之而不能者卽念其甲科久躓亦當量加
降調以挽士風者也周橋營把總俞良傲鈐束不
嚴縱兵攻剽虛冒太甚恣意侵牟一聽書手徐子
忠李語等撥置支放錢粮每兵每月尅減常例銀
五分計哨兵五百餘名月計銀三十餘兩哨官施
永祚營兵蔣忠等証一因本營缺補蕭應時壞事
革役指選塩兵李賢頂補索銀六兩方准本兵并

李語過証一指倚貼寫識字將師儒徐子忠二名
虛冒兵粮二名每月侵銀二兩八錢收衙公差陳
文毓哨官楊日新可審二聽信徐子忠蠱惑本營
原在周家橋地方續後移駐黃家港要行申文改
復舊基指公科歛民兵共計銀二百餘兩蔣忠楊
瑞等可審一本官召募新兵李賓陳志等一百餘
名聽李語李廷隆等撥置除各役需索外每名得
見面常例銀七八錢不等共計得銀七十餘兩李
語過付可証一聽徐子忠李語撥置搜剋營兵不
時陞堂點卯一名不到罰扣粮銀三錢歷任到今

臺草　九五

共得銀一百餘兩陳志等証一乘奉院道明文行
令府庫發銀該營置造藤盔紙甲寄串李語徐子
忠每盔甲一副扣除共粮銀六錢五分共扣銀三
百餘兩上下侵分管書李國珍楊又新等可審一
聽書識徐子忠李語等指稱申文改遷營基仍令
哨官李士選等科收舵兵侯忠等六十餘名各使
用銀五錢共銀三十餘兩管班徐恩付証一本營
設有巡塩兵周正等二十名指倚比較功績聽徐
子忠等每名科索常例銀一兩共得銀二十兩並
不查比任從遁江販賣私塩孫恩等可審一本官

窺每年春秋二季開操設有操賞銀兩聽徐子忠
李語李廷隆等乘欺新任將天啟二年秋季本年
春季操賞銀四十餘兩侵匿入已後因鼓營衆口
嘵嘵止將一半繳送官衙楊日新秦尚愛等可審
此一官者瑣瑣無能眈眈有欲黔驢之技既窮鼯
鼠之腹已滿所當褫職以戒無良者也陞兵營後
營把總陳弘道本無韜略剩有鑽營以父陳陰陽
官術數見在各衙門效勞每到年終哀懇乞恩爲
子求薦遂叨三次薦剡自當勉勵上進勿負作養
不期本官倚恃狂妄在營放肆不但目無同寅抑

臺草　九六

且凌虐兵士一查汰兵役將中年者指爲老弱強
壯者指爲奸頑各有科索不等一選幼兵許思恩
跟用挾以宣淫凡營務大小事情非許思恩關說
不允以致營中有許愿心之稱一每年營中五月
內唱戲還愿本官令選女旦美少者唱畢仍接至
家中唱飲今五月邀女旦馬文姬可據一機乘帥
府倒壞任意搬拆木料磚瓦肆造花園一姦宿兵
成用親妹三妹情厚恐成用作眼每日加刑逼伊
逃走一兵勇王權妻偶與鄰人爭口遂將王權埻
鎖要錢三千文免解上司致權回家罵妻妻因縊

甚死巡兵勇徐龍因紅門邊失火搶有醃豬數肘事
露差應文奇抬入宅內自用反嚇索伊銀致徐龍
自縊身死所以部薦最後考語中有術通三昧鑽
研七札之文盡描畫本官從來營求之巧情見乎
詞所當徑行斥革以儆武弁之拙於操防工於請
托者也此外尚有如中兵馬司指揮蔣承皐先任
永川知縣遭奢酋之亂城陷印失本官崎嶇顛沛
之狀殊堪悽惻緣事彼中勘問雖明到任違限計
將二年業經南京吏部題參創艾之後神魂不守
終日酣醉治賭擒而即縱用刑亂而無章如沔陽

陳公子來京被竊告於該城無干之居停戲子二
命幾斃生員李長林紋殺庶母討氏賠將金帛賂
遺任其走脫不行追究取布物不發價堂卓許科
賣屋賠抵徵房號而侵用書手李奉鹿討簿見存
總之以敗兵之將爲兵官盜賊笑其無勇以失城
之吏司城務都人厭其不祥但念到任未久姑與
調外以示矜全又有如中兵馬司副指揮令陞安
吉州同知李大經昏以墨濟拙以巧藏編房號多
縱舍於大屋高門而苛求於蓬戶甕牖都人怨聲
甚沸每次乘緣考察以氣力請托免其最可恨者

獲强盜楚高扳害平民陳穀劉道人等獲飛賊陳
應龍扳害平民王道清沈仲和等俱行數十金方
得免駱戴三告高文打死戴二奉巡視批本官審
驗高文托當內相以百金入萊甕餽送抹殺不究
至銅商許陞被刼鄉紳沈春澤被刼往告失狀便
各責二十板林古度被賊業獲賍而送之官矣踰
晷即行解脫又何爲者哉署印三年筐篚充牣屢
欲給假乞繻轉運歸鄉御史之批駁尚新倉院之
面叱不省聽其陞遷眞爲漏網穢其閑任乃快輿
評又有新江營坐營張李膺頗恂恂有儒將風惟

是當巡視京營考察之時本官以竿牘求薦特道
二臣於疏中考之曰一無所能惟工鑽刺雖憐其
未久而留之亦何面目立於吏士之上乎采石營
把總王朝忠服官似亦策勵居身苦無穢跡但該
營兵三百名舟二十餘隻團聚采石不爲不多而
官舫經過闃無防護近盜賊假粧總河兵役行掠
該地方絕不逐捕亦絕不申報宜乎該道考之曰
身當總統之寄志懷宴安之圖已曠厥官不稱其
服雖不條言其賍罪亦何面目立於道廳之下乎
此三官者均當責令解任以聽他日之調用可也

再照南都武備積弛文俗相沿各營官止知鑽求書牘負逃責券以求一薦今次京營科道力懲此習職甚韙之所以尚有應薦之官而偶有求請者意置之以風後來也若江防官亦相率爲苟且或營覗他篆或趍承他衙門煩碎事務日不暇給其於江防之義何居職是以嚴課之不得復顧私情矣除陳弘道咨行南京兵部徑黜外伏乞

勑下吏兵二部將傅淑訓等紀錄各隨資格優擢范應宿重加降處江朝賓量加降調俞良傚革職李大經閔任蔣承臯赴部改用張季膺王朝忠解任聽

臺覆庶勸懲明而文揆武奮於峻天塹之防而壯根本之勢夫豈曰小補之哉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祝科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題爲南臺官不備員懇

勑選補以重風憲事竊惟

國家兩都並建都察院略彷漢制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若干人入則補闕拾遺擊邪彈事徼循京師出則有繡衣直指討姦猾治大獄舉錯各以其職蓋以強幹植本輔宜

聖德導達民隱今官制莫備於北臺甚盛矣乃南臺係高帝開天綱紀重地

宮闕山陵在焉額設御史員三十九人後裁九人其三十員爲常選非職貴也大則有巡視屯馬上下江鳳陽佘京營之差中則有巡視五城九庫皇城督册之差其煩碎而瑣小差者則有騎操馬匹門禁鹽政抽分存恤布花點軍之差與北無異而南都尤浩穰外城環百里內城環六十里驄馬行行且止即三十員具備曾不得休沐於邸舍也近來臣所經見陞遷憂制事故亡慮十餘員見在止十一員目下四差報命勢必裁

覲而接差者復當出巡則只餘三員在耳堂堂御史臺
不幾以空虛視陋乎且大江南北姦闌如雲譏言
日起徵兵轉餉民力大屈微臣雖廁席其間外有
樸船當歲時講肄武備徵諸御史誰與
皇上綢繆根本佐北臺風紀論建而稱清議之都乎際
此
皇綱恢天蒲輪相望卿寺清高之地且不靳註官獨奈
何於額員喫緊之南御史而闕之則行取考選計
當不終日而定矣說者謂南御史非時賢所樂就
即考選未必全補此必非王爵之意也遠不具論

如孟一脈朱吾弼孫居相之在南臺庳車小馬疾
惡如風兒童走卒至今猶思慕其威稜而歷年擊
大姦持大議多自南中弋獲君子立身論旣立居
官論究竟豪傑大度士必不以一階定寒熱臣知
皇上之
速俞與王爵之備補必不薄待天下英賢也臣又有進
焉六科額設七員今止二員其論建同北省而煩
碎之差又同南臺急應妙選無庸再計至於吏部
都察院人才紀綱之所以共視爲表者南部院雖
簡而清議關元氣師表關世風■都察院之長近已

得焉從吾旦晩視事提綱振紀不患無人獨冢宰
之坐虛已十月
廷推鄒元標未蒙
點用羣情共觖
國體小虧夫元標爲進士時當
皇祖冲年權相奪情得罪公論言者杖斥無虛日起用
賢沈思孝等抗論蒙譴舉朝寒心元標獨手疏於
血肉淋漓中父子綱常幾蝕而復振則其骨痛繫
烟直聲震天下良有以也及權相敗落
皇祖追悔前事

特詔召還中有冲年誤信降罰失中之文一時人情翕
然誦
皇祖日月之明史冊書之爲
一朝
盛典臣願
皇上繹思繇後之召還美歸
皇祖端見繇前之杖斥議歸柄臣
帷幄論思倘或以此義啟沃於
清閒之燕則轅輪之召當不俟臣言之畢也臣在南言
南敢於部院綱紀人才之關瓠并及之伏乞

俯念
根本重地須人爲急
勑令吏部備行考選并
命廷推南都銓憲幸甚緣係南臺官不備員懇
勑選補以重風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
胡汝英賫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這所奏考選召用已有屢旨了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縣官顯被攻訐畢款確宜究查仰祈
勑部行勘以肅吏治事准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周起元會稿前事開據應天府江浦
縣知縣葛純一揭稱卑職謬任江浦甫閱一歲茹
蘗飲冰俱不必言調停夫馬奔走供億之苦亦成
往事惟是素性質直競競守三尺不畏強禦不受
請託士紳無一瀆擾公庭職心重之不知其強制
堅忍積怨深怒於職已非一日有豪王執中被告
毀占官廳輒先央鄉官貢士葉聚義等關說又先
後央四春元二鄉官情面相壓手書詩扇證又慣
告王心選等包告兩院行縣又頂告郭按院批太
平一事兩岐職具詳請銷心選等忿無所洩捏匿
名狀投告又差人誤摛生員偃工一二少年發狂
遂衆詣紳葉聚義等渡江揭謗乞勘匿名出名或
自一機轉換或有大力幫助或係迫脅比星惟祈
洞察等因到院據此該臣會同操臣按臣檄行應
天府治中通判推官會查本官有無劣狀是否姦
豪播弄啣寧太道查看去後續據應天府推官

劉大川抄士夫揭帖到院內開應天府江浦縣鄉
官陳應元丁明登熊師望葉聚義張可仕佘應蛟
弓九德舉人林尚炫胥自修胡承熙月中桂劉曰
珽貢士周思阜劉世葉葉爾喬葉先春監生王道
隆等通學生員莊必壽等指揮胡文煥等揭爲貪
酷異常地方倒懸懇急勦斥以拯生靈事竊惟有
司之設爲民父母愛養體恤始得安生暴虐貪求
誰能堪命本縣葛知縣政猛於虎惟以噬人爲心
貪甚於狼不顧剜人之肉聽吏書之撥置國知社
鼠城狐任皂快之縱橫何計叢憑虎假變成法則

夫不養贍馬亂僉報在城在鄉無不爲之騷擾馳
導嚴則辱及縉紳刑加學較爲官爲士靡不爲之
凌虐刑罰不中斃於杖下者百有餘人稅歛橫加
苦於誅求者一十九里百姓情急奔走上司開單
控訴事事逼真本官計深囑令衙役假詞保留人
人側目一旦桑梓激變難免玉石俱焚伏乞當道
大人垂日月之明奮風霆之斷亟賜勦除大加斥
逐庶出水火於清涼轉溝壑於衽席士民幸甚地
方幸甚等因到臣中間計列劣跡四十款皆貪酷
之事已行勘問未知果否一一盡得實未敢遽列入

奏牘該臣會同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賈毓祥看得江浦知縣葛純一在
任及朞臣查官評頗有議其性氣爭方者政與應
天府尹魏說諮詢實跡欲備澄汰無何而該縣有
稟揭至則與士民爲難者也又無何而應天府推
官劉大川呈臣抄揭則鄉紳士弁所列該縣單款
者也臣讀之不勝駭愕曰有是哉縣官之罪狀至
此乎乃會牌行該縣離任以聽勘蓋邑長致部民
之顯訐纚纚盈篇酷虐萬狀來此中山之謗書豈
盡南陽之難問更何顏面一日立於民上不離任

則上下搆鬬決裂所傷實多不查勘則情罪虛實
輕重未易懸坐如果殘忍貪婪案有確據臣等不
敢爲此令庇其或質欠陶鎔釁生慘礉執拘招尤
流言過當臣等亦不敢爲此令枉除該縣印務已
經議委六合知縣甄偉璧兼攝外伏乞
勑下部院議覆行臣等審勘施行等因會稿到臣該臣
看得江浦知縣葛純一侏儒之貌斗筲之才民怨
既已上騰官評亦詿下考府尹魏說業議備察方
擬其聽考功法而忽有鄉紳舉監生員無慮數十
人持揭赴臣院控訴口稱激變只在早晚若有一

日不能相容者臣遂批行應天府而署府文翔鳳
頗聞邑中洶洶諭令解印綬聽詳人心遂定臣已
念本官到任僅朞以下訟上亦非風俗雅馴之道
屢論承勘各官從公從平定當得情以報且當合
士紳投揭之日臣將揭內姓名一一面質惟陳應
元遠宦丁明登守制原未與事名係冒開其餘俱
各親到并應分疏明白者也既經撫臣會稿前來
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議覆施行緣係縣官顯被攻訐單款確宜究
臺章　查仰祈
勅部行勘以肅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
戸祝文科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啓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申飭臺綱以重官守以安民生事竊惟
國家官制名御史臺爲都察院名侍御史爲監察御
史南都並設樞機周密品式具備居則主論建行
則持斧督部郡國南御史雖稍遠
輦轂然
高帝鐘簴在焉監護六卿之職專而盪滌其龐雜疏遺
其條理厥官甚重
祖宗建置以來始未嘗不貞肅而後稍凌夷者起於一
時之人便文自營遂上下相安於苟且訛舛承襲
臺章
恬不爲怪即賢者亦嫌於違衆炫異而南御史之
體日輕夫國之司直必自軌正以先羣下而後賢
者之精神白著
廟堂之上操人鑑以課臺官亦無以其爲南御史故夷
之而後
國家並收其議論事功之效此皆臣職掌所當言亦
諸御史所欲臣言者敢縷次如左一申飭巡江二
差夫南都襟帶長江上擢潯陽之船結豫章之口
下扼丹陽之味控淮海之脣最稱險遠因差兩御
史一駐安慶一駐鎮江逐捕盗賊講肄武備必陸

月而後息萬曆末年以來御史缺員領差者皆遵陸行部若賓客之過蘧廬曾不信宿於是駐都城之日居多其於巡江之義何居臣以爲兩御史宜各遵制移駐安慶鎭江在上江巡歷池州太平和州無爲州九江南湖而歸重於安慶在下江巡歷揚州常州狼山吳淞孟河而歸重於泰興其非濱江郡縣日有暇給酌量巡歷專查兵壯樓櫓器械其營務有屬操院者有屬江南江北江西撫院者並得商量綜覈往必稽弊來必觀成期以六月呈明臣院回京造冊其協濟操饟與舉劾悉如例行

但南都各院俱無公費廩給既駐巡外郡之久而賓從餼牽胥史供億不具於體媿褻何以視下查該差座船多至五七隻量議裁減即以其篙工楫師之所糜留貯巡劄縣第支應事體甚便一申飭倉屯三差夫巡視鳳陽倉京營倉及屯政爲三差而鳳陽係湯沐重地衛士林立天囷櫛密岩差憲職用以稽核完逋清釐鼠雀抓搔厥蠹屯政亦以清彊界課籽粒督衛弁墾荒蕪剔侵牟爲職顧名思義則巡倉當遵制久駐鳳陽巡屯當久駐滁州即不必如巡江之期亦必經歷數月爲是乃相沿

出巡星臨電激甚至與按江諸臣相直一時驄斧輻輳有司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憲體漸夷臣以爲巡倉宜駐鳳陽行考察江以北郡縣該道但以計簿課送賢否經太平鎭江江以南郡縣課送賢否如之屯臣於屯多郡縣行考察屯少郡縣該道課送賢否亦如之則事簡而功倍其他濟邊舉刺一如舊例可矣惟是京倉一差舊例止舉刺京營各官不算大差近南京戶部以督賦

題請如巡視鳳陽倉例議行舉刺南直浙江江西湖廣諸有司在各省多贅視之一檄之傳半年始達

而本官無及腹之鞭何以能如鳳陽倉例疏課賢否臣以爲應照戶部查叅完欠明例但課錢糧分數完者彙薦逋者等罰其期亦視戶部發疏爲先後多同少異庶評官與督賦無一瓢百輿之擾如農差之有畔焉又肆差有濟邊助饟之例所以聽理科罪不爲無名乃巡京倉不知何年作俑凡錢糧批迴銷掣違限一槩問罪又多批詞究其故則曰歲以百金助南戶部公費耳先年領是差者多蒙淄訴近年兩倉臣俱向臣言以百金故開京倉罪鍰之例於心不安詘之爲便此其立論甚正相應

免幇部費每論詞不可批而錢糧批迴銷製者私
然不問一罪則糧解疲苦之時如登袵席以息[illegible]
一申飭訟牒贖鍰夫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
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江淮吳楚[illegible]
薄民人抵冒吏不奉法以貨賂為市罔密文[illegible]
先不勝其在外郡撫按臨蒞投牘之門有限[illegible]
都除巡視五城日行事件其餘部院以職掌[illegible]
者無慮十餘處市狙訟師駢肩抵冒哆侈[illegible]
千成羣勢不能終無所聽而聚蚉成雷一[illegible]
不能竟郡縣勾提轉相迫促姦胥猾吏抗弊巧法

良民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究枉未白逋逃[illegible]
江南北第一困也今四差以行部外駐南詞便可
省半即還詰治所尤必約各部院告期一月率二
次以朔望次日為程歲時伏臘農蠶之候一切停
理五城日行事件一月率十六次以二六為期不得
參差投受庶幾抵冒者不能幻身分遞又可省一
半至鋪行一節先經會議
題禁近各衙門漸有紅封小票入市者眞贗莫辨買
肆讙譁在巡視五城嚴行懲治則邦畿之民稍受
清寧之福矣至贖鍰一節各差存濟邊助餉雖有定

程而官吏既稟奕際緩例無乎不取給焉且詞多
輕情其為城旦舂耐鬼薪白粲以鈞金束矢代者
豈能有幾乃一二差糙据僅十餘月報[illegible]
命於京又不無禮際牽輕折軸所靡不貲於是不得不
坐招支鍰坐招雖非濫取然民貧吏蠹安能[illegible]
贖輸多累有司曲應臣以為御史報滿豈得屑屑
問遺古稱淑人君子無羅外之交束修之餽而況
近時在京臣工無不欲砥廉貞之槩苞苴之禁屢
見封章豈聞有摘發以示風據者諸御史是亦不
可以已乎既已之而復有坐招支鍰者便非清議

之所許也至訪犯一節各差俱未有行惟下巡江
相沿間舉相應截然通除為便一申飭建白封事
夫御史職專言責諸凡諫王體斷國論擊姦邪
朝廷原許其言況南中清議之地文言而智不智攸
關諸臣豈不籌之甚熟但表考古之人有彈劾不
避權貴者有議論務崇寬厚者有陰有所附專攻
上身後官者有袖中之彈辨姦獨早者有對仗之
彈令人膽落者有每朔候閒論未嘗不言天下長
者者人品心術不一稱而千秋尚論是非炳然可
鏡今諸臣並不諱忌然擢附無乎不可[illegible]

朝豈不秉忠有常發憤悃愊以挾董鼂之策家持賈
陸之忠然相沿率有二三之媢不可讀之語以告非
體撿點宜先至靁同相從隨聲附和中懷妒嫉不
考情實鈎摭微細毛舉數事種種視陋皆非大雅
之辭而山人門客占候風氣刺求微密左右弄口
積使羣工不和尤當遠絶其薦剡一二節始焉爲積
行之君子壅不上聞受誣之貞士沉於下澤蔽賢
不祥義當闢發乃浸假不已爲蒙子公聲希月旦
瘡痍無痕鼠璞成寶幾於人必欲薦矣然則必薦
而後賢彼不薦者遂皆不賢耶臺官霜簡鐵面不
宜同於佞人今而後願

皇上禁之而諸臣亦重發之也抑臣又有進焉史稱貢
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人立身厲名
者多後京兆尹王章坐言事夷滅遂令智者結舌
君臣隔塞可見言責雖在言官而導其氣以作之
使言則在[illegible]
廟堂之陶治彼仗下之馬三品一鳴輒斥臣不具論就南臺
諸臣建白亦多所發舒純正寬平頗不溺職乃微
臣兩年所見僅僅壹人其餘皆黜罷左遷矣雖
諸臣不以此短氣然有抑厭而無表勸臣終不敢
以為得其平也連茹無朋抱蔓立見轉瞬五城四
差無一人幾更是所望於持世者平其陞轉不得一
槩左遷即急行考選備補員缺庶
根本之綢繆有賴而十三之清議可延也以上條言
雖四端畢之無甚高論而其中節目若貞憲規久
巡察避糧解禁官市輕罪鍰省訟牒過苞苴徒濫
薦杜雜賓正疏體無慮十餘事皆切實可見施行
者繇前言之課事功也繇後言之課議論也然必
有議論而後有事功夫人而知事功之難也乃議
論亦何容易哉臣爲此言諸御史皆聚族而趣臣
言可見賢者之精神無不人人喜於自著而相沿
苟且之便文非其好也倘蒙
天語叮嚀
勑下該部院俾臣等遵奉施行則開天綱紀之地豈不
亦文武有威風稱大體哉而豐鎬遺黎且游泳於
舒長蕩佚之天矣緣繫云云
天啟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奉
聖旨南京根本重地臺綱宜肅所奏各款有裨風紀着
申飭行該部院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歲終敘論文武職官以飭江防事卷查萬曆二
年題濱江府衛守備把總各府江防各衛巡江等
官每年獎薦以擒捕盜賊船贓起數爲差等萬曆
五年題兵備官一體敘論通行激勸萬曆二十四
年題覈實功蹟大要一哨有獲卽挨査經繇鄰哨
嚴懈惰賄縱之罰如本哨無失事有捕擒無越境
鹽盜爲鄰哨所獲爲上功以此遞分薦獎叅戒停
止計算起數之例皆覆奉
欽依天啓三年該臣明遇題爲
留都地切江海剌姦宜密申嚴盜賊之誅以明職守
事議將五城兵馬巡邏營各官一體薦剌欽奉
聖旨留都重地詰盜宜嚴五城軍營官准聽操江舉劾
隨該吏兵二部咨行在卷今照天啓四年巳終防
守事竣例當敘論以示勸懲行據徽安寧太常鎮
揚潁九江各兵備道及應天江防等官開報冊揭
前來備査歷來事例不論帶管陞遷去任但係曾
在本年防守之列及陞轉繇臣屬者概得舉刺除
寧太兵備道張大猷徽安兵備道彭克濟九江兵

巡道梁應澤揚州兵鹽道周汝璣歷任方新不敢
槩敘外査得見任常鎮兵備道副使楊弘備潁州
兵備道副使呂封齊明智忠信寬厚溫恭東南半
壁高撐吳楚長城屹立陞任徽安兵備道叅政傅
淑訓陞任九江兵巡道副使陸夢龍帶管九江南
瑞道叅政蔣謹聳拔雲端仙掌澄鮮天際晴霞大
地歸墟中流砥柱帶管海防常州府知府曾櫻帶
管江防揚州府通判蘇鳴瑜帶管江防無爲州知
州史應選雄略春江萬里淸心秋水一泓克愼克
勤亦廉亦法見任應天府江防治中陳夢璿安慶
府江防同知徐日升太平府江防同知陳所立池
州府江防同知鍾顲雋綢繆惟力是視澄凝厥德
不回野渡慈航横流寶筏東城兵馬司掌印指揮
蔣獻禎南城兵馬司掌印指揮趙希抃西城兵馬
司掌印指揮李如桂中兵馬司掌印指揮韓位甫
聽斷風生鐵案巡徼月皎金陵威以廉生誠與幹
合中兵馬司副指揮沈維襄中兵馬司吏目徐維
宇西城兵馬司吏目葉承露北城兵馬司吏目朱
曆元東城兵馬司吏目董綬捕盜兎起鶻落除姦
鼠竄狐消貌並堂堂才俱肅肅永生營叅將段起

麟標下中軍遊擊黃金臺巡江營遊擊吳蒙金交
慶營遊擊張國政刖後圖懸鵠叩胸中熟復龍韜
氣射梗河風清潰桂新江口中營坐營周忠義陸
兵營坐營都司劉光遠水兵營坐營陸趙新江口
左營坐營嚴恭禮遊兵營把總楊景茂標府中軍
張時英技嘯猿公名高虎將鯨鯢永消江上[illegible]
常居漢中署圖山營陸營守備湯允文署楊仓營
守備朱之胤孟河營把總夏雲奇新江口把總趙
學禮薛時祥張應禎吉先庚楊萬方周橋營把總
馬繼俊巡邏營把總李芳春俞虎臣浦子口營把

總劉德詷江陰營守備王伯勳仗劍直凌河鼓聲
弧遠射天狼王帳時披金臺可望標下太平營名
色把總周文盛張鳳儀徐石麐標下奇兵營名色
把總鄒偉殷幹歐陽昇水兵營名色把總劉正坤
陸兵營名色把總莊以臨蔣林李鳴震旗鼓官郭
希儀大樹軍中雕鶚長干里下熊羆志切餘生心
期橫草遊兵營哨總李良弼胡光先汪度巡江營
總練高應魁巡邏營衛總朱國爾浦子口營衛總
胡光祿新江口營衛總袁應詔周仝李逢暘孫枝
茂趙遠姚天玉洪王政水兵營哨官張瑞龍黃金

印張振業陸兵營哨官張之光謝勝祝時恭荻港
營哨官余三登釆石營哨官楊遵時材多跳盪氣
亦踰張指揮堪落天花赴蹈不辭湯火以上各官
雖文武殊科資格異路洪頊分器均之於天啓四
年江防有勞例得一體敘薦者也又訪得北城兵
馬司副指揮董溢司城碌碌無奇獨受詞則手熟
居他惛惛罔辨惟見利則心開奉委查驗木牌乃
先期受銀三十兩居間者爲王醫生吳二誤買賊
犯楊應林銅盆乃拘到嚇以知情十金入而縱舍
過付者爲田弓兵本城總甲馬六告吉庫書紀倫

等六名侵牟庫銀本官受取四十金置而不問直
是吏盜官分居民徐邦輔告言吳邦政負責而先
容以二十金即強斷邦政兄弟代償押令拄產折
券何異李代桃挑若刑逼豬販張皂勒供私殺而
何舉遂以十五金主囊則負塗之豕矣至私收董
武銀三十金置人命於不理反將原告張露收繫
非囹獄之官乎一善無聞三穢允當陸兵營名色
把總金湯鎮除戎未見其長而心深於漁色東伍
頻形其短而討熟於利財置酒延兵每名索銀一
錢三十金竟入私囊通營傳笑私牌補隊事露計

窮各自索還常例分毫不吐遂衆辱於其家金川門把總通知哨長羅魁兵士李富等二十九名俱聽毛百戶私相顧後共受取六萬四千錢哨官李富可欺耶管兵陳蘭徐相劉文學三名爲盜事發中城鈐束已稱不嚴還將三鈌賣張大等銀十兩隊長朱富非證乎至於押北頑童而腹伴陳雄每月贈銀一兩猶可言也乃時挾少男陸時出入内室同臥起外人隱然有艾豭婁豬之疑矣欲肅營規宜礪劣弁補子旦管守禦朱國寶腿鼠飲河滿腹饕餮踞鼎以身獨坐專城見爲事權在手横行

邑屋遂至物議閧街濫准軍民詞訟以受取之多寡爲剖分之曲直通城有朱錢串之號已可異矣而牛行驢行食貨布物諸行無不先報名抽稅方許渡江不幾於膽大如斗乎新增船軍三百名原爲守望每月鹽菜銀四錢本官止給一半船軍亦利其逍遥互相容隱而官帑每歲千餘金半問諸水濱已可異矣而該營原額選鋒五百名鹽菜銀四錢止給三錢每年坐扣以慮三百兩不幾於心貪如壑乎若託名巡院之委訪囑令心腹林天發宣言定價開薦致屯卯指揮唐斯盛等望門投賄

或十金或二十金獨何文才以家貧送少發回增添六兩僅許開撥是借官評爲利市也每逢五司閱操指稱供張名色囑令軍牢夏應舉等每軍索錢百文計一年五處五萬錢是又因公擅科歛也至每隊賣放選鋒五名每名一季交銀二兩名曰長差每季操賞責令管賞把總支入二十兩名曰茶果各行經紀不下四五百名立限雙日點卯違者罰三十錢名曰納卯貧民席地賣貨差軍牢王榮等估計物值或索二三十錢或索四五十錢名曰[illegible]種種弊無遺策總爲利析毫毛其尤可恨

者指揮朱國勳夜被大盜攻劫砍傷兩臂幸次日訪擒二名并獲紬衣銀簪有據矣本官拘繫猶豫各盜遂央林天發滕國禎賂銀一百兩竟行賣放又訪知幼軍張鵬有龍陽之姿拘喚跟用因其叔張光祖有後言本官怒而差軍牢郝承受等閣門勾捕致光祖懼而縊死諸如此類不可殫論總之以守備侵守令之權故淫泆恣其自逞以禦暴爲禦人之計雖兇横莫敢誰何即俸僅三年而法難姑貸所當亟行罷革者也此外如鎮江衛京操指揮樊[illegible]新賣放操軍該武操臣谷會臣隨提問調

衛又巡邏營坐營胡國光景入衰殘謗騰旨甚新
經南京兵部暨京營科道官論列不必復瀆而臣
所論列貳弁亦兵部科道官往復商定與衆共棄
若見刺兵馬官則與巡五城御史同而薦剡稍寬
者蓋緣臣衙門新奉專課盜賊簿查起數都城内
外督獲過大盜二百四十名其餘狗偷稱是皆經
臣審訊歸死尉氏桴鼓稀聞巷門晏閉不可謂非
城官爪捕之功月令記豺獺之祭所以覺報也又
查標下遊擊黄金臺自天啓三年四月履任確然
秉志知廉潔之分適是年九月内齊庶人睿爁糾

合陳鼎相等謀逆事露倉卒縋城宵遁臣責令本
官督率家兵并追獲睿爁胡五等於鎮江一追獲
劳善誠王錫極等於高淳一追獲徐君常胡元胡
器之等於宜興十日之内本官食寢俱廢皆其所
部家兵許應武馬承祖等効鷹犬之勞非關他有
司原疏具在是以臣上年課之曰捕反目不交睫
馭兵手不名錢積俸二年方謂遷擢可待乃近報
戸部倉場以天啓三年押運叅斥是年東土妖梗
漕轉之數或不及格罪誠有之但功在天啓三年
剡功覆過亦所以曆行事而風効命酌量敘留是

在樞部之權衡非臣所敢必也其餘若沿江各縣
巡捕官及巡檢司各官謹遵故事徑行奬戒斥逐
不敢一一贅及矣伏乞
勑下吏兵二部詳加擬議覆
請將所舉揚弘備叚起麟等所劾董溢朱國寶金湯鎮
等應擢用者擢用應敘留者敘留應褫革者褫革
庶勸懲明而文揆武奮人戌舟樴之材防禦周而
虎踞龍蟠地增天塹之重微臣藉以稱塞職守豈
不亦大有榮施哉緣係歲終敘論文武職官以飭
江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金光彩
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正月　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為江南荒儉可虞江北搶攘旋定兇渠已獲善後
宜周據實恭報仰塵
聖明根本之圖事案查本年二月內先據巢縣申為垂
民饑荒搶奪客米地方異變事已據含山縣申為
縱火劫殺事已據無為州申為和含軍人聚衆搶
掠阻塞官河擅行叛亂事已據南京瀋陽右衛指
揮使司稟報和州貳都地方民人石彥林等結黨
搶擄於世華家稻穀戳鬭焚劫傷殺十數人命餘

俱捉獲事到臣該臣牌行潁州道廬州府和含無
巢四州縣仰查前項搶犯軍若干係何衛所民若
干係何州縣有無殺傷人命騷動官府一面作何
解散脅從罔治一面作何擒捕首惡必誅除係軍
籍者本院咨行南京兵部通行各衛官招回外其
綏輯地方全在該道府相機行事即有蠢動但嚴
行保甲鄉兵防禦不得輕動官兵至有崑岡之燄
諸行方略悉聽撫院詳示仍不時馬上差人馳報
本院協贊施行又牌行瀋陽鎮南横海江陰等衛
照得巢湖內通廬鳳外達長江商賈輻輳轉販魚

鹽食貨花豆布物近因米貴各軍借口過糴聚衆
聽日正月某日數百爲羣在巢湖即搶米正船
船重搶闖不覺沉淪淹者四十餘人至二十二日
復千餘人各持木棍搶船六隻米千石次日又在
巢縣東門聚掠城門晝閉人衆編有天地玄黃四
號以粉勇壯什北旗揮對江係民查和含軍丁隸
横江瀋陽四衛屬各官平日不爲約束偶乘年荒
任其搶奪法紀何在爲此仰該衛印屯巡捕等官
作速散回聚搶軍丁務擒首惡數人解究其餘脅
從罔治如再怙惡不悛輕則與強盜同斬重則以

叛黨族誅悔之晚矣或姑念年荒軍窘准令設法
安撫自新各官猶得以戴首領全父母於清明之
世也牌到限三日具報去後各官乘夜飛渡過江
兼程五百里到巢縣無爲州被變處所會有廬州
府推官孫朝肅先該巡鹽樊御史牌委監兌合肥
將廬等州縣漕糧駐箚運河去處承道府奉臣憲
牌轉委遂同無爲州史知州於城市鄉鎮徧行安
輯去後隨據本官揭報職於二月十三日會同文
武各官與集軍民人等宣諭安撫取具甘結仍親
至巢縣拆房毀窩返路詢始末討強犯馬鄰等

覩審枷責又同史知州至濡須口渡河至正覺寺
會合文武弔明約束分遣盧州衛指揮郭永清百
戶李聯芳賫諭帖前各屯招撫叛軍是日齊集則
有横海衛指揮高尚易王世臣江陰衛指揮劉惟
忠張文鵬營操指揮張弘仁百戶李存仁鄭有功
方逢吉黄承倖錢泉徐珂姚承爵顔文舉余有光
鄧珙陳有年陳蔭科周孔道李一陽等共數各犯
罪孽開以自新俱各俛首聽命惟江陰衛六所中
左爲甚衆所共指爲豺狼不可嚮邇者則魏氏壹
家然亦叩頭請死獨西九都王三元被劫最慘壹

姓百餘戶有兩青衿兩胄監因慳悋不發粟兒黨
千人立時焚燬其家又劫章憲文之店三所齊集
不下千人各持魚叉一二把上燃燦火燼盧五十餘
間老羸癈疾焦爛殘毀者十二三人最爲慘毒查
其首惡的係陳毅忠爲渠帥擢旗擊鼓有胡楠楊
賓褒謝欒齋施四諸人而劉元高位等則伐竹作
鎗畫謀叵測者也若浮橋之亂得少喪多葬於魚
腹者則太刑侯搶米拆房有張璉吾張珍所李雙
溪沈廷揚夏應蓮諸人犯橋薄城有戴玉李思河
李德吾諸人短路扒倉有魏崔魏布諸人以上諸

兇俱經卑職訪確所當提究正法但州縣勢難拘
攝須勞憲令着落該衛所密切擒拿毋致魚驚鳥
散其餘脅從槩從寬釋庶天網不漏反側亦安至
知州史應選調劑苦心安撫倖得藉手不致
辱命乞恩紀錄盧州衛指揮郭永清李聯芳吳夢
吉等横海等衛指揮高尚易等出入危巢共襄異
變均宜奬勵惟含山營管操指揮張弘仁庸懦長
姦前被諸軍奪其鼓旗擅行燬劫瞠目坐視如土
木偶土著百戶張應詔眇於目復盲於心厠於官
實依於賊均應三褫等因又據盧州府知府劉應

召潁州道副使呂封齊俱據本官揭帖覆看無異
轉呈到臣臣隨密行各衛印屯官擒捕諸兇犯行
令將功贖罪去後百戶鄧珙鎖械陳毅忠至矣已
據江陰衛指揮劉惟忠申稱陳毅忠含山一錢虜
也自恃多藏豢結匪類禍心久熾倡言遏糴忍肆
焚抄甲衛比奉委命素知親管百戶鄧珙忠勇有
餘入穴磐擒到衛解赴院臺已蒙發禁東城若議
紀勞似宜首錄次之則百戶余有光李一陽近又
拏獲惡黨魏崔魏楚解赴無爲州禁錮亦當并錄
除張璉吾等已經嚴行親管百戶周弘道陳有年

余有光陳蔭科分行緝捕另文解究外伏乞照詳
等因本月二十四日淮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
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呂兆熊會稿爲悍軍
聚衆搶劫姦民乘機效尤渠魁已殄餘黨悉散謹
據實奏
聞以明弭變之蚤以預善後之圖事開據潁州兵備副
使呂封齊呈前事議將推官徐日炅從優紀錄知
州史應選知縣鄒得魯周應淅指揮高尚易王世
臣劉惟忠張文鵬等姑從免議指揮郭永清百戶
李聯芳吳夢吉照例獎賞指揮張弘仁百戶鄧珙

張應詔等行南京兵部按法究治仍行該部查發
倉糧速將屯衛饑軍查明賑濟以後著爲功令將
該衛掌印管屯千戶百戶等官毋歲前來江北各
軍附籍地方分班輪管毋得優游京邸其指揮按
期巡查歲終俱聽潁州道考覈申報等因到臣該
臣看得大江以北
湯沐歌風之地其民號謹樸易治邇因東南去夏洪
水美溢禾黍不入饑麥咸惡米價驟痛騰躍巢湖
規肥潁諸郡之流江南買人販糴其中如雲涌于
是合和無巢四州縣軍民乘饑閉遏始於掠客舟
繼於挾豪富人相假貸道路訛言洶洶幾同斬木
該州縣報至臣隨牌行該道府咨行南京兵部兼
傳檄各衛官馳往禁撫會有推官徐日炅以轉漕
之役至相機便從事偕知州史應選延見父老擒
治一二暴子弟文武同心張弛合法馬箠所至翕
然安定當捕馬錦等桁於市衢不數日而衛弁鄧
珙亦縛首惡陳毅忠至矣毅忠聲名素藉藉然臣
熟視之第屯卒中猾禍之豪耳業鞫繫東城兵馬
司居無何百戶余有光李一陽亦跡捕魏崔魏楚
等鞫繫無爲州撫臣疏中諸兇首次第收案除張

璉吾不貰外其餘脅從或可豈之寬典乎臣嘗恭
說古人哀矜於赤子弄兵潢池者今僅僅以饑卒
貧民口實遏糴恃衆索飽尚未可以弄兵目所獲
兇渠付郡邑法曹椽治之足矣不必復張皇塵瀆
天聽惟是屯軍近七萬雖尺籍隸於南京兵部分置田
官隸於屯馬御史而土著受廛於廬鳳諸郡與編
氓繡錯以居從來戶婚田土訟牒皆該地方有司
者治之卽軍卽民何可異視今一二漏網郡邑賊
曹椽枹鼓勿之可辦據各官申呈似欲稍委於南
都如此則威重不行何以待後善乎撫臣之議欲

將各衙印官輪班渡江巡查俱聽穎州道考覈
申報撫按振卹撫綏安定習作策浸使應聽南京
兵部會議至於應紀錄應免議應獎賞應究治各
官應發倉糧賑貸各件撫臣詳哉言之各部院主
者自能斟酌推行臣不必越俎而代之贅及矣而臣
因有感於歲之有饑穰天之行也古之趨時修息
者謹觀於歲有上中下熟先時儲蓄即不幸有方
二三千里之災爲政者第掃除煩苛與民休息又
通商惠賈金粟兩坐民即舍菽飲水至死不得萌
他念乃遏糴爲霸者之所羞平準非庸人之所辦
有司豈可輒輕下此令而令姦民口實梯亂乎其
始也聚徒而衡擊究則扞罔避誅相保匿山澤率
難撲滅事有至微淺而釀成天下之大紛拏者往
往類是普天之下莫非
皇土安可於大統之世而自分秦越乞
明勑天下通除遏糴之禁將四海穰穰共灌輸於不涸
之倉[illegible]
根本重地四維業固而臣職耶臣謹會同總督漕運巡
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呂兆熊
巡按直隸廬鳳等府監察御史劉大受巡視上江
兼管漕糧監察御史劉之鳳恭報前項曲折伏乞
勑下該部通除各省直遏糴之禁文武功罪詳看撫臣
疏覆
請酌量施行已獲兇犯聽臣等委官究問明白巡按御
史會審詳決其餘脅從一槩勿治庶春生與秋殺
不悖而義正與仁育並行臣等藉以仰紓
聖明根本之憂豈不亦大幸哉緣係江南荒儉可虞江
北搶攘旋定兇渠已獲善後宜周據實恭報仰塵
聖明根本之圖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龍
應祥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啓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
聖旨搶濟兆亂遏糴病民着該撫按官嚴行撲滅設法疏通
以安地方其已獲兇犯分別首從依律正法該部知道

鶴草引

既刻鶴草或人听然而笑曰子嘗爲鷇音矣忽然而鳴天野之聞何不倫也熊子曰是音聲自然之理也宮和而聖商和而義角和而仁徵和而禮羽和而智大小相旋君環無端樂作而詩比之君子反情以和

其志倫莫加焉夫細下極則焦衰大上極則廣賁其惟雅頌之聲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心詩之至者也學詩而不本諸雅頌猶未學詩也余固幼而讀雅頌者今之詩不能雅頌其聲不能不雅頌其理雅頌之理至平人人可和者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若賔賔然希心于陽春白雪之調以寡和爲奇余實不能矣然余之爲鷇音也亦未始異于鶴也希音之爲太音有旨哉墨子之謂禽子曰鶴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然則鶴盡詩與曰鶴千六百年始能與鳳凰同鳴遊于聖

人之庭聆音者必采律歸昌合陰陽雌雄之要渺而後爲詩之至也鶴云乎哉

鶴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古體

三百篇以後古詩無定體以古人題者爲體後人如作樂府古歌卽當因其聲以想見其氣象倅其精神如起古人復歌也乃爲得之明興以來詩家鮮作樂府者惟李獻吉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爲盛然獻吉作汝爲我楚舞日君無四海之羅安用此缺君美人毒兹于則遂後人爲漢祖斷此將英雄且憤且述之高鄙失模寫仲默改易水歌爲易水行直述荊軻漸離等名已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邪敢吁將前後事一一說出其于易水悲歌節作或象了然無味于鱗作南山歌日車下短衣歌者誰試有叔牙當見知卻是甯戚卻于豪傑發憤光景不像較之本歌不啻藻越元美則鮮生脊如文王其于拘斷株藏直體口吻擬非冀野之騷黃亦庶幾于叔敖之優孟矣而其作樂府發自謂杜陵遺訣以備一代撫擇甚盛心哉歎吳不數章如詩亭立等題明矣若古書樂非有人笑出旣知其刺趙文華之于柏若也乃後之作樂府者濫觴將時事直敍其體則近日歌行一作題目古樂府可乎哉余其宗尚四家而其一二本總悵處恐開後世磔裂古體之端又何敢蹈聲附會也姑表而出之以俟罪我者

樂府

皇娥歌（皇娥遇白帝子于窮桑之水而生金天氏）

天地開明判混茫日月迴薄四陰陽璇宮夜織倬漢章
豈乘桴木歷窮桑恍惚天風吹玉郎雲和瑟奏雙鳳凰
被我金天長發祥

白帝子歌（答皇娥也）

金繩交界來西極乘雲作雨施四域牛渚望對天孫織
上帝之命開下國雄雌六鳴揮寶瑟清歌肯與塵凡諧
駕海逝兮萬里息

漁父歌（擬渡伍員歌也）

宰彼野者虎耶豹耶猋然來者楚耶卭有舟兮處耶

其二

蘆中王孫卭哀而進於毋畏卭奔蘆中王孫

其三

歌滄浪兮春秋卭詭名而直餉于寶劍焉求日照當心
沈舟赴流吞天乎悠悠

聊操（擬孔子臨河歎也）

吾道非耶文武不作將焉歸耶覆巢逵鳳鳳剖胎騏
麟淊淊者皆是與其詘于人毋寧席珍彼唐都兮乃殺
良臣龜山郎蔽吾望兮吾豈濟秋水之津復我舊邦
憂心殷殷吾其爲東周乎安得明君

白雲謠（西王母歌也）

白雲高飛弇山吾家日入萬里人生有涯祝延君壽若
木常華

其二（天子觴而答之也）

瞻彼白雲瑤池之傍萬民和洽降福孔將三年爲期獻
觴是常

艾如張

田車既安如輕如軒艾蘭爲防置𦊱爲門䲭言行狩遊
于北圍雉罹于羅有兎爰爰安得如黃鵠高飛不入羅
椓之丁丁兎柰何

公無渡河 擬箜篌引

公無渡河河伯不仁吹怒波巫嫗三老爲娶婦年年尚
見蕩田禾死有猋才之暴鼉九首天吳十丈黿枯樹黑
鴉饑欲食烏烏啞啞待人過公無渡河公渡河渡河竟
死柰公何

落葉哀蟬曲 擬李夫人歌也英雄悲惋漢武之賦秋風忠直牢騷屈平之辭天問

秋風兮凄凄秋草兮具腓黃葉兮飛飛蟬聲兮傷悲閒
厰兮玉墀虛玄兮翠帷懷蘭英兮歲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背樓
望彼美兮懷疑翩何姍姍其來遲

淋池歌 擬漢昭帝

天晶雲白水波凉田田太液菱荷香沙棠之桀木蘭橋
飛鸞舞鵠隨風翔采菱歌屬黃頭郎兒有宮娥引清商
月明河漢低建章千秋萬歲樂未央

城上烏

城上烏生八九子餔飼不避蛇與蝎青衣少年挾小鵶
一縱黃口連毛噎何不學鳳凰棲梧桐朝飲丹霞暮餐

綠雪

車遙遙

車遙遙兮馬騑騑自君之出不可追君之出兮咸陽西
人生安得常相隨妾願化作山頭木憑人採砍作車輻
三十安排共一轂妾願化作陌頭塵朝朝暮暮着車輪
隨風吹起上君身

吳江歌 擬張翰

吳江冷兮楓樹丹鱸魚肥兮秋風寒歸兮歸兮附所安
菰米蓴羹竹釣竿

江南曲

江南淥水泛香蓮魚尾蓰蓰蓮田田老葉如盖嫩如拳
初生貼水五銖錢筆簪新芰雜芊芊不礙如花采女船

小麥謠

小麥去年無人收大麥今年無耕牛騍驢揺盡牛服犏
買牛之價賣兒售丈夫征戰婦姑愁野田黃雀聲啁噍

兵車謠

車如鷄栖馬如狗盾如榆葉劍如韭十萬騎兵如戲偶
將軍金印大如斗

煌煌京洛行 擬魏文帝

煌煌京洛壯哉城郭北里鳴鐘南衢擊柝東市放燈西

郊張幕名利津渁千呰萬諾一解 紫閣沉沉黃門赫赫
豪聚五都衢過九陌金張開第許史列宅鞍馬駈駈名
聲藉藉富貴之場驕填嚴舄二解 功成身退卓哉子房
淮陰不止鳥盡弓藏娟無功德啞啞怡堂若曰胡傷多
足不佃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三解 蘇秦傾側車裂宜加
陳軫忠謀不用何嗟吳起好殺伏尸禍奢智矣郭生馬
骨自誇魯連郭金志干青霞四解

長干曲

白門蕭寺水西橋秦淮明月鬧吹簫大江日夜東流水
迴頭猶作廣陵潮

其二

楊子津邊十二樓青雀黃龍白鷺洲雨花臺上萋萋草
管領風烟不記秋

邯鄲歌

明月閒閒長信宮邯鄲女子分當熊短衣不脫愛故縫
祝君之壽南山同

其二

灞陵松柏鬱青葱扎指邯鄲路可通爲惜短衣休洗紅
彈弦衆細迴清風

五言古

吳趨行擬陸機

楚聲停白雪齊唱罷高唐秦箏姑緩引趙瑟慢由房聽
我吳趨曲事蹟說金閶閶門一以高迴軒文杏梁雲浮
泰湖石風浪到婁江泰伯開風俗虞仲體綱常灼灼延
陵子高揖標青霜季世君圖霸水戰棹餘皇伍員効武
節專諸進魚腸西施傾國色姑蘇麋鹿場王進隕陽九
三國紛搶攘亦壁走阿瞞江東日龍驤八族皆華胄四
姓盛文章商俛稱陸海聲名擅四方淑美難窮紀短歌
聊抑揚

鷓鴣詞

大氣炎方異高禽毯羽毛一枝春樹上雙叫曉山高度
曲通朱殿遊詩動綵毫禰斑眞可愛所貴在逶高

其二

打起山鷓鴣莫敎啼芳樹振羽既多姿弄音僾如訴本
是越雞性豈甘胡鴈婦短尻似軫車修頸如張注

梁甫吟擬諸葛亮

壯士矜意氣義重身可許至於事君王要貴以規矩嗟
彼公孫捷田疆古冶氏豈不拳勇人國相惡無禮微言
賜二桃一時爭趣死功不論馮河功不論拜虎功不論
御軍得罪智衆無處所君不見梁甫山邊蕩陰里三墳

嗚呼與狐狸

野田黄雀行擬曹植以下選體

悲風吹野田黄雀啄荒粟喈喞雄呼雌蒼鷹側雙目雀見鷹投人人喜寵雀驚傍有俠少年捐金將雀贖放雀摩青煙感恩還彳亍意氣在羽毛啣環相報速可以結交行轉眼成反覆利劍斬負心一以激流俗

蕭史曲擬鮑照

蕭史元神侶秦女本天孫漸臺切河漢精氣吐氤氳咸陽樓上月嶰谷管中雲羽袿揚霞佩艶體袚星文火粒甘排辟瑤華吸朝昏一自雙騎去鳳聲猶可聞

爲牽牛贈織女廣顏延之注牽牛一名河鼓南天桴在鼓傍織女在天中二小星爲足婺女乃宿生隔牽牛六度

織女天貴孫豈同須女賤須女乃相隣經度隔六線貴女越長河韜英邈難面況有三河鼓芒角王征戰天桴鳴鼕鼕鶯斷鴈與燕秋風一夜期雙瑠激飛電托身在天津偏難布親串羡彼奔姮娥夜夜月中見

爲織女答牽牛織女二足如侍兒名梁玉淸舊有太白竊侍兒之說語雖荒唐于傳有之

恨此儷經星漸臺秋水平況有雙侍兒名呼梁玉淸萬古永相守寧虞太白經弄杼欲成藻文機織未停河漢界天末北陸道南溟七夕烏橋幻轉漏月三更凉風發雲表牛渚何盈盈姤彼賤須女近郎逞娉婷

逍遥閣對月擬謝靈

敞榭延海月素色際天遠高山莽宿煙微風恣舒卷梅雨正初霽鳥與青宛宛慷慨發浩思情理可雙遣寒暑信不違菀枯理無遷所貴達者心中立無俯俛

其二

夕霽天氣高閒除有餘朗開閣居明鏡邀月開虛敞盈盈浸海日紛紛來夜爽氷淨我所愛露華人亦賞高視收素心曠覯中獨往和光塵無同任眞敎微尚

行春擬謝靈運

命駕大堤谷宣氣與雲薄朝發東門關暝投山寺閣陟嶺探石華捫巖掇丹藥祇爲恣奇探非能尋正覺四時著佳麗三春眾騁爍高興煙虹冥邈焉寄遠托古人有遺言息必期廬霍

其二

柳青動逸興鶯老起春懷涉風捲丹溜山月照蒼苔步謁太母宅手揮容成杯朱華被蘭路玄雲拖芳臺曠望廣川際遨矚曾阜隈晴陰紛氣候一以疑蓬萊抗跡千仞崗壯心殊未摧

東郊

首夏飛陽雲清和快餘步慶祿鶴岐海島與對朝暮溟

漲邈遥碧皿煙引輕素女蘿蔓朱華灼灼採樵路

其二

高志臨門花虛心覩萬物振衣瀛海端迴飈薄披拂憑

陵歷倒景橫鶩入蒼鬱古稱支蛇卿今亦紛朱黻

四豪詠 四首

信陵君

卓哉魏公子本自綺紈流意氣渺四海肯安肉食萊夷

門進奇謫有交亦解仇功成鄙千賞識與博徒游二客

陳正論決策歸分憂兩戰何堂堂出入無競緣

平原君

平原貴介子好客稱自喜雖多豪舉游毛公竟不偉門

下使無人虛義焉能市維是圍城中勝也何靡靡誰憐

公子姊八萬來致死談笑却秦軍賴有天下士

孟嘗君

薛公渺小人養士置幸舍雞鳴狗盜雄盡皆通坐下入

秦秦無如歸齊齊甚藉雖非倜儻倫抑亦俠士亞桃梗

獻計者小忠良無詐馮公眞偉人貴君不吝謝

春申君

黃歇本無行好客為豪舉上書能折秦盡策思存楚歆

河並場盈可貨為可賈李園欲居權謀府即禍王亡去

非望入身名無處所珠履客三千一士朱英耳

三傑詠 三首

留侯

伊人始奮椎祖龍魄蚤失取履圯上奇獻璧鴻門屈扶

漢策奪巢報韓心已畢銷印本良圖躡足近譎術商山

羽翼成辟穀辭緤紱玩弄英雄前飄然托鴻乙

淮陰侯

灼灼淮陰侯窮武本冤世寄食窮少年孰戟既下位朱

光聚耋雲英雄撑王事威亮逾火烈功成秉貞志謝絕

蒯生言忘身中饞忌呂氏蘊邪謀鍾室血先瀧

酇侯

蕭公何堂堂奮跡孫王吏內撫三秦和外濟六軍匱拔

奇感代工自汚費多智封鄭居蹤指請苑殊不次折律

垂規模經制允稱備誅信倘無謀宗臣良不愧

七言古

匈奴歌

馬支山栗山團團滿類海子水漫漫高掛穹廬障朔寒

穩抱綿羊草底鼾馳騎飛上鐵馬鞍大弓鷲羽長箭竿

闞氏曰唇如激丹剖炙吹笳呼可汗

其二

祁連山下山戎戎黄河套子水窩窩亦馬騂牛青橐駝
高打坐纛亂吹螺邊關市日來講和旃裘皮角貿絲羅
封羊灑酒笑婆婆胡姬手抱琵琶歌

幽州馬客歌

代馬驕騰向北風燕昭臺上比英雄四蹄入陣矯如龍
雪花照眼纈纏鬉漢家帝子開五郡汗血方成大宛功
從來馬種生胡地薊裘星連昴星細健兒鳴弓馳黑沙
飲水長城射辟睨馬市新開斥堠稀近苑春深苜蓿肥

幽州賈客多遊俠結束胡兒冠虎皮黄金錦繡紛縡去
飊得瀾前欵段歸鶴脚高撑頸毛縮草縄絡口向人嘶
只今羈去遼東路牛作柴車牛作騷君不見馬骨高似
醫巫閭

海風行

黑風吹海海欲壓鐘鼓龍宫聲轄轄巨鰌吞背亂吞潮
捲出黄雲大亦狹曾聞海藏珍的皪珊瑚血紅高八尺
鮫人珠子明月光波斯賈胡爭賞識又聞神仙居海島
十洲芊芊緑瑞草黄金紫貝弃流精八道交縄擊大寳
似此皓旰拍天來靈仙異物皆惡道嗚呼海風不惡人
不平氣力雄時海可傾莫說秦皇鞭石走駕橋直擬接
蓬瀛就是太公釣得文王上回頭便嘆天下清

嶺西行送張參軍新將潯梧

九疑之嶺千萬尺嶺西錯落欝林石寒亭水浸桂枝辛
桄榔樹子作麵食猩猩白晝學人語毒草春榮紛鴆羽
蠻婆吹蠱障行蟬蚺蛇如斗膽如乳君不見湘江風起
浪滔滔秦皇一怒赭湘山交阯女子徵側反伏波將軍
大戰迎又不見象州安置薛都督由來三箭威名宿軍
前兒曹示胡兒十萬鐵騎皆俯伏

崙海行送王參軍出汛

崙山嶻嶪高插天洪潮萬古激其巔明庭風從東北起
春岸扶桑浪作烟祇爲倭奴貪漢市兆艘今論貢勾連
令嚴幕府懸功罪奏課　明光年復年將軍坐遣黄龍
艘甲士歌揺青雀舲凌晨候氣占雲表接夕窺沙望斗
邊君不見横槊威名自昔傳周郎意氣更翩翩何必但
眉事文史男兒有志勒燕然須取崙山一片石磨刀殺
賊向無前我取海水蘸愉糜爲君作記標後先

海鶴歌過白鶴嶺也

我聞渇浮提中芥子許漫學山河與海水初生小兒名
盤古繼之者誰曰神禹鴻濛氣蓄南條分衡嶽騰騰東

南奔牛女星高塡越門支提之前白鶴蹲玄雲爲質雪
爲魂朝飲滄浪日晡昏夜啄長鯨潮汛渾佛子休誇大
鳥王金色兩翅搏龍堂南華老叟恣汪洋大鵬負背亦
尋常我數騎鶴遥寧陽仰首但逼天蒼蒼有時雨師挾
雲將連天和海都渺茫忽然罡風吹大荒分明歴歴見
扶桑只愁刼盡八萬載此海此鶴何處藏君不見依舊
芥子包玄黄

附韻

硯銘 銘非詩也而韻近于古詩式王諸銘皆翹妝之今亦附錄

頳楮着而經國石墨着而汙白持重君子之德守黑至

人之色敬之哉

筆銘

銳其首直其身蒼毛茂茂今古彌綸敬之之哉毋冉於人
毋陷於文

鑑銘

孰不欲自見其形孰不欲自匿其情鑑於水者濟鑒於
人者明可畏哉

劍銘

文武不備良民懼道德行之始爲祥器

墨銘

不曰堅也磨而磷不曰白也涅而淄故用不可不慎也

席銘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子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欲者正之不欲倚也杌者支之不欲陂也

几銘

其安可憑也其修可盛也維其平也維其貞也勤拭之
毋垢明也

杖銘

輔人無苟輔己無佻扶人無咎扶己無敧

觴銘

任禮日衍亦日杏豆和洽人神豈爲濡首三爵不識矧

敢多又

衣銘

毋故是厭而新是娛寒溫遞推時哉時哉

讀藏經 余奉先太君諱住錢牛寺翻閱藏經擬其雅馴者爲佛海淵言因作偈語以其皆叶韻似六言頌附錄之非謂可詩也

擬涉月而珠角香眼照開五濁天龍夜叉羅睺幻術終
輸正覺

其二

非正雲駛月運非客舟行岸移一切住於深定何分自

體他機

其三

貪揀凡縛想宅煩惱容塵窄迫試噉虛空何味究竟無

失無得

其四

從他小乘作意何如大乘體觀波羅密在恐處試看覺

安臥安

其五

從來烏黑鵠白總爲兎角龜毛睹領東方精色分甚地

下天高

其六

身相暫爲幻垢妙色何如密圓毫端見實王刹佛前無

媸無妍

其七

龍女寶珠一顆價值三千大千獻佛立坐蓮華頓破自

然果圓

其八

虛空平等世界解脫方便爲闗堅牢密訓離垢處處者

闍崛山

其九

貪行瞋行癡行各有二萬一千三界田中苦芽念風識

火熾然

其十

妙在反息循空熟到遺身純覺銷滅諸漏頭陀彈指便

超無學

其十一

斷除一切煩惱不動有如山王鼓揚兩翅觀止無撓猛

似金剛

其十二

普印先居八解菩提直入三摩說法歸於不說天雨訶

勞陀羅

其十三

象寶馬寶珠寶婆羅更有善財法華普行推去莊嚴受

享迴來

其十四

淨飯國王因主摩耶夫人聖胎毘盧遮那釋迦諸佛總

一如來

鶴草

近體 近體以律詩得名開元大曆以後律法始嚴節初盛號稱作者如黃鶴白雲崔家少嬬千古絕唱然其字格微類古體即盛如杜子之城尖徑黃莽春苔夢字羨詠頃今則嚴然為律之上選難若顛學之獨了虬元美亦之多見也今詩家喜其新警者為門戶之者愚亦甚為擊節但院已稱律比之管弦不宜宮商步錯何如秋興諸將詠懷之為正也

五言絶句

春雪

不道炎方地春風舞雪斜天將寒素意分與日南花

其二

海嶠紛紅梅春光早滿波梁閩萬里遠忽訝風廻雪

古意

丈夫貴自立寄身無愆時潮酌新豐酒高歌猛虎詞

寓意

如花少婦面衫子著銅青合唱伊州曲流風動繡欞

其二

芳屏鵲明月曳地石榴裙一笑千金買歡聲出碧雲

桂

南方榮桂樹冬夏無彫林況復秋園上香來月色深

賦得臨池柳

綠占銀塘早絲陰玉砌長春心愁欲斷花片落滄浪

杜鵑花 太姥山三月最多

子規啼正急又見杜鵑花萬樹紅煙起春風醉欲斜

紫藤樹

石崖春倒影依附發榮華不似喬林樹風霜歷閱賒

代閨人

春鶯啼欲老風拂柳條青為送邊城客長亭復短亭

代戍人

胡笳秋月夜陣陣朔風聲風月關山斷高天兩處情

閣夜

海動雲移惡山深月照虛好將天地色收入伴圖書

五言律

逍遙閣

東南天地外官署一山阿木戰魚龍舞風梧鸛鶴歌樓高觀碧海樹老見青蘿吏隱人無避深藏得意多

其二

酣看滄海色都是碧山雲松裊飛春浪城頭駐夕曛讀書稀吏俗作賦遠塵氛酒後疎狂極杯香花氣聞

雨夜

風雨孤城夜闇中一郡偏潮聲凌鼓角烽火照樓船南越全規海東甌半壁天乾坤無限夢高枕思悠然

其二

漲海黃梅雨中宵殊未停漁燈攢斷岸螢火閃疎櫺戍靜風鳴柝更嚴吏止亭綢繆惟視力敢自托飄零

雨後

野風吹猛雨波浪撼空林珠母隨潮徙銀塘映壑深古松巢水鶴青草叫田禽短鬢驚時事焚香拊素琴

新霽

萬山斷雲腳一片寒沙明深綠看無了殘紅望欲迎盤空飛老鸛啼樹隱新鶯晴雨元皆好初晴天更晶

聖水庵

靈芝之青嶂削天乳注龍湫佛座居雲裏鐘聲叟海頭千年丹井滿萬个綠筠幽飲水眞吾分長生自已求

其二

凌虛千仞上一似探河源玉井泰山在金莖漢死存攀高迷宿鳥扶秘嘯淸猿莫許白雲起翻將聖水渾

錢王嶺

天壁雲生逈春路到錢王水似富春渚山如華子岡古林十里綠新葉百和香白眼風塵外扶桑盼渺茫

中興寺

爲訪名山勝逈從古寺看龍宮連石塢鷲嶺護瑤壇地盡中原遠天高大海寬暝投依佛宿空色等平觀

偶詠

南方氣候煖風雨亦微寒紫燕窺紅壁黃魚呴碧灘撼波多水母問俗少珠官留滯同眞隱青山日日看

其二

閩中天外郡兄復古東甌只有鵑啼夜曾無鴈叫秋荔枝沿浦激篁竹蔽山丘直置風雲氣隨時狎海鷗

戍婦吟

莽莽黃龍府腥羶急鼓鼙斜陽衰草變殘樹亂雲迷甲馬朝踰塞軍書夜刺閨可憐砧杵急衣絮到遼西

其二

記得征遼日去年楊柳青攀鞍羈戍騎把酒送旗亭塞畧占關雪存亡候歲星怨啼空自語誰適送娉婷

百洞（蓮華青芝山多洞壑廷尉新闢）

漢縣候官舊閩甌東冶長千峯凌碧漢百洞貯玄霜仙鼠苓藤舞神龍擘峽藏海將天一色靈氣逼扶桑

其二

洞古青山合雲橫碧海分登臨迎旭景徙倚駐斜曛地錯甌閩繡天垂牛女文欲將白石煮鶴夜中聞

其三

太華連中踏青芝寺裏迴馬王䭾貝葉獅子護香臺氣
蓊先天合綵成近日開蓬瀛周道上步䕩亦悠哉

其四

千年靈秘物廷尉忩冥搜禹穴疑堪採龍門似可遊海
光天鏡落江影石帆收吾興諭非淺青鞋不自由

梨嶺循作紹客福安張令霞亭具顧

陸海兼天宥銀河在袖攜龍王騎碧島虎子掛丹梯萬
里蒼茫合千峰縹緲低都亭今可憩關吏戒晨鷄

白鶴嶺

霍童側天壁此嶺復名嵬一鶴雪中舞六鼇雲上朝紅

泉飛大塹白石駕仙橋日馭扶桑外羲和如可招

七言絶句

中秋同潘泉諸公西湖曲宴時聞邊報

秋淨雲高海氣開月明沙渚鳥飛迴鳴榔聽罷江南曲
城闕西風畫角哀

其二

諸侯張宴冶城西楚客啣杯意不迷共說秋風吹塞草
漁陽邊外馬聲嘶

重陽同諸公飲樣樓樓即越王臺址

蕭蕭洛木越王臺秋老黃花取次開蓬鬢不須防落帽
西風高照紫霞杯

其二

白雲紅樹滿閩天紫蟹黃花集象筵海甸莫將秋色奪
龍山高會總神仙

烏石山洪陶朱二陳年友

山閣傍郭采蓮評老峰前萬點青惆悵中原搖落盡
太丘今喜聚雙星

其二

秋樹陰陰過酒滿班荊聊見故人情雙龍躍出延平渡
可聽中江風雨聲

塞下曲

青霜九月過火燒千騎胡兒出射雕天大將軍星名也排
漢陣邊人驚說霍嫖姚

其二

盧龍雲白薊門秋婁女城東瀚海流鬪說左賢鳴鏑故
西風何處不堪愁

其三

白檀東去望遼陽旅雁南飛夜避霜偏是良家六郡子
忍携孤劍戰沙場

其四

將軍此日踏王庭鐵馬雲屯塞草青只恐單于先絕幕
胡門無計射狼星

與綠叔發集太平臺偶譚城上退倭用火攻也

喜向王祭一登樓萬里春風接海洲戰血當年腥野火
賊奴魂悸此城頭

其二

城高滄海廻樓臺楊柳青青入望來共話如君眞舊史
登臨我媿大夫才

冰山歌

胡地黑風吹東海中天炎氣水爲山相從廣野看宮闕
蜃影微茫波浪間

其二

但憑風力上雲霄只道高山勢不消若是羲曜無積雪
千年明月照彩光

其三

秦皇驅石海之東海自無橋石自紅就是秦埏風雨地
由來七十二君公

其四

冬日偏同夏日威炎風朔雪兩依俙昭陽殿下生春草
愁殺王孫無處歸

荔枝

滿林春色醉楓亭紫核丹房布葉青皎若朝雲與峻嶽
日華當午照繁星

其二

甘如石蜜亦如冰千樹明瑠翳古藤度嶺便同江橘變
日南佳色滿修陵

其三

漢帝當年扶荔宮交州移[illegible]春風其如海岸芊芊綠
五月烟籠樹樹紅

其四

明駝怨遞逐飛烏萬里長安似轆轤但得嫣然迎一笑
紅塵何惜盜兵符

龍眼

本是匀圓鞦鞠珠生憎呼作荔枝奴吳儂寫入三都賦
茂死如今樹有無

其二

西國蒲蜀比重輕日南千樹海珠明漢朝曾賜單于食
旁挺何曾讓側生

其三

菁菁綠葉繁金房誤惜雲容飽玉甑莫道海南官況冷

秋風吹落露凝香

其四

橘柚櫨梨各有時仙人海棗渺難期折來龍目旁中味
九轉靈膏肯附芝

撫劍

延平城閣枕江隈萬里洪濤倒海來劍氣忽看風雨色
雙龍蜿蜿匣中廻

其二

七閩山到越王城大海遙連百粤平雙劍無人窺紫氣
含情還向斗牛明

其三

三尺青萍匣裏安磨開陰縵斗文寒自言不許千金買
留得英雄帶笑看

其四

何當流綺壓風塵秖爲光芒早爍人自是不妨常欲吼
含將秋水久逾新

七言律

登泰姥四首

其一 宿玉湖庵

爲訪桃花到碧山洞門流水浪潺潺闍黎寂寂窗昏鐘冷

佛相荒凉古殿開煩看細雜問夜色寧無大藥駐春顏
今宵穩作遊仙咏天姥明登尺五間

其二 上摩霄峰

幾作名山汗漫遊靈仙偏秘此邊州炎方瘴淨摩天近
漲海波澄浸地幽紅日照來秦觀旭白雲飛去楚峰秋
胡門直北狼烟起回首兵戈不盡愁

其三 謁太姥墓

仙人委蛻石蘿寒倩得紅雲伴尾棺落日荒岑孤鶴唳
廻風曲洞老龍蟠名山不道無常主癖海偏能有大觀
請向中原悲往事五陵松栢幾堪看

其四 入巖洞庵

萬丈丹梯獨往廻杜鵑啼雨雨花催岑尖隱隱鴻蒙劃
洞古陰陰混沌開潦倒年華勤拜石縱橫意氣謾啣杯
分明鷄犬雲中現我自秋槎泛月來

鰣魚

四月梅風吹釣船鰣魚入市濯鱗鮮武陵溪裏開花後
楊子津頭進貢前斜月掛竿通海曙早潮收網隔山煙
官閑一路渾無事慙愧漁翁索俸錢

弢園 張叔弢園也

春園小築傍山高翫世幽人已二毛華瀨倒飛雲濕練

石嵐橫帶海生濤閒來坐上看書卷興到牀頭撫佩刀
解脫不須僧說法含先元自合天弢

南峯老松福寧城南二里

石門斜夾小林丘老樹高蟠上世留雙幹拂崖棲白鶴
孤根挿壁舞青虯千年苔色淩霜古二月藤花抱雨幽
疑是曲轅看櫟社故將無用閱春秋

立夏

羽觴流罷領春風初夏陽舒淑景融官況草侵新圃綠
鄉心花傍故園紅邊城戍靜高吹角海岸漁歸穩掛蓬
清簟疎簾堪避暑蹉跎可惜寸陰功

偶占

拾遺書奏鳳池秋臥病淮陽我自求豈有姓名驚世眼
漫將肝膽向人謀半生落落慙迂腐七尺昂昂任去留
海上魚龍金寂寞黃昏鼓角似邊州

徵兵時遼警遣科部募天下兵

朝廷羽檄大徵兵使者紛紛出漢城細柳可曾招劇孟
夷門還自過侯嬴三河年少皆辭社六郡良家盡結盟
見說塞蕪荒極目將軍且莫計行程

其二

一片胡塵捲地飛茫茫衰草照殘暉河湟急下雷風令
閶闔空裁雨雪衣萬里好將金印佩三更愁聽玉簫希
由來征戰男兒事不取龍庭誓不歸

加餉時以遼餉不論田每畝加九釐

襄平元是古遼東燕國當年亦禦戎轉餉不聞連海內
徵兵曾未到雲中豈云大統山河日翻遜偏安保障功
稍願臨邊諸將帥肯銷金革賀春風

其二

種得甌窶未滿篝由來磽确本無秋流行水旱蠲租步
火急軍興轉運浮露希汗邪棲野鶴風吹涉草落江鷗
供輸本爲臣民分但視功成蚤見休

演八陣

八陣由來即六花方圓束伍任橫斜天衡四正龍從虎
地軸餘奇鳥配蛇黃帝遺經存井地武侯留跡在江沙
將軍號令如風雨萬衆馳驅孰敢譁

偶成

甌閩盤互萬山迴一郡孤懸保障哉天入南溟三楚斷
海通西域百蠻開越裳白雉無消息關尹青牛莫往來
自媿風塵徒潦倒好教鷗鶴久疑猜

懷李愁明

世上虛名誤聽聞相看能不悵離羣江湖未老元龍氣

京洛還傳仗馬文賦作秋風誰念我詩題春草只思君
天涯回首添愁恨嵩嶺木歸派碧雲

寄與建塔

片碣停雲壓碧濤春花拍浪泛仙桃基憑匠石燕山重
筐載文昌逼斗高不爲珠林藏寶鷹還從筆海釣金鼇
懸知元氣騰騰合象緯精靈射紙毫

送蕭參伯曾縣入賀時參伯守延平

徽省旌旄謁 帝行薊門秋色望中迎觴稱閭海歌東
海劍出延平入北平冠冕共趨鵷鷺觀兵戈還擾鳳凰
城城在延津知君籌策憂時急肯學終軍浪請纓

送唐見五泉副入賀

扶桑五載照高標此日輕車賀 聖朝法著北收滄海
氣明堂惟進白雲謠蠻夷霜雨皆歸化猾虜風霜尚逞
驕宣室席前何以對遠臣爭敢厭蕭條

送曾都閫遊擊揚州

秣陵人物尚清高說禮敦詩弄素毫速師久邀滄海月
巡徼新看廣陵濤金山石上磨霜戟邗水溝頭照雪袍
别後祇應惆悵倍臨岐相贈一豪曹

送沈將軍填登萊

瀚海憑陵萬里風戈船無恙試蛟宮黃金不結曹丘口

白髮方圖郎墨功回首江湖看意氣誓心天地論英雄
休嗟漢法多孤負誰斬樓蘭入帳中

端陽時在福寧

無諸城北古東甌節序寒溫自海州五月榴花紅雪染
千林荔樹綠烟浮風塵逈隔吳都色詞賦徒添楚客愁
月日城頭鵶鵲陣何須范蠡競龍舟

綠雪樓集

鶴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古體

樂府雜調

漢鐃歌鼓吹曲辭

古樂府惟漢鐃歌十八曲㝡爲難從蓋短簫軍樂諸詞既多古淡字句或有亡闕從可解不可解之間所以獻吉仲默只擬君馬黃戰城南二三曲之敷衍者他無擬焉于鱗元美則全擬矣于鱗即而擬故多録原文元美離而擬未免脫其氣格余擬之于離即之間繹不可解以歸于解而復欲存其古法竊自嗟爲學嬰也今擬聖人出至臨高臺九曲朱鷺芳樹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雉子班俱見前卷

聖人出

聖人出萬物覩賢臣出蕨績舉明哉良哉調風順雨五老遊河六龍御宇星氣斯符筴龜斯祜下民萇侮得其處所式歌且舞樂兮于胥

上陵

上有修陵下有曲津上陵美美下津娓娓問客從何來客言亦不自東來亦不自西來亦不自南來亦不自北來天潢爲我船招搖爲我櫂玉繩爲我筰帆掛裔雲橋格澤下津泥泥鰕組國豐隆爲我車飛廉爲我策房駟爲我馬鼓擊天桴旗太白上陵美美狐兔宅滄海之外時員嶠蒼龍駕起頹霞標銅池芝草甘露酒紫玉紅綫甘碧瑶仙人下來祝聖朝

上邪

上邪世風斯下我欲與君相知交道要存大雅泰山東傾黃河西潟厨門肉象角生馬桃李冬華霜隕夏乃敢與君合

翁離

一曰擁離又曰雍離其原文曰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㳟䓊難解于鱗俱易三四字猶未解也余擬爲黍離之意稍演繹之如太白作空篌引諸曲亦不妨時出己意也

雍之離宫阿房嵩重乃今蘭艾生趾中芷蘭蕭艾築土室壯丁征戰餘老翁

石流

一曰石畱原文有金蘭字尚可讀上邪之意其爲神仙石髓言詳之

河水壯流湯湯沙錫以微溢離故鄉石以重究其中央君子結交志金之堅懷蘭之香有如此石旦若河梁

有所思

有所思不在大海南不在太行遠茹蘆之阪東門埠室邇人近那可相思不見遺君雙珠與玉瑱純束之亦緑綈紹繚之珊瑚串誰佩予美聞心中變拉雜燒之無晋戀同心結子連理枝盡付當風揚其灰誓今以往剪刀截夢匆復相思兄嫂咥笑雞鳴狗吠誰不知之始者不

如今懊恨東方須臾高誰不知之

思悲翁

思悲翁美人傷我心中誰思奪我美人使我首如飛蓬有若猛狗逐兎飜鵞雛子班雌來雄不從又若梟子五梟母六飛而食肉拉沓鶩鶩離其羣趨蹌暮安宿

遠如期

遠如期期萬歲萬歲豈爲遠與天無極與日常轉雅樂陳佳哉紛單于來歸月支臣太平玉燭天下春累世未嘗聞增壽萬萬年誠哉地上仙

臨高臺

高臺迴迴軒障之朱欄干漸臺之水清且寒瑟瑟悲風吹香蘭中有黃鵠飛且翻我主臨之心最歡微臣一千歲我主壽萬年

鐃歌曲補　釣竿黃雀玄雲務成四曲漢辭亡闕矣今竊補之未敢爲媢覓新聲也

釣竿　伯常子避仇漁于河濱其妻思之而作也

發筍于梁魚唯唯頓綱于淵水瀰瀰釣而不綱道所美其釣維何魴與鯉嗟魚之貪死芳餌言綸之緜思之子

黃雀

芳林之鵠集于蘭池雛子班班有雌鶩媄滄海之涘白鳥亦翅棲野田之黃雀曾不學朱鷺食茄嗺嗺啁啁啄入田禾山山黃雀亦有雛雀以高飛奈雀何

玄雲

紅日光頹霞燭蔭乃流明星燦天門開赤烟煥金欲爍巖將旱忽有玄雲北來凄然御風激電歘忽滲漉弘周祝道紫蜺莫見

務成

皇哉唐哉揖遜用寧哉帝以誠哉士以名哉許由作偏洗耳貴清負石沉淵效者務成禹家天下萬世爲經理本率分道貴近情

擬漢横吹曲辭　横吹曲十五篇惟出塞猶存古辭其餘並亡此體蓋陳梁以後擬漢者今亦全從之隴頭水紫騮馬關山月入關俱見前卷此自出塞至劉生皆所爲擬擬者也

出塞

居延烽火急騎將紫金裝馬踏柳城雪刀開榆塞霜陣雲嚴虎落兵氣逼龍荒祇因王事急辛苦戰沙場

入塞

王帳臨戎久金羈絡馬歸風塵餘殺氣功賞總天威甘泉雲影近長樂漏聲希幕府昭公道無勞譴事機

折楊柳

無端柳章臺下青青五柞前陌頭驕走馬樓上照粧鈿香

感隨意䰟明月待人憐折将離別恨飛絮入春煙

洛陽道

建都伊闕上洛汭浸銅溝九衢通井幹八達入長楸雞
鬬曹王勝果擲潘仁收王郎騎小馬司隷掉仙舟趙帶
隨槐影燕裾拂陌頭氣逐黃金彈香墜緑珠樓鐘鳴皆
戚里輪轂遍侯門不因驄馬避歌舞幾曾休

長安道

神皋控東井百二控西秦渭水河橋古灞陵山色新三
條經黑畤四合起紅塵甲第金張貴名園許史親五侯
鳴鳳轄諸将瓚熊文韓嫣乘副日董偃貫珠佷擊斷大

京兆烜赫小平津況復狹邪路羅綺盛成春

隴頭 一曰隴頭水

漢隴開先地天水入胡門九阪腸廻曲四溜淚分痕故
鄉迷白鴈高峡嘯玄猿防邊猶未巳私情殊斷䰟

驄馬 一曰驄馬驅

天馬太乙下龍蹄逐日暉鳴珂馳玉塞欽軨上金微佽
乾青海雪突解白登圍功名簠鐙就早拂柳陰歸

驄馬驅

天閑賦赭白冀野辨驪黃紫燕金畨勒緑耳玉鏤韉未
若茲驄馬騆邪比神羊行行還且止道路爾風霜

梅花落

江南春早回春樓早落梅艷質飄蓮井瓊花上鏡臺上
郡春來猶似朔紛紛雪花迷野鵲邊兒吹笛暝難回相
将但唱梅花落

雨雪曲

風吹角弓折邊土本慘裂馬蹄六尺氷狐跡千林雪詠
發岐昌思苦嚙蘇武節雪斷草頭青胡笳復凄切

劉生 劉生不知何指盖俠侶也或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

諾金稱季布驚座重陳遵巨先與翁伯睚眦能殺人劉
生今擅與意氣莫與倫鞠躬下屠竪引眼笑平津坐傾

魏其客驛置鄭莊賓寸心指白日三尺起紅塵袖椎比
救趙挾匕西刺秦縱横腐草靡千秋任俠身

鴻鴈生塞北行 擬魏武帝

鴻鴈生塞北啄沙青海旁寒暑無遥節飛宿自成行秋
趨南雲至春逈北風翔守義不亂群銜蘆周其防乃人
不如鳥征戍各分張夫去熾煌遠妾只在空房邈焉隔
河漢牛女限無梁白月既易匿永夜亦易央速取上林
信遥遥歸故鄉

五言選體

秋夜

南手横秋河露零陰鶴唳素月照閶闔紅草同芳砌螢
火息復飛蟬聲靜且嘒團扇懷故恩流黄織新字炎序
未云夕節候更推遷蕭條亦多姿至理在黙契

其二

明月照高樓流影圑中柱夕嵐捲陰大海光珠母媚戌
婦縫寒衣歎息迸清淚楚客欲反騷悲心起秋吹浮雲
西北生習習涼風至驟爲發清狂撫景不成寐

郭外尋秋

南郭尋秋氣空蹊徑危橋傍山林漸蔚蔚嶺海非遥窈
窕景歷關吳恭市喧消中有隱君子談論殊超超澄塋

靜如練願以當掛瓢

其二

凉風流大火素節司蓐收梧葉辭故柯蓝花媚長洲游
宦窮海涓徇祿殊可羞微才宜遠擯況復古東甌道汚
見君子勉旃茂遠猷

寄友

鬱鬱園中柳青青嶺上松柔條與勁幹托根將無同春
華皆碧滋所識在秋風願君崇明德休嘆仕難工

其二

落落澗邊石英英山中玉玉石世無分和氏廢刖足至

人貴藏樸豈可抱璞爲所依在中庸寧爲儉年穀

秋日詠懷

不薄淮陽卧寧知炎徼荒謫詞希抱牘書易歎報章山
嵐出莽蒼海樹靄蒼蒼龍目綴玄珠荔枝結丹房秋雲
起突兀秋飈送悲凉撫化隨時運何用徒慨慷

其二

結念薄雲漢恐泥路登登鴻鵠宜高翔鶺鴒宜卑呼但
抱中孚爻育名焉可沽平生秉微尚所好在從吾尼父
實我師孟公亦我徒斯言豈虛作古云德不孤

其三

央冠未云歲亂象在遐邇車馬困山[illegible]鐵騎[illegible]閒[illegible]

風正淒緊白露結嚴霜　廟策已群舉師徒[illegible]張[illegible]
際海塲妖鯨鯢敢不揚披軒望雲崖明月流素光

其四

凉風西北來玉階紛白露霜兒振皓彩[illegible]天
高皃肅清海涨亦澄素歎息獨何爲撫[illegible]發[illegible]寇
雖捨攘非攘未云痼注意將相間安民惟一怒

七言古　歌行辞樂府雜調

輞川圖歌

右丞秀句有神鮮自古相傳詩裏畫水烟不盡入虛無

胸中丘壑自揮灑揮毫灑墨畫中詩晚山落照雲脚悉
芽齊窈窕穿石竹青靄白嵐通翠微靄青嵐白絹咫尺
巖洞淺深描寫綾展開風雨起空堂由來楓水留真蹟
相將賞鑒題是真解衣盤礴氣韻新柳浪鹿柴今摅莽
華千崗頭無主人此畫翻直千金價畫勝真山山反假
新豐雞犬與黎丘優孟臨摹何足訝滄海已見三成田
只有精神長不化嗚呼絹素千年豈不灰畫真畫假都
可罷右丞風流那得磨礲有秀句高天下

楊白花

長安三月春似霞五陵年少鬬繁華金鞭嘶去碧雲合

月落城西歌袂邪十五女兒當壚早筵前解唱楊白花
白花濛濛落如藹深院芊茸點青蘚鶺鴒薄薄兩挃飛
荷葉新襟曳地捲千門萬戶趁東風雪裡團圞統系軟
軟裁紈素作流蘇沉香壁帶椒泥塗珠簾鈎放芳塵杜
嫋娜猶自入金鋪昭陽殿下廷廷燕數數飛舞月模糊
模糊春月照春蘿綠雲紅雨事無多桃李有情秋結果
栢梧成陰夏低柯那似楷前此日香綿落盡入銀塘逐
逝波

從軍行

君不見紅塵走馬撾金鞭報道匈奴入酒泉鹿門太守
親持戟都護軍書十道傳卧內虎符連夜下六郡三河
發兵馬馬在泰涼新課騎兵是孤兒難戰野亭長三老
不容情沿門呼促眼徬徉寡婦過兒無壯丁願備晨炊
誰應承榆莢跡黃秋氣早閉門一片黃蘆草由來烏合
不成軍結隊反戈掠官道沙場鐵鼓響鼕鼕登陴望救
急如風十萬殤魂還未冷誰爲祈父亶不聰安得壯士
一登擅橫磨短劍夜霜寒紅旗半捲錦文鞍三千私客
雄雞冠西度龍堆東白檀辭君直去斬樓蘭盡逐關氏
與可汗匣裏刀光濕不乾陰山千里氣漫漫使首飛奏
九重歡不願黃金與高官但願君王帶笑看從來英雄

一怒天下安心血如虹照日丹

邊地苦寒行

胡天八月高飛雪都護貂裘冷如鐵可憐戰士着鐵衣
十指龜文渾欲裂裂指粟膚卧草鼾曉起戟鬚介冰吸
風紫紅旗凍不翻角弓折斷絲弦絕愁煙黯淡殺氣慘
耳聽吹笳聲哽咽幸屬漢家飛將軍肯與吏卒同饑渴
椎牛灑酒犒轅門逐捕胡騎飲胡血箭落黃雲刀劈霜
猛氣紛紜汗流熱論獻幕府秉至公春滿龍荒照明月

塘上行

淵蕭冥冥水激激鴻飛遵渚啄青礫浮萍草上雲芝之紅

荇菜根頭鯉魚赤遥遥望見越舲新採蓮曲弄江南春
笑入荷花碧煙裏愁殺多情塘上人

七夕詞 悼亡也

星橋絶漢斗西傾漢水瀰瀰波浪生誰家綺筵紛乞巧
高樓銀甲細彈箏人世悲懽無賤貴織女那堪折玉清
栖烏啞啞啼秋早流螢故故窺堦草招魂幾欲問巫陽
明月愁看流白道

苦熱行

海南自昔稱炎荒蜃氣吹雲雲脚黄日痕射破黄雲捲
飄風發發熇驕陽十日不雨赤燄起秋熱翻于夏熱强

山來陰晴變寒者春寒故比冬寒長晛復陰火燁然光
潮平夜色辨微芒白晝赫暄何可當欲待岸幘松崖旁
娵將赤脚濯滄浪腰間三尺如鏌鎁君不見高秋颶母
逐龍王撼天發屋始微凉又不見無諸城邊草不霜臘
月青青荔葉香

鸚鵡歌

隴西之禽緑衣裳嘴如鉤喙舌如簧腹毳赭白爪鐵黑
經年脚鎖銀鋃鐺自言本是隴西禽斂翮遮天蒼雲深
銅柱南邊春到早巫山樹葉緑陰陰只因誤學世人語
玳瑁梁前刷毛羽此生長別芳草洲黄鶴樓高虚暮雨

畫眉歌 閩人取畫眉鶘鵋多用媒擒之

黄衣雀兒叫雙雙朝依沙岸暮烟江偶然名冐張君畫
嬌聲長瑣對金總金總何緣瑣雀兒只因雄鳴求其雌
禽鳥由來多亂耦那須斷竹與飛絲空籠半掩媒躑躅
嚶嚶自投遭約束君不見鷓鴣飛上越王臺啼入雞栖
聲斷續

崳山逐鹿歌

海邊疊疊黑雲横白龍撼波鼉獰獰孤峰斗出青天外
朶朶芙蓉玉作擎擎出巒頭石峕崿荒草蒙茸潮噴薄
煙墟古井都蕪苔野鹿儦儦飲清瑩飲罷嚙花飽卧軒

箇箇圈文虎子斑雙角用崚嶒兩眼碧或群或友水中山
山水由來非天險樓船截綱刀光燄樅金伐鼓海欲翻
勁足剛豪紅血染血染鮮肥陵阜沾尚有活捉與生鉗
虹蜺四起火風炎君不見日落沙黄貔鼓嚴壯士猶奮
紫虬髯怒觸崳山古石巖

銅雀妓

君不見鄴水東流太行下金銀氣識西陵夜青松歷落
鳴珮環宿草依俙蘊蘭麝二喬未瑣江南春三馬已奪
雲龍駕月明星稀烏鵲飛英雄色相餘臺榭疑冢空懷
千歲憂分香賣履何時暇只令人耕沙岸墳咽水猶疑

歌舞罷

其二

朱光欲頹漢家社黄星高照魏都野赤羽金戈氣似虹
翠管銀箏吹合稚寶釵雜墮錦氍毹鸞鳳光銜瑪玉壁
臺高雲雨並巫山群婢謔浪聲咿啞虎視眈眈畏卧龍
狼顧忽忽忘司馬至今曹馬並銷沉富貴奔騎真亦假
君不見鄴下荒煙起白楊春雨犁翻銅雀瓦

清夜引

霜寒月落更漏沉綺筵紅燭照青琴舞袖流風廻白雪
商聲囀盡梁塵歌博山罏噴鬱金香大秦珠子明月璫

羅襟不解汗微銷曲調闌珊米喉啞狼藉杯盤殽碣交
西樓明月低花梢酒深燭滅鏡殘影伏猊火蘊香未冷
長夜號呼與淋漓此是浮生一石時

走馬引

漢朝天子取龍媒十萬精騎壓陣開飛度黄河赤日濇
殺氣凌轢單于臺玉門西擊烏孫下大宛城圍汗血馬
匈奴遮絶貳師歸太乙空歌沫流赭何如唐家飛龍廄
裡錦成雲拳毛獅子鐵錢文犀鞲裝就金鐙穩朝踰地
隔夕天垠五色桃花雙玉碧振鬣長鳴照夜白真人騎
取上將軍一嘶入陣沙場赤嗚呼呂布兎頂羽騅穆王
八駿努春衢獨乘千里將安之終不若桃林野放首蓿
肥倒牧干戈包虎皮

霹靂引

庚衢撒牛尾舞希聲太音古南風愠解五弦和千秋萬
世開太平羑里操文王臨河歎孔父師曠清角風雨怒
太古之音音漸微新聲靡靡羽聲悲濫觴末世更淒緊
大雅淪亡曲堪哂繁絃急節且停嶶聽我琴弾霹靂引
君不見巍巍乎浩浩乎崑崙勞斷中條分泰山千仞黄
河奔龍門激浪飛黒雲崇朝天下雨紛紛豐隆礉群響
殷殷陰陽噴薄氣氤氳宮聲一動天下春如從鉅鹿破

秦軍百萬呼聲捲地開又如昆陽大戰豺虎辟尾星衣
破新莽焚自使黄河倒流泰山徙洞越朱弦聲未已嗚
呼世無鍾期敢胡爲誰識高山與流水

桃源行

春江漲沒青沙嘴朝趂春風釣江水布帆無恙小舟輕
竹竿珊瑚魚簁簁羨魚不覺浪花深碧桃兩岸紅煙起
煙消江門花作塢雞鳴茅屋村墟古秦時衣服道人顏
自言難把流年數爭來邀集飯胡麻驚看俗人詢世故
俗緣不斷頻思鄉分携又逐桃花去仙源不許再問津
流水開花在何處

黃帝蚩尤戰涿鹿圖歌

至哉太古備淳美野鹿標枝無怒喜睢睢盱盱鷇群紛紛龍頭豕木并聖人忽生大盜與紛紛猰貐與封豕鑿齒之徒麻矛爭兵戈驟自蚩尤起重霧歷天雷雨黑黃帝引軍車南指陰符遺下握機經人稱風后軒轅氏八陣圖如丘井體那知出師禡蚩尤天上星文垂枉矢一旦蚩尤之亂如何聖人大盜名毀毀並列垂青史至今聖人久不生只有大盜殊不死鼙鼓摩旗尋未已我看此圖尺有咫筆意紐蒙縮萬里鐵馬千群戰正酣矛直刀橫旗旖旎颯颯成風捲海飛高山大石雲氣黷君不見涿鹿城河谷莽煙霾似當年霧中戰列國戰野龍血玄殺人旗何成用水試問作佩者爲誰都道黃帝蚩尤始

中宗朝駿圖歌

雪袍紅纓汗血馬氣勢騰驤渥赭兮夢郎月啼白猿箭落天狼星欲下夢兮落箭道有神圖困青草綠如春虜人蹤射長圍合天子先鞭馬渡津走騾已從鳴鏑獲宮中復有北雞晨漫說龍漦爲己事弑嫡桀倏並眼觀始信漢家之子是英君鉤弋門前斬禍根又納南山諫獵言鳴乎玄武與禖尊后魂天寶年間又太眞馬嵬山下香魂委君王無復笑前人

太姥歌

君不見東甌之西西甌東高山大嶅瑣烟紅我嘗振衣千仞上灝氣出入搖鴻濛浙江潮起赤城曙衡嶽嵐飛滄海空河庭紫貝鮫綃窟瑤臺金闕蕊珠宮龍精噴雨松崖黑颶母騰光石島紅春湖十里青菱角秋塘萬片錦芙蓉花落綠潭躍窈窕鳥啼紅樹徑蒙茸從新石肆開天敵自古雲標亘地雄兕娘平吞杓斗下龍閑幽玄尺蠖通一線光明溜乳竇三垣氣象卓嶸崢結構擬絕神明巧漢殿泰房總末工我愛此山難屢至猶如雪上印飛鴻且爲畧題鴻雪館武陵春水學仙踪鳴乎閬海無鴻亦少雪太姥萬古高嵯峨精氣凝成無毀敗與君分疏如何說但將空色無分別須彌打碎作丘垤翻乾海水撈明月

支提歌

君不見支提山白雲縈鎚海之間霍林高童高人家九十九峰朝赤帝金舖渡口桃花班桃花迷路山前陰雝古樹岈洞黑黃茅綠荔翳荒壇鶴觀空封丹井灰灰丹成濕玉泉雞犬無聲兆律天金燈精舍南華院黃面老僧燒竹煙煙竹依微寺裏見鴻鐘猛擂天王殿藏經色祇閃龍文菩薩寶相琉璃而琉璃寶相鎮香臺行

雨龍王捲地來洗淨閻浮風火刼霎時珠淨洞天開洞
天六六此第一方廣華嚴千載述陀羅彷彿化成林貝
葉函中看佛日佛日無盡山無窮恭莽石流瑤草紅劉
阮當年幾曾到此醉李相期總未逢只今巍有高高之太
姥乃與此山作對甌西京都在熊生屐履中

奇樹歌爲方潛夫賦

君不見皖山莽莽垂雲脚天柱亭亭漢南嶽三春茅封
五色壇江水東流淮水落眞氣氤氳在古潦桐邑分畺
亦旁礴城中甲宅鬱喬林別墅星羅滿丘壑白沙村裏
老農庄方家上世讀書堂六十年前振雲兆兩木交章

畸岸旁鳴飈溢露拖平隰結幹樛枝蔭廣域[illegible][illegible]絲纖
朝雲翳楓樹紅深秋月長不羨華平植春園[illegible][illegible]來草
豐中唐苕不見列栢鳥棲緗斧芒殿中袍笏早[illegible]衛又
不見東甌海畔昔甘棠刺史憑熊奕葉昌此[illegible]枝[illegible]新
未已淮南叢桂花堪擬更有紫荊與連理栽[illegible]棠棣之
韡韡固知此樹非凡卉還看此樹千尺凌空起

近體

五言絕句

詠漢高祖

雲飛龍氣起拔項與夷秦百戰英雄槩歌無愧爲夫人

詠項羽

鉅鹿鏖秦日鴻門宴漢時椎分亡亞父氣盡別虞姬

詠漢文帝

守雌黃老學崇大盛王風遣使南際越和親北駁戎

詠漢武帝

擊胡振靈武通仙娛威神凄絕哀蟬曲秋風落木新

詠漢宣帝

走馬長安道鬪雞南舍傷奸邪閭里習察吏課循良

詠漢光武

四七火爲主眞人龍戰野昆陽雷雨師諸厚絳衣者

詠漢昭烈

崎嶇延漢鼎得蜀自劉宗敵盡英雄手空依一卧龍

詠汲黯

守高能自遂伉鷹雖爲工不避明天子誰冠武帳中

詠公孫弘

函學云阿世逢君亦有功延賢東閣敵猶古大臣風

詠李廣

苦月寒邊照悲笳暗隴間沙場今日戰誰是李将軍

詠衛青

人奴用将印十萬出回中補虜報天子猶推戰士功

詠卜式

山澤牧羊子助邊結主知一官不過死萬世釣名奇

詠張騫

華夏山河遠夷方謠俗新不将萬里意誰布漢家春

詠董賢

堂堂大司馬傳粉泣前魚作偽淮陰郎流風乘副車

五言律

皇帝登極志喜

新皇初秉籙萬物覩飛龍花蓋通三極虹幡拂九重

圜丘方望幸長樂始聞鍾大肆金雞詔 天恩雨露濃

其二

宇宙同文日華夷一統年 東朝嗣禹服北極莅堯天

玉燭新花照金甌舊物延 皇圖開太紫精氣動重玄

其三

軒曆通天紀諸侯拱市垣華平春布葉屈軼月生根

潛久韜龍甲 光臨列虎賁微臣滄海外手額向端門

其四

升儲曾拜舞東閣仰威神問豎龍楼迥陪師鶴觀新寶

符今啓泰 珪瓚昔稱純日月臨鍾律陽生萬國春

建夷

漢代玄菟郡今爲戎馬塲徵兵連九塞轉餉動諸方宿

将先崩潰新軍後抵當麒麟應有閣誰氏姓名香

其二

孤孽元小種執戟事東胡地道誰爲引天誅只暫逋翁

侯多畫策飛将幾彎弧大賚新頒能威風震海隅

海旭

海氣來天地紅雲捧日輪金波萬里色沙界一微塵喚

起鴻濛夜安排宇宙春逍遥山閣上此景向誰論

其二

眼界低天界羲和馭日廻秦城雞早唱海市蜃遥開平

楚芊芊遠孤煙渺渺來跳丸如可弄溟渤取浮杯

遊寺

霧色秋天外叢林古寺開擲山龍象吼呪嶽虎猿哀碧

網交金地香龕擁梵臺瑱花如雨落疑是法王來

其二

步屧遊初地雲門敞不扃鴈王來摘菓鹿女共聽經三隱元蕭散四禪合杳冥菩提無葉樹甘露自垂青

鴻雪館 太姥山新建之館

欲種玄都樹希求煮石丹樹開紅雪落丹熟白雲寒列笈開銀牒擎矛護玉壇肉芝如可採鴻羽願高騫

其二

色空平等相世界一隣虛雪到火山落鴻來炎海居道存真理洽心淨俗情祛縹緲清都上朱題王母青

閱邸報恭

皇太子令旨發帑一百萬頒犒遼師志喜

長白山頭雪寒風撼戍旗米珠胡馬齧荔桂戰傷移騎虜方盤據僥軍倚指揮忽聞

新主詔旨萬犒王師

其二

漢帝開邊日軍興榷筭輸擊胡求善馬置郡賦明珠幾見宮中羨捐爲塞上需

新君今寵戟雷歎滿天衢

送別

鴛侶初分翼鴈序始遺行折柳津亭外攀梅驛寺旁馬蹄迎曙景尊酒對斜陽回首風雲氣臨岐倍慨慷

其二

杯酒彈長鋏別離豈不禁男兒江海氣節俠雪霜心戒旦聞雞舞投昏繫馬吟勉旃行自愛此劍直千金

偶述

闖天不可極宦況瘴煙消鉤黨摧人老思鄉問月明祗知藏短翮誰向奮長鳴君論窮通理漁歌秋水平

其二

聞道金莖上天衢根鳳麟爲逢長夜旦俱際盛時春命達文章掩名高祿位逃自然消息理應與智人論

題茂園片石

壁立青松畔苔文照古林堪將猿鶴卧豈畏雷霆侵說法頭疑點成丹體是金南山歌有意還取作雄心

視州城塞河疏濬未有完策

海上孤城立空壕起夜潮通漕生事便挹秀稚文昭反壞因年久填淤以市囂欲爲疏瀹計騎馬過溪橋

九日

龍山一日會千古道風流景物爲人往文章勝蹟留正冠非韻事落帽豈淸遊還羨陶彭澤黃花籬下秋

其二

南方煩溽暑秋九正澄鮮木落滄州岸禾登白露天山

高還曲岫野闊更廻阡無限清凉景都入菊花蓮

野望

官閒因地僻終日少逢迎省穫郊田近尋源石潤清柳條踈廣陌槐葉暗高城秋色看無盡山光並水明

其二

寂歷山城曉楓林古戍西白雲連海濶青鳥壓潮低歲稔看秋穡時平聽曙雞悪將黃老意更隱郎棲蓮

六言絶句

逍遥閣秋望

荻岸漁舟懸網楓林蕭寺鳴鐘綠茗七椀八椀白雲千

峰萬峰

其二

瀑布當牕瀉練松濤拂檻成聲山高片片鴉影戍近蕭蕭馬鳴

其三

潮落莦魚入市秋來紫燕移巢葉齊風搖苦竹叢深雨壓色茅

其四

拂曙烏輪出海將昏兎魄騰輝拭硯常有雲到開窓忽見龍飛

六言律

尋秋詠懷

問月官衙曠落尋雲仙界岧嶤烟嵐漠漠滄海河漢溶溶碧脊洞有泰巖石盆田多嵩嶺銅銚紅塵馬頭流汗何不深山掛瓢

其二

秋後雨鳴葉脫霜前風急天高南方本榮柑橘海國更饒蟹螯近島茅茨白屋依村竹護青皋眼腔不妨雄眺無限雲峰雪濤

其三

憶昔五湖作長蘇城烟水翠堂杯香蟹茶金絲膾冷粳米半黃塔涌蓮花掛漢縣栽桃樹經霜十年浮沉朝野吏隱閭天尚羊

其四

京國曾班近侍五更清珮朝天欄花色揺紅字宮樹香開白箋批勅月堦視草拾遺霜簡行遣一麾海角無事波浪秋澄碧鮮

七言絶句

秋郊

海靜雲凉野日清西郊紅稻倍收成纖鱗細細灘頭躍

沙漲潮痕逐岸平

其二

山下崇堂楓樹林漁舟買餉趁潮深一溪黃葉閑流水
沙岸嚶嚶聽鳥音

其三

石與松山護海州樓船千檣泊沙頭秋清漲逈渾無浪
紫蠏黃魚上酒樓

其四

梨園橘圃總堪憐樹樹金丸綴綠烟海燕引雛窩石島
蟬鳴西嶺夕陽邊

其五

山城樓閣轡重重戌静天高幾碧峰淳俗不聞歌舞罷
秋成到處是村舂

其六

溪水縈洄抱郭斜石橋流急寺門遮沿堤楊柳昧昧綠
可有漁人訪落花

昭君怨

宮中誰不妬蛾眉爭擲黃金買畫師却笑漢朝無賞罰
賤工一手任施爲

其二

胡風浩浩刮天地馬上琵琶爭解意鳳管沾唇褪薄紅
雀釵墮髻消殘翠

塞上吟

却月弓彎劍氣寒烏騅紫燕白銀鞍行逾大磧王庭上
一耴单于帶笑看

其二

青海秋高草色齊荒荒落日朔雲低天王地界金城外
莫遣驕胡撒馬蹄

秋思

風急雲高海氣連越王臺上菊花鮮鱸魚幾入吳江夢
鴻鴈還悲楚澤天

其二

家鄉離別兩經秋吏隱無須嘆白頭自愛名山來剡縣
風波定處是丹丘

潑園 夜郎守張叔潑氏之園藏書頗富每借借輒不吝不索

五柳風烟陶令宅一湖雲水蔣公居多君架上儲千卷
供我時時遣借書

其二

南郭先生舊有名潑園今亦面高城紅亭白屋無求備
綠水青山自取情

其三

端陽截酒榴花紅轉眼香生桂樹叢招隱知君忘魏闕
小山還問藥爐功

其四

芳草芳花滿徑開幾番清宴與徘徊坐中劍氣凌雲出
興後仙風逐酒來

寄題翟孝廉徵仲問月樓

樓對空山月有情金波夕湧照孤城欲從玄兎分靈藥
天半如聞杵臼聲

其二

參友簫中鳳欲鳴陳王閣上賦初成素娥有意憐詞客
桂子開時分外明

其三

小閣憑虛逗翠微書堂窈窕護柴扉彈琴不覺銀河曙
把酒寧知玉漏希

其四

閶闔明月倚天看彩鸞軒宮號廣寒借問津河清淺處
仙人遥指碧雲端

閣邸報會推部院大老俱得點用

漢官班席半成虛一日彤雲擁直廬刓印本非 明主
意容賢能不望中書

閣邸報兩咨科道議下目癸丑至庚申候八年始
得結局

當年伏馬啓睽違就裡機關納諫稀鄭譯一朝充振鷺
願將無黨歆綸扉

夜月

月中雲樹萬人家望斷天河左界斜今夜滄波澄暑氣
蛩聲切切入園花

其二

清秋月朗寶光天碧篠紅荷夜自憐砧杵千家衣絮急

音書早寄何居延

七言律

長興老僧如茂送蠏茶至閩中謝其勞苦漫賦二
律謝之

千里閩天漲海濱堪憐老衲逐風塵名茶滿趁吳山曉
茗茂遥經楚岫春珍重蔗漿難解渴鮮妍荔子脈沾唇
何如紫筍家常味水遞平泉歲歲新

其二

吳越崎嶇雲水痕祗因簪履不忘恩閩甄乞食山村早
箬笠敲門野寺昏可去支提朝大佛還從太姥謁仙魂

拶将玉茗愍動至孩尙峰頭共討論

暑中

天人閩荒冬亦春況于炎夏逐風塵愁來掩卷動押塵
牡蘚關門懶幽寳解夢只須烹緑茗倫閒還自看青筠
海潮落日無堤白山帶涼雲送月新

人行皇后挽詩 爲将四十八年四月

貞静徽音冊所希恐看孤月與天遥六宮陰禮清環珮
萬杵陽光照 衮衣内德克扶元氣合仙鬼應傍彩雲
歸昭陵望斷迷風雨悴道勾陳暗紫微

其二 軒轅大星女主象東宮蒼龍之首龍尾爲九子

軒轅星大照蒼龍掀木津頭九子從天上名姝東渭浹
人間衆母去華封登年巳見成功偏祚國方知介福降
四海白衣悲失恃難鳴詎報未央鐘

闕望

山腰官閣萬松圍日日登臨望翠微暗雨晚催鳥鵲宿
晴嵐時伴鷗鴣飛漢船遠岸懸魚網海舶浮天掛戍旂
佳蒔風塵歸未得幾将鄉夢切晨暉

夏至

一塵留落在天涯自惜光陰過去賒赤日眼看連海氣
黄塵闘説動胡沙高城堞上飛新燕法署簷前哭乳鴉

歲序漸将遣北陸逍遥聊且學南華

張參軍擢潯梧旣作嶺西行送之旋得題留復此

寄喜

如君雄略未應多屬目南征繫尉佗秖爲驪神吹夜浪
故留龍氣射秋河樓船此日名横海簡冊他年傳伏波
不是将軍宜急使能教重疊 詔鑾坡

鴈字 晋安海中無鴈多應不過嶺也秋思殊憶之

塞上飛書點畫工晴霞橋旋錦箋紅銀沙歷歷吳江雨
墨瀋霏霏楚岸風圓曲分明排小篆縱横疑似舞長虹
不因路斷衡陽樹幾趂秋雲戲海中 鍾元常書如飛鴻戲海

其二

秋吹朔氣鴈門開陣陣雲烟自剪裁蒼帝製成蚪蚪幻
天孫織就錦文迴洞庭落月緘湘綺彭蠡寒烧撥荻灰
最苦上林書信早漢臣生入赫連瑩

海城秋夜

秋堂清坐聽梧桐銀漢横斜萬里同珠母放光連海曙
玉壺傳漏與天通凉催野鶴鳴高露暑辟莎雞叫遠風
最是離人今夜意雙看明月照長空

其二

西風瑟瑟伯勞鳴遥憶洞庭波始生海内風塵羈客夢

天涯涕淚動交情傷心稠疊催租稅極目棲皇調甲兵誰挽銀河風雨下胡氛淨洗荅昇平

丁祭

尼山此日降靈神魯國諸儒翊聖真百代宮墻崇正學千年禮樂肅明禋已看教澤今通越漫說詩書昔厄秦七十二增俱寂寞六經天地獨常新

茉莉

海南秋氣似春回茉莉移將傍苑栽馥比小山叢桂發香疑大庾早梅開羊茸新色裁紈出碧落芳姿綴玉來兩髻長筵俱摘采茶甌誰解冷烟煨

八月十一日千秋節

蒼龍元位角星東華渚看流少海虹膳視銅樓惟古禮文開銀榜自春宮暉重日月天增麗典學詩書聖有功稽首攝提添萬壽千秋斧頌愧雕蟲

鳥語

東甌海畔越王城花草迷離鳥亂鳴但道鷓鴣啼似訴誰聽鸚鵡語含情當春宿樹千般囀拂曙喧簷百樣聲水綠山青無限夢莫教驚醒喚愁生

中秋

海國樓臺對萬峰團欒明月此宵逢波澄萬里巡霜兎陣列千營放火龍桂樹枝枝清露影蘆花漠漠澹烟容還疑劍躍延平渡斗掛秋河紫氣衝

十七日萬壽節　時閩中尚未見新報照舊祝釐

十年京國近龍樓青瑣班高御苑秋宮樹影隨仙仗入欄花香散綵雲收華嵩祝　聖朋三壽瑤水稱觴獻十洲萬里波臣猶戀闕願將滄海頌添籌

其二

金天誕　聖綵虹標萬國衣冠拜紫霄玉曆屢傳青鳥信瑤池惟進白雲謠千蹄舞馬銜杯酒五位飛龍握斗杓願得塞門烽堠罷七旬干羽格三苗

薔薇

薔薇一架紫家茸小圃春回照眼穠香淚迸流烟裊裊芳心浪逐月溶溶口脂面藥隨綠入綺席金尊帶露濃敢是易生同蔓草瑤臺偏向玉人容

大行皇帝挽詩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宮車晏駕閩中以祝釐之次日聞訃

真人御世應河清五十年間號太平秋露吾看金掌色曉風驚送玉樓聲仙輿上食紅雲護素幔移宮紫氣迎惱道鼎星芒屢動泰山壇上又增名

其二

長樂鐘鳴半百年鸞驂此日馭西天哀聞朝野悲秋後

淚滿乾坤祝壽前歡館襘帷虛暮雨灞陵松柏鬱朝烟
鼎湖莫挽龍髯逝留取遺弓鎮几筵

閱邸報恭

皇太子令旨發內帑一百萬犒賞九邊將士志喜

萬里長邊九塞開華夷界斷白龍堆雪深遼海人猶戰
草綠天山馬未迴正値驕胡難卧鼓誰爲良將解投杯
春風一日蒼門起喜際　英明御世才

閱邸報恭

皇太子令旨撤回天下稅使志喜（二事皆　登極以前　旨從中出者）

二十年前起榷場舟車愁苦過關梁秖因將作儲三殿
豈與中璫淵五坊言利本非　先帝急須恩應是　後
昆只今漢詔新騰布萬里春回黍谷陽

天妃廟

糾柱金柯廟貌新莊嚴帝妹逈清眞黃河半作涮裙水
滄海全清度襪塵不似宓妃沉洛浦長如織女對天津
龍王宮裡珠堪弄光照閶浮幾萬春

感事

海天官冷即江湖廓落賓朋意氣孤酒伴蟹螯惟白墮
詩懸綫淚是明珠霜前菊蕊還含吐月下蘆花幻有無
自笑一身萍梗賤　朝家多事欲悲呼

恭挽

大行泰昌皇帝（臨御一月起廢撤榷發帑賞邊補大察　下言路勵精圖治天下想望太平忽報　登遐海內如喪考妣）

蒼震潛光二十年于今剛御大明天　祖宗制度頻宣
詔名賢衣冠盡入筵忽道旄頭經太紫莫攀龍馭上重
玄恐看蓂莢堦前葉開落新陵風雨邊

喜

皇帝登極（萬曆朝　孝定太后六袠誕育于震宮是時靈臺奏日下慶雲見　宮府繫心久矣）

英名在昔長孫間帝命眞人自不群東旭霏微排案篆
北辰中正衆星文生來王母三鳥日瑞奏臺官五色雲
天意久知開　少主諸公何以報　先君

黃華接送張侗如侍御北上時庚申之仲冬也

城裏青山山上樓名都百雉枕洪流灘頭落日魚龍吼
木末鳴飈鸛鵲愁繡斧明春朝北闕淸尊今夜對西甌
知君不負懸貂意宣室慇懃請借籌

陳季廸見招芝山僧舍是日風雨

溪湖帶雨浪花湍斷岸西風落木寒塔影馮陵青漢逈
鍾聲遙近白雲殘兵戈異代開滄海尊酒今朝對碧灘
遥憶江南春色早驛梅先向馬頭看（時余以量移趨裝）

悲切長吟不可聞

龍江秋雨

空江鳴雨氣濛濛古驛棠梨幾樹紅潮水平添沙際遠
飛帆遙在片雲中

弘濟江寺

斷岸巉巉石映階天風吹浪氣冥冥紅樓寶閣當中現
掩映雲山九疊青

平堤湖水

古樹重陰夏亦春山光水色倍憐人驄騎日上長堤望
慵看遊花剩眼新

鷄籠雲樹 今鷄鳴寺古臺城

梁武高臺月色低蒼蒼山靄臂鷄啼沙明草碧金陵路
舊事傷心不忍題

牛首烟巒

牛頭雙闕古祇林百尺丹梯木葉陰江路東連吳苑近
秦淮縈斷五雲深

桃葉古渡

市樓[illegible]火夾橫塘桃葉春歸別意長猶有芳魂爲燕子
繁華何處舊時堂

杏花邨酒

鳳凰臺畔杏花邨細雨東風不可論芳樹即無新酒色
名園歌舞尚銷魂

謝墩松草

綠樹重陰青草齊古墩殘靄路高低東山命駕人如昨
一望春城江水西

獅嶺雄觀

江水東流去不還南天雲盡鎖吳山鳳臺遙拱蛟龍窟
獅嶺雄連虎豹關

攝山棲霞

盧龍江轉抱高山千里長流此地灣惟有棲霞堪悵望
齊梁石佛古容顏

雨花着殿

宛轉鶯啼弱柳垂歌兒携酒折花枝江南春色年年渡
誰解邊愁借律吹

憑虛聽雨 今年夏潦大溢登閣覽之殊不爲寫

一望空江正淼漫夜添山雨入窗涼即今京國還如此
況復尋陽是故鄉

神樂雲壇

古壇春樹白雲深天樂重聞不可尋紅塵紫陌午門外
遙想真人特地臨

長干舊里
騈闐車馬簇紅塵里號長干柳色新江水東流無限事
烏衣猶似晉時春

燕磯水石
江山千里舊長安石頭潮頭水氣寒纔有芳名稱燕子
春風不教入簾看

幕府仙臺
一片青山抹遠嵐平湖風景澹相涵春光不盡江邊路
最是桃花放水南

達摩石洞

金陵一望海西頭蘆荻蕭蕭風滿洲聞道神仙生羽翰
白雲流水兩悠悠

靈谷松梅
草欲青青柳欲黃梅花飛雪萬松長橫吹鐵笛僧無事
故惹春風入恨長

清涼環翠
舊苑依稀佛刹邊荒臺楊柳古時煙歌鍾舞袖胭脂井
明月應如此夜圓

宿巖靈石
嶙峋秀石大江傍野草春沙古戰場借問烟波何處穩
瑤池仙子白雲房

東山碁墅
別墅風流擬會稽一枰酣戰暮雲低空傳將相名如在
屐齒春深草色齊

嘉善石壁
大麥青青小麥肥溪頭時有雉雞飛山花遍摘春無限
更喜藤蘿掛石磯

祈澤龍池
虎眼泉紋出寶瓶傳聞天女此聽經銀漢自瑣琉璃井
勑起龍王作雨星

青溪遊舫
五月江湖七尺深溪堂滿夏氣蕭森盈盈樓上橫吹笛
畫舫菱歌繫柳陰

星岡迴望
楊子江頭多客船春波泊岸碧生烟紫裘換醉村醪濁
殘樹孤墩倚昔賢

莫愁泛艇
盧家少女莫愁湖艇子搖搖載月孤無限紅顏隨逝水
石頭城下綠蘼蕪

報恩寶塔

水綠秦淮南渡頭淩空寶塔夜光浮龍宮舊是吳朝寺
幾代香雲自在流

天界經鐘

晉朝靈鷲布金多精舍縱橫自鼓歌莫問散花臺上雨
竹爐深處老僧過

碧峰松筠

古殿沉沉供法王松筠深鎖坐禪牀僧翻貝葉春除午
更有遊人施悅香

祖堂星槎

載酒乘春興不孤琪花瑤草滿層蘇槎頭莫問支機石

回首牛山畫圖

冶城祈年

地是吳王舊冶城如今雲頊洞天清雖然莫問風雷氣
拜舞惟同萬歲聲

長橋春意

柳岸城邊古狹邪雙雙鸂鶒弄晴沙羅衣滿路榴花色
小馬郎君王謝家

彤雲新觀

吳宮陳苑舊京華表裏江淮屬漢家萬歲高陵雲氣起
重湖深瑣玉蓮花

夏日喜雨

赤日火雲焰欲流忽驚涼雨到齋頭更將朱李沉寒水
隨意蒹葭白露秋

蓮花庵

長夏園林壽勝遊無邊花鳥解閒愁江風引雨連山暗
獨立漁翁釣水頭

送趙太宰治兵睢陳

旌旗獵獵動河山憲府新開楚宋間三疊不須頻勸酒
天中今近穆陵關
梁園賓客舊如林草長平臺歲月深好向中原收意氣

知君猶是進賢心 趙故吏部郎也
使者當年水鏡清睢陽小吏謾逢迎漢廷久重河南守
為借卿才暫治兵
渡江車馬衆如雲夾路歡聲此送君我俟秋風來渭水
須救關尹候星文 時余有備兵亭夏之命

乍聞蜀中土司作亂

江深平羌鼓角聲金鷄關上黑雲生千年正朔天王地
一日淒涼為調兵

其二

書生纖計誤朝廷減餉由來只守經可憐血化川江水

夜夜陰風鬼火青

其三

渡瀘五月稱諸葛鎮遠千年傳伏波祇為太平文治久
征西諸將重橫戈

其四

善戰從來說隴西金牛開道殺聲低臨邛一去題橋客
幾代哀猿不夜啼

乍聞蜀中官軍戰勝

西蜀兵戈冬復春蠻城收鹵不堪論將軍一鼓傳奇捷
好唱巴歌引夜燐

其二

瞿唐峽口鎖三巴一片孤城江水斜開道王師今轉戰
春光方到杜鵑花

其三

峨眉雪霽錦城開韓信壇前論將才鸚鵡飛來傳吉語
轅門今日凱歌迴

其四

從來節使重橫行況乃蠻俘敢抗衡此日西川春草合
遼東寻築受降城

清明

綠軟紅肥二月天宮中白打賜官錢介推不賞因寒食
千古名高一馬田

書付送茶僧如茂

松風閣畔涌金蓮箬水春濃煮茗煙二十年前僧已老
猶擔瓢衲到江邊

感黔事（延撫提兵入安南圖其山川狀敢章之負書冊歸被擄不還）

漫讀陰符玉帳經圖將煙瘴入丹青還嗤七縱功名薄
怪得中營夜隕星
羈縻鬼國已千年無那開邊漢過先縱取黃茅都剪盡
蠻丁難使種梯田

感遼事

陰風夜捲白狼河愁聽胡兒作漢歌早使軍前諳紀律
論功何必奪遂婆
既脫黃沙血到關遼西戍客幾時閒可憐片月當城冷
猶在高樓夢裏還

初秋良夜

星流龍火迥高天河漢橫斜北斗偏幾著初除園竹靜
鶴聲寥唳露涓涓
江潭水照碧空平裊裊秋煙傍月明楊柳影疎花氣薄
豪吟高飲不勝情

七言律

七言律詩古人不多作而余刻六十首可謂塞白然弃酉家居至四十八首南北風塵僅十二首可見此道乃消閒功課也

聞朔方之命

關中自古號西京肩背羌戎百二城太華三峰天外出黄河萬里地中行鞭箠本是秦皇策耒餌猶煩漢將兵莫笑書生投筆易擬將驕虜繫長纓

賞牡丹丁仲舒兄園

芳園綠水傍書堂雅素何須後碎珊瑚剝奚開門弃俗客歲裂放綸是花王相將把玩春無限未忍傷懷思日長

鶴草 卷三 十七

京洛繁華成舊事誰家錦障惜紅香

徐生以閏二月初度生五十始舉子

兩過花期二月重行年五十恰相逢栽成珊樹巢仙鶴採得明珠躍老龍雪藕筵前金屈戊流蘇帳裏玉芙蓉平津事業還遲暮莫向春風御短節

其二 生學使龍江子也

趨庭桃李舊家模月旦名推汝水儒白雪調成空郢市丹砂轉就見蓬壺已看字食神仙蠹會報書傳王母烏最喜百年今大衍徵歌初唱鳳將雛

回鄉偶書

春湖岸湧碧波痕水色雲容氣互吞漠漠汀洲生杜若萋萋芳草對王孫兒童竹馬知鄉語父老衣冠揖里門相向漫嗟租賦急百年休養是天恩

喜黃三爲水部由黔中起郎司馬

銅柱南邊毒草香巴陵西盡楚天長黄茅瘴裏喧蠻語烏撒城頭冷戰場馬仗輙鳴宜按劍鴟工何罪亦投荒只今漢帝新頒龍爲報金鷄詔夜郎

其二

詞賦憑陵意氣豪由來遷客總名高蠻方隨牒三千里故國相知半二毛但道長沙疎太傅幾曾湘水泪離騷

鶴草 卷三 十八

諸公袞袞登台席暫借卿材在馬曹

彭生爲小兒醫年九十而望切精當神明不愆市人之祖與孫皆其摩頂哺藥者可異也喜而壽之

小隱生涯肘後方藥囊提遍學醫王杏花滿種江村景菊水長流野谷香懷抱兒童皆老大經過門第半炎凉彭鏗莫是君前世百歲看看髮始霜

李生以女醫名江城來求余詩率爾漫賦

却笑秦皇燼古文方書猶剩舊三墳奇經脉絡陰陽合素問神明男女分可去邯鄲醫下帶還從淄水視湔裙

請看仙兎春靈藥時傍姮娥月裏雲

聞尚璽之　命

黄門曾拜紫薇郎視草晴窓御墨香幾倖批龍如止輦
不圖伏馬似投荒風波久擬淪炎海疎賤何緣調朔方
皇綱彌天無棄物自憐清禁得徊翔

送仲舒兄南雍應試

藝苑登壇衆所宗烏裘十上未云逢秣陵王氣今豊鎬
太學諸生古辟雍天象光添龍劒躍江花紅送馬蹄穠
漢廷對策君毋讓請看平津特地封

六月暑中

江天風氣本南條三伏恒暘勢益驕水樹凌晨稀露色
火雲亭午幻霞標疎簾筆墨吟常懶清簟茶爪渴未消
積雪峰頭遥萬里惟依明月待秋潮

送李少湖之楚

嫋嫋秋風落木新送君南浦倍傷神江邊黄鶴孤舟夢
客裏青山別路身挾有圖經遊赤壁任教瓢笠逐紅塵
前途莫慮逢迎少萍水相知盡故人

江城秋夜

林皐疎雨過梧桐絡緯叟啼甲夜風斗掛西樓龍角轉
漢横南紀鵲橋通禾登白露秋全薄水漲滄江歲未豊
况復兵戈徵調急誰堪破虜定遼東

其二

浮雲捲盡暮天長殘暑經風夜氣香落葉飛飛紛月影
流螢故故亂星光欲將文字歸臺閣且任乾坤在草堂
多病所須惟伏枕忍聞烽火照漁陽

七夕

月照天河似水流初開桂闕半輪秋支機石畔填烏鵲
弄玉簫邊望斗牛隨俗香燈消永漏經風梧竹當清謳
可憐今夜長門女謾學穿鍼乞巧樓

題織女

耿耿天河夜未央停梭徙倚待牛郎雲衣欲結同心縷
星曆情添巧笑粧隔歲陰陽催景緩望洋朝暮限途長
應知此會通宵易忽漫離愁向曉光

題牽牛

河鼓遥遥望漸臺津頭秋水白波洄霜紈羽扇凌空度
青翰仙舟駕月開後會已嗟前會久新知元是舊知來
叮嚀漢渚乘槎客遊莫君平肆裏猜

送李斗冲整飭川東

朝聞車馬動鄉關益部星臨漢楚間三峽雲山高白帝
五谿聲教達烏蠻時艱莫嘆官方遠地重偏看憲府閒

為擬風流何所似巴江秋水碧潺潺

送徐鏡源大司馬還　朝

曾向居延逐可汗新盟白馬款呼韓中山發篋寧投杼
外國知名自考槃爲有丹心懸魏闕能將黃髮老江干
邊雲暗月天王地好望凌煙仔細看

其二

胸羅武庫甲兵多塞上風霜幾歷過十載邊庭驃騎
六年歸夢落漁蓑耆英再起謝安石宿將重思馬伏波
河北中朝皆屬望持衡廟策定如何

塔寺（晉時講書中山王府門此一老僧在甲）

城南傑搆法王宮寶塔標長插太空燈氣霏霏千塊影
鐘聲隱隱四天風崩檐曉閣經馱馬鸚鵡聽林樹掛虹
三十年來僧盡老禪房何處見旻公

鐵柱觀

真官靈爽護清朝法宇巍峩切絳霄毛節朱旛莊妙相
金書玉簡列仙標雲中雞犬丹成粒水底蛟龍物斷妖
沙井涓涓撐鐵柱長江萬里靖奔潮

純陽觀

仙侶何年此結鄰尋真如聽步虛歌泥成丹竈堪騎鶴
書罷黃庭擬換鵝桃樹陰陰垂紫實松壇細細冒青蘿

星冠劍珮煙霞像借問長生指爛柯

送饒新明觀察之廣東

節使乘軺步嶺南秋天山岳散江潭龍吹海氣朝迎馬
鷄度關雲曉駐驂揚粵舊開秦郡縣尉陀今襲漢冠簪
長安指日還牙纛莫向梅花問驛椷

送饒聯垣南少司馬之官

當年江左是長安司馬威儀重漢官千里河山供草昧
六朝風月闢花團秋天颺鶚前旌迴曉日貔貅指掌看
寄語東夷休匪茹如今南北盡登壇

秋試湖燈（江城棘院臨湖秋宵燈火熒煌最為奇觀予酉循周玉繩太史典試人情翹躍賦此志喜）

文昌戴斗綵雲籠湖上張燈湖水紅萬樹珊瑚開海市
千尋珠母徙龍宮筆花璀璨光搖月劍氣憑陵紫射空
況復高天流玉露誰人不在桂叢中

其二

奎躔今夕照衡廬才子臨場意氣舒燈火萬人摩棘動
星河一道水燈虛青藜夜色吹天祿銀燭秋光朗石渠
莫訝龍文干氣象應知太史奏賢書

上藍寺（觀釐之地係南平王冷宅）

西方何處給孤園中土流傳大法門鹿苑金繩裝白馬

龍宮玉柱鎮青鴛忝禰一日經空地祝聖千年拱至尊
回首王孫歌舞夜只今鍾鼓動黃昏

重陽 時將北上

乍見汀洲數鴈來高齋歌罷幾徘徊芙蓉碧色催寒近
野菊黃華向雨開獨夜趨裝將謁帝重陽乘興漫登臺
微官莫嘆浮名累客路雲山濁酒杯

贈汪石蓮按臺

節使橫驄獬豸冠雲霓千里萬人看車乘驄馬威風遠
矢射豺狼氣色寒曉日封章騰闕下秋天山岳動江干
只今四海征求急毋劾陽城撫字寬

其二

大部人物本堂堂共識名儒按豫章牛斗星邊雙寶劍
衡廬境上一奚囊天街早布風霜草藜院新成桃李行
自古埋輪真御史須教官吏共除蝗

送李孟闇備兵易州

憲府如君迥出塵匆匆吳按部氣嶙峋携將短劍棲田里
為有長碑鑴黨人四面已開殷帝網三遷仍是漢藩臣
功名喜在金臺畔珍重蒼生繫望身

陳和尚還俗以眼醫名

曾向禪關一閉扃諸天燈火碧熒熒皈依法海元無住
退轉醫王却有靈行徑已辭初祖印生涯猶傍藥師經
光明雲現真珠影朵朵蓮華照眼青

送儀部楊遂初蜀中典試還 朝 時蜀路不靖儀部以春正始從江城發也

關城何處不開梅乍聽驪歌送酒杯萬里風塵隨馬去
千門雪色度鴻來春江半落巴山水秋駕全徵蜀道才
設歎軍書飛驛路四夷干羽在容臺

朱如容諫議以諫召宮媼被謫賦此寄懷

憐君獨抗拾遺書暫向煙蘿夢謫居愛 國任談溫室
樹辭榮寧羨紫鰓魚南湖雲雪開春野北闕晴雲遶直
廬莫歎殿頭今萬里賜還原自有鋒車

送丘毛伯侍御按河南 時上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毛伯[illegible][illegible]勸駕

風裁巖巖立臺端驄馬先驅載路看南國詞人爭避席
中原循吏正彈冠紅亭別酒寧為禮白雪同聲強自歡
猛欲從君無那病已將書疏報長安

其二 毛伯多髯

若個翩翩髯絕倫彈文出袖又時巡臺郎執簡霜前曉
御史隨車雨後春伊岸孤村臨繡斧梁園修竹夾朱輪
四方今日稱多難好把官評仔細論

送王永叔中丞之台州

碧波春水浙江船捲雨飛雲擁別筵禁裏封章曾夾日
閫中仗鉞遂歸田湖通鴈蕩家鄉近山到天台海市連
林下如君殊未老石牀寧許足長眠

其二

兩地爲家卜世安天兼湖海路漫漫西陵驛下潮光湧
南浦江邊寶氣寒節鎭外臺曾共事拾遺中秘小同官
相看萬里皆烽火明月應難臥釣竿

送羅貞復侍御按滇

昆明池水達牂牁萬里長征匹馬過關塞有標通漢節
嶺雲無瘴聽蠻歌金灘氣煖春常度銅柱紛消海不波
莫謂地隣豺虎亂南方功業古來多

其二

楊柳春前此送君兵戈聲息不堪聞聽猿切切巴陵月
托鴈遙遙楚國雲鎭遠祗傳唐節度征南誰是漢將軍
懸知繡斧經臨日便報黔巫散馬羣

春日偶詠

草綠花殷柳眼新東田晴色倍驕人鴻歸雪後千門曉
燕舞風前萬屋春祇爲兵戈多擾攘難將書劒獨沉淪
紛紛國論何時定若箇英雄是重臣

其二

黄沙獵獵捲胡塵况復西川羽檄頻破虜將軍鳴戰鼓
平蠻都護列營屯驅回塞馬閑春草射落天狼作夜燐
萬里封侯寧有種何人今代寫麒麟

玉蘭

芳樹歲歲白玉花木蘭名字著詞家柳條作伴墻東綠
桃葉新齊檻外華香帶半含晨露墜輕寒微飲夕陽斜
年年二月春光度羨得漁郎放釣槎

愛妾換馬 本古樂府而張祜之詩則純律也聊拈筆爲此

妾名桃葉馬桃花綺陌如雲逐狄邪爲愛驕嘶衣汗落
忍抛歌舞翠眉斜芙蓉夜冷憐巫峽苜蓿春深羨渥洼
遊俠相逢都得意追風行雨各回家

酬曹象先文學

匡雲蠡月九江城秀挺奇人宿有聲學擅風騷妍嘯詠
技精星氣每縱横逢場買笑千金易知己啣恩一劒輕
獨怪淺才多薦達君名猶在魯諸生

滕王閣

一片高城楚水西飛樓百尺與雲齊曉煙江上乾坤色
春樹人家桃李蹊柱瑣蛟宫收混沌劒含龍渚動虹霓
登臨無限澄清意古渡平沙驛馬嘶

鴈字和鄭少宗伯

奎文天上曜清高散作昆蟲劃絲毫筆陣驚騰迷夢渚墨花凌亂落江皐泰灰不剪雲邊字漢使偏傳雪上操請看滲青俱泯滅秋毫萬古一鴻毛

送文文起翰撰言事謫歸

臚傳春殿御書題瀛席雍容玉筍齊只爲 主恩留諫草肯將官况逐沙堤雲寒發道朝驅馬雪擁吳江曉聽鷄慙愧含香清要侶鋒車早晚莫教遲

壽朱太淑人八十淑人爲朱太常上愚母以九月重陽設帨

荊門南望楚雲長夢渚秋高橘柚香紫誥班衣供上壽

黃花白髮對重陽瑤池宴會來王母金殿威儀爵太常城是武陵春樹老蟠桃如結海中央

菊始花

霜信初逢木葉丹偏餘時菊秀堪餐金英浥露低仙掌玉蘂含風伴畹蘭若爲重陽來報節故將孤幹自欺寒誰言秋草無顏色好取春容一並看

禮部進登科錄

上林鶯囀杏花紅春部選封達 御聰才子標名依日月真人訪道下崆峒爐香細細宮袍影閬苑偲偲錦繡叢共看光臨東璧府懸知卿濟亮天工

初寒念守關將士

木落天清鵰影高寒風獵獵捲千旄海通異域邊防險山控雄關守衛勞魚鑰不開迷雪窖貂裘還解覆霜袍甘泉春色行須近鐃鼓長歌看爾曹

秦淮過齊王孫邸

江邊春水碧波生楊柳河橋傍石城喜過王門青社氣憐看才子白雲情淮南鷄犬傳仙訣鄴下詩書副盛名我自疎狂常避客偏君大雅倍逢迎

江管即事

轅門號令角聲傳驄馬中臺節制專浪靜江城開貫舶

風恬海戍放樓船舊京宮闕黃爲屋原廟松楸翠欲煙寄語蠻夷休猾夏天河此日洗戈鋌

彤雲觀

爲愛青山不厭登長松交蔭石崚嶒江來三楚稱襟帶郡到丹陽號股肱檻外湖光春漲合城頭山勢紫氛層堪嗟六帝皆餘閏王氣應歸 聖代興

謝公墩

登山着屐舊風流談笑功收淮水頭清論但從黃老學偏安未洗帝王羞寒煙莽莽烏衣巷芳草青青白鷺洲不是 真人來定鼎長江猶自恨悠悠

秋日壽方儀部孟旋大夫人

白下風煙近越天婺星高照老人前論文南國知名舊建禮西京奏賦便餽有江魚供上壽門無俗客混清筵槐風桂月中秋景擬效瑤池第一篇

午節前偕郭涇陽直指飲雨花臺

白門高柳拂輕埃夾道傳呼使者來忽漫已過桃葉渡招携還向雨花臺官評細論依前席興誦同歸薦上才長日薰風心自醉共將江水泛蒲杯

鶴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伏虎山營集句一百首

序曰山川靈秀天地毓之人文名之伏虎山在臺著西偏老松二百餘章干霄拂露俯臨明湖千頃白波若鏡鍾山形雲晝聚高陵之神萬年降嶽草昧宮闕太紫圓方至荷源煜其丹爍石登合乎清暉曙色斷分岑牛頭之雙闕春光乍曉集鴻羽以千羣綺幙生風香開翡翠芸亭待月響疊笙簧夫豈非六朝之遺踪佳麗之舊蹟也哉余今拓山爲臺斥地爲營春蒐秋獮一遵令甲嚴鼓華旗可聽可望材武節而論最簡士力以稱勤陳合魚麗鵝鸛之文威生爭臺驍馬之氣振花團之靡靡肅瑯營之煇煇每逢材武觀者如雲庶幾魯頌從邁之風聊效襄陽羲幕之意業爲文以紀之矣一日臺幕王君建忠以集句五十首見遺披閱再三量爲去取復加撰擬共得百篇純用唐音不悉近韻正如日月合璧五星貫珠花辭綺吟可襲騁事與行草綴式表軍容可爲並行不悖其中藝今懷古徵形感槩多不使筆而稍爲考評俾光景動人民者則王君集也

其一

建牙吹角不聞喧一半山川帶雨痕臺上霜威凌草木紅旗半卷出轅門

其二

蕭鼓喧喧漢將營雨花應共石牀平青山盡是朱旗繞銀漢遙應接鳳城

其三

鍾山何處有龍蟠丹鳳樓前駐馬看今日莫論腰下組碧城十二曲欄干

其四

錦城絲管日紛紛霸業雄圖勢自分舊府東山餘妓在夢來何處更爲雲

其五

朱雀橋邊野草花白雲生處有人家天涯靜處無征戰碧玉今時鬭麗華

其六

江南烟景復如何六國樓臺艷綺羅借問梅花何處落

雨香雲淡覺微和

其七

岸傍楊柳爲誰春水北原南草色新自笑鄙夫多野興江潭何處是通津

其八

塵起春風滿御堤金陵驛路楚雲西怪來詩思清入骨山靄蒼蒼望轉迷

其九

草色新年發建章金陵王氣應瑤光中天地爽星辰近遶樹平川半夕陽

其十

昨夜星辰昨夜風月將松影過溪東自公多暇延參佐
白羽胡床嘯詠中

十一

將相兼權是武侯旗旛四面下營稠從軍幕府三千客
此地須微第一流

十二

山從建鄴千峰出漢室長陵小市中才子乘春來騁望
當年好躍五花驄

十三

欲拔芳草訪遺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淮水東邊舊時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十四

鳳樓宮闕楚江頭鳳去臺空江自流春色似憐歌舞地
烟花三月下揚州

十五

雨後山光滿郭青微陽漱漱落寒亭眼看春色如流水
舊事凄凉不可聽

十六

紅粉青娥映楚雲氣連宮闕借氤氳但看古來歌舞地
惟有松枝可贈君

十七

宮殿參差落照間白雲長在水潺潺獨倚闌干正惆悵
却恨鶯聲似故山

十八

同官載酒出郊圻正值僧歸落照時吟罷倚闌深有思
淸淮月影落金巵

十九

江水迎君日夜流龍蟠虎踞帝王州樓頭曲宴仙人語
芳草萋萋客倦遊

二十

青山霧後雲猶在水碧沙明兩岸苔人世幾回傷往事
相逢相值且銜杯

二十一

聞道新亭更欲過江中綠霧起凉波山當埤埦常多雨
誰送春聲入棹歌

二十二

千家山郭靜朝暉月隱高城鍾漏稀日下鳳翔雙闕迥
併將歌舞報恩輝

二十三

甲光向日金鱗開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王師猶轉戰
終須旌旆掃雲雷

二十四

青門路接鳳凰臺此日登臨曙色開飛閣卷簾圖畫裏
孤帆一片日邊來

二十五

星劒光芒射斗牛虎符龍節十三州賢臣會致唐虞世
絕頂松堂喜暫遊

二十六

同人永日自相將繫馬朝臺步夕陽古往今來只如此

月明山水共蒼蒼

二十七

縱酒高歌楊柳春豈知書劒老風塵桃花流水杳然去
況復當時歌舞人

二十八

酒舍旗亭次第開凉風豈復上高臺月明更想桓伊在
猶向池邊把酒杯

二十九

翠屏山對鳳城開一色青松幾萬栽風弄青帘沽酒肆
宿杉飛鳥夜飛迴

三十

窗戶風凉四面開滿庭花竹半新栽池邊雨過飄帷幔
更與紅藥酌一杯

三十一

萬峰交掩一峰開石自平湖遶岸來長嘯每來松下坐
平津臺閣好徘徊

三十二

雲淨亭空月又明和花烟樹九重城經過獨愛遊仙客
處處樓臺歌板聲

三十三

選勝亭開景莫窮青城山裏白雲中上方月曉聞僧語
閒着松門一夜風

三十四

水村山郭酒旗風雲捲晴虛月鬪空埤堄三層連步障
自疑身在畫屏中

三十五

日消氷雪柳營春草色嵐光日日新賒取松醪一斗酒
不妨長醉是遊人

三十六

巖險盤過勝躡梯底窓圖畫最相宜夜深雨絕松堂靜

華館常開客散遲

三十七

隔林何處起人烟鶴宿松枝月半天回首漢宮樓閣暮
遊童陌上拾花鈿

三十八

埋兒初晴落景斜雲間烟火是人家春山處處行應好
雨後全無葉底花

三十九

獨見綵雲飛不盡江城日暮好相邀行人莫上長堤望
便引詩情到碧霄

四十

月落城南角鼎風春霖催得鎖烟籠遐來多少登臨客
醉倚歌筵玳瑁紅

四十一

湖上春光沸管絃碧梢松外出青天暫移羅綺見山色
是處鶯聲苦似蟬

四十二

曾上蓬萊宮裏行松陰自轉遠山晴乍逢酒客春遊慣
過郭輿生月夜明

四十三

露晃行春居上頭漢庭初拜建安侯更催飛將追驕虜
韓白機謀壯九州

四十四

丹陽北固是吳關却望千門草色閒縱酒欲謀良夜醉
獨騎驄馬入深山

四十五

駿馬驕行踏落花林中且聽演三車樽當霞綺輕初散
酒幔高樓一百家

四十六

參差宮殿接雲平水國春寒陰復晴何用別尋方外去
憑高一望九愁輕

四十七

東山遙夜薜蘿情小妓金陵歌楚聲故事悠悠不可問
寒禽野水自縱橫

四十八

迢遞山河擁帝京行人過盡暮烟生芳草落花如錦地
何妨着履獨閒行

四十九

爲政心閒物自閒東風吹雨過青山笙歌日暮能留客
別有天地非人間

五十

渼水東流楊子津菱歌清唱不勝春晩來風起花如雪能解閒行有幾人

五十一

與客携壺上翠微夜闌霜露又沾衣春城月出人皆醉竹裏泉聲百道飛

五十二

萬條寒玉一谿烟星漢通霄向水懸日暮數峰青似染玉池荷葉正田田

五十三

城闕曆曆向曉寒如何鍾阜闘龍盤中庭不熱青山入更待殘陽一望看

五十四

松院雙扉向日開好風疑是故園來月生淮上雲初散坐破松崖幾處苔

五十五

城上應多藥草生投壺散帙有餘清謝安不倦登臨興落日蒹葭極水平

五十六

不揀花朝與雪朝閑吟應不問官曹人間何事堪惆悵蔓草寒烟鎖六朝

五十七

暮山秋色眼前明爽氣朝來萬里清斜抱雲和深見月無端詩思忽然生

五十八

露濕空山星漢明四時烟月映淮清閑看秋水心無事虛谷迢遙野鳥聲

五十九

若箇峰前最較幽幾家鳴笛咽紅樓春融只待乾坤醉滿目風光盡勝遊

六十

官市千燈照碧雲五陵佳氣晩氛氲緱山去遠雲霄迥猶自笙歌徹夜聞

六十一

霄漢無雲日月眞檻前公事鏡湖春平生只有松堪對坐見年來取茯神

六十二

石逕松軒亦自由青山直遶鳳城頭殘陽照樹明于旭一混乾坤萬象收

六十三

將隨相逐上山行百鳥羣飛天半晴閃閃酒旗招客醉
閒花落地聽無聲

六十四

半居天上半人間水滿清江花滿山自領閑司了無事
斜看飛鳥暮飛還

六十五

雲容山影水嵯峨不必絲絃不必歌最是城中閒靜處
碧松根下伏苓多

六十六

鶴避松巔晚風昔松下清齋折露葵昨夜東風逕入戶

春光欲上萬年枝

六十七

不妨公退尚清虛況值風光三月初寒翠入簾嵐岫曉
登山臨水復何如

六十八

遠山如畵雨新晴月淡烟沉暑氣清村店酒旗沽竹葉
宿禽何處兩三聲

六十九

碧澗翻從玉殿來更逢山上一花開前峰月照半江水
林下還登說法臺

七十

莓苔滿徑竹齋秋背日丹楓萬木稠暫就東山賒月色
南京還有散花樓

七十一

高閣朱欄不厭遊九重深鎖禁城秋白玉窓中聞落葉
蒹葭楊柳似汀洲

七十二

銀燭秋光冷畵屏水雲開霽立高亭客散酒醒深夜後
一方明月可中庭

七十三

雲横嶺外千重樹樹裏南湖一片明此地從來可乘興
綠荷風動露珠傾

七十四

山涵瑞氣偏當日露濕荷裳已報秋惟愛松筠多冷淡
孤雲獨鶴共悠悠

七十五

菱葉縈波荷颭風巖前樹色隱房櫳一尊酒盡青山暮
多少樓臺烟雨中

七十六

高亭林表鬱嵯峨雲樹連天阻笑歌昨夜西池涼露滿

水流無限月明多

七十七

岸幘題詩身自閑透迤霽色繞紅山殿勤待取前峰月
杖策臨風拂袖還

七十八

翠嵐迎步興何長海畔尖山似劍芒雲散碧空當晚檻
六街晴色動秋光

七十九

山帶秋陰樹影空寒聲徹徹戍旗風紅樓翠幕知多少
上國西明御水東

鶴草集句

八十

蟬鳴黃葉漢宮秋玉帳牙旗得上遊天逈高清卑西望
甘棠花暖鳳池頭

八十一

天柱孤峰指掌看九重城闕在雲端綠陰滿地前朝樹
葉上秋光白露寒

八十二

幕府秋風日夜清旌旗入境犬無聲已通戎略逢黃石
虎帳長開自教兵

八十二

山上孤城對驛樓安危須共　主君憂樹隔五陵秋色
早綠槐殘雨看張油

八十四

馬前山好雪晴初掛得山亭興有餘宴罷佳賓吟鳳藻
中庭月色自如如

八十五

尋芳不覺醉流霞結綺臨春事最奢若值主人嫌晝短
更持紅燭賞殘花

八十六

雲捲晴虛月闘空違波初似五湖通荷翻團露驚秋近

一段清光入座中

八十七

寒流石上一株松出岫孤雲入晚紅風景人間不如此
何處吹簫向碧空

八十八

十頃平湖溢岸清不將蘿薜易簪纓樓臺獨對江山月
縹緲宜聞子晉笙

八十九

鬱鬱青青嶽頂松雪晴天外見諸峰却憩身外牽纓晃
山履經過滿逕踪

九十
浮雲不共此山齊拂柳穿花信馬蹄石鏡更明天上月
玉壺春酒正堪携
九十一
青春衣繡共稱宜萬樹千條各自垂寂寂江山搖落後
更將絃管醉東籬
九十二
吳王舊國水烟空惟有青山似洛中淡掃明湖開玉鏡
扁舟不繫與心同
九十三
鶴直集句
三朝出入紫微臣進鄴千峰寄一身吏情更覺滄州遠
白眼看他世上人
九十四
不盡長江滾滾來渡頭山雨灑寒梅共知人事何嘗定
忽覩雲間數雁廻
九十五
南客思歸鄉夢頻不堪西望見風塵曾從建鄴城邊過
花底山峰遠趁人
九十六
極浦遙山合翠微瀑水當階濺舞衣臣在東南獨留滯
聖主恩深暫許歸
九十七
高館張燈酒復清暮雲宮闕古今情且從康樂尋山水
萬里歸心對月明
九十八
水邊楊柳赤欄橋江路東連千里潮世事浮雲何足問
便將黄髪老漁樵
九十九
雲旗獵獵過潯陽不假星狐北射狼早晚薦雄文似者
風流儒雅漢田郎
鶴草集句
一百
一聲風角夕陽低都護行營太白西更把玉鞭雲外指
斷弧拂箭白猿啼

劍草引

用兵無定法惟明于事理而已天時地利人和其綱也三軍之將誠能將寒燠險易彼巳强弱之數熟思審籌究竟算及于至平至穩即至神至奇也事理所不得不然兵法所不得不勝豈有他謬巧乎余庚戌

在長安邸永夏酬應之餘輒取古將傳閱之幸意裁取僅百餘則片言指目諸公在千載必有以熊子爲知巳者手牛之氣自合或非凡所見也題曰劍草

萬曆巳未秋孟東冶公署識

綠雪樓集

劍草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孫武子教闔閭以婦人勒兵三令五申斬寵姬之爲隊長者于是鼓之而婦人跪起左右皆中繩墨因法以一也孫臏教田忌逐射千金取下駟易上駟馳三輩而再勝因材以一也兵法得一而神黃石陰符之秘無它道矣武子西破强楚北威齊晉臏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先後名顯諸侯史載臏爲武子苗裔是宜其興之一轍也

司馬穰苴兵法說者必奇其斬莊賈一事余未之奇也

畢竟拊循士卒之井竈飲食悉取將軍之資糧爲饗勒兵之日病者求行是爲奇耳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可謂上兵不戰矣司馬及孫武子孫臏皆齊人是亦耶邪泰山之大風也司馬爲田完苗裔厥後又有田和田單田蓋世產名將者哉班孟堅曰山西出將吾于山東亦云

淮陰侯韓信之用兵也人比之李白製詩並有仙意其傳檄定三秦木罌渡魏背水破趙囊沙淹楚降燕襲齊天下無敵咸謂其智計之奇固也然策秦民莫愛邯欣翳從人心上開漢王東出之路是有王者時雨之意其

徇魏也則曰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于齊則畏李左
車如虎料敵先料敵之將皆明白顯爽之道何奇乎盖
嘗私論韓信知己之義極重漂母一飯必報知故也項
王執戟必逊不知故也築壇之拜解衣推食之恩信之
欲爲漢王死久矣豈蒯通武涉輩所能間哉長樂鐘室
之以反誅夷嗟乎寃矣何以言信之不反也信義士也
又智者也落職淮陰之日欲以區區官徒奴發倉卒之
間襲呂后太子能乎不能乎漢王卽在外而周廬天遂
羽林雲布且有相國如蕭何者在此非小故豈數官徒
奴所能辦也既辟左右與陳豨仰天獨語又何人得聞

之而太史公得書之乎且紿信入賀之說事理更謬曾
有天子討賊虛實列侯入賀光景而信徒可紿何以爲
信甚矣呂后之毒也見上漸老而絶寵姬駮駮起以
呂易劉之念何待祿產暴横時始見只慮宿將如韓彭
輩皆他時難制者非以事誅之不可故今手殺韓信明
手殺彭越皆出自呂后之手而高祖不與也蕭何逢迎
呂后以固祿位者也文致反狀何患無辭呂后殺盡宿
將俾知陳平雖智與己愛幸一椎無文之絳侯焉能爲
有無乎故陳平當事勢欲變之時亟請入宿衛以固幸
于后爲自完計平之忠漢豈在信上哉甚矣呂后之毒
也異日武帝斬鉤弋夫人曰而不見呂后之事乎英雄
之辟誠有所痛恨于淫妬之女主也
李靖以勁騎三千繇馬邑襲破定襄頡利可汗遁磧北
它日又以萬騎齎二十日糧襲頡利于白道於是斥地
自陰山北至大漠功大而成速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其
破蕭銑將士有欲籍沒拒闘者之家靖曰王者之師宜
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闘迺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
沒入其家善哉仁人之言也其以元勳受賞不亦宜乎
太平廣記載靖所遇虬鬚客與汾陽橋上道士皆一世
之雄也

秦王翦空秦六十萬甲士虜荊王負芻平荊地功則偉
矣而秦亦未免有脫距之傷李信二十萬亦不爲少優
劣二將者其僅以成敗觀乎子王賁孫王離皆爲秦上
將而離竟爲項羽所虜將三世必敗其所殺伐多也
兵家者必曰孫吳吳起豈武子之倫哉殺妻背母以就
功名雖在魏有西河之功在楚有百越之績君子不取
焉微時而殺謗己者三十餘人乃東出魏楚悼王死宗
室大臣作亂攻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
起幷中悼王太子立坐射起中王尸而夷宗死者七十
餘家起眞可謂能殺人者矣

馮異爲光武起兵時主簿倉卒無蔞亭荳粥滹沱河麥
飯每論功則獨立大樹下以小心忠勤而結主知可以
爲難矣赤眉之役鄧禹失之東隅馮異收之桑榆特偶
然耳東漢武功異不出禹之下

皇甫嵩當東漢衰爏之季討黃巾如發蒙振落兵權在
掌握中朝廷勢弱于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閻忠開說
不下蒯生而嵩獨曰非常之謀不施于有常之勢堅守
臣節毋貳小心厥后雖爲董卓所困卓誅而嵩得令終
天道也

郭子儀平安史之亂吐番之擾唐室中興勳伐第一以

功名令終與裴晉公埒程元振魚朝恩諸閹譖間屢行
而無害者彼誠忠實心質于上下利鈍非所料也單騎
詣回紇把酒與其酋長藥葛羅一言定盟吐番宵遁亦
此忠誠一念爲之質耳至其解李光弼之嫌戮力王
室聞楊綰拜相撤去聲伎之半成人之美有足多者盧
杞來謁毋使婦人見笑賞執法之都虞候而不惜諸子
之乳母其心量之裁正又如此

李光弼之名亞于令公觀其納刀靴中有死無二即意
量勳猷不及令公之大而恢復唐室忠勇猶見其倚史
思明雖賊將而梟智亦李郭敵手相州九節度之潰其
氣魄盖可想也光弼長于憑城思明長于野戰懷州之
役光弼壁野水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
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汝留此勿與戰降則
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至夜思明果遣日月以鐵騎至
壘門大尉在乎曰去矣守將爲誰曰雍希顥日月謂其
下曰獲之無名就死無益遂請降與希顥俱至先盛禮
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有問公
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
次彼因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
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月之右降者見遇

貳者得不思奮乎光弼算無遺策治師嚴整天下服其
威聲毋愧臨淮王之名矣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
無所更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張巡身長七尺每怒須髯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
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
無不識者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用兵未嘗
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人問之答曰古者人情
質樸故軍有左右前後三軍望大將之居中者以齊進
退今胡人雲合烏散亂馳突故吾止令兵識將意將識
士情耳與士卒同甘苦善以少擊衆被圍之久至殺馬

及婦人爲食而人無變志慷慨一死英風壯氣可惜乎
古其所部南霽雲亦丈夫子也
許遠之守睢陽節烈與張巡同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
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李晟起于忠嗣幕下討魏博田悅朱泚制李懷光進止
動靜俱儒者學問中作用其封事犹多蹇蹇收復神京
之日居民秋毫無犯有子十五而愿慤想聽最開其食
報也遲矣
古之行師未決勝負先較彼已燕慕容儁死晉朝咸喜
謂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及恪死而
剣草　六
溫遂伐燕然竟爲慕容垂敗于枋頭蓋垂才原不下恪
特未知名溫不及慮耳乃王猛謀燕則知憚垂故其衆
兵東向必待垂之來奔覘猛臨戎誚衆曰慕容評其奴
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蓋已料燕無已對矣劉裕起義
桓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
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
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足故
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又能以敵自嘗故去就可決
王世貞曰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
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

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爲單慮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
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愚以爲善爲兵者固無如
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
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
故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
臏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内之
卒蔵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
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嘆嘖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
振之餘也乃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若削弱
其形而内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
剣草　二
于虎狼之俞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瑕轉弱而
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
矣魏旦暮亦唯有下耳二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
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
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于河外走
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
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
魏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
生不欲以生爲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爲秦亡魏也或曰
公子非善用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

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illegible]兵亦惟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高帝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熊子曰弇州論魏公子兵法可謂傳神然公子得力處畢竟在好客自喜侯嬴之奇毛薛之正皆非公子測識所及而公子轉圜而用之奇以出正以入兩戰而成名于天下即此可以知公子之所以用兵矣

馬燧爲李抱玉署尉當回紇恃功恣睢所過供饋不稱輒殺人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號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小違令

輒戮虜大駭出境無敢暴者燧推誠將卒而見義敢往朱滔魏悅等五盜縱橫兩河鼎沸燧與渾瑊李抱眞董戮力佐定功名亞李晟亦唐之中興良將也李懷光背命其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爲族滅計廷光未對燧曰尔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軍皆感泣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即率衆降此無它扶義而往動以忠誠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頋問哉

韓游瓌其初雖止郭子儀裨將而奉天之役朱泚兵逼乘輿惟游瓌決策入衛泚兵大治戰棚雲橋將奪壯雖而大譟攻南游瓌曰是分吾力也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傅滿趨北直火其棚風返橋燼賊氣大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

廉頗持重長平堅壁以老秦師使趙不信間言而使馬服子代何至四十萬盡坑也其他日無功于楚曰我思用趙人非素所拊循而驅市人以戰即將如頗者不能况其他乎

趙奢以田部吏爲將破秦閼與之下即其去邯鄲三十

里而軍堅留二十八日不行以懈秦師武安君智者豈其料不及此及二日一夜卷甲而趨閼與亦已疲矣秦人悉甲而至未之或懈也危矣哉北爭先據北山上因以取勝固倏忽之奇乎前此堅留一舍二日而數百里趨利其不至蹶上將也幸矣他日與田單論兵而以正兵用衆詘單之奇兵用寡是乎非乎奢以全趙爲閼與之一戰單以敗齊完七十餘城如反掌吾未見安平之果在馬服下也

彭越漁鉅野澤中爲盜少年百餘人固請越爲長迺許與期斷失期而後者一人少年不敢仰視其餘攻城畧

地直捲秋業名亞淮陰詎非亂世中豪傑哉後帝徵云
討陳豨越稱疾遂掩捕囚之雒陽有司請論如法上赦
以為庶人及乞哀呂后后反以壯士遺患之語說帝夷
三族其日周勃入北軍而諸呂盡戚可謂天道好還也
黥布與漢王俱南面稱孤而受踞跣之辱宮室帷帳之
盛遂大喜過望則犹然驪山之徒耳嗚呼漢興如無田
橫之客皆屠賈豎取功名者矣然其用兵精悍布陣酷
似項王秦法如烈日秦業如金湯非布羽輩飄風暴雨
之勢安能一朝而亡之天生雄桀為真主用者非偶然
也亂世英雄多在盜賊中故紀黥彭

劍草

十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史記載其行軍簡易而士樂為之
死出入胡虜若蹈空虛將之有仙氣者卻不封侯吾不
欲以衛青居其上久矣四千騎出右北平受圍于左賢
王四萬廣子敢以數十騎直貫胡陣還以安軍士曰胡
虜易與也可謂有父風矣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
數人胡虜始解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軍中不服其勇得乎

梁豫州刺史韋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板輿督
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撫循其眾
常如不及故投幕之士爭歸之出奇挫鋭如山如川起
高艦以攻合肥艦與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盡哭白而書
生之勇其可欺乎文人喜談兵者多用壯兒帮敝當愧死

左氏晉荀穆子帥師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
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
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
見曰猶有食色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及鼓人告
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
歸善夫仁人之師也孫子全國為上若荀穆子庶几近
之矣

國策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群臣皆賀南

劍草

十一

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
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返曰衛有
賢人先知吾謀也兵法之上兵代謀南文子有焉

宋史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偽軍校上官進嘯聚士
卒三千餘眾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城讚曰此烏合之眾
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乃私自率眾巡
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擊斬
進斗郡遂安君曹翰裨將耳當兩川軍亂都校全師雄
輩約以三鼓攻城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
不集至明而遁追擊敗之是又以緩籌取勝應變戡亂

法亦何常之有
李亞子與梁將王景仁韓勍高邑之戰勝負未決謂周
德威曰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
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
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困迫必有退志當
是時以精騎乘之必大捷矣夫白刃交加而籌畫從容
整暇如此德威真老將知兵李天下之所以興也
鄧禹當更始之立不就辟舉獨杖策追光武于鄴因光
武留宿而進天時人事二科之說以決光武之興其言
曰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

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其他赤眉青犢之屬庸人崛起志
在財帛而已明公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人之命
天下不足定也新城三老董公遮說高祖與劉文靜獄
中爲世民畫策者俱得與王第一着語云豪傑之士所
見畧同
高歡以除歲遣都督竇泰以精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破
爾朱兆于赤洪與曹操之輕兵襲白馬韓信之陳船渡
臨晉彼中敵國皆所謂不知戰之地不知戰之日欲不
敗得乎
傅介子以介使萬里之外斬樓蘭如兒戲奇矣觀其謂
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其
王就近人易得也于是持黄金錦繡至樓蘭卒得志于
杯酒之間貪而可利誘者大率類是秦王貪督亢幾濺
血于荊軻之匕手危哉
唐李郭諸名將連九節度六十萬之師圍安慶緒于鄴
激漳水灌其城城中食之一鼠直錢四千宜其縛孫俘
如掇也迺史思明以五萬來救九節度皆潰說者以爲
魚朝恩觀軍容使統馭不一之故固也然觀思明布置
緩急節節穩合兵法其初不遽救鄴且先陷魏州築壇
稱王按兵不進是遥爲鄴犄角而懈官軍也及城久不

下官軍上下解體思明迺自魏州引兵趨鄴使諸將去
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給鼓三百而擊而遥脅之又每
營選精騎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輒走歸其營諸
軍中牛車人馬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
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
舟車相繼思明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
緩妄殺戮人運者懼駭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
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
人思自潰思明遂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步騎六十萬
陣于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

為遊兵不以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魯旻
先與之戰殺傷相半旻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
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諸師各潰黜矣哉思
明之為賊也行師之次實有大將紀律而其算諸節度
之軍若在掌中天生此賊以禍唐也六十萬不相統之
師聚之城下偷道遥遠曠日持久其勢安得不老故思
明且魏州稱王佯為不急以懈之闕官軍之懈而提兵
趨鄴不遽戰也九十里匝營掠其樵採假為官軍裝號
亂其運道多𡁏皷譟令官軍不知兵數虛實以懼之五
萬銳師直擊而官軍尚以為遊兵也則皷譟嚇之耳着

着料定五萬人一心可貫金石九節度汗漫之衆宜其
一戰盡潰其以為天風使然者史當時為諸帥懟婉詞
也賊將固自有奇人絕史思明以成世之轄賊者
慕容垂主符堅寇晉之說堅敗而草木皆兵惟垂一軍
獨全卒以覆秦信如李靖謂堅之敗垂敗之也然謝玄
亦是真將軍將衆兵多而心不一必有僨國幸敗者
項羽提一劍起自徒步三年將五諸侯兵用以亡秦殆
天授也讀史至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及破秦召
見諸侯皆膝行而入轅門可以為雄矣
金斡離不犯宋京師先據牟駞岡蓋宋天駟監地芻荳
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
之獲監馬二萬資其芻荳得以久留甚矣宋人之不智
非盡斡離不之智也國家己巳之變于肅愍預焚通州
塲上倉儲虜因不能久留蓋以牟駞岡為殷鑒也酈食
其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故漢守敖倉楚壁垓下酈
生真策士哉後世如李世勣取黎陽王鎮惡破秦郭崇
韜平蜀皆能因糧就食其智有足多者李密很戾洛口
積粟卒以敗亡天之天庸可忽諸
契丹將于越銳師數萬將以邀宋輜重也路遇尹繼倫
巡徼而不顧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藐視我耳彼南出而

捷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且洩怒于我無遺類矣今當
秣甲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趣不虞我至力戰足以自
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
皆憤激繼倫令軍中乘夜秣馬人持短兵行數十里天
未明及于越軍于越會食將與宋大軍李繼隆戰繼隆
方陣于前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于越為短
兵中臂乘善馬先遁寇兵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犯邊相
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夫繼倫將區區
巡徼之卒一皷其氣遂獲奇捷善夫越王之式怒蛙為
其有氣也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兵起四機以氣機為

上田單誘燕師劓降掘墓用以發齊人之憤其可爲神
乎用氣乎
香餌之下有死魚重賞之下有勇夫郭威討李守貞用
馮道策厚賞將士卒平守貞先主之入蜀也曰府庫百
物孫無預焉兵家使貪夫豈慳痴者可識
孫伯符之于太史慈唐太宗之于尉遲敬德朝爲仇讐
暮爲君臣頗言蜂起畧不爲動而卒得其用故曰御得
其道徂詐返作使况于意氣之丈夫乎
漢隴西羌反丞相御史難發兵馮奉世曰反虜三萬人
能倍用六萬人一月足以破之夫少發師而曠日與一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因爭之不能得及至兩校尉爲
羌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漢元帝廼大爲
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十月兵畢
至隴西十一月並進擊羌虜大破之詔罷吏士頗留屯
田備要害處奉世爵關內侯奉世世爲將宜其知兵而
漢元決策亦所謂庸夫之必至也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彌耳俯伏聖人將動必
有愚色外亂而內整內精而外鈍孫子所謂獨見獨聞
之兵也其越之所以沼吳楚之所以滅庸乎
至事不語消兵不言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拙也

鄭武公欲伐胡而戮關其思呂蒙謀襲關羽孫權廼露
檄召蒙還治疾建業是可知乎是不可知乎恐精于陰
符之學者竟算及此
鴻門之役楚吏士無不受漢王賂遺者獨亞夫一人不
與耳無論吏士即項王見張良奉璧亦心動矣異日陳
平反間金數萬一恣所爲而劉項之權分也嗟乎呂不
韋以五百金釣國李斯說秦多用金幣散六國之豪傑
不從者以利劔刺之卒以混一天下鄙穢阿堵却有神
功殊堪捧腹
唐玄宗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

以勇敢自負及鎮方而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
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哥舒翰李光弼諸名將
皆出其部下他日玄宗欲使忠嗣攻吐番石堡忠嗣上
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不如勿攻上意不快
以董延光行而使忠嗣助之光弼曰萬一延光之功不
成何以杜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人之衆爭一城得
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
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
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
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唐室諸將當李郭功名未

盛之前忠嗣其最著者乎一言賢于數萬之師光弼所
云古人之事豈虛說乎

後漢史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將嚴整將校小不從命
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
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
皆弘肇之力也雖然好殺而比之楊素當塹殺士卒血
肉淋漓而言笑自若者則有間矣

宋郭進持軍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
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
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寇進語

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汝能殺敵兵當爲
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
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若郭進者可謂善于使過矣

孟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析衷衆
志皆懾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義撫接名位雖重
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凛然無敢咳唾者退則掃地焚
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大遂于易
學武侯曰寧靜所以致遠孟公深得此意

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
日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
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
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草坊因救火作亂中夕火
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要害童之曰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
斬之應變而定迺爲能將他日秀實自請補都虞侯片
言定郭晞之亂卒可謂膽智絕倫矣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李世勣道宗萬徹三
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能大敗萬徹非大勝
即大敗英雄之主料將之審如此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

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
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
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
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
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
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
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
孤立無黨誠以恩結之彼必爲朝廷盡死玄宗悅用其
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胡人精兵咸戍北
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覆京室嗚呼奸相固寵

一言可以亡國將相中外之關可不愼與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番蕭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
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
監軍軍中事皆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
有功遂罷之夫武后不置監軍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
德憲皆不免此敝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其控勒四海
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良有以也
楊業號楊無敵寰州之陷業欲引避耶律斜軫之鋒誠
有所算也護軍王侁責其畏懦迫之使戰業轉戰至陳
家谷口而侁又不如約赴援令將士無一生還者卽寸
劍草　二
斬侁不贍也而止于除名宋尚可謂有法乎
後唐柴克弘再用之子也自請效死行陣其母亦表其
有父風可爲將常州之役樞密李徵右百計撓之給蠹
朽鎧仗臨敵後遣使召之克弘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
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命樞密克弘曰樞密來
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斬首萬
級壯哉其子智哉其母括母知敗柴母知勝克弘蓋不
徒讀父書者也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覘契丹適數
萬騎奄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
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
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
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還俄
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
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
從恩曰虜衆猥至恐未足當審琦曰成敗天也借使虜
不南來坐失皇甫大帥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
丹解遇等乃得還此一役也將卒之間可謂義戰不顧
問死生矣
昭烈當謂馬謖才過其器不可重用諸葛亮不深識也
劍草　三
街亭之敗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
明耳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收謖下獄殺之亮急
於用才而重于守法吾于其待謖者見之
晉荀晞屢破强寇威名甚盛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爲將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母從悔耶
固求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
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
荀道將也宋狄青征儂智高而親識求行者亦輒諭以
此意遂無一人敢往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
爲理善乎段秀實之折馬璘也

高仁厚王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
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
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襲城北副使楊
茂言不能禦率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念當死者衆
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尔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
自以尔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尔曹速歸來旦牙參如
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
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
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
馬參隨既審其虛實復還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

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
然後奏聞今副使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
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此番處置大有條理非
剽具一胸次不能高仁厚亦豪桀之手也

劉智遠馭軍嚴設科禁有盜紙錢一幞者被擒左右請
釋之智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狄青曰令之
不齊兵所以敗忽斜虎曰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
紀法中此尉繚子所謂能殺士卒之半者非謂真半殺
士卒也殺之之能政不易能耳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
老聽獄不中分財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惟
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懷室毋塡井毋伐樹毋動六
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也又欲伐密
須氏問于太公望對曰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
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此之謂
王者行天之討輓近詐力之餘忽見王師如披雲吐日

唐高宗時鄭仁泰等敗鐵勒于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
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
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
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月夜星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爲
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陣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
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乃
從之遂破吳軍左史蓋質有其文武者哉楚之寶也

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
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
追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
卒擊勝兵而克悉如公言何故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
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兵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

改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繡乃服詡君子曰詡之料敵頗得左史之意然而非其倫也

桓溫征蜀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人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專制朝廷耳虎豹而處百獸之群爪牙文采之間自有異處惔之料桓溫夫豈以其博也耶

夏王赫連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將南歸留諸將守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厲兵進據安定秦嶺郡縣鎮戍皆降之勃勃築統萬城義取統萬為一志亦雄矣築城時以矢射之矢入斬城工矢不入斬矢工其嚴峻如此兀朮阿骨打之流也

韓弘忌李光顏飾名姝以遺之光顏辭謝從容鳴咽泣下感動將卒厚遣使者有儒將風

寇恂避賈復逆將士於河內境上一人兼二人饌令醉不能相攻光武講解懽若昆弟廉藺之意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禽元濟奇特而其苦心以護李佑究衍佑力以宰相禮謂裴度曰令此邦知上下之分將之存道氣者

耿弇說光武溫明殿牀下曰更始淫亂號令不出城門公首事義征天下不可令他姓得遂與吳漢發上谷漁陽精兵東漢其興於此乎吳漢弱冠逆王郎必敗光武必興亦天授也

田單以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人以為火牛也而不知執簣杖插妻妾編行伍實先得士卒死心及夜邑之奉畜上之虞橫帶黃金而三月不能下秋有味哉管仲子之論也

武安君白起摧楚挫韓坑趙豈有他奇哉亦料三國之不修其政而士卒貳也厥後應侯彊起戕趙起曰其主折節以下其臣其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此勾踐困會稽之時也攻之必無利王齕見不及此是宜其敗

西魏韋孝寬之守玉壁不減墨翟真正關西男子宜令高歡恚死

唐李抱真守澤潞籍戶三丁之一蠲徭租給弓矢令閒月曹耦習射歲終大校得成卒貳萬不廪於官而府庫實可師也

鄧艾才氣無敵下蜀而深自矜伐便取夷戮可見居美
不易造物忌盈
宋吳玠援饒風關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
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六
晝夜死者山積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出關背
乘高以瞰饒風玠遂不支故凡守險忌他導魏軍之所
以入陰平而蜀不知也又玠喜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録
座右積久牆壁皆格言是豈區區以介胄起者哉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在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
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
劍草　三八
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
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更代以鼓為節騎兩翼以
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法施之險野更便易
野虜騎如飛恐弓矢在後者未及彀而坐者跪者受其
蹂躪矣
朱熹曰吳璘敗虜於殺金坪前面對陣交兵正急後面
諸軍一齊擁前攔殺虜人這有甚陣法且如用兵前陣
交接後陣便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
勇猛將那隔了一齊都砍開突前去有甚陣法看來兵
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
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宋余玠守蜀開招賢之館禮冉璡冉璞兄弟築釣魚山
守戰之利賢于十萬之師都統王夔驕恣不受節度號
王夜叉玠欲誅之恐其擁重兵在外輕動危蜀謀於親
將楊成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
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
拜賀任人逸而成功幹大事不動聲色儒者中乃有此
人
後周于謹沈深有識量好孫子兵法以參軍事從軍北
伐蠕蠕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
劍草　三二
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遣
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
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
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使餘
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應變不窮如環無端于謹
深識此意
唐李孝恭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杯中變為血坐皆失
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尔顧我不負于物
無重諸君憂公祏禍迺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
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卒平公祏善哉

孝恭不獨見逵而應辛之亦國自高人一等

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殺之有行之者周亞夫誼至帳下而堅卧勿起是也

劉備與孫權别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備操英雄也胸中畢竟不能置公瑾咸欲疑譖之如此

陸遜禦劉諸宿將或不聽調度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諸君荷國恩不敢睦剪虜上報所受非所謂也僕雖書生主上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切未可犯及破備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曰嘗稱陸遜意思深長此見其槩

羊祜都督荆州專修德信懷柔初服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輕裘緩帶卒舉杜預而定吞吳之計至鑿塚爲沂背三公九世清德于茲不墜每勝日造峴山酣詠風流儒雅足紹泗陽蓋祜蔡邕之外孫也

陸抗飲羊叔子饋藥而不疑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抗有父風然遜事明主抗事闇主可以爲難矣

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貌思經籍縱横時務胸中無所不有時人謂之杜武庫

王濬徵時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欲使容長戟旛旗平吳之勳卒冠諸將然不免以爭功爲王渾所抑其急名之士哉善乎范通之諫濬曰君于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君有問者則曰聖主之德萠生

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

謝玄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八萬之師敗苻堅百萬於淝水過江以來此舉差强人意

賀若敦爲晉公護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及弼尅定三吳位上柱國無敵而叙平陳七策爲上所厭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已爲將軍以怨望下獄得須臾格外望活幸矣煬帝嗣位從巡榆林竟以私議得失坐誅其以舌死同也可謂不孝矣

曹彬爲將不嗜殺人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乃逾年

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
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詬詈使不能自存
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
未嘗以私喜怒輙戮一人其所居堂壞子孫請加
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之間百蟲所蟄恐傷其生其
仁心愛物如此下蜀將士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
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
無者備禮以嫁之仁人哉是以厥子瑋功名特盛數傳
又有曹后爲宋賢女主其食報也遠矣
李牧守趙北邊市租輸入幕府百金之士五萬人其大

殺匈奴滅襜襤破東胡有以也今債帥提呼庚之士所
在如是謂之封疆可乎
衛青伐匈奴斬殺首虜累戰不敗可謂能矣然其行師
之紀史無識焉其謝諸子封侯有曰臣賴陛下神靈諸
校尉戰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青子在襁褓亦裂地封
爲列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于是公
孫敖等十人皆列封至鑿魏其不殖賓客緒天子心謹
密有足多者其行師亦若是已矣
霍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不至學古兵法以匈
奴未滅不肯治第因益得上愛重其選輕勇赴利轉戰
千里如入無人封狼居胥以還壯哉史載去病與霍光
爲同父兄弟文武之勳爛于漢室是一奇也
唐裴行儉爲安撫大使行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
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
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
樂未嘗忘孰能從四鎮子弟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
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問安否外若
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倉卒不知所出
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行儉破大酋不煩中國
折矢用其豪傑進止如戲班定遠西域以來一人而已

且擅識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所甄拔文武吏士皆名
俊料盧駱王楊之鮮令終尺寸不爽至草隸之精自謂
不擇筆墨而妍捷已與虞世南耳褚遂良不及也因宴
以二尺瑪瑙盤示蕃酋將士軍吏趨跌盤碎惶怖欲死
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文武之才而器量如此余
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唐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張仁愿渡河築三受降城
表留歲滿兵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
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完以拂雲爲中
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

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減鎮兵數萬省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扨敵戰格或曰建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夫漢阻河為守仁愿于唐迺度河而城之英雄舉事豈必遵格期于輯寧而已今虜且薦食河套矣安得仁愿者而與之論攻守哉

李允則守雄州方略設施即亭臺遊戲間都自有意時契丹講和各邊撤備守以示不疑允則獨以為邊患難測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

黄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其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揚言興版築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以寓水戰州北舊多陷馬坑起樓為斥堠允則曰南北既講和安用此為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壠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隘因坊巷起浮圖北原上旦夕令民登望可三十里所在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真宗嘗謂曰畢士安非謬知人者故信允則不疑謗書屢至而允則行志自如嗟乎任將而不中制亦難之矣

种師道當金人圍汴書策曰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乎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城下之師第夜縋數千人擾之賊不久將宵遁不暇何必言和師道老將此論極暢曉廼執政不從而以其君予敵耶千古以下令人扼腕

宗澤當宋運顛沛誠心為質而憤發其義勇之氣所在無削號召動數十萬而不憂匱乏者藉寇之兵因盜之糧也河東巨寇王善衆七十萬沒角牛楊進二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各數萬澤單騎片檄降下之韓岳諸公率用此法各賊能聚衆如許者以勤王為名也撫之

則官軍散之則寇擾故知勤王之詔不可輕下要在處置有人

岳飛忠勇至今凜凜有生氣然竟以議論不肯剉下于人得禍至內庭引對密奏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是亦飛未諳霍光傳耳飛制江湖時得以賢否考覈文吏專其黜陟金戈鐵馬之際誰為飛司人鑑能一一式序允當哉秦檜定收羅飛所麾斥延納浮慝多梯徒黨故殺飛于勲望錚錚之日而不動聲色豈乎有以也嘗登金山觀韓世忠以海舟八千人扼兀朮十萬其所

詣龍王廟豈卽對郭璞石者是耶江流震蕩想見英雄皷角世忠敢戰無前人知之矣乃岳飛下獄舉朝炙檜威莫敢開口獨世忠頌其寃折檜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檜風言官論之天子格其章不下得以保要領于牖下豈蒙恭獨厚于飛乎意其跨驢遊西湖平時將佐罕得見面幾于范蠡扁舟遺意而買新淦田以遺子孫帝仰賜契則又蕭何自汚之術宜乎其令終也智哉韓公仰不同飛死無愧飛矣

劉錡順昌之捷以二萬人選戰者五千破金兵數十萬豈有他奇哉軍士挈老幼赴汴行至順昌金人掩至進

則無路退則懼金以騎兵追襲殲殺老幼立盡故軍士自爲老幼闘宜其倍力天時酷暑金衆暴露讙囂錡兵飲酒食肉屋居多服暑藥臨戰戒勿喊更番迭出以長斧直犯金陣人叢中掀甲砍馬一騎倒數騎枕藉善哉錡之巧于用寡而神于用天也李愬之雪夜入蔡則以降寒攻蔡人之不備錡于暑月約戰致敵鳴鼓徹夜兀朮帳下甲兵環列分番假寐馬上旦卯至酉戴兜披鎧其備愈多其衆愈勞不動聲色而擾之備至行天之道也說者謂獻浮橋五所是錡示敵以不懼也非也誘敵之必來也旣毒潁上水草矣使敵士馬過時怨渴或從他處渡毒之何益獻橋者邀敵之必在此時來此處渡也或曰錡何以不憑城守迺背城戰乎曰錡初至城上無備假如一歛守則敵攻打之勢百倍數十萬之衆或蚤或夜分番迭至天時爲敵用矣兀朮曰靴尖趯倒者逆錡之必守而不逆騎之必戰也繞一約戰金人怒且駭曰何敢與我戰目中輕錡如魚在釜漫不加意故錡曰戰金人便不攻錡曰獻橋金人便于橋上渡着着爲錡算定必如是而可語能料敵

漢武帝時遣張騫初制校尉屯田渠犂至宣帝時鄭吉爲校尉破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已而吉

降日逐王威鎭西域遂併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于是中西域而立都府鎭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陳湯以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相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殺漢使西奔康居康居以女妻之遂脅威諸國擊烏孫至赤谷殺略人民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乘勝驕不禮康居而殺其女侵陵大宛威名遠聞若得此二國而城郭之敦年之間必爲西域患今乘其無金城强弩之守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之衆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

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行湯
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
田吏士延壽亟止之湯按劍曰大衆已會豎子欲沮之
耶遂部勒行陣分六校三校從南道徑大宛三校從北
道過烏孫入康居界令軍不得為寇未至城三十里止
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來應曰天子哀閔單于屈意康
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未敢
至城下使數往來報荅延壽讓之曰我為單于遠來今
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也明日前

至郅支城下單于與諸閼氏被甲守樓上漢兵四面擁
劍楯縱大發弓弩矢斬單于首及閼氏名王以下千五
百一十八級于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懸頭稾街蠻夷
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熊子曰不入虎穴安得虎
子陳湯之謂也匡衡文墨豎儒以矯制故抑其賞司隷
校尉復移書道上案驗吏士使非劉向上疏予爵關內
則舉朝皆石顯其徒矣嗟乎矯制殺虜不可常也而虜
數大入夷戮甚慘邊吏卒欺謾以為常亦相御史法安
在
班超燒殺匈奴使鄯善膽破其初不以告從事郭恂恐

文俗吏懼而謀泄罪無所名及事後恂猶大驚色動超
即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必獨擅之乎恂乃悅衛侯
李邑讒超者也帝知超忠反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
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曰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
是何言之陋乎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
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識量如此宜其飛而食肉及其
戒任尚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
邊屯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
察政不得和下宜蕩佚簡易總大綱而已尚曰我以班
君有奇策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大抵好為

奇論者于事無濟至奇必平至智必愚超于此勞開悟
信以來鄯善龜茲諸國有父風
趙充國之在金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以便國家
故公卿欲先破罕开充國奏宜先先零公卿趣速戰充
國奏宜守且屯田圖上方畧極其條悉帝亦從之嘗曰
窮天下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
嫌之便此人臣不忠之利而非社稷之福也只此數語
忠智瞭然帝固知老成持重不為廷議搖耳今閫外之
師動稟廟算樞臣臺諫紛然異同何以能戰難者曰然
則聽外將之擅可乎熊子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論獵

戰使得有如充國者任疆埸聽其擅可也樞密堂諫不
議將于推轂之時惟紛紜于戰守異同之後抑末矣
諸葛孔明出祁山率用正兵轉餉艱而無成功豈其不
知用奇耶柰司馬仲達是眞敵手奇與險隣孔明所筭
用奇之處仲達亦必筭及不得已而出于正知彼知己
之道也仲達之斂兵拒守全是用正辛毗仗節軍門遣
之巾幗而不爲辱卒令武侯不出所料以正遇正勝恒
在主而不在客自然之勢也仲達之奸雄雖聰決機神
如魏武不能逃其術中而潛盜國于其子孫莽操温皆
不及也

關羽降曹報孟德書曰明公布大義于天下而速取白
樕非其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羽敢不臣漢哉敢拜嘉
命之辱其辭曹書曰羽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襄所以
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
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誅
死生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
退侯三舍意者亦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讀此二書關
公肝膽學問眞所謂貫金石而避鬼神宜其廟食無窮
也可見凡氣有息正氣終不可斷

范仲淹經畧西事如城青澗與營田聽互市建鄜城修
承平柰平築馬鋪細腰胡盧諸砦大都詳于拒守而持
重乎爭戰五路進兵堅持不可及好水川之役韓琦亦
難置勝敗于度外矣琦平生未嘗以膽許人謂經濟手
須入細入細任福全軍皆沒此亦入麤之效也然韓范
不以議論不合之故枘鑿竟戮力協謀欲收復靈夏橫
山之地邉上有一韓一范之謠致元昊懼而稱臣世之
以私意爲功名以小群當大事者視二公可以愧死

狄青之爲將也如取萬勝旗付虎翼鉦聲止即大呼馳
突擲兩字錢于神廟以愚衆上元節張燈大宴主席行
酒暫稱病入內遂掩襲崑崙關武人能用奇未有如斯

之得者也獨其臨行嶺南日上言古之師還以凱馘首
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
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
多以首級爲貨售于無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之至
哉斯言今日邉功對症之鍼石也青至賓州入邕州獲
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欽積
尸爲京觀于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于
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
高敢欺朝廷耶至云青出田間少爲兵安敢祖梁公此
其識見意量文士大夫之賢者尚不能窺其際况武人

耶令邊兵砍哨追零割死虜上塘報不惟不受欺朝廷之罰而金紫之賞且蒙之矣嗚乎難言哉

种世衡守青澗教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者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既而伴入内慕恩竊戲侍姬世衡遽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强聞世衡至來郊迎約

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赴之部落皆遝昇感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州不增兵益糧而武力自振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有王嵩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白帥府表授充指揮使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乎不備嵩既感恩反以他事捺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終無怨言居半年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之乎嵩泣曰僅仆無所避乃草遺野利書膏臘致衲中囑令非瀕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叉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幷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于是褫衲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勞問問與州左右則詳及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

名果元昊使乃引見厚遺之使者至嵩即遐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幷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帛中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死元昊既失股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淮南子曰兵莫憯於意志鏌鋣爲下間者意志之兵非至精不能用而偏中于敵人之好察者故備列世衡之事使覽者神而

明焉非詔問如此止也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其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可運米二百石每兵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熊子曰里之長短古與今或有不盡同者今一里約九百步則于搏霄之議必三倍其人而後可

張飛將二十騎于當陽之長阪據水斷橋瞋目橫矛而曹兵無敢近者氣之決也釋嚴顏爲者各義之激也足宜魏程昱稱其爲萬人之敵
渾瑊李光顏李抱眞皆夷種其所規措不減唐諸名將至李光弼其先則契丹也僕固懷恩雖凶終而郭子儀藉其力戰之功殊不爲少則降胡固自可用在御得其道耳
藺相如之勇全在避廉頗寇恂之伸全在詘賈復太上之言曰柔勝剛弱勝強微獨士大夫也漢高以能敗而成項羽以不能敗而拔吾于爭天下者亦云

唐虞舞干而後蠻夷猾夏史不絕書其能爲中華吐氣者惟漢武一人衛霍李廣列傳其所斬捕虜首動以數十萬計東置樂浪玄菟西表河曲南開交阯滄海閩越諸郡北斥陰山帝王疆理於茲爲大即我
朝一尉侯合車書而交阯不被文教河曲淪于腥羶大寧割于枕後亦遂其盛矣載觀五胡亂華遼金元荼毒之世稱兄稱父青衣行酒之事安得起漢武而與之論鞭笞四夷之業哉儒者守經義動輒責其虛耗海內不知財如泉焉未有積而不用者也軍興之費以中國物力用于中國農末工商迭注其利吾未見後世以中國

輸歲幣事虜者衆殷阜于元光元朔之年也
唐太宗以英畧御世戎夷群盜用李靖擒滅頡利諸胡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漢武之亞匹也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畧過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于孤孤與宴語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

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嘗以比方鄧禹也予明少時狐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
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夫權以區區
偏覇盡一時豪傑之用衡量品目不失尺寸是宜其虎
踞江東與曹劉鼎足也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應兗州舉稍遷司馬督時
羗執涼州刺史帝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
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
曰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
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帝許之隆募

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
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
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
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
年軍資遂西渡温水虜樹機能萬衆隆依八陳圖作偏
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
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
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
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涼州遂平夫士卒不習以將
予敵器械不備以卒予敵選士簡器人人而能言之而
卒不聞有行之者哉

朝韓雍廣南之役陶魯為兵亦能如是所至有功軍中
呼為陶家兵一有治人即馬隆不得单名千載矣偏箱
鹿角車昰可師李靖擊胡行千里不敢頃刻舍此法今
奈之何置車于庫舍而以短兵與戎馬之足爭耶

唐郭元振少有大志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
縗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
十八舉進士除通泉尉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賓客武
后召問上所為寶劍篇大奇之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
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强盛欵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

與之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
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
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
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娑葛不意元振自
來乃託言本迎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
日為助喪事娑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
十餘萬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安西酋長有嫠面哭送者
此無他才與誠合異類可親不然而聽副使夜遁之計
國威掃地矣况身名乎所謂毫髮而千里者也

唐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張仁愿唐休璟

休息嘗爲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
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
料敵未嘗敗

溫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爲王敦所忌敦因請嶠
爲左司馬嶠乃謬爲恭敬綜其行事干說密謀以附之
又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
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亦與嶠深相結會丹陽尹缺嶠說
敦曰京尹筦轄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誰可嶠曰錢
鳳可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遂表嶠補丹陽尹嶠
懼錢鳳或深爲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

卽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墜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
眞行酒而敢不飲耶敦以爲醉而解之及發鳳入說敦
曰嶠于朝廷密而與庾亮深交恐未可信敦曰太眞昨
醉小加聲色便相讒貳乎嶠既至卽具奏敦逆謀敦聞
與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英雄欺人率于杯
酒匕箸間亦未易及也

陶侃日運百甓于齋外夜復運于齋內曰恐異日不耐
事故努其筋骨與有心功名者也

田疇當季漢之亂率宗族入徐無山中數年百姓歸者
五千餘家衆推疇爲長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
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衆皆便北邊翕然服其威
信烏桓鮮卑並各遣驛使至貢袁紹辟之不赴曹操北
征辟疇疇遂隨使者往署司空戶曹椽操次無終夏水
雨濘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舊北平郡治在平
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近雖荒莽尚有微徑可通若回
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
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遂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
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
陰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登白狼堆去柳城貳
百餘里虜乃覺操與交戰遂大斬獲操入塞論功封疇

亭侯食邑五百戶疇固讓不受疇與夏侯惇善操令諭
意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活命爲幸多矣豈可
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按田疇故漢宗室幽州牧劉
虞客也虞爲公孫瓚所害疇哭泣墓前瓚聞之大怒欲
殺之疇折之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
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
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
對而釋之此疇之所以舉族而入無終也嗟乎布衣立
義身隱山中威行塞外至北邊烏桓鮮卑入貢此非有
大過人之才者乎無終今卽薊門迤東盧龍則永平下

縣也以十萬師臨之而不能障虜安得一田疇義士爲萬里長城哉

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京師亂率親黨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爲主後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逖遂與頭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東臺之役逖士饑慮爲石勒所乘乃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路者賊逐之即棄擔走賊得米以爲逖衆皆豐飽矣勒以驢千頭運糧徉給其將桃豹逖偵知遣將追擊于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逖尅己務施不蓄資產百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且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則逖之威信豈戴淵所可及而朝廷顧遣淵爲都督使逖剪荊棘收河南之功一旦委之遂感激發病而卒晉之不競有以哉雖然功名之際至以死生殉則亦未講于老子道家之言也又逖爲軍諮祭酒時居丹徒之京口時揚土大饑賓客多爲盜剽爲吏所繩逖輒擁護之談者以此少逖而逖自若亂世必用跅弛之士此逖之深心也

劉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項羽散於垓下之歌孟嘗慟于雍門之哭蓋音聲之理微而鐘律之關鉅惟明者可與於斯論也

顏眞卿師古五世從孫爲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雨眞卿辨獄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眞卿度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簡丁壯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肅宗即位靈武眞卿謀於衆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年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眞卿

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復又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真卿擢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爲相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真卿往諭罵賊不屈竟被害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卒無如諸宰相忌何命其黜死然後已萬世之下兒童走卒皆能名魯公者豈非以節哉而平原之縫城簡士挫强賊之鋒以倡忠義之氣其才亦不可及矣

比魏沛郡公禎膽氣過人拜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乃召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即責而斬之蠻魋畏服又預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

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諭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此奇譎之計最宜臨邊待敵雖無羊祜陸抗之風而其玩弄諸蠻夷亦足術也

虞詡初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幷力北邊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詡聞而說李修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及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太守馬稜曰朝歌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宣言

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羌不敢逼或有問者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既至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遂行駭潰詡乃占相地勢築營

壘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郡遂以安夫詡之見皆甚精其故可師者無如三科募士之法余嘗學之屢効然非有不拘閡之馬稜詡亦難展也

荀彧與曹操曰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文若少有王佐之目惜乎失身于操厥後雖欲愛操以德言之晚矣然其所論曹袁之長短實千古爲將者之元龜也

王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徐曰江東無卿比也及符堅以猛爲中書侍郎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堅以讓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是吏吾子產之儔也猛嘗曰慕容垂譬

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復不可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堅遣猛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將發長安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取洛陽置

戍金墉城而還猛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進與相持
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失期將斬之鄧羌固請弗許羌怒
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人語之曰
將軍止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手而笑曰
吾試將軍爾將軍于郡將尚爾況國家歟及陳師渭原
破釜棄糧而進猛望見燕兵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
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
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悅而
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
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陣燕兵大敗秦兵遂

長驅闕御熊子曰王景略奇才枉濫識之符堅任之然
器皆出猛下紿慕容垂足其敵于洛陽之役詐其子慕
容令逃去而表其叛狀可謂險譎之甚折茂遭其毒手
矣然實忠于謀秦也至其用鄧羌徐成輩玩弄顛倒怳
惚漢祖真一世之英雄也哉但不識符堅慣慣亦能親
任之如此

嚴仲子謀殺韓相俠累請益車騎壯士聶政曰韓之與
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
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
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
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
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
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君子
曰聶政非獨解于擊劍之術也觀其謝車騎人徒數語
可為勇士有智謀惜乎僅為嚴仲子一擊之用耳

侯嬴一老監門既知信陵為如姬報仇又知兵符藏在
臥内惟如姬力能竊之且公子單騎代晋鄙非袖中椎
勢不能萬全遂又有客如朱亥者在可以為奇矣

張詠號乖崖知崇陽擊斷姦吏盜庫中一錢者亦判死
知成都值李順之亂城中見兵三萬無半月糧訪知鹽

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逾月得米數十萬
斛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
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沖衣撲入
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訩訩聞自投井故不
復言民間譌言有白頭老翁食男女詠召其属謂曰汝
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証解來明日果
得之詠戮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
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知
益州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畋問其旨
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于其黨詢之詢君子得

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張公所在以功名顯著觀其規厝俱非文俗吏所能識者師其意可也

真宗澶淵之幸寇準飲博歌呼謝玄淝水之役謝安圍棋賭墅是耶非耶必有寇謝兩公之才之膽之識而後可

李綱力爭東幸之非欲效死以守都城外抗强敵内弭盜寇其才力有過人者惜乎爲宰臣所扼也

李嗣業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咃屡梁輙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絶祠以祭城遂不

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道道慈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蹴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

裴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宋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膽許人于唐僅取晋公云

王重榮權河中牙將主伺察時而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環訴于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荅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歎曰非爾明辯孰由知之更諉于府擢右署是所謂上下交盡其道者可以爲難矣

王彦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梁晋爭天下爲勍敵獨彦章心常輕晋王謂人曰亞子鬬雞小兒耳後爲唐將夏魯奇所擒莊宗見之曰爾常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愛其驍勇欲活之使人慰諭彦章謝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于

忠義蓋天性也

李德裕鎮劍南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餽餉遠邇曲折咸具乃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戸二百取一人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維州遂降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至大位猶不釋書常以經綸天下爲武宗所知言從計行上宰幾中興不幸爲朋黨所擠竟死于貶或曰牛李之是非千古

左右相無定案何也曰吾且不論事但知裴度薦德裕才堪宰相論斯定矣

虞允文隆州人登進士第金主亮修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肩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奏言淮海備禦尤急及金主將兵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皆遁歸金悉大軍臨采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又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

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允文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建黃屋金主亮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伍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退因命勁弓尾射大敗之慮賊明日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縋上流別遣兵截松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亮至瓜州允文慮海鰌不滿百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爲戰艦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未幾亮爲其下所殺召入對上慰藉嘉歎曰朕之裴度也乾道間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若胡銓趙汝愚王十朋汪應辰其尤也後爲御史蕭之敏所劾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允文姿格偉長慷慨有大志而言動

有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儒者中乃有如此人可以吐氣矣

張齊賢以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遼兵入寇都校馬正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幷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幷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去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

二十里列幟燃炬遊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
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于土磴砦掩擊大敗
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数百級獲
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反歸功于盧漢贇此大人心事
也齊賢初布衣時孤貧落魄有群盜攻刼聚飲逆旅齊
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屈
耶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為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
滿酌取彘肩爪分為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群盜愕眙咨
歎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
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竒矣共大抵負大畧者不

計細行宋敗契丹惟土磴砦一戰大强人意宿將之所
難而儒者易之此非凡所見也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
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皆以為善上怒令
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
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故置齊
賢下弃分策耳然惟其强項不阿是以後有竪立大事
業必非詭隨人所能辦也及太宗欲取幽蓟齊賢疏曰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
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深溝高壘畜力養銳則邊鄙寧
輩運臧民獲休息矣至哉斯言實今時邊救之膏肓乎

其經畧靈夏常欲購强大蕃族與李繼遷為敵以蠻夷
攻蠻夷亦千古不易之策也後以司空致仕歸洛得裴
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四畍兩府
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史載齊賢
喜提奬寒儁此乃陰德最盛事於戲有以也

握機經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此十九字

風后古文也黃帝因丘井作陣法周之井田徹皆準于此古時戰不變禮如五步六步乃止齊馬𣏌胄交綏五霸之世由然漢以後用騎兵行議衛古禮無復存者若與胡人較矯突狼奔雲合鳥散陣法且不能行姑言禮矣然衛青環武剛車自衛張兩翼擊單于韓信垓下與項王戰孔將軍費將軍居左右而自居中何嘗無陣法若徒恃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之言以爲善戰者不陣也惡乎可哉六花三疊未嘗不祖此意而今之陳圖絕未有圖八陣者若以後人添列天衡地軸名義既自難解而風雲龍虎復前後交互方圓曲直或盡失本文雖案上篇思而數理合符若當場擬演一步難移究其所立名目又元無深指不過泥人耳目生是此法盡廢則後人演圖者之過也思當按圖研理一言以蔽之其體如井田其用如常山率然而已矣即戰即守即開即闔即縱即橫愈衆愈妙當以之教福守軍兵不三日而能矣若平原曠野車騎錯列雖數十萬衆可作一陣至于高山大陵險巘迫隘師馬隆偏箱之法而皆用之又何非握機之經哉因列爲簡易圖說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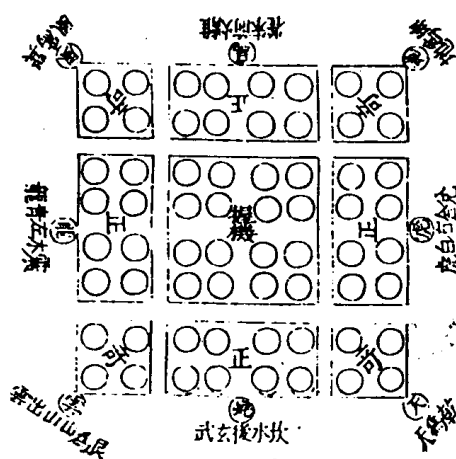
八陣簡易圖說

八陣圖四奇四正餘奇共六十四隊合六十四卦此古法也後人增遊軍二十四隊在後更得游用活法今增爲二十八隊以合天宿展開打圍爲夜營外籓方與六十四隊相配列陣一定如逢對敵四奇兵俱離四正兵看地廣狹札定地廣人衆各開數百步地狹人少各開數十步前衝朱鳥握機中軍俱不動用拒馬戰車弓弩火砲刮堵更用長兵截定陣脚主將鳴鼓令後將軍將玄武旗一麾領蛇陣八隊從西方生門繞過陣前作常山蛇勢橫擊從東方仍還本位是第一合所謂以尾爲首也主將鳴鼓令左右將軍將龍虎旗左右麾領蒼龍白虎張左右翼繞過陣前合擊龍往西虎往東繞玄武仍歸本位是第二合二合之後敵陣必亂主將鳴鼓令前將軍將鳥旗一麾領朱雀前進風地二將督巽風坤地二奇兵張左右翼護進用弓矢火砲射打仍刮定陣脚敵弱則朱雀衝出風地兩翼外敵强朱雀不妨稍却誘敵入翼兩橫截之是第三合皆所爲以正合也然後令遊擊二將軍分督遊軍左右各十四隊東西繞東隨風西隨地紛拏交擊數合所爲以奇勝也仍收還本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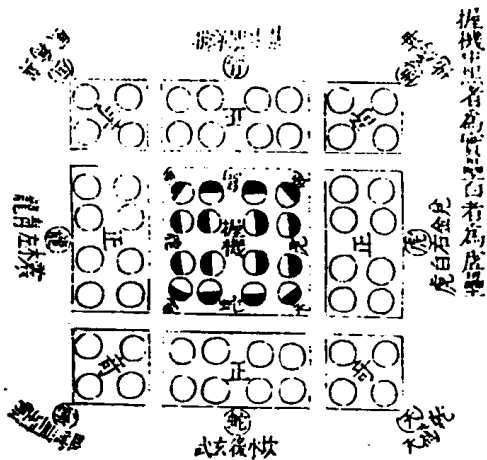
如敵强鏖陣不退則主將鳴鼓軍鋒帶領神機虎翼兵率玄武蛇連天雲兩陣作長蛇勢遊軍爲尾繞陣更戰如環無端化作圓陣鼓音不斷以龍虎兩翼直突之所謂無首無尾兩翼交張未有不克者也凡兵繞陣俱在奇兵陣內惟最後龍虎兩翼直突在風地二奇外蛇勢方不衝斷其夜宿遊軍二十八隊擺在四面度量地面人數距本陣或數十步或數百步中擊刀斗巡更此操演法也至於眞正對敵四頭八尾隨時應擊又在鼓下之將神而明之耳中軍陣脚插定不動其虛壘神機軍鋒兵則主將之心腹爪牙皆奇材異等號令如雷風者

所爲軍命也虛壘如川之流實壘如山之芭方稱有制

握機奇正本圖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數起于五終于八

凡起探營師俱照常格卽俗所謂招官旗也

握機奇正增遊軍虛實壘圖

[illegible]

遊軍分兩將領

夜宿圖

晨起裨將傳餐皆坐不起餐畢遊軍還陣後有警方開陣擊賊如左圖

第一變圖

朱雀前門不可輕開玄武先行以尾爲首全在地風兩奇紫紫照應

第二變圖

遊軍

第三變圖

敵弱則馬步出地陣之外敵强則馬不宜出而且卻
敵入卻中則陳之二可以異截之此韓信背水下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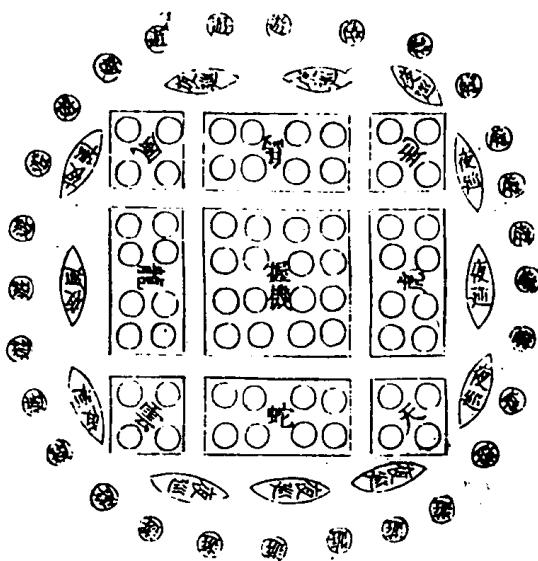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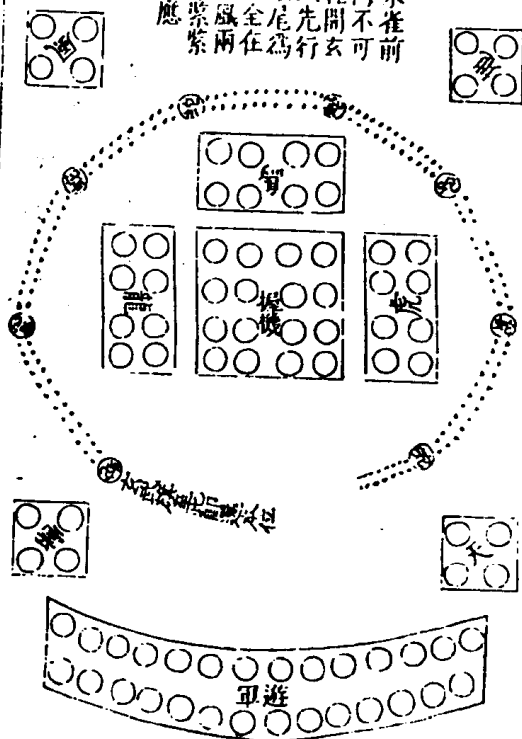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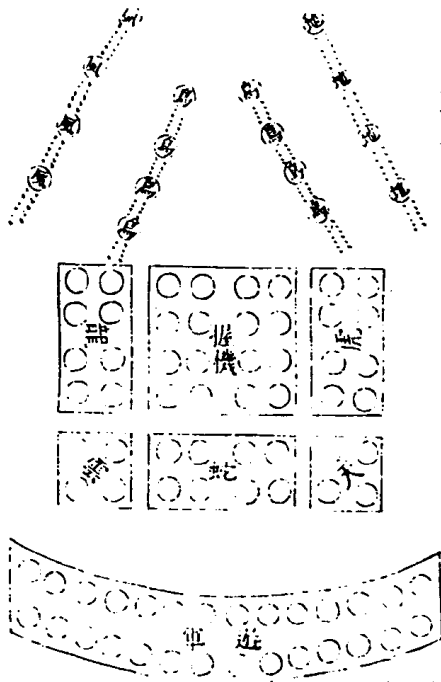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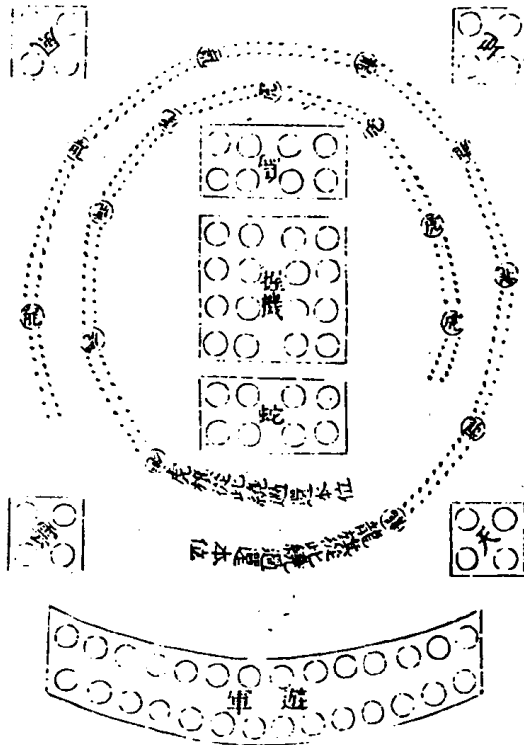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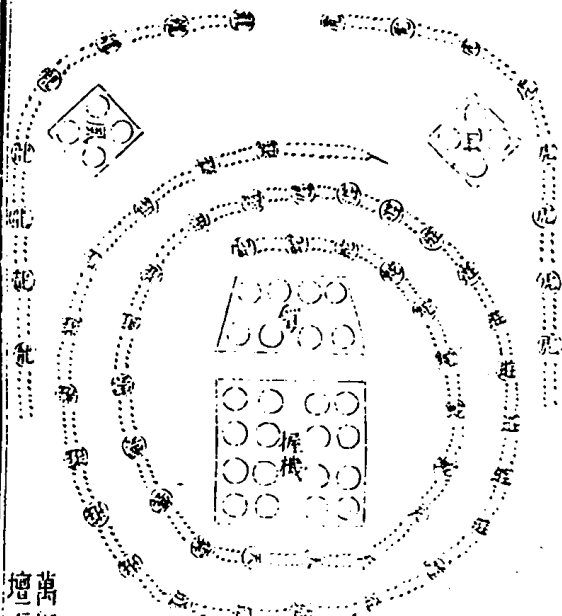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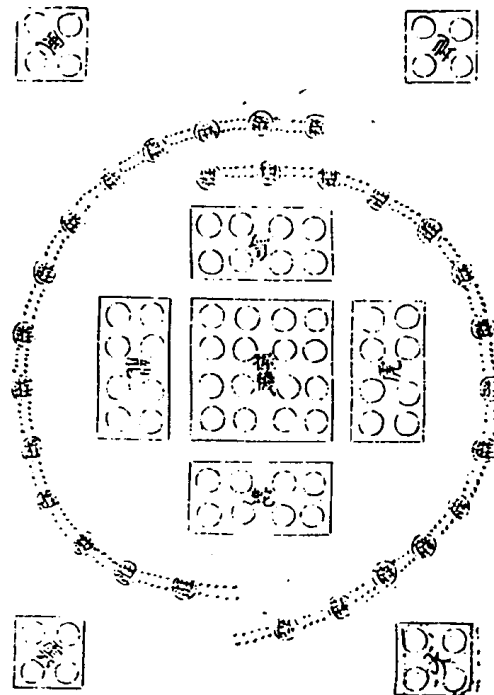
遊軍

第四變圖

第五變圖

凡操練至五合仍照原陣班師收操獻功俱照常格行

萬曆庚申歲
檀石山人演

展草引

有客讀熊子之展草而笑曰遊非聖賢之所務也而子記之謂何曰黃帝問道于襄城之野堯見四子于姑射之山遊之祖也禹得書于宛委山中因周遊四瀆五嶽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記遊之祖也此其牢

牢大者他如孫綽之賦天台靈運之期廬霍混褰裳于西池眺尋雲于東田彼託遠遊仙探幽招隱俱青嵐捲于繚絪白雲動乎油素達人之税駕從欲高輿各盡豈好爲是役役者耶且夫盛之必衰猶朝之必暮也山川閱人多矣惟文章能閱山川試取廻阡高臺層阿曲水一經筆墨無論千秋就於目前富貴濃郁肥甘白汗紅塵之下忽忽見山高而水清不覺聲利火宅頓沃清凉浸假而老病支離容華欲歇試展奚囊散覯圖帙恍若緒風倚巖微煙歸岫想少壯濟勝之具經營之勞則白首玄鬢

之客移與古人之詠懷者默識而道存矣況乎臨流志清登高意遠物表靈而繫賞人蘊眞以待傳款曲洲渚出王林間推分取足處順攝生又仁智之同樂宇宙之無障者與

綠雪樓集

辰草

登匡廬山記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廬山於山經爲天子都背岷流面彭蠡嶓冢道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滙澤爲彭蠡廬山積高其上神明之奥區焉秪以越在南表周官職方書無稱古帝王封禪巡遊所不及世遂以匡之廬命名焉乃九微志又云方輔與老聃跨鶴仙去惟廬存又何異也班孟堅地理志以尋陽屬廬江郡以廬江豫章九江盡吳分所爲不離古文者是矣自鴻濛剖判歷百千萬年虞舜始巡方岳

吳至周猶東南夷也不千年文明軼中原安如兹山將來無金簡玉書之事光景動人民我太史公南登廬山浮江淮而文雄百代陶謝諸賢以還風流茂衍李白曰予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而儁偉瑰特鮮有過者真江陽名岳何可當吾世跬步而失之庚子上公車壬寅領邑南征丁未輶瑞過里凡三往還於東林之麓取陰道仰天池如杓之在手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間嘗讀李北海趙貞興碑特大意耳己酉拜儀曹郎水行北上泊星渚始得一盡登臨之興初治籃輿由東古山西行五里徑九洪橋橋實門爲九長二百尺積石學學焉瓌詭豐隆質狀不同流水潺湲如膏玉漸深則[illegible]既殺草木不存[illegible]壤之居火其皇淵父老子弟以新以蒸秫乳山家之作業劇也十里至開先寺距寺里許石磴紆欝中雜砌爲車馬道寺門百武之外爲洪橋橋跨澗而長松夏兩千仰非佛印了元手植亦虬然有玄蝿龍舞之象流泉自寺背瀑而下泓然河決水中石錚高林家生青沙掩彿雙劍峰差莪立三尋之戟香爐峰蠢遠法師所言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則芬氳若烟者相傳爲李白讀書堂鶴鳴峰開先後辰貞登而俯瞰前峯隆頹岑峭並可絕超忽紫色漸湮白鳥喧會東南眺

錦屏山若藏若沒風來月上郵酒適至因呼僧步大林下看月意在息心窺谷其如僧俗不能供對應何侵晨起覓寺碑古碑已刼于兵癸新碑載南唐七世子時奇遊此地比即位江南廼廠爲寺寺後臺基若劃成而四方者舊趾也今爲紫氣閣最後爲寶墨亭亭後即山巨石削爲壁中鐫七佛偈黃山谷書左王陽明湯平宸濠銘陽明其以此當天山一片我然筆意遒徤堪與山谷並寶折而右武數十阿曲路深平崖開徑徑傍僧穿石爲水遞注香積厨不枯槹而流可千武折數武爲瀑布能池開先第一勝也瀑自雙劍鶴鳴之間兩道掛流可

三百丈而合于龍池觸兩崖紫石稜如蒼兕兕如雕虎嘯如天駛斧斲白石橫亘池上如百斛囷懸巖屹立如細柳營門水光淵瀅如合浦珠窟巖間鐫風泉雲壑四大字周堯書青玉峽三大字米元章書並古雅其他崆峒子紀遊及崖間大小篆不能殫論黃巖寺在其上因石筍為小鴈塔都可望也迺出寺門取小徑折而北十里為詹家崖渡青玉澗經萬沙庵寺過七尖山仰視如頹筆折而西北十里為棲賢橋上有大士閣橋建于大中祥符亘高山而臨不測之壑三四百年屹然完整其下太中祥符年月四十餘字宛然可讀橋兩畔二巨石

如力士胄而扛鼎當橋之中為金井其深無際潭結綠而澄清瀬揚白而帶華撫柱橫睇冰雪之氣凜凜襲人其上流齒齒如爪牙相搏噬中一方石當澗土人呼曰張果棺因石上痕遂為大士梅蓋妄也然水所從來高甚湍悍磯而怒若千乘車若萬人鼓若鉅鹿戰呼聲動天地蘇子瞻所謂雷霆與石鬬除出三峽右者此地也行一里為玉淵潭深廻三丈之規作縹碧色蓋金井上游井中之布倚淵中之布番倒翠金壺傾儲直下淺溜穿鑿萬古如斯其深不知幾千尺也淵上雲根如塌鏡知南康軍史卿同僉書判官廳公事天台張軍學教授

四明任㬙然來遊刻畫深重字法莊嚴其徑旁者為苔蘚所剥不可讀折而西五里許為橫石港重險棧滑陟石度流望山巔蹬道一綫掛雲端人人不自固也三千武為冠石千武為笠石千武為歡喜亭右一瀑為白水巢左一瀑為長龍淵萬丈之源自虛旻鑿空而沛疑銀河瀉練映白鶴以混青天千武為相見灣抱羊角互戾而上寸連尺斷俛開俛閉捫壁而進白汗浹踵千武為太乙峯萬奇森嶂莫之與京降視五老峰則番然處下西望武昌東望秦淮漂渺湖江顧盻有凌虛御風之意折而西南下稱棲淨室棋列阿丘十里至余竹坪坪故

無寺僧續芳者以戒行恢拓為千佛禪林水竹叢籠幽蔚隱蕩寺僧手指三千方外遊者倍是山門捲篠徑前為庭供彌勒中為飯堂一皷而會食者千人後經堂供釋迦高足弟子若而人誦法華楞嚴肅如飯方丈所治肅客首坐稽關出都官稽關入一老衲提挈其間如三軍奉大帥戲下亦一奇也坪陰為黃龍潭有新須三藏及新建御製亭僧半于坪部署之法如坪其尺五天松杉之勝望之蔚乎蒼蒼亦又一奇也日晡矣從將軍河取道天池可十里不及天池陟將軍嶺捫蘿斷縢而升

可三千武盤旋谷中渡水數四出谷復登高二千武至
天池寺門門外砌石爲棧列松數百山巔搆皇覺殿鐵
瓦銅鏞俱售物殿前地湧泉故兩竅如夔井今爲欄甃
方孔因號天池西爲文殊臺寺故文殊道場
高皇帝以周顛仙告太平勅爲寺西崖有四仙亭曰徐
道人曰天眼尊者曰赤脚大仙及周顛爲四云文殊臺
而鐵船峯下臨無地臺前有松名偃蓋數千年物疑即
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而蠢于十年之内爲可悼耳傍
臺爲清凉亭石塔中文殊高二尺建寺初南都物至者
古色照人宋元以前之陶也臺方亭銳臺礙亭幽即偃

蓋松不可見而森植亭際者皆拳曲而被龍文日下黄
昏微風習起明月漸流鍾動時四望如在氷壺中殊自
忘其身世僧爲余言八月佛燈至有藏無質光而不曜
浮空百千乘陰而來隨喧而散望之衣袖可攬即之又
在虛微真佛光也余謂佛有真光自守其黑豈與腐草
野血爭熠共深山大谷静極生明天地自有此玄理陽
明謂柱杖撞破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坪野英雄語耳予
恨未齋五十日抱白雞登山令神藥異寶出也是夜東
宿僧寮夜半雨雪交至早起一望空濛因念王彪之廬
山記箕風吐火而蓬勃畢雲出岫而蓊蔚冬之日何雖

霜清東林月白虎谿共政惟此雨雪變幻出入顯[illegible]
川大美庶不爲虐之擅賞耳復登文殊臺老衲向予[illegible]
指曰此漢王峯此仰天坪此蓮花峯此佹胄塔此石門
澗此錦澗橋此半雲亭此竹林寺雲氣漸收一一可辨
而漢王仰天爲最雄竹林僅有崖塹之蹟寺烏有矣循
嶺拾級三里至佛手崖崔嵬五曲忽開洪洞崖中負石
如牟尼紵五輪指摩覆大千中厰佛殿可建二丈旗比
爲御製亭
高皇帝所製周顛碑也下崖里許爲祖師塔赤脚仙埋
玉處折而東三里爲寶樹樹故大杉生石凹中圍可五

人抱高百尺葉色赭如珊瑚樹傍多習靜精舍以雨未
暇覯過此徑益窅僻風雪復暝折而西南三里爲火厰
本招提燔於闖伯佛能蔭法雲凉火宅豈其不戒于炱
冷泉寒石始得故道三里而還太乙峯登其絶巘時千
山帶雪萬嶂蜚鮮渾成瓊宇于是抱危石攬飛雲觀三
千大千世界直芥子許真氣溟濛轉眥輙變忽闇浮提
中青寶色忽夜摩天上珂玉色忽欝單越境火珠色忽
兜率陀天白鷲色玄紫糅素不可名狀長江大湖毘藍
音震水波盡黑而高處輕塵不吹静聽深谷怒楞之聲

亦復在此在彼兩間物理見一端矣五老峯相逼直祀
支離奇桀如老人連袵箕裾肩高于頂太白詩青天削
出金芙蓉足以容之且步且輿下十五里至山庄郡酒
適至雨後漆流盛漲龍松呀呷噉浪揚華低回玉淵金
井之間不能去復折而北循五老之麓將以討白鹿洞
也行十里皆平崗至則橋門外橫石如梁即無鋒中穿
然連山南北而瀏若噴雪可嗽可洗古松修竹遷迤四
成如萬華谷名冠天下不虛也謁先聖先賢讀諸碑記
古文錯落其間以李渤馴鹿遺事砌石洞而刻鹿其中
覺牽合然行步洞中敲推四壁俱覺響應奈坑久湍何

復壁間琴瑟亦可小異亭不一獨對最勝北眺五老下
臨清流渹足蕩累傾物悟真散賞昔爲少室書門今爲
新安俎豆然則勝地亦何常主哉折東南十五里閒關
至星渚夜漏下三十刻越二日復命駕遊歸宗寺距星
渚二十五里而遙無他奇較他刹以尊嚴洞朗勝寺久
廢而新奉藏經僅厰殿供如來一軀僧云寺爲王右軍
捨宅後有墨池殊蕪穢其所爲右軍者無文足徵也乘
夜還星渚閒中行數十里菁葱莽密豈孤文豹之所棲
僕夫惴惴昔劉敬叔曰天台山路遐邈非忽生忘形不
能躋今日之謂也次日冊行三十里波浪兼天望五峰

積雪飛雲大覺雄壯幾日芒鞋僃風可霜雪之四氣合
鄉者三度東林觀遠公嘯橋十八賢蓮社豈猶然味大
鼎之一臠乎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乎于玆山倘亦
不負夙盟耶謝靈運曰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
所適清曠之域聊于勞擾中取足焉非好奇也昔顧長
康還會稽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二語括山川之美以
應問者予聊記此以代口頰爲異日五嶽發軔每一念
及披雪立太乙峯乘月坐天池臺結攬大塊之精氣未
嘗不浩然意遠也

南征記

丙辰之夏承　命使榮藩冊王世子於　文華殿持節燕儀部出宣武門官道柳陰繁綠華黍芃芃西望燕山飛來爽氣不獨眉宇開滌殊覺日月清朗回首長安塵負堪畢扇障面由涿州取道定興夜大雨侵晨方舟渡白溝河僕夫指易州不三舍而近金臺在焉想見荆卿慷慨悲歌千古壯士定興故范陽戎馬之郊靖難師起白溝伏屍數十萬擬欲作弔古戰場文日未暇給安肅至保定延眄郷牟山奇峯疊巘如鸞翔虎蹲鍾彝戈戟之狀無乎不具雨後烟嵐之色紫綠騰射是宜其為燕

趙名都豪傑輩出慶都伊祁堯母生之眞定當右扶風雖大府而城郭甲宅不及保定然箕山高許由之風井陘奇淮陰之畧忽忽神往欒城趙州順德栢鄉之間大祇皆趙地南走邯鄲道呂翁祠黃粱舖半落九達之衢一望平蕪渡洺水而三輔之郊止矣磁州屬河南路稍行為講武城僕夫呼曰曹操城瞰鄴水水廣里許水中峙而高者僕夫呼曰銅雀臺而太行一片雲樹鬱蓊其孟德之西陵耶彰德古之重鎮今為大府湯陰岳武穆故里閱誌書載武穆事甚具淇縣衛輝之間問所為鹿臺鉅橋者文不足徵而朝涉腊脛處榜于道周則千古

惡名之所歸也衛輝故朝歌輝縣故鄘國蘓門在右泉源在左山水暎帶商賈食貨之舟自新鄉達衛合彰水以滙臨清放天津入海則今之運河也由獲嘉東渡亢村黃河新漲淼渺澎湃乘風張帆如浮查天漢自此太行始不可望云滎澤鄭州新鄭皆鄭地未究故鄭安在禹州古之陽翟僕夫云從此西去登封陟嵩山不二日可到會君甚病肺不及一謁曇摩吞吐中嶽靈氣殊不滿志益西南行為襄城古之首山經葉縣憶飛舄仙蹤令人飄飄有凌雲御風之想崑陽鎮光武破尋邑百萬想當年雷風震屋豺虎股栗又令人雄心猛志紛紜四

據也裕州博望中原要舂涉漢三十里至南陽乎皋曠野实為舂陵白水眞人所自興良為不偶過新野訪陰麗華故里劉玄德壘壁漠然徒見雲樹之蒼蒼而已樊城無城僅有衛巷商賈列肆絕漢則為襄陽遊其大堤陟其峴山探其習池山川人物不勝弔慕宜城為故鄢多宋玉遺事由麗陽石門二驛至荊門皆山徑西楚門戶荊州一大府也沙市瀕江巴蜀布物木繡所湊舟上下如駛天地至此似分南北大界故渡江而公安之西之南民以水稻田漁為生痺地繕隄塘廬舍宛宛高地則蒜竹疎松時蔭馬首不似中原莽蕩澧州屬岳陽洞

庭上游孫黃大龍諸驛山多人稀田土闢穀粟賤惟其
不當天下陸海是以民樸而不知有紛華亦西南一樂
土也常德故武陵郡所為桃源避秦處于傳有之而縣
有以桃源名者漁郎問津夢耶眞耶大都人世風塵浩
穰中談神仙清微之語故自可喜可傳一時好事者寓
言遂作千秋嘉話而不知其烏有也武陵以南貴竹滇
池孔道而余以封事畢即策馬東歸矣龍陽益陽寧鄉
皆負山帶河土脈蜿蜒長沙為大府勢更雄秀水則芷
江湘江西粤之下流也驛路喬木山花秀林奇卓繽紛
錯落應接不暇獨于屈原賈誼不勝悲嘆兩公孫憤惟

其沉靜當年是以百世之下名並風興江山藉釆天何
負於忠義哉醴陵株洲湘鄉江楚書彌蓋湘東橋水入
洞庭瀟溪水入彭蠡萍鄉稍東一合地實衡廬要衝從
曾封道上稍南高峯嶺嶂可六十里渡湘以來諸山此
最雄板問之則安福縣境吉州之人文宜朗豈不以地
平宜春山溪疏秀分宜環大山而臨清溪新喩清江皆
平衍豐稔衢循河堤南行為豐城祈而白孫嶺抵會有
東果竹里熊子之草堂也于是作南征記為之論曰以
余而觀于太行之山北首燕薊中包韓魏南至于河東
至于海豈不洋洋大風哉帝王雄霸據王天下故其俗

渾達而矜氣槩其人材豪傳而有竪立渡榮陽嵩岳最
尊迤邐而盡于齊魯者不具論其三正幹在河淮之間
者為泗在江漢之間者為郢在江淮河漢之間者為濠
本朝三陵亏翊所哉宜靈長之業與天地無極也江以
南衡山最尊虞舜之所巡遊也亘為五嶺迄金陵為大
都會而江浙吳楚閩粤之地皆鼻祖雁峰原隰綿衍江
海為壑故人文財賦甲天下大哉衡乎然從古都江南
者革革為偏安何也説者謂江北之山如古恒山在雲
中者與嵩華諸嶽皆有拔地冲天之勢峯巒聳卓其本
類傾頹而未免磅礴中原宜為帝王所崛起衡雖高廣

而遜其聳卓是以第能偏安耳然人物高者生聚蕃育
舊家甲族比屋蟬聯此又中原之所遜也嗚呼此雖形
家者言而亦天地數設之所定矣雖然燕趙之悲歌慷
慨以冊之客也三河之矜氣義遊俠之遺也江南之佳
麗六朝靡靡之餘也夫箕子封而禮法與于朝鮮文翁
守而巴蜀學比齊魯況以帝王立極中區帶隅分野風
敎蓋可忽乎哉

西遊記

乙卯需次長安邸扉晝掩會四月八日爲佛浴都人士盛遊西郊因與曾公輿呂玄翰貝肩輿出郭門望山而赴初徑高梁橋橋門流水潺湲橋畔灌園人編黍稈樊圃圃菜沃茂一望平皐麥隴疏秀馳道柳眼新青玄翰咏詩云君似江南春色早如今爭得嫩枝看因悟化理遲速遞相爲權余亦咏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之句以和之沿郊多中貴人冢合朱甍堊室雜以招提虛地上賓地下此曹爲富貴料止此虎而冠何爲也過一佛寺甚荒淘置轄置薪焉問之則宮人斜也諸以過失死

榜箠考牽付之一炬即欲如薔薇冷面環珮歸魂亦不可得悲夫近城隅多漢壽亭侯廟男子鳴金持幟擊鼓吹角率羣嫗婦或百人或數十人至各寺廟焚香膜拜道上口佛號如雷歎近于巫風十里爲萬壽寺寺爲
今上祝釐結構精麗高閣當衢懸大鍾如千石囷鍾身備鐫法華經文傳爲永樂時姚廣孝所鑄寺僧直視晝夜擊聲聞數十里稍西北行爲米工部勺園結椽渚中溝渠環匝有巧思而不攻緻其南則外家李氏園高門大屋左右列恭湖石如翁仲自是許史氣象園周里許最後一池方廣倍以亭檻陰以芳樹瀕以蒹葭鶴鵝鷺鷥往來交屬殊有野意距園西行沿路開水田深尺有咫引泉灌之農人戴茅蒲衣襏襫一如江南田家作苦狀益西爲甕山爲青龍橋橋蓋高梁上流發源虜中京師地脉右界渚爲西海子其流混混益西爲功德寺寺甚敝曾駐
御蹕寺南爲西湖湖面平淼十里其上古木爲馳道水田千頃溝塍刻鏤
帝城浩穰不圖烟波縹緲之至于斯也玉泉山泉竇石脚明沙布地噴雪流金不見空竅清若惠山冽若中泠悠若水簾觀者如堵亦合青龍東注馳道水樹翳然處

朝士張幕群飲中貴人剪綵爲水嬉自高梁以東皆然過此遂入山矣山復爲谷谷復爲山迤邐不絕其土木之盛不王墳即王家寢園中貴人別墅勝者爲卧佛寺遊人所萃寺壯麗而大如來一軀卧方丈中貴人製錦衾覆之殊爲可笑最勝在寺背水頭緣山迤行皆有蹬鑿石滑水屑僧廚不下三百武流聲湯湯其高處大石嵯峨泉如河迸坐石上浮白掬水漱齒不减濠濮益西爲碧雲寺壯麗幾侔宸極蓋先年權豎于經營塚時所構寺東北構竹池繡石爲龍首泉吐口中聯聯自然而涓涓細流寫練周繞廊除叢竹掩映會心處亦不减山

陰僕夫告佬適有好事之鐺治具特謝士遊側殢甚飫
因止宿西廂歌侑皆京師梨園選部夫城市厭繁華至
山谷虛靜中而繁華復自可喜則人情之至幾耳晨起
取道香山緣崖千尺拾級百尺最高爲軒顏
今上御筆總之碧雲以幽香山以高卧佛以水石俱壯
麗而碧雲其尤以其郊于大都也十里至佳喜寺僧種
紅杏萬株乃折北登念佛橋看李堪輿所指牛眠蓋香
山要脊浹汗而上憑輿以降南行十里至阪橋渡渾河
忽天風震蕩水波沸立人馬辟易因舍輿而步攜手作
猿猱行乃得絕橋風雲叱咤之中卽佬涉有奇氣平沙
渺渺者數里始近市距市曲折復數里始近山層累而
登復數里始爲戒壇戒壇爲鴉頭祖師道場古松奇石
掩佛壇宇根是日燒香念佛之徒雲擾川至耳目嘈雜
止宿東寮次日循麓而南徑阪嚴復數里爲玄韜冢舍
稍西爲姚廣孝基蓋廣孝自卜者夜宿山庄深飲殘月
疎星朗人襟袂明日行三十里至盧溝觀豐城侯冢舍
冢甚麗其高塊有奇物𥝠之或知也下飯十方寺寺以
瑞爲主者伊蒲饌甚精寺中食十方闍黎數千人蓋皆
爲佛浴云飯畢遂渡橋入宣武門西遊凡三日而息矣
余臣憶辛丑觀政吏部時往天壽山上

茂陵昌平之北見羣峰指攢中開夷敞者四十里如環
無端
長陵居其所五帝之座也紅門兩山對峙白雲瑣之天
乙太乙也
諸陵三面九處羅太紫市樓之垣也大矣哉然一墻之
隔黃花鎮外虜騎薦居桑土之慮能無賴于山靈之呵
護哉

武夷山游記

武夷之山見于封禪書郊祀志所謂天子常以春解祀祠黄帝用一梟破鏡武夷君用乾魚也語本方士怪迂而遷固採之其山遂名它書記皇太姥魏王子騫遺事僣列仙傳記籛子武鏗子夷鏗皆不經見而周秦以來已有仙人之氣矣山距崇安一舍從五父之衢涉皇淵爲鏗武夷宫宫負大王峯削成而微方石冢突兀蒼翠間赭白色其陰三片石如立堵冢之禮斗臺棱龍洞梯木乘緪作猿猱行乃可登降冢之半爲昇真洞藏仙人委蛻無數中爲幔亭子騫架虹橋供張會孫處旁爲雲

龍道院址老彭之廬也宫如道家前殿供三清後供子騫爲地主羽士百餘人飲酒食肉無異編户環山之田皆宫田禁民不得買賞田租之半飭遊客厨傳羽士如馹矣降宫登舟厥水鉤巳九處曲厥石崥崹九處羅迣洄從之首仰而尻俯者一峯名獅子石連獅子首鋭而外顧者二峯名大小觀音鐵板嶂連登仙巖石色深黝如積鐵水名虎肖灘舟行蕩漾以上流二石夾踞水中者類虎頭焉止止菴玉蟾白公之廬也水光石在大王峯下石上劉第一曲兜鍪石近立馬峯有勇士擐鞈兜胄之狀玉女峯近鏡臺合兜鍪隅置水湫其本近而不

屬趣玉女上視如頓筆下視如攢四指遍視如攢三指遠視如婦人冠奇矣稍南則一綫天也仙冠石如羽士冠負虎嘯巖小藏峯對鐵板者色純黑噴水珠如簾鐵板一石隱起類黑錠下三孔俗稱胡人獻墨石旁一瀑如綆上劉第二曲大藏峯石竇中有船名架壑木板縱横類船上既凌虚下不嶼實疇爲藏舟之人耶諸小巖架插木板如機杼何也仙羊石近車錢巖傳爲大姥鞭牛輦錢之地昇月峯會仙巖宴仙巖皆高卓而隅置會仙之瀑如簾宴仙之瀑如綆簾瀑倚綆瀑第三曲之奇觀也大藏而上爲雞窩爲金雞洞爲釣魚臺皆奇石縱

横錯置亭銳如人俯首插木板者二處洞穴如日金雞之瀑上如雉綫下至谿中如雨巖中藏小梯四五皆神仙委蛻板之縱横巖口如積亂薪羽士爲言先是邑大旱崇安令命搆木爲雲梯取櫃置宫中雩乃雨骨如筯顯如拳也登題詩崖砥之甚辨其水之不湍而澄者曰卧龍潭御茶園唐置茶大三百名其所謂龍井與焙茶亭者具在題詩崖水由罅中穿曰小九曲石之直突者玉華峯也壘而仄者鯉也卧者劒也其曲四矣玉華之上曰雲霄峯曰更衣臺曰天柱峯更衣如頓鼓天柱本末銳而腰張水涌之亭亭焉柱下老子石五離離焉柱

連晚對仰止二峰晚對瀑如直綆仰止瀑如握線紫陽精舍面之人隱屏則精舍之負扆也仰止接城高峯其間學蕩見雙峯蓋八曲之鐘鼓石而五曲可並觀者也小隱屏削成而四方冢微平肩讓於首丹灶連響鐘巖灘聲怒而下若擲金鏞仙掌峰削壁千仞壁上水痕隱起如巨掌飛瀑如練雲窩之窩鐵笛之亭伏虎之洞皆瀕水下半鐵笛亭聽怒濤依然穿雲裂石之意其蒼屏兩片石累而學者曰石門蓋六曲也北廊巖若鐵壁有瀑如簾中學焉見三峯銳者九曲中石也蒼屏之麓石如羊虎舟由罅中穿如蛇行両丘其巨壑黝然流水

從櫟石中出不見厥端曰小桃源而城高與北廊夾置勢皆雄傑曲七矣城高之陰冢如鼓而下高其尻錚鼓二石對置鐘鼓之下曰天壺者巀嶪頓挫又見北廊之首銳矣百花庄之石冢銳微亞城高小廩大廩之石以其如囷笷倉也小釣磯夾置百花庄磯水所從來高甚湍怒轉背雲瑣石關其曲八矣小雲巖連三數峰中者高而了髻左者如植冠右者如立杼百花庄之冢其陰方平其陽銳其下有石名魚磕象形也魚磕之上曰人面石構亭曰碧雲蕩槳至霞尾洲而九曲之觀止矣可望者齊雲峰三峯連屬至其界則平原廣野桑麻雞犬人家不復受武夷名也放舟而下湍急如飛駛應接不暇復從五曲捫仙掌躡蹬道陟天遊觀迤邐曲折而高者五里其陰壑作龍腥奇險處不受趾歷險盡最平衍流水者曰胡麻澗天遊在仙掌絶頂對接筍峰峰如筍而中有隱痕若續斷然會當晚霽登其嘯臺而三十六峰取諸眼如食前之豆之登也侵明登一覽臺五步之內白雲守之躡蘿而下五里至雲窩從伏虎巖入司馬泉四週石壁剌霄而中包夷敞地十畝産茗精良接筍峰以木棧上三十餘丈鑿石罅不受趾道人爽新茗以獻我如在明月峽中云熊子曰言武夷者曰欲界之清

都神明之奧窟也乃從溫嶺車馬道褰裳卽是豈泰漢間閩猶阻於東南夷卽漢封無諸爲王其別有都莊耶丹竈石函不必深山迥谷異乎共泰山之上七十二壇求所謂金簡玉書化爲風雨矣而茲山之枯骨朽株歷數千年錯落崖壁是孰爲之呵護共余捫仙掌隱屏間謂紫陽精舍肅然有振衣千仞之想神仙不得鍾美矣

發支提山記

經言天下有五法界天地水火風支提爲天界云杜光庭紀三十六洞天而霍林洞天第一語近荒唐學士大夫難言之惟華嚴經載心王菩薩於衆會中告諸菩薩東南方有支提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見有菩薩名曰天冠與其眷屬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説法于時唐高麗僧曰元表者歸自西域領心王菩薩之旨負櫚木函盛華嚴經記八十一卷隱支提之那羅延窟中閩僧元白訪得之元表告以所因且曰借龍潭地卓庵元白發如是願隨感能衆聚沙塞潭涌蓮臺九座元表遂授以經乘風雲而去元白大駭乃因其露寺僧慧平慧澤獻經于吳越王錢俶俶翻閱華嚴詢菩薩住處有靈隱寺了悟禪師具道所以隨遣若于衆至止于山之下是爲小支寺朝夕聞山間鍾磬若遠若近遂跡鍾聲而進白猿先路間關林莽者三日薄暮見一大刹珠林高厰法席莊嚴僧手指萬寺額金書大華嚴之藏比曙烏有矣廻林莽開化成寺也遂報俶俶爲鑄天冠一千身乃以宋開寶四年大發金錢建大華嚴寺於化成林之北以奉天冠菩薩而使了悟主焉蓋是時吳越王疆土已歸宋職方矣了悟死其徒辨隆能紹宗風太宗雍熙間賜寺額曰雍熙淳化元年太宗名見辨隆賜紫衣襲一內秘直詮卷三十道遙御製書意就章卷一絹疋五十貫錢二百田庄四盡復其租其後三百二十餘年爲元世祖至元歲之癸未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而寺以兵燹明年甲申僧澄鑑重建增田二庄明興

文皇帝稍禮重天下名山于是

仁孝皇后以鐵鑄天冠菩薩一千身泛海之寺僧無礙爲建天冠寶閣于佛殿之西祠天冠菩薩焉正德十五年群盜據古田雞啼寨爲攻劉縣尉鍾全逐賊至寺怒寺僧供億惡草因以雞啼爲支提上監司檄燬之寧德令桂宗美心知其故勿燬也然僧益轉徙而寺漸荒莽嘉靖間遊僧不戒于燒雞遂以丘墟而田則盡爲右姓產矣萬曆改元癸酉京師吉祥寺僧大遷能立戒行雲遊至支提夜見天冠放大毫光遂慕檀越重建贖田百七十畝爲伊蒲供高緇名衲瓢笠無虛日名聞京師萬曆十八年庚寅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慈壽寺僧萬安齎賜支提寺大遷和尚金頂冠一鈁冠漆金銅佛二金襴紫衣五金銀鈎環畢具齎賜藏經六百七十八函龍旛金旛各二合花幡八合倚檻觀音一魚籃觀音一文殊一普賢一

皆用青書黃金塗法華經十三部梁皇懺十三部
太后御書法華經一部大法寶藏閣唵嘛呢叭咪吽十
一大字

天子爲之敕曰

皇帝敕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于
護國祐民不爲無助茲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
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供務
俾尊

要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
遺失損壞特賜護敕以垂永久故諭

是時萬安齋經道出閩行省閩巡撫趙中丞參督因疏
請留經于城之開元寺己二十七年己亥

皇太后念前賜支提寺藏經

天子已從守臣議留之城郭乃復遣內監右少監張文
齎賜銅滲金大毘盧佛一軀承以千佛座重千觔華嚴
楞嚴般若金光明心地涅槃報恩經各一部龍文旛二
合銅鐘磬各一件而大遷業已歸寂矣

天子爲之敕曰

皇帝敕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惟自古以儒道治天下而儒術之外復有釋教相輿
並行朕以沖昧嗣承大統迄今二十有七禩天下和平
臣民樂業仰思

天眷

祖德洪庇良由大公同善之因兄

國初建置僧錄司職掌厥事蓋仁慈清淨其功德不殊

神道設教于化誘爲易

祖宗睿謨意深遠矣佛氏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續刊四十一函朕恭序其
端而又因通行印施序其前後敕諭護持所以錫孝類
流慈恩也茲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傳布之未廣爰命
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給施在京及天下名山
寺院永垂不朽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濟之誠
使海宇共享無爲之福先民有言一念恩善和風慶雲
一念不善灾星厲氣夫善念以有感而興無感而懈是
以皇極敷言不厭諄懇聖喆所貴善與人同古今相傳
其揆一也且善在一人尚萃一家和氣若億兆嚮善豈
不四海太和此經須布之處本寺僧衆人等其務齋心

禮誦敬奉珍藏不許褻玩致有毀失特賜護勑以垂永
久欽此欽遵已三十年壬寅
天子靜攝恭敬海內名山復賜勑曰
皇帝勑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
等
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
供奉經首護勑已諭其內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
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渺躬康泰宮壼肅清懺已往愆
尤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
仁慈善救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特差漢經廠掌
壇御馬監太監趙永齎請前去彼處供安尔宜仰體知
悉欽此欽遵已四十七年己未明遇奉
勑書治兵福寧東行海上支提恭訖皆鏝也六月六日
道徑寧德縣之東墻距支提五十里而近是日法雲陰
天清風扇物單車以度玻嶺嶺高几千尺竟嶺十里爲
銅鏡津又十里爲西溪津烟村竹嶼聚散丘樊苫氏結
茅山冢種薯稅榔以糊其口不受要求于編部如牂牁
之猺獞也者依然居巢衣皮之風焉西溪之上爲霍童
村霍童故鄧伯元王元甫褚伯玉諸仙于茲授青精飯
白霞丹景之法支提之趾也未至望之如雲旣至而問
所爲霍林洞天則鶴觀灰没鞠爲迷㯶惟大童小童兩
峰高逼霄漢丹竈露井微茫在白雲封中僕夫取西道
艇徑岑淳壁而升者十里兼葭薜荔遮路枳輿松杉交
互虧蔽五步一曲十步一折不見前後人影逾深逾高
逾高逾深倚而升者十里膴膴亭皋幽幽林薄稍治爲
畝澮種禾黍如在鄗上北里間然總不聞雞犬之聲毀
竅狎獵澍爲雨點螢聲淙淙壁而升者復十里危橋斷
續高巖谽谺灌木深昧篁竹疎秀彷彿時聞鸞鶴日甫
下舂僕夫喘汗忽見老僧支笻來迓而萬山之岸鍾鼓
雜鳴蓋支提之寺額曰華藏者是也北風習習吹捲嵐
氣群峰四照青翠欲流老僧指視孰爲仙巖孰爲甘露
孰爲小支提孰爲辟支庵孰爲紫芝庵孰爲陀羅巖孰
爲金燈精舍孰爲南華淨室都如兒孫之擁丈人乎望
扶桑雲與水浩汗無辨者海耶極南粤耶極東甌耶駱
耶極西餘干巴蜀耶大都蒼茫指點渺人世如粒粟夜
宿僧寮漏下三十刻颶風驟起雜以猛雨危屋皆飛杜
礎搖動侵明盥沐以禮天冠寺殿悉灌老僧稱爲百年
希有之事
仁孝皇后所鑄天冠于身置梁上
慈聖皇太后所鑄毘盧大佛供殿前

上所賜華嚴經若干卷龍兩壁間皆
御書加璽恭閱畢取道出第一山門而風拔古木交路
澗谷如雷吼不可渡復迴車飯僧閣諸僧皆披夾衲左
右侍說無生話炎炮炎天凉如秋九奇矣哉余因題詩
于壁有龍噓海氣朝成雨虎嘯天風晚作凉之句逗撓
半日風雨漸下遂叱馭而下㵎石淋漓益增深窅溪流
盛漲昨之褰裳濡足而濟者今方舟以渡篙工尚作色
以棲也倚據崇岡臨睨通壑喟焉而嘆變化者有如斯
耶是遊也與夼崎嶇微怪風雨沃蕩山川之靈爽則不
足發人奇氣與尋常杖策無異余之遊獲矣余因念支

提名冠宇宙非有他洞石雕鏤不過千里皆山而九十
九峰斗入海是以積高爲神明之奧焉而遊蹤希臨紀
述罕富以其不當天下郊也類帝禋宗上共見矣秦漢
以來英主東封西祀陳寶雍畤之建靡敉郡國史不絕
書今
皇帝靜攝垂三十年臣民莫或見面開啓而
詔旨批答多鄭重乃支提
三勅正而温詳而大華而不劇肅祗而不佞其于保世
治民之經直攜之于聲色不大之際盛矣哉壽考且寧
於戲有以也余故備列其文使學士大夫得以覽焉

百洞記遊

治東北百里有蓮華青芝二山下有孟溪溪外有江江
即洪塘之委從虎門泄入海息于建瓴海潮汐至吞江
噴溪勢阻而宅奧董廷尉崇相居之據江之滑挾海之
喙張溪之嗓而壓蓮華青芝之趾大哉居乎然開闢以
來山習見爲山溪習見爲溪江海習見爲江海烏覩所
爲巖洞之奇者哉廷尉休沐里中居常望雲氣騰動意
其中有異披莽探討左之而得虎室右之而得龍堂由
虎室龍堂連屬屠累巖洞更不可縷指迺犇虎斵龍宜
鬬鑿空幡檣甃余却立而視之圩者窪者楞者盤者槎

者數洞亡慮以百計廷尉拍咡大喜號於人筆於書曰
百洞哉天下之美盡在是也因念康樂以來士大夫躄足
蹩躄中鮮有與斯流者之山之勝辟于冶東北崇峯巨
浸限阻車馬非得遊蹤交臨海內公爲讚歎則後世無
述豈鬼神異物陰相山靈意耶于是折簡飭尉傳邀朋
蘭亭稟駒空谷遂幾幾與支提太姥狎主東南之盟矣
熊子行部温麻往返必徑其山之陰望雲氣意亦謂有
異乃于庚申上元之日南渡江橋凡十里而近至山麓
廷尉業張以待憑肩輿陟數十磴磴窮而石門呛呀側
肩累足以入日定光洞復蝸行緣壁跂跂而上洞之石

如白榆歷歷者星窩也如浪翻銀屋洶洶者石窞也皆廷尉新命進則爲青芝之寺寺新構頁幽臨厰寺門石猿守之形體卑肖江之舲海之舶平楚之蒼然大荒之渺然坐臨川袺也紆而右林林亂石如人耦語僧趺坐俗呼爲八仙石或曰八公其一片豎者似蟠桃行桃邊蟒中厥曲磴折仰視青天一線亦磴折下郎故青芝之寺基也隔一山嵐帶動處瑰詭錯落廷尉指曰是故龍堂龍所居處夾石如門闕雩者觸龍致雨龍遂排門裂闕騰踔以去而洞之玲瓏怪譎大半隱于蔡融此青芝之之大槩也紆而左蹊涂皆新闢沿崖種桃樹雜蒔松竹桃

花盛開媚人履蓋經一洞如人抉吻廷尉言春夏間輒有白蝙蝠數枚擁黃蝙蝠出入洞中如吏臣之衛主者然不可常見考玄中記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蓋瑤光之精云虎室不甚邃而句爪鋸牙之所棲寄人跡罕窺今其虎廷尉與其鄉父老射而食之矣從此俺開俺塞皆奇蝸蝍嶆削成而四方者類武夷隱屏懸絕如斗者類匡廬佛手陰翳而冷冷者類蒼弁碧巖虛玄而沉沉者類霍林辟支最上架石梁右紆以登新構之居所覩江與海與平楚之蒼然太荒之渺然無異乎青芝之觀也復左紆[illegible]登新構之亭亭面平石微類虎丘之千人坐延胝山冢峨峨若重矛互戟是曰蓮華之峯余謂廷尉曰境界深昧昃光屬複幾于日月隱避旣如吳將入魚復沙中閱八陣圖迷不得出路又如武陵漁父再問桃花津迷不得入路無其名之何以別也廷尉謝曰吾習焉未遑也名將在子余因月觀耳聽手摹心會强而容之曰崑崙有閬風之臺此居之呼江吸海盱盱見鰲首之舞者然乎哉西華有巨靈之擘此峽之對巘雙分片片被龍犀之甲者然乎哉嵩高有緱氏之嶺此蹊之松濤華瀨隱隱聞鸞鶴之鳴者然乎哉至于憩斯亭也郎事多美勝槩合并

上天下地恣吾取擇亭其選哉亭其選哉廷尉曰善將摩崖爲碑版遂相與捫壁牽蘿放歌而歸歌曰龍之堂山之陽龍之戶海之滸樂閩土比岣嶁殞龍見兮作雲雨虎之室石峯嵂虎之門江濆溢嘯而風炳其文煩虎渡兮山神尊

登太姥山記

太姥者堯時之老媪也涑幌山澗喜施振以醪飲道士乞漿者遂得九轉丹經七月七日乘龍馬仙登人因呼爲太母云漢武帝命東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號曰姥載考十大洞天首王屋委羽三十六洞天首霍林遂玄而未有識太姥者惟七十二福地首地肺仙源而中有天姥岑謝靈運登海嶠詩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謝自永嘉梯山刊道覓術阡于天路詠空茶天丹丘豈有咫尺雲裝竟遺奇探且其詩曰息必廬霍期霍林之在寧陽與太姥固烟虹朝夕相通者何哉天姥岑之咏

不在此而在彼耶夫靈仙寄跡高人托遠固名山之所以興乎而非真有秀出霄漢奇壓宇宙之槩君子亦不輕以筆墨佞也志乘載黃帝師容成于茲山得道鴻荒之事吾斯之未能信陵陽浥丹濇容成揮玉杯古人之引重多矣不具論具論其勝距州東百里見山之冢削成而四方者摩霄峯也自海瀕延脰視之不齊五千仭豎冢百仭見車戟而交兌者仙巖也恒有雲冠偶露如手之建杓由州東行五十里曰鐵王嶺直上千仭距峯尚五十里然已爲峯之趾矣余行時潗雲漫漫徑牛林十里皆灌木荒楚輕條搆雲落葉成幄時維莫春杜鵑峯英牡荊合穎低柯拂輿翹林室蓋篁竹葳蕤碧鮮綠潤斜聲穿度殊異塵中高高下下廻谿曲阻峻阪威夷窮日之力始至太母營茅舍椎籬烟火疏落從此而陟輿爲之楗度一谿流水淲淲攀樛枝附交藤捫峭蒨五里至玉湖庵昏鍾動矣庵視下蓋山之半也鱗鱗夕雲瀝瀝膏雨就枕淒然侵晨浮大白敵飛嵐直躡空濛寒氣侵人不覺震掉千仭而至石牛牛口有瀑泉洶湧搦牛背涉仙橋下臨無地鑽空僅受趾急舉袖蔽右目令毋睨視以自固過此而石之若進賢冠者若彌勒佛者若伏龜飲蟾者不可殫論丹巘威紆衆以高林是爲摩

霄之庵負山冢而結宇窩中若以石爲周廬者庵後奇巖皆無名識石阤置塚僧曰此南洲祖師骨也洪武初應召卒于金陵飛骸歸山者躡蹻至摩尼宮可三百仭蓋摩霄頂也先是在白雲封中忽然澄霽海光宣朗白雲盡歸山下群峯吐露青螺萬髻東北望永嘉括蒼北望甌寧西南望閩中郡東南望大海島嶼如龜鼈星之居漢中環視可三千里諸峯如矢鏃少頃失之矣最奇在雲上視雲大都人在雲下視雲如蒼狗濃則黝黑在雲中視雲渾濩如水光不能見端惟此雲上視雲紅日合熺青天張幕白嵐飛動于千仭之下萬鶴呈鮮群鷗

爭奇瀰漫如氷天雪窖而其隨風搖蕩爲海出沒作[illegible]
子所爲夜摩天上珂玉色不足過也峯頂微平坐可千
人厥土不毛以高寒故詩曰南中氣候煖朱華凌白雪
良非過論傍峯汀爲有石屋大石環之其喙有石舫降
頂復經庵門而石之奇者森立亦未有名識也降庵百
仭稍折而左三十六峯如撚劍叠指沈約詩所爲傾掌
忽斜竪絶頂復孤圓庶幾似之紫烟動盪層曲飛鶩如
視通天之臺蜚廉之觀千門萬户又如入武庫戈戟森森
森純石無雜土如陶旊氏之摶埴其石深瑕而澤又如
老犀之角紛而并立者中縣爲衡者中水爲盾者如牛
爲纚者如附爲吾不能名狀志乘所載新月豸冠神羊
毬頭寶旌仙女仙童仙仗象葡呈珠團玉碧鍔三聚指
天捧月摘星飛盖靈龜龍角天圭仙掌石帋懸鍾玉筍
手籖天柱撥雲卓筆蓮花石鵠飛仙碁局石樓觀音半
雲白龍潭一線天之類第强而名之不能形其靈變而
俗呼復多不雅馴有曰傳磬谷者僧隔嶺呼佛號而應
之聲自仙巖中出反洪于呼之聲有曰九鯉跳天門者
一石高百仭小首而長搏身而鴻忿勢而上奔有丘冲
霄漢之勢而下旁八石高半之皆兌首擁立若騰騰欲
變化于龍門砥柱間此即海畔百里外所望見車戟而

交兌者也有曰群仙擘版者數十峯皆百仭攢空矗矗
若天子執冒坐明堂群公執桓圭蒲璧大夫執贄琮琢
璋卿卿皆禮樂器其一石高百仭如兌首闍黎披大衲
手抱一方石類貝葉函則依所爲胡僧捧經也其一石
高數十仭骨亘以立而石頂有小笋上刺而微蝟若人
足倒縣則俗所爲仙人曬履也遠望一石奮甚石頂中
歛束如草木莖上張如大葉則俗所呼爲擎荷也其號
爲鍾者則銑下舞甬幹篆枚擁畢具其爲鼓者則大鼖
小鼙焉其爲鬴者則鬲豆而耳焉其爲鈒者則舂鎛而
臘焉横者筍也直者虡也侏儒而若能容者戲也瓶也
鬲也斝也本末俱兌者殳也鐏也戈柲也酋矛也巉嶗
險仄不可規行于是以壯士十人手接爲緪上下自汲
焉群壁正如堅陣從壁上觀忽鏬焉其外介其中漸侈
爲峽側肩自汰而入攓首則耳髭也若屬垣而行匝里
許頷謑天光堇堇一線其旁行線中不能窮其際因無
出徑罝不行所行線中乳竇從百仭滴瀝渦爲坎坎如
曰峽雖險濕下皆沙礫泥淤之溓也鏬窮爲厓鉤巳而
行巳上則摩其旁也巳下則摩其耑也厓窮爲洞洞中
穿也從穿中穿穿窮復豁然一峯雄駿如獅王繇獅王
凹頷一峯蹙本而豐末其末能爲風雨不能至絶中色

赭白龕外色黝紫盖天然砰版乎俗名雷峯上下復百步有嶺可栁嶺旁奇石林立皆自致不相屬一石如掌側生有巨靈擘山之勢至此則洪厰見天日者周遭可千步諸石如雲羅肆陳嚣石梁環睇罪嵬三十六峯面目直從三十六峯中見矣虺中兀然之石像馬㞑題其龕曰尧封太姥之墓然顧視龕中空如也墓側一洞可建五丈旗靈泉漱之俗呼為龍井從井中竅旁出徑飛梁捫蒼岑摩碧郭睨青蓮于太華落蟠桃于東海即視閬風豈云煙壤梁窮復為壁壁上有蟾蜍厚脊介山大胸短脰由脰入𨦟中門焉進之則巖洞庵也人上堂右

龜覆之兊首大腰匡背廣腹背腹間斷焉如生龜近龜勢起而直者一峯頂三髻俗呼為漢鍾離附鍾離一石覆有蟾蜍如壁上蟾蜍也後有佛殿牢落数楹諸羅漢石張注吞之亦可建五丈旗殿前有衢皆𨦟中藏矣復從𨦟中出劉覧群峯如車蚑是即海畔百里外所見交兊之車蚑豈不亦高哉太母置冢中央真奇境也冢左石列門闕累𨶒面冢兩石笋鵠立如宮觀前玉柱柱下有石關如劒閣從闢下一竅倨句壓折出入豈不亦尚亦深式余為之低徊不能去云夫山之以洞石為奇固也然枵入者不必具峯幷具峯者不必千仭上干千仭上干不必孰曲攢屬孰曲攢屬不必天海洪洞此山兼之余之意中矣或曰武夷九曲支提兩童與此山呉足孰勝余曰勝也武夷如趙女弾絃跕躧歌舞妙麗太母則閨閣名姝靚粧刻飾背隔簾幙而聞環佩支提則苦行之瞿波也然其襤紆茀鬱邃焉清迥亦神仙之奥府乎余因念山體靜非雲則不動余登摩霄峯呼吸大壑精氣覩日月所出入蠻夷之所限隔俱藐孔間于時商彩紛飛轉背玄變甫下摩霄峯即失摩霄峯甫出仙巖即失仙巖盖靈氣之所沃蕩群真之所朝揖也使常現色相供途人覩詎其又與魁父何異哉余可謂大遊矣

萬曆庚申三月之望

弢園記

張叔弢由夜郎守歸隱海上築室南山自命曰南山敝廬距州二里而近帶以長堅迤兩麓若天畢之𣙗所立窴奥草堂石庵因懸磴上下署置下既幽廻上復豐敞石壁因峭崅之峥嵘者削成之白水浩浩瀑噴于岩嵬而句曲其洫可流羽觴搆二亭壓之水所從來高騰傾赴勢至此而瀠注潋滟盤互瀠流若賁育柸樲讓之堂也花則朱爛竹則綠煙草則紫茸樹則翠翳咸自取于山毛之華實護其樵採而已下下爲滂沱魚鱗喋乎菱荷而螺蚌之飾綾羅被光焉郭壘之內雲屋萬家樓堞

威倰若槍丹旗而拖素蜺者料武逈場分馳角壯嚴鼓華旗可聽可觀至于登絕巘遡長風於廓靈海翔陽駭扶桑之津陰火熘奥祕之夜蛟宮敖岑蜃樓珠宿不可殫論此亦餐玉乙清涯留金之靈草已熊子乃造其廬而請曰南山之景新而無已其何敝之與有而廬是名如君之不欲耀也無已則弢乎於已取之而已矣夫天地弢於氣毋斯柱維不折日月弢於黃道斯晝夜不忒故曰宇宙一圈也之山也小言之夫人而知其爲張之廬也人之弢也大言之鍾山海之美而藏其形而含其精而敝其名曾有知其爲天之弢者哉叔弢輾然而喜曰聆子大夫之言弢也吾解矣熊子曰弢不以弢弢解亦不以解解是園可弢而庵亦可解也爰役子墨客卿題而記之

熊子曰山水氣之適也仁智性之秉也夫人含氣而負性未有見高原大澤雲物草木之奇漠然不相干涉者然僞士誘松桂欺筠篠吾恥其不情若好奇人之伐山通道鑿空海上吾又不能也聊于身所經涉耳目所睹記授之子墨以附于昔人之圖五嶽于壁者拊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云

潛山

江黄之間山勢如重雲説者謂五祖道場神明之隩雖然未盡也至潛山縣一山如排劍中主峯最鋭群鋭峰

擁之若子孫之衛丈人僕夫曰萬公尖及詢縣令乃知其爲鳳陽王氣根本太史公稱武帝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岳者是也今卽不見縮三春之茅封五色之土然靈異韞爲山陵益見地道之靜止矣觀封禪書當與嵩華同名後世而人皆忽之于道周余特表焉以俟稽古者

嶧山

嶧山卽孟子所爲東山史所爲秦始皇登鄒嶧山也余於癸卯北上從鄒縣南二里店騎蹇驢登焉平沙十里清泉淺淺西流麓則巨石岭岭延望山顛欲忽紫綠之色轉瞬輒異後辛亥舟次濟上望之更奇蓋靈氣之融盡也山純石絶無土石多虎兕獅象狀層疊互戾中皆空洞自本至冡皆然石有懸鍾楹鼓者率無根彼此犬牙耳亦絶無樹木止山腰一枯桐幹蠹蝕如綫人以草塡之絲竹楗其外僕夫謂梁山伯手植談之無稽者也豈卽所爲嶧山之桐耶秦始皇頌功德碑烏有矣孔子學禮處乃一巨巖陟其積高而齊魯在睫嵩洛在懷燕趙吳楚在几杖之際西望白日欲落黄河東流令人浩然欲吞沆瀣之氣而吸赤城之霞奇矣哉邇東山圩頂者爲尼丘邇北爲泰山譬諸人身蓋一東之顚也

雲龍山

自詩有雲龍山下試春衣之句而山遂名矣余庚戌泊舟彭城登焉山雖不甚高而石赤學學俯戲馬臺眺放鶴亭見古今如轉漏黄河遶足下東奔疑天漢在袖遥指九里山楚漢戰場及芒碭雲氣眞英雄必争之地也然坡麓趨爲彭城城庳于河山無阜勢且單露項王都之得乎

金山

庚戌泊舟廣陵買小刀遡游至瓜步薄暮渡江登金山水波不興江月媚人命僧汲中冷煑蟹茶坐危岫俯逕

渾見山僧二三兩兩蕩槳歸來兩岸人聲江心櫓聲天
際雁聲蘆荻驚聲皆以疎鍾我如在群玉峯頭也黃天
蕩覩韓世忠勝海艘與兀朮大戰處又隱隱作金甲聲
山故與南岸連今則孤嶼咏唐王走馬上金山之句不
勝海田之嘆矣

燕子磯

從江中望燕子磯高松蔭山碧嵐半瑣朱閣微吐足供
王右丞筆墨至岸石之奇當使米襄陽下拜江間波浪
須得杜少陵雄壯之韻斯堪品題也

采石

采石瞰江傍有村市可泊估客南北兵爭輒以此為攻
守要津而要以李白得名舟次其下朗然誦鳳凰臺之
吟青蓮自足千古

二姑

大姑在彭蠡之口山形若僧履俗呼為鞋山今有寺鞋
首建佛塔七層小姑在彭澤江中孤石突起遙如片雲
近如立柱末大于本其下深不可際鬼斧神工吾烏知
其所以

四山

都湖中聳四山高廣相埒聚而不連距康山甚近
高帝慶陳友諒處意深夜湖中燐火必熠熠也

雞山

都昌之北為雞山山屬于湖岸石殊秀丹家謂其下產
雞子丸乃燒煉氣母余偶見一道人持至即黑石子剖
之爛然作金光蓋礦沙之類其謂鉛為眞陰此為眞陽
吾斯未之能信而旌陽記中則有之產丸處土人相率
為厲禁亦不可多得也

西山

西山之名于騷壇以王子安滕王閣序朱簾暮捲西山
雨之句然仙家洞天若洪崖若旌陽吳猛郭璞之蹤不

可勝紀蕭仙嶺旌陽葬母最高處俗為九節蜈蚣形形
家視其母冢良然余嘗數四至蕭仙安峯之麓桃花同
源間亦嘗遊焉以嘗故遂遊之未深

蚌湖山

蚌湖在洪塘下游屬吾邑信河水口石牛之讖妄也

白狐嶺

白狐頂有巨石出雲天將雨白雲輒封之疎松秀石邐
邐成徑可肩輿登登則南進豐臨諸山水直嶺之衣袂
形家言江城地脉少祖余視之良然

龜峰

弋陽縣之龜峰方廣而高卓雲氣籠之更縹緲北撒[illegible]
于詩最愛紫烟生石門絶巘青峰削靈芝描寫極工山
下龜峰寺清溪帶之從河中遠望其翠微之色欲飛奇
甚

富春山

嚴陵至桐口七十里高山夾岸江峽而深靜不似山澗
湍悍竹蘿盤互烟嵐蔽虧通江作綠沉色其曲折不半
里輒為雲石瑣斷于陵釣臺乃山家巨石下有于陵祠
余屢經過如出入武陵源也

浙江潮

余壬寅六月自桐江放舟錢塘早潮湧如雪山砰磅磕
磕篙師作色操之候潮落東下不終朝百里矣潮以秋
盛錢塘人相習看八月壽後乙巳八月余偶至杭以吳
蕭二年友邀飲江樓則水波不興海氣消長亦復難定
如此但見蕭山如抹龕子門如點梅暎武林之山郭間
郭忠恕所貌望潮圖頗得其意

西湖

余數遊西湖備歷湖中晴雨之景大都晴則烟香風煖
日麗花嵐光鳥語花明山水如繡兼以白馬紅裙嫋嫋長
堤之上輕歌細鼓喧雜采蓮之舟人人得之而則兩峰
三竺興雲吐霧冉冉眉睫風雷叱咤如落几案放舟湖
心朱樓粉堞峭崖泉壑疑隔帷幄森羅蒼荷珠歷落香
氣淋漓飲酒其中幽深之意都在景象之外未必人人
得也余于晴之遊不一最快則戊申之秋同朱侍御岳
水部宿舟蘇堤侵曉起步提上眠柳新舒朝烟半捲各
以籃輿入山訪龍井于墳諸勝晟齒竟日夜飲法相寺
酒肴優樂無不精絶極其酣暢次則從貞父先生之招
循九里松入靈隱翁光酌酒飛來峰冷泉亭下亦自超
超玄爽雨之遊不一最快則同聶純中訪貞父先生于
出山步辰放湖中前美合并山行停巷窈窕得雨益深

千夜返棹則蒲湖漁火浮星矣說者曰晴似楊妃之笑
雨如西子之顰曰景物不殊開心則異此處置一語不
得

碧浪湖

碧浪湖在湖州府治南所為苕雲間也澄潭數頃中峙
浮玉石石上建萬魁塔瀕湖峴山巒石奇秀逍遶諸峰
西面圍合蕪城宛宛在中央真良圖也

吳山

武林藩開郡邑諸官衙皆面吳山椒之古石之魁壘城
市中未可多得余屢飲秀石堂

弁山

烏程長興之間山曰蒼弁者周百餘里臨苕水瞰泰湖郡背陳皇山傳爲覇先祖陵峯巖白鵠諸勝余爲令時偕寮友置屐焉每從邑詣郡必經雪水橋三十里烟嵐常隨吾百丈也

苕

天目之陰苕水出焉發源孝豐經安吉長興至烏程入泰湖俗呼爲龍溪以項王騅自溪中生故龍名

城山

城山之頂有池焉大暵不涸四週圩者相傳爲巖白虎壘吳中人置塚其上僧舍藏于竹中堪稱精麗佛土西南亦可眺天目

泰湖

長興在泰湖西滸每公餘輒登高望之漠漠菰蒲茫茫烟水千帆破浪如羣鶩兩洞庭如眉兩雷如拳夫椒如點一日宿舟夾浦侵明放棹中湖波光如鏡丁長孺居湖之湄其宗人操舟若神以兩提湖船一載酒一翼仙船猶陸也午際稍風浪船行亦定水天相際目光搖蕩浪至輒浮大白敵之薄暮始繂舟入港可謂天上遊矣

罨畫溪

長城西郭門臨溪焉其溪百步一折岸無綆路古木蔭之交戾掩拂者二十里竹光水色若衣盡一綠也遊人以貫月查遡洄其中如罨畫然遠山粘天微抹紫翠壽藤綏綏下垂詩曰竹林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草色齊欲識人間真罨畫朱藤倒影入清溪余公餘飲客必從松水居放棹至竹山潭而返若初夏停蚕官無公事麥黃新漲雲物鮮麗挈醪榼由五峰之麓且舟且輿曲宴終日興殊不淺

烏瞻山

週罨畫之曲曰合溪可十餘里爲烏瞻山楊仲庚修煉處也山下竹塢柴門烟村花島一望相屬顛太守結廬中峰嶔石秀筠蔚然深秀夜宿怡雲樓俟曉開軒望泰湖出日如海際湧金輪紫光奪射少選雲氛漸收則湖大如盤吳門天池諸山隱隱在檻外矣

囉嶰

從烏瞻北二十里爲囉嶰嶰以兩山相介爲義不一嶰而囉之產茗最精洞山南向者尤爲仙品土人于巖岫間砌石如納陛一歲六雉之茗苗始滋少沾稵即稿焉以雨煮之恐甫里諸人所未嘗也稍比郎襄王嶺屬宜興亦產茗而味重爲宜興嶰遠不及囉云

方山

方山長城之望高四百丈如覆印巔有龍潭乃石扈中水盈盈甚旱不枯余以禱雨攜脊而上父老皆嘖焉半山不能登矣

香山

義興孔道有香山石磴嵌泰湖之滸速風近景應接不暇

顧渚

顧渚貢茶園也從堯市之麓肩輿而入高竹夾路遠山障天深二十里桑麻雞犬一似壺中先清明三日長令親率茶户開園春光如海石乳雲茅媚袍帶間大是快事金沙唐宋名泉近塹余爲滌之亭之泓然冽然矣顧渚之名以吳王顧其渚平衍可都也

烟雨樓

嘉興城南湖光森渺水心構危樓盡烟雨平林之景余棹舟稚眺時荷葉正田田也

虎丘

甲辰三月從金閶門放棹西遊過半塘寺疎籬深竹種種動雅人之致若虎丘之劍池之生公石之千人坐皆天巧遊屐駢塡以其爲金閶郊也折而之觀音山飲趙凡夫園觀所鑿瀑布及林亭位置人巧亦備稍深爲天池山泰湖濤聲疑落杯掌中登高山臨大澤一部吳越春秋盡入吾眼矣

惠山

辛亥舟次無錫覓小舲同汲水者往觀惠山至則泉竇僅方丈汲綆相屬消長莫惻寺傍數名園園皆萬金稍爲土木所障最妙在登寺後之塔山山中列市酒壚茶竈殊足供遊者陟其高而三萬六千頃之具區直可平吞矣

北固

潤州以北固爲城大江爲池孫吳趙宋之邊也金焦砥柱濆流萬檣千檣上下潮汐漕轉爲東南之嗉真天下陸海鶴林甘露鐘聲塔影橫江野渡輕帆如馳吾所藏郭熙画頗似之

曲阜

癸丑四月北上從鄒縣折嶧山之麓則尼丘龜蒙諸山青雲片片在東方矣曲阜南門沂水洋洋傍有壇曰舞雩入城宿公署侵明恭謁先師廟廟制觀闕如王者杏壇在殿前最前有先師手植檜太可數拱純幹無枝生意在内堅朴而精潤說者謂帝王受命則柯葉一生眞

神靈所呵護也其地名闕里稍北為陋巷顏子廟舊營國在城東數里可望出北門為孔墓林樹蓊鬱多楷木周數里繚以垣冢舍亦如王者墓前洙水若帶行必渡洙水橋其流甚微泗水在後汪汪一泓墓纍土為陵昭伯魚祔子思蓋東南向今碑碣俱南向趾子思肱伯魚位置非體守者謂宋真宗欲以南面尊先師事理或然也若孟廟之在鄒南者每過則謁之制如闕里而十倍殺焉然樹木之蒼盛庭除之整飭與闕里同

延津

余過延平問所為豐城神物則曰化劍閣以下是也水之湍悍似有龍氣黯淡灘在郡上游五里洪流為山石所束洶洶若雷吼其直若激箭舟駛如閃電下游大方灘橫石絕江澎湃倍之楫師至此亦動色相戒矣

北嶺

候官北二十里舟嶂綠崖周遭如設帷幄省城之負扆也嶺有高四千尺者福寧寄徑焉自趾至冢為一堠冢上觀芋源仙鵠洪塘估舶虎門樓船雜見于萬家烟樹中亦東南大都會也

萬歲嶺

北嶺之北盡嶺也而萬歲嶺界連江高亞北嶺深則過之下此為陳山堠矣嶺上設儆卒三十人以待暴客

連城

連江雖在會城北偏而層峰疊嶂遶平田數千頃空曠徑二十里清江一線帶城東流不見尾閭亦風氣之所鍾也平田盡處重湖數十頃如鏡青山鎖之松濤時沸村落疎散我行其間覺水荇片片是桃花云

龍門澗

連江近羅源界有澗焉水聲喧豗中一石可百人坐二級如納陛若琱琢截然者潺湲碧流鋪其上疑是尖毋榻也鑿曰龍門

白鶴嶺

羅源之護國鋪高峯千雲沿驛道躡蹬而上者五十里為白鶴嶺瀕海洋千里島嶼歷歷取諸眼中崖間刻海鶴雄觀與大寒降嶺即寧德縣矣余初度此嶺為白雲所封者累日

疊石米梨嶺

嶺層福安高四千尺荒莽無烟落近白石司有河焉所為恭摸也

福寧州後山

山巖巖如片雲垂下負州治最高有聖水廣輿記中所

游劄

爲飲之則延年者聖水庵僧人容種松竹殊深味[illegible]囬互時時宿雲逗霧偶當日月清朗大海直一杯矣

松山

福寧負海而松山即海門也海舟收汛必泊松山之裏以避風濤余視師海門水陸班聲如雷徐陟松山之巔遙于蒼茫中指點三神山六鰲隱隱動處舩簥數飛亦覺雄爽

三山

烏石山記稱有蟠桃塢隣霄臺諸勝山不甚高而烏石突兀無與金華群羊與九仙越王非足榕城中松泉筠

翠皆昔人所爲籬壁間物也

三沙嶼

温麻東五十里群山杓入于海龍戶敞人避濤處也楚石堞自周海中小島環之可障風浪烽火嶼如立錐嵛山如横雲礵山四嶼相屬在百里外如馬如象七星嶼如北斗閩峽大金有逝龍掉尾之勢其餘小島不可勝計正如日抱黿鼉也余以巡汛弭節值風霁収捲漁舟趁潮而歸者千檣水天漂渺数點青螺棱船上下殊爲雄快

南峯

從署中逍遥閣望南山律律恒冒白雲樹色鬱蒼異于他山樹色出有郭門即而登之綠石磴輿亦不捷近庵門有古榕二蓋數千年物大十圍植本崖間而旁脅一本崖上本下通車蓋頗似淮陰市上壯士辱韓信也二榕皆然兩本之會者左右互奇矣老藤繫之大者瞉小者蚪緌緌如垂簾放大紫華如撚拳張指殊不着一葉抑又奇矣傍庵有荒臺曰春風臺庵中如艶中竹竿萬个稍下折而東爲發圃故夜郎守張叔發廬也引泉蹝石草亭書屋粗具不大繁華而致在雅樸余題其居曰解庵蓋傷今之隱君子無不邀草木同腐豈盡天發哉

張公年已七十矣非欲解者也

古田間道

從黄田驛東行三十里爲無名橋壑深而布湧頗似廬山金井遡十里皆白石爲壑底延亘如置版漕不漸泥不雜礫高松大杉擁之僻于邑鄙是宜其無名也古田縣旁有沙河而下流乃扼窄不通維檝益東皆大山牛首巖爲閩中郡頃春以右水出洪江左水出連江也距縣八十里爲幽巖寺建于石晉谷中入谷逶迤鉤巳老杉蒼鬱竟谷皆稻田僧所資爲衣食而租稅者也東二十里爲杉洋民戶稠密畳四縣夙多盗置別駕逐捕其

開今罷惟署存益東爲寧德縣疊奇峯廻岫叢條斧棘
廻谿榛田行人無聞虎嘯從不通使者車騎余始爲導
師矣校官道徑三百里

東嶠

連江以北如羅源寧德福寧諸城廓州縣皆山麓不鍾
風氣余視東墻平衍徑五里圍三之海潮浸入如明湖
諸峯遮擁不見出入之端循其地脉則從古田杉洋東
迤邐亘百里兩溪夾送至此大會是可以建郡不獨州
邑也福寧州屢有陞郡之議異日山水瀠靈其在斯乎

芝山

從建郡城西南望山色最秀遠至則竹樹蓊鬱古寺名
開元者其前合二阜澗明沙歷歷水淫之白石齒齒水
嗽之怒灘浩然有聲帶長橋如拖素蜺寺前老木四章
蔭數畝寺内松二章名瓔絡本松幹而葉若垂莎未之
多見也左有丹青閣後有方丈山頂名雲際萬樹被霜
青紅掩繚窣堵波七級露穎于木杪白雲之所居也

梅仙山 時署建南甚反人陳季迪之酒

山以梅子真得名郊建寧之南出西郭門徑城南橋橋
絶溪如百丈白虹循溪滸東行可三里秀林高樹纂田
兩合鬱乎蒼蒼至山麓蛇行回互而上高臺以軒露于
木末萬家之都蓋屋烟火如繪羣峯聚諸眼中亦廓然
有千里之勢稽其古蹟坎者爲丹井也

黄華山 時以餞侍御張侗初也

建寧古西甌萬山莽莽從東北來至郡而交于水黄華
山在郡中迆而登近千尺長松千株蔽虧危樓可以治
張明溪若練灘聲若風雨松濤竹籟出入烟嵐耳目所
經尉然今遠誰云甌閩爲文蛇之鄉阻險而深昧也

琴草引

仲尼之徒治有鳴琴戴星之異而王覇之道存矣馬遷列循吏酷吏二傳雖法戒至明而聲實並施于後世蓋文武不備良民懼叔季而邈焉爲唐虞之思不憂憂乎難言哉彼各有取爾也而要以安靜悃愊爲循吏之宗故鄭之俗不均剛急多感槩嚚訟善逋赭衣半路囹圄成市余七年間無善狀然毋敢救火揚沸苐因而利導之而已諛余者爲吏無姧邪上下和合賦簡訟清盜賊衰止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其然豈其然乎但浮慕于破觚斲雕之治廼督賦如捕蛇課盜作沉命實耻不爲亦不屑焉宵旦闢决煩碎奉職循理以冬月展吾事足矣其餘三時悉紓百姓之力于農蠶登山臨水酌酒品茶採風觀士是余之七年功課也主臣錄其可言者刻琴草

琴草

長興縣建倉總兌記

豫章熊明遇良孺著

東南轉漕歲四百萬石全浙六十萬邑當其一㐌如大庖尚食民運煩秫通天下二十五縣亦邑當其一邑固素稱雄劇然小民終歲勤動強半急公家夫公家惟正之賦豈其勤動民民廼告急兵法以習更弊因決特紛不撓於上民分其目而亂之也蓋轉漕之法十出歲請一分司專轄各省大中丞總勞罰於淮洪而成儀爲臺使者擊楫爲議單臚列諸款極爲綜覈此特當事約

有司之綱耳有司知之而民不知之頗有以目爲綱者有司與民所共知而共守一張而萬理稱以爲今日建倉總兌之役近之已長城左太湖右大郭百姓以罷詐爲強弱甲制於里單里制於豪里鄉里又制於市駔市駔與吏胥近與漕卒習家無兼辰之業動輒挽百十石糧闌出入水次倍科民間而又淆雜爲贏動與官軍譁及所收不足漕所唉計屈逃死有司不得不逮及正丁累民癈町畽瘦圜獄連涤親戚比他正丁在官者又通書總增烱𡨋竈給官軍朝四暮三耕鑿之民入其局中耳目易位誰則堪之大都此輩能壞漕政什之五六至見年應兌必藉數人之力集其斂於散戶又藉數人務處官下輦而赴諸廒倉苦無完廩苦無守者一切委寄於無賴之倉厮及巡倉壯民每里納貲僱若干傭易竊廩若干鼠在社盜猾糧風雨漂㩳泥沙委頓歲不知耗米幾千石耗緡錢幾萬即押兌該兌率石需一分便歲有五百金之浪它可知也余承乏茲邑目擊弊極爲之心惻因嘆曰利百而法可變況以循法耶工十而器可易況以循器耶於是議建倉議立兌總以八利二難之說上郡大夫上監司俱報可檄里輸白金七錢聚財鳩工三月落成之其法以通縣五萬石額漕均作百廒每廒

貯五百石約與一艘所勝之數相當連四廒爲號號立一總計號二十有五總出於糧解𢭏其別役毋疊累也總必調匱防乾沒也官米分散衆總務均平也衆總連爲一結覺侵盜也計石增二升備腳耗也每里不二廒簡分逐也米限與銀限同稽省官以省民也下令曰豪里重科細戶許細戶告納取官由爲照而監守盜者其罪墨令在必行於是良民翕然稱法之便奸民亦慄乎避法之嚴牽輓相屬五旬而歲報悉完廼進二三父老而語之曰勞矣爾其休役車賦蟋蟀三章爲爾儕慶卒歲事乎爾其于耜舉趾賦七月一章爲爾儕勸來歲事

乎與曰漕卒禦艫次邑下我爲政爾儕無與聞也父老
唯唯當有客詭難曰此法創見於浙西東漕卒萃千人
驅民撥置當不易與余謂處之以甚便應之以至簡何
不可與彼驅獨無全軀保妻子念耶比其至爲之作三
章之約戒漕卒船艤對發正增米俱遵明例糧里業放
歸農矣無可措㦸戒總者止掌出納之數與漕卒無好
無尤無接杯酒戒候人偵市中有與旗軍耦語者繫問
如例於是千人若禦枚就二十五人指麾肅然竣事諸
南北白糧匠局稽原亦以總收節制於兌軍同事竝竣
是役也官不煩於提綱百姓相狎於門之猬㪚部使暨
郡别大夫以故事比勘兩至邑不以一笞加遺邑民且
謗勞邑宰宰之樂施厥成也宰知之廼民直相忘於一
切期會猶然不知也因於倉之中堂榜曰合樂因樵樓
當縣治巽位榜曰文昌祠文昌神厥幾甫田蒸髦士遺
意云

長興縣溝洫橋梁記

長城三面環山而以一臂當湖山水從襄茗諸嶺合巻
畫溪如建瓴東下迄雉堞分隍爲三拱關門通橋爲六
分注具區復循溪爲二迤南瀉文昌橋涯下箬于寺故
陳霸先崛起處迤北徑金蓮山之麓山即識所謂磨[illegible]
涌金蓮者是也邑得水之勝有餘於用溉而不受其[illegible]
氾此故道也廼因承恩橋居民堙其二[illegible]
所從來者高甚湍悍僅以北箬[illegible]
而南箬之反壤塡閼者百年於今矣何獨於[illegible]
不利尚吳爲胃安化爲腹費兩鄉[illegible]

知勞幾萬人農不便漕賈不便市商不便轉運[illegible]
中黄髮瞿瞿議復故道而不果亦百年於今矣余宰[illegible]
上春官明年授長興令新拜邑意甚銳更張首舉水利
沿革問大夫士之仁賢者教余曰民心初附未可以使
也至期而議之比歷一冬夏麤挈領要然苦心於棼絲
爛鮮之後惟一意循簡而已廼長年三老相屬而請曰
啟塞之急當從時也農末之利無或廢也雍氏掌溝瀆
澮池之禁周禮也三月中氣後五日天子命有司導達
溝洫月令也治隍壓中橋七十所如從[illegible]上過師奏
[illegible]六轄渠以益溉收漢官也自古有[illegible]先民有作誠

能預見計定令浮游無產業民得衣食縣官而爲之作策又兩便迺請余瞻原泉觀形勝於時長河內外沙塞舟行若乘橇因易藍輿劉覽四周三老隨所駐指余曰此承恩橋諸水之咽喉全局久矣此宜春橋水門紆逼榜人上下苦觝觸呌囂無虛日矣此嘉會橋此吉祥橋此長安橋旦莫將告圮政可爲斜梁盡柱題矣回車邑門三老又遮而請曰此爲飛橋冠冕雖城雉欲雄飛湮廢之後望氣用數者恖其雌伏子大夫亦有意假之羽毛耶余曰雉之飛習若止於童兒之傍異日橋成將榜政事堂爲馴雉飛止相向雉其神乎哉於是以癸卯三

月朔改塞門因復飛橋橋跨方池如駕半月翼以欄楯厥脩爲丈有二廣埒之糜白金三十兩有奇甲辰冬新承恩橋環石扃爲三厥脩爲丈有六廣五殺之糜白金百十六兩有奇乙巳正月三老請灑二渠以利舟楫余因盡發市丁役之市民不習畚鍤人願持十日糧以募役者余不忍以此爲督行學宮土其數令甫下輸者雨集博士先生過夜唱籌二日得米千二百斛爰募丁夫千五百人丞尉幕分董蔡畝五日而兩河大浸榜枻歌喉聲環邑下內河延袤三百十有六丈廣六丈有五尺深入四尺外河延袤三百六十有七丈廣七丈有五尺

深稱內河計鐵鏁工食之費蓋當米八百斛焉隨以其羨四月新宜春橋棟石爲三門構木爲欄長可六丈廣一丈崇丈有五尺所需匠石計白金六十兩有奇當米二百斛是月霖雨暴漲如北如西如南諸舊隍橋一時並圮果驗向者三老言三面病涉余咲曰使今日有公孫大夫車亦應接不暇矣命工庀材仍舊制而增治之嘉會橋所耗鍰鈔二千四百貫長安則減四之二吉祥則減四之三而兼報成於五月背然節肺石之餘於民間固皂無動也是年六月米價翔貴石近千錢因先是開河羨米二百斛盡括發山民採石固竹頭木屑遺意

不與三老知三老業意之矣聚族而謀曰金蓮之麓諸水尾閭厥有隹識且當義與車馬道廼請余所採石議建長橋橋亦因山名名金蓮合浮圖相時如鼎足蓋金蓮三涌云余許之捐二千錢爲倡邑縉紳義士各有所率又將二百金焉橋制揆石三竇甃石爲柱爲欄長十有二丈廣一之高勝廣若干經始於八月既望工五旬落成蓋正當余三年報政期也將有事於銓功邑士大夫冠蓋相望致美詞舉卮酒相賀曰濟書期會三年之澤耳吾不以賀子大夫子大夫實平政於風氣疆理原隰泉流邑彈冀爲改觀日者制科獨盛比歲東南大旱

而邑不失有年此豈予大夫簿書期會之功哉余再拜
首曰徼天之幸托地之靈勤民之力令何功焉惟是以
邑治邑貧恐曠厥職特盡力於七橋三箸以追魏西門
不仁不知之罪耳令何功焉雖然水土蠶橋邑之大利
害興事而不以罷民余夙有堅盟許諸大夫不敢崇空
語無施行因告成而倫論其事以俟吏考者

雜役田記（縣[illegible]倉庫獄囚驛後馬路例有更夫工食[illegible]甲[illegible]鄉今買田易之以免里甲浮泳故名[illegible]役田）

明興賦法大略量吏祿度官用準上供酌土地之所[illegible]
而網職有司不擅賦令甲犁然具矣然賦自上供[illegible]
半以條役題東南之民又不免因賦得役名爲里甲[illegible]
古差役法是正役也能子于長與別有編至于雜役則
古之顧役法而不盡盡一者則今日之役田所繇設也
州邑之長吏初是猶有乘牛車意卽與阜輩都不問賦
僅以里甲過更庶人在官不習官事稱不便於是變而
爲均徭均徭費于賦以顧民徭俗所謂一條鞭是已使
矣未之具也如長邑城池臨深山大澤號稱巖邑其民

猾吏不均太湖中戊巳間暴桀子弟出沒動以千計卽
令隹行中猶藏活死囚以百數脅庚儲歲會金錢兵荒
籽粒輒鉅萬則抱關擊柝所以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何
可無役而賦書不載故萬曆八年以前亦以里甲過更
稱不便有司以不擅賦故變其法爲浮食奇民充是役
而食給于里甲通縣廩白金四百九十兩有奇計里之
當甲者甲廩一兩八錢庸賃之子終歲勤筋力所需財
稱是名不擅賦實與賦同且當里之甲治粟使者督漕
大農督歲報而又以差役祿輸南北官下行者齎居者
送勞苦備矣千鈞之重以銖兩而移若之何目爲纖計

而不知圖也偶邑民有積猾弄扤斡以巧法匿山田不
賦若干畝法當沒入比沒入田輸價若干金及捐奉祿
並金矢之羨若干金而郡太守陳公亦以臺使者行部
案言豪富民贓若干金行心計三老敦幹文學主進出
市負郭沃產若干畝募民田列租爲三等上等率畝致
二石其次損一之其次損二之直視焉綜其租數于縣
官以食應募其賦循納職之額輸公不以公免布方冊
刻石有成數矣事既竣邑君子謬以屬熊子曰是一舉
也而四便民得輕徭官無廢事措公田於磐石牟奇羨
爲永澤昔充國報屯田方略而不嫌于誇爲記之熊子

曰王臣縣官衣租食稅六年于今上不能以租賦假貸
民如左內史次不能弛夜禁如東海黽葦以訟庭蔬末
奉宣上德行其一節一隅之效何敢自用別播敷雖然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今天下生齒繁文網密作業劇山
川園池市井之入各有王者而不贍尚仰機利以給食
有司安能張目言大利事去泰去浮度力所能爲稍稍
導而布之上下是亦太上之貴因也

盜賊課

長興瀕泰湖西連廣德溧陽皆深山大嶂北則宜興兩
沉盤互常鎮東南嘉興蘇州從湖中擊艇以渡不終日
四至焉山水廌莽其民阻險易爲盜賊先有殷應彩者
聚百人于小雷山衣繡衣稱山君致煩浙直軍門疏請
會剿久而始定說者至今猶以爲賊曹吏枹鼓勾之足
辦不必張皇辱　天子命益戊子己丑間事也余壬寅
令長興翻閱故獄牒充棟皆大盜殺人案而長年三老
亦瞿瞿稱夜戶不靖咋舌莫敢名余頗用鉤箝法問乜
陰伏以相參考稍稍得邑中羣盜主名他居而懸其賞

賊曹交鬭因發市井惡少年平日桀驁狀剳掠鄉鎬殆
數十人姑置四五魁宿各把其陰重而顛倒之縱使督
盜賊詭責之屬令周密快其意所欲得雖有前罪弗法
如懷詐弗稱誅罰輒行于是發蹤追捕無不盡力精絕
乃先擒四安三汊港姚盜二十人與松江流盜匿娼家
者十餘人寘之理宣歙賈人高枕寄徑焉尚有六盜曰
張白頭父子兄弟並攻剽爲羣盜而以其親暱竄入爲
縣功曹賊曹史以其爪距竄入道府理刑衙門爲廝隸
有司動靜纖悉臚句縉紳亦間與之遊坐是根株數十
年不敗聲名益籍籍江湖間道路以目無敢出言斷頭

坐堂皇輙心動曰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盜
殺人陷人在吾掌握中而不能制藉第令有他非常得
解脫如一縣人笑何夫羣盜連袂不就逮者賊曹觀望
也二盜魁爲群盜司命絕其司命則賊曹之志固而羣
盜渙然離矣柰何作兒婦女嘔呴不開烹弘羊天乃雨
乎于是從獄中取二渠數之曰而殺人多矣吾今爲冤
鬼報仇與而訣二渠乃盡吐生平攻剽狀肉袒大哭曰
罪當萬死無可言幸使君哀憐我緩一日俾得呼妻子
與別死無恨余曰緩一日而謀遂矣各榜百立死當時
大雨如注次早賊曹縛二十盜至矣其平日徂闗有名

者悉引決自裁漸次連逮三十九人其黨有周癩者能
沿走屋壁如飛善弓矢事急攜白金八兩走錢塘鹽場
甬渡江而金忽爲有復歸取故藏爲捕所禽金依然肘
後也張滔等皆驍驁率其曹耦以飛舟絕太湖謀入海
薄港口爲石梁所扼趦趄半夜比平明而賊曹卒跡至
悉禽之隨以其舟載入縣穿石梁尚有餘地也豈非天
哉乃悉發其贓件俾失主周國子同太常家人質庫張
魁錢八雜識視一一認領群盜不辯治皆服獄遂成其
辭曰盜魁張滑等以泰湖爲窟連蘇松嘉常之㚇子弟
出沒攻剽荼毒浙直垂數十年而多懸日月于郡縣有

不當慨慷動其長官甚而不遑若金沙灘之襲王通判
先年白晝殺皐塘巡檢皆其黨類可謂亡道之極矣據
所供狀如云發秦尚書之居凌氏侍郎錢御史之別
墅皆屬往事貫盈于唐太常張渚之劫幾戮無辜縛周
國子之父而發其窖金則贓明主認者也至劫羅武質
庫鄉兵雲擁乃肢解人碎五臟以撲救者救者股栗遂
放砲大呼而出一曹四者自稱一夜手刃九人況數十
曹四不頭顱相屬于路耶劫泰湖賈客皆白晝以伏漁
舟中客舟至則撒網以包之其播蕩入波濤中歲不知
幾十百人而功曹賊曹之胥史非其子耶敢朝夕與縣

官習而皆上盜分財耶主贓認確證案昭明除大者戶
諸市其餘引律騈論具獄鮮郡太守強半糜爛太守虎
穴中爰錄獄詞屬白宜興盡拔何者狗偷所妄告言曹
某等君而人歸良其生而有妻妾者俱已下堂究其盜
死者也此大盜張白頭一案曲折如此道路之謹言他
神奇變巧皆傳者之過也有客過說曰長興號稱盜藪
泰湖甚寥廓使君誅補僅如許何以外戶不閉湖波無
警飭野遺亦不拾耶余曰豈盡勝之也有安之之術在
君不聞下塲李氏之名乎聚族近千人人以漁獵爲生
業亦尚氣力亦喜爲攻剽先年以民兵禦倭于菱湖戰

疾力即其人也余誅捕張盜後殊洶洶不自安而其中
有豪曰李回丹素習于胥史市駔歲斜族衆與漕卒譁
亦大猾也余乘月夜偕一廣文先生輕舟徑詣其處呼
回丹出曰若勿恐速集諸子弟來見頃刻百餘人羅拜
舟前余數之曰若非某耶某耶某耶某也姦某也盜某也椎
埋是耶非耶生耶死耶願盡力自贖耶一一把其宿負
皆屏息不敢動曰唯使君命幸生之僵仆無所避余曰
勿憂諸負在赦前自此以後毋妄動妄動族矣泰湖渺
渺汝曹朝夕其中汝曹不盜盜誰敢至汝曹能捕盜自
贖雖前罪如山弗發各給一號牌俾其以束伍法且漁

漁且捕盜朔日但令豪赴縣庭執結于是湖中數百漁
舟皆若避徼者盜之所以不敢入湖也即平日操舟艣
苗亦屬此輩令用之此耕養之所以不設守望也客曰
湖中大盜聞之矣而山村小盜亦息豈保甲嚴耶曰風
也不盡保甲也里井之人朝夕四方糊口之不給安能
盡東之保甲不聞三家之閭十戶之屋必有一雄乎憤
武斷藪逋逃行權詐皆故保長老人也此輩寬之則主
盜賊急之則可使督盜賊勢也乃盡籍其名當官俾晝
地爲守盜發不告連坐于是偷兒夕穿齋朝囊木矣至
用積捕訪盜亦同此責捕之積與盜連也固也邵邑長

虞其保姦多募新捕入賊曹新捕不知盜曲折無不作
鼻息于積捕積捕受月錢新捕代督責是誨盜也何若
籍名督責之俾其利害與共耶至于零偷亦不必一一
麗城旦法每見盜遞配所僅以三百文略驛官隨解脫
歸盜猶其故長興山中有炭礦可容數百人採鑿礦長
亦名豪也余於部中盜賊贓不滿格者輒罷發礦中爲
豪傭俾其朝夕繫空中而豪衣食之多多益善也或曰
豪猾人之所畏也子臂指使之得無僨與何不用殺雞
良家子曰夫四民中惟豪猾有才喜事而好利重責成
以盡其才抑其喜事爲長事振其好利以好名奚其僨

破良家殷富子自守尊耳畏盜賊而虎用之能益毫髮
哉破爲豪猾所憚者是豪猾用官長官長原不及用豪
猾也不能用豪猾必爲豪猾用亦勢也拘儒牽文守壘
茶蔳又幅尚如丸阪畸嶇可易語以京兆朝歌之術耶
嘗扼腕弭盜之政有大盜所笑四事盜發于鄉村弓張
于城市一也眞盜未就論失主先破家二也一盜在縲
紲衆嚮家連累三也大盜明攻剽微偷報鼠竊四也嗟
乎守令職在安民果其眞心用以除害惡良居之無倦
行之痛發于至誠鄭鄉屋之間日以精神爲折衝未
有不效者也故曰風也余令長七年冊考狀先三年浦

書課大盜八十三名小盜倍是大中丞漢陽尹公謂余
不及格具疏課殿罰俸二箇月後四年無課主臣余益
道路所傳之神奇謬巧久而益妄也因具錄其事作資
賊課

箬溪書院記

同文之　朝本六經語治天下兩都辟雝暨郡國泮宮
奉素王如郊大禘祖於戲盛矣泮宮之外徙取素臣之
義祠理學諸賢所在書院如碁峙而兩浙尤盛蓋自姚
江倡學以來家絃何風茲多於是卽如長城無膴獨非
崇詩書好禮樂之國其邑故有講德書院在城西南隅
已爲荒鞠多年而學士因循頗有倚席之譏不復嗣起
甫至見之慨然謂薦紳先生博士弟子員禮有其舉莫
敢廢也是之不復而使衿佩之徒爰集無所興起無址
夫安用君子學道爲則與薦紳先生博士弟子員謀所

以舉墜者相度經營各有次緒繫結構而省徵役如期
而成不愆于素復之於箬溪之上因以箬溪命名志地
也中爲泮宮其傍翼以精舍最後爲論道講書處旁諸
先生脩稧處也景光映發比之山陰磅礴蜿蜒多所鍾
茂才異等通一藝以上者肄業及之左爲松水社薦紳
美諸攸觀易聽於更新之會者靡不嘔喁競奮謂千載
一時矣日月省試期之中程所具旣廩蓋資庚帑之羨
市田百畝爲之事在丁秘書記中明遇不佞卽未能以
經術飾吏治亦不量于簿書之餘時致高足君而人執
經問難角材程能敬業樂群互相推第爰寢尋于姚江

之門而折衷于孔子要以尊實摘華疏穢鎮浮相與拙
讓規矩之內則無論他一切爾文即如古良令之所躬
導素木瓠業以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莞首循之漸上
棘門戲耳寧足爲諸士先諸士生於湖亦習聞胡瑗所
爲教授者遺法彼其模楷作人所重固自有在況我
國家道化旁洽文軌大同詩書禮樂之所式靈兩浙尤
盛其豪傑爲世運興會百倍瑗時天目苕水之間鄒魯
之風在焉長城無朕所爲兆足以行者惟是周知書院
之復所關不淺已時至事起不佞明遇適逢其盛遂不
覺肅容而嘆曰六經之道同歸萬物之理皆備聖門四

科各隨其才器之近而要不離于孔子求志達道時髦
要宿惟人所造又何必以意穿鑿標取名目而藉口日
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諸士其無負今日復書院之意哉

松水居序

長州佳山水如登蒼弁望天目如雲陟烏瞻眺人[illegible]
出大哉觀乎然距縣稍遠長令者非訟桑田之役不[illegible]
到近處郎有松雲巖書閣爽動人於邑爲上流[illegible]
形勝大数惟是縣背于城踈松綠漪夾航通行[illegible]
映千載誰賞不佞謬選爲三塢清遠之適遊形[illegible]
此當邑東北隅不宜空宜有文昌峰峙水口於是[illegible]
建塔之議起不佞聶嚅許之不欲於歲[illegible]
夫煩里一錢出自訟庭也語聞于諸薦紳先生[illegible]
喜曰父母哉我輩當分任爰合好義者[illegible]先率所[illegible]

舉事朞月而峻矣是役也工甫畢成一榜得三進士[illegible]
者謂振古僅見幸哉當有言爲記不佞雖不嫻於言然
在邑言邑葥首據志乘而即以今日事漫爲之賦彼有
高談五嶽三山者見以爲此猶然河伯也不佞曰胞有
重閣培壹一致竊觧嘲於齊物論其辭曰天作長城地
連震澤吳興望邑夫槩名都烏山讖合三餘先占王氣
雉堞壓飛五季會應童謠入姑蘇肇自鼎[illegible]隸湖州始
於煬帝迨李子通之竊據改邑爲州暨錢公龢之驅除
長州爲邑避全忠父諱迺建號於長興[illegible]景祐初年猶
受成于昭慶胡元迅掃

累代綏來扼險跳梁張士誠之逆命樹牙分鬪臥榻之
之威稜談封疆則自東自西控烏程而聯廣德論道里
則可南可北襟安吉而枕宜興姑置方隅詰言勝槩如
臨合水山川遊會襄王升接洞天池石今傳楚蜀竹枝
重邀之徑流經把釣之臺白蜆清塘還稱曲折苕溪
壁合此幽棲烏于曉暮道燒丹同楊仲庭之池存伏虎
唐鄭谷行吟布景引劉秘監之詠發啼鵑暑盡遨遊松
筠幽邃若村酒美偶來甫里先生顧渚茶佳頻許若川
剌史非丹花笑靨匏採香蟾蜍可淦洞明以暗乳泉出
汲水白而甘嶺植餘旗屯戍當年曾否陵間鼓吹蒸帶

幾代興衰侯景而固壘深溝烏亭節鎮拒呂蒙而烽
樓臺址白虎雄風石作鼓鳴聲迴遊於夏后人趨洞避
昔入寇於黃巢晏嬰苑蠡之墟泰伯荆王之跡雲起雲
而恰同風穴馬見潭而祥異烏龍色似桃花山多彩石
形如劍戟嶺接金牛華土成湖景春氣占霸國浣紗遇
[illegible]什跡避琛谿玉寶標靈金沙著異焉來緱務坊紀
[illegible]綠障百重雖冬而常暖清泉千頃縱旱以不枯水
[illegible]氏因成堯市湖高送女遂號吳山長對虎嶽知石
[illegible]來往作臨鶴嶺憶雲展以躋攀[illegible]家傳蒔花
[illegible]村志勝蠶頭居尾字稱顏氏之文[illegible]入槐櫥重

千帆之華景旭亭成於唐代含暉閣創於元人川原
香似把西施芳澤崗名牧馬猶傳夫槩殷蕃三蜀五路
姚紗謝安之地二仙八座吳松韓泌之居舜廟依川
堂臨渚李子祠存合鎮武侯堂建郭堆夜雨亂鴉曾留
題於陳嘉秋風函谷昔應詔于唐妃碧潭伊洛以同誇
青蜆雪霜而不改亂花白楊二洞西顧南衝竹山蒨徑
兩潭磨盤石白四嶺三城之或聯或卓雲溪嚴扇之稱
絕稱平橫玉斜塘方川周嶺明月協清風之詠浮雲騰
澍雨之靈亦葉丹砂仙飛白鶴梵宮聖井瑞起楊烏是
皆化造神營木盡畛分臚列廼若東徧之衮邈寬宜艮

位之単虛測景望京因建浮屠之議瞻原度隰爰興梵
室之謀憑匠石歲餘功成砥柱弁水松居就勢重兼山
瞰廊廡而高閣凌雲睨署宇而飛橋駕月臺依靈异地
湧耳泉脩徑森森竹有湘妃之淚茂林鬱鬱禽多杜宇
之魂波影漾明霞雜無定色湍文廻鈌呀流不成圓旋
鳫鶩鳧排空而出浪封狐狡兔歷澗以尋原花落迎風
霧薄看疑散蝶荷開映日荇搖知聚行魚檞銜柳絲巧
吟機織鸝聲鶴引共鼓絃鳴篠韻細敲恍弄桓伊之笛
藤花幽馥猶飄商皓之芝庭薈椒子以時棲野雉呼雌
而朝雊南陌提筐葉滿西疇荷鍤雲連渡口浴童多爭

淺岍溪頭漂女慣擇平沙去棹歸帆迭奏淮南之曲來
樵過牧長吟甯戚之歌翠岫積餘烟將收微網滄波涇
晚照漸掛漁竿露泣連珠螢飄碎火宿鳥驚還徙樹潛
蛟穩欲騰淵顯月半山低藜杖光懸曙斗踈星侵曉散
洞庭帆出烏輪絜李郭之船疑發雲漢結蕭朱之綬契
擬金蘭覓勝驂人飛盖仙泉而即飲尋芳俠少逢花駐
馬以徐看得心賞雲霞奚須金谷止樂同濠渚謬侈河
陽過托性禽魚職司芻牧鳴琴多掣肘漫云流水高山
携黍祝豐年幸戴和風甘雨心希結網擬作法於烹鮮
弊洗焚林杜貽訊於東濕邀白駒之谷有意迎徐乘青

雀之舟寧辭訪戴長卿楊子無問宅以琴廬中散步兵
常携琴而載酒眺覽憶東山之屐趣陪閣北海之樽慧遠
難逢竹院豈無玄度葛洪已遠人間自有丹丘所願雅
會常披良朋永結桑麻遍野桃李成蹊淙出海雲長屹
作維摩之果頂高元氣合篤生王國之楨絃誦千門蟬
聯閈閎抵京百室輦赴征鯀更咸懷膺芮之思如復覩
羲皇之世允矣地勝展也坤靈萃賦一言厥材八韻側
掌高擎鸞鶴舞坐看元氣歸湖嶺標長遥拂萬峰雲礎
潤徧爲三箬甬金蓮佳氣擁長州百里桃花漾碧流爲
有漁郎來問路武陵雞犬自春秋

劉清惠公傳

劉清惠公者名麟字元瑞豫章安人也仁先世以軍功起
家自大父壹調金陵廣洋衛千夫長因家焉公年十九
登南京兆百三十五人榜弘治丙辰成進士觀政虞部
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不法言官交章擊之忤上意
悉下詔獄臺諫一空而以中書等官視其篆蓋時事之
一變也公憤然告同籍曰外戚之禍人國漸何可長今
日鉗言官倘它日有五侯並拜之事又阿誰言之我革
置身名於何地耶遂首與歸安陸公玉崖抗疏白諸言
事者無罪奏上獄尋解公直聲動天下矣會公有母喪

不授官讀禮三年歸葬安仁以先人丘墓俱在安仁故
也服除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畿内囚公執法而析
其衷奏論疑獄免死者百三十有七人蘇城旦舂街以
下萬六千有奇于時逆閹劉瑾擅國銓法大壞選人瑾
爲政媚瑾賂爲政公以是數年不得調有告公者公曰
比部郎官不薄卽薄其官柰何事刀鋸餘耶而瑾未嘗
不知公因遷公守紹興度公必謝謝必執謁者禮如衆
將納款于公收公人望也公恥之旣陛辭卽捧檄行而
瑾于是啣公矣公至郡凡五十日境内大治瑾因擿湼
比部時事覈公職且誹利劍刺公公去郡時郡人合千

金爲贓公謝曰勞苦諸君吾耻治不逮前劉敢家一錢
慙耶郡人爰肖公像爲小劉祠以漢太守劉寵爲大劉
云公避運浮湛白下益貧甚至筆耕糊口而白下諸貴
人無知者時陸公爲南御史一日偶經公所從者議訶
喧闐惡童子讀書聲輒不輟怒而錮其傳則公也陸公
鄂然下馬曰劉侯一寒如此共廼握手語移時而別時
長興里人吳子琉者布衣俠也世號耳泉先生輕財數
萬好客自喜因陸公言遂迎既公止公於弁山之南與
約爲婚姻公自此寓長興矣會陸公亦以言事罷官歸
浙觀察宜春龍公關中隱士孫太初並來寓湖中公干

吳招結爲社時人稱五隱焉未幾運敗以公論起公守
西安旋以繼母訃歸後起陝西參知餉關內虜數大入
朝遣貴臣督餉將議加賦諸司莫敢持異公曰不可虜
虜本以爲民厚斂之民以事虜爲將甚於虜者貴臣作
色曰有軍興法此參政他日之[illegible]也公頷之不爲動而
秦人卒倚公得不加賦公亦竟[illegible]托遭負轉餉不乏
貴臣卒不能以軍興法難公[illegible]濟中廉察尋謝病
尋起趣馬公[illegible]身即會朝罷輒焚香兀坐首揆楊石齋
公一日過公門見幾籐倚戶手室蕭然爲左右曰劉卿
也歟賞久之遣使者屬意於公而公若罔聞也尋擢右

御史中丞撫真定公力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以
益歸公再起大理歷少司寇陟大司空值　南北郊廟
宮寢諸大役一時迪興先是諸曹郎完鑰自擅累以贓
敗公至部任事不設嫌谷白王爵[illegible]歷選廉幹敦敏之
士主四司出入議別創一帑以臺臣一員主進帑名節
愼工部之有節愼庫自此始諸曹郎嗣是人人以清白
奮矣部每歲內府二十四監局諸上供料價非時題派
概濟會典不受主者覆覈公考信前章議罷議歲不貲
狥又財擇其泰者條上十二事報可一時中人無不側
目中公會上遣近璫督三吳織造公以爲此非常供請

停便忤旨勅致仕尋以顯陵之役追論落職皆中人不
得志於公者之所爲也公因懸車里門諷詠吟嘯筆墨
自娛非慶吊不至城郭或扁舟往來苕霅間被褐紆布
見者不知左辟門無雜賓間與文儒騷士彈琴歌先王
風酒行無筭則取所儲名家翰墨欣賞而公之書法亦
酷肖二王晚歲好樓居營搆無力因索友文衡山爲繪
一圖懸置壁間終日臥對命曰神樓山居日久澄神內
[illegible]弄玄理嘗自謂造物者當別有處分八十餘遠涉
[illegible]省墓矍鑠如平生忽一日命大書曾子洛平沂一
[illegible]於寢所人莫測其所以暗焉而逝一語無它及室

使者以境內大臣聞天子如故事下宗伯謚曰清惠
年八十有八祠鄉賢今有專祠也令熊子明遇建祠之
清直名臣額與祠田若干畝學使者陳公大綬建
贊曰方
武宗時天下士灼于逆瑾之威燄翕焉波靡矣公挺然
卓然一無所貶直以身爲百代士氣立幟如諸公老翁
誦說公之清白豈足以盡公哉語有之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没世而名榮非以公脩身絜行之至耶公之
祠當與吳季子嚴先生之風爭烈矣

周貞女祠碑記

此周貞女祠碑記也古無貞女祠祠貞女自今日始古
無貞女碑碑貞女亦自今日始女雖貞髮耳必祠而碑
者何固碑孝女曹娥意也孝女得幼婦詞千古淒絕廼
貞女孤立行一意較然不欺有烈丈夫風柰何令其遊
草木彫也此祠而碑也嘗讀司寇王公司馬許公太史
蕭公秘書丁公諸如椽之筆爲貞女誌貞女傳不啻備
矣迄於今
天子詔所司表貞女閭夫非其精誠之極皭然與日月
爭光冰霜爭映安能叨
朝廷異數而傾動名公卿筆舌哉余可以信貞女貞矣
蓋今之所爲貞強半慷慨引訣卽不乏從容然非有三
尺孤可提亦必蔫摯於我儀巾櫛之下者也廼貞女之
貞則出乎此出乎此奇矣而其次叙志業成體成章儼
乎儒者學問中作用則又奇請及其槪貞女父參軍以
貞女許大京兆姚公冢嗣曰伯道者之季子光裕僅一
年而光裕殤訃至貞女不遽哀也徐叩曰請歸姚爲未
亡人參軍鄂曰言何容易一時長老亦誚爲不更事浪
作不近人情語貞女廼劃然長泣一聲噭而幾絕參軍
[illegible]視之亦佯諾之遂[illegible]燬其平日所御[illegible]服

割髮謝粉黛將以臨姚喪也[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際之三年而[illegible]
其必不可奪廼治鶴車輦貞女歸姚宗黨送者千人皆
白衣冠裕視嗚咽獨貞女神氣沖散自謂往而成義我
求愁行敵何舍慰及至亡人墓憑草土慟哭爲文以祭
辭義清烈音[illegible]悲哀觀者人人泣下已而及門而笄曰
吾今日得爲姚氏婦矣先拜舅氏次吊亡姑次揖諸宗
人次分序妯娌秩如也命高墉嚴扃置杯焉通飲食晨
夕奉姑與夫兩木主焚香禮拜紡績之暇惟誦金剛經
口佛號不絕性詳整室中婢媼無敢譁若主伯亞旅無
視之如嚴賓雖齋素自持亦時以甘旨承舅氏懽父[illegible]

軍以馬市役厄晉藩脫繫珥治裝千里訊起居狀其孝
行又如此傷亡人殮薄出杍軸所積購巨材爲槨卜葬
唐興之山事竣請於舅氏曰小宗不可無後盍請嗣旣
得受命申之者遂喟然曰吾之爲姚氏婦者畢矣可報
亡人於地下矣竟嘔血稱疾却醫絶食旬日而逝居姚
九年比卒之日春秋僅三十噫嘻乎貞女也生來不識
君郎面而代養而遷葬而立後萬死一死畢竟暴白其
所爲靡他真繼栢舟而興而班姬荀采俱爲之遜烈者
其正氣之所蔦發乎抑無媿於祠而碑矣自有此祠而
碑何獨大堤花豔聞風懟死彼有丈夫其矜衍而妾婦
其逌君溥其忠友溥其信者能無悶耶能無悶耶祠之
堂二楹名靡他堂前爲勅坊如制東近松木居拔青示
心指白旌信貞女凜凜生矣

遂漏澤園記

漏澤園舊址卽今之金蓮塔院也先是爲召鄉上塚占於豪右晋江黃公清其籍而公之表曰義塚於時郡除之盛民絆轉死公不過借孫叔敖寢丘之名洱人爭奪耳善哉公之深于爲滄桑慮也若無何爲萬曆之戊己盜疫連興溝中委胔行殣殘魂共哀五丈人之骼而京觀之幾成鬼窟矣枕縣治上游購長貳官舍僅一城隍爲形家忌之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邑治蓋長令布生氣而行神明之政者也于是遷之於北二里許蜈川之陰繚以周垣築土室三楹居黃冠

貧民守之而封其故地爲多寶水雲之勝庶幾于古乾氏所謂無漏之因云

新節菴記

節菴故鬼壇地熊子以三老議遷壇于西爲萃堵波于東築臺以

貢茶開院以廣學千載荒丘蔚爲名勝而是地當前門宜有所以新其蕪蕪者爰謀諸秘書丁公語余曰子祠清惠于書院之右亦所以風士大夫者善已吾邑猶多襄陽大堤之俗曷有以風之于是得節婦五强半未旌丁公別有記而姚孟周楢者熊子別有記刷之貞珉分竪二所一爲節菴一爲辟地堂被以比丘子精舍數楹護其籬落朝夕口佛號如西方教磬鐘林間梵鳴松裏

冷冷若玄鶴之唳清霜征雁之吊秋旻過此而東登劉濂立之堂能無西山喬木之思耶

遷鬼壇記

天下邑治必祭鬼於北門長官一歲三就壇而虔禮焉壇碑刻高帝御製祭文如令甲長城舊以縣背子城一隅爲之逼政事堂負扆嚮民居當車馬道古者民神不雜於義無當熊子令邑之二年遷之於廣福寺西偏取陰道徑窅而僻庶幾三代栘木之脩茂立爲祓位遺意也然邑人相沿多以壇名邑厲夫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者爲之淫厲仁勝凶邪德除不祥奚厲之有子産曰鬼有所歸迺不爲厲吾爲之歸也無厲矣直仍諺語曰鬼壇

囉嘛茶疏

囉嘛主人嘗浮慕盧蔡諸賢嗜茶之癖間一與好事者致東南名産而次第之指必首屈囉嘛云主人每於杜鵑鳴後遣小吏微行山間購之不以官檄致即或採時晴雨未若或産地陰陽未辨甘露肉芝之類于一溝亦往往得佳品主人舌根多爲名根所役時於松風竹雨暑晝清宵呼童子汲水吹爐依依覺鴻漸之致不遠不爲邑六年而得洞山者之産脫盡凡茶之氣偶泛舟若上偕安吉陳刺史㲄之刺史故稱鑒賞不覺擊節曰半世清遊當以今日爲第一枕名冠天下不虛也主人因念不及遇君謨輩一品題而吳中豪貴人與幽士所辦又僅其中駟主人得爲知己因緣深矣旦暮行以胝胼代必不能爲楽谿水遞爰授之筆楮求以爲好它時雨後花明晨前鶯老展之几上消渴庶幾乎神遊明月之峽清風兩腋生也因爲之歌歌曰瑞草魁標幽芳瑯玕質瓊葉紫名爲囉嘛問其鄉陽羨之陽

今人多以陽羨即囉嘛嘛有茶不上百年山不數隴似于陽羨有名之時未合按志乘唐宋元貢傾渚茶頗鄭重竟陵吳興二刺史親爲開園考唐詩有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之句陸龜蒙茶園亦在焉意者

顧渚卽古所謂陽羨産茶處耶今人謂義興爲陽羨顧
渚嶰嶰俱在義興南只隔一嶺二山東西相距八十里
而遥

凡茶以初出雨前細者佳惟嶰嶰立夏開園吳中所貴
梗粗葉厚微有蕭箬之氣還是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
佳最不易得每歲只宜廉取多則土人必淆雜爲廝無
復眞者

兩山之夾曰嶰俗止云嶰茶則山盡嶰也嶰以嶰名者
是産茶處山之夕陽勝于朝陽廟後山西向故稱佳總
不如洞山南向受陽氣特專稱仙品然只數十畝而已

凡茶産平地多受土氣故其質濁嶰茗産高山巖石渾
是風露清虛之氣故爲可尚

茶之香重色重味重者俱非上品松蘿香重六安味苦
而香與松蘿同天池亦有草萊氣龍井如之至雲霧則
色重而味濃矣嘗啜虎丘色白而香似嬰兒肉眞精絶
然産不數畝無繇懸購卽謂之虎丘無茶可也

蔡君謨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白玉甌中翠濤起二句當
改綠爲玉改碧爲素以色貴白也然白亦不難泉清缾
淨葉少水洗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眞味抑鬱徒爲目
食耳若取青綠則天池松蘿及嶰茶之最下者雖冬月
色亦如苔衣何足爲妙莫若余所製洞山自穀雨後五
日者以湯薄澣貯壺良久其色如玉至冬則嫩綠味甘
色淡韻清氣醇嗅之亦有虎丘嬰兒之致而芝芬浮溢
則虎丘所無也有以木蘭墜露秋菊落英比之者木蘭
仰萼安得墜露秋菊傲霜安得落英莫若李青蓮梨花
白玉香一語則色味都在其中矣

凡烹茶水之功居六擇水則惠泉稱尚如長邑之金沙
泉唐宋湧處今亦堙塞其下流爲紫花瀨潛泓有致不
能久停東有光竹潭妙甚其冽如惠泉而淡亞之然惡
泉自梁溪縴輓而來必逾數日比光竹之新汲者亦難

辨淄澠矣無泉則用天水以布盛秋雨梅雨澱而封諸
甕中愈久愈妙秋雨冽而白梅雨白而醇雪水五穀之
精也然旋煮色不能白久澱亦自瑩然若用井水靈芝
亦濁醪矣養水須置石子于甕底不惟可以久貯白石
清泉悠然見水簾瀑布會心亦不在遠

藏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收藏時先用
青箬以竹絲編之置罌四週焙茶俟冷貯箬中以生炭
火煅過烈日爆之令滅置茶中糊封罌口覆以新磚置
高爽近人處霉天雨候切忌發覆須於晴明啟器取出
少許別貯小缾仍行封置如故空缺處卽以箬葉滿之

方為可久或夏至後一焙秋分後一焙亦可

凡煮茶銀銚最佳而無儒素之致宜以磁礶煨水而以滇錫為注活火煎湯候其三沸如坡翁云蟹眼已過蝦眼生颼颼欲作松風聲是火候也取茶葉細者用熟湯微浣粗者再浣置片晌俟其香發以湯冲入注中方妙冬月茶氣內伏須于半日前浣過以聽時取亦有以時壺代錫注者雖稚朴而茶味稍醇損風致

蚧有秋茶取過秋茶明年無茶七八禁之韻消味薄庇採旋烹了無意趣置磁銚中旬日其臭味始發楓落梧彫月白露冷之後杯中鬱然一種先春風味亦奇快也

諸茶惟蚧茶輕清能受眾香先以時花宿錫注中良久隨浣茶入熟湯氣韻所觸滴滴如花上露也梅蘭第一茉莉玉蘭次之木犀則濁矣梨花藕花荳花隨意錯置都自幽然

若下酒疏

讀鄒陽賦而若下名于簡編矣又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箋曰吳興也張協七命荆南烏程箋曰荆溪之南也義興為荆溪若下在南故曰烏程若下蓋先是尚未分長興云今長興邑城臨若溪即霅菴画末流從城中五里至下若寺二分其溪皆上若中若稱為三若或曰若也箬水白囉嚩烏瞻合溪東注厥色清輕厥味玄冽水所從來高多炭洞礫澗無土氣故宜釀今即太湖所為浮蟻星沸飛華蔣接者而舊家遺俗猶能備心此道而要以陳者佳蘇公曰筆用新墨用陳茶用新酒用陳

余試之良然其法于六七月以麥麵之精良者雜白水作麴置陰風中令燥久而表裏純素精鑿秋為白粲率石致八斗淘遞甕中十數漉餾成約麴水裒入酒酸內甕中候嘈嘈有聲以木杷撩通其氣不憚再三聲息而止月餘澱以密緇瑩然分貯罌甒而釀成矣即飲為新酎久煑經一二歲黃梅雨氣為陳酎新酎冽陳酎醇倘所為應化則變感氣而成者與吳中率用此法獨也若下為古人所名則水之以也余不喜飲吏惡流湎飲數巵面赭耳熱頹然不堪然鳴琴之餘輒洴[illegible]參[illegible]公曹相之術與民休息或挾[illegible]穫者[illegible][illegible]文入木[illegible]之一至

譚禪經行之室嘉賓俠客勝日名園聽杜鵑之鳴春感
紅蘭之被霜採石華于曲溪拾江月于瑤席相與遞爵
而紆勝引飛觴而舉大白何多讓枚生之發蘭英子建
之啓春標以及走馬長安軒蓋雲至長筵結埃折簡榻
杳滄蓟醍醐薄于彭澤天厨醽醁重如中山甞貢皺適
而漓書拱北時發幽巷之芳旨以敵京衢之繁華不與
荒宴聊且舒精酌言獨對樂也陶陶廻迍曦尋山呼吸
沆瀣弭節江潯考槃林澤凉風撤暑清雲却炎時有行
衣之人闌入黄花之隊縈肴蛬閴亦有寒羞析雙柑之
房剖二螯之殺歌聲出金石野色開蒼垠高眄遐四海

謂君傍無人焉能已于頌德之章共

㲉草引

余舞象而讀三百篇之詩特治爲公車先資未暇通風雅之意以爲今詩浮湛中外二十年卽間有韵語酧應非從情深氣盛中出猶未詩也年四十而息心臯野放神雲外幸然嘯詠比於童謡巷咢不以示人

及于役閩中輒已成帙用付雕刻尚不獲如今人況古人耶然詩言其志也音由人心生也吹藥鳴砧彼亦有所合之余初學詩何能爲大聲耶其以爲異于㲉音有以辯乎無以辯乎

緑雪樓集

㲉草

豫章熊明遇良

樂府

南山歌擬古詞共八首

南山之石煑之不爛青牛之角扣之不斷人豈不逢夜盡其旦知已者來我生羽翰

其二

南山之石白粼粼南山之牛九十犉扣牛之角且負薪英雄有志寧長貧疇是明君我良臣

大風歌

碭山雲起赤龍飛大風吹天張漢威富貴寧學楚猴歸安得猛士塡九圍

秋風辭

雲歛天兮風蕭蕭落木飛兮南鴈遙酌桂醑兮棹蘭橈浮中流兮枻女嬌懷佳人兮永今宵

易水歌

虹繚天兮風捲河壯士西行慷慨歌去兮去兮可柰何

其二

黄金臺側易水干送壯士兮白衣冠歌變徵兮北風寒汝爲我楚舞

鴻鵠長成垂天羽橫絕四海疇能取彼何如者爲之轄
謂兒忝敬我嫚侮咄嗟呂后負而主我爲汝楚歌汝爲
我楚舞

天馬歌

天馬來兮渾紅沫巾雲軒兮汗振血過都歷塊紛明滅
四蹄如龍蹴霜雪稟靈淵兮托皎月太乙之神房駟列

朱鷺 擬漢鐃歌其二 擬六朝共十六首

朱鷺食河魚茄下蜚以趨獵其纓吐其餘黃雀有羅澤
亦有虞鷺乎魚乎疇樂乎將以問智者

前題

振振鷺之飛皎然素羽翮值觴賦陳詩斯容儷周容舞
人置朱竿孔陽南方色

芳樹

芳樹葳蕤下臨蘭池上有連枝其葉參差嗟佳人何用
問遺繫雙珠聊寄所思咄哉妬人之風雨心不可禁目
不可貽望芳樹之黃鵠三而爲行如我乎悲矣

前題

早春榣羣芳高樹下庭綠低柯度鳥遲繁花前霧縟寄
根滄海濱托賦甘泉谷悠悠道阻長折枝寄心曲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長漢水深深湯湯思佳人兮不能忘遠于
望之泣下沾裳將于就之雲雨渺茫

前題

巫山連巫峽迢遞荊門通春草情無限朝雲思不窮水
流青嶂裏猿嘯翠微中高唐香夢斷時起大王風

上之回

上之回威異國出甘泉行極北寶鏇聲徵帝德封中雲
起萬歲呼無感四夷賓服功通玄默安得白日生羽翼

前題

詔蹕雍西畤發輦出蕭關鐵馬千羣合朱旗萬里還單

于威絕塞閼氏哭陰山歲餘巡省罷林光避暑閑

戰城南

戰城南轉郭北男兒立志死邊野枯骨何葬梟馬華梟
馬之華飽烏食嗟烏之喙長三尺黃蒿凄凄白水激激
渴飲壯士血化碧不如駑馬騎輿廝徘徊生入漢家壁

前題

塞北傳烽火城南薄虜圍凍起黃雲合旁鳴白鴈蜚虎
落三軍壁魚麗九天威意氣同飛將無功終不歸

雉子班

雉子班朱冠錦臆羽纚纚朝飲澤中暮未還可畏丈如

張耿介徒摧殘何不高蜚還舉鳴青山

前題

秀麥連芳甸涨春澤雉肥勇戰排花舞鸞媒拂草飛嬾
人千里外悵望對張幃但毋驚悄死猶期巧笑歸

将進酒

将進酒浮大白咄壯哉赭如赫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
永無射

前題

長安狹斜里輕薄賣珠兒緑幘承恩寵連稱萬歲卮

君馬黄

君馬黄臣赭白二馬同時臣馬瘖君馬太僕供芻藁經
年不走長安陌臣馬屬北軍材官騎士鞭紛紛一日甘
泉烽火達渭橋南北如屯雲

前題

君馬舞瑤水五色雜乘黄龍花披汗血螭影歷胡霜盛
氣秦青側悲鳴伯樂傍顧盼爲知已疇是燕昭王

隴頭水 擬古横吹曲共五首

雲横隴頭白寒溜𢘅分張漢咽黄河曲胡湰青海茫湍
聲搖地軸氷彩照天狼征人長萬里閨婦怨流黄

入關

青山低趙樹渌水近秦川却馬憐桑野歸牛播稻田感
恩肝膽重叨天要領全鄉關還極目閨夢幾時圓

薊門從軍行

邊地本苦辛猶嗟薊邊人破斧還乘障重英且負薪火
起陰山黒草枯瀿水漭古北虞高枕遼東柰震鄰都護
軍書下羽檄不遑巡夜別機中婦朝辭堂上親榆關連
殺氣沙河轉鬼燐千里黄龍府百城玄菟濱天山彌雪
積水葉盡雲屯本為王事怠敢嘆時命迍依依故園柳
何年相見春

紫騮馬

寶馬犀羈飾玉鐙繡纏騣蹀躞桑津緑照曜桃花紅拔
刀錯金鞘飛彈鳴角弓朝馳灞陵雪暮逐渭橋風少年
氣淩厲殺人都市中羞作牖下老含笑出桓東

關山月

漢地關山月流影照胡霜兎望一輪滿烏啼五漏長鏡
裏蓬青鬢樓上掩紅粧萬里愁腸結無語對明光

白紵詞 擬古雜歌曲共六首

華袿麗服爵金香微波流盼嚼清商縱體迅赴舞衫長
明月在天襍鐙光杯盤狼籍夜未央朱絲牢繫雙鴛鴦

其二

天河耿耿烏鵲梁雙星小小漸臺傍牽牛織女遥相望乞巧樓前枉斷腸轉漏明月低西方墮髻流雲歸洞房

采蓮曲

采蓮逕裏人如玉隔水紅衫罷新浴鴛鴦抱頸喋蓮花蓮莖猶帶鸂鶒足木蘭舟上浩歌廻婉轉黄鶯初出谷誰家駿馬駐金塘月照波心空躑躅

採桑婦

東皐陌上女雲髻儉梳粧日照荼蘼色風動鬱金香素手攀高枝桑條未滿筐誰家輕薄子駿馬紫遊韁倩作挪青婦顧盼殊譸張那識寒木心亭亭傲秋霜夫戍交河北門内有姑嫜家薄事蚕織樵蘇奉高堂大堤與栢舟各各論行藏採得桑條滿軒然禮自防羞煞馬上兒日暮獨徬徨

戍婦吟

夫戍交河北妾望渭橋東歲歲寒衣去年年角枕空恨煞西風夜吹散夢中逢

其二

登樓拜明月清光萬里同月照孤飛影寒敲失伴鴻帶我銷魂淚滴下塞雲中

五言古

飲縣侯此樂園 擬選十四首

王孫河間侶城衛開華堂竹檻隔繁囿松亭砌石梁主人事深簡假客任供張籩豆既有踐殽核充圓方縣侯綵青組琱節稅中唐彈絲紛下走吹竹由東房列筵靈景歇金缸集朱光賓筵不廢禮任達亦尚羊歡情殊未闌歌鍾擊明霜

縣侯招飲滕王閣

華江壯風濤山川柘地靈林屋歛雲色高閣抗瑤甍汎汎輕橈棹斐斐夕嵐横漆園吏不傲北海樽恒盈析簡邀空谷張厨紛佩旌纖歌凝蘭薄嘉吉落金莖盱衡眺倒影清耳聆波聲鐵柱蛟鱗動豐獄劍華生撫化心無數臨流志逾清延首虚灝上蒼蓋幕明星

打魚

門外澹清流翡翠戲紅蓼蓄魚鱗色鮮鬐鬐楊尾輕棹結網舉其大畚綸釣厥小隨意給庖人酌了飼鳴鳥

蓄魚

郊原信脩夷曲池蔭高柳湜湜浪花柏養魚蓄神守雷雨防其飛空梁發竹笱小鮮供盤尊大者蛟龍吼

移梅上缽二首

日至澹寒色霜落解華叢獨有梅舒冣姿幹含菁㧾裁
從墟囿外移向坐檻中㬢駸㵎信邇疎影霏簾櫳
其二
湖風肅嚴節四運各有期陰崗停青霜陽卉脫丹姿何
以玉梅樹冷然標長枝幽香忌寒褪迺從林薄移
種竹
東皐面暘谷朝𣈆霏高岡新竹引流露綠擇苞初篁過
客率欣賞地主有蒼筤植根自芳苑櫂秀疑篔簹猗猗
三徑古依依六月凉君子斯焉取淸節凌風霜
栽桃

海東萬歲種移之滿南園春江武陵水漁人迷其源綠
葉滋夜靄丹葩曜朝暾况乃暘夏日離離實且繁所喜
隔華沼惟宜醬麗媛方朔好傚詭狂言誰討論
詠史 三首
吾奇范少伯楚客入甬東甲身藩越主治兵師太公君
子六千人卒以沼吳宮苦樂君臣異智哉卜所終身退
四時序乃不憂樊籠五湖易金鑄扁舟泛短蓬計然有
七策用之殊無窮咄彼種大夫畢竟非英雄
其二
吾希張子房矯矯抱奇畫椎秦祖龍魂博浪匿其跡終
始爲報韓假手漢憂策韓亡寧巳乎摧項脩韓隙三寸
桿鴻門借箸籌前席功成耻分珪封留謝寵赫東有滄
海君北有穀城石赤松翩然遊英名擅今昔
其三
吾慕李長源忠誠貫白日得君如魚水論心比膠漆同
車傍紫衣終不拜崇秩諷諫備苦心宮庭消積嫉悟主
惟樸忠抽簪豈傲逸士貴愛其鼎潛見要無失高眄溥
青冥虛心羨鴻乙遺烈徼簡編千秋誰與匹
詠李廣出塞
漢家飛將軍猨臂善弧矢汗馬鴈門西揮劒靑海涘虎

賁佽飛兒魚麗良家子敢戰喜深入孤軍包虎壘大黃
射裨將箭落旄頭從志吞老上庭氣吮余吾髓柰何刀
筆吏猶持文墨訾屬鏤不待賜沙場血已灑千年化爲
碧雄名還未死咄彼衛長平功名只如此
詠藺相如引璧睨柱
和氏非連城善人國之寶殭秦虎狼庭藺生挺孤抱璧
歸城不酬兩國佯脩好澠池會何危瑟皷缶亦拷稜威
萬乘前避左將軍道于廉公固賢者負荊愧不早所急在
公家交驩將相道乃知智勇人弛張不草草
喜丁仲章見訪

東風越江船張帆月霜雪殘棹薄章水曉此寒潭潔文
章千古心十載寧凉熱村酒闌危浮野簌草堂設期君
上公車甘我遠朝列殊亭南浦雲喟馬傷吹咉

壇竹雜擬五首

宅與雩西近時對此君清綠潤滴飛蓋碧鮮遮流鶯風
動娟娟響悠然澹我情逞眼崇丘望雲山江上明

詠史

浩穰長安里冠蓋何寵赫許史侈名園金張開甲宅獨
也公車間諫者殊唆嗟楊雄守清貧美新終變易谷永
似昌言依王晦心跡直哉槐里雲千秋貞介石

詠菊

鴈流江瀨響厎草瘆涼吹山椒散芳菊黃裳縷素衣蝶
翅卿雲澹鶴翎晴靄滋卓哉君子節高潔亦如斯

懷古

古有素心人論交無冷熱青松淩碧霄朱絃調白雪市
上鼓刀屠公子蒙折節軹深井里士甘將眼皆抉所以
義俠名千秋不泯滅嗟彼邯鄲婦隨花百鳥舌也學杜
鵑啼春深淚紅血也學百勞鳴秋來聲切切嬌容不敝
席轉眼繁華歇貴賤各分張隴頭水聲咽

爲鄧公子落成

誰道五陵士衹矜衣馬鮮翩翩負俠骨舒嘯干雲烟騏
驥不入隊英俊自衰然吾里有公子意氣殊無前詩賦
既清令歌舞亦便娟劍鍔裁眉雪刀花玉井蓮功成逃
上賞卜築市南廛門巷三河景胸闊九星連啓後容旛
戟承先接木天囟奴今未滅還讀大風篇

嶰茶 雉城之嶰茶名于吳中而洞山之品余爲令時始有種者今別十年許聞已鋪綠矣余每歲必購之

爲吏洞山間碧桃灼林影春風官事疎開園督種茗陽
崖謝紅塵雀舌着青梗筠籠和露妝焙須活火猛煑之
惠山泉未若梅雨冷玉磁浮乳花幽韻芝蘭靜松蘿素
封侯武夷腳粉靚圭嶽珍虎丘重濁夷龍井本是烟霞

姿不逐濃華境香色有無中所以獨雋永年年杜鵑鳴
緘書明月頂爲欲解沉痾寧云資獨醒盧蔡成古賢茶
竈今吾領

七言古

王昭君

長門宮裏女三千人人爭賂畫工錢明君却恃如花貌
獨守空閨不記年無媒那近陽臺路只恐霎時西椰煙
和親適有君王命自願乘軺出酒泉瀕行召到宣溫殿
光艷傾城帝惘然朱唇喋冷燕支雪素腕輕彈馬上弦
腸斷漢闕簫皷月愁向穹廬辮髮眠失身異域寧已矣
背教黃金去買妍從來女容歸悅已便作閼氏亦神仙
若使春華萎靡無千秋萬世誰共憐

趙飛燕

歌聲婉轉自花妖長安市上日招搖主家勸酒侯家過
誰不遊閑指阿嬌姊妹彈箏拚白首那知身傍碧雲霄
黃金塗屋嬪珠幌蘇合龍涎絳蠟燒嬴形却嫌羅綺重
纖纖玉肘隔鮫綃掌上蹁躚拖舞袖清商口嚼鳳鸞簫
牀頭娟得君王寵吐嗽興雲氣勢驕妒殺六宮紅粉淚
狠心毀子類鳴鴞滔滔禍水波炎鼎幾將王室傾飄飖
一朝烟脂赤斧鉞固知天道本昭昭

壯士歌

杜陵男子摶雙拳短衣窮袴窄褊緣腰下雕弓不解弦
晝逐狐兎夜擊鮮家無擔石四壁穿止有七尺豪曹掛

竹樣博塞塲中偶流連空手一擲百萬還傾囊半償鑪
頭負醉倒平康抱甕眠明珠翠羽飾寶鈿妓女誼挐金
牕煙十萬買得桃花馬十萬裝成軟玉鞭十萬紫遊繡
羅韉牀頭恰剩二十萬盡數斥作賻喪錢明朝依舊室
如懸輕俠聲名四境傳公子王孫爭識面窮巷車騎日
駢塡王孫致鯖五侯具公子供張客三千珠履滿堂虛
左邊直坐上坐驚四筵觥籌亂飛紛笑嫣避席致辭主
人前何以報德無食言君家有急我生捐君不見朱亥
乃侯嬴之忘年十萬軍中一椎奮大梁覇兮邯鄲全我
若功成長揖去分毫不受主人憐但求生不愧郭翁伯
死可見原巨先賣漿屠狗益蕭然高陽隊裏逐酒仙任
君雜盡綿上田任君推盡綿上田

定海歌爲沈將軍作

海水洪濛搖地軸海日朝擎開大陸固有羣仙騎赤驪
亦有白龍困魚服無諸城裏高樓臺賈舶夷舲競追逐
紫貝珊瑚海底沉長安市上家家鬻君不見三千童女
入扶桑鞭山走石秦始皇又不見漢家帝子開滄海樓
船將軍下豫章吁嗟乎海水本定人難量茫茫愛河翻
識浪英雄一怒鯢鵬飛盜賊亦作鯨鯢樣吾今爲歌定
海歌斷鰲之足海無波與君醉飲金叵羅泰山四維高

莪莪

東皐

灌城之郊田土腴東皐林木勢盤紆門帶横渠春漲綠
屋角揷入梅花株六月凉風逗篠與四時鳴鳥聲相呼
黄帽白袷多遊侶綠簑青笠饒農夫菊圃繽紛手自種
柳塘蜒蜿步還迂樹栽早筴交榆筴沼狎家鳧並野鳧
嶰茶雨煮吳中寄箬酒星浮市上無沝儲書卷碎魚蠹
園收菽粟簸粃稃水流花開桃源景欹湖竹里輞川圖
鋤經敎子寧爲俗納納乾坤大轆轤

題錢元冲舊令去思冊葉

昔聞漢家之帝子不愛封侯賞廉平所以神爵五鳳間
民安盜息稃稀鳴由來上下二千載治理流傳莫與京
只今錢子鍾陵宰堪將潁川客縣評春風風兮夏雨雨
况兼秋月照心清頻年災沴害我稼䝉與纓冠振田更
每每荒原蹊與草茫茫野水種新秔百花栽遍河陽墅
人稱仙吏擬登瀛六計課最冠天下璽書旦莫十道迎
那期遽抱如天感松廬奔跣去軏驚鍾陵遺民俄失怙
剩有遺愛祠鍾城擲山之高高千尺差可作對君高情
蚤知姓字題册扆行看曳履謁承明黄河漉潤先簪履
父老遙拜斗杓横擧酒祝延䫨頂戴青雲長護百花榮

題直指陳中湛節孝冊葉

乙夜絲綸下赤墀傳宣代狩急江西雲成紫炁遮路遠
星搖壁采紛陸離盡道賓興得主司那期水旱待支持
陽春到處煖晨炊圖寫民艱達　帝知貪墨之吏望風
馳闒茸之暴亦止衰試問鐵面得來誰當年貞婦始基
之羅衫拭透淚垂垂鏡破雲沈冷繡幃生涯十指立孤
兒孤兒長大富文辭文辭八斗未爲奇孝友成名世所
儀單思理學不下帷纂述先言作鼓吹一門節孝標民
彝宜爾毛鳳起天池栢臺花縣聲丕丕青汗黄封兩不
虧只今太史採風時好將世德比笙詩

題傅侍御二人雙壽

我聞嵩嶽是山王下瞰黄河萬里長河山正氣挺龍光
傳說星高魚子旁皓鶴雙雙映錦堂驄馬昻昻佩皁囊
燕南趙北振風霜繡斧新硎出太行天上簡書肴肅將
日邊華誥重輝煌雪藕筵中御墨香祝岡陵者歌熾昌

壽職方茅五芝尊翁

弁山之陽苕之湄里閈鳴鍾似置碁中有長者號鴟夷
大官解組學守雌種桑千畝不居奇讀書萬卷不下帷
世人慳漏守膏脂而獨振施起晨炊行德食報果何爲
君不見司馬班衣祝壽祺歲歲花王燦爛時

題桂允虞大行乢瞻亭

結廬山之阿有亭在山麓匯甃泉石幽爲構白雲屋白雲之屋名乢瞻麥莪蒙生如蓼蕭野風吹雨墓田滄雉兎熊豕趨窓檐截髮當年遺鏡奩書杼相間語姿姿伯子馳驅王事嚴不遑將毋西山嶮淚洗栝棬濕衣襜夢遶楸松護蘗苫此亭稽留劬苦意饒得天恩宿草霑

題黃中秘冊葉

瀬南居士世德昌黃金滿籝經滿箱明經之翁廣文長酎金之子依烏郞漢家招選不一路讀書讀法皆賢良翩翩哲孫能趾美譽髦蚤著重靑廂太學諸生稱擅場

下筆吐辭如龍驤官居淸侍內書堂紫陌金鞭騎驌驦閣道風微御墨香天光咫尺照銀黃瀬南居士世德昌

出塞行

塞上山高健兒猛騎馬如蜚逐鳥影報道匈奴近波羅刀光雪白陰風冷將軍傳箭劫胡營誓擽胡肝咀胡頸半夜銜枚電様馳雞鳴直出波羅境兮盧繹絡滿荒原躬睡如雷鼻息獷胡兒枕草夢騎羊霎時不覺失腰領遲明別部來相援馬未轡鞍兮未整掀天炮火嚇殘寬卽刻班師不俄頃赤羽飛書奏九重都護張作膚功請將相加官士賚金玉門齊賀狼煙靖秋來草綠胡報佗天驕殺氣橫空逞庬倪肝腦敲黃沙丁壯驕驅肯鄉井今年漢鬼哭陰山去年胡鬼號葱嶺封侯拜將耀金門萬里勳名何彪炳

渡湘行 冊封渡長沙江大風因弔屈賈作此

湘江漭蕩湘山嵬猛風吹天聲若雷中流沙與禆江隈激浪成花洗蒼苔途長病渴思酒罍頻呼舟子莫徘徊舟子致辭謾相催舴艋乘風似飛埃果然倏登江上臺呼嗟乎此湘水至無情哉專使忠臣義士心肝摧三閭大夫何偉傀一汨羅源空溯洄驚得魚龍夜夜哀況復欝欝賈生才治安之策等寒灰徒令弔古之人腸一日

而九迴吁嗟乎安得秦皇驅石來塡平湘水只一杯千秋萬古愁雲開

渡河行 丙辰七月以冊封之役渡河

昔年幾渡彭城河城高岸夾河無多今年捧節渡滎澤秋水新漲孟諸波波頭立起如鰲山疑是鰲足斷波間蛟蜃混濁靑天氣斥散鷗鳧羽翼飛喜得東風吹逆浪船頭不懸下流彎又悵東風逆浪吹柁師眼睜敢差池舟中止靠檣帆滿楫檝闌篙總不施滔滔湧動銀潢瀉呷喋縱橫變化奇奇觀變化雲盪朒水府馮夷咫尺逢張嗉直欲平吞盡擬學琴高騎赤龍龍似蝘蜓心有主

扶搖海運自從容噫嘻乎危哉快哉人道黃河天上來渾沌龍門孰敢開神禹夫非盡人子鑿通地柱砥瀾廻萬古東流若吼雷固知經世需大才何事坳堂誇羣杯

明河篇

西風吹霧白河明細細光星璣玉清織女弄杼不成藻空向牽牛度五更露花夜濕衣上月淚滴相思殘紅雪微茫海烟城頭起蜿蜿羣烏疊秋水山鷄亂啼日欲曨年年秋水埋秋空安得火雲焰流宇架作河橋飲赤虹

俠客行

延陵壯士氣如虹銀鞍白馬追西風意氣許爲知己用

血縷吳鉤霜雪豪要離冢上蛇含草佽飛廟下隼擊空持圖慣上秦王殿殺人都向萬軍中荊卿死朱亥生男兒名字總崢嶸邯鄲城裏千金却三齊軾下五男烹事了身名毛羽輕英雄何必纓胡纓吳楚軍中誰姓劇亞夫得之爲上客君卿遍遊五侯門千乘送喪皆衣白悲哉巨先與翁伯睚眦殺人竟何益大原臨淮守絕又西道南陽衹盗跖終不如賈人弦高犒師策道路一言存君國

五言絶句

桃花二首

春歸南浦早漲水桃花塘灼灼紅煙裏金羈騎玉郎

其二

玄都觀裏樹移入武陵源釣艇春風浪飄飄絳雪痕

杏花二首

此日長安陌紅花御苑舒緑袍新馬隊春風得意初

其二

駘蕩還春色清疎遠世情壚頭村酒熟江上杏花明

惡少年二首

結客少年場新豐市裏醉瞋目五侯門司隷何足避

其二

貰酒杖頭空樗蒲百萬少報仇走杜陵寶劍霜光耀

羽林郎二首

少小從軍去爭功百戰歸羽林羅上將騎馬逐烏飛

其二

良家六郡子天上羽林兒帶劍隨龍座披香列鳳池

長門怨二首

妾姤昔已非君恩今不返明月照長門月近天心遠

其二

新寵蒙光輝舊好成瘡涙空搖紈扇姿淚滴秋風起

惜別怨二首

雲起巫山下雨收山自青今宵無限恨明日短長亭

其二

巫山收舊雨滴滴到江流風送帆如馬江流似我愁

飲江中二首

洪濤湧江門龍躍青山動中流發櫂歌鷗起白雲送

其二

放掉沂江心水澤疑欲沸閑雲片片飛點綴青天氣

宿支提寺遇雨

萬樹藏僧剎華嚴舊有名洞天今夜雨涼帶海潮生

其二

大佛脩行地香花接海洲龍腥陰壑吼風雨壯深遊

五言律

觀星

微風捲蒙氣霜意淨寒雲碧落三才合蒼茫萬象涵玉繩低斗北銀漢隱箕南歷歷青天上光芒射劍鐔

其二

日月同纏宿天星永夜明參旗搖虎首壁壘列龍城五政隨杓轉三垣順軌行中宮居帝座萬古太階平

早霧

早起柴荊敞英英白霧橫欲知玄豹隱但聽野禽鳴日旭晴還濕天高霄未清西風吹爽籟倏忽大光明

其二

昨夜看星燦因何曉氣昏霏微薄日影涵濡攝霜痕逗屋皎綃重穿林蝶羽縕玄工寧渾沌頃刻見朝暾

燈花

夜色舒紅彩金釭吐火齊西星疑傍月東壁喜聯奎熠燿臨書卷葳蕤點杖藜花開如夢筆光熠駕青霓

其二

更長虛幌靜燈蕊綻芙蓉濡墨栽新句停琴數急春星從几上擷花向火中逢物理難推論崑山有燭龍

園

近屋塲爲圃編茅覆小亭蓮花長夏渚蘆葉晩秋汀散步牽荒蔓澄心挾古經畦蔬時自灌我即是園丁

池

江山宜褊性避世有墻東碧浪搖池濶青臯望野通菱緊魚近岸柳暗鵲歸叢爲問林居趣羲皇太古風

樹

闢園多種菓秋實在春華梅杏傳黃熟櫨梨綴碧佳三時香遶蝶六月水明霞如有漁郎問桃源雞犬家

田

林中多隙地築圃水圍田淸曠隣山遠幽深杜俗緣蒔禾還種芋折藕且觀蓮郎事殊多美悠然在輞川

落照

蒙汜黃昏谷金天絢綵紅光連靑陸動芒射紫宮通壁倒江飜石烟歸暝欲曨西飛鴻鴈影深靚萬山中

朝暾

海極扶桑際金輪湧六龍雲將蒼狗散羲御赤烏從萬井炊晨竈千林定曉鍾冥心圖理大隨處丈人峰

新月

合朔逾三日流天忽月光微明爭返照細景溥滄浪泒角輕彎曲蛾眉淡抹長欲知消息理昂首問蒼蒼

其二

氣肅鈎簾靜西樓掛月初含暉隣太白借照切陽烏乍見巫山杪新窺楚水孤莫疑光影澹漸漸向東扶

月季

三年成楮葉吹息必天工應閏生蓂莢知秋落碧桐未聞寒暑易而不莞枯同一種尋常植偏能月月紅

其二

人稱春圃貴花相並花王寧數薔蘼類微同玫瑰香青柯連刺引綠葉蔓枝長籬竹疎疎裏冊爺霜雨常

竹逕

柴扉闢竹崣擁樹萬千株石砌新苔壓藤稍古蔓紆晩烟橫斷練朝露拂連珠獨步閒幽興山陰道不殊

其二

芽護羅含宅筠香蔣詡居適情惟聽鳥遠俗只觀魚飩熟雕胡飯牀儲鴻寶書覔閒時對酒夢覺總蘧蘧

蘭香

湮娑葉不改九畹氣淸沉春意佳人夢秋風逐客心移來玉樹館植向石芝岑寧比殘花絮招將蜂蝶侵

鳥語

四時多睍睆早夜獨啼林徙樹胡笳拍歸柯梵葉音可

從池上酌亦詖風中琴百籟嘈嘈裏逈窺山氣深

竹里

竹里雩西宅城南古豫章水田春浸綠雲樹晚拖黃菊
圃兼書圃農莊帶墨莊求羊來曳屐吾與詠滄浪

秋宵對月

明河斜北陸圓月宿天門影動紛紛白光流處處焞隹
人寒繡幌砧婦擣山村疑是嬋娟下淸虛誰共論

題曾太史贈君小像

偉矣烟霞骨偏宜丘壑間神明恒烱烱風度亦閑閑玄
俗非無影昌容尚有顏青緗貽令子館閣是仙班

詠桂

不關花王色偏同槐樹黃蛩吟金粟墜兎擣玉華光密
換青青葉輕來細細香庭前雙手植今看發叢芳

池上

潦池芙蓉冐水底見朱華上下天雲合往來寒鳥聒魚
遊响墜露鷗過點飛霞吾意脩然遠疲虛問月槎

過內弟小園二首

適步古城上看花到小園柴扉長日掩石島片雲屯築
岸栽脩樹開池隔短垣談玄頻促膝背市喜無諠

其二

結廬非敞麗容膝喜平安課讀稱精室承歡自考槃年
芳庭樹滋親老舞衣斕稚素如能尚何須逐綺紈

田上

野屋平崗豁門扉竹逕幽詩成無宿料展着及秋遊晚
稻黃雲熟新芻綠醽浮澄心遺俗事尋友獨羊求

墩上

極目江皐望搴衣躡古丘珠林層寺塔尾屋擁城樓野
濶鴻歸遠山深鶴到幽興來延倦眼隨意有滄洲

驟風

昨日披襟熱今朝挾纊寒天心原自定時序總當安氣

翮鴻鈞轉物從吹息繁古今皆此境人事枉無端

東皐卽事

郊村良月朔耕稼野人家背市塵囂遠臨田景物賒喧
簷多晚鵲浮椀有秋茶霜蟹九江到開尊就菊花

喜雨

月陽秋未盡風高木葉疎微雲欣夜密細雨喜朝餘野
塊膏初入園蔬氣始舒更聞虛幌外滴瀝靜琴書

焚香

篆上博山鑪氤氳養火珠輕薰烟暗度久炷氣昭蘇清
韻芝爲室幽芳蕙作筌彈琴心益靜寧與戒香殊

岳州道上

早秋凉送爽禾黍碧天風馬嶂山花拂驪歌竹塢通嶺嵐横匹練湖靄隱孤蓬今夜巴陵月清猿客枕中

聞蟬

晨喜清露滴秋意在高梧絜飲宜緘口深藏可疾呼污泥能濡翼棘木好全軀統在玄工內明年又夏初

南浦送陳直指

驛樓江上岸驄馬發行旌氣象端門曜風裁蠡澤清供張同適館仰斗倍關情把酒離亭下洪濤動滿城

章江寺

野寺空江外鐘聲送曉風上方青郭對高座紫煙蒙岸際桃花嶺舟虛箬葉蓬西山看直北九疊到廬峯

題渡蘆卷

大壑元非水枯蘆却是船眼寬沙界合身幻業雲穿脫屣開初乘傳衣證二禪九年塵壁影佛在世間緣

吟

東臯詩興淺閒散少知音景與春天合情從午夢深桃花交野岸草色向幽岑為憶青蓮調高歌復短吟

西湖八詠余官苕上以公事至武林未嘗不遊西湖蓋不啻數四朝煙夕月雨雪春花備歷其美恨俗冗郎事用希距今十餘年覽紆元直西湖八詠疇昔遊景宛然在目因次韵以和之

曉

鼓角疎殘夢呼船泊斷橋潮聲江外湧旭氣海東搖眠柳舒青眼高峯束素腰西樓猶掛月羲馭已冲霄

月

煙含山郭靜湖水自溶溶側聽高樓笛遙聞遠寺鐘空明疑積雪虛白動層峯曲罷霓裳調嬋娟如可逢

晚

高城餘落照夜景入重湖漁火葑田近僧鐘竹院孤沈沈望危岫隱隱識平蕪畫舫初停櫓煙霞滿玉壺

晴

野客尋芳日風霧斂行塵白馬迎花落紅粧折柳新煙香三竺媛湖媚六橋春對酒憐歌舞西施為解顰

雨

層雲飛觸石湖面滋淋漓大壑轟車皷危峯拂羽旗有無山不定喧寂意能知歷落荷珠迸酒深人醉時

煙

淡抹湖山意朱樓綠樹間籠雲飛更逗障日去仍還入看空無色遙觀景自閑右丞圖不盡迷鳥弄潺湲

春

淑氣廻緹室西湖景早開桃花迷洞壑柳葉隔樓臺青

草隨人藉黃鸝引客來遊魚波底醉簫皷日徘徊

雪

凍合湖光滿寒山佛塔孤野鷗飛片片叢鳥叫嗚嗚漁子停舟久遊人載酒初梅花隨處落何事訪林逋

偶讀邊報因爲九塞各賦一首

薊

莽莽河流口重峯鎖薊門時平銷戰旅地險竄殘寬鐵甲熊羆臥金繒犬豕恩大寧嗟計失枕後逼長垣

遼

遼陽戍八萬虎賁倍三千木葉中京舊黃龍古塞偏夷情如捕影虜勢輙連天戰骨河邊委膺功露布傳

宣府

造陽燕壁壘上谷漢金湯塞柳零秋雪邊花拂曉霜犁庭　先帝力款市近臣長未雨謀桑土星看北落光

大同

高山突氣勢天塹號雲中都護　朝廷老將軍塞上雄款關售馬骨互市掛雕弓喜際單于懦羈縻漢策工

山西

晉地三河廣偏頭邇鴈門太行天外逈星宿地中噴當戶豺狼侶窺鬬虎豹屯英猷推賈傅表餌至今存

延綏

河套前　朝失榆林此鎮城槖駝寒虜膽繒絮避和名計拙孤山將威雄寧塞兵胡雛今不桀包虎亦承平

寧夏

銀夏梟雄藪黃河劃地流賀蘭山後虜蒲類海邊酋跋扈腥猶染金戈氣尚浮　廟謀何以策款貢豈共球

固原

邊界中分陝秦開隴郡間長城嚴皷角大劍舞緜環蘭靖階文近河洮莽剌灣金符頒降後號令震烏蠻

甘肅

漢武英雄畧羌胡兩截分玉關連斥堠張掖變耕耘茶莢通西遠軍書直北殷能堆天日外豺虎自爲羣

五言排律

江渚即事

寒輕江渚碧烟滿市樓青打皷船開岸鳴榔鶴起汀遠村交老樹芳草藉新亭漁子將竿掛舟人把柁停澄空飛白鷺浮靄隱蜻蜓晚對西山好嵐光作畫屏

吾宗

吾系原封楚宗人復楚遊江開夔峽派漢沔郢城流從地陶朱策居奇鄭白籌衣冠超市佸耕鑿度春秋國士名三户家儒讀九丘由來豪士侣湖海任扁舟

題張元戎冢圖小像

漢代金城將湟中逐捕還功成身遂隱時旣貌如仙賜域穿高冢遺弓啓後賢白楊腥虜血丹旐拂胡天像擬凌烟畫文從太史傳石鯨疑舊壘金盌固新阡百戰英雄事秋風起墓田

自艾

少小矜才氣文章擬軼倫先貧輕拾芥弱冠濫拖紳剖竹分巖邑彈琴理鷔民揮斤驚霹靂守介避風塵五斗嗛嗛祿三年悶悶身有餘宜歲計無恙任官貧典禮方虛席談兵欲振鱗金門忻待詔星室痛違親學業無聞舊韶光轉見新長安徒索米軍政適當辰短綆深維重

孤忠悉且陳存心共職業何意作嶙峋仗馬鳴須斥批龍逆未嗔封藩歸北隴隨牒寄南閩多病甘拋棄連疏控苦辛天邊依　聖主海角放波臣立位寧為患脩眞必有隣半生甦落落全德愧純純衮闕人繩謬瘡痍我拊循昨非今始覺何日濟迷津

東事

胡馬嘶風急征書徹未央樞臣籌密院　天子坐明堂戰騎雲中市輅車塞上裝廟庭開斧鉞郊埛設壇場都護徵河洛將軍詔朔方白金江左賦紅粟海陵倉征繕九邊劇租庸百郡荒封侯酧劍客款貢糒名王羣策寧

遺謟孤俘尚倔强爭言多衛律詎說少陳湯木葉三秋雪天山六月霜何日平驕虜鐃歌返故鄉

觀音齋

佛海楞嚴界觀音像女流天花萬點落實相一空杈珠彷彿衣去金沙脫屣遊因何閨閣裏是處篆香浮除袚宜兒種慈悲類婉柔紫釵獻磬細銀釧遏燈幽姹于青蓮舌佳人紺色眸瞿波超佸骨愛水溺眞脩謾繡浮丘鶴長齋跨鳳樓

喜朱觀察開濬東湖

江城開六陸百雉隱洪流渫泙雄州彩澄涵故國秋西

山連左蠡南浦引東甌雲壑通衢見旅浦近市求七門
元古戍五事本通溝功德帝丹大風操孺子優長橋琛
粉堞細艇繫紅樓岸幘觀區宇憑軒攬勝遊祗緣桑變
海誰問渚生洲幸闢朱公路堪攀郭泰舟連橋飛石燕
坐檻送沙鷗佩玉時邀景鳴鑾且散睟光明眞有象豎
滯永無憂但覺鴻濛闢應知泰運迴文章滕閣上移入
此中收

曹能始招飲洪塘山園賦謝二十韻

出郭拂塵緣聯鑣爲訪賢明花開徑古野稻秀畦連巖
壑經秋淨雲霞出海鮮玄亭除綠草絳帳隱紅纏園以

當門闢池從對屋穿橋頭縱畫舫閣裏聽鳴泉樹石雖
樁點溝塍固蜿蜒客談清耳磬僧梵息心禪羨重江湖
適官輕汶蜀遷委蛇栿毋杜雅正論無偏今代文章伯
前身山水偎經綸餘絲筆吟咏摘丹鉛屐滿纔强仕名
高自少年盱衡能辨馬得意可忘筌徙席看殘照班荊
醉瞑煙華燈剛繞曜素月已流天勝引舷籌遞嚴更皷
角傳延津風雨在谷口薜蘿懸吏俗辭酣飲途修折夜
眠良辰忻此會疑趣武陵船

六言

東皐即事二首

門外平疇漲綠樓前畸墅鋪紅家本耕田山廿人今避
世墻東

其二

紫鯉春潮活活黃鸝夏木陰陰竹下茶爐烟起林頭酒
甕香深

風閣四首

春煖烟和柳下秋高氣爽西山仰止先民敦薄故依往
哲廉頑

其二

樹色開窓款客茶香逗竹呼童爲有曲池渡月應教滿
座生風

其三

壁素欲圖五嶽牕虛可挹三台龍噪朝暾騰射魚遊春
浪潆洄

其四

巢構依稀太古樓居彷彿仙人墨彩池頭噴霧梅花笛
裏留春

七言絶句

吳吏載惠泉至

太湖東岸惠山高石澗淪漣注素濤吏子載來江浒月
爐吹雪浪浣牢騷

其二

吳地清流楚地來長江帆影逐風開松聲半與溪聲亂
好似平泉水遶廻

其三

一夜吳儂到豫章滿船明月浸滄浪經過九疊廬山下
賓主應知陸羽嘗

其四

紫筍新逢笑牡丹幾將梅雨沸龍團梁溪汲得清如許
六月風來兩腋寒

買菊

買得隣園數種妍朱輪華蓋錦袍鮮籬邊既醉村醪濁
風尚寧爲讓晉賢

和徐鍾陵獨酌四首

烟雨平林一望賖綠槐陰處醉翁家古來八斗呼兒酌
宛轉黃鸝隔落花

其二

花氣晴薰入酒缸好供晚歲對滄江何須綺席笙竽沸
醉引香風臥北窗

其三

多君白首未龍鍾知己平生酒市逢壯志不隨遲暮盡
牀頭常掛兩芙蓉

其四

官貧牢落只藏書老眼還看甲夜餘夢入漢燈前消戰壘
一壺春酒是華胥

山居病渴長興舊友送烌瀣茶至二首

好將明月換春風採得雲芽寄早鴻煮熟江心清冷水
黃花香入紫烟中

其二

江山秋色翠依微露濕天高木葉稀千里故人緘尺素
晚茶香比荳花肥

冊封過陰麗華故里二首

王孫何事羡金吾爲羡花村賽貌姑鳳詔輦歸深院裏
風吹紅雪映椒塗

其二

內苑雲深鎖綠苔烟脂香濕白河隈名垂漢殿持家法
不比昭陽作禍胎

詠漁樵耕讀四季之景

春漁

竹竿溪上釣扁舟洞口桃花野水幽曉月半輪新雨霽
春山到處是嚴州

春樵

草長江湄碧接天芸芸新綠嫩堪憐簑衣帶雨挑歸去
半在羊棧半在田

春耕

一犁春水綠潾潾百畝青皋野望逼桑柘雨深茅屋影
家家炊黍餉畬東

春讀

竹籬之室自疎狂隱隱雷聲震紙窗烏几不教飛絮到
硯池花影照空梁

夏漁

梅子黃時江漲流斜風細雨掉孤舟番綸釣得雙魚白
買醉青帘楊柳樓

夏樵

山青樹綠濕雲連萬井人家冷竈烟記取積新柴步去
乘流載至市樓邊

夏耕

層雲澍雨足雩東水稻青青送遠風千耦原田除奧草
眼看雙岐秀芃芃

夏讀

遊絲麗日小書堂山靜雞聲喚午長檢點晴窗開萬卷
釣簾風送藕花香

秋漁

裊裊蘆花淺水流月明斜漢楚天秋野鷗飛去平沙遠
自在橫江一釣舟

秋樵

山氣朝來半谷烟樵兒肩擔亂紅泉霜天不禁妝黃落

拾得雲根換酒錢

秋耕

晚穫成雲水稻紅穡人還未執宮功為貪土豚霜前解
野甸驅牛耕早風

秋讀

桂樹飄香梧葉黃羲輪赤道漏平長涼雲畫作詩書伴
夜聽秋聲到草堂

冬漁

雪壓青山雲上頭天吹朔氣落江流漁翁網撒空明裏
擊起寒汀片片鷗

冬樵

寒風剪剪斷山巔野火燒荒萬壑烟烏道暗通樵子路
歸雲不遏斧聲穿

冬耕

牛毛蝟縮怯冬風墐戶編蓬覆護工為喜雪霜收害氣
螟螣驅盡又年豐

冬讀

三冬學足飽風霜萬卷孤燈丙夜長更喜雪敲窻歷落
寒心一點照青緗

題朱山人壽卷

誰將瓢笠半江湖劍邑山人道姓朱攬得帝城秋色膮
冰桃宴上醉屠蘇

訪道人王西元

君是英雄不是仙故將名姓隱林泉逢人便着蓮華眼
月旦評高有異傳

其二

歛却神明一似癡半間茅屋舊青氊不妨門外多車馬
那礙無生自在禪

其三

城門東角槿園邊野客逍遙地自偏更有一般奇癖處
匡牀能擁替姬眠

其四

肘後方書信手編河車亦說點真鉛葫蘆畧着長生藥
浪逐桃花繫釣船

風竹

一簾青玉渭川寒裊裊蕭疏幾萬竿少女忽來拖舞袖
急呼銀鹿問平安

晴竹

東園深綠逗晨光檻外紛紛動影長野逕莫疑金色漏
輕風昨夜捲雲將

雨竹

種是淇園碧滋枝粉香含暈更低垂洞庭湖上春光好
何事湘娥瑣翠眉

露竹

仙掌風微月五更疏星歷歷斷烟橫篔簹谷裏珠光墜
疑是鮫人錦上生

鷄冠花

金井欄邊朱綠華羅紈剪簇細搓枒鳳頭元是山鷄體
老伴秋梧對碧霞

詠菊十首

黃鶴翎

騎鶴仙人天際遊空名還剩楚之江樓豈風凛冽沖秋灝
吹落金毛滿大洲

白鶴翎

白羽翩翩野鶴姿黃花隊裏色參差莫從雪圃分根蔕
好取周詩咏素絲

紫鶴翎

白蘋紅蓼碧雲流秋色繽紛眩遠眸鳴鶴何曾生紫羽
祇因烟映暮山頭

回子眼

碧鬚愁胡雙綠瞳三時懊恨不秋風如今却喜兮梢勁
引眼歸雲彈過鴻

檀香毬

天竺華嚴佛說文真珠樓閣香檀雲西風吹遍閻浮界
幢結金毬帶紫氛

海雲紅

滄海瀰漫蕩碧空蜃作樓臺蛟作宮借得金吹開颶氣
晴光遥看十洲東

雪牡丹

姚黃魏紫洛陽園三月開花淑景暄題入秋容兼帶雪

兩般物理背寒溫

金鳳毛

碧梧秋老鳳凰棲池上于今羽翼齊爲喜朝陽呈瑞彩
金光晃晃拂晴霓

玉玲瓏

璞剖荊山泣卞和昆吾刀琢細枝柯野蠶織繭牽絲密
竹蟻成巢蟠蔟多

蜜牡丹

花王春色富妖妍蚤被遊蜂採嫩鮮金掌釀成秋露滋
嬌黃滴滴到籬邊

詠藕十首

秋深素節出汙池渾似江梅雪裡枝拾取寒香清浸月
仙人掌上露凝時

其二

尋芳人盡看荷花蕩漾荷珠照曉霞菂歷紫苞新採後
西風剪出玉槎牙

其三

久處淤泥偏不淄只因渾是素爲姿春容寧與爭鮮嫩
片片霜花帶斷絲

其四

應月生根水竹鞭同心並蒂斷還連凌波採得如船種
影細金爐簇綺筵
其五
綠橘黃橙共紫梨都從高阜結高枝水芝不向修陵植
長就蟠龍出碧漪
其六
玉井分來落紫泥金刀劈剪碎琉璃當筵醉入佳人手
喜看朱唇點火齊
其七
朱夏甘瓜浸淥泉高陽市上直千錢誰家酩酊茱萸下

可盤蓮池活酒仙
其八
劂盡西天貝葉橫蓮華都向佛頭生謾言孔子些兒大
遁得魔王十萬兵
其九
水底鮫人巧織紝玉梭拋擲亂絲沉嫦娥皓腕纖纖露
月裡難穿九孔針
其十
英主求仙意氣豪春宵宮裏照蟠膏西王更進千年碧
雪映嵊山萬歲桃

楊儀部進於占熊新置如姬偶拈雲輕二韻各四
首戲之且祝之也
闔城楊柳拂晴雲樓上吹簫細細君銀漢影通斜取渡
不須烏鵲累成羣
其二
茶烟裊裊就朝雲樊素朱唇帶酒醺撩動柔腸無限思
春綃帳裡語慇懃
其三
吉夢依稀逐斷雲羅襟香澤鮮微聞雕梁歲見雙棲燕
仙媼如今始湔裙

其四
聞道巫山一段雲朝朝暮暮結靈氳天將神女歸詞客
好取清尊對夕曛
輕字四首
燕釵初卸佩環輕雲母屏風隔月明紅燭光搖羅襪影
翠靴雙脫小蓮生
其二
檀暈勻粧宮樣輕珠流香汗色逾明幾番欲語聲還滯
又值卿卿帶宿酲
其三

玉兎吐蘇軟風輕玄的春消怯五更起對青蛾驚畫筆
一潢秋水弄珠明

其四

酒酣横管鳳聲輕淡抹薔薇滴露清香夢不隨流水意
蟠桃小核嫩枝生

逍遥閣 程寧道形

吏隱無須世指名丹前雲氣擁寒城開窗已挹扶桑色
更有天風入海聲

其二

大姥山邊看落霞秦川千里傍天涯我謂逐臣來嶺表

人言仙使泛星槎

其三

萬里洪濤檻外開青山照眼抱層臺東風吹散雲邊壘
横海將軍水戰廻

其四

旌門羽扇指麾閒領取雲煙日往還六鼇為戴蓬萊近
誰道官衙不足山

七言律

題畫冊十二首

董北苑停林遠岫

千年尺素渺難尋北苑聲名自古今柴柵野亭雲岫迥
藤蘿老樹月林陰輕紅錯落知秋晚薄棧過圍意水深
落筆卒然生氣動蒼苔點點濕幽岑

李唐敬亭山圖

太白風流米石寒宣州猶剩敬亭岑樓臺幾換新官主
墅圃時供過客歡古木依依迷宿草長橋瀝瀝瀉鳴湍
李唐圖任皴綃上萬古誰歌蜀道難

陳居中綠茵牧馬

為問春洲岸岸紅桃花昨夜得東風扁舟未許漁郎渡
短笛遥知牧子通芳陸喜看遊赤驥鹽車愁煞困花驄
馬群一自居中寫伯樂雖來野已空

李成寒溪挺翠

何年畫史貌滄洲遠岫疎林隱小丘聳壑交龍鱗甲老
摩空雙鶴羽毛繩下蟠紫草經霜飽旁挾朱柯映月浮
一展寒濤生几案宜和名為李成留

關仝滑水觀泉

滑水湯湯百泒深秦山巖嶪倚天侵層冰積鐵山頭古

噴雪奔雷水勢雄遠望謾誇飛峽浪遥聽寧羨湧潮音
只因畫是關仝手五代江河看到今

趙昌齡踏雪訪道圖

權暫茅堂雅素居道人清坐擁熏袪同雲布護山阿合
駛雪繽紛野逕冰衹看小童烘冷竈寧知長者扣寒廬
剡溪過後長寥寂剩有昌齡一紙餘

李松春溪渡牛

一自桃林放牧年幾朝風雨穩深眠舊開南畝催春種
新漲東溪咽暮烟野水照人騎背渡平蕪隔岸跂蹄連
李師最識農家趣盡出萋萋芳草天

馬遠觀梅圖

画院曾聞馬遠名圖山貌石最幽清華林屋角浮檀暈
畸墅欄邊點玉英疎影却從寒月度暗香還與煖風生
西湖岸上春光早處士堂前照水明

趙千里北窗高臥

拂綬歸來得遯肥匡林竹箔布縫幃涼風獨快吹雲静
午夢偏長轉日暉香爇爐清烟靄靄琴閑帶解蝶飛飛
世人雅愛陶公韻千里圖看墨霧霏

錢舜舉孤鶴圖

靈心清逈質光輝玉羽臨霞世所希龍躍漫憐霜雁影
鳳蹌寧羨野鷄飛邯鄲女子停巾拂巴蜀伶童輟舞衣
急把吳興圖畫捲恐將六翮抱雲歸

軍實瓜兒草蟲

書林曾紀邵平瓜畫冊今傳軍實花黄蕋細將青葉擁
嚶蟲微與趯蟲差明紅點就鷄冠閃薄黛輕鋪蝶羽斜
最是前人能設色分窠布辨自當家

郭忠恕望潮圖

錢塘江上看江潮雪浪銀濤倒峽漂紅日一輪滄海動
青山數點碧天迢蛟龍窟宅隣歌院楊柳樓臺傍酒寮
何事虎頭圖滿壁郭公寸楮盡逍遥

雩西江漲

留春看展到雩西江漲平流水國低草色依稀通岸影
山光半落接河隄黄昏津鼓人爭渡綠樹笙歌鳥共啼
為喜朱明將受令還遲炎景共招攜

芭蕉

種得新蕉一尺圍古墻斜角隔柴扉凉生夏日因風度
煖藉春天帶雨肥搓翠渾如團扇舞含情不似轉蓬飛
偏宜綉石梧桐畔毅毅山堂報鶴歸

沈使君考績

為道仙郎應列星暫棲鸞翮宰專城春風百里琴絃静

夜月千林鶴影清最續承恩來北闕循聲盡代擬西京
輿人蚤賦甘棠誦佇看徵車謁　帝行

喜沈使君建文明樓落城

高閣崢嶸切太清天開形勝甲山城曲江春雨龍鱗動
丹嶂朝暾鳳翥明俎豆千秋崇正學風流一代冠時英
應知靈氣騰東壁片片青雲日下生

冬至

六龍飛駕馭陽迴南至騰光接上台織女乍驚添線影
壺人爭看動葭灰莫言芳景催青鬢且對寒雲醉綠醅
臘信已傳春信近天公教放一枝梅

江城水勢西倒諸公議障之使東偶于官洲口占

斗野星分古作邦天開元氣自為麗山連大陸蟠三楚
水接高城到九江施罟漁舟聲活活晰蘆鴈陣字雙雙
橫川悞恨狂瀾倒砥柱能無意滿腔

白湖嶺 先君葬嶺北

白雲千里接江天縹緲層峰仙掌懸漠漠春陰開大陸
霏霏秋色湧晴烟松廬佳氣瀛洲裏野壑幽光汝水前
莫是洪崖仙子路桃花飛撲打漁船

其二

千峰黛色望嵯峨氣勢鈎盤挹秀多地折三江歸蠡澤
大廻五嶺抱箕河春雲半作青山瑣曉澗時鳴紫玉珂
喜是吾翁真隱地好將松桂日摩娑

梅

小園臘盡忽東風報道枝頭點化工草閣平看珠錯落
茅堂移供玉玲瓏幽香不為霜威減瘦影偏隨雪意融
隱隱陽鍾春氣動江皐桃杏欲舒紅

雪

一夜寒聲萬壑哀瓊華朝看帶風迴江渾浪湧橫漁艇
野濶雲低暗酒杯紈袖近迷仙鶴舞冰天遙眩白鷗來
綵毫呵對梅花色誰是梁園作賦才

新歲

光調玉燭四時催斗柄回寅萬象開鳳曆已頒新歲籥
龍墀還轉舊春臺輕煙遙報江堤柳駛雪猶驚野閣梅
撫化須知天意溥東風吹煖入金罍

立春

綺陌霏微淑氣吹東郊春伏簇晨曦梅從雪後舒宮粉
柳向風前裊碧絲萬物咨移黃道日三陽廻轉泰階時
桃源甲子隨花數目送天鴻度酒巵

春晴

春曉神皐雨霽時晴曛駘蕩日遲遲紅香亂落沾衣袖

翠色勻鋪薇野旭浪煖魚龍爭變化風高燕雀競差池
小軒書罷黃庭後徙倚青林數竹枝

第一樓 在孺子亭西

廣衍城衢大府開危樓百尺思悠哉雲與兩學湖中壁
日照孤亭漢代才楚客牢騷頻對酒吳歈淒惋憶登臺
中天睇盼扶搖上縹緲西山風雨來

驟風雨

看春着殷正猶夷欻忽春雲拖雨番日脚痕斜江半曉
風頭勢重岸全欹礮空霹靂鳴天鼓飲海虹霓駕地維
頃刻神功收混沌祥光冉冉復晴曦

經侄成婚志喜

一歲孤兒十九春于今帶弁列成人書生家室憐新造
刺史門楣喜夙因月朗河橋知渡鵲煙香籃玉卜添麟
吾兄未了生平願賴爾撐持好立身

雷塘湖望

百雉城圍湧素濤西山飛落鏡中高橫塘鳥語深深樹
曲岸漁歌小小舠譙樓曉月聞更漏棘院秋風看戰鏖
最是詩腸當此豁杏花村裡醉春醪

新霜

新霜昨夜落山樊四宇凝光渾月痕造化不妨嚴飾序
璇璣元自轉天根空林氣肅層飛葉迴峽風高急瀨猿
何處江汀蜚鴈過寒聲號斷客愁魂

冬初江汎

買得扁舟一日遊澄潭空處亂飛鷗雄談舌折君卿舺
濁酒杯傳伯雅浮漁父近看停白舫歌姬遙指倚青樓
將誰共解寒江意冷澹烟霜只我收

寄繆當時

吳門路指越門邊尺鯉難憑寄斷箋湖海漂零官自拙
雲山縹緲隱為懷夢回春草懷良友氣挾秋霜慕古賢
此日風流應未盡千年還有李膺舡

喜王太冢師總河啓行

司空　新詔下行河節鉞風霜載道遥萬里襟喉通地
軸六軍司命擁天戈秦川砥柱桃華浪漢苑金隄瓠子
歌一日平成收禹績江星隱隱靜滄波

送徐若谷赴閩中

棨戟南征霜氣寒海門千里看登壇驄衣舊識蠶叢路
龍劍新經黯淡灘只為鶴書催隴上且辭鷗侶向江干
此行白雪將誰和風塵極目任漫漫

明妃

漢帝宮中按畫圖朱顏獨立璀金鋪春花片片啼痕落

夜月沉沉恨影孤一自關門隨白草已将環珮委青蕪
嬌容不似甘胡地剩得琵琶度鷓鴣

題張元戎塚圖

威名百戰勒燕然于釼新藏甲辛穿朽骨幾拚膏白草
餘生幸已到黃泉山河氣壯麒麟臥鼓角聲消虎豹眠
但使英魂扶 社稷何須起冢象祁連

題張元戎像圖

孤劒横磨九塞秋陰風殺氣逼胡愁 朝廷罷戰雲臺
像介胄横戈細柳儔豈恨沙場留七尺還從圖畫裂雙
眸英雄一具封侯骨漢將如今道虎頭

煮雨

茶竈烟斜雪浪輕渾無塵氣盪芝英空天點點流紈素
活火颼颼急鼎鐺何事平泉驅水逝其如漢苑落金莖
等閒明月清風候幾陣松濤兩腋生

喜周生見訪

帝里曾逢羡少年三秋分袂思依然霜清野水兼葭老
雲斷横山楓樹連墅逕有緑肴紫悉書堂無恙拭青氊
剡溪忽報仙槎訪載得烏程酒似泉

題蜀故繁城令劉君祠以令憲長文徵公求也

繁川花滿錦官餘色映高峨動碧虛治理一時傳渡虎

清風千載頌懸魚鴻文鑿鑿新碑碣大像巖巖古廟閣
世德已看開憲府聲名寰海重璠璵

送章仲山北上

春風丙舍喜連床燈下傳觴邀月光幾度竹林無酒興
謾誇蓮社有詩狂長安方急山公啓天部應開水鏡堂
努力蒼生甜雨露清芬豈爲到池塘

芙蓉秋夜

秋來輕籟滿陽林喜見芙蓉夾徑陰未蕚近将新菊對
緑苞遥爲晩嵐侵踈踈岸渚鴻歸早樸樸江村犬吠深
邀得蘆花虛動影好斟明月散清襟

橘熟

鳫咖霜信入烟岑朱實離離間緑陰老叟枰棋雲洞古
幽人斗酒月籬深渡江鸜鵒應同變落紙蟲魚未許侵
莫是王孫行羽獵携将金彈打青林

香圓

秋實斕斑纍纍珠爲經霜入洞庭湖漢宮銅顆圓微似
燕脚金丸色不殊剖酌黃流霞氣軟高堆青案雪香蘇
尊絲稚稱新觚縷好趁江風膾紫鱸

味懷

乞得閒身且自如放寬麋鹿性于徐南阜已砌陶公徑

東野亭翰謝傳車有用詩書連我屋無心花鳥愛吾廬
行藏莫爲迷人誤但向楓江伴野漁

病起

服藥原爲起病痾那知藥是病中魔裏虛未效甘溫補
氣滯還從苦淡和火宅凉時真素悶愛河淸處便頭陀
心空夜滴菩提露雲外天寬一鳥過

長興寄若下春酒醉中口占

醇酒當年馴雉堂別來濃淡隔蒼茫白衣送到鵝黃色
綠蟻浮來琥珀光甫里風高由陸羽若村名重爲鄒陽
山居頗苦春醪濁快倒芳尊興欲狂

園竹

竹林風韻幾千年小屋門前亦碧鮮或有袁王來嘯咏
却無嵇阮可談玄凝煙夜滴瀟湘雨蔽日朝虧雲夢天
渭水封侯千畝綠肯教食肉媿前賢

題比山八景

官橋草綠橋係先御史大夫比潭公造

河橋春漲帶平川芳草晴楊水澤天鴛鷺不驚漁唱晚
蛟龍時伴釣竿眠青山有色開丹嶂綠野無涯湧紫烟
謾道横舟須擊楫濟川功德藉先賢

青山古渡今徙西二里爲熊家渡先王父宅兆在青山窩

水國平夷此地高幾朝車馬問津勞兩湖日月三陽市
千里雲山九派濤古岸人家開甲第新洲花草媚冠袍
風光好在鷗鴻外酣眼卅香望羽毛

龍岐砂磧先太君葬龍岐之宋山

沙堤天築汝河蟠迤邐岡原帶碧灘水望千帆湖淼淼
山看數點氣漫漫春迴曲港魚龍動夜宿芳洲鴈鶩繁
古樹含南烟靄裏松廬兆擾一坏安

鶴山丹井今與真觀施岑煉丹處騎鶴駕乱俱施事

古丘牢落宅群真勝地千年野水濱燒燭却因漁火度
鳴榔還與磬聲匀蒼虬駕去仙何住白鶴歸來井已湮
剩有東風吹夜浪湖塘深處長青蘋

清果嚮臺俱在山頭岡今廢基則元辛敬所築爲湖中守望而龍湖灣尚有井竈遺跡寺豈屢遷耶

父老傳聞古嚮臺寺連清果傍湖開將軍水戰樓船浪
佛子焚修浩劫灰一隴桑麻今是矣百年陵谷固然哉
臺荒寺廢空懷古徙倚平臯數落梅

程埠更樓元末紅巾賊亂鄉人推熊伯基爲帥禦明仲副之于此扎寨起義兵故置更樓

蘆花洲上鼓逢逢祇爲戈船賊寇通義士椎牛連野寨
丁男祭馬護元戎鳥啼花落江山舊暑去寒催日月同
獨是陽侯貽害乂端憂漆室祝年豐

龍山過艇 有迎綸詞

千里通川水草湄微廵專設爲關譏官衙午放看雲度
兵子宵征候月遲帆影翩飛吟夢之鳥櫓聲搖斷唱吳兒
茫茫大陸開芳甸撫景躊躇故國思

羅渡高楓 岸西爲白沙湖荒曠十五里標掠旃閘行人以望樹得渡爲喜

古木陰陰野蔚傍河流日夜影如常蒼衣早着三春雨
赤幟高標九月霜渡子樂從烟裏盪行人騎向水頭忙
何須泛問津梁路大樹林邊有濟航

送大行陳自貽差歸

騑騑四牡急征衣念祖娱親兩不違載道風謠收筆研

匡時經濟錯珠璣雲迴子舍梁公喜星聚賢門太史知
萬里行程今足下佇看勳譽著龍旂

送李和石還豫章

青囊一卷肘中懸千里河山指顧間術衍金精迴造化
書傳玉髓補人寰 帝城象列蒼龍尾天闕垣周紫市
環道眼蓮華應自現燕臺羸得勝遊還

散人談玄二首

浪跡江湖一飯盂行藏非釋亦非儒石函雖説神仙有
金闕曾傳符譜無丹竈火紅冲氣母星橋雲白接黄姑
三山海上元遼邈好弄清風醉酒罏

其二

壯士腰間金僕姑神仙背上藥葫蘆人心收放嬰兒姹
造化分開太極初少伯江湖能隱姓長源魏闕避當塗
波光隱隱飛雄劍斬却天吳秀緑蕪

登塔

相將携酒望高妹躡蹬凌虚此日遊烟火萬家分赤縣
崗巒千里統神州地蟠楚尾衡廬軸江帶吳徼星漢流
龍鬪當年開混沌番湖戰氣際天浮

西湖書屋

西湖岸上泮宮邊小築書堂喜地偏綺石夾分苔徑舊

長橋通映水門鮮城高半見帆檣度閣快平看市屋連
最是桃華春漲滿漁人疑泛武溪船

高公園

江城中國有雲林曲水通塘拓岸深疏圃三洲開古墅
樓臺千疊湧春岑魚吹柳浪粘芳草鶯撲楊花囀緑陰
過客不看因巷僻桃源曾許幾人尋

龍光寺

江上隆沙隱鷲峰千年靈蹟列崇墉佛疑地藏開金粟
僧似恒河住蟻封卓錫池中無漏滿拂衣樹杪有天從
勝情爲選章城北月曉香林嘹喨鐘

聽松亭

郭外遊亭傍古臯聽松親切靜中囂雨零淅淅茶鐺沸
風起嗚嗚海岸濤子結金丸飛彈響枝敲竹箭宿禽嘈
千年白鶴巢平頂天野鶩閒清唳高

番蕉 一名美人蕉

冬夏離披不改柯華崖布葉自婆娑鴨頭剪就深深綠
雉尾鋪勻隱隱波碧砌清分幽士色朱欄嬌映美人酡
歲寒誰是同心友梅影横斜夾竹坡

秋夜絡緯

絡緯蕭蕭午夜聲紙窻燈外鬧長更楓霜細落催紅葉
蓼露輕勻淡紫莖織女機頭深閣靜釣翁竿上滿江清
離騷讀罷還危坐淅瀝秋聲吹角鳴

咏菊

日涉園林興自聆可憐秋意轉清嘉金英朶朶含高露
玉蕊團團照遠霞甘谷神仙流水釜柴桑居士種田家
芳心暗與朝蘭合獨傲霜天閱歲華

重憶荊門

曾爲節使度荊門漢水襄陽勢互吞三户風流開楚服
五陵王氣擁天垣朝雲不見來詞客夜雨空聞泣逐魂
南國崎嶇猶夢裏絲綸重憶冊王孫

武陵封榮郎 雲貴孔道

武陵秋色逐江來　天子金符下御臺龍衮七章宮錦
重鸞旂半道繡雲開東平儒術高藩節大楚王風出衆
才南望烏蠻飛瘴雨桃源還是近三台

寄秦靈墟

馬帳分携不記年漢陽春色自風煙傳經心事人曾問
抗疏功名我獨憐夢裏時驚池上草燈前難和郢中篇
須知聖主思空谷誰滯山公啓事箋

董玄宰匡廬風雨圖

太史前身住輞川胸中丘壑自神仙圖來錦澗風生樹
貌出寒潭雨帶烟茅屋不驚僧入定斷橋惟見水淪漣
江天靈氣誰收盡一幅生綃掛壁邊

落花三首

野氣氤氳薄太空無端暮雨急朝風驚林剪剪搓輕素
拂檻霏霏褪亂紅流水有人迷洞窒傷春無意看方叢
歸鴻幾陣天邊度爲帶花光落寒中

其二

禁籞沉沉瑣鳳幃佳人惆悵惜春歸無情胡蝶香知減
有舌流鶯語欲稀露濕枝頭紅是雨烟籠柳際翠仍微
悲心絮逐繁華夢願得長繩繫落暉

其三

漢家池籞入長楊萬綠千紅遶建章樂奏鈞天開谷氣
風吹明庶燦花王馬蹄芳襯珊瑚色油幕供張鸚鵡香
綵筆直應千氣象杜陵争得擅詞場

上巳

三月芳菲淑景天江邊春草綠生烟桃花水上船如馬
竹葉尊中酒似泉脩禊祗應觀墨妙采蘭寧復恣流連
太平歌舞風光好樹裏黃鶯自管絃

偶咏

春到郊園一考槃詩書嬾向病中看幾將花竹開新眼

更取酴醾接舊歡青鬢未班寧説老丹心不白且辭官
滄江風雨人争渡匣裏芙蓉我自安

西掖即事

漢朝宮闕曙雲開西掖清高切上台白東直彈諸執事
赤符遥制九邊才鶯聲晝囀欄花靜臚句時傳　御墨
來自愧無能裨袞職循墻獨立幾徘徊

其二

千官虎拜大明宮四海降王禮節同瑞日光騰鳷鵲上
薰風吹入鳳鸞中太微門裏看郎位天市樓前列辟公
侍從叨陪龍袞近糾繩獻納但愚忠

殿試

盛世同文俊乂多臨軒發策擬菁莪諸生執管宗廷對
春部徵賢重甲科冀野雲成龍錦絢瀛洲風送鳳鳴和
侍臣奏賦明光殿醉飽天厨舞玉珂

賜進士

春開閶闔曙光分黃榜高懸射紫氛宮扇影移拖豹尾
香爐烟遶炷龍文仙登閬苑笙歌沸花簇瓊林帯屐薰
此日書生誇際遇須知天上布卿雲

題沈石田楚山圖

楚岫千峰照眼碧一江風雨一江晴松根抱嶺龍鱗老

石脚吞潮虎嘯清芳草自隨流水意斜陽不隔斷雲情
仙人黃鶴乂騎去吹笛船頭何處聲

新綠

誰將春色放晴川古岸橫塘樹樹鮮青靄近看池水隔
碧烟橫瑣斷山連流鶯急度金衣閃駿馬閑過玉勒穿
我愛雩東多勝事杖藜携酒狎部年

偶閲瀟湘圖和樊致虛韻

岳陽樓外俯平湖青草粘天楚國孤路近武陵仙子宿
風雄雲夢大王都烟霞氣色歸漁艇波浪驚愁借酒船
闇道湘江無限事只今山水掛高圖

其二

沅湘江裡水泠泠十二君峰揷洞庭漁唱滿湖寒夜火帆歸遠浦夕陽汀高城落日侵天碧瞑岫收煙現帝青最是巴陵風雨過清猿悲嘯不堪聽

遼東失事張元戎戰死

漠漠玄菟古塞邊黃雲一陣沒狼烟旄頭昨夜驚芒角河鼓今宵隕帳前鬼脫殘魂歸窟穴烏啣血草蔽胡天遼陽幾代無征戍爭得將軍死事賢

遼東失事裨將梁汝貴戰死

壯士腰間三尺劍中宵一吼毒龍飛長纓獵獵橫金甲短箭枝枝揷鐵衣報國忘身應裹革擒胡拚死犯重圍魂淒鴨綠江邊月願跨遼東白鶴歸

弔杜鶴林將軍

關西老將二毛侵熊虎英名自古今仗劍本看威赫赫搴旗寧意氣沉沉黃蒿淡日殘軍色青草嚴霜烈士心一死已將身許國任從刀筆弄文深（時有議將軍者）

弔劉省吾將軍

茫茫海際陣雲陰遼水江頭殺氣侵將軍本有吞胡志國老元無破虜心魂斷愁城新鬼淚夢迴荒塞故人音朝廷寵戰看遺廟定使孤兒列羽林

送日倪沈侯入覲（序曰時維良月序屬玄英〔躔〕在天根光搖黃道霄中東壁）

煥有文章使君以獨步之循良趍三年之王會明廷述職行署最於司功宜室思賢定徵宿於天部紹隆桄棘海內樂有羽儀蔽芾甘棠山城戒其剪伐茲當出祖闔邑扳車野馗風馳都莊雲動父老持一錢而送劉寵巴人矢八韻以繼蒸民聽去鼓之閧閧惟歌杞李見行旌之獵獵但祝庚桑

君豈當年召信臣愛民脩政若脩身和風曉送雲霞曙甘雨春肥粳稻新園土不羈神聽斷萑苻無警罷微巡飛鳧此去朝　天子為報山城賦役均

（右咏侯政平訟理盜息民安）

其二

一自褰帷漢吏年誰將車蓋問桑田青楓江上濛零雨芳草洲前斷野烟水旱自由天意轉安危須仗濟時賢仁侯處處觀風俗父老謳歌載道傳

（右咏侯撿勘災傷勸課農桑）

其三

聞說重泉造士功却教鄒魯得同風彈棊剩有庭陰靜課藝偏餘晝漏空才子為郎端軼俗名儒秉鐸自玄通只今獨喜鍾陵宰往往翔鸞下講宮

（右咏侯修學課士）

其四

渺渺平湖拍浪痕桃花歷歷釣魚邨幾年津鼓催人渡

此日都亭穩客魂古樹斜陽嘶匹馬新塘曉月嘯孤猿
杭州太守遺風在兩岸歌聲到水門
右咏侯修 羅溪提

其五

雉堞高飛甲秀樓樓前流水曲悠悠青岑雲外丹霞起
黌宇天中紫氣浮鳧鷁沂洄芹草岸魚龍嘯舞荻花洲
賢侯選勝彈新馬作賦誰賡白雪謳
右咏侯建 甲秀樓

其六

傲卧東皋瑣白雲違官車馬不相聞好風送到花堪賞
佳月邀來酒自醺白眼敢將今世避素心期與古人分
幾驚猿鶴松陰下流外相知有使君
右咏侯東 皋屢訪

其七

殷殷車輒指河梁官道晴花拂綬黃雲下一過家孚府
風前三載令公香兒童竹馬攀行轍父老壺漿送別觴
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此日作清郎
右咏侯入計便道一 省子舍且內留也

其八

燕市黃金已築臺求賢端為濟川才但看水鏡評人處
都白山公啓事來六燕停勻疎帝網乙鴻遼邈隅天台
賢侯蚤有裴王譽夾袋悉知次第開
右咏侯有司銓之 望且以為祝也

送楊遷初祠部封藩事竣還 朝

臚句高傳玉陛聲仙郎妙選佐春卿曹居簡貴雲霄迥
職掌明禋氣象清使節乍分周禮樂行旌還報漢宗盟
郎今載道鶯花色兩袖風携入 帝京

與楊祠部流觴

長夏梅黃積雨天東菑一望浪花連依稀水面浮朱閣
斷續潮聲咽紫烟稚子剪荷隨岸放山童酌酒汎杯傳
蘭亭千載無人賞玄度風臨玉樹前

其二

嬌歌急管讓豪門花石那如金谷繁一部鼓吹惟野鳥
千竿筠竹亦名園流觴自喜溝池曲激桃無須潦水渾
岸幘放歌還對酒悠然此境向誰論

龍舟

澄江雨霽浪痕鮮五月年年賽畫船簫鼓入雲驚水府
蛟龍噴雪混長天悲歌却為三閭噫霸氣誰知七策傳
吊古不勝零涕淚霞觴滿酌沸青煙

午節

郭外青郊貢水東時移四序届天中菖蒲酒對金尊舞
艾葉香披繡户逼長日儘堪停逸騎薰風偏喜送飛蓬
山童爲報林園信樹樹新蟬噪曉空

六月暑中偶題

景風扇律應亮年星火宵中漢影偏行到竹間凉氣逼
看從荷上水珠鮮魚遊吸露翻輕浪鷹擊摩空入遠煙
漫羨袁家雄河朔飲一園蘿薜照嬋娟

壽徐翁七十

高士南州舊有名衡門臨水野湖平庭栽栢竹青金色
璽種芝蘭紫石英遠俗寧須希綺叟修真何事問嵇生
年年秋月光輝近偏照華堂白髮明

與黃貞父先生夜飲杏花樓

湖上飛樓湖畔橋青山一片紫光遥高城落日過更鼓
遠浦歸雲隔洞簫芳樹陰成沙徑舊杏花名在酒罏消
傷心無限滄桑事宛宛蘇亭閱夜潮

其二

馬帳談經隔幾年今于湖上訪風煙尊前不倦翻奇字
樹杪微堪看遠天水色暗搖樓影動濤聲明與梵鐘連
江山勝事由文藻可使滕王閣獨傳

弔徐孺子墓

野草枯楊古墓田霜零殘碣壓荒蘚一腔血化萇弘碧
千載魂依郭泰船絮酒交情生死見伐檀清節古今傳
悲心黨錮諸賢事貢水湯湯咽墓烟

其二

漢代衣冠半楚侯乞憐常侍自時流澄清孤負龍門志
請劍艱辛校尉愁密議無聞頻下榻高風不就獨盟鷗
王侯零落悲禾黍萬世崇瞻此古丘

種竹

野園幽廠任栽花小屋臨池芳岸斜紅樨飄飄搖庭閣
黃英朶朶護陶家乾坤不老雙樽影湖海閑過兩鬢華
白眼逢迎何處是好看青雪拂高霞

編槿

樊圃何須折柳條籬編木槿隔芭蕉逢春繁葉成行易
值夏層花染色嬌雅與衡茅同素樸偏於碧樹護英翹
郊園疏豁塵勞遠目送飛鴻天際遥

梅放

誰家吹笛送春來喜見枝頭爛熳開雪滿梁園堪作賦
陽迴庾嶺好銜杯香輕暗逐黃昏度骨勁偏宜緑野栽
欲贈故人書信斷寒齋清夢幾徘徊

寒月

桂魄清圓此夜逢河漢無雲冷玉橋粉堞三更吹畫角
朱樓幾處弄瓊簫烏啼暗徙南枝樹鴈度斜分北斗杓
爲憶海天霜氣迥寒落長江萬里潮

元宵

漢城簫鼓動芳洲簾捲東風片玉鈎燈火萬家蒼霧曉
星河一道碧雲浮梅花落作横吹曲竹葉新邀下里謳
春色欲開寒氣薄爲憐明月待南樓

六月六日支提風雨

曾駐星軺禮法王千巖萬壑入寧陽龍噓海氣朝成雨
虎嘯天風晚作凉下界耕耘開野甸上方鐘鼓出山堂

只因華藏稱名岳 勑賜常傳 御墨香

過白石公舘

白石江邊小弋樓海門彌望萬峰頭地通甌駱窺三島
天接扶桑湧十洲古道垂楊時繫馬新型短劒夜連牛
登車無限驅馳意山自青青水自流

松山望海

海岸登臨此望洋閩天千里劃蒼茫雲霞沃蕩低塵界
日月浮沉混太荒鵝鸛陣開青雀麗鯨鯢風斷水犀香
堪嗟世事承平久謾說昆明笑漢王

巡福寧城登太平臺

層樓縹緲五雲端山郭朝暉亦大觀小草漫分廉察署
空言慙負拾遺官戈船下瀨收春汛鐵甲歸營帯曉寒
極目洪濤何處岸群鷗無礙海天寛

武夷仙掌

曾聞高掌漢時臺幾見仙人駕鶴廻一片眼中雲岫迥
千年頂上雪巖開青天削處求丹藥紫氣迎來印緑苔
舒嘯已看閩海狹好將清露酌瑤杯

和王中丞斗溟先生巡汛漳州懷舊二首

節鎮東南此壯遊樓船千里席前籌潮吞日脚魚龍嘯
氣肅天邊鳥鼠愁海澨偏知新雨露河陽爭識舊風流

只今遼左多烽火都護還應屬虎頭

其二

丹心曾叶五雲端青瑣門前駐繡鞍百里春風輿誦舊
十年瘴雨 主恩寛窮鄉父老皆扶杖潢海將軍並築
壇漫憶興衰經眼事桃花仟細縣中看

喜芳孝若遊閩見訪

書劍携將謁武夷浙江秋雨送潮時閩山一度無蜚鴈
海岸千林有荔枝俠氣满腔憂國計雄才全部擅場詩
慇勤問訊并州信爲報春深紫筍遲

七言排律

春皐即事

楊柳依依護草堂幾天新雨沃群芳郊原本是雲爲屋
墅圃還添竹作墻細水平流通曲岸高山遠照落横塘
遊魚潑潑揺池潤啼鳥喈喈弄書長客子尋花過野店
農夫編黍葺荒庄煙霞作伴堪消渴麋鹿同遊豈病狂
但向杯中時引滿何須户外問行藏憑人説盡安危事
江上春風燕幾行

邉遽

草緑天山牧馬驕明駝飛奏羽書遥朔方選士連雲谷
細柳嚴屯出渭橋都護豈多班定遠将軍寧數霍嫖姚
樓船直破滄溟浪鼓角横吹鴨緑潮漢取玄菟曾置郡
唐因高麗亦征遼只無國士能書鴈那有胡兒善射鵰
輸将本爲邉防重捜括還憐野竈消但願諸公憂　社
稷昇平蚤建答清朝

南内

掖門清切上林花内苑春風御柳斜閣道高傳冊鳳輦
尚方先障絳龍紗夾城蠟燭通天觀遶渠蘭橈貫月槎
賜菓函封諸戚里頒蓮宣勑五侯家千官劍珮香迎旭
萬歲觴稱酒駐霞金掌滴來飛沆瀣玉簫吹徹動鳴葭
乘真遊豫朝開殿抗疏希踈午放衙喜起若還蒙召對
不妨宫樹噪棲鴉

西苑

燕山千叠擁離宫銀漢西流太液通禁籞沉沉雙鳳裏
天街歷歷五雲中華林細草春常緑水殿荷花夏自紅
北榭臨城看過斗南橋飲壑擬垂虹河庭近識黄金氣
海嶽遥分紫貝工時有羽旗齊柑女更聞歌舞雜巴童
門開内使來調馬蹕警君王勑射熊願得靈臺頻奏瑞
一人歡樂萬方同

春池聽潮

草泄塘緑雪樓田喧野水放長溝朝分雨氣群朱鷺
潮光宿白鷗柳色依依彭澤上桃花片片武陵頭
三春浪灔瀩寒飛六月湫好向平臯收汗漫
鑿開沉浮川鳴谷答山逾静古往今來理亦侔
非由閘地籟烟波是處解人愁江聲日夜黿鼉吼
海横流一釣舟

江樓春望

名都城郭枕江流江上横飛鸛鵲樓才子文章滕閣題
高人風節稗亭幽西山暮雨連靈嶽南浦朝雲湧大洲
撫化不堪悲往事登臨寧作等閑遊杯傳白玉呉姬色

賦擲黃金楚客窮日月兩丸驅野馬乾坤一點落沙鷗
帆開雪浪銀河動劍入星文寶氣浮舒嘯幾迴酣望眼
杳茫何處是丹丘

遼事屢聞志感

外紛紛赤羽屯中天氣象動胡門關西宿將崩殘壘
廷直臣不恢曲突不聞蒙上賞開邊妄意結私恩
角曉淒切寒風嘶角昏推轂有人專賜劍
無計請臨軒襦衣漫譽封疆縮斬木還虞遣戍繁
私爲突騎催戰急故將逃陣作功論　君王旰食憂驕
虜可任遼河血水渾
歎草

閩中海賊蕩平志喜

使者專符一路分行營時閱水犀軍令嚴鼓角三更月
公府轅門萬竈雲盜賊革心歸買犢蠻夷納款凈收氛
而今黃龍陣隱隱潮聲畫鷁群買舶聯翩天外至
不聞由來海燕如田熟盡屏山君賴　聖
石樅樂無人堪作賦登高有興漫爲文遼東兵馬何時
能守語諸公早策勳

讀書堂稿十二卷（存卷九至卷十二）

〔明〕葉燦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五言古

餐菊 此詩亦澹如菊

木葉紛將盡氣候何悽惻宛彼東籬花獨耀黃金色幽香亦自妍淡意故無飾衆皆向芬榮君獨守靜默挺然嚴霜中孤芳別有植恰與幽人對素心似相識豈徒供玩賞兼之資服食可以制頹齡可以蕩穢慝所以古哲人餐之故不忒

豈無灼灼華椒爾清貞德

江上吟贈何白夫

君家何處住遠在皖江頭門前蕩寒波牕中見行舟柳烟帶長堤花霧媚晴洲對酒浦淑潤垂釣蘆葦秋漁唱醒曉夢棹聲驚宿鷗沙鳥飛近人江雲滿浸樓蕩漾川上萍明滅波間漚放歌天浤浤兀坐水悠悠乘興以出入委身隨去留飄然人世外儻蕩復何憂

初夏喜雨

乍入朱明候羣蔭麗以繁暖日盛炎歊焦然心慮煩微風忽洒洒涼氣浸南軒閒書有餘清默坐靜無喧豈惟助蕭爽兼得沃枯原欣欣秀佳木馥馥逗芳蓀五風并十雨盛治古所敦我皇肆大赦天澤共絪緼應時零霢霂百物生無言普天齊忭舞浩蕩皇天恩

中秋不見月有感 一種幽思勝於待月

秋氣何蕭爽況復值良宵家家榜待月風色不以驕玄雲羃長空高燭中堂燒徘徊青桂舉想像嫦娥嬌萬里一碧色有酒何繇邀長笛莫辭吹高歌莫辭囂月晦有明時年光去難招且要同心侶永夜共逍遙

代作

窈窈閒房靜綿綿幽緒長何處是黃山念之心傍徨明淑良可慕愚蒙感垂顧相攜復相憐無

朝亦無暮別離歲以換流光一如鶩上堂拜姑章回頭誤洎暝習習風吹砌疑是佩聲散流水（低徊可憐）有西東信誓空旦旦書來傳微疴我心類春杵平復須臾間勿使憂如鼠微軀不足思惟願加餐食但得玉體康不必憂艮靚

題孫鏡吾采真遊卷（神理絕似遠遊）

汩汩塵世中韁鎖誰能拔智者香象力從容得擺脫掉臂方之外尋真訪丹穴大藥秘人苦得其訣何時駕鸞鶴遊戲雲天末回頭人汝輩真蠛蠓

勉學詩 有序

勉學詩書之以勗士瑛亦見老夫期望與世俗異而以世俗之心為學其學不誠惡能遠到時壬申十一月念七日也

卓生天下士汝友實汝師眼如簸箕大手將雲錦披前世陳同父今生韓退之自跂一門庭歷

（謝康樂之秘氣不古道之儀期）

落以歷展俯視一世人誰能窺其涯進前日不御開聲遲相思古今人同病久為賢達虽李膺有龍門登之捨凡畢景真慕中散千里遲相追中情默有契道遠安足辭窮達有天命欲仁仁在斯文章千古事白日青天垂加膏希其光根深葉離離得道肥可莫忝微衷獨知初嘗似苦硬久之廿若飴所以忝學人埋頭死心為三益淩漬閒勉旃慎勿以今人何足道古人以為

七言古

野老行（騏驥恭怒疾於雷而不決裂轡銜）

君不見城西野老皮骨苦前年薊門昨江滸南奔北走脚無力北風吹面面如土少年意氣取卿相只今三十成朽腐計拙無求妻子饑頹狂反遭俗眼怒頭上之巾胡為乎腰間寶劍光糢糊醉來起舞歌聲麤白月慘淡浮雲孤嗚呼男（只此教）兒讀書萬卷躋蹬流落有如此不如歸牧西山（言山斧海立）

豕

赤城行　哀怨瑒畫天地為之低昂

故人家住赤城頭故人讀書赤城樓胸羅武庫世罕儷家無擔石心不憂雄飲百斛江河涸落筆千言神鬼愁左手持蟹螯右手把吳鈎自稱絕代豪唾手取公矦不然拂衣江海去三山之上訪丹丘安能悒鬱聲啾啾酒酣耳熱高歌發春雲凄斷成悲秋鄉里小兒不解識後生四顧驚且咻掀髯長嘯神自若熟睨世間皆髑髏穴（喻何）然痛哭復嘻笑觀者疾之如仇讐丈夫昂藏七尺軀安能俛仰隨時流相如子雲可為友劉伶阮籍真吾儔白眼泓泓向九州揶揄齟齬罷郎休夜光翻遭田父咤天龍頎駭葉公胖古來英（何）雄冢落不合自如此流俗悠悠安足謀（其沉痛）

○○季褒君節玉成漢卿過訪同賦　慷慨激烈中一段真科之氣溢人

我生三十太不偶单衣短褐何其醜面孔羞將兒輩看生涯甘落他人後薄田一頃城西偏飯牛牧豕自年年骯髒漫滅懷中刺塊壘高掛杖頭錢方生朱生典絕奇一日訪我來茅茨科頭赤脚走相接長歌短詠同追隨滿眼悠悠世上兒風流爾輩真吾師八斗五車無不有詞鋒筆陣從驅馳相逢但醉不須辭安能齷齪常攢眉君看古來豪傑士千秋萬代垂虹蜺

○○贈玉成　快讀四詩兩公精帶交倩千載如見

君不見赤城山人貧欲死破裙单衣混沉中書籍數萬篇世人視之不直一杯水（如此方可謂之賦氣）昨有一奴被人奪生也垂頭袖手無力爭不得狼吞虎攫氣力麤使我聞之三嘆息連朝北風十丈雪餓豺晝嗥人跡滅忍饑抱腹口微吟男啼女哭聲哽噎百責無辭子羽頭三寸尚在張儀舌丈夫失意不足恥窮愁何必成瘠痟君不見鴻漸（村然此畫）木鳳棲枳一日騰雲排霧羽翮高烏鵶尚呀涵

中矢

○○獨酌　北後幾幾山高蕩蕩水深又是一種

昨日今日北風奔千村萬村黃霧吞山深寒重
兕虎叫蛟爭龍鬬江湖翻去年旱魃憂農民煖
雲赤日冬復春雨驟風驕天底意高歌獨酌詩
有神

○贈林郡丞長歌　峽稜判日月

武夷仙人玉堂客腰繫龍泉掌明月紫氣百丈
照在闌波濤萬里壯生色天柱嶙峋青挿天乍
門吹浪浪如山樓船錦席簫鼓震貔虎軍聲烏
輿翻陽侯失魄龍無顏長鯨不呼毒蛇潛長江
如拭淨渺然但見昔時王氣輪菌鬱葱凝五彩
千載高掛東南天舒州之城如斗大一日佐理
十日卧玉梳春醪琥珀光碧浦烟花錦繡幕對
此翩翩逸興雄揮毫把酒酬春風賦罷酬歌白
月墮大江月出浩呼洶洶行文章世絕倫薦書

絡繹上承明黃金紫誥飛中騎乞賈借冠宣吏
人豫章杞梓支高棟金鐘大鏞懸天庭聳向南
邦留蔽芾郎看北極捧星辰燦也東西南北久
沈淪綉被感激肝膽真足以長灑沾襟血舌在
豈是無心人長鋏歌來聲哽噎唾壺擊缺氣縱
橫莫怨鹿豕山中侶珍重麒麟閣上身

○嵺城別程孟陽　風氣浩然

雙脚偶然踏海鄉日日兀坐招提房借送詩多
忽開眼高歌拍掌神飛揚借問誰能為此者二
是新安程孟陽孟陽俠骨天下無千金散盡四
壁孤琢成一技三十載瑯琊歷下徒區區採將
溟海珊瑚老攝盡精靈神鬼呼率爾一面便肝
膽莫漫粉澤同無類十日海風壓城黑雨脚沉
沉天慘色我愁賴君一破之逢君幾日又君別
吳門白酒白於雪與君聳醉歌聲烈慇懃吳措
眼前意跌宕古人必才傑感君高義長揖謝君

去他日江湖好相覓

○初寒念邊戍

北風獵獵吹胡沙十月邊城飛雪花數聲悲笳慘慘發何處征人不憶家漢家天子不尚武祇將戍卒備戎虜時平不復從軍行天寒深念枕戈苦裘帽金錢出尚方寒邊頃刻回春陽男兒沙場死不恤倚戈候月分所當報道匈奴勿犯塞多少健兒在邊疆

○唐梅臣給假省覲還閩歌 有序

余性迂僻生平所喜與遊者非揚扢風雅之客則披剝名理之友其餘世事不得已強起應之非其好也南來部事稀簡又寡交遊終日鍵門與古人作對而已一日梅臣持其語石居稿示余讀之風韻姝勝峭然清絕如冰玉照人無一點塵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梅臣矣已而梅臣又以其尊人自明先生所著書若詩見示先生抗志林泉讀書味道學宗文成湛思名理有年溢爲詩歌特其餘事乃知梅臣家學淵源遠矣梅臣久勞於王事不勝其屺岵之思時給假南還作此爲贈

夜來江頭老龍舞掣電驚風走雷雨語石雄文光怪生疑是天遣六丁取唐君唐君何太奇胸羅星宿光離離骫骳那管俗子叱文酒慣與人期近來文壇殊靡靡爭沿枝葉少根柢天幸文成與羣盲道德文章抉其髓君家嚴父意思眞二溪之後爲功臣玄搜冥探絕學咳唾珠玉眞微塵河有源兮山有巔眉山三峰豈偶然深山大澤龍蛇起興雲吐雨潤八埏我向金陵得識荊片語契合肝膽傾卓家園裏梅如雪一日醉酒千秋情忽然別我秦淮渡戲彩情深不可住九鯉仙源何處尋南望千山萬山霧

露盤歌 有序

辛未冬卓左車旅寓揚州逢有以碧玉盤售於市者索價甚高云此漢武帝仙人掌上承露盤也雖世代綿渺莫可辨識而古色黯淡陸離儼然出土之奇珍非近代物時思白董公舟過維揚見而賞愛之欲市未果左車傾囊買之歸壬申冬渡江遠來唁我持以相餉余貧家素不畜此奇異物兢兢守古人不貪爲寶之戒而故人高義卻之不得遂付士瑛收藏之因思良玉可以比德才士併寓意焉以解釋左車牢騷不平之慼爲之作露盤歌

武皇昔日好神仙玉盤承露爲延年須臾茂陵骨已朽至今奇寶出人間碧瑩無瑕好顏色森沉黯澹氣蕭瑟瑶臺琅死那可逢儼然彝鼎古法物不知埋沒幾千秋飄傳流落古揚州瓊花

觀前一日攝尚書咨嗟三嘆息千金高價誰肯酬有如奇人才子偃蹇齟齬售不得卓生貪奇兼好古傾囊買之來餉我擎來古色照耀人只恐變化爲光怪貧家陋室蓄此無乃爲不可懷璧致戒古所記珍重故人一片意分付兒曹好收藏君不見造物之精華人間之秘寶天帝珍重鬼神呵護千年萬年不淪墜

送左車雪照還金陵

卧疾經年不出戶白日如同黑夜度寤寐奇人不放懷長江遠道何繇晤忽然扁舟破浪來唁我深山窮谷隈伴侶携有名僧至吐語令人心花開山城連日十丈雪饑烏欲死人踪絕燈火熒熒照夜深談鋒四射廣長舌吁嗟乎入溷之蛆承糞之蜣滔滔滿眼如醉如狂安得爾輩牙後慧麁言細語長相將示我以無生之妙義導我以出世之慈航吾慕元公之子子瞻兮亦有

君游月屑天衰似無依向洋洋

妙喜之於張連性共命日㮚星光未能免俗且別去英雄回首不可忽何以發吾之狂言何以吐爾之光芒尚冀化爲孟之龍韓之雲四方上下追逐共翺翔無使老夫離羣而索處有眼不敢開有口不敢說惝怳仰天搔首以獨立四顧無人心內傷

讀書堂稿卷之九終

讀書堂稿卷之十

五言律

○早春訪石浪上人　詩雁

烟煖野容滋悠然散步時僧瞋一峰下客到夕陽遲妙偈皆松識閒心春草知對床無一語性寂本如斯

○雨霽晨起

高林澄霽色幽戶引和風百鳥喧松杪孤雲抱

谷中春容巖草含芳氣野花通披髮臨高望海隅片日紅

○館中

萬井寒山外危亭睥睨前嶺松聞曉霧檣竹駐晴烟小徑頻携酒閒居但草玄興來時眺望花柳寒雲天

○漫興　墨氣浮動

一室真無事長歌興轉幽野烟浮竹淨春月亂

溪流高枕苔生砌開尊月滿樓山風吹戶早好共白雲遊

○村居

結廬臨古道移杖即荒原烟雨孤村暝鶯花滿院繁尋山依鳥路乘月閉柴門爲問溪邊興裁詩向綠尊

○抱病二首

抱病今何意淒涼獨自愁歲華淹伏枕天地一

虛舟鳥下孤村夕雲歸衆壑幽世情吾已懶應逐海鷗浮

○又

別業空山裏孤燈獨夜身交遊江上淚風雨病中人宿鳥翻深竹谿流響亂榛居然成小隱日日白綸巾

○送霍少府

何處神仙尉秋風匹馬還天涯雙白眼海上一

青山醉臥邢臺月晴看易水鵬高蹤渺難覓紫
氣滿燕關

○春夜

夜燈明春色積雪映空庭月逈寒烟綠溪廻春
草青世情違獨醒生事誤談經投筆看長劍環
城風雨冥

○贈玉成三首

豈謂黃金盡秀知雙鬢稠悠悠湖海內總爲酒

家畱到處皆吾[illegible]即舊遊一生渾放浪落
魄但無愁

○又

坐臥空房裏行吟澗水邊野橋山路細幽洞石
泉縣鳥語風中斷僧烟竹外連偶然故人至對
酒興翩翩

○又

之子淹何處今朝始見之乍逢一相慰久語忽

生悲世路看予拙生涯獨爾爭放歌聊自適拂
石共題詩

○○春興

杜門甘避俗伏枕自經旬忽見桃花發方知二
月春村村農事早日日鳥歌新乘興尋芳去長
吟醉綠筠

○同玉成作

放歌當落日散髮對秋風遂爾忘身世悠然田

竹叢蟬吟一葉[illegible]散衆山空把臂同心在無
爲泣路窮

○幽棲

城直橫雲嶂溪廻繞石門竹松全覆戶霧雨半
含村杜開成玄草看花倒綠尊悠然人事絕長
肅自山樊

○○山居

仙客鶴爲氅幽人鶡作冠雲從牕內出山向枕

邊看高鳥青天下長松白日寒自甘隨鷃適不
敢望鵬摶

寄君重詩　一種襟期英雄心折

君重於今日可謂詞人之梟哉情性驕蹇
少所降下衆人皆欲殺久矣不佞欽其才
與之昵好頗似北海之慕正平也白下分
袂風流雨散亦白玉成持其手書來政想
念中即賦代柬號君重讀之將無愴然綈

袍之感哉

五字深情橫筆

餘子何稠濁吾獨覺寂寥澗花紅麗席村醞綠
宜瓢似水交堪見如椽筆更饒望君賜轂轉一
為問山腰

遊尹氏園亭二首　娟秀

徑僻藤偏冒亭深日故遲水烟如織翠花樹總
成帷時鳥調聲巧嘉賓發興奇徘徊怱日暮歡
坐聽新詩

又

松古門如列藤交徑不妨浪遊無近遠隨意坐
青蒼欹竹全欺座飛花故落觴晚來風稍起蕭
颯到陂塘

回首　騷殺之氣如秋風颯至

回首十年事風塵皮骨存微名是何物壯志不
堪論偃蹇難逢世疏疎合杜門故人頗同調相
約灌家園

贈龍我執　筆意灑麗

逸氣何翩翩風流美少年朝從燕市飲暮擁胡
姬眠走馬青樓下垂鞭綠柳邊平生愛豪俠對
爾壯心偏

雜詩三首　令我欲喚奈何

忽忽隆冬至悠悠永夜淹綠尊他日興華髮近
年添有命看高馬無端只短鎌孤襟托詩句對
爾且同拈

○又　槎枒孤幹

霜雪年光暮閣書夜色孤窮來失肝膽老至借頭顱酒熟故人到尊開新月俱淹留添燭跋欹倒任狂夫

（老勁妙語）

○又

貧病人情嬾逢迎幽事妨晚雲寒聚浦山月淨依牀對奕頻燈燭深吟費酒觴護窻梅竹色蕭灑到空堂

（幽涼）

○疎懶

秋到雨能報伏歸懃尚欺何曾俗物慣只是書眠私竹鳥窺人屢山雲送色奇但吾遂疎懶從世與愚癡

（実然而起）

○晚望

緩步高原晚哀蟬萬木深黑雲吞衆嶺紅月訝東林將老憂端並多年病苦侵浮沉底意緒回首一長吟

（的是眼月與夜）（川異）

○寂寞

失意狂難盡同心醉不疑窮誰借煖眼懶只坐支頤春入氷融早山高花信遲怪來躭寂寞莫是子雲奇

（狂七肺腸可觀）

○化鄉君節過訪分韻得重字

紅塵背千嶺白石寄孤蹤巷犬聲如豹雲松甲似龍素交吁契濶濁酒借從容徙倚高原晚山隱霧重

（天然且）（對）

○贈君節

覓句必吾黨開尊動爾廬酒酣拚自放詩法更誰如山色春堆案花飛午撲書平生奇作僻一任世情疎

（淺而妙）

○將到河間　真率沉至

大風號白日滿地捲黃塵泥屋屯征馬爐糕坐土人天烏下一聚官柳着深春兩度班班苦河間到慰神

○早發定遠　寫旅情態入畫

月斜征馬照春入曉鷄寒早飯朝朝飯遲嗔日日鞍吐山天有色平地水無端千里歸三日雙眉破一攢

○自響鈴鋪宿良縣

牛耕亂眼底風俗近南嘉高下句田麥青紅亞圖花枯塘春破水晴浦鳥行沙良縣安今睡盧桐接是家（春雲之妙）

○合肥道中

日暖薰生意春曕藹物光坐牛兒帶犢拾菜婦持筐塲緑駒眠草天青鷺起塘稻芽遲土俗刈麥憶吾鄉（妙於即事）

○繇蕪湖進東壩

愁殺掀天浪紆廻東壩穿湖灘船屢閣魚笱凍相纒髀肉銷江海舟車擲歲年銀壺對金鏡一一破旅情牽

○示化卿

虎豹千山裏憐君一騎歸依依問行役事事嘆乖違此物埋塵土皇天有是非侏儒飽欲死今古一歔欷（高況）（出往往入妙）

、、同玉成望北山

晢送雲山月聊寛塵壒心木稀村影瘦烟叠嶺容沉萬事輪丘壑三杯共苦吟徘徊羨高鴈的的霧空深（琢句精細）

○浮山開唐山人說大凹山之勝

大凹翁能說峰峰到眼前桐盧一秀絕今古僻雲烟松頂茆菴小山腰石竇圓平生貪勝槩欲問曲湖船

○住太守巖贈忍之

我愛茲巖勝高眠暑不妨泉懸晴濺几石氣冷侵床閣動片湖白塔窺衆壑蒼時時勞步屐清話到山房

訪玉成山居二首

日華疎雨影松浪閉門聲秋果稀仍墮烟巒隱忽明樹根逢小坐澗底信閒行盡日無人語空林一鳥鳴

（心境忽寂）

又

幽獨有情性千峰爾一廬點書山鹿叫煮茗竹烟疎余亦同玆味何時定卜居昏昏塵土面對汝意踟躕

（起得淸妙）

舒城倫道士樓

入夜暫休歇勞勞媿此身一燈孤照客萬計失依人何事不得意誰能免食貧只應茅屋下端坐聽沉淪

（道心隱現筆端如見）

觀音寺栢公房

客子無相晤寒天古寺中閒房几坐掩幽意與僧同鴉亂日將夕鍾鳴月在東浮生亦如此吾欲悟眞空

（頷靑亦是危語）（著眼一何尤妙）（有折點）

漫成　淸澈可思

草樹交平野雲光散夏亭鴉鳴喧落日蟲響亂空庭竹色合窗綠桐陰入戶靑徘徊還自笑十載困談經

送別

慷慨荊高侶悲歌燕趙餘浮名淹俯仰薄俗避樵漁擊筑關雲壯當壚嶺月疎時來易木上懷古獨躊躇

（此評令人深）（敎）

得赤城書却寄二首

千里蒼頭至書題欵欵眞冷官須伏友拙性怕干人日月白甫筆星辰管鮑身莫將千古意持向衆人論

又

赤縣非容易于今嘗更難徵兵幕府急轉餉屋廬乾衡地眞知苦閒居亦未安逢人話國事羞殺進賢冠

（屯人那解羞）

○雨

最怪冬奇熱今朝雨亦宜亂雲過寺疾饑鳥啄堦遲亭午猶高卧無人共解頤那堪正漂泊終日灑如絲

○雨後

孱熱愁無那今朝得雨涼似添雲樹色更覺晚荷香道路中年過浮生萬慮傷息機吾未得沙鳥羡魚梁

○禁林春望二首

禁林佳氣多望望復春和水樹新人意風花勸鳥歌野烟通御座煖日蕩池波無以酬天地光華可奈何

○○又

物華與生意御苑十分春大液波逾潤何如帝澤新花開似望幸柳拂欲清塵無限小臣思何繇獻紫宸

戊辰 山初 前後 然可 出處 長

○玉署槐陰

仙臺不受暑況此綠槐陰托根已得所散影更能深如坐清涼國長澄氷雪心時有五雲氣霏微到上林

○玉堂作　穆然無奇正自勝

三年負譴客此日忝班行朝罷黃金殿端居白玉堂友皆天下士書是禁中藏時事終何補空慙鵷在梁

○玉繩年丈示感懷詩索同錦諸兄弟屬和因步原韻　質任自然　深淳宛篤

江湖原有地朝市若無天衆口金堪鑠君心直似絃山猨手自試錘玉火逾堅藉藉何須問詩人美不愆

又　大胸中

但索長安米無言亦自憎爾能當一柱世已望三能未少傾葵藿閒然起蔓藤何曾書咄咄大

笑向交朋

○又

亦知韁鎖外洲自有畸人欲隱曾妨市思歸不待蓴空勞腐鼠嚇豈厭露蟬貧何事貪名者甘之似八珍

○又

同館諸兄弟無如我鈍頑一庵謝榮路三歲匿深山逐隊鶴行入冥心鴿舉開曠觀出處際了

不動人顏

○又

自縮漢庭綬幾垂荊木綸苦心楊子草不問汲生新進退非無據識稱豈有因從來作佛事一任喜和嗔

、、又　哀聲琤琤

幾謝漁樵伴來參鴛鷺行一疏明謗篋百感托奚囊易辨涇兼渭難憑雌與黃古今多少事誰

爲問穹蒼

、、遊金山寺　淡然已足自是古意

金山爲元公杲公二大士道場宇内第一名勝余久慕之而未得一遊巳巳冬南還泊舟瓜步江口相望咫尺造次一登書此識之

泊船見螺髻突兀水中央呼童喚舴艋飛渡問津梁今古雙開士乾坤一道場扳躋人世外天

海接茫茫

○○答卓左車渉江相訪之作　有序

庚午新歲左車自金陵千里拏舟相訪高才久困頗不勝牢騷之感詩以廣之

訪舊輕千里年新共一尊足雖經屢刖舌喜尚猶存才子無通塞時人有繫援君看古奇杰光價照乾坤

、、題宜憶沖册　有引

余東裝往來甬中名勝滿目竟未得一編
攬時時挂懷適憶沖兄自皖來故人相逢
有此約而未果因其索題書此見意
鳳臺重聚首虎觀念同遊解組君何達緇衣我
却羞丹崖蹈未遍紺宇幾時周莫遣山林笑空
爲此滯留

贈劉鴻漸

岩處多奇行當年覩若翁直追尊宿上擺落市
塵中古道今何在舊遊倏已空阿戎欣其語猶
得見遺風

○贈程隱君

六十鬢無華松筠正未涯仙風司馬子俠氣魯
朱家烏巷堪藏卜青門好種瓜安能從杖履埋
照事幽遐

玉成山館作

閒居稱疎懶閉戶絕交遊惟爾平生好況兼山

水幽數杯各任性一壑對忘愁夕照牛羊外烟
嵐別作秋

○祕園詩 有序

雪夜談深左車以園居詩見屬幽憂卧病
之久不能作五更睡醒展轉枕上漫成二
小詩以慰其意然終是病中囈語言之
不文亦是歌之不能成聲爾

一身天地客三徑竹松居車馬遠不到林塘清
且疎春晴孤秉耒日夕靜繙書妻子有饑色中
懷常晏如

○其二

心光映寶月舌本吐蓮花菴傍園廬起佛子一
爲家梵唄雜山鳥寂滅殺心蛇疑是龐居士紅
塵領絳霞

○贈雪照

好學有如此少年儕所難義深憑抉剔句好足

蛩餐一望麻葦是千冲龍象看人天今有幸法
道未摧殘
乙丑清江浦贈顧韻茂二首
舟泊青江浦月斜捉袂時乍逢慰久別絮語驟
生悲世路堪傷我孤衷將告誰非憑夙昔契若
爲寫心期
共二
東髮宦情澹放歸懷更開長辭塵世侶戢影桂

松限人事棄無用天年托不林多君栝國手吾
道未遭迴
攝山道中
遲客江亭久乘閒攝頂遊素心饒獨賞勝事喜
相求徑曲望烟入峰多逐霧浮沿途意已愜况
復到山幽
棲霞寺　感愴玄淡
雙峰護寶剎萬壑散精廬塔古延青蘚松高上

碧虛累朝佛子窟當日隱君居何事滄桑感無
生理自如
早發棲霞　一幅微山圖
出門沙草氣一路撲人香山僻日遲見秋初候
已涼籬間數花赤鳥外亂峰蒼處處石泉激猶
疑在上方
弘濟寺雨望同圓海雪照作
片閣占江天相將矚望延雨風如娛客竟日恣

狂顛出沒山無定晦明烟有權會心君自取佳
句劇聯翩
東照公　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
鶴在鷄羣內非惟衆所嗔邯藏殊有異寮戾若
無人短俗那堪語長謠好共親維摩今示病莫
問息言津
久旱六月初六日中夜忽大雨晨起拈筆
東雪照上人

雨夜太平事昨宵久旱心一犂農歎淺十日土
歌深柳濕逗簾翠苔痕向簡侵天私爾間客似
爲勸高吟

○予與左車不爲我點定文中字句左車答
書甚辨頗得文章家之訣喜而有作時乙
亥九月十日　詩題亦妙

跳擲雙丸過重陽總不知稚孫催點課幼女解
抄詩老病何拘束乾坤一笑嬉偶然開眼處是

子送書時

○左車歸里省親詩以送之乙亥十一月二
十日　只似一小尺牘

君才猶未遇使我氣難平歲暮將何去寧親犯
雪行買書入吳市訪衲出杭城破釜明年計翻
濤看怒鯨

讀書堂稿卷之十終

讀書堂稿卷之十一

七言律

○○答吳客卿喜以冲秋篇之作有序

客卿太史與余有髫年之好頗欵欵敦篤下之誼庚子之役傷余流離不偶之久喜動於色箋頭二明珠時時掩映懷袖間也衡權稍屬昔賢所歎如太史者爲日星矣

奇偉深渾躡今古
海內人豪都當自廢

喜動高歌字字勻髫年意氣晚逾真虛勞錦服被緇服實見塵身證法身病裏世情堪滿眼亂餘天地會傷神頻揮藻翰延佳客莫負金尊勸綠茵

○又

曾將綵筆侍星辰兩度燕山憶所親司馬病來愁卧蜀青牛歸去氣函秦靜中禪悟觀俱妄世上浮名誤是真清供長齋閒對佛應憐書劍滯風塵

○又

子吟楚澤汝官燕湖海浮沉會渺然白首敢論冲鵠志青雲猶記聽鷄年追歡轉見平生好蓮俗誰將意氣憐貧病詩篇堪遺興縣來文字不離禪

○○又

却抛銀佩棒金容勝侶香臺數過從朱戶宰官

元是佛滄江魚服舊爲龍壇登坐覺空花摧鉅非僧歸雲霧重君自慧根稱上首好傳妙偈接中庸

○寄懷玉成二首

花裏銜杯惜未傾憐君蕭索滯孤城一春江上靡燕色半夜山中風雨聲劍氣迥連白月動星高傍紫薇明他鄉憶汝愁無極百里空縣國情

○又

白蘋紅蓼滿平川、東望波光正淼然、雨過皖山千嶂暝、風生揚子亂帆懸、故人書動三春絕、久客情悲萬里天、憶我漫憑懷舊賦、可無尺素到溪邊、

○早春登山 王孟清微之響

看春且事少年場、度壑穿林興正長、徑轉松陰連霧暗、崖懸茅屋入雲藏、青青楊柳烟中色、冉冉櫻桃雨外香、祇爲空山還解事、一盃聊醉野花傍、

○春日懷玉成

東風吹雨漸霏微、不盡青山帶夕暉、竹裏泉聲當戶落、簷前嬌鳥傍花飛、愁來何處啼鵑合、書去其如過鴈稀、憶汝天涯頻極目、白雲晴色滿芳菲、

○同玉成飲憶渡之

霜落寒空鴈影懸、閉門長自罷周旋、已悲失意猶當日、況復同心隔莫天、宇宙祇今吾黨在、文章不必衆人傳、極知詩態窮逾好、何日酣歌對酒筵、

○同玉成晚眺

連朝酣暢新篇壯、向晚登臨野趣同、城市樓臺蒼霧裏、村家春杵白雲中、長將詞賦悲荊客、未有聲名動漢宮、回首十年俱浪跡、秖今操瑟爲誰工、

○同玉成飲 只似欸然對語

霜落空山木葉乾、一尊清夜共盤桓、風敲疎竹山屏靜、月照高松草閣寒、文彩卽今堪虎變、風塵何事只漁竿、銜盃對爾拚疎放、流水如今敢浪彈、

○示玉成 此等詩方是無一點塵

鳳皇之食碧琅玕、何事年年枳棘盤、醉後雄才

高自許別來新賦好誰看大年欲向詞場結弱
歲焉知行路難最是好文偏漢主子虛何日動
長安

○贈巴生

一劍飄零三十春相逢杯酒即相親吾方愛鼎
孳傳臚世共驚龍不用真囊剩青鳥堪自老舌
懸白馬對誰論看人道路終何意好向江頭訪
釣綸

○憶玉成

山中來往故人車歲晏飄零見索居筆落還能
驚滿座窮來何處曳長裾白雲明月高清嘯翠
竹寒松老著書異日風流看頓減可能對酒不
躊躇

雨齋郊望

窈窕高城霽色遲滄烟晴日亂亭臺千村漲水
連雲盡萬朵溪花帶雨開懶性恰堪供伏枕時

名自合讓多才却憐諸子能同調安得長携共
酒杯

○晚渡黃河

驛路垂楊匹馬前風塵千里向南天山廻青野（即境最真親歷乃知其妙）
孤城出日落黃河古渡懸烏外片帆明遠水花
開萬井暗晴烟遥知到日逢秋色何限登臨濁
酒邊

奉別林春池老師（有序）

吾師秀扶輿之靈體中和之氣賦心傳而
牂牁之詞人杜口辨河激而長安之談客
韜鋒雖智察秋毫而道諳牧馬春顧儒雅
弘獎風流堪忘北海之年輙倒中郎之屣
蓋不特介貞問絹化洽歌穗而已燦以錫
鄙猥蒙徽簶豐肌骨於陳人發朱絲於枯
荄剪拂之德若般方輿而戴圜蓋維時溥
遊泰淮鳳臺在望龍門咫隔感知巳之顧

盼嘆踪跡之飄蓬張先生之舌尚存趙公子之客安在撫劍色飛悲歌髮植汀花雜雨片片牽愁江柳含烟條條惹恨不揆檮昧爰綴蕪詞庶比於士傳瞍誦之義并志別私云爾

十載飄零卧故園壯心寥落不堪論才名豈負
南州望薦疏深銜北海恩俠烈未能酬國士風
塵誰復念王孫只今千里羈遊日一別龍門倍

愴魂

東玉戌　清老絕無粉澤

十年裘馬慣飄零家住西山戶畫扃照眼花枝
催白髮感時風雨按青萍松扉竹徑誰相問攬
蕙搴蘅見獨醒幸喜故人詩律細每傳佳句破
沉冥

○秋日

（合三句寫出秋字）

千楓黯黯孤村暮衆鳥冥冥晚陣同欲雨郊原

迴朔氣入秋天地易悲風年華物色詩篇裏嶺
殘螢氛涕淚中標柱請纓氣不小飄零衰謝恨
無窮

（本朝洪澤）

同君節玉成中隱過伯孺館賦

（陡絕）

庭深花暝全疑雨山逼床空欲起烟老至豈須
驕彩筆朋來端合費青錢相憐孤調悲歌發並
挾千秋氣色偏不擬風塵仍浪跡拚從公等締
良緣

○送夏伯孺遊杭兼謁章會稽先生

東南名境冠杭州藜杖親[illegible]屬勝遊一鏡天開
魚鳥色萬花春合霧烟流雲封禹穴金爲檢潮
湧胥江玉作樓千里起居寬繾綣慚予猶滯剡
溪舟

（開顏發豔光明爍）

○戴微之有吳越之游詩以送之

勝絕東南今古名片帆雙眼豁崢嶸黏天海色
晴吞樹捲地濤聲晝撼城女映越臺銜客宿馬

（老而韻）

含吳彩犯龍精未醉頂酉韻一寫吳囊錦
盡驚

于明府築吳塘堰成賦贈

片雲天柱峰頭黑亂瀑飛泉百道開驟雨勢吞
丹鶩去破山雷護白龍來孤關隘束千谿峻崗
庾人歌兩汶才北斗黄金循吏詔仙郎下邑豈
徘徊

江上别郭元孺 骨重神寒

幾年不見勞魂夢此日欣逢慰別離親切一尊
依永晝飄零兩地感當時雲屯荒壘亭亭古雪
壓高鴻陣陣遲凍水氷檣催獨發江梅岸柳費
相思

夜坐 曉烟秋潦

三年漂泊仍棲此細雨孤尊坐夜分嬾性豈堪
牛馬走息機合傍鹿麋羣沾泥草木春生色繞
屋松杉煖護雲傳道東兵新戰死請纓寥落愧

終軍

元夕山中 艷甚決甚老筆老筆

銀鐙寶燭終宵徹伐鼓鳴鍾萬戶誇走馬三更
曾放浪孤帆幾歲阻繁華空山荏苒佳辰過隨
俗歡娛醉帽斜遥想城頭諸俠少踏歌聯袂擁
香車

寄體中 高恣之句

異鄉歡會王程促故國空歸旅病纏回首青雲

愁浩蕩比肩朱紱笑遷延雙龍欲向中宵語老
驥長思萬里先不信文章終墜地懶將生事問
高天

夏杪同王成以僕坐齋頭作

尋常盃酌小齋宜榆影徐移坐不辭地僻儘寬
松竹色山深偏易雨晴期觞句峽瀑歌相敵自
在簷雲意並遲最怪晚颸涼欲動朱明合是讓
權時

○左拱之自北移居東屋

由來北郭人稱子今日東墻合喚公不滅揄枋非叟輿可知茅屋村歌雄三開羊徑應無與一吸鯨川就許同好辦青錢市千斛須教塊壘爲君空

○江上逢石玉卿　閔麗

鼉吼高江風拔林何繇使得此中尋一龍頭腹重依日雙劍虹蜺乍吐心眼底浮雲如浪跡天涯今雨待披襟明朝短棹思千里涼月寒潮夜夜深

○泊塘西　使我輙懷故林

匹馬殘冬憶帝州今年仍作越江遊怪來歲歲天涯客何異飄飄海上鷗雪壓布棚皆不渡杯驅寒色强相酬無情最是塘西水故向愁人日夜流

○早發鄒縣風沙瀰漫有作

曉發天低風色黯中原混合莽黃埃雰吞晝晦雙儀失空激沙飛萬鏑來彷彿鈞陶元氣沌杳冥魍魅有無徒泥封嶧嶺精靈古指點何繇一上臺

○抵彭城界

日煖有輿夢不醒眼開徐兕認全經春蕪野濶千鋪綠高鳥天空忽破青直北千城紆一望遥南疊嶂列爲屏黃河總變豐蕭色魚龍何人請帝庭

○寄題朱太常園林

碣石滄江借不難千章萬筒碧琅玕花間白墮青絲舫郭外藍輿紫襜冠礙日樹交晴自暝當颸瀑灑晝長寒相逢莫怪如泥醉齋禁歸來喜得寬

○偶作　甚率甚淡甚朴正此好

科頭赤脚踞胡床吟罷新詩咏慨慷老向手中

貪一卷病從肘後檢諸方杜門流俗捬相態問字何人好並狂舉眼天雲浮不定野夫蒼狗意能肯

贈玉成之閩　老筆紛披

送君遥向嶺南行粵水吳山萬里情白日樓臺高蜃氣清秋風雨亂猿聲荆州登眺悲王粲梁苑文章見馬卿醉舞龍泉多慷慨江湖漂泊愧儒生

月下同諸弱弟戲

經年上國悲雲散此日空亭對月明萬里寒光連積水千山夜色澹孤城鳩車竹馬憐諸弟（觸然情話）華戶蓬門愧阿兄第五頭顱看漸起不妨詩酒日縱横

京中示諸子　神骨落落不獨音調高亮

青春並馬向長安詞客天涯把袂歡花發鳳城樽酒暮月明燕市和歌寒越夷猶聚蟻蜂窩漢

將何須皺鬚冠中外難虞君自見誰人不道請纓難

贈袁伯伊　字字實而能佳

黑綬蒼生意獨真三年雨露粵城新乾坤虎豹頻垂淚山處龍蛇本自神傲吏豈容長綬晃（必非俗吏語）仙才端不溷風塵洊峰處處蓮花色藜杖芒鞋快此身

贈戴熾卿　清思翩翩

令弟郎看響玉珂賢兄寧復久烟蘿年誰洛下一生少才讓雲問大陸多萬卷不辭深夜破千（佳句薰人）婚時買好春歌莫輕油壁街頭過手果爭拋奈爾何

允孚樓上新開北窓邀余與化卿君節共之同賦分韻得山字

故人一榻小樓間新鑿書牕見北山雨脚晴崖（直敘事筆有餘閒）消更好雲根幽樹抱長閒平邀登嶺蔥青色數

破高賓文酒顏我亦併懷貪勝眺便應學搆代
蹐攀

○送方君靜按浙　送詩得此故自超

令疑殺氣拋炎節始識烏臺動錦鞍此日東南
人避駕頻年天地虎爲冠抗章烏嶼蘇枯色攬
轡湖山飽異觀大海泊空青浩浩好將詩筆闘
波瀾

○○贈朱窻呂卜居廣陵　妖艶如謌

七閩才子住揚州天下繁華數此丘賓瑟金箏
妖妓酒名珠翠羽賈胡舟詩篇驟奪濤聲壯客
宿長懸玉氣秋莫向蕪城城上望吳烟隋柳與
人愁

○九日同玉戍尋披雪洞

重陽冒雨齊尋洞路竹穿松幾度灘一挂瀑流
隨壁直雙開石峽倚雲攢摩挲細認苔餘字指
點全迷霧裏巒小榼屢移瀕險坐晚霞晴色引
盃寛

○晚同玉戍小坐

登高覺剩今朝興拉飲明燈爾不辭挿漢峰巒
猶在眼親人禽鳥尚餘思茆齋秋影深沾雨菊
徑寒香細引巵無限歲華塵土送風流重憶廿
年時

送赤城之元城任

平生研席最相親喜得雲霄並致身恰我移疴

還故里逢君作令向京塵發鉶新刃應無敵吹
律寒鄉合有春莫謾對人稱俗吏城頭何限太
行新

○○贈王隱君　雄峙浩渺如山如河

南床正氣南都重北極循聲北斗高共詫氷霜
跨等輩誰知砥礪有人豪世間賢聖藏屠賈天
下英雄在布袍寄語悠悠耳食者莫將軒蓋傲
林皋

○乙丑夏舟中作有序

勢人遝然，媚子承風，貝錦南箕，快意而已。時事如此，夫復何言。倉皇買舟，飄然南下，終日縈廻枉渚曲岸間，懸槌之指，無所置之，偶得一語，便呼管城子掌記，聊紀一時之事，俾夫讀之者亦可以觀世焉。

犀文忽爾落霜臺（咏放得妙），說道清時汰不才。烏有子虛成底罪，張酣李醉倩誰裁。千秋實定爲何物，一阜蒦有是哉。白日中天原自正，凝雲惡霧蔽空來。

○又

公然白晝舞魑魅，突見平地生波濤。爲問功名爾何物，送斷良心是我曹。蕭艾役骭芳蕙死（危反反擠崎嶔險），鴟梟鼓翅祥鸞逃。古人發憤棄世事，歸去南山高復高。

○又

宇官模樣道人心，閱世皆空豈自今。久矣青山猿鶴穩，空勞赤舌煆爐深。乾坤爲室從鵬蕩，世事如絲莫繭尋。麟士只云是卿嚴，直疑何必不偷金。

○又　容貌甚朴如賈胡　懷中有寶玉氣

少年觀道老莊言，晚節銷心佛氏門。始信萬般皆幻妄，何須七尺鬪籠樊。將刀砍水水不壞（直是光明），把火燒空空自存。腐鼠漫將威鳳嚇，此身久已出乾坤。

○又　無文字態有金石聲

渴死不飲盜泉水，熱死不息惡木陰。（極是老筆不妨與古同旬）平生勵志空自苦，不及夸毗多黃金。腐儒痴鄙不解事，通人流動是知音。天意亦厭世眼小，屯顏亨跖開其襟。（下石傷心事快心語）

○又

傷甘鼠腐爲珍味（落落蕭蕭），蝨據豕鬣是廣宮。流俗汨汨

盡如此吾徒落落將安同不逢許昌一男子誰爲炭門阜伯通便居廡下亦不惡高人烈士在其中

又　疑是寒山古佛

幾年富貴轉身空記得元禪與長公塵世廻頭苦不早詩書送日未爲窮殷源書字眞多事趙壹嫉時亦褊中宿債若逢須引頸區區何必較窮通

又

一生安命只安貧數卷殘書了此身仍是蠹魚酸子相虛稱金馬玉堂賓人言王叔癡非假自信稽康懶是眞一任天公安置在也無仇怨也無親

又　江淮河海天之奥府

即看几席起羲戎得志休誇伎倆工九鼎豈能逃伏兔四休甘自棄愚蒙射工一任含沙巧號

虎愁從噬食雄若使世間無此輩怎教浩蕩是天公

又　直寫世變堪云詩史

常時票擬出傳宣此日中書聽自便足見聖朝多解澤頗聞賢相念煩究網羅四織無逃地生死孤蹤寶仗天嚴譴總非明主意覆盆空愧上公憐

入都門時南樂相公以太廟失儀爲左僉院所攻南樂恨之刻骨遷怒桐城無端而門御史之疏至矣常時疏送閣皆有青是日獨無有南樂得此疏喜甚云此渠魁也亟當重處崑山相公爲余不平而不敢言聊城相公忿然稱寃徑拂衣而出南樂不得已姑票閒住已而命下竟削籍與南樂初意合中外線索聯絡如一人吁可畏哉

又

零落河頭河尾邊家依破屋數家聚爭船舟于
時譙閙守筍漁翁却靜便亂從青齊多曠上春
來豆麥慶豐年孤臣不作丹霄夢野老長謳樂
舜天

又

舟中忽忽只憨睡歷歷起攤書作伴儔毋逢奇事
當住客怕聽旁人說故鄉閣挂石稜深隱樹橋
欹汊曲淺通鷗欣然爲會林泉意除却高吟萬
事休

又

故園烟靄碧嶙岏勝景從來咫尺看山谷寺前
崖百丈遠公巖畔竹千竿莓苔春踏花蒸洞石
磴秋眠鶴叫壇却憶長安堆一笑馬通騾鐸雜
衣冠

已巳夏玉成奉命巡關特出賠督師訪問
方畧東巡直馳數百里而還得詩百首見
示作此爲贈

關外周巡暑不辭遍窺險要歷觀師稔知羽扇
高揮日便是旄頭欲落時虜婦胡兒齊拜馬銀
戈金甲護褰帷歸裝點簡無他物兩袖清風百
首詩

已巳秋別同館諸兄弟

曉綴鵷班侍冕旒晝環仙侶領瀛洲優游文史
儒臣樂安享清閒造物伉達士盆歌姝自媿高
堂問望倍多愁諸兄及早登黃閣小弟棲遲分
綠丘

安順司理徐公闔門死難詩

丹心一片捧君王小醜何人敢跳梁滅賊未酬
臣子恨全家爭赴烈忠場雲昏日慘天爲流身
殞名留骨亦香在昔孤城抗强敵祇今誰數只
睢陽

送卓左車還白下

久困龍門未化鱗遠來話舊感嗟頻絕憐彩筆稱才子誰道蒼天果負人（曾偶文心未能如許）烟柳亂搖翠湧浪兩桃爭綻火燒春風光滿眼催行樂送爾扁舟一愴神

夏至齋宿

聖人方澤所有事百爾官師秖在公道合地天昭答異禮虔南北肅雝同千章龍虎高排日一派琅玕細奏風靜院淸宵翻自厭不堪塲隊着衰翁

其二

何日焚他學士魚又來隨例事齋居陳三浹不堪同俗歐九惟嫌欠讀書野蕩新荷紅底若柴門高柳綠何如故山歧好不歸去谷鳥溪花應笑予

靜西竺師

登座談經四十年雨花處處散人天胸中皓潔如空月舌底翻騰似湧泉此日醍醐同法喜多生香火是因緣只今花甲爭相祝萬刼吾師一念前

韓月峰以新詩見寄作此爲贈

騷人舊艷揚州勝此地移官意若何明月二分供酒盞畫樓十里聽笙歌人驚紙落爭傳寫天與才多未折磨滿把瓊琚江上贈遥憐綠水泯紅荷

寄吳師每

宛溪一水接龍關魚腹詩筒快往還君已著書成萬古我猶竊祿滯三山其丘其樹惟思退公望公才肯教閒赤手好撐天北極鋒車指日五雲間

仲夏牛首值雨途中作

幾載名山擾夢思約游此日赴佳期寧能展齒辭今雨貪洗苔痕讀古碑是處烟林兼霧壑恰

○贈李葵陽 [illegible] 吹龍不顧餘物

豎義登壇不乏儔，鞶前馬後也堪羞。睜開上下千年眼，判斷禪玄兩概頭。齚舌腐儒應自殺，披毛童子欲何酬。空然有喙長三尺，對爾茫茫今古愁。

○送王昆華太史赴召北上

燕中記接鵷班日，白下重黎鷄晢年。以我流離來避地，逢君劍履入朝天。義驅桑仲金堪唾，氣鑠虞卿印可捐。此去撐雲須大手，幾人名字讓淩烟。

○送孔玉橫宗伯赴召北上

南來一席春卿地，公相廻翔半此中。今日新綸求舊學，多年主聖眷臣忠。全憑斗轉天旋手，好奏西驅東盪功。飄泊腐儒何所望，蚤安農業罷軍戎。

送陳丹棲之石門　如皐城　項浩村

莫湖秋爽送仙槎，驛路晴巒叠錦霞。城對鶴樓擺曉照，縣通鳥道帶平沙。烟叢雨濕漁樵徑，風煖香吹橘柚家。誰是文星今德宿，但能馴雉勝栽花。

○送方書田榮轉宮詹還朝　是時余橫遭家難公以兒瑛座師力持公議

吾生陽九實堪嗟，五百君逢景運嘉。昔逐鷺鵷同報國，今依蛩蟨仗通家。怯看亂後人情薄，誰向窮來古道賒。末劫洪爐憑一鑄，滿腔戒月與悲花。

○壽曹石倉夫人詩

憶昔金門通籍初，蚤聞賢淑繼修書。才高天壤應銷恨，禮肅門庭果孰如。畫閣風清勤孟案，園林日煖御潘輿。佇看閬闠來青鳥，爲報瑤池奏步虛。

○送阜去病水部暫還越中

五言絶

○○所思　夜半滴殘雨五字書出相思

萊草帶林臯夏雲生沙浦默默坐相思夜半滴殘雨　北眼久寄帶

○舒城道中四首　直率絶不雕繪語似樂府

柳堰灣盤馬萍塘深没牛蝶低兒撲掌鳥過客回頭

又

白鷺拳一爪捉魚窺水田無端恐行子銜得上青天

○又

打魚齊趾網種菜寄排籬楊花似逐客飄蕩任風吹　亦以悲

又

一雨開多色重雲壓滿天馬防泥跌地牛疾晚犂田

○○臥病

俗事了不關終朝臥病閒斷烟出遠樹獨鳥下澄灣　幽絶孤絶

○發柳泉店

客路關多慮茲晨風更寒搔頭傀高鳥自在碧霄搏　正使人人自適

○○寄懷

渺渺石城路茫茫淮水期寄書腸欲斷落日寒風吹　含蓄不盡

客意　高澹

猶是他山外行將歲暮天僧寮新雨後客意晚風前

○○雨

陰雨無朝暮條然竟日中老僧雙寂寂閒立亦心空　與獨立看如語同一深靜

送別

白日搖孤劍青山擁去舟相思天目遠風雨五湖秋　說得杳然

靈泉晚眺　遠體遠心

悠然塵世外山路寺門斜幽意閒棲鳥高情對暮花

山中　輞川遺響

野菜不須市擎來有小童落雲鮮色異滿把碎珠同

飲玉成宅

荒扉柴門內相看只舊知貧依霜雪色寒戀水雲時　若懷戀捏成

飲劉聞吾園中　真覺無情有恨

荷風人靜起水月夜深妍坐此忘歸去清光劇可憐

送辜明府入覲

塗炭乃以智常聞馴士說使君得其理委地刃不折

又

蟋蟀聲十里政亦惡其譁四野犬不驚三老報汗邪

七言絕

偶成　無言而有畫意

欲雨山雲黑隨村辭春烟柳綠掩門老夫倦讀憑雙屐晴雨陂農欸欸論

寄懷玉成　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一劍龍鍾道路難漫隨風雨駐江干可憐飄蕩無相識醉倚燈前灑淚看

寄養玄上人

處處春花照客顏題詩遙寄白雲間沙堤日落人過少一片禪心芳草閒　百轉頭明明一歸意　明明

寄懷　字句之外懷抱無盡

別于溪頭楊柳春怨鶯揺落萬山新茫茫寒樹
愁雲外江上秋風一故人

○送玉成

白馬翩翩美少年彈箏擊筑酒家眠一朝浪跡
江湖上意氣于今好自憐

○送夏伯孺北上

黃金春滿郭生臺千里爭誇老驥才一朝得奉
君王御萬馬如雲不敢開

○陳春池輓詩

昳宕詞場幾十春黃金結客未言貧英雄此日
成千古一片俠心空照人

○陳母輓詩

閨幃曾自有奇人天女孫來不染塵纔是文殊
神廣大也應難出定中身

○春日

日日春風坐小廬逍遥花下理琴書繞澗寒烟
迷去鳥連天遠樹帶長渠

○送冉師之安吉州　不曾說別　別思甚深

三湘詞客舊知名匹馬談經海上行倚劍白雲
天日出銜杯明月霅溪生

○又

絳帷遥向越中開三楚風流作賦才日湧湖光
浮畝閣風廻海色落銜盃

○偶書　反騷之哀過于懷石非深　歷世境不知此言之悲

王孫一飯謝千金不受誰知漂母心從來得志
人情薄何用區區責報深

○又

翻雲覆雨眼中多世事惟當一浩歌堪笑劉君
猶未達滔滔作論淚滂沱

○又

撇却泥塗據要津別將肝膽論交親由來富貴
他皆合幾箇年來問故人

寄濟懷上人

把酒春風憶昔遊却嫌塵世總堪愁何能得

忘機者日日沙頭對白鷗

同玉成賦　調笑得妙

寶馬金鞍光陸離紛紛年少鬪容儀逢人氣色

太驕蹇說着風騷總不知

又　氣悉而豪風流絕世

大能能使葉公走野雉翻爲楚客奇但得三都

紙在儂不妨傖父漫相嗤

○巳巳舟中作

飄然長揖謝朝紳乞得閒曹冷落身生命自甘

薄祿相敢爭濃艷十分春

○又

人生如夢亦如電四十餘年轉眼前腸斷不堪

思往事欲言雙淚迸如泉

○又

嬌性從來不問家男生女大豈知爺淚眼全枯

骨似削祇緣殤折半空花

○又

雨打船蓬淚濕衣天寒一鴈影微微不如往日

愚官夫猶得雙雙並翅飛

○寓真隨上人房

偶來溼上問風光爲愛幽閒宿上方山僧日供

桃花飯飯罷繙經一縷香

○讀寒山詩　此詩露公詩骨足殿茲集

道人示我寒山子始覺文殊是現身坐斷世間

文士舌真詩端不在詩人

○冬至齋宿

官舍蕭疎襆被便排簷老樹勢撐天研朱漫點

離騷罷閒看枝頭松鼠穿

○雜詩

何妨衙舍冷如冰似此清閒幾個能旅舘無朋

須倩鶴典書尋買却呼僧

○其二

烏薪向盡裝難至白粲須炊載不廻數喚平頭候風色今朝江上幾船來

○送雪照序

雪照南往將往吳中請經計程數月可了竹望錫杖之還好作息心之伴書此爲約堅牟僧是百千羣說法如流喜遇君請罷經來

外曹溪快將慧劍斬虎穴

爲鮑元則題像

○醉像

阮公六旬劉公五斗古之高人儕此紅友

○尋山

丹崖萬仞翠壁千尋可以放懷可以達生

○靜坐

靜處之人帝釋諸天所共敬重此程伯子所以嘆善學與

○游俠

不上秦殿不入吳宮三尺在掌意氣自雄

○起舞

翩若驚鴻矯若游龍栩栩乎形骸之外蕩蕩乎宇宙之中

○觀象

上古之世天人爲一風斯下矣人與天隔仰而

之謂得師耶

○拜梅

石不可履梅何可忘孝子之志古人之腸

○沈吟

司空表聖曰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詩吾于元則亦云

讀書堂稿卷之十二終

小寒山子集十四卷

〔明〕陳函煇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自删總目

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甫著

戊上紀遊

飲友人

七老亦避酒

寄許令則二首

荅唐聖俞二京詩二首

再和聖俞二首

贈曾波臣二首

題尋梅圖十二則有引

懷母

寄家孟

戲謝頻婆果二首

寒食第二日

逸之袖一橘

聞杜宇憶內二首

代荅二首

雨夜懷李不器

謝唐存翁老師惠墨四首

因報祈逵

黃魚十首有小引

新荷

無題

六月雨

和牡丹詞四首

入西寺禪房

寄吳去盈四首

廣福寺

和拜峰樓韻六首

書齋偶成

春莫

過塔院

客椒自刪

小寒山陳函煇初名煒木叔甫著

戊上紀遊

流寓無遊紀并州久當家弟兄皆里閈詩酒即天涯客繫禾蓆藉官咨砥宋衙誰修烏鎮志倘載赤城霞

戊上飲友人家戶占為謝

偶繫天涯籍偏多地主賢望門看竹飲走筆惜花篇短轄投於井飛觴促在筵當歌堪取醉不費杖頭錢

七老亦遊酒

七老竹林侶今來遊酒人拳鉤頻得左罰盞轉求儕願解醸侯印甘稱醉國臣明朝雨舟約何處訂花酉

寄雲間許令謝兼簡徐于室先生

車航强半載愁還悔以長貧歲月開雙鬢感

時行劍外寸心懷友到雲間冬ᐟ情耐得兼秋草新句吟成只舊山許邁郵箋徐孺榻孤肝知音暗相關

其二

孤舟萬里一歸身鮑叔從來不厭貧泪在牛衣愁問婦歌開鳳板許窺臣能憐國士惟前華恐負佳人是下陳因寄尺書憑寄語木瓜早已佩蘭紉

答唐聖俞社兄見贈三京詩草原韻

緑字題于黃絹碑飛壇誰敢禦偏師青衫怕寫芙蓉泪彩筆欣披蘭茝詞八斗久爲君所倍三車兼與佛相宜後身金粟將無是宮錦由來笑苦思

其二

郭錦裁爲長吉囊千言吹氣總蘭香席前筆走題鸚鵡臺上簫停下鳳凰錫以三都安[illegible]吉輸其百榼醒而狂從來桐葉封唐叔蓋
署君才部衆長

再和聖俞二首

阮車到處值轟碑潤入勞薪賴雨師桃以再來詩舊侶柳因歸去選新詩萍踪自嘆鄰生計雀食何由上便宜珍重故交施步幄小巫殊愧擬陳思

其二

久知金錯避羞囊煮字輸君號衆香佳句剪霞飛落鶩旅懷彈月憶孤凰仙從閬苑方名謫客自明州不減狂且茗齋前頻詠酒青萍獨許引杯長

辛未孟冬客虎上會波臣爲予寫小影戲拈一絕詩中有畫也

前身彩筆詩兼畫此日禪心色與空齊物品應藏研北避人家只住墻東獨懸此榻誰爲

客共浴乎沂㬎也風憔悴自憐猶寫照知君
筆底有神工

其二

窮轍無端借客茵却從擊水問波臣聊呼古
戍爲東道更喜天涯有比隣雪夜逢君初棹
桂秋風何處不思蓴可知貧女難爲貌粉黛
于今愧下陳

題唐靈水叟杖尋梅圖 有小引

[illegible]梅何友乎靈壽杖以暗香一點君其孤
山清夢千株今臣靈水所謂伊人九英
映日一枝遺列國之君爰采唐矣是誰
剪桐主者劒外江南杯前鄰下花間官
閣驢上灞橋盡在闞曾尺幅中先生冠
皂帽着芒鞋繫練裳手持九節青筇訪
春色于平蕪之外寒山有椒是其曲江
小友不可無題衍爲尋梅十三章比于

桐栢山頭贊嘆說法

庭雪初消氷覓入室有唐君子鐵公第一勁
草疾風乃拈媚帙我所尋梅廣平賦筆

其二

妻惟法喜人在孤山暗香時來柴門不關有
客相訪鶴飛知還我所尋梅和靖樹間

其三

歲行暮矣垂垂江邊若爲看去海棠無烟浣

花草堂其人寂然我所尋梅子美詩家

其四

孤與使君歲寒之友而昔英雄題詩署部詹
前箸落青青在手我所尋梅曹公煑酒

其五

世外佳人風流絕代索笑巡簷幽芬可佩唯
有江妃倪花之妹我所尋梅寶見憨態

其六

橫笛悠悠日英倒射二十四橋給揚州假一
尊冷然吟咏其下我所尋梅法曹官舍

其七

拈花微笑赤松欲參隴頭無信春在江南一
枝上出神迹同探我所尋梅道光袖函

其八

冰雪爲姿在藐姑射綽約臨風誰家院宅省
可遠山粧寬遙憶我所尋梅壽陽宮額

其九

南枝北枝冷煖何故尺五去天暗香瑤圃家
近羅浮其心冂素我所尋梅九齡風度

其十

一斗百篇市上竟眠羹調御手其局不傳絲
英誰折花在酒邊我所尋梅僧贈謫仙

十一

却月觀前凌風臺外單衣不寒映雪人在詩
思穩乎誰詢鹽酸我所尋梅浩然驢背

十二

圖思綸圖波臣肖象先生之風猶懸想像鐵
骨千尋高山可仰我所尋梅靈翁曳杖

客戌上懷母

頻年飄泊一江濱岐路應非孟氏隣烏鳥屋
前悲淚子赤鱗永後憶慈親五更夢亦驚投
杼三徙名真愧析薪總爲儒冠虛裁水白雲
[illegible]
腸斷倚閭人

暮春寄家孟

別泪和江水于今猶未乾黑貂仍是褐青柳
已爲官越語離家變秦心久客寒北堂懷萩
采相勸慰加餐

呈俞惠我洞庭頻婆果小詩戲謝

金膏何處結石瓮筒中凝閬坂根移未剖江
蓮劄曾如彈黃鵠卵恰映玉壺冰上苑應無

此梨酸愧老僧

其二

此婆何厭頻來自洞庭春損惠故人意分餉妃女唇黄姑身是果小史字爲尊寶玩來禽華想消渴也津

寒食第二日赴一友人之招

却將寒食比重陽幾度籬邊黙自傷令眼望穿陶令酒熱心燒斷介推腸匍匐玉版禪能

解花姤封姨信懶央惟有客饕知報德古人先巳佩壺漿

逸之袖一橘云武夷産也以贈姬人

袖來陸吉産于閩一顆春生妃女唇因子轉添慈母思問他可識武夷人頻從柳毅書中索却向休文掌上勻休文有橘詩身是木奴今有偶龍陽洲畔莫生嗔龍陽洲上千頭木奴

春夜旅中聞杜宇遥憶内人

江南夜半子規啼獨坐挑燈憶素閨一句五更聽不得如何錯怪太常妻

其二

桃花時候雨相催杜宇聲隨客夢回記得去年三月半夜深閨裡送茶來

因代閨人賦怨

蠶薄鶯眠起四更春歸何處一聲聲江南想是無他喚蕩子花間聽不聽

其二

不報郎知報妾知問他春去幾多時深閨夜夜合愁聽斜倚薰籠燈未吹

雨[illegible][illegible]中有懷李不器社兄于蒔草後走筆

挑燈孤坐轉淒然俯仰徒驚涉大川欲泛扁舟奈風雨偶拈戲筆豈詩箋解人自媿匡丞相醉聖常懷李謫仙賦得度詞還一笑鶺鴒

謝唐存翁老師惠墨

一月三九費幾何倒傾壺汁剢心多醉中好
醮張顛髮者下先貽陸氏螺拜賜立官玄太
守報恩長侍佛馱陀尚書原有噞糜給願備
明公楯上磨

其二

誰將晳髓寫眞經一見封爲子客卿量腹應
客枚自删　戌上　十
澆三斗汁濡毫却染半池萍獨憐陋巷餐埃
德偏術文壇惠石精從此草玄知守黑箋成
開卷緗上生

其三

黑松使者發陳玄千草都含翡草烟符內見
葉原有賦管中窺豹已無全爾成烏乙齊管
醍留取丹心欺箇編化碧不渝青白志茲將
令貫墨巾師傳

其四

自笑塗鴉日幾行恭承佳惠到書堂侏儒未
解松侯傳寶匣遙分大國香肯效心痴抄取
遍單愁㫪鬼學書忙欲師班孟吞膏法吐納
皆成五色光

前所遠兄惠我一匣未成報章適拜先
生之賜譜而及之

向承寶匣未能吞又拜珍函出建尊大小許
客枚自删　戌上
公餞制勅後先玄賞起陳言深慚墨客難充
數獨失書生解報恩自是范公門下士藏烟
夜帳侍諸昆

黃魚十首

客戌上初夏新嘗黃魚氷鮮也不減故
鄉海市題作鱗品志其味與享我主人

其之

浮客戌上久海錯遠難寄寂寞老僧頭安問

新婦臂庖人料作羹逆風吹至鼻知是黄魚來惺然谿春睡

其二

海濱頻厭此作客獨懷之氷夾雙鱗至春歸四月時窮饕忽動指品藻得新詩一片壺餐感甞羹憶母遺

其三

異國新鱗貴盤餐不易供乍聞氷筋品遂識

除椒卽刪 戊上

海船封柳線穿鮮頻椒盆佐午饔素心芬淡卩何必侈駝峰

其四

古戍初擕匕微風麥浪新白磁氷下玉黄卩海中鱗水國逞佳品諸魚盡素臣異鄉甞一臠遂憶故鄉人

其五

近海淼生計惟欣海物芳兩潮舟會艇三市販鮮郎不用將錢買惟應換酒甞黄魚窮食品還作鮓龍湯

其六

氷澤江城裏金鱗旨日鮮小人原近市父老亦視賢畺榼時供餽忘筌起羨淵蠹魚生計拙欲上販鮮船

其七

但在江南住河魚候足厭桃花肥到鱖荻笋

容椒自刪 戊上

和於鮎食譜宜諸醋羹調用少鹽百鱗俱可卩淸賞此中兼

其八

我以饞爲性而無錢作神半生擕匕筋每飯擾交親蟹澤思張網漁舟欲卜鄰羨他黄似酒長鋏不愁貧

其九

水族多佳旨江魚獨擅場素心調溉潔澹色

入羹香只作金鱗買原將石首嘗河豚堪一
死聲價未相當

其十

味能兼衆鱠色亦耿新醅但得時時有何妨
頓頓來供厨烹尚潔遠海價高擡覓句酬賢
主深慚賦物才

新荷

出水自嫣然娟娟小復圓笑浮西子靨嬌動

洛妃鈿未可裁爲服還宜擲作錢不知花發
後心苦得誰憐

無題

月冤春夢素心孤三種情痴一酒徒新病欲
人爲七發偷閒肯作寄詩無

六月雨和存翁唐老師

科頭仰天叫炎祖閉戶摇扇如逐虎瀉水注
瓦旋復乾不知海斥桑田滷儒者自耕一片

石小民大命依禾黍兢說魃炊山鬼熱衕閧
爐炙鮫人脯此時欲戰南方丁請借太湖三
尺許夜見豐隆捧帝符直遣蘇號促電母銀
漢漠漠噴作濤毒龍舌向霄龍吐風伯驅車
揚黑旗赤鳥斂翼不敢舞陰兵百萬擒驕魃
天門邀賞亂撾鼓便欲上疏夏造㳂暫西北
神司酷暑安得雲將發新檄十刻一風五時
雨田婦回舟載桔槔牧童荷笠鞭水牯我儕

曳履歌楚茨木田硯田兩得所 帝曰下土
勿復憂已勅傅岩作霖汝

春和存翁唐老師春暮看鄉壓往册時
閒寧遠之捷

莫問當年白馬盟洗兵早已放初晴上公自
應姚家端春色新歸水際明承露一杯惟酒
聖感時雙淚豈天傾拾遺詠物非無謂可是
長纓易臥槍

其二和聖俞兄次韵之作

春園何幸結詞盟幾度江干量雨晴一本千金人所羨三章七寶爾偏明香生水閣春常駐價入文壇國可傾自是長卿饒賦手筆花又見檻旌槍

再和存翁老師賞花沈道士閣中

乘車載筍共詩盟有脚陽春剛及晴紅粉向親回道士青詞新譜蔡端明能行一朶花俱醉且對千帆酒盡傾謾憶舊京歡賞處馬蹄塵裏看旗槍

又和聖俞之二

瑣烏飛來問舊盟千章閣上護烟晴誰仰野鹿三花獻忽現寶龍五彩明在客呼君仙是謫莊宮選我酒先傾枝頭入夏榴如火肯教消脾顧酒槍

入西寺坐滄池上人禪房

上人稱好客供茗有蒙山竹遲花千本爵房月幾灣清齋懸佛債小像頌僧鰥慶許爵開話松風致却關

丹去盈歸康莊園中時遣信來走筆作答

君言別去忽巳度花朝美酒邀誰對佳人但信違世情眞咄咄吾髮自蕭蕭寒色江南在途窮不賣貂

其二

江樓一輪月夜夜伴幽人攜去照空谷清光映客隣閒揮長柄塵更坐亂花茵小別憶紈扇雅足紉

其三

邇來詩興好盡日作長歌不苦無人和其如遠予何買山堪獨往栽竹好相過入夏先愁暑新衣欲製荷

其四
野狂今善病亦不負芳尊客去堪懸榻貧來只閉門案頭書善蠹窓外鳥能言寂寂供人笑遙窺董仲園

廣福寺 俗名東寺供昭明太子爲伽藍

伽藍招帝子恰伴沈尚書 沈爲西寺伽藍 碧澗通池細丹樓入野虛鶯花春世界蒯緱客居諸事事輸僧快臨淵食有魚

寄和聖俞彥方拜峰樓原韻六首

新築寒山類谷旗亭未承壁蕭如閒來雝畔借蒭友與到杯前炙芋渠憶汝梅花開隴首懷人桃葉入詩餘江南勝有相思夢無處呼童問鯉魚

其二
[illegible]人居五柳簞瓢獨宴如雁足乍[illegible]婺源渠一寒自笑貧逾

甚三倒遥傳與有餘回首爾時那復得江干空老蠹書魚

其三
昔乍借住浣花居此日山河已逸如賦手幾能同狗監文心徒有怯庠渠偶分誰敢執其耳波及背由君所餘髭斷吟成堪一笑何人緣木更求魚

其四
安能鬱鬱此中居對爾先傳我不如逃酒不如天在甕簡昔消愧石爲渠量才共羨多多許索處誰憐寂寂餘尚有侍時長鋏在敝裾無處一歌魚

其五
拜峰樓上何人居登樓脫幘先頹如舉杯欲罵灌夫座引水更決强公渠此時遙知鷲天閣古賢不肯再問餘君自任公釣詩手却走

敢稱海大魚

其六

木也新題件石居詩客飯類瘦無如愁來閉
戶能旋其賦蔗[illegible]猶總讓渠疏事不堪酬沈
約定交誰復効陳餘遠書近狀都難舉欲贈
菜蕪釜內魚

書齋偶成呈沈彥方一笑

偏愛高齋竹蕭蕭不數椽坐皆圖沈韵床故

匣朱絃八斗光堪醉三杯旭好顛便應題白
社臣亦李青蓮

春歸

猶有留春[illegible]香泥月影行落花緘別恨修竹
報平安[illegible][illegible]僧三選催人是雨充洗愁無快
策急喚[illegible][illegible]乾

仲春過將院上人寂庵沽酒兼留予浴
因走筆書浴禪行以贈

家住寒山近山頂上有曇猷滌腸井至今井
傍青草生云是素心留素影我欲稽首問古
德雁過長江原無跡何人復畫面壁圖何人
又錫[illegible]拜石昔日許由洗其耳正恐由耳汚
[illegible]虎千鐘顏子瓢無心任運總如此去
[illegible]頭出天台偏舟遠過苕溪來溪上主人
[illegible]作客途窮一身皆塵埃三戰三北可奈何
雄心無計挽天河積身長竿聊自措磨刀取

容椒自刪 戊上

水鳴咽多因卜讀書寺邊住寺是昭明讀書
處相逢寂公年六十面目本來有古意車前
憐我學阮哭却沽斗酒慰倦[illegible]引入禪關曲
徑幽石灶一床堪洗沐佛家之水名八功今
得戒薰浣塵容請即以水作佛事戶占一贈
月光重往昔有佛名水天教人專習水觀禪
若遺爲僧心未了飲灰三斛那可淵師是白
蓮遠公後獨爲淵明開戒酒只此洗盡老婆

禪以後不須擔笥走世人但解鬭湯滃上巳
花朝歌曲句驪山溫泉鶯羽衣漢室寒泉淺
明[illegible]云心殺則耆反野狐戀搖徐六板六
[illegible]衙緣空蓬垢何妨叔夜懶俗眼英雄
[illegible]別七尺之軀三寸舌由來皮相天下士
[illegible]中止好觀駢脅願將此水且復留爲子并
洗黑貂裘轉瞬道場四月八重簇殘湯續舊
遊

沈求如惠茶併謝前酌

消渴相如久廢詩閉門銀鹿倘哥磁斜封印
在仍三道小鵲濤生正一匙茗戰閒中無俗
事松風寂後有餘思多君不倦緘題使片紙
兼酬金仙厄

客戊上每過塔院寂庵師其主人也齋
後賦謝

客過并州問主人眞僧古院兩爲隣燈王座
下稱高足繡佛齋前署素臣洎宅何年容小
隱繁匏此地得長貧淡虀舌底思兼味可有
鹽虀千里蓴

游水墩

烟水環村郭誰添波上臺似登孤嶼宿如過
落星來雨候千帆泊風前一雁迴年年倚高
閣龍妹奉霞杯

酬唐祈遠社兄原韵五首

茶叔且删

何處飛來筆底花仙人贈與野人家歐陽作
賛東坡註李白由來語帶霞

其二

久縈姓字滿區寰天際眞人未敢扳聽向旗
亭昔一絕白雲早已奏雙鬟

其三

千古文章只自知打油何敢和佳詩筭來楊
孔雙才子只好充君帳下見

其四

市上碎琴慚絲綺廬邊漉酒負烏紗頻年匏
繫西園下可是詩人住浣花

其五

莫論方趾與圓顱欲向壇前拜大巫久矣唐
音堪鼓吹不教越客下英歈

又和祈遠來韵

十載玄霜拂劍花往來茗雪學浮家半瓢偶

遇唐居士留飲天都五色霞

其二

第一名流歷九霄嘯歌無處可蹤扳新詩今
字驚殊色夕秀朝華映曉鬟

其三

士有貧為籠叔知獨慚陽五未工詩筵間座
上如雲客可有陳言付雪兒

其四

後身枉自推金粟前席何人設絳紗擬逐馬
蹄過駿市與君同看曲江花

其五

凡七麟趾與龍顱一語峰高十二巫更喜交
盟收下里採風今已及巴歈

客子買油歌 有小引

客子夜無油且遣僕夫出而買于市市
人嘲僕夫怨客子愀然不樂矣昔閔仲

叔不欲以口腹累安邑則被道人豈肯
以殺與累居亭耶因寫予感佩主人之
意如此并以志予之十年來皆窮途也
故知我者曰買油歌不知我者曰打油
腔

久矣哉天地陰翳之氣鬱不開山河漸漸生
劫灰帝子銀河牆中織星風吹落星塵皆舊
煤闇之尼父手提不夜燭混沌赤日再為浴

遙想在陳絕糧七晝宵爨火無烟應早宿以此有佛出世號日日月燈燈煌日月之所不及爲明明漢官日暮新傳燭楚子筵前救絕纓猶有餘光分與東家貧女紡悵悵乎夜雨短檠吟經生我爲此情潸焉出長涕大恨飄零李白不解事古人秉燭照夜盧肯向花前作遊戲曾記更生較讀天祿閣文光燭天天帝愕夜遣太乙神人下九霄燃取杖藜慰寂

客夜明[illegible]

寞客子揾涕發長嘆世界由來如此難憶昔少年場中學裘馬輕與兩儀擲雨尤白誇丈夫拾取青紫如反掌誰知今日空彈冠空彈冠心未死十年不問是書生一日致身見天子爲此猶嬉天台山上毋乃寂夜傍琉璃映四壁隔中窺日營窺天縱懷牟尼寶藏無人識見說丁氣今在三吳七澤間蹋簪攜梲辭故山家道主人憐我困留我南園同闃闃逆旅居亭誼難絕男兒有胸許知已千金報母眞薄夫衣念遠迎西江水坐來懷古歌伐檀彼君子兮素餐感佩主人情如此敢復屢屢借燈伴夜闌夜來暗中徒摸索曹劉沈謝俱淚落相逢各道未遇時千古英雄盡落魄且遣僕夫出買油空囊羞澁無錢留市子對僕笑其主何不尋春學蹀遊僕歸却訴市上言我喜市人反達觀顛毛種種已三十雙脚

客夜[illegible]

猶未到長安長安燈市萬家火長安燭城侯相刺史書後道金蓮送歸學士院未遇之時亦一我買油不如買一醉烏有先生堪伴青門老從事長揖笑問高帝何如土丙夜挑燈眞[illegible]諦買油不如買竹床北窓一枕傲羲皇匡衡抗疏功名薄何必鑿開東壁引隙光回首北堂之上母老矣倚門倚閭望遊子不思十載機杼紡織油每夕傾入孤燈物青史青

史功名在何年母恩未報難酬眠昔人窮途好慟哭今日床頭私自憐自憐七尺身不向遼東化爲鶴照耀簡冊爲忠臣自憐三寸管生花未就未辦半生只有嵇康懶自憐自笑還自訴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志耻與驪駹爭此身都爲儒冠悞不信儒冠解悞人同學少年半朝紳試問當年寒窗下歲買心油幾百觔乃知貧者士之常冬雪案夏螢囊血流

于股長懸在梁三年揣摩成可以出而說當世之王我以此心頓發十二大宏願願取人世華堂歌舞燈讀盡古書千萬卷願啓秦皇壙中人魚膏變成銀釭供高燒但願羲和遲但願造父疾魯陽之戈何不外上繫萬丈長繩返白日東有啓明西長庚願化二珠懸黑室願如高僧頂上發寶光願如玉女雲端走電芒願登太階調玉燭願作紅雲捧玉皇丸

願油井開爲海大庇天下苦心之士加五乘十願客子他年成佛時長在燈王如來座前爲道師有願誕不敢匿安得焚書一把炬火盡倉頡小兒鳥官跡更有大願始圓成但嫌客子人微而言輕願將天地陰翳之氣一掃清一統萬年竅大明古云不生尼父如長夜怪得結繩之世無油賣木生作此買油歌豈比齊諧空志怪

附録

春夜讀木叔買油篇有感因賦又買油以自廣兼呈同社諸兄　陳法遠字用齊

噫吁戲何乎觀哉火德開熙照不窮得數二昔吳紅麗于木明于炎無脂亦能積薪同功天地爲爐萬物同巨靈護之鎮離宮赤帝麾鞭馭燭龍憶昔燧人王天下手提朱焊未盈把火師以火紀其官爾藪爛爲

布時又寧封能作五色煙則伯分之佐非
天怪來祖龍風烈烈爲爾豎儒拈出無字
禪世間何物詎可憐日取官骸腑臟相熬
煎七尺之軀輕一葉藜光點點半明滅冷
焰聚濕螢晶輝凝瑞雪漢子喃喃苦讀書
紅英别盡聲未輟聲未輟意何似半部論
語佐天子石火勳名豈久燀架上星郎幾
乾炊嬾禪居士素猖狂夜讀木叔買油章
山河大地俱頻揄柰油分滐溜衣裳古來
聖賢皆命薄火宅之中茸寂寞筆葉紅開
白玉函墨池玄映青油幕十二大頗頗頗
寺如許光明應錯愕應錯愕我却走愧殺
當年誇八斗欲貯蘭英十石澆君傀儡腸
欲羨阜虛百片漱君錦繡口初讀将爲舒
再讀應爲壯三復悠悠廸我思孔璋之檄
不足尚漏殘燈落扃潑房陣陣飛霞遶玉

床有時得意置中堂白榆芒掩月埋光吁
嗟丈夫奚所不自遂世途眼孔任青白一
擲輕麾百萬貲一吸醖鄉酒歡伯索照扶
桑海作油目光烱烱如電赫南極老人賠
我一點斬脂燈嘶奪種種邪魔遁沒波底
無踪跡君不見安公之冶與天通紫氣煌
煌射碧穹又不見枯魚之脂好安逸紡績
對之反如漆勇士奮兮油從舟中藏賢人
典兮火向井傍出願君勿慕積油名湘洲
刺史徒營營頭君釋卷無浮泛休文勞生
油爲祓爲君且續又買油兮髓龍膏不可
求武庫萬石油藏致爝燎蕭丘千里火炬
歷春秋化雀今何在丹書亦不留除萊公
燃燭之癖解孝標爇鬚之憂天奪燁兮太
膠地沈熒兮俱幽我有金燧一丸在窖藏
太空烦烦絕纖障内蘙千層衛其胎但恐

老魚瘦致竊去海中放我有靈液數斛歸
丹田華蓋爲薪照百年緜緜鎖任玄通竅
但恐妖孫怪獸吸取爲劈僊打破琉璃盞
鄒邿珊瑚珮炙心透頂名三昧佛祖傳爲
不夜燈百萬火首金剛俱現在入火不焦
入油不膩名不能燔我胸利不能灼我志
此燈無人嘘此油無人試搆一隙照胆圖
張一床映身幔袖携明月侶偓佺鶉火西
流度繩漢黝墨以閲世界啞啞而神不亂
木叔兮木叔兮火穴油囊用自僥奚假蘭
膏燭青紫

冉刪總目

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甫著

卷一 小樟尋酒舫

客叔再刪

小寒山陳函煇初名木叔甫著

茗上紀遊

與陸分茶社從張覓釣洲一瓢無處掛三從不成游娌有樸青件名隨李白謅湖州問司馬金粟在前頭

出北新關時聞榷禁甚嚴

往來茗雪混居諸篋底殘篇幾卷餘債裨不堪充稅額貂裘猶自泣征車草存未進流民表笥載共空下國踈倘附討圖叨上獻願將藿食佐軍儲

其二

南新關對北新關四路征輸兩不閑酒榷難逃呵醉尉詩逋恐過稅愁灣船頭大榜珍珠載篋底私藏水月綸津吏不妨來索看對君一笑是青山

登車蓋山尋趙文敏阡表不得和山人

詹學韵

何處遺阡覓殺青到來巒嶂列笙[illegible]羊放

牧前朝墓草樹荒烟舊守亭晉太守殷康遊亭址在山頂

殷從來能濟勝過江怕說是傳經半山長嘯

無人識目送飛鴻入杳冥

棹舟慈感寺尋李端木

寺到湖偏淨川觀佛較雄一亭鷗鷺影匝月

芰荷風有客稱開士乘閒到梵宮沙頭呼小

艇相對話飄蓬

登峴山和劉國師韻

湖州亦復[illegible]山俯仰登臨[illegible]八寰叔子故

如銅雀焚秋生新自石梁還乾坤負擔人餘

幾雲水多情雀未閑且向窪尊傾斗酒碧波

相對浣頹顏

再過峴山復次前韵[illegible]

長愛臨流江上山不煩揮淚憶[illegible]寰[illegible]同列

子乘風至仍約鴟夷載月還草際殘碑誰頌

德亭前逸老已披開所嗟雙鬢飄零久去歲

丹楓笑容顏

友人載酒逸老堂再用前韻賦謝

半家峴首滲牛山此處攜尊俯聽寰從古爽

鳩酉務在却教雍乙抱琴還壑丘自謂于人

過風月誰能藉友朋誠意勲名垂竹帛暮年

無計駐紅顏

泛舟碧浪湖

竟是山陰鏡風來添浪花無船不載酒是漾

好浮槎桑柘湖州產烟波釣叟家開將登峴

淚斟酌染流霞

門人鮑君平招飲峴山次蘇長公古風

一首示之

峴首憑高郭螺色映天青孤嶼浮空際遥峰

入杳冥叔子故自佳何如江上亭荒丘埋過老當杯傲晨星後生崇明德無爲堅白鳴

浮玉文徐幼文方伯韻

不知誰氏璧一片落平沙艇可尋蝦菜菌堪田陽花鷺鷗家遠近蘭藻渚横斜文筆猶堪記彩霞上墨花

韓仲方載酒招同李端木陳枝書泛碧浪湖

衆妙隨緣集清尊枕浪流酒人差上戶花事典前籌有女雲同泛飛觴玉共浮野鷗知客意吾道在滄洲

浮玉泊舟和董潯陽宗伯韵

大地俱于鼇首浮何論水國一孤洲蓬萊島宿空中影河漢槎懸天際秋應識渚流明月渡正如人在木蘭舟河邊緊纜尋芳草却望高山居上頭

過袁胥臺讀書樓

文士書當讀常留去後名何山傳太守古戍典昭明負笈游將倦浮家浪有聲不知千載後辛苦幾孤檠

其二

作役真豪舉長流豈夜郎龍蛇藏古壁燈火宿山房老我書無用何人姓有香碧紗今已矣乘興坐胡床

夾山漾在泉山中宛然一鑑湖也予泛舟至此悠然樂之有賦

是漾皆能蕩無山便不佳百峰環此地孤客映層厓酒棹兼蘭棹天涯又水涯醉來荷一鍤隨意倘中埋

與宋自超覓小棹入夾山漾尋陳枝書酒舫

差將西子比竟與碧天連水國湖稱霸溪山

此入仙因君尋酒伴一　附載花船秀氣猶堪
挹波心閑采蓮

草蕩漾泛舟

草樹連波影風烟襍水天偶憑山作界間借
酒為船造物初無盡芳洲別有緣頻年河朔
飲未若此中偏

仲夏馮公翁載酒攜妓同泛夾山漾中

迴游隨意溯不及水中央郭外諸峰淨江干
五月涼當杯徒是酒問夜渡為孃何必歸成
市泖頭狎野鶩

遊道場山次楊廉夫原韵因效其體

登臨總為避紅塵戴笠何須問佩紳一逕綠
陰尋道者三春紅雨笑開人僧煎瑤席差堪
飲虎跑清泉若有神欲効廉夫留句在山靈
莫訝再來身

再游道場問太白山人掛瓢堂舊居欵

蘇長公古風原韵

我來再上道山麓相傳高人飲空谷千松夾
路姸掛瓢一泓當門堪濯足孤峯忽捲白雲
浸側身顧影登九盤此中危石亦安穩長隄
之下聞驚湍人間寒暑兩不出山逕何妨坐
瀟席瑤草自秀桂自芳俱是蘇公身後植欲
走深源訪翠鬟忽驚笙寉非人間神仙去人
一間耳安見家山異此山巢父唐堯誰復[illegible]
綠坳紅塵各分半太白山人去不歸倚樹高
歌一流嘆

掛瓢堂弔孫太白

太白前身是歸雲古路幽一瓢何足問孤月
為君留何李皆荒草江山落蒯緣客星重過
此欲喚九原秋

過卞山未及上和趙孟頫韵寄懷

卞山留往蹟游客繫輪蹄四面求看久到來

芳草萋徒然懷白璧久矣負丹梯愧話前賢
事槃阿毋獨悽

莫春登釣魚山 山下有石人頭

可是蟠溪石何年倚釣看柳花隨處白桑堪
到蔣丹姓與溪山借人從蓑笠頑只應彈鋏
倦飄泊此江干

昇山相傳王右軍云百世之後誰知我
與諸卿昇此感慨斯言援筆有賦

羊公峴首李平泉舊跡依依墟裏烟山鬼自
呼王逸少墨池誰勒永和年千秋只合供憑
吊七尺何妨作嘯爲若造達人聞此語空林
抒嘯獨無[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閣何太守楷讀書堂次蘇長公
韻

何山又續道山遊盡日褰芳杜若洲岩畔書
聲松崔在寺前帆影桂虹流不愁此地栖棲
屋只合生涯老釣舟誰道百城輸萬卷風流
太守在前頭

孺山徐孺子哭友人姚元起于此俯今
追昔經過悵然

徐孺子一哭釜山秋死友誰無痛生芻
一束淚灑故人墓名傳高士丘平生懷此
[illegible]馬策問西州

黃龍洞和蘇公祈晴韵時方苦旱

何來山陂龍眞驚井底蛙海宅渺無岸高源
搆浮家我來俯神跡古橋不敢呀紫藤衣絕
巘白石繡古花曾聞至人言雌伏聊爲蛇窈
冥難問津千丈結轆車唾沫鞭潟虹噓氣墜
老鴉鮫宮屯其底潛性良獨佳起爲天下雨
怒作雷門撾旱苗得慈父石田洗塵沙但令
民乃粒食料寧稽蝦黑雲過峰頂知君方散
衙

訪陳公懋郊齊因放舟登昆山縱覽

久懷高木峻而危此日穿雲一杖藜山拔芳
湖常獨聳水連涇浦合諸昆乾坤借姓人安
在舟楫隨吾任所之不爲尋幽寧過此侍中
臺下共題詩

登昆山問柳吳興讀書臺今已爲誰家
園矣慨然有作 柳惲有詩日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因號爲柳吳興

今人重讀古人書盡寫江山入券餘木葉早
飛誰氏隴秋雲猶宿侍中居壑丘傳舍幾千
古姓字留人只五車文敏園林隱侯宅夕陽
指點總遺墟

登法華寺山麓和蘇長公古風原韻一
首

山色江聲分寺界別是禪林一清派我到茗
溪屢問津今日登臨始稱快上有千尺之高
松楸風作濤鳴泙湃放眼山頭望具區四萬
八千亦湫隘海水桑田彈指間惟有至人心
不壞深山白日穿狐丘舌上蓮花豈志性渴
來接竹自引泉饑時坦腹書可晒貝葉無生
問藥王八世開歌只蒿薤至哉坡老發醒言
紅塵白蛤皆天械嗟余半生有句癖劉晝嵩
愚得訛疥頻年雌伏雪水干誰云鸞翮不可
鍛即今白雀載酒來猶欠杜鵑一詩債

同彥方過仲長齋頭即事一首

不以沈郎約誰知朱子居看家留小隺送客
覓前魚三徑盡修竹半床皆古書壚頭有歌
者愁殺病相如

聞有

聞有遊花妓新從南國來朱弦彈綠水銀甲
送金尊酋壁誰家曲書裳幾斗才子獻先輿
盡惆悵夜船回

秋夜讀書蓮花庄時漏已四下矣援筆有賦

蕭然四壁一孤檠無數啼螿對客鳴天下讀書皆夜坐何人援筆賦秋聲錦殘欲伐丘遲塚茶罷慚攜陸羽鐺唯有亭皐聽木葉至今猶說舊吳興

從友人借琴譜惠而覓寄謝以報章

萬籟從空起何人復按圖韵應林下有聲在指邊無廣陵散已絕嶧陽桐自孤知音勞覓寄濯我以冰壺

其二

相望偏相隔空齋首重搔因懷投去東却喜贈來刀善木疑翻刻孤絃欲動操古人何所似字我曰琴牢

小春還自湖上復送令尉歸雲間

十月江楓照去舟故人相送白蘋洲歸當盤候堪持酒客在蝦船不載愁回首師門看北斗驚心旅舍滯南州留君一日猶勝別繫纜城東借石尤

浮上董遐周以詩草數幅見寄賦此定交

今日詩居第一流長卿再世有遐周騷壇久冊詩爲伯酒國仍推醉是侯先輩姓名驚下里此時題詠滿滄洲寒山小草饒君舌片石從茲解點頭

霜月獨步

一天冷浸下堦除修竹蕭蕭伴影孤青女分寒來錦帶素娥濯魄到冰壺幾聲漏和啼更雁三匝心驚繞樹烏閒步城隅聽曉角寄書爲說寄衣無

腐引

腐無別鮮蕘惟取諸麋爛而生乃以此裨其用益其德在急天下之饑寒還本來之粹白而其功尤在不襲咸至故極天下南北異壤今村酤肆品味各殊獨未有遠此君者人又以其澹泊無奇忘其功德至今陋蹇有三恨焉一未遇知己賞識如痂之有邕菖蒲之与昌芰之有屈到若而嗜好也二未入詩腸鼓吹如糕之以不敢題詩名焉以粘泥入料牛之以捧硯乃金君而許題也三未經名人褒旌如華華骨城之列子容成壽光之建侯客卿楮先生之稱號君而封錫也抱脘獨此耳至於鄃公廚何氏箸雖吐棄之非所顧惜何幸以台人寄業而木綈進其爵用齊陳其詞鄒使君尚其志腐乃獲分符列鼎吐氣流膏于岸幘之都謙文有言如

使子遇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此亦腐之千秋良遇得时則駕之伊始也行且與釀王麯部相得甚歡侯之门於今不澹泊矣

楚黄彭應選克符父書

腐侯小序

鍾岏曾爲魚腊糖蟹二議口實中饒有赦欵梁章琳復爲鉏表池詔騾列縉紳二者詞林膾炙于烁才人並堪下箸惜未有爲山膚膺及錫命也者今友人木叔手詔爲豆腐建侯陳用齊戲擬表稱謝遂使比物陳詞選言寄意聲云壯矣縱有不周之稻玄山之禾能分此筆舌之光乎

豆腐始自淮南王王好神僊雞犬皆入雲中獨豆腐未得擅雖五濁豈當王之世爵絕而割土分茅反有待耶劉更生獲鴻寶秘書卒不驗今以蕞爾細事大小華陣文人累上其功輒日報可然則豆腐逌將爲洴澼絖也者余笑更生不能爭之于前雖金丹何益二三兄弟能榮施淮安于後其與秘書並傳何疑嗟夫豆腐可侯是淮南之也其爵也或曰豆粥麥飯豆屢有功于漢即不王不失侯要不當以草澤英雄睥睨之矣更請給券仍賜與世襲

章安社弟趙礎伯潤父題

小寒山陳煒木叔父著

台州豆腐記 疏勅表箋書贊傳偈附

豆腐滿天下以閩中建寧為第一須埋入地經歲糟製之予行丹陽聞以此得名前歲至婺州則蘭溪五香腐亦别味也頃見吾宗則梁道鹽官腐其佳攜羨腐記見示予謂建寧多一糟頻腐氣則梁多一羨亦腐財不如台腐脆美本於直捷繞出架頭便可入口為快也予貧不能多食肉蚤起輒買腐或時以果早客其先出腐漿亦適人口不減乳酪恨台遠海濱不使四方君子共嘗此味予或受桑椹之謗也台人自業儒外一無他長凡種販貨易趨利事皆異鄉人代之惟長作腐耳其法亦[illegible][illegible]育浸以山泉漉以細絹泉自無滓絹能去渣[illegible]不用膏用淡鹽水以鹽水堅而不實無膏意凡業此者皆台人也業甚勤靡弗四更起者有縣前張公店更著名今俗呼張公腐不知其出自淮南王也椒子曰夫腐天下之至腐也予久腐於儒知腐與蠹同病故蠹魚反以腐儒者今夫腐鼠嚇鴞不自知其穢也魚肉腐而䳓蚋來故危物曰腐敗腐爛則不可餐豆以為腐乃反變為新奇雖然酒之玄羨之太貴淡而已惟淡故不厭台腐亦然此不煩侑不借調者也予欲効野人之芹藉膳宰氏疏進

天子請得備肖俎之末奉新勅更封號曰腐侯當為預撰腐誥

為尚食進腐疏畧臣謹按[illegible][illegible]羞王公[illegible]道

獻上帝蔬素是寄此[illegible]芳[illegible]名[illegible]可及
火韭金荄晶鹽瑤果莪茀至者臣里造此惟
臣知之味偕儒者配饗黃虀色並素人題香
玉箸竊見士以腐心上獻如民以菜色上聞
敢叨恩於畋草光近太陽聊擬類於蒸菌品
充下乙學慚腐史心愧羨侯臣無任惶悚俟
命之至[illegible]

命知制誥撰一腐侯勅惟爾起家於儒秉心
以素五菽自出三豆用珍磨礱之後功已偕
之他山糟粕之餘味偏參乎容蔬懿哉爾可
朕茹乃采畈故酸府茲特勅爾為乾坤一腐
侯爾念哉勿腐國勿腐民不使草腐於心不
使粟腐於貫中巡皆宜供道人旨咄嗟立辦
去石氏奢糠粃煨爐用極變化之精黍稷𥝩

蔬克配家常之飯用子羨之詩拜爵使靈殖
之愧弁聞爾世食邑於中田賜爾湯沐以爲
俾天下寒士求賴之爾往欽哉勿敗

黎石洲師曰昔人觀聶夷中憫農詩卜其
他日相業此記木叔調羹手見一班也士
有腐心民無菜色旨哉斯言真可獻之
當宁余藿食而謀民讀此不勝咀淡茹荼之
嘆

萬體泠師曰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草廬定
炎爲不出此兩語中木叔獨提淡字傳神
堪與范文正公黄虀賦並垂也棠棣江瑤
一經文人之筆便為後世口實台腐自此
有九錫文矣

許泗濱師曰點破俗人眼孔拈出尋常家

珍始信日用飲食鮮能知味言言鈔義頭
頭是道自古六事業實受用皆從平淡中
生不然一腐也何以得侯此極有關係文
字非直以腐為戲讀者得之言外可也
沈彥方曰木叔容予戍上作江魚詩十首
膾炙人口今復為台腐撰大誥令普天下
腐儒皆生色也昔韓君平寒食一絕遂動
聖主異目禁苑書名麯蘖鹽梅又有一番
新話矣
唐芸俞曰遲變化於漆園令豆神不死窮
滑稽於曼倩使腐氣俱靈侯可並於玄奇
動獨高於毛穎胸吞丹篆腕握金蛇草詔
新篇指特簡之曰三豆辟公命知制誥余
且推之曰八磚學士

陳用齋曰草木譜稱椒與芸善辟蠹椒手
圖芸閣中品也應與蠹習因蠹思腐至腐
不腐乃尊豆腐取才於腐不腐之間其亦
食生物而化之義歟可以觀儒術矣促令
刻印為之擇冠屨曰腐且侯矣無腐德者
即自王寧保其不褫奪耶
黃若木曰天下腐儒大半得啖腐食齏力
范文正贊鹽齏曰陶家瓮內淹藏碧綠青
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不辭齏味如
范公者難與讀腐記
戴伯言曰凡文章必立一大主意庶有補
於風教故稗說瑣辭俱足不朽昔人作乞
巧文不過借以留拙一脉腐正拙之別名
也木叔訓以誥勅榮以華衮褒此貶彼羲

嚴如麟肯而文詞典雅蒼雅又其緒餘

何無咎曰古人論賢粟非第果腹已也腐

侯諸出功足起道旁之殣而肉食者自愧

謀之不遠好尚關乎風俗安得勒此於羹

脯之厨

趙退之曰五經菽粟味也假子出世腐爛

不可收拾胡獨不以此語曉之

項君玄曰權瑫用事時畧帶腐氣分必不

至屈膝建祠若斯之甚今世號不腐者直

不多讀書耳余意此勅應與旌忠賜謚之

日同頒

擬腐侯謝賜爵表

晉陵鄒靜長先生刪定　章安陳法璣用菴父擬撰

其年其月其日具官臣腐台伏蒙

皇上以臣素秉腐忠特頒

詔

賜臣爵為乾坤腐侯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

盛世右文辭推腐出新競傳煮豆之句

明王作忠藎之异受福聿歌釆菽之章澤及于

鍾釜豆區

七命恍從天而下爵班以公侯伯子一心懽欵

主是期望溢台班愧懷偶食臣腐台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

天子重四方之寄利日建侯人臣鮮流水之榮
浪稱不腐爵惟五土惟三不聞蒲穀之圭
叅以苴豆邰有禾邠有荻眷茲樹藝之力
得與分茅聿追漢室之初爰自淮南之脈
臣之鼻祖謬列羨諏維時烹醢之餘滙久
饜王侯遂使醴酪之下陳濫充草木譬螢
光之偶艶豈粟朽之俱紅價起一時名標
千載慨世風日熾君庖競侈于芳鮮而臣
家緒中衰素業僅恬于菽水誰守茹毛飲
血之樸徒濫貢官鬻爵之觴刲豹胎炙鳳
九八珍六飲極瓊饌以示腴充石室雕金
臺三島四神存盡餅以煦沫臣抱此素飧
惻滋口實逦撈百族遠托三台轉系田滄
海之輪不辭湯火接野老山僧之腹倖充

釜鬵餓者以入口為安豈必佐三漿九醞
貧士有清饞之感或漫題五錦十香拭芙
容于鷫鸘脂膏侈矣笑櫻桃之餌饠風味
蕭然豈意破屠沽之見立賢無方仍布蔌
之遺封侯可待如今日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不塞豆常留啜菽之權
殖不殞霜恰逢兩豆之瑞
食萬方玉屢思于朝韲晚菘薄五侯鯖取味
于玄羨大帛爰臣有坊範可師衷不移素
委臣以鉛鈍之割體不易方逦於瓊飴玉
燕之外特列清班遂超三刀别駕之稱忽
題峻秩念臣旌心白水不愽鯁骨虚名憐
臣濯魄青塩但存方頭古意本乾坤而作

號乃曰爾公爾侯鷺社稷之始荒詛云不
淄不磷熊夢未開曰爾未離猷畝縱符可
紐若污以銅臭組可繫若敗以墨貪
鳳綸既涣曰爾既受土田即哺汝糟以顯絳冠
之榮憂汝羨以調衆口之適
寵已章于粉米速朽是甘
恩且渥于石膏捐糜難報臣才愧蠧魚品同織
鼠種出南山之下懼相迫于燃萁聲附東
坡而馳喜受栽于得塊一錢不值擔重而
策無後之百疥是嵤名敗而懷将安出奠
合友朋之歡以獲上時璘劉白之側以嵤
英奉法畏棒頭俗榜臣名于臨海遊春窮
席上訛傳嘉號于抗州倘自置乎冷漿寧
憂中熱慮人誚乎隔夜必奮朝乾具劃粥

風豈覬錫圭賜履無食肉相譏誇燕頷虎
頭乃魚塩精意忽逗乎
九重而龍鵠等威倫陳乎三豆
詛降天上聲淌人間純粹而精資始齊乎萬物
而臣乃糟粕之末緜直方以大資生適乎
九垓而臣徒塊瑣之是囿如臣者畝棲野
被難以数稽過臣者車載斗量不可指屈
恪守一隅之郡堅辭两大之名甘罵鏈如
飴應笑彼縮葱少宰樂湯沐可保自羞埒
爛羊諸侯借箸為籌不啻昭淡素以果道
人之腹磨礲為守庶幾觞中邉以固
尚食之膳雖椎鼻少丈幸免狼籍腥羶之辱即
肝腦塗地豈無神奇變化之裔一齏而枵
腹立充誰謂食無下箸晚食而肉味可忒

奚須日破萬錢此臣所以未脫殼而粗識
大節於蕪菱豈其既成材而仍戀私情於
棧豆恨為倭人吞噬悔不及從豆中發茨
其芽作指奸之屈軼喜供義士盤飧計自
今因腐後轉曝為餅餡敵愾之乾糧伏願
寶擲金珠味先菽粟不必取鹽豉以斟雄亦有
和羹惟祈謹炙焞於烹猴用輝國豆除竈
煬之竈不使乳臭憑叢去糜爛之殃當令
蘇香適野臣且以術為喻漬以涓流漉以
細絹汰渣滓而佐腴味之自親臣轉以身
為規未校木範先漾金漿聚精液以候鹹
調之有節惟猩鸚熊駝却
大庖以垂潰濫之戒斯青黃紫綠通靈趙以竭
豆藿之忱代有就將感金湯而銘杖几學

先祖豆膺帶礪以壯干城白角近凝霜戎
菽廣收於天下清馨分湛露腐才得礬於
國中侶肴蘭齊王筍登員几之上以接乎
群公農而貌儒而心列清酤之班以通乎
上帝則不特淳可田而瀾可砥含鼓而游
者共瞻
君德之清明而且令用自裕而禮自亨飴香而
薦者咸荷侯封之渥澤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鹽官陳明梁作羹腐記余友木叔遂廣腐

德為台里標腐技且推
朝廷尊儒雅意拜爵腐侯噫倩使蠢𡚁有靈不
惟功著郡災柳亦嬰塗染指因戲擬腐侯
謝表用愽高雅軒渠且辱
使君鄒老師删定以如杠之筆意極淘沙功
成點鐵矣　崇禎己巳暢月用齋自記

孟子安曰錦心繡口王錯珠迸過清和先
生之傳脉無腸公子之評蓋駕軼乎盧王
而彷彿乎西京之長卿發經含華而腐毫
乃令腐生之揚揚乎坐擁夫百城
朱元一曰一經一緯一宫一商非獨表才
直稱賦手
沈彥方曰冨五車而雄八斗霏玉屑以振
金聲腸似雪氣蒸霞讀此可想見其為人

趙伯潤曰奇韻天賦古勁絕倫向見乩儒
畫沙中有今日新羅昔長吉句信然信然
王逸生曰凡入古多痴用今則俚此如八
卦丹爐授郎成液尤妙在鋪叙得法浮艷
俱消高手高手
戴伯言曰化實為虛鎔俗歸雅智珠內躍
筆藥外葩當是王子安駱賓王後身
項君玄曰人謂坡僊嘻笑怒罵皆成文章
如衣帶鞍馬表至今膾炙人口不過數聯
而已此乃儒家六甲行厨無不奇無不儁
眉山氏見之亦當斂衽
陳文叔曰語語切貼其解頤絕倒處令人
拍案狂舞天下才也

戲為腐台辭侯爵報陳生木叔書

晋陵鄒嘉生元瓻父著

月日再拜陳生木叔足下陳腐儕也有世誼焉自則梁筍著羮記謝以余為新為脊余娓厚意久不報吾子遂矯撰誥勅一通將余為侯而用齊不諒余旨偽作謝表所以漢借甚厚次來益富足令余不朽雖然非余所欲請畢陳其臆僕

本三台淡拙無用之物也早依壠畝稍就磨礲既遣釜鬵逐樓湯火幸保淡泊本色以遊麵臨之間有張公者實洒濯余而吾子爵之親焉余每愧然而嘆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張公知我者陳生也自足下既以見知於是乎台之山偕野老饑餓無聊之際或有操筋以從者余受其虛中可親脆而投之忻然一飽余願則已足矣其

學士大夫少年貧困時閒嘗醧金甚至比其貴也饕餮沉湎日破萬錢棄余如糟糠焉余亦鄙而遠之此絕交論中所以獨嚴于勢利也若夫清廟明堂之上九賓萬舞之間方將饗太牢陳鵝炙鳴雲璈奏鈞天肥鮮羅列芬芳在俎而以僕漠然者充之譬登羊棗于帝座浴嫫母于華清毋乃羞朝廷而辱俎豆乎且夫莫之為者命

也不可奪者志也不可易者質也李將軍射石如虎沒世不侯而余外族千秋以一言受富民之號虞非其據遂濫羊頭之觴至今羞稱焉士固有志可相逼乎且吾子所以勤勤獎僕惟是澹漠之本來異于魁膾而又以其價廉易致如取如攜無間早暮以望寒山之腹耳若使僕遂奄有茅土儼然列尚食之庭以充君庖足下亦

安所得而用之又其甚者嗜好排務僭奢相競學士大夫裹實鄙夷而迫于趨時以余為口實或命膳宰氏雜諸炰烙技之腥羶和之羹醴以侈余于駝峰熊白之上而余亦靡然刀俎喪其㬥来不復自保當斯時也足下雖欲移北山之文以責僕豈可得哉夫銜命者不祥違志者多疚敗質者無本足下亦何所取于僕而枵君寒山之腹辱我萬户之封吾子過矣抑僕更有義不可受者簞豆之節千乘為輕驅雞之文九錫是辱僕雖卑腐亦甞竊聞

朝廷之功令矣非軍功不侯載在

祖制濫舉借受咸有常刑年来監刁竊柄紊亂

舊章宵小逢迎敢奸

國典爰有上公之建議同勸進之箋至今聞郢

蠶官分茅乳臭腐之侯也實自俑焉若之何其以余也承之是以吾子為擁戴之護法而以余為椎瑎之續貂余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供人腐毫殘唾之汶汶耶嗟乎陳生足下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必以墨勅相强者請効盤水加劍之義塊然長與子辭

附羹腐記

鹽官陳　梁則梁父著

則梁好作羹食婢子善煑腐作羹賓客好之每造則梁索啖腐羹則梁作記記曰

夫必儀狄作醴易牙調鹽而後食則不生於儀狄易牙之世者將厭食與又必熊膰豹胎安胡酪醍以為旨則貧賤之士將無旨與食色性也文成馬肝曾皙羊棗西伯菖蒲不必與人同然亦不甚與人異痂有何好而嗜之豈非人之性殊哉豆腐豆為之肇於淮南王劉安貧人飽餧以當肉其屬有二為米腐為麻腐惟豆適中國與飯肉酒同功日用必需而米麻不恒見質無骨不勁易敗故名腐罵寠儒曰腐儒蓋取諸此自腐之名惡不登於俎豆則梁貪而好賓必以供為易賓賤且不費錢也而婢子其獨善煑鮮潔有致遂成佳饌鹽官腐甲天下又易得海錯侑煑故得盡其伎可以齊貧富一貴賤合賓主之性而不殊矣法埋腐於灰旬日利刀薄鋸狀若銀絲和鮮菜魚鰕之屬下鹽豉煑之羹尤可喜其于時也宜冬日則梁作記廣傳其方索腐羹無以報即報以記令與家人相餧食無竆如則梁餉者則梁且可索羹於賓記初名腐羹尋改羹腐羹腐新而未穩腐羹妥而不奇夫妥者腐之異號也記腐焉得不奇

錢彥林曰我師青峒氏曰西子攬鏡而自見其面其愛已之美必甚于天下人之愛其美夫賓客之美則梁羹腐固不如則梁自記羹腐之美也而則梁記羹腐之美又

不如乃娌指和羹腐皆美其法之尤美也
腐品固易敗而鹽官腐獨牢膠遂名天下
夫天下之名皆自虚玲易敗者得之而斯
腐獲名獨否則先王尚實之意于斯有未
泯焉則梁娌固恐腐之喪若名而以海苔
輔諸使天下旨腐味而蔑有忘也吁嗟兮
反古之道有婦人焉

張符九曰若是乎陳子之有取於腐也雖
然凡覆載之内麋爛之物敗壞無可用則
題之腐巨君腐于慕介甫腐于法皆切切
焉擬取聖人之粃糠煨燼以為至論而凶
而身害而國腐之賊天下也滋甚雖然槁
項黄馘與草木同處則無所利亦無所害
陳子之有當于羡腐也其惡而知其美者乎

腐侯讃

甬東薛　岡千仭父撰

台州豆腐稱佳味椒子尊之爵萬戸侯諡
號詁友人相繼為箋表評余于侯有宿契
乃作讃

有物如珠匪從合浦起家草茅奮跡糞土色正
黄中黒襟玄武不曰堅乎碎與王伍黜而化之
白皙楚楚氷肌薄存渣滓悉去消之磨之以呑
以茹至滑徳方至凝氣吐鄙遠腥膻游戯唇輔
食品佚民割烹僞父法守鹽梅名登鼎俎得椒
而尊即箕而煮老儒涎流肉食意沮于是膏梁
挑撻見侮腹弗相容箸弗為舉饞人罔知味不
越五机肉釜魚口中敗壘爾入饌来狡機微杜
體柔用剛太素鼻祖咽輕而清視嬌且嫵易其

肥鮮使淡腸腑蔔其窣看代以咀吹大庖元勛
豈曰小補厥賞列侯厥食萬户開國承家授地
斥鹵錫爾嘉名名爾曰腐帶礪河山載在盟府
余節侯曰凡物之登俎豆羞王公者不知
其幾而神佛清供惟豆腐是需修人素士
故多嗜焉木叔諸君子記之爵之誥之表
之九錫之腐已極世榮矣薛仟仞為作贊

余乃代說偈言曰一切諸味惟淡為真雖
有五穀誰薦百神自無造有以主留眉佐
賣漿隱為禪悅珍和以桑甲閱以芳辰孰
扰匹之明德惟馨

之走馬於良蒼之野此獨遵道而得路爾其決
物也霏霏屑屑皓皓潔潔比雪斯瑩似玉而澈
白羽之白不暴而別較瑾脂與石髓嗟雋永而
預絕緊豈鴻烈之餘旨入蕩山而留訣夫其法
器攸同膏液則手咀焉不歆嚌而彌冲咸頻艮
補泄泄融融蕩邪滌穢浣胃開腸蠲愁疾釋疲
療鮮宿醒祛毒風佐陰陽之和補調燮之功蓋

其用物不弘而奏効奇豐則亦何數夫鶴炙之
與駝峯說或以為臑或以為乳或以為藕家氣
味或以為香積之祖或以為儒廚嘉品或以為
八關之母飫腥臊者羨等齋笋茸淡薄者嗜同
腴臙古有[illegible]大官之膳今也刀俎嘉賓是薦
羅水陸之[illegible]僎蜷珍而不羨移情好之在茲
憐微物而必懋翔此城隅有女如姝一笑當爐

原缺第一葉

百媚生輝案無餘物肴惟獨陳當片齏於五鼎
散俗慮於紅裙琴瑟在御燕樂需雲尤有若茲
腐焉者可以供乏箸可以佐清尊此予之所以
寄興於斯文

腐文

莆陽方承褒伯諫父著

台腐兄拜侯報至擬為闕乳弟移文荅之

淮南我祖世德作求幾葉蕃庶分系建州命名曰乳大塊寡儔肉食者鄙魚歆雞酬招提寄遯訪依比丘太守市隱待價以售睠懷族氏焉往綢繆忽聞

新命台昆拜侯始而愕愕既乃慨慨敢用移文以告也聞夫遙遙之華胄兮標霞起於赤城出草玄而尚白兮紛用物以取精合水火於既濟兮洒性柔而質清闕色素夫玉版兮調味淡以水晶爽飲者噴其芳滑兮皮緗者舉其和平雜五鯖以弗受況兮乘三䏑而不取盈隨操鍇可使之割兮試染鬯而不厭其生亦饗親格

原缺第二葉

羊傑来窮達小草遠志孰是龍蛇日者偽公假
子竊位浮誇輦金鑄劵瞬委泥沙戒爾騾得旋
鑿不遐此乳弟所以樂耽淨土不求聞達甘埋
名匿影於吹華之麓紫霞之涯者也水木關情
祈長饒古惟兄侯實利圖之

腐詩

小寥山陳焯木叔父著

余戲撰腐勅拜侯邢齊擬表稱謝諸社友
無殫駁者使君靜長師直作台腐辭封爵
書空諸所有矣回用陸放翁韻解嘲

腐也分茅不拜官尺書喚醒古槐安憑君盡說
封侯面笑我全非食肉肝惟穡作甘猶惡旨與
虀為伴豈辭酸北山薇蕨初無恙肯遣移文詈
所歡

其二

莫向清朝濫乞官君陳我腐且相安筆頭爛矣
須防舌馬鬣封乎况食肝閱盡世羞終遜淡調
為誰鳥更思酸憂羨已笑前人事衡泌蕭疎足
素歡

賦得乾坤一腐

籍繫迂踈氏名題偃蹇公攤書頻映月閉户不通風措大效為餡方頭矩則工窮途誰授記成佛掃儒童

其二

靈淵長為牧蠶田每拜官悠悠雙眼白落落寸心丹慢世由人嫉憂時只獨嘆千秌啖貢禹何事亂弾冠

其三

五百年間氣鍾之使獨迂甕虀王者佐咼俎小人儒舌本從来强心齋此日癯仰頭看造物無乃爾拘拘

其四

以邈為爻象從癡得弟兄寧分二餓蕨耻合五羨餚食邑蘋蔞蒟論功洴澼成平生草茅志藥與梅羨

詈椒閣中病齒偶食腐脆甚侑之以辭

平生齒牙不得利嚼盡黄虀了無味誰以青黄碧綠緣參他生老病死趣自為措大慳諸福一月十朝希吃肉從来喜讀送窮文窮鬼於中却潜伏便欲搖唇罵千古田也簞瓢尹咼俎古人作事先不平豈獨寒山茹衆苦山中小閣名詈椒椒性柢牾寡盱調譬如薑桂已老矣肯随㖵百犬同吠竞以此忽得齒剛報忍痛吞聲强排哭菜根難咬物皆然貧家無可供飡料急勅廚丁呼腐友軟飽惟翁適吾口迂踈兩字正相宜㧓蓊搜剔莫須有吾舌陡然看不足大叫鯁介如[illegible][illegible]愛軟熱君不見雖腸碎齒猶罵諸羯奴

錄妄犒士見畫哭栟子聞言重嘆㫬腐儒何所
前致辭激石從茲自磨礪一任人間利齒兒

腐詩

台腐記跋

余性耐淡每見豪華濃郁之事輒生厭離想時輩俱以腐儒目之不之顧也嘗憶昔人所稱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為語以自矢往遊滁陽間問豐

腐文

樂之奇覽醉翁之勝尋瑯琊之遺遇滁人宥生澹其善繪菜凡菜之種類根莖枝葉花實色色逼肖尤模寫其陰晴雨露之態霜雪風煙之姿朝暮年景之景月夕晨光之致備諸形容彙

為百種王百谷作百菜賦跋絕其妙
余亦求作百可圖一幅懸之齋頭聊
以寄所祈竊云荏苒廿年百無一可
入平泉携置座隅惟恐一日忘此味
尤慮一夫有此色相對數年氣味悲
適忽木𡉕陳君戲撰台腐記跡語勅
成而用齊諸君子又益之以表傳讚
偈觀察鄒使戲擬書為之翻駁一時
腐台增價禁臠流馨矣其結撰新而
摛辭倩贍矣飛林海內共有奇賞

獨是木𡉕借尋常之微物發沖淡之
幽思取類甚邇寄志甚遠直與咬斷
菜根意同而猶有大焉者持此以往真
無所不可矣余因嘆兩間新陳奇腐之
變日相禪而未有已一晝而後百家枝
巧以至三不朽之壇無日不腐無日不
新彼造物之鬪麗揚芳稍遍便成縱艸
惟青青者獨留化工之春而點綴乾坤
之色功名之途但于漸奇着眼不可齊
常立腳棄而滅亦鸞鳴鵶矣不難得哉

世人共饗不則塵飯塗羹豈不得共
竑腐也奏餓渴之用惟至人化臭腐為
神奇乃真神奇從克勤小物中出大作
用乃真作用彼釋氏有所謂芥子須彌
一粒米化恒河沙食漢人傑借席前箸
籌楚漢興亡之機宋名儒以斷虀劃
粥樹經世事業繫中外咸望皆從腐
生新從小現大吾惡知木猶之庚台腐
也非納乾坤于一豆而藏芥栗水火粒
我烝民于一腐哉斷合而後木猶已

以下原缺

腐跋

余聞之腐生與麴生同里而氏族分
焉麴生善慮且其族屬繁衍多不
克自守於腐生之名益著東漸西
被案於霜露同墜矣耕子台人也
善台腐欲以百城王之是耶非耶
余不得而知也獨以腐生久困里
閈求不獲傾重於王公貴人而耕
子為之策勛焉是所為臭腐之極
化為神奇與余是以樂書其末簡

如此

稽山年社弟孟稱堯子安父書

雜署梆下中

青未了小引

莊生有言受命於天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吾未聞虬幹龍鱗迺至與羣芳凡植爭悠促之期也推之至長上古閱萬劫而長青不泐者則莫如山色之壽故湘曲可終而江上之蒼然不改也杜少陵少年詩即有齊魯青未了之句繇今翫味此言即謂少陵至今在可耳吾友小寒山子欲以青之一字遙締泰山丈人今即百餘首乎余知山靈之不以青竭子也赤城松柏可移作日觀五大夫青有了乎其亦問諸少陵吾師乎又不必沾沾錢仲文故事矣

八閩年社弟黃光若木甫題

青木了總目

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甫纂

九青分韻詩予自入都至南還已百餘首矣

懶於再作序併題百韻紀之

代序郎閣青燕詞愧繡虢詮莊同郭象頌杜
丹鉛伶冷韻依孤磬洪音起寸莛文章誰得
意品物自流形律按孫吳隊佳傳燕趙娙有
花穿蛺蝶如水點蜻蜓醉月襄陽聖乘風禦
寇冷將杯邀塊磊舉棹泛飄零憶昔途多阨
相看淚每邢聯檣盟志業作客嘆伶仃旣涉
淮南渡偕來濟北亭述應歌窈窕嫁不惜娉
婷
帝網三排甲宵符六乙丁壺言茹覡巽咸矢
吐精靈從闢透[illegible]情急隰鴿茅柴沽野
店荇菜擲河[illegible]荷呼僮寫殘篇托友訂猶
琴思借聆似劍請加硎獨頓金閨彥恒分石
髓馨和追元結什狂發次公酲蕙葯書於簿
蓬蒿采亦莽未因施笑里翻爲沚憐涇記宿

南池夜豪呼太白星八閩志主客五斗罄壘
餅佹㗁陳平肉分貽婁護鯖炙饔携七箸魚
羮下督早漏沒東方曙繩低北斗暝傾無文
約法懼以飲沉冥忽奉壇墱長重中禁止令
四聲姑秦閣三爵必封鐍吾黨朱霞品寧寒
[illegible]兵[illegible]嵩居均唾鳳是日遽囊螢或毀君苗
[illegible]冲寬葦仲橦予生多懶惰子語未叮嚀不
用閑笥倏何由慰梗萍賓龍爰寂寂載鶴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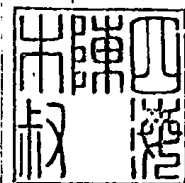
冷冷敢赴平原約惟算祿閣熒滄洲帆竟過
與濟纜無網滕六朝霏雪封姨晝捲暝浦葦
燒斷岸雁驚失前汀霰集初馳薇冰堅已凍
舲共時修半刺竟往謁居停小邑傾高蓋疎
林息倦翮頗多賢達士欣接[illegible]來黔草舍移
床第荒郊倒酴醾寓青方[illegible]日浮白殆千缾
把袂姚墟秀揮毫漢苑爐兼譚消夕話數餉
御冬蓄座列丹虹架門懸白犢釘殊方逢好

友異候霍深疼臘近驚寒策霜巖凜隕萎蒙
戎修短褐徙倚茸行鞋速命倌人駕先驅逆
旅輣暘沙風伯信洗轄雨師陘去去遵高躅
行行陟邇坰戰聲搖朔壘祥霱護
王廷吏插牲書社重翻蠹本經石田耘問圃
花樣綉拈娗所喜長垂翅俄看乍振翎吳娃
輕粉黛楚客重箏筵戴記人加席羲炙爨負
苓重光期在戌一洗暈維嘗尚惜賁言斥虛

誇賈論挺腹笥顏自博頭榜李先聽氣登張
雷望音須鍾伯聆開辭青箬笠許臥綠莎廳
靜籟觀遲月雄心學迅霆幾穿珠落索休侈
玉瓏玲故涓貂裘洗新貸犢褌拎溫溝衝瘦
馬傲屋憇焦螟姓向懸寒竈名令側　御屏
早　朝唐制律觀政漢儀型漫刺閑囚鬼長
班路叩飄曹蜍同李蛣果蠃與冥蛉市駿臺
空峙飛鴻戶可扃私携游寺展閒設護花鈴

嫯室頻懷杞堯堦倏度蓂象雖隨　緯闕鵬
亦徙南溟　予省沽　恩詔辭歸戀掖庭逄
瞻雲含絲漸杏璧墀玎七夕離燕邸雙星渡
[illegible]鈴到灣猶往路推轂忽華篁褰暫徵侯霸
[illegible]偏載菅寧河西雄虎鎮海舶送龍鯉恃有
湇翁跋能湔蘂沼腥高風疑落落古調惜惺
惺作椽輸三語許恭嘗九齡
天顏違　玉陛日影憶花瓶近報驚烽燧浴
邊犯犬蘧　都城修百雉牧政考三駉　國
老憂方耿微臣步亦蹣何當掃衞幕一爲勒
班銘在鎬歌周鼎于湯見禹鋼尋常謀係障
百二固榮堦淩涥皆充藥楩楠詎棄楟亟培
陶穴麽肯種邵丘瓠逸思慚傾峽奇颷羨建
瓴簡編裁是帙緜縷倍爲給矢迸舩堪扣收
琳栴莫綖偶然題百韻筆底數峯青
時

崇禎甲戌仲秋日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甫書
於洳口舟中

青未了

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甫著

古人所作曰汗青曰殺青言殺青簡以寫書而火炙之令易落篆耳又曰炳若丹青以取之東方之色從火從木子火軍哉而木其人平生所好唯有青編聞不能無吟咏枯髭數撚斷矣五色毛錐輒不足以擅出藍之譽舟過齊魯聞同社郭彥深偶拈

九青韻見贈訂以社課之外郵筒往還不可無此君時同行者十三人而始終酬和不輟者予與彥深兩人而已前三首是朱君開發端故以青字入聯中廿四首專與彥深簡答故以青字束尾五韻皆分韻也自紫綬南池同諸君豪飲達旦次日即有詩戒酒諸子併不敢約彥深因於輿之所到私自成篇亦不再限韻脚止取青字爲篇首以不忘江上數峯青之意云爾其籤名曰青未了取之子美望岳亦以予適行魯道中知此生幾賦青青河畔草也自守凍青縣旋取陸入京以至放榜後　予假南歸復渡青濟聞風景依稀而同社諸兄弟遂不能無劍合萍分之興青山不改青鬓易絲念司馬之青衫追鄂君之青翰所謂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予不能不對鴉青

而淚下也予記辛未被放時爲社友夏長卿作登第後紀事十律小序已暢言吾輩升沉恨債而今偶獲洗黑貂之債其遽無哀鳴於中澤乎痛定思痛言之愈覺耿耿殊不足以災青簡要當與天下不得志之友一賞拋青共讀爰記其詩於左

初分青韻三首

江上北行喜逢郭彥深話舊即有見投

因約過船小集率酬元韻兼政朱居

開姚聖之

江上欣聯李郭舲客星占聚故人星留賓餞約須三白簡韻詩郵得九青酒與謫仙爲後聖騷於漁父有同醒不辭倦爾隨君徙觴前孝爲駕紫冥

酒間用韻呈朱君開社長

十月江楓共泛舲素心相對淡疎星河流夜嘯圖猶綠草色霜寒岸自青交論久嚴朱稚廣狂名都笑次公醒酒酣落落半生事靜聽高譚破窈冥

君開偶譚往夢有文潞公事甚奇予占之爲立飲一大白

夜半高歌抑客舲前身可憶伍喬星漫嗟世事供浮白預卜芳名照汗青洛社人應推獨老乎泉石亦助先醒潞公者德溫公業總共

先生集靖冥

限韻二十四首

夜飲舟中彥深再拈九青韻卽席走答

小酌分江恰半舲便將船比醉翁亭河空北走龍魂冷斗欲南看鹿夢醒村望任人沽魯酒客庖慚子說妻鯖相期尚有滄州約摟到金尊楊柳青（楊柳青卽滄州郭外地）

彥深以近刻易宗見示取酒快讀用韻歎酬

吸盡沙頭笑挈瓶扁舟竟過短長亭杜陵久得耽詩瘦郭象初添注易醒（易醒用涪翁語）使宰敢辭天下肉如臣偏厭漢人鯖夜深光怪冲牛斗爲讀君貽新殺青

正讀彥深易衍偶取爐香吸之誤以爲茗也灰入其喉且嗽且笑有作

亦聞讀易有羸瓶奇字誰投玄草亭恰值耽

佳添病肺都忘劉醉驗頭醒劉表劉針驗容醉死灰

撥盡神仙蠹奇觵須來父子鯖時彥深又以其家詩譜見示

忽憶心清香可妙不知江上幾峯青

吸爐灰偶然耳姬人匿笑不禁古哲有

不知馬幾足者用韻解嘲

行雨曾翻幾尺瓶雙鬟何處問旗亭不知周
蝶栩然夢誰辨縈蛉悅爾醒人笑爲愚忘數
馬我言雜糺類傳鯖純灰滌胃尋常事卻誤

黎渦倩小青

酒後與米郭兩兄挑燈夜奕

每笑琉璃卜姓瓶長安一局似郵亭景純撒
豆聊爲戲渾漫屠龍早欲醒取火偶參姑婦
夢加餐聊勸王臣鯖晉趙志君臣鯖有此行獨爲收
官著黑白枰中拾紫青

舟中病齒把卷自嘲

甲業錄來戒守瓶眉攢此際費調停茗澆陸
羽聊消渴酒禁公榮且學醒怒嚼豈因呼羯
狗饞又無乃嚀腥鯖韓聯句有惡嚀腥鯖縱令沒齒
言無怨留付黃虀淡碧青

齒痛甚不能午餐因命小奚煮粥

漫說澆愁有半瓶祇堪啜粥問旗亭似茲炙
艾終難忍何怪餔糟不願醒人半恐同嘲習
鑿乞餘何用倘侯鯖呻吟未作飄搖慮大笑
將無吃孟青

舟中偶有見予正病齒戲筆擬騷

酒瓶也可作花瓶隨榜何妨隱慢亭刺棘圖
成心乍悴投梭嘯在眼猶醒偶然送倩非挑
鳳無復垂涎是合鯖倘肯雙蛾分一盼畫眉
酬爾遠山青

一友笑云此不足償詩也予乃借題憶
遠人悵然再賦

亦如下馬指銀瓶頻爾箋詩類考亭偶借閒

前杖句癖遙憐可醒蘇眠醒罏頭定憶長卿
清殿脚寧求婁護鯖正似步兵耶醉臥非關
塞眼對人青

君開彥深病齒賦謝

旅病新須覆酒瓶未除百尺意亭亭渾忘馬
齒衰將老獨賴貲睡未醒近業祗應逃病
鼠長途耐可戒饞鯖良朋藥餌勞相問仰視
霜天古月青

病齒非齒罪也彥深以八齒詩相謔句
格奇峭讀之爲擊節嘆賞因以問齒

一效昔人責頭

王織其戶久如激所喜從無德政亭賤有風
流溢小遊金閨月且忌同醒移文早已驚猿
鶴議罰惟當附鯖鶴子羽責頭吾責齒自今
莫學海東青

議齒罪不任受也代爲作辯予產實韶

激石如君學膺瓶敢違節制敗街亭齧妃孽
不由予作頌酒箴仍爲爾醒久放深慚三語
椽長貪幾識五侯鯖自嗟薄福還開罪不若
人奴伴衞青

齒有辯且畏其多口過伯氏有愁言矣

因而慰之

敢嘆唇亡恥罄瓶正如椽竹困柯亭八齋妻
以肉爲鄙三斗頻煩卿獨醒世路倘憎開狗

竇臣門豈羨戀魚鯖淡寧莫易平生志不見
穿斷耀簡青

晚泊梁王城有感

耶上爲陶笑盎瓶梁王安在只荒亭星臨斷
岸魚汀動日落孤檣雁漏醒帝野至今悲走
鹿廚竈從古笑殘鯖客懷預快南池近一問
河橋酒幔青

彥深有嘆舟中午餐襍烟氣作戲和二

笑
可有柴桑貯粟瓶何人載米問楊亭黄梁倚
枕吹應熟綠汁彈衣醉漸醒仙筆自無烟火
氣旅庖故作祖龍鯖只今變下焦桐響燃入
蔡頭祿閣青

和彦深兗州界上感懷
茫茫天地一空瓶九點齊州界口亭魯國絃
存文教衍漁陽鼓近戰魂醒政聲不替西門
豹方物猶來南越鯖獨有海氛勞旰食△廟
謨急爲借發青

和彦深界口道中之作
坐吹沙頭小玉瓶乾坤兩鬓一孤亭路連河
濟分清濁人仰鷗鳧共醉醒蝦菜久題西子
艇鱸蓴初字季膺鯖越吟魯道無窮思從事
頻呼竹葉青

魯道初見河冰奉懷母宜人
苦參正貯膽丸瓶此地由來說孟亭三徙恭
成憐母老一經猶戀羨人醒尚甘菽水慚封
鮓因嘆河冰缺臥鯖今夜溫衾思孺子萬年
枝有祝冬青 冬青一名女貞一名萬年枝

因懷内子時慧君素君兩姬人留侍老
母予偕雲開姬韻君北行
葬我陶家作酒瓶離亭却憶醉紅亭女三未
粲無勞姊茶七頻澆可解醒賴有羣鳩能頌
鵲携來半七且爲鯖雲間膝說尊羹美怕染
流酸件甕青

同君開彦深先飲聖之舟中却辭予酌
不赴用韻走謔
何煩戒酒指瀡瓶咫尺俄分隴首亭客舫恒
逢三日醉公壚乍阻七賢醒昔人飯有期鷄
黍此地尊偏負俎鯖謾道衆山堪對酒開牕
誰與納進青

與同行諸友痛飲南池亭下因懷往蹟

何知杯甕與罍瓶魂魄猶應在此亭騎馬偶邀三對飲醉龍更倚兩同醒眼空八極人如蟻心愧孤蓬味似鯖他日南池譚勝事使君誰與貰拋青

南池石壁讀少陵與任城許主簿同游詩有感

此翁意不在尊瓶小集城隅亦有亭森木鳴

蟬聲已咽夕陽繫纜夢初醒野人不厭惟精飯幽意相關豈雜鯖借問從來乘興客酒闌誰覓舊題青

因登太白酒樓

荒阜一丘酒一瓶昔賢對酌此空亭謫仙去後月猶在魯道依然人未醒乘鶴樓椎題作壓吸鯨水擊視同鯖不知蓑笠論文叟笑指屯雲幾處青

彥深初拈九青旋有青未了之韻復以琅玕相報賦此答之

正畏君饒寶母旗敢將金谷比蘭亭味傾十斛香魂艷燭映雙椽野夢醒子建久應推繡虎郇公那敢侈奇鯖貞珉倘問催詩語但愧相酬玉案青

南池後十五首

南池一勺水耳以李杜放飲得名而主人

四明任客也時同行張正長招飲達旦已爲仲冬之朔矣諸社長戒不復作詩予與彥深私祀之于太白酒樓過張秋梨甚美單魯仲連射書臺不可無乎清源之作正謂臨清流而賦詩也絃歌舊里恭澹臺氏之風平原布衣追東方生之俠濮上桑園遺音猶在滄州與濟美酒可沽前後記之得詩十五首焉

舟過任城止拈九青一字皆以鯖將窮

也笑拈一首

新改青州從事青未知下酒幾尊旋三章已
許除苛改片脟初開定食經一任酉陽稱雜
俎無煩辛苦配腥鯖自今擘臠催賡韻要爾
揮毫手不停

祁止祥爲作畫扇上賦謝

洗筆橫披一抹青遙峯遠岫肖真形虎頭老
手兼三絶雞社文人又五丁道骨栖於梅福
里仙才繪爾浩然亭胸中丘壑誰應過可識
江天有客星

七閩張正長示以近義深嘆獨造時闢

其內弟楊兒以十四魁鄉闈

與爾何煩芥取青勇餘及巳發霜硎胡琴漫
碎長安市道笈先傳大慢亭獻賦定推司馬
里移文還藉草堂靈相聞尚有雄能似小溪

應無媿九齡

遲陸彥先舲不至

遙見安山擁岸青故人小棹似離亭忘歸蝦
菜偕西子送遠風帆賴巨靈隱几咏詩須我
友臨江釃酒媿同醒無繇一借君苗硯擊汰
高歌共載舲

過張秋夾河兩城同行十二舟俱宿譙

樓之下

石頭跨水峙高青綠蓋平蕪許放舲設險自
來譚保障當關誰可恃藩屏譙門夜值金門
漏藿食謀參肉食聽十二同心方百二賢人
古聚潁川星

東昌望魯仲連射書臺 魯連遺燕將書年幾十二

東昌門外柳青青客子停舟醉酴醾向服魯
連天下士今來荒草一空亭書遺敗將尋常
事齒比甘羅十二齡不識火牛何處用却將

片紙雜聲靈

抵臨清關關使者桂犍生見遺刻稿

桂殿芳名重簡青頻年後輩識新硎臣心水比清源使有筆光搖奎木星誰問二束歌杼柚自慚三北嘆飄零故人贈我昭華琯今夜應添玉案螢

清源榷關者三同行舟待之三日感而有嘆

室如懸磬野無青半募鋤耰備朔庭一里爽頰三使者千家能有幾餘丁漢繻莫負終童棄周緯徒勞婺婦聽自媿書生空涕泪六丹何日續箴銘

經武城　先聖廟仍塑像

先師古廟肅丹青遺像於茲有典型不信絃歌出下邑可憐徑竇起中扃陽侯久返高賢壁公事空遺客座銘安得言游三百輩四方

出宰頌清寧

夾馬營同諸友登岸散步因譚宋事

偶顏前朝耀史青香孩非此誕寧馨徒多祠廟供香火不見營壘設伍丁中國幾登真宰相至今猶嘆小朝廷興亡漫挂登臨恨曾記希夷指一星

四女樹與彥深考其故事不得

見說明妃墓草青數峯今復泣湘靈佳人獨立憐燕趙女隊相看姤尹邢避逅偶然成一粲凄涼今夜益三星文無莫道能消恨請讀飛蓬樹背經

平原懷東方曼倩閒盧德水先生隱居未能走訪

大隱能游禁閣青滑稽千古一沉冥武皇但訪安期子德水今添處士星自借先生風後死何妨我醉聽人醒平原十日空懷想可有

東方射覆經
桑園濮頭豈桑濮之遺音耶笑而問之
不見微行歌踏青桑間濮上說娉婷審音曲
漫借師曠好色風非刺衛靈巳少張梨疏滯
氣欲沽魯酒換高冥應知闕里無遺行莫向
花幹遺赤丁
夜宿馮家口與止祥彥深諸兄沽酒禦
寒預愁河凍
可是將軍大樹青滹沱夜色迓玄冥酒人快
事呼三甲河伯愁予檄六丁風雪有亭頻着
屐笠車無路且揚舲長安此去仍聯袂肯向
江干歎萍
過滄州古渤海郡也聞酒美以舟行甚
急不得買
十千恰剩餞蚨青斷岸無繇繫小舲畏壘猶
聞龔遂輿糟丘且聽屈原醒河堅半渡催冰

信雪映孤帆送酒星勝六夜來將棒檄野覓
癸巳避寒汀
寫青成途十首
詩豈有讖乎仲冬之十日河冰夜合榜人
不能復行嵜同社曰子謂青未了而今了
矣予笑曰未也予雲蔽日之木起於芨青
正以此地爲丹青引也答衛青善戰幕南
數千里無王廷秦青善謳其音繞梁三日
不散予今且爲浪子燕青矣因記青雖小
邑而雅多韻人姚氏三先生皆能詩能古
文詞皆以少年舉孝廉其巨擘也吾於王
劉二君得傾蓋交焉於沈承野得忘年交
焉於北衛諸主人得逆旅交焉誰謂阮嗣
之無青眼乎以次紀之得十首
青縣凍成青讖也同行尤之賦以解嘲
青女憐才目也青欽留一夜凍雲汀右尤置

酒羈行旅路鬼催詩上客聯偶爾紀游當[illegible]
映何知占聚合三靈小舟載雪難乘興且共
扶搖徙北溟

偕佐劉宸寵小齋姚彥褱廢堯枉顧兼

攜酒儘

佽劉偶爾寓於青有客翩翩訪獨醒三宿何
煩頻載酒一燈好共細譚經竹林屢把君家
臂蘭社初邀地主靈自此往來幽興熟會須
下馬指銀瓶

廢堯嗣君鼎晨兄年十九以戴記初登

北榜

青箱家學謝藍青十九賢書羨茂齡洗馬乘
車初載璧長文抱膝早占星為霖早歲須蒞
種此日秋風有雁翎聞說救時君世業好將
三策射彤庭

同彥深君閒飲王六符齋頭即席賦贈

江南好酒說河青偶住青丘開挈瓶幸遇主
人能訪雪何須行客遠侵星尊開北海留鷺
座笏拄西山學御泠遊日緱頭揮手謝迎佔
吾亦遣[illegible][illegible]

青丘送維旻止祥正長望之諸同社先

發

青翰連舟伴看青客鄉分手送高旂徙飛漫
羨雲端隺留滯應憐隰上鴒煩汝早尋沽酒
望為予先覓護花鈴長安此去春將獻彩筆
如椽好乞靈

青寓近同鄉沈承野屢招留飲天涯有

比鄰之感詩以謝之

客鄉賴有爾聯青義重維[illegible][illegible]萍下酒夜
能供筍板留賓冬亦置花瓶杖頭好我分司
業流寓何人識管寧如此居亭堪度歲不知
海嶼落堦蓂

住青三十日始買車北行賦謝同好

一日應拈一字青巨鐘無力舉枝莛浮家社
始辭新侶載遏車皆帶舊經前月應酬多雜
咎北客形影太伶行定交自古言傾蓋莫謂
浮蹤似滯萍

過太城北衞兩庄甚擾主人時大風揚
塵晉宿賦謝

散車羸馬已辭青風倘吹塵沮外坰屋上之
烏人亦愛杯中有蟻客難醒頻年北道多賢
主此日東偏近德星旅枕忘寒應作夢夢騎
鵬背擊南溟

涿州瞻禮大樹樓桑是劉先生故里去
翼德村不遠

離奇聳幹老無青蜀土童時倚翠屏大樹尚
留神鬼護前朝已逐葉柯零至今野叟譚遺
伕猶指將軍共戶庭不識錦官丞相栢力支
一木隕營星

夜宿蘆溝橋南有綠林投石而去

王家舊物少氈青羞稟何須償赤丁投石已
知餘勇賈挾鈎頗覺旅魂醒如今舉世皆銅
馬無可貽君只劒翎寶玉大弓渾與盡眼看
陽虎笑芴靈

燕邸十五首

寓燕無他事止有閉戶讀書與同人訂交
社耳遇前輩以場事近洸約四聲宜與四
戒俱嚴予笑曰只不戒九青一韻可乎時
海內相知深如友夏龍友兩公述之端木
年少諸友皆詩人也友夏之言曰早知窮
達有命恨不十年作詩予感其言而得如
干首如左

至燕邸復寓東偏與同社訂文約

硯田無可稅苗青何處連篇月露形衣積馮

塵三寸許徹催雞枕五更聽涉川共擊中流楫灌樹重翻老圃經兩度公車渾涓儨又親案雪與乾螢

長安除夕

韋編尚伴一熒青爆竹千門鬧歲星夢到孟幃羞水菽春迎堯莢換堦蓂讀殘蠹本隨年東看老椒盤有淚零四十頭顱猶爾許還將芝艸問前庭

甲戌元旦

縕袍猶帶子衿青每遇詩題涓儨熒曆紀春王花在箏車來長者席爲櫨康哉此日多封祝白也前身是酒星但得百篇揮一斗艸茅臣亦拜 君靈

元日同李端木周爇仲姚象玄飲錢東渤寓中

共醉長安竹葉青主人東渤客西溟好傾玉椀浣元日行侍金門傲歲星梅發兩京傳細桊杏栽三月長新蓂隃糜馬上堪磨楯欲向燕山一勒銘

吳淵如葉行可馬培原是日同過訪

旅客過從話紫青六千君子問龍庭當年自悼猿爲筆此地相逢葉是萍字載鬼車蓍相哭圖看 王會簡書靈不知今夜藜頭火幾照吾儕鹿夢醒

閏碻宮宿呂公堂譚夢且告予兆

藜炬曾燃祿閣靑更生新序動仙靈酒徒召拜南祠郡文士名懸北斗星才盡幸貽江子錦兆先爲洩任君鈴蹇驢多少邯鄲洎昨夜遙分一枕醒

立春日移小寓避客

墨硯抛荒艸不青惰農無歲預愁醒閉關且刈栽蘭譜開卷先翻種朮經此日逢春剛沃

穀頻年謁　帝似孤萍獨憐灌溉能多待逆
數場功三十蓂

喜楊龍友周又新至自白下

飽參天界萬杉青鍊得深山老衲形草向子
雲爰寂寞蓮歸茂叔有芳馨燕臺競市千金
骨蜀道初開五力丁望爾來遲輸爾捷秘文
傾貯發蕉聽

同龍友走訪譚友夏章爰發錢彥林諸

兄各出近藝相示

戶內牙籤件紫青雄文各自剖精靈靜心所
照惟迸月豪氣難除亦迅霆鵰鶚橫空搏八
極蜃蛟戲彩起重溟獨憐十軸胡琴草幾擲
金聲與衆聽

奉侍鄒靜長師於燕邸時以廉訪使入

朝

清風猶帶代嵐青三載埋輪在驛亭持節獨
行　天子法寨幃人避使臣星肅鴻久給監
門疏感鳳新傳韋曲經漫說尊鱸鄉思切簡
書指日又　彤庭

洪載之許我西鄒廷若劉爾受沈隣秋

萬年少黎仲實鄒歙伯過訪皆不值

而去作此簡答

訪舊誰留半刺青偶騎瘦馬出郊坰三年滿
屋朋爲月此日題門客有星把袂無因譚一
出提壺且自酌孤醒尚須直叩高齋坐指點
筍中覓句聽

李小有招同譚友夏韓雨公鄭超宗程

大來李端木周粲甫萬年少張爾唯

諸同社燈樓雅集

相將火樹看銀青禁話時文只酒經移到北
山規晚節占來東井聚繁星燕秦楚越皆同
調憔悴支離有獨醒且喜謫仙留看月驚人

佳句帶酬聽

第一場後同同社葉具五周翼生應吉

生王五生韓之孫譚場事家仲孺亦

至

琅玕滿紙巳升青吾黨猶然渾醉醒自古場皆迷五色何人筆可護千靈中台紫氣通南極小硯文瀾接北溟春草夜來頻入夢好將尺檄下邊庭

場中兩與萬年少同舍年少尊君惺新

先生吾師也予先有夢因紀之

年少才高馳譽青篆沙先甲剖英靈筆鋒避爾應三舍花影移人巳八矶萬石家風皆謹厚千秋友誼豈同學與君此夜聽蓮漏莫負吾師僕射廳

江本湛復來譚命與家仲升語予意合

縫掖安能决取青人言司命久揚靈宮惟磨蝎能生謗劍若屠龍枉發硎賈宋有疑逢季玉塤篪相和說文星吾家聚穎多奎璧會轉璇璣駕赤霆

放榜後二十三首

昔人下第有詩登第亦有詩故有項之虞兮劉之大風悲喜之致殊自懸絕而予以爲正不必乃爾憶予辛未所作贈夏長卿貴履吾諸篇情摯意直不敢以青雲薄待故交則予之有今日也予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孟郊看花之什千古笑之乘車戴笠何足據乎惟是皆場之役自束髮以來大小百餘戰而始獲勒銘於燕然每一放榜後蘆溝橋畔總是灑淚之亭張家灣側無非載愁之舫黯然消魂正在玆日言念及此雖釋褐述懷贈友諸篇聊以志平生忠孝之思而于唐人早朝應制體固

自不可同日語明矣天下有人心當自諒
之

初登第述懷

頻年失路笑拖青此日歪將舊淚零幾許劉
蕡車畔哭空憐賈誼席前聽三遷夢尚懸親
舍七尺軀惟矢　闕廷天祿不煩藜杖照案
頭還有讀書螢

將　朝赴鴻臚書名循舊制也

紅顏於今乍點青漸將名姓側題屏古人所
嘆埋荒草姝子何修獻　大廷始信儒冠能
見　帝偏欣匣劍亦邀靈相逢半是新蘭譜
幾個前科不涕零

早朝　皇極殿墀下

聖人建極雨垓青新釆育莪映奕蓂斗指
堯堦同忭舞霞籠　禹鼎共晶熒　鳳樓色
映千門瑞蛟海文開八代靈自媿涓涘難報
稱願簪彤管紀勛銘

予一路皆拈青韻而榜首名偶應之並
詩亦有前定耶併以紀異

太白前身又太青長庚天上降雙星如來再
[illegible]金粟第一仙人是壁經宮錦無煩彈栁
[illegible]筆花螢巳吐蘭馨詩題未了名先應何謂
[illegible]昌不効靈

與同門陳伯玉金棨臣朱聞玄牟子遴

二十八人謁座師因懷同社下第諸兄
弟

宮袍逢念布袍青茅拔蘭摧揔涕零知我自
應同國士悮人畢竟是遺經心儀瑞鳳多騰
藻目送飛鴻盡鎩翎從古賢關堪皓首考槃
何怪矢沉冥

放榜之三日恭逢
聖駕躬耕耤田敬賦小詩紀事

夙戒農祥闢草青朱旗玉輦護千靈　天生
后稷爲時夏　帝繪幽風在古亭無逸共歌
周曆久有年尤慶禹功寧草芓新進雖隨
[illegible]拜讀臣工敬爾經
吾顏壯其以五經　賜上第
辭文自古出於青　聖世尤欣有典型三絕
獨傳顏氏學五車字載少微星孝先腹笥嘲
高足師古家乘笑考亭日下卿雲齊特眷報

恩豈止在明經
釋褐
江州司馬溼衫青無乃琵琶不可聽且與黑
貂聊洗辱誰知玄豹亦通靈衝星劍爲張華
泣流水琴同鍾伯聆明日　玉堀同忭舞霞
衣應恣　御爐馨
吏部覲政初讀律
西山曉色送來青捧檄初隨從事廳自古讀

書須讀律何人懷德又懷刑選精考驗肯觀
法笞杖徙流亦典型新奉　簡書程涉歷微
臣咫尺拜　威靈
時久旱祈禱從部堂後趨事
楚山爍海草無青雲漢憂天在　內廷六事
亦休鬪罪巳千官疏草說停刑好風好雨星
徒雩疑罡疑神歷有靈要使萬方沾沛澤命
俏早晚稅郊坰

集吳澹人齋頭爲譚江上徐霞客游典
此君始不負山青竟以青山作户庭着屐知
渠能幾量褰裳訪友自垂溟删圖五岳爲游
鈔醉倚三峯是寢屏莫笑東方多志怪見隨
夸父逐圓靈
從文用昭年兄奉開九江曹象先業師
因及星子同社但惟肖近狀
匡家兄弟列峯青下有眞人結隱亭曾昇藍

與隨粟里乘尋白社過莎廳九江遥望是何處五老别來今幾齡同社及門分不淺欲繊尺一附鴻翎

送毛五有之任華陽令

劍門千嶂列丹青叱馭初馳九折軿捧檄情欣爲菽水當關險設有圖經令多貴客如司馬人到天河即使星蜀道比來憂寇盜須君脫穎試新硎

許我西初授南武部喜其覲省甚便以在翁年伯先任水衡也詩以送之

鍾山佳氣鬱葱青四牡騑騑擁畫軿作[illegible][illegible]公推大小水心家學見儀型宮袍着去斑斕彩壽斝携來捧酥醽倘遇同庭詢家謫來曾原是老人星

送徐大津令武陵

花源深處草青青半是秦人擁漢軿雞犬亦隨仙作令桑麻全借福爲星行經峴首碑猶在笑問漁郎路可扃莫道官閒無一事成蹊須覓種桃經

答友人問台州有何佳境

萬仞嵯峩壁立青古云地潤海冥冥琪花瑤草山中果雨髻風鬟洞口婷崔馭吹笙開石壁鷄犀染翰寫金經無端醉後逢天姥月照瓊臺夢未醒

牟子遴得　請歸娶同門賦詩送行亦用前韻

預修脩膴貯螺青通籍金閨冊　闕廷十九人中車是璧三千里外渡爲[illegible][illegible]簾月照芙蓉幄賫鼎香籠翡翠屏此夜[illegible][illegible]應索咏莫言江上遇湘靈

送劉任先初授潼川刺史

此道誰云難上青遥占紫氣擁鹽亭偶登[illegible]

閨傳新序聊示蒲鞭省舊刑五馬行春同岳
伯一琴入蜀豈郎星曾閩涪水堪摩厲係障
須君爲發硎

讀光含蕩竹笑新詩美而有嘆

此君久矣咏青青却映琅玕綠字馨不厭千
竿留月影何人一笑落繁星因招桂樹賡同
調（光詩是潘木公選定）肯過椒軒問獨醒落落子雲吾
所愛無煩再讀草玄經

爲朱爰起年伯母題壽詩爰起另書之
泥金箋上蓋有特賞戲志其事爲一
絕

曾閩晉帖重來青此事今仍見考亭玉軸裁
雲題綠字金壺瀉汁寫玄經眼看嫫母娛王
母心喜文星頌歲星何怪山陰劉道士白鵝
籠去換黃庭

葛無奇侍御贈畫箋兼言筆作且問及
予近狀偶以青綠天然改首韻奉答

行與圖書倚石屏稱川於此著丹經粧臺尚
有詩曰 帝座俄古執法星咸羨侍中偕
顧詢高士伴樵青錦箋彤管供香案只
呼蕭篤崔辯

平鳴鳴不平也是衰特丘辛未所作與
予載愁篇意反而合追賦以自廣焉

放後無門訴玉青讀騷應續反騷經諸袁鼎

足張南紀一戰旄頭掃朔庭案有留侯澆塊
磊杯從李白慰飄零殘貂故泪猶堪把痛定
翻愁不忍聽

吳美子貽秋舫箋詩力洗晚聲歸於大
雅讀而嘆之

分貽秋水映空青筆洗瑤天入翠屏十五占
風推季子晚中逆數得先型題箋有舫纔稱
韻飲酒兼騷始字醒忽憶吳江楓欲冷木蘭

耐爾載如膺

朱行仁先生曾以藥石生我臨行往別
念其垂老京華泫然有賦

幾見方瞳又返青蘧廬舍內總浮萍朱家老矣猶能俠儒子貧乎只有經人到古稀情自骨酒於別路淚先零臨岐更說何珍重好把金丹鍊鶴形

送楊龍友讀書雲間

送君此去萬山青恰載琴書放小舲龍友字香鷲海嶽鱸魚秋好憶華亭關西夫子今東道日下文人自北溟聞說機雲俱入洛難境白馬問誰刑

南還諸艸

寓都門無別事讀律讀史　新令也閉門之外止有拜客殊討其無謂偶讀王遂東先生詩云貫數長班牽一馬六時功課去溫詩不覺啞然一笑此言雖謔豈非燕市一畫圖乎函韓　試敘遷尾與同事黃可文陳大士劉同人諸兄皆得　請南還而輝也兼遂覲省之私仲米潘輿戴　聖恩如天地以巧夕出張灣布颿無恙風景不殊與辛未年所紀載愁時豈能無故涕重流之感同行者同社莆陽黃若木里中侯旗生諸友過景輒味臨流賦詩亦一樂也以次紀之得詩如干而予頻行　予假出門諸作則已載在删社中故不復及

出　都聞警馬上有作

鞍轡籠朱劍匣青馬蹄塵暫謝郊坰玉珂繙

首聽鶯鷺烽火驚心問犬韀未有六歲陳
象闕私將三表策龍庭書生杞藿愁無當憂
國於今尚典型

張滂放船因憶辛年撰日記載愁悵然
追賦

天尺五九霄青拆字郇模謾織晰念母
遙聽雲下舍懷人乍過水心亭尋常酒望酉
賓日蹈息風帆送客星回首昔年懷往路卜
舟再著放愁經

德州舟中與雲問張求我夜譚用韻奉
贈

王孫艸在岸猶青江上餘酣潋晚汀偶遇平
原爲此飲能知曼倩是何星秋風豈獨尊堪
憶斗氣從來劍可聽久羨茂先稱博物聯舟
好與問圖經

其二

携來件可有樵青玉樹兼聞唱後庭初訂誌
和招釣隱莫隨屈子讀騷經鴻文久著一莖
艸雉社新聯兩葉萍此去雲間鱸正美幸分
羹撥酒魂醒

舟過故城與若木訪周粲甫於澹庄留
飲席社時沈無謀孫無疑同集共分
青字

相將北郭望遙青散步閒過玄草亭翔徑偶
開逢二仲瑾醇纔到看三星高人里內推同
好酒伴場中許獨醒（時若木不飲）日暮艤舟楊柳
岸黯然别賦不堪聽

周粲甫所居是澹臺先賢故里

聞風欲問薛碑青古士於今尚有亭里以澹
臺爲後輩人如粲甫亦先醒身雖隱矣榛途
闢汝得人乎慧譜馨聲與陽戾爭尺壁直翻
蛟蜃障文溟

席社極人文之盛無謀粲甫爲盟主所
訂皆同志友也前一日集此恨舟來
稍遲有缺把晤小詩寄題壁上以志
懷想
劒苫昳赤簡垂青傑在人乎地亦靈自古北
方多學者兼今東道有文星欣從廣社譚鴻
藝却恨扁舟滯鳴萍來歲綠楊容繫馬研田
爲勒策勛銘

席社是盧德水張天如選定
何人狎主汗篇青指出風雲露月形怪春玉
川爲北伯平司金鑑是南星綠圖亦借先生
定黄石偏呼孺子聽合併漢唐三四傑從君
壇坫試鋒硎

客冬過平原訪德水先生不果今復從
粲甫讀其閒居三十首高風可仰遙
致服膺
鴻飛千仞薄高青水豈惟深德則馨辭爵有
瓢何害隱讀騷兼酒莫言醒每羞此徑人稱
捷惟服先生獨守冥閒侍板輿供菽水應從
將母註忠經

德水先生居平原郊外閉門著述事
近聞舉子
數椽破屋一編青隱矣何煩問歲星每憶著
書稱卜夜兼傳生子字添丁新刊杜槀郵常
訂向避申蒲户獨扃莫以蒼生汚先耳知君
不負北山靈

沈無謀以近草見示是袁譚諸賢尋味
所不到讀而嘆之
五色何能刻却青遙峯非夜擁螺亭君家四
韻多翻調友夏三歸亦乞靈臨本獨抛淳化
帖辨才兼折淨名經苦思莫遣移腰帶飯顆
朋尊一細聆

孫無疑於席社中年最少而人盡疑其匿歲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時若木亦怏呼爲社長因笑而紀之

客時每憶羨年青荏苒今來四十齡偶值漢文猶若老翻疑顏子亦星星駒非伏櫪難藏齒勢欲摶空必匿形誰道澹臺遺杏席斬蛟千古赫聲靈

粲甫遣諸力夜送予舟至夾馬營力還寄謝

酒酣暝色入船青誰挽長河助建瓴賴倩一帆呼水伯閒看三老借畦丁中原鹿走鶯營馬枕畔蟲飛攪睫螟戍夜小總山吐月思君不見過前汀

若木讀先人誌銘以詩見投次韻賦謝

先人遺事薛碑青共比中郎有道銘旌檻頗無慚古直析薪聊復媿寧馨沉香浦上譚盟水瀑布峰前說御泠羨子史才過倚相欲將彤管一邀靈

附若木原作

敬向呂黎問汗青千年人誦晉堂銘但言豈徒爭秋辣誰識芝蘭亘代馨插漢仙標添突兀韵泉宦蹟總清泠從來史傳垂廉吏文苑輸公寸管靈

將至任城奉和若木舟中即事之作

開窗霽色納遙青恍憶天孫入杳冥秋水灌河連極浦夜聲經雨沒前汀陶朱住此船堪隱（地去定陶不遠）葉白貽君市可腥午夢乍驚呼欸乃起焚香篆讀黃庭

附若木原作

幾樹垂楊淺水青新晴斜照寫空冥魚依帆影時衝浪雁掠蘋梢欲過汀兩岸秋山經雨媚三家野市隔河腥書生不作江湖

夢中夜思焚老上庭

任城諸先生和予美南池詩有成刻矣

予倦未能戲拈青韻解嘲

偕適懶和舊包青別燕裘蟬帶雨聽聞截謫
仙千百艇偶浮狂客一孤萍生來飯顆稱詩
瘦老去槽丘須酒醒傳語任城東道主江天
誰是故人星

過黃河口拜　水神廟再讀遺碑悵然

繫宋諸忠照汗青今知陽夏亦三靈疊山旣
隕臯臣魄皋羽骨埋處士星若氾不慚稱後
死汨羅無甬說先醒挺戈倒挽天河水要洗
中原羊犬腥

其二

奕爽流黃氣貫青重磨白日起朱霆瓣香逝
矣呼張傑紗帽溫然淨管寧幾向廟前欽肅

穆無煩洋裏嘆零仃登來近有逋逃藪擬借
迴瀾問不庭

舟中得家書喜老母以下俱平安

一紙家書慰眼青開緘二字報安寧慈親尚
念長安米愛妾私詢蕩子軿詰我爲官多寂
寞離家作客半飄零故園親友煩相問處士
新兼吏隱星

得家孟手書知其病愈善飯

夢裏秋池草半青醒來箋雁恰迎舲長途獨
勸餐增七磬室初傳粟貯瓶雞肋有官知苜
蓿馬肝無恙賴參苓兼欣抱膝諸孫好老去
重將理說鈴

過邗江飲鄭超宗齋頭有作

隋家楊柳夾隄青訪友河干一繫舲谷口何
人稱大隱台州自古憶先醒天涯倚劍聯交
譜地主遲杯問酒經三絕新箋幾題跋臨岐

頻過領佳亭

超宗初失偶醉後賦詩慰以代悚

不禁紅泪漬衫青牧子哀絃醉裏聽鸞鳳鏡中尋隻影鸕鶿衾外憶孤醒鼓盆且和逍遥曳荷鍤須邀頌酒伶別去遥同參靜理曉風殘月正前汀

留贈彭椿齡別駕

蕭蕭蘆畔一燈青繫纜沙頭問挈瓶北雁書逢彭子佩南州榻照故人星河渠拜爵題循吏客署追歡問典型此去扁舟京口驛黯然別賦不堪聽

彭使君携酒追予江上併賦別緒

久憶青州從事青平原飲後旅魂醒秋光此夜槎如水宦與三年署似萍半刺何煩頻載酒孤燈好共細譚經歸帆明日金山寺回首江天有使星

過維揚初得閏君 時又秋之二日

章臺柳色折來青不枉楊州有素婷閏月與秋添韻事佳人如舫載芳聲欲裁小袖傳新語仿寄餘醆共督經無奈孟光渾見慣小星不妒作繁星

舟中聞家園被火之信遥念老母

太乙燒殘藜火青柳州書至慰飄零老餘龕本遭回祿貧只雞窻付丙丁繞樹有烏驚夜月思家如雁宿秋汀忘憂不解唯萱草欲借奇肱到里庭

失火後得家慈家孟書時七月初間事也

祝融何意亦垂青先已重來顧敝廬予甲寅火今甲戌又火 流火稱詩剛七月渡河悵別是雙星母兄遠信能排解書劍遥傳盡杳冥所喜作人無長物只憐焦死讀書螢

舟過毘陵讀三山勝社詩𢥠焉有槩裳

之想歸舟甚速不及訂期因賦小詩

寄呈木公開少諸社長以志景懷

三山杳靄納遙青訪舊重過京口舲勝社獨

留詩作刺江天誰指客為星尋常酒望投孤

轄咫尺風帆送遠汀此去尊鱸秋正好旅懷

擬續放愁經

舟中夜坐聽閔君彈琴

綺應名綠案名青譜出流泉咽可聽客舫時

挑司馬癖秋魂夜喚水龍醒七條玉向朱絃

瀉十指氷從素女拎恐與嫦娥增舊恨碧天

高處冷銀屏

閏秋望日虎丘步月

此夕瑤天故洗青一輪重到可中庭新秋望

後剛逢閏片石人來半度伶能解開行惟我

輩轉添客感是浮形謫仙死後金樽在擦倚

欄干照醁醽

繫舟吳門復病腸血甚劇二十日始蹇

東方之木應丹青化碧如何累幻形洒我一

膛幾濯[illegible]八極似泠泠鍾聲夜半愁為

枕藥[illegible]有經近過長桑傳肘後又留

四大伴[illegible]

烏[illegible]與沈彥方話舊兼及兒輩事

幾醉烏程竹葉青故人笑指讀書亭情癡俗

尚留眉黛藁本家猶當酒經老我一冠彈貢

禹多君三戟起蘇頲吾兒謾說能跨竈頭觸

屏風總不聽

苕上夜泊

清苕雨後曉烟青碧浪洲前繫客舲漁火帶

星移小浦雁更啼月照孤亭十年向戰吾將

老此地烏程酒獨醒猶憶現山詩話社交生

歎絕雀鳴經

月湖將解維朱君開黎仲實至夜話

欵月湖頭剪韭青故人相對話沉冥一杯濁酒途窮泪三疊陽關催别經前日共嗟撈草絫子雲謾戒指瀏瓶隣雞遮莫啼殘漏恐負河橋一幔經

馮公翥社兄招同關上胡使君錢塘張學博西湖共泛

碧知湖外草偏青點入雙高楓葉亭使者有疏停酒權侯門無路餉魚鯖人稱大樹聲尤絕劔辨豐城眼獨醒今夜客舫撩倚醉莫交明月下前汀

江邦玉見貽耳目日書且索予序

兩丸能洗一天青氷雪聰明藉爾靈姑妄言之皆鬼事莫非命也是忠經綠文無用冠皇甫紅日行看捧　帝廷休歎窮愁多著述世間華蹟儘惺惺

讀閔子將招隱書及湖舫約有感

年年水綠又山青桂樹曾留幾隱亭直待巫咸招不起始輸漁火話先醒野航恰受容誰泛頑石能言共爾聽好喚孤山林處士月梅同課種梅經

渡西陵大風

濤打天門岸捲青素衣千載駕銀軿錢塘戰後龍魂怒蓬島吹來蜃氣腥一葉中流呼水伯九歌半醉讀騷經拔刀砍罵仍多事請向滄浪孺子聽

沮風錢清

一錢似水尚名青遺老當年卧去輧妬起石尤能斷客狂呼麯蘖且占星家程五日頻添夢旅況三年欲換形爲語東風莫相阻子安滕閣亦揚舲

山陰道上

秋冬之際燒痕青萬壑爭流自不停遊似子猷方愛雪隱如安道亦虛星扁舟昔日尋蝦菜小築何年點客萍迷問菟裘吾欲老生兒當復與添丁

陸宗華孟子安姚靜生三年兄留飲

紅友凝香注碗青慇懃三盆話離亭迷花久憶人中聖訪雪初回道上舲笋脯細披叅竹肉茅柴賒盡指暈窺鄉思此夜爲君任幾度

江干占聚星

夜半煮茗

偶攜磁碗字回青閒煮松蘿滿瓦瓶萬籟既沉人寂寂寸心如火獨星星清能鬭紗香將燼醉好憂時酒漸醒夜半扣船叅靜理遠村譙角到孤聽

萬墹晚發

葉黃偏映麥畦青浪跡歸來歎滯停青女途寒侵席帽白衣擔酒護磁餅荒村戍遠聽雞漏敝僕衣單扣馬鈴話道官閒堪穩臥如何此夕學披星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孟子曰予好遊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信如兩夫子言遊遊道更難言也予平生雅遊而名境與素心不盡相值家在委羽間惟台雁兩山時躡屐一往耳因憶司李濟南始得縱觀泰岱昔人謂岳有五登其四正未知前途作何究竟也余社友陳木叔讀書萬卷甃而遊百粤歷吳楚間頃浮家蘇苕八年北抵燕趙齊魯交遊幾半天下江陰有徐霞客者與木叔善

獨行三十餘載竟全岳而涉天千其遊無紀極兩君皆有母教三遷之教允能晝荻而兩君又皆以孝聞然則遠遊之訓非耶余年友黃石齋秋杪策一蹇來遊兩山木叔閒丘馬影追及寒巖萬壑中談古今遊道留信宿乃去石齋自雁返與余言不倦讀木叔詩親霞客人一則抱膝衛門有滄海橫流之感一則抒嘯蘇門有振衣千仞之思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至性發而爲忠君孝親吾語子遊道在是矣余因取木叔所贈霞客古詩

十九首一再諷咏言遊之道與
予言依孝與臣言依忠木叔豈
悉遊者乎是與天遊而非僅遊
方之內外者比也余與石齋各
有贈霞客詩石齋作傳海內久
余爲合木叔紀遊共刻成帙以
見黃石公徐孺子與寒山子皆
當於古人中求之弟不知古人
中余竟何似

委羽社弟吳執御何執父題

客還草 一名司馬悔

小寒山陳函煇 初名煒 木叔父著

紀遊十九首 有小引

自有山川即有遊屐往古來今豈止一
向子平司馬子長哉昔黃十岳以兩遊
五岳自名利瑪竇從大西洋裹糧入中
土經寒暑十四年世人足不出故封睫
不見域外空其鼃井而蟲冰也江陰友
人徐霞客賦性簡遠作人落穆事其母
太君至孝兢兢守登高臨深之戒而足
跡幾遍九州自云名岳已了所未到者
獨有滇黔二區耳且歷敘遊屐所至無
險不披有屢月無煙火者與境畸人珍
草駭獸非役耳目慣經而初無封豕長
蛇種種諸毒之害此無他以霞客名在
僊籍夙有川岳機緣故也霞客心坦自

曠致靜自貞以四大付之六字竟其遊
踪將與博望之槎長房之杖造父之逐
日車並著靈異應不僅以經過者自限
壬申初夏同其孟仲昭兄過余小寒山
齋將往雁宕出晨機秋圖詩與黄石齋
先生所贈長歌見示余讀之不勝高山
景行之感余有母在堂浪遊十載碌碌
風塵此身未能長往又每笑昔人臥遊
買山皆囈語耳知前途稅駕之何所乎
因挑燈賦五言古風十九章聊寫巳懷
言與愧感相襍不復可以告人惟當附
霞客遊乘後供行倦時一粲耳遂走筆
錄之左方

州九涉云八岳五登者四毋笑向子平尚餘
婚嫁累男子離抱胎懸孤蚤明志東陟若木
顛西窮大荒澨正如東方生芝田研攪轡歸
牽阿母衣天門暫遊戲

其二

何不秉燭遊百年亦未央局促伏轅下駒隙
馳電光不見雙鴻鵠千里恣翱翔我愛徐霞
客拂衣竟褁糧掉頭不肯住足下有八荒山
靈登舊交與子長徜徉

其三

避世小寒山閉門參石壁有客叩柴扉握手
如疇昔勞苦道平生山川結其癖杖頭繫衲
緣囊底煙霞豁同好邈翁夏夢遊笑李白問
君自茲往能着幾量屐

其四

出門即有礙半生徒在井空羨遠遊冠以此
愧孤影少小志四方誓不負靈境毋懷內顧
吁將無愆定省三閱晨機圖中懷如斷綫小
人亦有母嘗羨時憶顏

其五

分域亦有疆上山亦有糧男兒信步去肩負五岳裝　皇輿奉正朔恣覽無曲防須彌納芥子大千何盡藏不見琍瑪竇涉海凌西洋三十四載卿莫王夜郎

其六

客以霞自名褰霞奉嘉容家近赤城山朝昏幻奇色儼人王子喬吹笙煮白石君欲從之遊曷往叩桐栢孤竹兩公子九天位僕射道餓未足憂請採紫芝食

其七

潘輿空有慕毛檄尚未捧母老猶甘藜流退安得勇頻年茗禾開石田代南隴長懷茲水憂指嚙心輛動吾友之怡親時以山雲奉秋闈貽嘉穀爪瓞方蓁蓁

其八

尋山如訪友遠遊若致身蘭范與鼎鍔以鍊有心人君行三十載日與魑魅親太行在世路而獨坦其真嶮寘風雨際恍悟宿世因始知丹臺籍丞已証素臣

其九

吾家仲舉峻七尺不畏众一榻風蕭蕭獨懸徐孺子累世稱通家南州又高士自携磨鏡具江夏拜知己當今第一人唯有石齋耳扁舟丹陽道風雨琅玕紙三復感素心高山懷仰止

其十

雁宕吾家山本向雁湖宿龍湫五千仞振衣秉潔足扳蘿捫其巔星辰大如菽茨獻寂無人所見皆糜鹿雲外與白雲（雲外白雲正德時兩僧名）當年結茆屋欲往從之遊伊人已空谷

十一

尋山豈不遐未聞遠歸水風波有隱民湖海多豪士既以客爲星江天任所止三神隔十洲褰裳涉其汜言借葛陂龍復救琴高鯉詎日汗漫遊有本者如是

十二

萃生种若趣日夕戀家園覗蔭營短晷束縛如檻猿丈夫仰天嘯所交在出門策杖追浮丘乘槎躡張騫天地本一屋人皆處中褌君身九儒骨霞舉故軒軒

十三

終南未爲幽太華不復險半月無村墟置身聽絕巘道逢采藥翁安知非劉阮尚記匡家廬夜半煮茗鐺此際憶峰燈何人攀苔蘚

十四

入山寧厭淺學道若不蚤小叙悔長怯霜鬢憂草草吾友王紫芝中年即好道棄官如敝屣匿影自名鎬（鎬上人即王友名立毅）揮手謝時去回頭見空浩坐落塵網中念之令人老

十五

人生挑無欲貴得其欲地床第與藥餌寧知欲中趣吾友吳朗公太息上封事鶴唳豈足悲龍鱗惜終棄以此慕山澤豺貙堪遊戲桃源尚未扃行從劉子驥

十六

閉門無不可參天印空性樂水與樂山非徒供詩柄達磨九年壁渡海若遊泳撫弦泉山響此語終意病千里自出門百年豈坐井乘得輿芒鞋吾欲處季孟

十七

少年客楚粵近始北走燕孔林憑軾過泰岱空仰瞻不如從健兒騁馬馳九邊玉關帶箭出青海勒石旋何能訪丹籍大小夢遊偃偃

家歲月短擲米變桑田

十八

平生好遊記能始頗繁括山陰遂求師肯獨
樸後浩山川有性情評許入批抹草草何問
津擠管遂迴跋惟昔龍門還奇文領超越精
進不退轉請師兩菩薩

十九

行行勿復止前路遠且長天地幾萬里至人
不能量中原一卷石宛在水中央縱葦訪蓬
島曳屐登扶桑不隔若家翩航海求瓊漿六
合何外內結想正渺茫

附錄

[illegible]與何鳴鳳 字巢阿

策杖入天台野足奮雙屐遊目掠幽奇
冷翠凉摩膈萬八千仞中神明多奧宅
霞光頂上横瀑水橋邊瀉可以注吾顏
可以濯吾魄有眼不看山雙瞳如紙隔
有骨不遊禪七尺終成白九品證三生
五嶽搏六翮夙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

登小寒山天際閣讀木叔紀遊詩感而有
賦 二十六韻

長洲周光祚 字永明

天際結遐想紀遊翻近刻新題古十九
字字盤胸臆志廓膽復奇身非宇宙匿
灝曠蕩其襟無分畛與畦[illegible]帝臺挾天
遊偃城枕霞息小寒片石耳八窗恣憑
軾恒奉板輿歎獨貧石田力涉世薄紛
華援觚鄙雕飾披茲沁雪肝傲彼搏風
翼覽勝黃石篇問津情孔亟山川任所
之河漢邈無極一往凌大千陋哉守方
閾碩髂寸草心敢暫離于膝大小兩遊
偃䣋且抒副墨我亦操蛇子擬控窮髮
北慧刀割塵根業緣證空色鶴馭杳莫

扳鷄衣久相識浮沉州有九疆半困荆棘星霜鬢自侵月露腕堪勘偶與合宕圳瘦笻苦未即悶丘酉馬影萊漭問拾待把臂寒山君歘然吐中塞西窻燭可剪南山薇可食呼僮出錦囊琅琅可矜式遊道㗂如海何人蠡爲測請共五岳圖圅遇而方幅

小寒山陳函煇初名煒木叔甫著

紀遊後十九首有小引

又紀遊乎不遊何紀大略皆椒子閉戶時不得意之譚也椒子家寒山中讀書送窮更無石可語惟有壁可入耳偶得何粲阿遊台宕詩云劾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喟然太息冷語故堪涕淚哉遂自疑前十九未盡遊志篝燈復作此吆乎椒子之為是詩也如長吉咏浩歌詞轉刺促如謫仙賦希有意轉荒唐或以為齊東之諾或以為許伯之哭把視都無似處笑而置之

出門盡寒山太白見道語閉門即淡山恭之得玄旨取歎仁智樂沈思動靜理草發奇卉編草心寄菽水草草避勞人所恥為祿仕錦袍不受爵爛醉長安市

其二

頂天脚拄地那得不刺促願學雲將遊偏逢步兵哭羊質皆虎皮龍性久魚服　上帝自有心公等徒碌碌家在巾子山舉頭看茅屋水滸與酉遊暫取快胸目

其三

願給遠遊符蓬州供酒米願乘蕩子舟隨波載鵰吾道逢齊聶政千金重一劾各言毋在堂此身未可許骯髒欲何為羈栖乃淡耻那能長句促貽笑於鄉里

其四

挑燈供下酒快讀酉侯傳副車雖悞擊袓龍亦魂戰黃石授素書滄海詮靈變赤松與青童神僊豈難見我欲從之遊商芝在漢殿避世金馬門將無嗤曼倩

其五

㓜年讀前史最愛鄴與畱大李流夜郎小李記玉樓何如白衣相高臥恭廟謀出江呼小友雲谿拜外侯十年領一嬾歸與洪厓儔不貴又不去丈夫能無憂

其六

寒山有一士結茆峰之麓墮幘招皇華振衣咲徐福痛飲時當歌高歌或當哭一以為愚谿一以為鬼谷處於材不材落落復祿祿猶問此云誰莫是段干木

其七

天步漸已艱世事退不蚤野哭豈猖狂永懷郭有道感激無太淡瓶口諧時好放浪無太高岸身遺俗惱東山望蒼生出則為小草高咏迥風篇稼穡實維寶

其八

憶昔浮家遊七年禾雪春語兒溪上歌館娃宮裏人因懷范少伯降志不辱身五湖足風月置此一韻臣回首西陵濤千尺何怒嗔伯圖悵已矣君其問水濱

其九

太華險稱絕七处登其顛誰將謝朓詩搔首問青天退之旣慟哭希夷只高眠達人見豈殊兩兩聽俗傳牟生懷此意埋沒驚人篇行將鄭拙作一改李謫仙

其十

上賴古人書淵明眞可喜紅飲弛蓮約白衣郵栗里長貧食可乞大歡酒可止柳下與首陽合之得其似兩晉豈無丈歸兮一辭耳讀罷風牽衣五柳琴鳴矣

十一

昔我遊柴桑其年纔十四吾師曹象先偕禮

東林寺遺執尚森然五峯天外置嘯虎可名
溪一笑豈易事因懷十八賢敝屣脫纓珥蓮
社如再開吾欲位其次

十二

髫年即作客隨宦嶺表梅趨庭鯉也對作賦
于安才百粵賓南服聲名接上台趙陀皆已
去明月照荒臺徒聞陸新語一奏龍顏開人
生不得意弔古空徘徊

十三

繫纜石頭城少住易初吉懷古無快腕論交
有促膝龍友東道主授餐復授室無隱從東
來道生亦西出入座皆故交舉杯餘采筆樂
哉憶斯遊一日當兩日

十四

黃河接天上來往訴逆流所以履終吉途窮
賴陽侯始信博望槎遲㢠犯斗牛始知子安
艇疾可赴洪州波濤在世心呂梁何足憂君
子慎平地默與神明謀

十五

秋窻夜蟲吟每歎　帝京遠迨乎轄三脂遂
髩嗟偃蹇馬骨價自高車塵祗相涸　君門
隔九閽誰閽慟途阮長安米日索王孫長自
飯勿復與婦謀牛衣臥猶晚

十六

奇肱化人車電影東皇馬兼呼造父御遨遊
四天下滄田幾舂糧雲霽不給牟蓬島日夜
浮仙家有飄瓦蔡誕窮來歸流霞豈堪把何
如鄉里兒妄結耆英社

十七

斛青滿天下肝膽先映之出門未舉步却坐
返歎咨四方如千載未見多所疑道廣或難
周世季則漸漓寧局一室內淡遠以自貽淙

風與梁月君子意遲遲

十八

或者意所期其人已千古行路良獨難作詩亦誠苦執手上河梁情深語堪祖盜賊爾何存關愁唯杜甫小雅嗟若華國風嘆萇楚迂哉杞蘿言迫天未陰雨

十九

跼蹐怨天地曠蕩友古人但問世所感胸臆寫其真同谷歌何惘希有賦不倫秋肴換新綠桑田接水濱男子貴適志離騷安足詠放頭得常有遊方之外臣

題徐霞客紀遊急就章

漳海石人黄道周幼玄父箸

崇禎三年二月徐霞客携小舟追余至丹陽感念昔日萬里造膝今復依然衔敷夙諾爲之道故不覺成篇

天下駿馬騎不得風鬐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愛山負鍤瀉汗煮白石江陰徐君杖屨雄自表五嶽之霞客爲肩鶴髖雙瞳青汗漫

相期屢不失事親至孝猶遠遊欲乞琅玕解夜織萬里看余墓下棲擔棗脫屩驚烏啼入門吹燈但歎息五年服闋猶麻鞋貴人驛騎不肯受棹頭舉願還扶梨自言蚕歲適鴈宕縋籐級綆窮下上天台石梁平如挖青霞栝蒼白於竿中年復走西鍾山煲飯十日支霜盤道逢採藥披雲髮帝子欲爲歌路難匡廬老僧亦下拜鷄足道人盼沆瀣磨頭豆嚴石泉茶夜中日出嘯滄海聽君言下何蕭然引人披嶺捫青天所揆幽奇既如此豈有人獄當君憐東魯仲尼去千歲西羌大禹亦何在書生抱膝空咿唔即化喬松安足賴去年先革繆西谿起草授揚天下疑精魂已上託烏兔未有人識其端倪何況掘蛇窟穴底千山爲貌隱千水乃欲撥剔窮眞靈不畏巉巖不避亦世間兩物唯冉翎燒海刻山寫涼飮少

年學道須及時辭紱累人孤書詩當時諸公歎鶴唳悔不從君煨蹲鵄即今關門散百一醫巫吹角愁銅狄著崖黄雉不可尋令威灑血迷故迹君猶跋涉徒東來兩頭不突生飛灰城郭比人吏柔脆田春史義安在哉男兒不偎亦良將驅龍凌波破蕩漾挽河洗甲天下清安能對鏡坐相向中身潦倒爲時人牽船引纜傷路塵彎弓閒虎行逡巡寂寂寞寞

過冬春何不還家酬所親聽君霏語嘗採眞
跋足北窻箕潁濱而必栖栖棲此身

附錄詩跋

遯園叟鄭　鄖

石齋過毘陵爲予言霞客之奇徒步三千里訪之墓下當事者假一郵符郤弗納時聞予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予羅浮往來海上眞有卓犖順之風言甫畢石齋去而霞客來聞石齋之過也追及之丹陽得所爲詩而歸予適病痰嗽榻上一舉手而已亦欲少有結撰以酬千里羅浮之雅痰病殊劇聲氣不屑竟不能成初石齋謂予曰方墓下時有筆墨之戒至今耿耿不知此逋何日能償故丹陽一見遂償之共云石人急就章蓋已數年之約矣

竺塢山文震孟

霞客生平無他事無他嗜日遑遑遊行天下名山自五嶽之外若匡廬羅浮峨嵋嶓嶺足跡殆遍眞古今第一奇人也當徒步萬里訪石齋於墓廬石齋北上又衝寒追及於雲陽道中沽酒對飲且飲且題詩詩成而酒未盡文不加點況鬱激壯遂成絕調蓋以奇人遇奇人當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霞客出以相示因題其端而識之時余方以請　告杜尸讀喚鶴𪄻鴟之語令人雲臥之念彌堅矣

吳門項　煜

此黃石齋先生贈江上徐霞客者也先生學行清古弁冕吾署而挺身救華亭於舉朝結舌之日尤人所難先生於世殊落落而雅善余余固未有當於先生

也霞客遊滿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而尤心許先生走萬里而謁之窮山夫自世俗觀之則幾於嗜痂之癖矣霞客亦善余知余之槃觀先生之言也出示余故有感焉

長洲陳仁錫

霞客遊甚奇無如盤山一遊余歸自寧錦憩山海喜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崆峒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亦見古松百株半挂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匯及燕山劒及雲中無何而[illegible]至嗟乎將吏如君半有行李無疑無怖名王不足槩也霞客着屐破旃裘不齋落筆驚風雨故笠雨絕余趣卷並在丹陽道中

小寒山陳函煇 初名木叔甫著

中秋訪楊龍友社兄於白鷺川月夜泛舟悵然感賦

白鷺可在川川遊亦如鷺主人借客廬客借鳥之窩煙巒洲渚間物與我無忤朋友久闊懷江山乍逢趣此夜與此情誰得容疏証秋意佳正中水光冷還素明月色愈明故人心愈故呼僮弄舟楫楫閒篙乃驚載之木蘭橈迷共桃葉渡寧止千頃波竟作三里霧漁父忘共源蕩舟若散步棹知淵淺淡未識天風露近瀨生遥灣棲鳥驚靜樹交陰信如水忽復增啼訴感彼逝者思月照西州路

龍友以脩居居亭子小詩言謝

竟就君家飲共眠高樓野月兩相便人如索醉先呼白字若為炊復淡玄靜簡餘笥安孰上朋携燈燭話床前不知我友誰賓主羊左無誇是昔賢

南郭隱歌 有小引

聖僕先生今之郭有道也胎僊骨於幔亭之顛家近籛夷籛武覓丹砂於角漏之下寓隣茅固茅衷其人不臣不友道在易之潛龍其學亦釋亦玄靈如楊之唾鳳少年喜解紛排難直可絺魯仲連於千秋大志貴任重肩宏登商嶺將軍之一諾金門偶隱歲星遂効東方慢世市肆暫埋季主偏唾賈傅憂時歎弋者之何慕六翮倦以知還嘉隱矣之焉文一班藏而勿見有几堪憑南郭與衆籟遊無人敢移北山徙四壁立架上圖書道德與楞嚴共寶胸中丘壑煙霞將夢寐俱淡清餘多結癖初不離乎書紙

琴尊老去尚多情亦無碍乎色聲香味
與寄離騷名士只應痛飲酒歌傳子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蓋花間截月桃葉之
渡非遥卯竹裏烹茶樵青之綸可把先
生鳳擧輕汾陽之助猶有紅綃調綠綺
鴻冥幻景純之術聊將赤豆取青衣春
風對客宅冠雙聲丹樓目城句酬二美
是以樊素小蠻偏釀香山道骨朝雲琴
操恰叅坡老機鋒況藻思乞巧報章映
月七襄且畫筆凌雲君臚傳乎二妙第
白雲之並咏雙鬟唱和雖云樂矣倘午
夜之各貽半臂厚薄將無嫌乎調停心
苦雕籠之鸚鵡先知偎倚韻高酒肆之
鸊鵜盡典總之天女散花不染維摩之
法座直至登伽證果方徵慶喜之禪那
長齋繡佛燈前久悟色空短轆犢車夢

裏了無罣碍藕葸雙妹帳下旣芬乎朱
李蓬蒿三逕門前不拒夫羊求烨也寒
山拾桒潛止應飯飽胡麻於陵妻辟纑
猶自康輸苦李慕柴桑之素心藍輿願
有元亮仰鹿門之高蹈繩床得拜龐公
但曉劉晨阮肇採藥共遇仙姬豈知王
清承莊行雨同隨太白玉屋駕七香之
車尚望園翁留席帽形管剪雙椽之燭
偏欣交甫贈明珠請釐詞於長者兼搏
粲乎佳人爰擬小言敢塵大雅

鍾山之陰草堂下南郭幽人結蘭社讀書閑
戸秋草淡一卷維摩獨箋寫詩題欲碎黃鶴
樓興到時磨銅雀瓦自云擧世知者希眼看
萬物如土苴阴同郭璞賦遊仙偶騎西王芝
田馬帝敕飛瓊曳綠華飲君流霞碧瑤掌
書媛上兩侍兒給與鸞乱奉揮灑我聞仙家

好遊戲擲米獻珎亦聊且手持彤管畫瓊臺
雲煙頃刻毫端瀉雙星在戶三絕兼希眞易
安眞弟姐耶須亦配老瞿曇雪山苦行抱瘦
骨先生拜佛意穆然何肉周妻一齊舍一年
三百六十齋日日騷壇典風雅如來授記於
儒童此是常歡喜尊者

聽李季寅彈琴

謚若盤庚古秋節客座何人霏玉屑李郎靜
者意淵然弌條冰翻十指雪天地造琴須造
音音向空虛自生滅昔人動操衆山響山有
聲乎琴代說叔夜死矣中散存廣陵於今原
未絕長卿之琴挑以心何故白頭又憐咽總
之聲音關至理歡者如環悲如玦試將此解
問淵明壁上無絃耳根徹

題吳眉生墨梅

妾住孤山下帶妻處士家洛神為捧硯雪[illegible]
墨池花

同遊印入南庵看竹

何季子萬竿清癖自包束都遮山色青獨散
滿階綠風篁依磬聲瀟瀟夏寒玉此僧禪悅
深無煩剗塵俗

九日登雨花臺見時同楊龍友周又新諸

登高韻我輩借作詩題目何謂負檐夫紛紛
來華藏眞僧說法臺俗子登塵攏一拳石亦
多喧溷絲竹肉日暮傍飛鳥城郭爭相逐聚
散生滅因公尋眞碌碌偶偕素友來煮茗僧
之居遠見長江流灑然浣巾服

木末亭拜方景二先生祠

鐵骨天壓一氷寬月映雙寸心千古泪碧血
與青釭十族號山鬼孤星照大江秋風亭外
葉猶落蹤蟠鄉

桂下同二美人聽月得眼字

誰家夜按霓裳版瑶天笙曲無人撰步虚殿
上與雙鬟落寒香沁玻瓈琉璃洗净碧海
[illegible]陰陰雲度鴛轅小山山鬼招不來芳魂
[illegible]襦前細寫羽衣詞兒莳蟾裘輾
[illegible]濃芬滿地陰素娥估盡空宮產莫
[illegible]予灯孤眠恐泪青天一情眼無端捧硯
[illegible]論偎對影成三吸瓊醆

贈采石曾修伯

官袍采石筆皆葩簡點春風正一家逆旅畢
前多泪客長安馬上有佐花生愴子布詩兼
好病愧陳琳檄尚賒為報寒山先掃榻敘君
一味赤城霞

籠鵞換李 有小引

予從維揚籠一鵞畜之白門旅寓中將
兩月鵞依依向予予不忍殺且非陳仲
子嗜也予筆如椎隸不能作字數煩孩

人李子木代之臨岐念無可贅是鵞者
因覓筒中一畫鵞東轉饋之子木且戲
語曰群則非一今併楮上而二矣子木
遂予江干索詩紀其事一咲書之於左

惡川是兒兒者為哉我烏愛才從墨池中來
家鷄賤矣野鵞猜於陵所嗜惟蜥耳偶分半
李郎若是坡帖可名換羊書道士鵞群復歸
子李郎掀髯一大笑饋者不辭畫者亦要從
來片炙難肎求肯以塗鴉易吾好鵞聞此語
仰天歌子木木叔奈癡何前身予本楊州寉
腕力敦與腰纏多臂如紙上君則邪君能畜
我長生免呑宰予當終身為爾念彌陀

留別黃若木

二京未能賦薄遊令人老北闕上書窮南都
訶偏好我來一月餘山川俱草草徒以幾相
知性命與傾倒酒能却鬢絲譚能開懷抱兼

有千古疑忤附可同討若木八閩賢角巾如
有道千里携樵青浮家桃葉島憶自離緒闕
瓦噫吐其懊及予過長干頻勸歸宜早三嘆
感君言中肝忽如擣出門已判年母髮應添
隨侍學憂犹犢空罔念綦縞小妾侍高堂暗
泪題紅襖破鏡照刀環哦詩誤祐葉急買江
上舡歸食秋風稲所嗟客中別慰勞郎生倚
春華雖易凋冬情不輕槁努力惜寸陰弗使

悄終皂閉門避俗塵讀書以爲寶

附若木和詩

兩度逰長安逐花時已老況彼上林紅
偏愛少年好青衫及蹇驢出都悵春草
步計淹白門滿腹憑誰倒僕君久未來
規磊塊荒抱郄疑或我忘弗向此間討
秋月正如珪旋輾自古道把對悲喜兼
並邊還閩島詢及新交情無言但各懊

未莽本難酬盡瞽須慎早救飢柱渡江
君聞更似擣君頼尚如童予髮已全皓
昕宵慰梧間寧便輕紵縞寒消范叔綈
雪褪羊裘襖感事咒交心憔月商詩葉
秋江急蓴鱸霜澤鮮蟹稲應念倚閭人
一日十時禱君名爍九垓殘齊潤枯槁
山子塹鹽車詎非駑駘皂努力劾　清
時三立聖所寶

晉荆楊龍右兼簡同社諸兄共五十韻

南都之興北喜少遇貴人聚有素心友出無
元規塵嗟予離家久歸棹繫江滸策蹇訪知
已一見任匪句骨肉雖異姓不辨楊與陳紙
慫慂我趨草榻即我首指困炊我爨倩役推
我輪更愁客中寂爲我卜比隣我往吊師帳
野哭水之滸咨人嘆其頼孝子悲不辰國士
西州泪生務含苦辛是夜秋正半水月共霊

實遥峰落卮酒宿烏度城闉中冷煮葯峒洗
耳兼滌斷夜深蕩小艇溯影弄漪瀁歸卧千
竿竹挑燈復細論詢至兩牠犢見之麒與麟
登堂拜君毋念我慈氏親忽驚日月逝尚困
草莽臣父書豈易讀析薪而負薪求志靡他
道在乎敦人倫流感昔賢躅社稷欣所徇青
熒黄卷下寸丹質　紫宸男兒不輕死所以
稱致身不見王　嵇首不聞沙場㷀吾友鍾至

性先我抱孤眞毎羞五交論寧宇三疾民獨
愧　聖明世儒冠類隱淪豈其神龍潛甘謙
𠍴蠖伸維才何所用碌碌據要津八字困七
尺傷哉孺子貧大雅久蕪沒誰匪野史彬石
田歲自兩要當斬荊榛若夫盡瘁義矢之松
與筠班荊及傾蓋永矢以勿湮士有昇仲連
馬有九方歆人有古押衙師有方子春尚友
百世上一洗叔季因交情敦夙昔文局振鮮

新𥫗華筆可披攽日壇逾嶂丈夫所深耻旦
燕而暮秦感卿紈扇詩千語不厭諄一言以
蔽之勸我宜自珍復訂獻歲期郵社命車轔
離亭飛木葉方舟問渚蘋相將無限意歸帆
亦逡巡晉書別同好黯矣各愴神臨岐貽尺
幅山高石磷磷前路悠且長夢中往還頻顧
言崇明德此意堪佩紉

附龍友和韻見荅

深山久閉戸梁月思故人誰將氷雪心
洗我十斛塵有客叩我扉移舟繫江潛
泣玉曰歸來淵別非經旬爲問者誰子
碎琴人姓陳呼僮開艸堂石逕掃花茵
握手話末夕照心唯氷輪良朋來千里
不孤而有隣昔語我世態其當問水濱
痛哭拜吾父謂　國隕星辰凄凉大招
賦字字皆酸辛因之剪野韭共忘主與

賔頻倒讀奚囊紫光飛郭剛黃河來示
上肯隨人齒齗剩馥與殘膏寸寸浮碧
滸狂叫傲太古眼前寧足論寒山一片
石現身爲祥麟兒子平生志文章芊君
親豪與奴屈宋子雲應爲臣誰謂大雅
絶火傳不盡薪斯夕相期許所重在大
倫誦讀初不負時好久不徇丹心烈如
火勁氣通　楓宸才應寧天下坎壈猶
纏身剖肝能化碧灑血可成燐浩然氣
地正方寸守其眞自欣得畏友嗟我爲
鮮民躬耕郭外田手把林中綸無父我
何恃寧敢言屈伸幸有北堂母荻杼共
食貧零仃野人素那能復彬彬南望隴
邱荒故吞委荆榛百念冷如灰友誼貞
霜筠嘗守生死中交情都沉湮良馬有
瘦骨幾遇陽與軟俛首塒涓垂耒嫁羞

芳春恭思入西竺合十叩前因唯子知
我苦德業勉日新許我研田中崢嶸有
孤嶂不學些桉楚當思哭向秦我聽敢
藐藐君懷自諄諄臨行幾千言一一掌
中珍駕言馬首東相將晋車轔拏舟下
楊子兩岈愁白蘋離亭斟別酒紅葉侑
幾巡如君絶世才但願潜其神泰山小
天下不爲白石磷滄海納百川不爲怒
濤頻斯言本臭味碩各久蘭紉

荅眉生

過白門得晤眉生詩香酒韻皆載眉間
未幾握別眉生箋詩追予則兩驂已在
舟中矣秋波送柳眉故如遠山乎依韻
走荅情見乎詞

羈秋伴月半癡頑一片魂消別路間問字尋

題京兆臚尋香遥憶掌書班其人遠矣箋猶

[illegible]此夜淒然夢不關從古石頭難寄信劉郎何必恨蓬山

其二

遠山螺黛靜堪扳惜別深於遊子顏琴實有心情客訴枕寧無夢伯緣慳爲題雲錦懷銀漢非舞覺衆想玉環縱有薛箋千萬幅才情兩字孰能刪

登燕子磯感咏

片帆磯外過拳石水中央客有登臨者因之望帝鄉千峰環絳闕九派到潯陽杞藿升何限盟心是漢光

雨中阻風燕子磯懷龍友諸同社

何處征帆濕不飛坐晋小艇過漁磯久知楊子封姨信難拂寒山旅客衣四面石尤能置酒孤身冊棘幾忘歸渭城朝雨誰家曲此夜相思各掩扉

客心艸總目

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甫著

客心草

小寒山陳函煇初名煒木叔父著

題報國寺雨松 有小引

猶記唐存翁司馬師命和五大夫枯共一予足目所未經言之自多影響及讀陸龜蒙天台怪松記家山也安得覿面失之訪石梁第三株已非故想當時典到語耳惟東門丁家之六是數千年物虬蹲鵲翔僧趺客醉真異觀也登館國中道人所示云耶報國寺松屢聞之題咏今夏放後扶病始得與友人李不器唐聖俞李端木閔士雅同遊焉前殿爵手蒼蒼已呈瑰姿後雨株翁彼猶不可方物私于語四友曰凡木屈曲無文理者皆惟惟松乃其常人情多所見少所怪世眼仰覗壯丹視此如黃冠老衲遂

蕭然起敬不知溪山竆谷中什百倍此者更幾予與諸君各有歲寒後知之感

作怪松行

八言怪松殊不詩道人家在天台下千株萬株如老僧換眼峰濤各疑乍前年偶過丁家谷五者橫眠一支屋輪囷逼側書所希虎跛龍彎差足目以此煙霞癖抱松每聞佳者郎扶節偃蹇支離有玄賞豈云夢腹徵三公長安放後臥蕭寺滿肚磊砢不得意予友李郎好奇服东前生評呼怪事病中七發有蒼官可能輕往撫之共盤桓入門遥翠落衣袂前殿後殿棟頂夹中有兩翁奇而特袒裼裸裎於我側一如老鶴舒翼哺其雛一如重垣夜負飛廉勒中徒之兀綯弋拳奇痰炫目反見憐乃知樹理亦如此故令皮相失媸妍世上之松千億那可數商周彝鼎貴奇古譬如忽見天竺古先生頂禮合十驚未覩昔日米顛丈呼石道人於茲偏嘖嘖便欲一寫石梁合爲三友圖筆駐天空無點畫

贈楚中王山公兼荅來韻

八百買奴千買婢丈夫七尺無知巳讀史每嘆孟浩然楚中奇人往相似十年侈說王山公正如震雷灌耳馬之尫羸酒荆高把臂相逢恰燕市一見寒温無片言我輩落落不偶大率皆爾爾偏憐放後舌空存豈有灰餘心肖奴大笑昂藏骯髒欲何爲世知孔方之兄孰問管城之子從來皮相天下士朱門幾枉席門趾山公之才八斗書五車頃刻揮毫數千紙青雲車馬塞竆巷願爲結襪願進屐飄然不足當啓酒酣拔劍砍地歌正雄白眼視人如糠粃何獨鍾情湖海一狂生不啻傾筐而倒屣嗟乎昭王安在哉壯士皆巳矣

易水自寒湘水潑雖楚有才乃如此

索王山公印篆償之以詩 有小引

山公甸精雕龍技予索之云久不作此得一[illegible]當勉應因走筆仍用前韻爲寒山一片石介紹昔君家右軍以籠鵞換書今予以打油易篆傳之後人當復添一笑柄

王郎用石如用紙無字之碑混沌死繞聞奏刀筆陣驚其血玄黃竟何似斟酌萬獻墨池右軍忽變爲繙吏屠龍已成無所用雕虫小技偶然耳超超玄箸玉屑霏灑若芙蓉淬秋水手歟心歟爲石歟杳然不知其所以宋人一葉刻三年天巧神工莫可擬要之無當於大道故如幻師提傀儡吾友其中有深意蒲團悟出畫前理蚤見頑石起點頭自云吾無隱乎爾昔者如來授記予烏有先生子虛子比來遲秋醉鄉侯接䍦倒着長安市豈有白板老青衫不分符竹不賜璽與君一笑凄秋空世事葫蘆皆鹿豕試將片石語寒山斗大黃金只如此

江花行贈日者江本湛先生

一苗院昔五行吏玄宰排人惟八字偶奇逆順衡者誰千古英雄各流涕天之生我困我辰攝提復降以庚寅欲招巫陽求其故豈有陳孺子而長賤貧江郎夢中五花筆譚天之口如泰宏酒酣把盞一問之誰是屠龍誰捫虱洛陽賈誼稱才子堕魄驚心推李主長安漫刺無可投但與鷸鷸聲鴉嗟乎感士不遇古所傷退之亦復畏讒摽薦福碑轟黑貂敝紅顏白雪委道傍君友歲星挨日月傻欲因君叩　天關再拜稽首玉皇香案前願赦一介蟣臣之唐突臣衣短褐口不餬腹笥傻

便傲侏儒願得賜臣較書天祿閣徜能手調
大階轉六符臣有小疏特糾大司命貴賤顛
倒擅易偏正朱門晝錦席門懸罄餓竹阨梗
夭顔黜孟衛卿不得老我先聖從來列土封
幾大賢人何況行歌而負薪彼君子兮歌代
輪奚以坎壈終其身　帝聞此言笑不答殿
前遣使追磨蝎特赦長庚奎木分掌東壁垣
傳語君平漫饒舌

贈中翰葛無奇年兄

句漏眞人九天秩夢中誰貽五花筆堦翻紅
藥侍　玉皇閣映青藜分太乙長負昔有韓
夫子新詞能動　天顔喜千秋寒食斷者炊
煙雲蚕在手張紙吾兄白也之後身玉蟾金
粟非兩人長安一斗詩百首鳳兮啞藻龍爲
賓時以遊戲作山水矜愼不傳自怡而已尺
幅其間數千里掃盡右丞與承旨我聞彤史
蔓綠華掌書殿上衣有霞　帝敕織女侍兒
捧君硯壇花閨秀稱作家書是衛夫人之徒
畫以管夫人爲婢一彿出世郎現女子身擲
木獻珠豈無意自是君身有儇骨夜夜方樽
對明月雙星在戸三絶兼西掖西山堪狂勿
却笑臣饑欲死罵侏儒猾舁行酒誰當鑪吾
家故有灌園舊業可招隱不妨策蹇歸去伴
辟纑看爾絲綸池上吹簫侶那羨人間士女
圖

又柬無奇

客歲葛無奇年兄曾見貽小畫二種予
以一爲侍兒供養一當珍藏之今復把
晤長安道上云近作更佳因乞筆小歌
奉詒懽折措大福豈敢再求亦昔人換
羊書意也錄似一笑

君昔貽我扇與箋各一[illegible]云閨林一君筆扇

如對君常置懷袖中名花當時節以寄側室
每思如此處分甚有理旗鼓相當乃不爾吾
詩尚可完君帳下作衙官小妾遂不足當如
姝之娉于是喜其人有畫意時誦心經禮佛
亦生子况作湯于妾每對牛衣啼流淚今春
緘我字數行而畫已持獻正堂捧匜侍巾櫛
折福薄命只合守空房我聞觀音常現千百
億身而說法求者恒奢持者狹繡出鴛鴦可

度人肯以家雞賤野鴨項云君畫乃更妙傷
有黎渦供詩料誰令宮粉各無色西子工蹙
玉環笑昔人亦有換鵞書可問求畫須阿渠
見得辭詩箋數幅吾兄揮毫之與定有餘未
知內旨終何如許則便我好杏閨中雙鯉魚

過漂母祠感王孫舊事而賦之

蘇嫂先絕爨儲妻亦餽食塵埃多婦人恩怨
適相值不有亭長炊安知老母德偉哉韓淮
陰竟得胯下力國士懷解推耿耿質千億壺
飧與翳桑誰應藏反側世有千黃金止以結
相識買笑非所慳周貧即所嗇每感乞人言
路侃廚乃積偶捐一飯施侈然矜容色所以
王孫意報酬失胸臆却笑憂羨侯一時兩奇
特平能宰天下亦復遭困阨神龍多未雲良
馬幾剪拭指困貧時交此誼堪鐫勒定無眞
英雄而甘丐餘瀝伐檀歌河干素心維代稽

獨恨豐養廉覆餗悞家國是則負鬚眉那可
對巾幗始景漂衣媼數語足懲式采藻拜芳
祠途窮轉中側

寄家書

客子問人歸家書常嬾寫往許三月還今已
忽度歲日者大爺不看人騎白馬落魄衆所
同悲來淚私下去笑貧中交分題結詩杭胸
懷既如此孰堪告語者丈夫多奇窮不恨無

片庵所嗟白髮親久守寒燈寡見友求雄闊不覺涕盈把生當　聖明時何可長草野

其二

每日怕寫書行人已將出及乎束裝待聊且姑終筆嘆兒好倦勤先勸勉其侄子髮已種種始痛少年日三夜豆聖言不及猶恐失更作字數行私以緘側室予將遠行遊歸期未可必善事堂上八餘閒即佞佛慈悲種善根多乞衣中蚤

其三

貴賤何足歎人生各有辰丁年命宿斗玄草不逐貧一箋答家孟近狀如孤臣側日三奇書勸我自愛珍頭顱東漸至豈不懷二人客被夜多寒池塘草木春中原雖積兹恐弗克負薪以此長歎息高歌思伐輪

大旱後苦雨

太平常有象風五而雨十黍稌頌康年民不知喋濕今歲天乾封三農荷鋤怛　聖人避殿請海枯莫代汝　玄穹方靜攝虎豹當關立傳聞乞霖表使者不得入山童石火流號呼滿幾邑迫乎九重開一日百告急川岳土穀神玉塔碎首泣　帝曰民病哉亟命啓龍蟄豈隆捧數符沂號各騎集東借太湖水西逆波臣淪天心甚仁愛皇皇如弗及須臾澍九洲鴻流滿原隰遂令楊汝塵變為長汲濕蒸菭斗室中强倚爐香裏欲過良友譚從人借簑笠

乾漿

天公困七尺愁與病常半下血動經旬挑燈簡冊案醫云予中虛所須補劑斡節途抱貴病稱藥私發歎參乎久矣珍況值遊陽畔羨守不敢饑而日吞白粲長貧人所吁短衣適

至併此中桂爲薪蘭爲燈費經營求地多踈古
何由瘦骨換毎歌飯牛篇淒然怱夜旦

兒李端木送友南還詩悵然和之

寒食蕭蕭對舊罇客愁留繫隔橋帘啜醻敢
笑人皆醉欹枕終憐夢未恬遊已倦時依犢
鼻　雖貧者識虬髯帝城柳色江南草不禁
臨岐思欲淹

附李端木放後送馮公翥先歸作

[illegible]

勞勞歸夢趁行罇分手旗奇舊酒帘文章
於今尊側媚素心須力係安恬共余抱璞
頻經刖似爾超羣亦負髯塞北燕南試回
首銷魂賦就憶江淹

長安夏日送唐聖俞祉兄南還

交情戀戀客依依衆斂於今又葛衣雞漏始
欣相對舞雁行仍歎不同歸飄零夢有懷家
毋擯落人誰妬楚妃吳地故交如問信莫言
我貴是知希

附聖俞和詩

湖海元龍自可依相逢莫漫歎無衣柳州
倫與窮文戀楊子仍携玄草歸淚惜故人
吟楚澤却教肥婢笑江妃祇今化妬眞奇
術抱得胡琴遇轉希

秋熱舟中朱玄渚先生留飲即就借湯盆
夜浴小詩賦謝

[illegible]

飛飛北上塵泥泥東歸軸京國刺已漫天河
水難掬枉筲才八斗徒載愁千斛敢學蘇門
嘯無怪步兵哭眼看同澤袍心傷共魚鹿元
規之汚人半在車馬足衣緇不堪浣巾酒莫
以濆窮矣一丈夫据渠姑出卜將爲汝汝乎
抑任其碌碌朱公桐之鳳强項求芻牧雨濕
河陽花月照梅銷屋布救骨朱家繇從陶朱
族劍術精朱浮交論廣朱穆廷尉天下平擢

司晋都牘循吏　帝所嘉高門生定國相逢
鄧侍所邀我話剪燭澆以金屈卮借之銘盤
浴賤子感此情窮途被膏沐聊將素人心其
爲長者告憶自愧儒冠束身親蠹族路岐泣
亾羊夜半歌飯犢百憂漸其身進退類滯觸
笑彼長安道肩摩而擊轂鉄揚溲渤氣每向
人面撲往往洗耳驅亦蒙拜塵辱祝融復修
市火旗恣餘毒執熱皆願涼遥憑石梁瀑尚
記夢中沙雕篆辭腸腹還念補天人赤手濯
腸谷三薰起一匡知我惟鮑叔沉壁報覘騈
伯圖豈心覆我欲一洗之黑貂淚痛續丈人
誣良厚愛我非賦鵬捲土與背城此意可相
最所欣菲蘭湯溫泉浸寒玉免飲刷胃灰更
沾澆脚酥濯纓漁父風安能裨沉陸請分清
泠流普天滌炎伏

旅坐感懷寄呈鄧静長老師六十七韻

千古閱同人所重緒知己是以夷門客願爲
公子死世路盡太行世戶生瘡痏譬如叢生
棘有意妬蘭茝煒本一書生負氣惜廉恥讀
先人遺書守先正遺軼眼看青雲儔少可多
所否寸心亦有慕蕭荆並御李三書兩及門
敢以渝素履寧披五月裘肯倒五侯屣頃來
困蓬蒿愈多流俗訾嫁衣代人織未字傷處
姊雖負小奚囊恥佳笑鄉里雖與杜康遊聊
粉解愁耳丈夫抱孤肝七尺許誰氏黍谷吹
寒律獨我鄧夫子私心向往之行止兼仰止
劒之埋十將琴之彈絲綺世有一人知豈受
青蠅滓向習括帖義南車賴其指石田開我
荒怡農慰耘耔何期使君旄借寇在桑梓肅
羽惻哀鳴扶傷拯如燬清無劉寵錢秖飲惡
溪水鋤除一切苛所持維綱紀頻年海上波
鯨鯢皆遠徙山中斬竿輩頗煩當事弭公授

之方畧立縛若折筆畫首不事來杀痲長西
鄙民不識干戈相與安耒耜法星近上台執
禔一方社共食其餘休何可忘衣袚河海各
有源唯須公德只凜凜三尺法則其所自矢
獨於藁糯生叟而不見彼憐才蘇長公一言
增倍從但唱驚人篇屛必索巴俚但覽賤子
吟怒亦變歎喜部下慴威嚴顏色誰少弛公
堂旅見時若課趨庭鯉有時屛騶從枉駕椒
之氾人言叚干冰近在寒山裏談詩或剪燭
脫粟不嫌粃總以大雅亡一綫庻幾似弗趨
闔也前直印參乎唯一日湫宕遊往同楊伯
起此固予家山何妨陪杖屨詩裁雁幅箋酒
呼龍尺水下交禮數寬脫畧應爾爾宮中催
李白尚醉長安市詎圖俗子眶因之生謗毀
湖海氣未除反以貽公累立身天壤間大節
貴不靡　上帝鑒孤忠誰能掩厥美人險於

山川古語良有以大川與名山不謂亦遭詆
何論勁風標況及幽澗芷丘壑莫言淡彈章
仍絃始帶[illegible]道在乎飭簠簋常閒貞女
心在乎守[illegible]義之不愆遑恤讒與哆姬
且[illegible]頑痛[illegible]爲歌几几遥以想吾師坦衷直
如是[illegible]寸尺書一寫胸塊壘　聖明照天
下斯[illegible]自求理許伯據地哭亦復多事矣願
早安金縢剖胸以明此

送孟子安先歸兼訊越中諸社友

不堪客裡淚闌干一片窮愁帶病看河朔好
沽消夏酒曲江難對進賢冠獨憐歲晷磨吾
黨猶喜風慨媚子安爲寄尺書緘孟仲貧交
四海只孤肝

其二

千巖萬壑獨歸身唯有山川未厭貧　明主
久驚波嶽何老親猶惜舞衣人七篇退述眞

爲孟百尺孤眠可類陳儀遇故交詢近狀喪
家之犬不如臣

王亦資年兄五月納姬小詩戲贈

誰將國色配天香袖裏爐煙裊葯旁人說寧
花非侍女我鬬桃葉又王郎石榴五月多如
子銀漢雙星巧是粧正喜詞源流峽水夢中
有筆賦高唐

其二

妥男帶燰破瓜時才子含香近玉墀椽燭夜
淩爭半臂花磚畫永鬬雙眉牛衣舊事消紅
友鳳板新歌付雪兒獨笑胡麻源上客猶將
彤管咏歸荑

鶴聲篇送彭椿齡使君改楊州別駕

古人詩何矜者傳一一鶴聲飛上天君題黃
鶴過天姥放衙采筆驚青蓮赤城自古稱僊
吏峰雲可餐霞可醉空有鹽梅舟楫司閒庭

晝永供臥治　帝念君才可盤錯召入春明
洛主爵劉寵腰無一貫錢清風仍給楊州鶴
鶴向使君振其羽君爲楚歌我爲舞二十四
橋笙鼓聲竹馬兒童迎召父別駕豈能淹驥
足竚看　璽書菅方牧不愁無蟹有鹽州我
來一聽煙花曲

送宋爲蹊使君令寧海

曾於師社識僊才恰喜車傳舊雨來輩序後

先兼地主星占牛斗正天台廣平自有梅花
賦燕市慚無栢葉杯暫借鳴琴徵雅意鶴書
指日下緱臺

孟秋沈君厚年兄約共載出都夜宿楊栁
青同社何非鳴招飲舟中時吳永調孫
光甫俱在座

野浦名新楊栁青天涯把袂一孤萍平分水
月還詩債各話鄉關佐酒經家釀久傾何子

客官航暫哉故人星草玄莫問凌雲賦半醉
相看淚尹邢

獨流舟中贈虞山孫本芝

三分久矣說孫劉並纜於今識仲謀榆夾影
中天在水笠車塵外月如舟雉壇伯仲推雙
璧龍野雌黃任獨流湖海阿登成底事新刪
笑倩買吳鈎

其二

無人認得木蘭船錦纜相將蚤上天難弟何
須驃騎弟讀孫已有十三篇赤文奏賦推彤
管青海銘勲入研田聞說夙棱多作料贈君
不用五花箋

客中送吳素生歸桐城

柴聲名高最不羣天涯半揖意如雲誰憐范
叔寒於我獨把吳鈎贈與君隴首丹林愁判
袂秣頭白練憶書裙古人別淚將知已目送

之才可以全吾所不雜然只以
河大池如明琉璃以為素重
光采留滑於紙墨然亦江
村漁舍中　乞題手蹟按蔡
紙衍戴筆宗物尚今絶
安在紙與白之不相為勝耶
而本件題紙之句甚然白蜜
之章此老固雜引老何
容易余請為白戰之役
浙東兵使通家友人□

黃生元鼓父漫題并書

紅題

紅葉為媒巧於撮合一聯雋句皆紅
怨歌行不必作矣詩以言情也
慕則紅絲桃則紅玉思則紅豆賤
則紅綃離亭而紅泪淋歡場而紅
雨潤紅題良多題紅裁羅亂
百首詠紅詞徒添一帳葉耳詠
紅葉莫如杜、於詠物入化於語、
肖神乎孝陸乎械似為楓、又
似為羽人史天以〻葉似為紅石

是化工即青黃碧綠莫出邪漢宮
多植楓士以獻之楓宸亦以成御溝
紅信也家山九月一望皆丹因記西
湖舊作與友人奈无答方伯諫陳
用齋同家兄小集山齋分賦此題
為得詩葉千遂題紅以紀歲月
焉皆為己巳有之交朔日小寒
山樵子保書

小寒山陳焯木叔父著

紅樹前十首

癸亥秋船泊吳江咏楓落一語淒然有卿關之感以偶抱旅病不能作一詩記之今年自八月至十月兩過西子湖頭見南北山木葉自青而丹自丹而落入壽幾何回首間忽已四載誦波斯匿王問沸唯當日坐楓林下持蟹螯杯酒倣陶潛耳因與若友人李不器步入孤山龍井諸勝不器先成一詩示予走筆快和便得十首雖云寫意惜見乎詞時天啓之丙寅歲也

不須大藥鍊紅顏紫氣朝來已到關見說巢由俱入市丹朱私買掛瓢山

其二

誰將春色與平分爛熳秋山酒半醺露拂霽旗成五色山神遠候紫霞君

其三

秋衣催織漢家宮散與千林作緋紅頰勑絳僊憐樹底莫教青女妬山中

其四　和李不器韻

題紅　小寒山

十里湖西蕩槳行峰巒幻作錦官城宮袍共載杯呼月錯認榴花照眼明

其五　晴閒　朝事有感

亭皐乍捲霜天風一夜青林半漬紅明月照時疑化碧晴將萇血泣孤缸

其六　感時

見說形埋剖比干飛霜凝紫不知寒一腔熱血

酒何地野哭秋風嘔鉄肝

其七

天高空界擷緋霞乞與孤山處士家雀梦梅香消不盡斷紅飄落影橫斜

其八

湘妃昨夜赭琅玕盡取林皋淚染丹前日洞庭山下過到今紅袖未曾乾

其九

空閨金谷碎珊瑚曾向秋林鬪寳無萬紫千紅春不管都留白帝散朝酺

其十

琵琶老妓怨紅裙昔日青青誤使君腸斷矣莫纔一句荻花蕭瑟不堪聞

紅樹後廿首

坐城南小閣倚檻西郊紅樹東眺江關五里一片如雲錦銀花令人目炫心動漁郎捨舟登岸定誤入武陵源也偶簡名家諸咏唯霜葉紅於二月花此語與楓落吳江冷艶雙絕然其起句即云獨上寒山石逕斜豈先爲小寒子山齋作繪事耶時秋光將老友人余叅軍无咎陳子用齊小集三徑中讀予西湖舊作一讀一叫因復分賦十章

烱光含紫暮山秋九月猶疑大火流共賦小山招桂樹不知人在蓼花洲

其二

共說儤家赤鳳毛騎來樹抄奏雲璈紅綃個個隨君拾綴作山間宮錦袍

其三

絳衣夜直紫薇郎天祿藜分珠樹光家近幘峰

裁馬錦各圖先促馬蹄忙

其四

紫貝何年已破瓜城南嫁與赤松家月樓喚出

催粧舞千樹天桃不是花

[illegible]

其五

一片明光啓赤函金天礿勒火官銜蜚燕夜捧

清塵勅郊牧前驅五色縿

其六

前村葉落是朱陳夜夜霜天設錦茵倩取赤繩

留墜葉褰修應問姓梅人

其七

婗有紅粧上翠樓迷源是處武陵舟家山洞口

雙鬟在賦得秋風不姓劉

其八

火浣衫裁衛尉奴紫騮花裏醉歸圖隨風一葉

青青下紅粉樓前墮綠珠

其九

洞傷玉露正高天怕聽驪歌奏別筵借得落花

詩一首怨紅書遍薛濤箋

題紅[illegible]

其十

偶尋一葉想嬌姿何處香塵進荔枝記取上陽

宮裡事欲將全樹盡題詩

再咏紅樹十首

江頭赤葉楓愁客嚴武詩也英雄故自情

深此外咏者不一如阮嗣宗謝靈運諸人

終不能別造一致語何怪崔信明不獨傳

千古耶予賦紅樹前後二十首因謫丹棱
如霞胡遞溢叨二娟莆陽友人方伯諫寄
柬誰予君能再咏十絶嘗以紅綃紅線相
酬也桃燈裁答走筆詩成遂以書之楮尾
暘光初照海東雲重譯扶桑篆赤文夜半霜毫
傳素女看朱何怪碧紛紛

其二
離離綺樹傍丹臺浥露繁花霜後開似有朱樓
迷翠黛不勞紅雨潤蒼苔

其三
左手持杯右手螯枝頭倒結滿筐膏絳桃火棗
仙家供輸與中山下濁醪

其四
燕支山色冷貂衣錦騎胡兒夜獵歸一片平原
迷野燒不知青草伴明妃

其五
金砂粒粒色堪餐駐得殘紅耐早寒欲寄尺書
勾漏令蓐收新餌九還丹

其六
小春十月鬪秋容千疊丹崖皴碧峰恍憶霓裳
初舞罷驪山赤羽笑傳烽

其七
紫入秋山朱入絃哀蟬落葉轉凄然暗從曲底
傳紅淚昨夜枝頭啼杜鵑

其八
千林瘦減縷金衣剩有烟籠赤壁磯朶朶火雲
吹不散落紅成陣似依稀

其九

題紅初集

毘陵鄒嘉生元鍼父著

丹楓盡脫朱實纍纍空嶺孤村沙邊水際殊有逼德掩袖之感以二絕報木叔題紅三十首

老樹凝霜葉葉嬌淺黃淡綠望中遙忽驚一點朱唇艷付與寒雅自白描

其二

昨夜霜風妬晚霞遲丹猥籍委泥沙王孫金屋應難貯阿堵寒山闢五車

紅集

古滇阮元聲無聲父著

壬申秋杪木叔詞兄見寄題紅詩率成十咏奉和

剪秋新影豔寒山錦散千郊一抹殷唯有彩毫相貽發霞光還譜醉中顏

其二

未許春姿占蚤芳渥丹催盡滿林霜秋心葉葉嬌生暈翠秀巖邊出晚粧

其三

露滴芙蓉續粉衣共將凝艷對朝暉竹房可是曾蕭瑟戶外頳雲時傍飛

其四

驕黃染綠紫吹煙便欲凌風署絳仙流水漫傳

春信杳此身已在燄摩天

其五

色墮酒濃傾琥珀枝低焰冷逼珊瑚微飈吹徹金天爽搖曳還憐紺雪俱

其六

廉纖秋雨濕胭脂杏子單衫小恨時桃玉嫩痕紅一片清寬寫作有情痕

其七

霜懷孤傲裏酣楓無事尊前悵落紅朱草丹樓連綺色餘霞天半夕陽中

其八

草玄噓氣勻成紫化却爲雲亦號卿咫尺天台藍瀋裏鴈啣秋錦過山城

其九

赤松疑起赤城霞點綴峰容曉日斜三洞

仙子粒秋來樹樹壓桃花

其十

羞言桃李學爭妍不作花顏紅復然玉露任殘雖未得丹心偏在碧梧邊

紅葉和詩

浯居主人陳法璣用齊甫著

秋葉倚醉舞風不止此宜年年入咏而以
長作逐貧賦未能一擬比紅詞已巳南呂
月友人余无咎自金鰲來繫纜靈江約予
登小寒山遥望江南數里如張石家錦步
障時同下椒子之樹余偶值目赤謝勉生
雖夜雨燈窓忱覚紅英滿眼因取松蘿然
火與无咎自醉簡木叔筍中題紅盈楮不
禁技癢隨筆分賡得詩如左

昨夜西風捲箨來彤雲礿飲鳳聲哀非關新剪
隋宮綵何事寒枝簇錦緵

其二

纔聞大火別離宮白帝歡乘少女風天遣嫩紅

舒窈窕不教秋色老梧桐

其三

廣漠奚煩羯鼓催霜林一夕報陽回時人不解
啼紅何錯認先開嶺上梅

其四

幾度燒山訪玉京茶毗煉就赤霞旌冬楓巧奪
天袍色影落晴川漾遠朋

其五

琥珀光浮鑿落巾祇疑酒色眩朱瞳無端惹起
香閨怨未值春殘數落紅

其六

十月江干繫桂橈朝暾遥映海門潮螭宮欲嫁
冰綃女故貰紅絲幕翠翹

其七

瑟瑟寒磯蓼拂坻燈輸采鴛蹹歌時轉枝忽見
江村鷺如撒常春錦荔枝

其八

凭欄覔句結清歡紫艷凌霜破曉寒只恐奚囊
肩不任緋衣特遣下林端

其九

楓嶺著展事稱齊索祀蒼黃寄藐思閬苑鶴花
羌河擬奚勞神女候封姨

其十

曾聞買笑戲烟烽赤水文缸共寫容誰信史君
呈幻術盡令秋葉化丹龍

巳巳南吕月偕陳用齊祉長登木叔小寒山
分和紅葉詩十首

青女乘風何處來胭脂落盡照林隈江城掩映
朝霞赤三月桃花九月開

其二

木公金母賽投壺十里嫣然錦幛鋪不是石家
來鬬艷肯容擊碎紫珊瑚

其三

脫幘僊人已去家孰傳化鶴護朱砂靈江燁燁
炊丹灶燒盡扶疏日未斜

其四

乍疑紫氣近函關秋老時分林外殷盡道吳江
零落後不知還綴小寒山

其五

芳盡平林散蝶蜂火流還借晚秋容應知葉色
輸花媚霜氣無如露氣濃

其六

遥指江村問酒壚誰留春色滿蓬壺山山望處花千樹莫恠漁郎悞入船

其七

醉來支頰比長林林色雖酣不解吟我醉林酣成一笑紅裙何用撫朱琴

其八

忽聽嘹唳爲書斜筒點枝頭映落霞分付封姨休見妬寒烟爲沐霧爲紗

其九

火樹離離照水湄秋聲疑帶杜鵑悲不須羯鼓催開過觸目繁華夢醒時

其十

塵飛一騎荔枝紅還擬丹鸞集絳叢自是詞人能奪錦奚囊争勝繪圖王

陳木叔社兄見寄小寒山看紅樹詩率成十章柬寄

莆陽彭承褒伯諫父著

其一

小寒山上木公盧碧綠青黃護較書太乙一星秋獨照枝頭幻出火雲居

其二

荔子家園棒絳姬老饞涎倒珊瑚枝別來醉夢思佳麗剩咏紅於二月詩

其三

石家金谷不知秋掃盡菁穠佳氣浮彤錦障圍三十里紅塵高下幕朱樓

其四

翠絲綠片易蹉跎問景應尋春夢婆看取青青

三萬樹朱顏今日爲誰多

其五

白帝秋深擁傳過群真引領候嚴阿靡空絳節

爭馳道夾岸朱旂未渡河

其六

木末飛花分外妍如烽如錦簇江天將疏尚寄

凝紅雨似滅還明或絳烟

其七

儷吏鳴騶下碧霄赤城無處不霞標燧人昨夜

遺輸重臭得青林遍野燒

其八

露重風高玉樹秋蒼旌摧落翠華愁石榴裙裙

誇天女儀是霓裳第一流

其九

夜從玄其受丹方曉逐封姨舞袖長自調清秋

冷國色嬾隨粉黛媚東皇

其十

捲首郊原對夕暉寒林疏影望中微臨風恰有

孤鶩鴛帶領輕霞片片飛

和陳木叔小寒山看紅樹十絶

鄂郡龔之[illegible]安治甫著

流水撩人日夜心寒光拖逗色淩湿靈江不是

劉郎浦歎到問情誤綢林

其二

緗錦緋丹割巳驕爭誇步障事仍浇不知妄一

問公子遍着南山樹樹梢

其三

閃月旌旗不許纔難將朱紫斂妍纖莫欺青女
爲儔弱令較河陽節使嚴

其四

[illegible]雁頻嚣別紫皇海天開伴立蒼茫誓將肌骨
難冰冷衹以伊人另眼光

其五

淺立高標逈不分絳衣層叠幾重雲五家騎從
矜飛鞚數到逡巡儻殺君

其六

金天何事太冬烘點綴寒山効首功當日幘夆
三度客鴒飛僧去月痕空

其七

雲盡烟生暮色迷炫人尨是夕陽西鶩烏舊與
陽精狎刼揀前林不敢栖

其八

記得香光以漸移金風不護綠枝枝都將花貿
輸桃李留取經霜好面皮

其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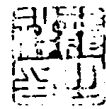
一泒彤雲欠點睛綠章昨夜告通明須臾赤幘
得天語貸與寒山作火城

其十

京峴開通王氣微祖龍悼得海神揮赭衣弛作
三千土見慣潮歸底不歸

題孔詩跋

楓葉醉霜裹舒借酒此英雄下淚時也才人貪得二婢却肯插頭簪頦打昂其價似乳奉懷兹歡巫臣夏姬之事殷不妨情癡第薛家阿緣已碧天雲霧飛可豪致结有令公一段絹堪崑崙摩勒負出重垣可乃公渡多外變得不怕黄頭郎怪人熏灼請再下一轉語閱休

道人龔之祥跋

年許總目

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甫著

時在崇禎五年冬十月椒予自小寒山移寓北園之無量庵與長洲周承明光祚限年評二韻同社者八閩陳山甫欽余无咎茂先里中蔣行叔幼學侯旗生檉芳陳用齊法璣周君調鼎新也

小寒山陳函煇初名煒木叔甫著

壬申仲冬郡伯傅公檄至北園修台志因

用周承明和王君艮年評二韻兼政蔣行叔周君調二社丈

風波滿眼自年年看到浮雲總坦然曼倩星鈴仍作客潁川史奏敢稱賢北堂有水長虛菽東壁無家但飽煙所賴包荒惟長者不將狂癖掛予前

其二

遺編斗酒共君評十載雙蓬嘆未成自有董狐求直筆不妨徐孺借高名山中鶴夢[illegible]短海內雞壇別重輕吾輩素餐無以報莫教冷眼笑虛聲

年評二韻倡自周承明王君艮二社長冬仲園中同事觴政之餘輒限此遝往時承明已六賡矣

閉門小日亦長年壇坫追隨得爽然叔季於今留古道典刑自昔仰高賢傅君一顧誰家

曲分我孤燈子夜烟怪道陽春希白雪請看瑤草滿窗前

其二

黄箱碑陰重跋評台書東里賴相成新參古柏祖師意舊著蓮花君子名賦有閒情人不遠詩如大曆字無輕分來疊韻供揮灑六和從茲歷四聲

[illegible]園中煑酒同承明行叔君調三社長夜談

再和原韻一笑

開尊相與惜華年焦遂高譚可卓然左持巨螯右持盞清稱中聖濁稱賢袖擕十軸胡琹骨維隱三冬范釜烟座上知交誰最冷夜呼白鴈過霜前

其二

醉後開推酒戶許賓筵推重鄭康成停杯閒月形邀影荷鍤埋雲窖敢名漁父未容人獨醒君平偏與世皆輕細思此意應行樂伐木由來求友聲

夜坐閱舊書志悵然懷感仍用韻呈承明社長兼正行叔君調

遺文斷約 孝宗年足則能徵可信然司馬亦留良史訪左丘仍裔孔門賢務存綠字丹書案肯改寒山冷竈烟一日千秋三不朽敢矜盧後與楊前

其三

高山大澤費追評旋欲從心目蚤成鑿壁虬來分末照沈碑人去拾浮名閒尋將徑嵩初長靜笑周妻障巳輕擬遝六時同禮佛小乘弟子愧聞聲

載酒園中走約山陰陸申啓話舊時長洲周承明廣陵部友夏同社蔣行叔周君調俱在座承明仍用二韻見挑率爾有效

載酒東園憶昔年重門寒柝轉淒然八關約許申齋禁五斗狂容說世賢有客剡溪吟桂棹何人天祿篆藜烟夜深倚劍歌明月疑是長虹落檻前

其二

青梅煑酒聽閒評謾笑英雄孺子成七尺借人非學俠千金結客豈沽名裴如陸賈仍為

溥諾有朱家最不輕今夜尊前忘已許天涯
別後憶同聲

陸申啓將歸山陰用韻敘別

蚤梅郵信報殘年無可療貧問計然盡簡祇
供流輩姍牛衣惟對細君賢到來贈錦機雲
彩相共餔糜元季烟謾道剡溪乘夜興訪君
雁思發花前

其二

子夜譚譚品外評雙橡唐史未修成杯傳累
月堪招隱社擅標霞擬避名第五豈因騾騎
重魁三亦共羽毛輕相期自有凌雲惜又譜
陽關朝雨聲

溥寒小恙偶簡藥經自貽

家從海上問延年病骨支離亦偶然鶴故欲
飛鶯近玩龍原難馴憶先賢藥籠且蓄三秋
艾炎火猶炊七日烟最是案塵書上積怪他
喚起到窗前

其二

挑燈脊案細按評可是膏肓二豎成子産辭
員稱博物孔章微乃目虛名五噫未必因長
賤七發由來得半輕每怪昔人多笑事牀前
蟻鬬有何聲

壬申冬月海寇初平有玄熊獻自委羽山
中郡伯烹之以享士使者須惠遂用前
韻與承明同賦焉

斯干紀瑞自周年欲偭聞聲理或然埤雅久
疏經引訣爾青曾諫逸才賢大人夢應轄中
兆慈母丸分帳裏烟渭水玉璜非虎筮麟臺
姓字羽山前

其二

獮獮腋腋笑空評取義當君志已成夏后郊
三祀典齊諧怪志六雄名須來禁嘝珍稱

最綺到台韶寵不輕一矢釣天會報俞鐃歌

正協誦絃聲

將勉圖禁十日與謙兒完婚事屬謝呈三

社長一笑

汝曹催老忽驚年翁未嗃然亦赧然纔欲裁

鸞占是吉車聞挽鹿里為賢給來十畝空囊

假聞却三冬冷竈烟歸與拙荊談舊事聞雞

起舞可如前

其二

東萊博議與兒評彩筆由來讀史成贈錦江

郎應叶夢青箱京兆莫傳名恐遺皮裏春秋

眼兼慮花間月旦評自古五倫惟一理定情

曾有賦同聲

仲冬十七日家慈壽誕時六十有三齡矣

陳南蒨周承明兩社長各有贈箋用韻

奉答

老萊起舞慶高年藜菽家貧亦赧然毛義未

將羞士賤柳丸頻嚥賴親賢春暉莫報心如

草錦字相貽椿有烟雷取紫毫供白水彩衣

長繞北堂前

其二

愧矣身焉用品評介推高節有相成每思負

米前賢事淡怪居陵仲子名養與三公心恐

換詩更七和手疑輕多君愛屋憐烏鳥廝杼

因揚孟母聲

為謙兒畢姻事用示勉學

草門淡巷樂冬年士有歸妻古所然一犬自

嘗家計拙雙鴻親迎禮書賢小兒漸作阿翁

語寒釜初添數口烟聞說羹湯新詠好析薪

後者可居前

其二

鄉評自古勝官評後輩應當學老成三到有

勤能補拙六謙惟賓始賓名初完荊布貧無
恙既戴儒冠望不輕汝父猖狂難可學烟樓
撞破任騰聲

一表兄以事被笞入非所嘆不能救用韻
慰之

圜草蕭蕭可度年鵪鴿原外亦潸然從來獄
吏尊於帝莫道公長罪是賢秦犴此中澆用
酒昆明何代刧生煙鄒陽久歎書難上緘口
應知爲護前

其二

燎毛何事掛廷評市虎曾聞入可成好奈皐
陶求後福便兇李布得芳名杼投慈母防三
至案具神君望一輕數部鼓吹分竹肉試聽
未是斷腸聲

告歸五日重至園中閒闗歲行盡矣紙窻
竹屋與昔賢懷感同之挑燈有歎

曆頭翻盡臘催年夜撥寒灰火欲然便說送
窮兼送歲敢云希聖復希賢細君旨蓄藏冬
菜空爨詩題和早烟半畝荒園重鎖戶誰推
梅月出窻前

其二

長公妙句未爲評燈火青熒趣漸成五日親
幃聊養志千秋史筆肯沽名蚕驚爆竹韶華
老偏喜柴荊俗累輕便說歲除除有冗豈能
除却讀書聲

除夕前一日納姬用韻自笑

夜已將除昔待年江沱初盼乍嫣然粧羞硯
北新人怯吼寂河東內子賢簾內雙椽添史
料夢中五綵剪花烟青兒小袖閒呼喜避莫
忘嗔且近前

其二

眉嫵新修入婿評怕聞小玉妬雙成醉鄉無

暑溫柔長蕩子加銜薄倖名帳隱綵鸞偎衛
重裙番飛燕舞塵輕龍丘家法遺無幾謾說
浤然拄杖聲

除夕郡城大火惻然感賦

共欣今夕盡今年燎尾焦頭忽慘然逼歲青
陽方頌 聖尊權赤帝反妨賢一聲爆竹祖
龍燄萬竈寒灰司馬烟明日椒盤歡令節幾
家雙淚落簷前

其二

楚人一炬越人評斗室那能欲速成以鳥紀
官鵶火氏指巢喻國燕堂名便禳玉瓚災無
妄奈及池魚禍不輕縱有仁君議𠜾恤哀哀
未忍聽啼聲

癸酉元旦至北園和承明新咏

千官嵩闕亦拜堯年草澤聰 天亦[illegible]然冰
滿池塘[illegible]有約要携[illegible][illegible]移賓[illegible]盤[illegible]歲

千齡酒彤管裁雲五色烟晴日園林開曉色
應知客思發花前

其二

古來元日有詩評咏到于今韻幾成杯卷旅
中君獨樂鶯花春後各題名一函貝葉齋壇
肅雙閉柴扉客累輕此際江城互投刺何人
靜禮法王聲

久旱喜雨

野老歡騰勝有年祈祈天作忽油然作將涸
海童山沴輪與隨韜滴馬賢二麥迎秊應有
種千家潤礎免生烟不知旱魃歸何處會見
青回南隴前

其二

一冬費盡老農評菜圃妫田吃不成天為聽
早將澤降雨因志喜以亭名凄凄與渰催詩
急霢霂沾人到土輕此後驕陽總無慮入春

免聽檐聲

自秋徂冬久不雨雨後大雪志喜偶占
江南獻瑞屢豊年今歲占之似未然滕六洴
翳俱失職玉塵甘澍總侵賢何來橋剖瀛洲
屑頓使梅消庾嶺烟應識陽春原寡和素娥
飄葉滿尊前

其二
瀛橋驢背問詩評閉戶先生覓句成左伯衣
糧爲贈友焦光草舍亦逃名送愁天上卿杯
快乘興溪頭泛棹輕惟有緼袍堅道骨寒梟
落葉澹無聲

正月十三夜園中坐月
月到當頭始記年一年十二月依然欲將照
映古今月笑問沈埋大小賢節近上元城是
火春歸池館柳如煙錦袍乘筆人安在爛醉
還須貴眼前

其三
年光如月引杯評詩思撚鬚苦未成輸我五
湖憪市隱讓人三絕負才名寒蟾尚戀貂裘
重野鶴寧爭鶩稻輕夜坐小園參水觀瑶天
疑下步虛聲

園中夜坐偶書放生逸事以自省駐筆法
然作詩代偈
閻浮爭欲祝長年物命如何獨不然敢謂慈
悲終作佛正云博奕已猶賢忍聽刀俎聲前
淚須念泉壤隴上州修短蠢靈皆一體現身
說法在生前

其二
貪生怕死不須評取義還知仁可成淡泊何
嘗無至味腥羶畢竟是汙名千靈共母慈方
覺一食蒸孩侈即輕還寸喉嚨柳子腹肥甘
忍易叫號聲

□初度前一日有以銅佛來質錢者因禮請
無量庵供養兼拜書放生文作偈紀其
事
部華漸老憶當年母腹譚經事果然捐取法
財非俊佛証成慈忍好師賢皈依直入三摩
地供養時薰百和煌切利天中培善種劬勞
須念未生前

其二
衆生佛子請君評慈忍根芽一念成福慧修
來無始劫寃仇結到不知名四恩報母如天
大三乘齋心令罪輕自利利他憑証取庵廚
避遠豈希聲

癸酉初度歸拜母復至圓禮無量壽佛
覽揆誰不慶生年母老家貧總黯然惟歲庚
寅吾以降試方端木孰爲賢貪稱古佛名無
量怕對與山龕有烟報苔春暉慚寸草拜稽
私祝世尊前

其二
閒將古德細論評何取虛生學廣成八類木
雞聊玩世仕慚金馬蚤埋名尋常有興貧爲
累四十無聞志巳輕行洗一瓢依五柳閉門
惟展誦經聲

小寒山陳函煇 初名煒 木叔甫集補

王遂東先生五簋齋銘

請則不敢未能免俗酉則所願容今不速饔或一牲器不破六惜命養廉推心置腹天地此數人神共福雖非豐腆未嘗不足何以將之魯酒脫粟何以樂之園蔬便肉何以娛之琹書棋局何以樂之山青水綠

先生此銘不但可大而又可久可久可大者公之天下可久者公之世世省生命雅體須洽交情風流脫灑不可思議此昔賢之意豹變而妙發之者也

陳則梁三豆約

余過婁城約五豆既復有感過雲間刪而三簋強人皆三但踰三不往罪三不酉耳我福實薄藉以延惜此亦共一謂無傷者不與訟也

一素饌

腐膿當肉菜鮮勝魚淡而不厭故也曷踈冨不肖此毋乃驕余冨於一豆尚共貧與

二腥饌

庖人工少多適簡賓殺鷄炙谷忞亦不仁余有饒德不以強人適可而止而無貪心

可二可一

飲食細故無妨量力連牀促膝可二可一相知在心決不在乞毋[illegible]友貧富有交跡

恤下

貧富待久[illegible]執獻欲食不遂此念亦推乃各[illegible]曾闕從莫支是亦咎罪

徐日久曰余于正月間收召魂魄杜門讀書一切户外閑事堅塞兩耳不聽不能如道學先生三年蔬食但為五簋之約且禁

止單日少省接應不意更有節至三豆如
則淡者粘之約尾以見吾脊

附小寒山率豆銘

文子曰余日常無豆蔬食飲水亦適日或無
士搢首閉門卻悶客到而豆不恒蓄眞率而
已五不能如遂東師三亦不能如則淡何以
文之飽叔知我貧也一之已甚二猶不足曰
不待三因走筆作率豆銘

銘曰其豆維何耶不沽之市謀之家家人
日有七六五四三二一責在率眞不問占
否佐以辛酒[illegible]可[illegible]數我友八簋陳則反
走口盛之瓶[illegible][illegible]受粥無濡吾首掣吾
肘甜吾[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後

附客到不殺牲約

魚與熊掌皆不可得而況兼之熊在淡山魚
在水與人無爭也遠庖廚開忍心害理法門
而曰仁術孟可非也鄉黨一章形容孔夫子
侈德至矣三嗅而作豈非仁人之用心與吾
儒誦法聖賢何必借二氏以說慈悲儉省六
畜惟豬羊逃死屠者先備之不必譏肉食之
鄙且我輩自甘起家菜味甚清以酒爲生麵
風甚暢此二君飾以供客客則併指尊者長
者未交者若晤友即晶與蟊皆可友相知不
我責也殺一牲損一命干一和其形可憐其

情可傷設身處地吾不忍其觳觫眞仁人之
言哉故衆生雖至卵如雞鶩至微如鰕鱔痛
彼痰甜吾舌人聚治物離羣亦大有慘然於
其中者矣然則如之何曰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是以君子近庖廚也

題眞率社約後　莆陽陳欽　字山甫

慈悲是佛家法儉省是道家法木叔所
稱眞率是儒家法昔諸葛君淡泊以明

志寧靜以致遠正此意也然眞則能慈率則自省兩字中包括抄義眞有不可思議功德矣人之將死不知多少乞命求生語畜產不能言止有呼號以當涕泣仁人兩意及此不殺牲豈獨爲客乎余素以古淡名齋君子之交淡如五簋三豆良可共適願推廣斯編以告天下之食前方丈者

率社約　小寒山子

率社評跋　永嘉何白 字无咎

木叔移寓園中脩郡志有小行竈二自隨即置窓前舉火客到同之近庖廚三字從此翻出開無限慈儉法門何謂不師二氏耶師二氏唯吾儒有大作用去能之然不獨二氏楊子爲我只做得一儉省墨子兼愛只做得一慈悲孟子深之乎用楊墨者也愛牛一章已見大意

五雞二彘便說是王政善養老倘見木叔率銘社約正不須傳食于諸侯矣

王季重先生五簋陳則粱三豆木叔復約以率豆余讀之覺眞率之有味也漫拈一語用添蛇足　長洲周光祚 字承明

簋五豆三似著爲律與其飽飣孰若眞率羹苴飯蹶玄酒茗汁腹不致虛口寧遺適膾細食精亦屬餡擇何相萬錢庾

率豆社約　小寒山子

郎廿七素富素貧以豐以嗇余非太常月多齋食刑牲有戒物命當恤天之所生人受其益祿廪數定胡不自惜愼勿傷戕結業于客彼三君子禪心道骨惻隱儔東勒銘誓策默契我心肆好孔碩仁人之言與世矜式

率歌　同社侯檉芳 字似梆

春將莫矣以郡伯撒修志之役集北山

誰園椒子飲余數巡出率豆銘見示益
小寒山留客大率如此既約之以美意
曰眞要不爲余破例也余遂倚醉歌曰
儉者不奪人率性之謂道吾何愛一牛
曾晳嗜羊棗君子無所爭小人之德草
鮮能知味也益不敢不飽

家山遊一名結廬草

小寒山陳函煇初名煒木叔父著

台雁紀遊

遊可誇雲將奇難鬬鬼工夢同人是白題過紀世遠於誰遊家浮恰此中寒山藏片石借取篆虛空

其二

日月因貧老江山有姓留一丘誰自過雙屐共君遊得句峰俱靜當杯壑更幽天光將雁影同載木蘭舟

台行和韻十首

歎溪道中自王右軍始嘆其奇絕迫太白近補吾遊矣予以家於其間久通詩負初旦閒□前陸□雨下兵使君靜長老師是六□行十章水光山色盡在尺幅間因□題丁東筆奉和

□□九十至青山山在須啼鳥語問款乃一聲□欲去棹頭疑巘岫雲還

其二

未須三徑撫孤松兩岸參天霜雪濃君去右稿有不是塵官半在野人胸

其三

青天削出峰峰瘦綠坳粧成樹樹肥濃潑雨空西子月不知人向惡溪歸

其四

沿溪流水滌纓清進筯初聞許武岡自有廿霖隨風爲石田留得在冬秧

其五

江山應解爲人留夾束千林翠幄稠彩筆題詩花雨潤可知頑石也低頭

其六

終日笻床對翠屏不知經眼水雲明照來一

幅台山繭猶帶瑤天笙鶴聲

其七

路花哇草競新粧一抹孤峰做壽陽便道桃
源春事好隔溪無處問漁郎

其八

野竹蕭疎百丈餘凌風迴出阻繩橋使君千
騎從來貴不折紫桑處士腰

其九

亦有清流亦激湍宰官兼問碩人寬知君攬
轡登車意萬八千峰正面看

其十

大小瀛頭孤月明東迎海日兩潮生誰家挪
地天台賦蕭聽春風絃上聲

奉答師長師原韻

翹翹何必遣弓招使者觀兵正旰宵杞藿憂
天背瀾洄鶍腸遊世各道迍家從赤嶠親丹

竈道在玄冥問碧寥今日得師譚含筏不知
身是木蘭橈

友人楊龍友遠書頻寄預訂台雁之遊
久遲不至用前韻促之

尺一頻貽隱可招獨遲剪燭話通宵寒山片
石遊誰語皎月孤峰憶爾遙玄閣草成名籍
籍市琴碎後意寥寥支節舊約相期久耑待
山陰夜興橈

楊霞標使君輒問龍友交煒否憐才意
可感也因讀師長師惜別之作知兩先
生素心如一矣再次前韻奉懷

竹士偏公抗東招郊將姓字指中宵通家孔
李人難道把俏莘表遲轉遂久矣夷門無左
櫻蕭然馬壁自清寥偶從黍谷鄒公律一問
金陵楊子橈

已巳仲夏師長師枉駕山齋賦詩志謝

扉久矣鎖蒼苔忽報前旌慮左來小閣生
寒初五月蓮峰人座正三台盤餐莫下郇公
管甕酒熊供杜甫詩下澤親聆調燮事麥秋
陰雨聽熊[illegible]

其二

雨潤山城綠玉莊法星所過啓幽香兵消斥
堠樓船肅士免逢迎阜澤光同社姓名懸水
鏡片時車騎賁山房重來倘許投尊轄應遣

家山游　結廬

書生問字長

歙溪道中渡七夕以宵行未賦也入萬
年寺見役標榜老師有作次韻補之

北溟長竿傲佩珂閒情敲摭賦凌波客中蹤
有牽牛慣浪野愁聽遠鵲多世事巧非關七
夕山有源已近雙星欲將津筏求師渡笑指
銀河是愛河

再和天台七夕

使便晒腹正聽珂一葉秋期生碧波節旄使
星牛女合山名天姥品題多標霞賦已驚玄
草問月杯[illegible]素娥自愧倦遊猶犢褌敢將
乞巧擬明河

七夕天萬年寺訪雪堂上人和韵

蕭齋無雪有雲封躡屩年年一過從此日管
寬君千鈞夜漆鐘定老僧龍秋劚七夕沉朱
李路入千山伴赤松尤喜碧天絕漢迴忘言

家山游　結廬

相對印三宗

紫陽祠下即事

祠上仙官伴守官其傍小屋供瞿曇老僧住
久渾忘甚與行人說鍊丹

桑淵驛亦名王渡

何嶺為官舍呼仙作道隆人古昔烏道問渡
上體津樊下雲相孰康齋月自茜石梁何必
住此亦關人

會嶼嶺頭有太平菴為行脚入山取道
官路皆之驛僧家別有天遊嵩編野竹供佛
汲清泉戴笠人無幾衣雲石數椽結廬車馬
道幽冷此中偏

會嶼

記日千巖萬壑頻年會嶼斷山洞酒清泉野
婦仙家鳥道人間

斑竹

山為城郭竹為關瀉落千峰瀑自開刈麥層
岡呼野犢負薪峻嶺下飛陽家釀措大留酸
客肆飲當壚解急餘正是子猷先盡興不知
誰染此君斑

南明禮大佛寺

入谷不知若松檜砌絲莊取袍聽不丈拔械
禮空王繡壁皆寒玉翻經有法幢愚公三世
劍相好此中藏

洗腸井口號二首

若云逢肴便吃亦復無腸可洗燒豬幾害禪
那肉菜何妨素體

其二

畔黃公水月庵前寒拾苔天明德半葷半
素衣心無火無糊

將至石橋

木記生前事惟餘夢後身山光上袍袖瀑響

落蹄輪不語看雲靜重來覺路新殘碑何處
寫西地篆問人

還國清寺書贈了明上人

國清清不了山鳥各能言虎過雲為穴僧歸
月在門庵能藏乞士泉可汲曹源暫借禪房
宿燒豬有了元

游桐栢宮和洪九霞王遂東兩先生題
壁原韻

不復問筐床

予四過石梁矣援筆紀之

家去石梁九十里半生幾量屐相尋一丘二
自謂過入山入林豈厭深再來拾得應呼
伴前度劉郎可賞音簡點紅塵思白社莫教
短髮結抽簪

雲猷拜石

九年留壁影慈力每微探袍笏何人拜袈裟

此地參水因心是石花與佛俱曇不用湔腸
進清禪映碧潭

天興將宿石橋為禮老師與寺上人呼

龍事[illegible]

我不乘風[illegible]兩頭失足意遲遲五知亦
只恨楊岐一呵[illegible]後趙師從此臨深頻念
毋敢將拚命學題詩華山慟哭非無謂他日
藍關郎退之

遊九里溪石屏龍窟

天斬石屏為步障千尺蒼官護龍藏高巒成
霧澤出雲甲光射日翻銀浪此去萬年不十
里調有甲公洗腸水鉢盂傾出摩尼珠起蟄
人間作霖雨

天封寺

賣罷遺蹟在策杖一尋之野蔓衣盤石寒榛
縱古碑逕通深竹裏人上斷橋時問徑添惆
悵僧無葛大悲

天封羅漢像呵之可活少其二云夜走
國清也戲問以偈

土偶木偶阿那個夜半逃走我欲斬汝脛骨
說甚真空妙有撩衣覓渡劃却前頭去路佛
說不淨者即是淨土咄添他五百一天封不
少國清多莫教借座維摩室

時侍霞翁師入高明寺龍友社居至白

括蒼復有石梁之遊夜坐文心上人禪
房賦詩五章志喜
震海爭傳事事奇芝蘭稱內夢先之尺書屢
寄昔肝膽秋夜相逢見宇斜山冰到台稱獼
易女朋惟于話相知看雲亭上酬明月轉憶
長安命駕時
其二
一褂燈前雨快人萬山孤月子精神藍輿到

後稱艮瞻笥板祭時得素臣預卜名山多畫
意久推吾友是詩身詰朝方廣無他事叫破
青天入翠茵
其三
西湖久矣盼蘭芬友半江南共憶君快到則
梁稱獨步清惟謂予許平分長卿賦已逢楊
意大令青應似右軍此地千秋欣雅集名山
名士與名文

其四
相逢便喚錦囊開白也何人賀又來雕刻定
知心獨苦粗疎應愧我非才乾坤負擔推前
輩水月催詩到酒杯且喜山僧參此意夜深
還上懶雲臺
其五
每接書緘即訂遊到來翻不共山酬石梁與
爾那容並倦客茲晨豈自謀子職通家權代

署秋光獨往許全收惟將庭訓臨岐囑纔踏
危橋步且留
華頂放歌
語云台山四萬八千丈一丈須當遊一日我
今一日登其巔手扶太清袖霞霧此去帝座
應不遠下界蟣臣乘閒叩閽抒短悃華封幾
奏驚人篇願遺謫仙與臣一酬反臣饑欲死
無人憐龜前萊濬呼蒼天首陽餓士亦僕射

史重來更誇令子之才情眞衛叔卿的嗣壞遁二許公著作之大名葢代獻羲一書法揮毫之草聖絕倫惟令公以霞而建標斯君子以龍而爲友青厥勝遊牛女渡河而使星照記其佳節姮娥布彩而素影流闌溥偕手石交萍踪欣乎劍合梁伯鸞熱不因人巧檀琱鏤之技盛子昭肥非遜彩精通繪畫之情至於輿臺令肅簡矣前騶迨乎伶曲音偕超然下里雲月齊其佳序不須秉燭以遊山川契乎素心何必自昃而返所以文梧窮福地正同玉帶鎮山門若焯者才非竹箭三逕没人典有巾車一丘過我家偶近於小寒山舟[illegible]竈前菜濡賦難儕乎希有鳥頻收爨下桐隽恭逢慶集用須休明非豐干之饒片舌石亦點頭倘子雲之獎同心亭堪問字頌曰

山有赤城府有金庭誰其主者句曲茅盈雲中隱現魏嶽所營鶴書鸞馭遨遊太清上帝眷之錫以璋屏赤文紫芝朱篆丹楹霞蒸其上雲氣是憑是勑仙使羽我大明樹植三珠草化一莖孳標而趨建於廟廷光吹太乙夢叶長庚使治粤湖調天子羹使登瓊闕揚柱史旌使君巨儒而兼大乘果生五葉衣續五燈有子千里以龍爲朋文壇之統主中夏盟懸像傳築惟肖似形誰曰標孤僕射兄弟誰曰標峻度世叔卿我遊雲將共御列泠願分霞衣願迓霓輧寒山爝火偶照客星如賦希鳥竊比老彭呼我謫仙聊以叶庚

中秋前二日朴副帥柱石招同周參戎星懷奉侍兵使君潘太乙師登楓山望海次韻二首

鄂州東出視雄關倚嶠層巒日可攀共喜袞衣乘傳至爭看銅柱勒銘還朱旗令肅軍前月采筆光凌海上山久足狀公門下士欣從杯酒笑譚間

其二

千峰影靜洗天滔節序逢秋問大捷韓范行軍雙虎翼孫盧嘯海一鴻毛詩成南斗文星避令肅西風爽氣高何幸叨陪交戟下楯間

磨墨和風騷

月夜聞軍中傳柝仍次前韵

刁斗聯營肅武關威靈咫尺敢躋攀須知細柳軍容在似聽迢榆漏箭還午夜霜嚴聞鼓角中秋月可畫江山河陽壁壘初無異只在周公一嘯間

其二

星河漢漢海滔滔大纛高牙勢孰撓千里豹屯傳夜角九關龍笄析秋毛風清幕府諠譊靜月照金尊嘯咏高共喜澄波如鏡展狼烟從此息烽騷

雨後行黃巖道中次韵

熊羆一出振天關百二雄爭孰敢攀魚海夜氛知洗盡雁峰晴色恰樵還穿雲鳥道皆仙驛破浪龍韜有米山信宿省方當十萬鐃歌隨凱奏行間

其二

一經株守比宮箴獻賦軍門氣不撓自愧風前符六翮空憐賴上盃三毛壺餐感激心長在下箴迢隨興愈高賴有韓公知我在小山岩具友翻騷

太乙向出鎮海陽指授方略即日有松門之捷和前韵志喜

雅聚無知敢仰關威雲指顧斷提攜初傳尺

徵筵項落早紫長纓虜頸還席上折衝懸日
月旗中奏凱壯河山馬前露布慚疎漏竚勒
燕然銘闕閒

其二

端硯長鯨紙浩消運筆決勝豈旁撓燕然記
日戍加衛發衛閒風盡燎毛旰食早欣朝食
今謀真佐廟謀高推昔北門馳　丹陛綸
綍從來定驛騷

奉和靜長師對月贈看雲僧文心上人
因東木叔之作

對月月如何看雲雲愈靜太虛本無翳誰幻
山河影我聞莊生言木奇病乎瘦惟有至人
心空觀得要領聲如夜半鐘聞者各知省雲
移月不移此意常耿耿斷却指頭禪萬川亦
攝井天柱一峰高不離拈提境雲海蕩其胸
何謂人中妝所以君睫見智不踰蝸蠅片月
與孤雲安知非月皆賴師轉法華悠然晤清
今

奉侍傷鄉二師遊雲峰時師自天台偕也文兄分韵

秋將一月與遊深絕獻雲根肩共尋十里競
故徙攻路孤峰重聽梵鐘音振衣此際皆風
御把臂相招是竹林漸近斜陽頻徙席高軒
猶未戀松陰

其三

夾道松杉綠王成出門信步得山情遙虹護
郭江如帶宿鳥依林月到耕令肅不驚歸騎
譁巒高偏照使星明滿途燈火迎旌佩上界
惟聞仙樂鳴

坐雲峰下涼殿臨風快飲有作

披襟乍捲海濤聲促坐崖前共舉杯片唾下
飛千澗雪中台遙列九層臺人同御寇乘風
至客與山公載酒來誰道登高難作賦凌雲

[illegible]劇大夫ホ

自雲峰移席東湖靜長師招陪霞翁龍
友湖濱待月即席有賦

城隅一鑑月輪秋此夕乘槎秉燭遊賤士叨
陪門下士滄洲夙號小瀛洲杯從峯頂擕雲
到幍向湖濱對客投坐久不知風露冷素心
如水映蟾樓

椒江舟中奉陪鄒楊二使君與龍友大
年伯令三兄夜至黃巖泛月聽潮醉後
漫賦

山椒偶泛木之椒青翰同舟鄂使招酒不聖
人條酒政歌皆下里析歌槐當杯恰吐殘更
月擊汰爭喧半夜潮委羽峰前仙幔列誰分
秋色上征軺

楊使君酒後出虜頭杯遍飲坐客靜長
師臨江釀酒者三詩以侑之

[illegible]腸探得虜王頭夜嘯陰陰取酒浮智伯漆
[illegible]無國士樓船將後有通侯臨江獨釃龍應
泣擊楫高歌鬼亦愁早勒銅標銘靖海長鯨
懸首待吳鈎

奉陪兩使君入雁路經繡嶺盤山下輿
漫賦

纔過綉嶺又盤山使者車臨紫映關天在山
中驚逼仄人於木杪聽潺湲千層鳥道淩標
出獨下籃輿策杖攀見說王陽驅折坂肯辭
轅下伏駒閒

望老僧巖 得芊字

芊芊草藉雲眠萬山枯坐以苔蘚衣而霜雪
紀年環巖皆僧也望之儼然是何爲者耶爲
鳥窠之孤衲爲面壁之苦禪吾見其突如來
如吾見其瘢焉仰焉員趾方顱褊袒右肩入
谷覘之促刺騈連迫登睨於衆峰之巓而攸

且高掛乎青天嗚呼老矣五葉誰傳翻經石梁寺洗鉢石門泉意者開山之諾巨那指覺路兮率先不然一何其靜而且專

石梁洞

家山兮與客山奇似有神人夜半驅千尺斷虹垂澗屹片峰倚衲入雲孤洞門積蘚秋先老僧榻依松石共濯便欲酣眠參壁影前林疑有猿猱呼

靈峰峰坐

横側總成峰峰峰問鬼工小兒頑造化巧匠斲處空一線天門近千盤鳥路通相看兩不厭應在此山中

照膽潭

犀火燃來鬼膽驚一泓秋水映冰壺平生祈與友朋看今日青天寒湛盧

靈巖夜雨兮得十三函

一洗千巖暈秋燈靜欲函藏舟人到參拜石逕迷蘚桃倚蛟龍嘯經呼老鶴參不知今夜雨幾許落澄潭

再用十五函

寺僻天疑削峰奇霧故緘龍來如起蟄雁過未開函暫息看山癖偏增索句饞挑燈拈險韻鎸得雨師銜

自靈巖上觀龍鼻水因下小龍湫分含字

秋水一泓浸涼影誰剪明霞圍作屏忽聞旅子鞭赤螭五色文縿展東井馬前卓筆草露布鎖掣錢塘賈餘獺孝娥西負天柱來上矗天關役丁丙憑夾疊鼓鳴空谷高坐胡僧乍延頸鉢盂縱出五百小毒龍噴霧寒烟互馳騁聳言澤陽君無罪失首領矯發沂號嗷橫捲飛廉祈驅龍道士鬪神術擲劍成鋒塞其穽巖前玉女龍之妹獨秀芙蓉伴孤靚妝洋

澗底拾含珠誤拂銀瓶牽素綆回頭忽憶栟
殺青至今鼻中滴滴泪般冷

大龍湫紀事呈靜長老師 得七字

己巳之秋月在寅朔廿四日小寒山子偕征
引艤般攜尊前舒被錐小無大從雨師遊于
雁湫之泓涼風初來酷暑未盡登眺二靈筍
與宗逸蹌馬鞍嶺而弓臨不容躡扳巉巖陟
巔葎步自錦溪躋手虬窟有峰卓雲若兀若

失天孫何年借雙剪錯落銀河披瑞靄衍雲
剪盡見青天萬古空潭映寒日日亦不能為
之噓風亦不能為之颷翠屏隱隱生白烟碧
沼陰陰霏玉瑤老龍忽挾怒鑾號噴沫懸流
散奔滴須臾旋舞不肯下攪雪廻飈聲瑟瑟
衆曰異哉此水無匹游戲九天生于天一倏
如舉頭看鴻乙倏如低頭覩蚌螭便遣笙鼓
謳吟一亂之疑有奔霆怒雷劃然自澗出叢

森暗穴恍驚夜色沉一時暑退腋生粟衆共
樂之列坐蕞苾臨流咏詩洗盞于渾有石欹
卧如錦余之殘變姑凄沚斷烟遺此麗質作
賦誰為鸚鵡疾有草澗邊侶椿友蕻吳閭所
珍此鄉所黜為虎為鼠亦何常我聞斯語增
感慨伯將同上觀瀑亭看之不足容抱膝霞
翁掀髯舉酒呼此景邪容無詠述於是方叔
爲照伯含繪帙圖成我師爲之記一揮五彩

集其筆吁嗟此湫久在幽谷中誰發陽春吹
黍律倒流三峽文人心雁影龍光毫底苗乃
知曰那尊者靜對時預勅文人作文佛高山
流水知我希無煩併鐫作者七

宿能仁寺半山菴聽瀑

寺分公署割塵寰何處孤菴可掩關行到林
深天黯淡醒來夜半水潺湲僧閒野竹橋邊
逕影靜荒鐘雨後山此際萬緣都洗盡不知

浮世有通綸

能仁寺別霞標師時龍友亦歸金陵因

和原韻

芒鞋幾革爲探幽纔到離亭始問遊滄海客
身如雁影碧天詩思在龍湫杯前別淚孤峰
月驛外寒山百尺僂他日遠書題舊事巨那
廬北水悠悠

問飛來羅漢

羅漢飛來不能飛去可是因無所住雁飛不
到處忘却石橋歸路饒君掉臂不回頭畢竟
迷時師渡悟時自渡

與龍友續遊石門潭和靜長師韻

相賞有豪濮相將攬翠痕一泓千頃鑑對峙
兩危門絲浸天中影丹滄雨後寬崩初與蘭
槳此意寂無言

石門潭續遊也看龍友小畫是爲遊石
門潭矣戲拈前韻寫之

雁峰千萬幅誰續此危痕有水皆湫宕疑山
是逕門畫能嘘石骨人亦寫秋寬寸管如孤
棹空明不可言

雁遊日記成和坡公謝樂清周尹韻寄

林令君

夢遊耐可傚坡翁欲構菟裘半畝宮箋帶雁
裳秋谷雨槖函僧寺夜窗風不愁折屐如天

際所嚮浮家泛海東草草看山終愧影敢將
姓字點山中

季秋自雁歸大雨積月時龍友社兄將

別靜長師過集小寒山依韻奉答

當秋無一事却爲聽濤枉驟瀑開龍宕奔濤
入象郎蒼茫迷樹色溽濕滅爐香不禁悲秋
意離筵引緒長

其二

兩無[illegible]

相看不厭處僧雲自往來空山鐘定後誰上

嬾雲臺

雲行不在天友風而于雨君看何處多三台

可得五

雲本無心物僧文及字心將心覓雲影猶是

一絃琴

燒却豐隆符刻出饒僧眼太虛何所留莫造

連雲棧

立雪雪亦無對月月何有我為看雲來雲在

山中否

只可自怡悅問君分一半若作平等觀大家

沒得看

曾作攜雲篇雲心字字妍開籠放不去一片

野狐禪

木叔作看雲十二偈予裁其四更以四

補之猶十二偈也然則補之何為以問

看雲者　　鄒嘉生字靜長

大家沒得看難況本無雲添個雲中月

教君聽處聞

莫造連雲棧羊腸骨一絲一絲看不足

看足月殘時

是即連雲棧還君巾大圓大圓那可印

雲棧水連天

三台可得五看罷却無一留一在人間

三五不成七

怡春堂用韻紀事

四明薛千仞爲予言唐人詩不步韻其用韻亦矜慎自娛不拈險字作苦然中晚諸家輙以此爲緇兵易幟法何怪宋人競效哉一日予閱謝茂秦詩話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作始押原韻見奇逌許敬宗擬江令九日三章皆次韻此則在初盛六朝之前矣溫庭筠作詩八叉手而成有友人誤認八叉爲韻脚遂賦叉字詩八首見示及吳考蘇長公詠雪第二章用此山陰徐文長王季重兩先生各有賡和詭字思之另一適非無謂也怡春堂韻起自陸放翁陸原作嚼蠟無味袁中郎拈出以難社中黃愼軒因有十三首題別而韻同也中郎爲險韻班頭亦由其癖好第倡家一兩首自估便宜先着不足傲我輩以所不能唯押至數十餘章絕不犯手此卽量才如恩王竦事如隱侯頗戛戛乎其難之猶記存憶唐老師命和春興詩聖俞以芙蓉兩字社中必無單折者予偶口占一聯云謾將遠志開呼草誰敢荷花獨字蓉師亦爲擊節稱快始知劉郎題餻卽此意也丙寅春予初納張姬慧君於戊上彥方聖俞兩兄限東中宮空紅相往返各至二十餘首適邵不朋自山陰來道其社中集刻陸韻詩已成帖諸君駭才駛筆遏之馳驟其間聖俞掀袂首倡卽以新姬事爲題約法三章不副急於彙書不赦飢於韻府一字再用者罰依金谷酒數兩人互用者亦如之鼎足賡和不下百篇愧予疎漏無作料又以疲於津梁不能不少犯戒律然題目佳而意況愜斗酒詩成不煩刻燭敲帑亦一時快事也此兩案皆因予發詠故爲紀其始末如此倂以爲引

丙寅花朝日小寒山椒子自記

香奩限韻

小寒山陳函煇 初名煒 木叔父著

集彥方齋頭邵不朋以怡春堂韻見索卽席次韻

知君才久傲朝官一棹蕭然訪戴安座上天開秦宓口江潭泪隕屈生肝素書老去津梁倦奇字人來齒頰酸暫借班荆親色笑小巫何敢器清歡

其二

謫下傀官不拜官醉鄉封爵笑長安因覩掌果通天眼毋繡心花映雪肝柳巳三眠知客倦梅將一點待君酸穀城久耳扶劉策可許陳平得盡歡

偶納新姬仍用前韻自嘲

賦得新詞仍舊官鵲林暫借一枝安綺窗設幄調金粉銀甲彈箏軟鐵肝未是春情隨湯漾須知木性愛辛酸江南昨夜淡閨夢驚人歡場敢盡歡

其二

誰遷措大作郎官草舍粧成聊且安偶爲文君新病肺休云叔寶向無肝春星映入雙鬟艷午夜偷停一枕酸見說鸝鸝堪撥悶詩腸洒債共追歡

其三

閒情浪擬設枝官覓得文禽亦自安姬顏不須求獺髓客心翻似戀猪肝春歸柳葉堪畱盼笑入桃花解捻酸偷憶挑燈羞夜合雲封鳥道不成歡

其四

舊柳經春巳作官何人桑下聽懷安貽來半臂添芸背畫出雙眉攪病肝須女未應甘下賤尾生終似乞餘酸恐今兒輩欣絲竹捉鼻

先愁爲損歡

用韻戲答彥方

久識中郎是五官可將雙字已吟安花前賴爾能垂眼柳下何人敢餔肝共羨牡丹詞膽炙須防橘柚味鹹酸莫違繡戶三章法換取芳尊一笑歡

其二

宰官權遣集裨官見說閨中訓謝安詰到丈夫聊挺鼻情鍾兒女漫披肝綠衣酒送沾唇醉紅葉詩題過眼酸一室分來天女座維摩居士也顏歡

書室初成偶思前事不禁拈韻一笑

先生不識是何官皂帽依人類幼安半榻蕭齋看劍春三年藥籠貯藤肝歌名蓮子心方苦曲度梅花手漸酸且倩留侯供下酒夜深長嘯問高歡

其二

研田儉歲豈嘈官自愧新詞對易安不合時宜文士腹獨留孤憤酒人肝春來氣候添寒暖睡去神魂幾怯酸猶喜此心能解脫汀洲那羨野鳧歡

其三

冰泉硯北豈兼官無奈門人問所安千里觸蠻原一角三丕鼠蟻有多肝頻憐學俠徒留骨蚤喜爲儒已洗酸獨賴留侯知我意如蘭爲卜夢蘭歡

聖俞以陸韻見酬走筆再次十首

詩才部署敵千官繡出閨詞壓建安半陣驚人真八面交壇映我有孤肝慚稱木客詩容瘦愛帶梅翁語意酸記得一東挑燭影到今淸韻引餘歡

其二

於陵仲子恰園官遙念纏妻夢未安新撰着圖憐眼角倒昔志字憶心肝西廂云顛倒寫鴛鴦二字方顯得在心爲志志字倒寫仰心于采唐賦引風入韻投木詩合君子酸玉霄云君子書食酸開寫小箋酬蕙錦先傳雲未交歡

其三

剪來桐葉錫偃官鞚馬長安在亶安記取門前題鳳手剖爲殿上逆龍肝花奴鼓到清諸[illegible]穠綷婦機停抱獨酸同是玉皇香案吏布袍何日捧 宸歡

其四

花下兼銜柳下官循西舊果擲潘安薺茶不厭三人古楚越難分兩樣肝十日且調寒與[illegible]一春常慮辣兼酸新詩暫借偷閒計生怕姬姜問舊歡

其五

曾將下里和着官書客青門說任安兩世登壇推作手一生報 國矢忠肝肯教兒女題衿弱須遣君王問禺酸大小許公多制作可容齡友九齡呼李爲小友馨清歡

其六

曾直披香殿內官可將鷄犬待劉安吹來一瓣梅花頓悟到三生貝葉肝憐女偶因窺宋艷洛神不爲感甄酸閒吟桂樹思借隱柳色[illegible]青青未足歡

其七

湖海狂奴未入官小窻惟報竹平安簫𢢻鳳史猶封竅劒近龍津好揭肝二月花朝穿屐過三家酒望隔橋酸先生教我偷春格何處旗亭一問歡

其八

雖有威儀見漢官也將制度預排安龍近所

畏惟獅吼蝎命難消有鼠肝上陣蚤驚髀肉
盡懸蛭猶憶足心酸閒情近學陶彭澤稚子
由來止大歡

其九

綈袍何必問高官千里相思訪呂安咏入香
奩藏媚譜人從筆札挹芬肝每聆玉麈䂻俱
冷爲墜金釵臂偶酸消受花神封午夢謝君
傳語護情歡

其十

台州亦有鄭都官但比唐風便未安十倍君
才消我膽三年客路與人肝貽椒幸佩芝蘭
臭報李滨慚首蓿酸獨喜舊時詩舌在暗中
摸索和歡歡

再答聖俞之七

浪子閒情墮落愛河兼犯綺語之戒聖
俞以功德水洗我惕然復自懺也走筆
作安心語兒心了不可得二三共說目
以定情仍拈陸韻政之

嫏嬛偶爾托蠻官游戲場中任插安欲奉藥
王醫病肺先求懺主滌愁肝書裁七發膏肓
遁法約三章腰脊酸擬買鐵船浮弱水新詩
接引足尋歡

其二

欲揀圓通作導官還君隱語覓心安正如德
祖猜雞肋郭似英戒食馬肝退席五千消我
慢倚剛朝莫惹親酸周妻何肉真多事已誤
卿卿齋禁歡

其三

半世頭顱苦一官由來反側子難安站來南
北東西脚嘗盡青黄碧綠肝問姓共呼驚座
客傳經偏號過江酸三章十懺開初地証得
征夫入喜歡

其四

七處徵心猶辨官窮猿擇木豈邉安梵天咒毒登迦席佛頂慈宣迦葉肝仍是止兒啼不歇聲如譚酢咽先酸黃粱半熟華胥國解道生總浪歡

其五

酒封王爵色爲官甕底牀頭兩借安繡佛長齋舒醉眼文姬小硯捧柔肝梅英結子青青嫩莫夾醸春點點酸筒得嬌紅渾怕看恐年離合與悲歡

其六

偶作幷州孟浪官一枝權借旅魂安燕宮髻擁伶玄泣龍女珠參古佛肝大地刼沈灰復煖處空嚼破齒猶酸散花悟到拈花意誰是攢眉誰笑歡

其七

一首吟安二個寃金錢十二恰酬安休教帶下佳人味便折牀頭烈士肝覆瓿半生嫌菜淡入廚三月怕羹酸始知調鼎兼思膾笑問尊郎已備歡

新月見小舟與姬人夜泛

五湖一棹訪鳧官小艇何妨野宿安蘭渚笑迎西子靨茂陵消動長卿肝吳儂恰愛鄉音俏越豹逾驚吹兒酸奇語河魚休漏洩蕩舟且盡此宵歡

其二

何處淸光照縮官解嘲無可避[illegible]多絲衣乍着仍思衷紅葉初題正怯肝[illegible]中嗟[illegible]剝女兒溪上苗甜酸扁舟亦欲乘風去恐採將離贈拗歡

春寒

聞道宮塗炙熱官閉門此處臥袁安聯看開

落花經眼不遣廾沈火動肝天外是鵬原汗
漫譁中知函幾悲酸康成幸有通書婢便困
泥中亦一歎

梅雨經旬臥榻幾蕪沒矣燈下感賦

新改後官作閑官牙籤漫自滿牀失蚓書起
草時役面蛙部停聲尚鬧肝孤枕五更愁雨
姤紙窓小板聽風酸作詩頭上何煩劇夜半
挑燈慰所歎

雨中泛棹

閑來小艇泛郎官信宿飛帆羨子安忽送千
峰過雨脚偶吟半句攪雲肝溪山不盡吳宮
怨藻芷猶聞楚客酸泊宅未能師往哲綠蓑
青箬且爲歎

聞 朝命逮黨人援筆三嘆

幾棋一着竟收官報復寧圖廟社安何處灑
來皆熱血可知灰後有孤肝云亡總付林宗
慟奴後徒留草野酸螃蟹正橫狼在道是誰
平勃且交歎

其二

風波縱險豈如官痛哭何人策治安標榜自
來生白舌識羅無處剖丹肝呼囚獄上魂先
奴奉 旨堦前眼不酸士氣已摧胥國脉誤
臣猶頌萬年歎

其三

緹騎到處瑣崇官寰海如波沸不安黔首有
心思掉臂赤魂無口任摧肝疏留萬古人空
憤笏揷三天 帝亦酸元佑黨碑何日仆恐
驚星變損宸歎

熱

熱通難避甚逃官竹簟氷簾幾頓安山鬼日
烘成火首水宮波涸得銅肝總蒸榆漢星俱
喘任說梅林咽不酸聞道五臺多壽雪飛書

爲借冷龍歎

聽姬人誦心經

色聲香味若分官何處將心與汝安須密有綠依佛足登迦無咒惱人肝天花落後維摩老秋水柰時渠操酸淨爇金爐持舍利好從般若悟無歆

謝客

也來註籍學朝官閒敕松風點六安旦淨場

中開笑口官商甕內沁枯肝但思自墮魂猶醉遍指青梅味便酸不爲下帷聊閉戶苦吟一別小變歎

自品

偎傈平生欠一官至今米價昧長安使呼婦問難存舌羸得人姍乃洩肝千仞未翔聊嚇腐一杯雖酌強吞酸故園修竹初無恙好着萊衣奉母歡

仲冬雪後鄒靜長老師遺以長春家釀燈下然爐火與家孟對飲竟盡二罌戲用

陸韻頌酒

溪外扁舟枕上官閉門長是笑袁安玄春釀自梅花手李鄴侯有玄春釀破凍書分竹葉肝姜被夜呼寒趣友董帷冬足字經酸朋尊孺飲天然事醉後稱詩頌令歡

靜長師見贈題紅大序云得之浮白時至

前三日雪中作也因賦小詩紀之

共傳鶴氅是僊官却櫻閒情借士安十載三都誰賦手百篇斗酒有吟肝似茲白戰真無敵貧此紅桩盡洗酸映雪裁雲堪發咏旗亭未足擬清歡

余戲擬腐敕升侯友人陳用齊因擬腐侯謝表靜長師作台腐谷木叔辭封爵書空諸所有矣遂得前韻二章

人[illegible]分茅不拜官尺書喚醒古懷安憑君盡
[illegible]封侯面笑我全非食肉肝惟穡作甘猶惡
青與虀爲伴豈辭酸北山薇蕨初無恙肯遣
移文署所歡

其二

莫向清別溢今古若陳我腐且相安羊頭爛
矣須防舌馬鬣封乎況食肝閱盡世羞終遜
淡調爲誰鼎更思酸叟羨巴笑前人事衡泌
蔬蹤足素歡

題刪社詩艸

予嘗愛太白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剗之一字爲洞庭秋色壯幾許精神矣即搥碎黃鶴亦覺芳艸晴

川添無限風波氣韻剗之舁碎俱不必有其事而語緣險而得新意近離而轉合斯太白之所爲顛倒一時而激昂千代耳若吾鄙

二三子之以刪韻建壇也葬事實首於子魚氏子魚固青蓮喆裔又鍾三湘七澤之霧奇於社中最稱少而一掃萬言雖行樂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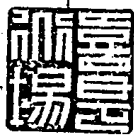
之墨瀋不勝給也一時陳木叔自天台楊龍友自夜郎張來初自天門劉伯重自峨眉皆太白生長流寓處人也旗鼓之盛都下幾

爲蔡丘獨黃生曰尤曲尤
淙畸人幸獲從四君子後
爲喁和貂續聊比於邾莒
之胥命牲書而已社詩惟
木叔最多夫多則何曰不
删惟删故愈患其不多亦
猶鶴樓之終不可搥君山
之必不可剗世有青蓮當
參兹義木叔欲梓其詩乃
予亦以廿餘首附行則眞

所謂删外之詩乎删之其
亦可矣木叔爲之一噱而
予因次之爲木叔删咏小
引焉

崇禎甲戌初秋閩莆社盟

弟黃光漫書于青縣

舟中

刪艸總目

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甫撰

刪社和草

小寒山陳函煇木叔父著
十一洲黃煒秖若木父閱

語云刪後無詩則焉靈均便不應擬作況漢魏以下乎乃詩故莫盛於既刪何也以歷代所傳與諸國風謠所采心雰無盡藏使尼父生今日亦必當擊節而再定選本以行則無論詩不可刪而昭明滄浪千鱗爻夏諸家亦復不可刪也然予棄諸爻之取義於刪者取其刪繁而貴少也取其十五刪之所自昉也取其刪未同之同人而別存孤偶也抑更自有說使海內文壇作者謂此社三數人亦僅備刪裁之列而已矣而吾黨庶無罪言又使聲氣石交謂此三數人終能扶刪後一綫曷徃問津焉而吾黨又有同調故予以刪名此社也亦深

有感於詩之不易作也夫龍友聞之曰去
其刪而可矣予魚聞之曰去其社而可矣
予兩存之以引予之數十首

龍友將之雲間予往送之偶於案上見
子魚酬和諸詩率爾次韻

聞名日下與雲間偶過高齋一送聞賦有逐
貧玄可草人如霏屑玉爲山郢斤巳運成風
手江浦應逢解佩鬟好取蘭聯作譜任君

題跋任君刪

因憶蕭寺座間曾見子魚矣

一揖相逢客座間閒落落氣閒閒鄰侯慧
解方圓局宋玉騷開大小山惟楚好吞雲夢
澤因君欲問洞庭鬟稱詩敢說思公子芳草
晴川韻晴刪

子魚爲孟白老師孫予乂受知師門喜
而更賦

三湘七澤豈凡間靜對如同邪者聞喜向師
門頻御李敢因啟事獨詢山久甘藜縞羞長
袖不爲粧奩買小鬟之子素心兼夙慧衆香
國內有誰刪

其二

偶袁與樹到人間供奉才名不等閒知有文
星瞻北斗幾將爽氣拄西山錦袍久乘鸞爲
翩銀甲應彈鳳作鬟正是陽春歌一曲與斂
下里好齊刪

子魚以詩見贈如數奉答

雕龍索句入玄間映出文心冷且閒顧我恰
疑徐孺子逢人莫問白香山憐才舞不須霓
羽選韻歌應付雪鬟何處峰頭吹玉笛脩成
玉斧未能刪

其二

宋艷班香伯仲間絳厨雖好不乘閒茶因陸

烈許泉水室有維摩畫博山自伴牙籤同玉
軸豈思雨髻與雲鬟冲然善下惟譙吉每寄
新詩托友刪

其三

曾間意賦有無間証取應逢執事閒所對文
人皆共業因參靜理即深山尋常醉酒投嘉
轄十二湘娥縮曉鬟覓得小奚囊底句挑燈
細玩不能刪

子魚書問及之因述近況

下惟猶自憶河間園不窺時爲惜閒感士頻
題長信草懷人獨寐小寒山極浮竹葉思三
若飯接胡麻問雨鬟何日扶笻探邈絕亂峰
奇瀑聽君刪

偶簡龍友

卜居久近謙廉間半爲虛名未買閒夢到故
園惟雁宕勛題絕塞豈燕山蠹箋老我絲漆
髩螺黛疑君翠染鬟欲借一尊同剪燭都將
偶語倩評刪

龍友以贈子魚詩見示用韻再賡

關西名噪雄壇間五鹿鋒摧舌未閒但羨野
芹留客飯還緘筍艸寄君山久聞竹社欣持
臂行看旗亭發眾鬟此日高軒逢李賀又傳
佳句續詩刪

刪社題爲龍友子魚贈答而起和之者黃

若木劉伯重也予辟上觀戰前十首已愧
入又今茲未能因子魚屢有見酬遂勉爲
即事體每章志所踐作趣韻而已

自詒

置身豈在白蘇間酒可逃禪詩可閒拈到韻
箋聊艸艸着殘游展爲山山滿除凤暈標新
月管領春風入曉鬟結癖未知能解脫胸中
丘壑好栽刪

長安客思

崇米長安幾月間馬塵終日送忙閒市逢軻
漸頻呼酒人學巢由可買山鄉思半因聽越
鳥客貧非爲覓燕鬟絕交書讀渾無異簡點
惟留嬾未删

若木老於詩有十一洲三集伯重評以
深瘦子魚評以新瘦有識者故不異
人意也予合而題之

偶參劉李置評間賜也方久亦未開道滑旣
清疑吸月秋容惟瘦必看山九年石壁輸枯
衲一擲桑田戲黛鬟解得霧苗初折甲朝華
夕秀任披删

偶讀李孟白老師遇雪和坡公韻二十
首敬題其末

和成坡韻位坡間聲頓乾坤手自開共仰調
梅人是𠂢尤欣御李望如山歌爲白雪懸孤
調目以丹樓賞二鬟指引後來津筏在請將
三百聽公删

删社簡諸同人

詩人社草豈閒閒可許敲推半字閒但識花
爲江子筆不知箬是杜家山生名太瘦蓬疑
髩婢號輕肥羽在鬟此道從來同調少不妨
删後再加删

删社屬予定名同事者莆陽黃若木光
夜郎楊龍友文驄巴郡劉伯重𠂢姑
孰張來初一如西陵李子魚中孚也
予魚年最少與龍友初成此社相擬
爲新語予媿未能因說其意

証取閨黔楚蜀閭新裁委自入空開生乘慧
業推長吉老去憂時學次山梅瓣落粧添壽
額柳枝番綠動妖鬟極知官樣輸時樣粉本
其如未訂删

次近詩偶成時將攜韻君歸越輒得四
章
班我詩於季孟間朝官處士兩消閒人推夏
日寧冬日夢到家山又客山蠶腹敢思仙作
賦蛾眉須記雪爲鬟江楓冷句佳能炙好把
吳綿任筆刪
其二
大隱從來集此間盍簪端有擇高閒賀家湖

上仙呼李習氏池邊醉憶山小病漸愁移帶
眼多情私許賦綃鬟比來百事疎慵甚惟有
詩腸未遣刪
其三
辟觀偶庭兩雄間泣鬼文成筆自閒所謂伊
人皆在水何知宇宙有茲山向呼銀鹿爲鄣
使近買樵青作侍鬟此去江南秋色好屋梁
明月夢難刪

其四
自評吾我置其間仰看浮雲白日閒綠字龢
來須擬古紅塵以外盡輸山乾坤老我雙蓬
鬢詩酒多情一翠鬟欲倩枚生譚七發先愁
病疾未痊刪
復病腸血
何來二豎遽乘間招集詩魔惱客閒化盡萇
弘渾是碧啼殘杜宇不知山批評罪案多腥

冑點綴韶華只鬢鬟尚憶前身留菜瀋石梁
橋下一潸刪
試序銓除予應未選喜得請歸省母
流年春明屋數間寧親半亦類役閒負來百
里仰山未歸去千尋天姥山桐柏觀前參道
笈桃花源上訪仙鬟饒他一日看除目多少
塵心靜裡刪
長安歸思

廣厦何妨借萬間一枝聊且寄安閒貪觀竈
下頭陀火嬾遇城邊老父山安石誠然兼小
草子房允矣似嬌髮書生謾下受天泪杞蘿
徒佚識者刪

讀于魚晩霽十章嘆其夙慧

莊摘長霞落漢間賦來彩筆不敎閒盡裁顔
郭諸家錦如割衡湘以外山好句不妨收雨
脚新粧應許鬪風鬟佀君慧業人間少簡韻

宏刪十五刪

吏部觀政將畢事有懷

三月銓條列座間簡書誰許一偷閒召薪乍
給官厨米吹律初温黍谷山祗有歸心憐斷
褐肯將傲骨學䟽㸔邇來續律遵　明旨括
帖從前好盡刪

辦事及期言辭歸里

誰云天部去人間每閱除書少得閒乘蹇亦

來同拜　闕及瓜仍許獨歸山豈無三語堪
爲掾縱有雙絲亦類髮此去銓期淹歲月栖
頭陳擻且敎刪

仞秋　予假後奉寄母宜人

帝閽無分覲舍間板輿預喜奉清閒欲封鮓
去慚新擻纔見鴻飛憶舊山暑氣漸收江夏
枕童心猶滯廣陵髮蘋殘尚有宣文冊歸向
慈幃乞半刪

買舟張灣即辛未蕺愁舫也感而有咏

傳舍郵亭即此間無端炎冷蕺忙閒榜人尚
指吳橋驛逋客猶疑碣石山不負黄金唯馬
骨故添白髮是宮鬟當時無限看花泪可許
蘭橈着意刪

得老母家書因示若木

尺書遠自白雲間倚遍荒閶憶未閒一片擣
衣秋夜月三年斷杼孟家山且分石髓添朋

乜恐黜霜袍到客鬟欲買斑斕裁舞袖歸裝
强半為貧删

將出春明遥辭　皇極門

千官忭舞玉墀閒選尾孤臣暫乞閒遥望長
安如北斗每慚小草是東山憂時涕泪唯蒿
目學古摛梳並巧鬟擬獻涓涘紓　旰食補
中補牘且歸删

于以巧夕出張灣記辛未下第後附同
年沈君厚歸舟正當此日有感舊事

馬上口占

車笠谿來止一閒非關乞巧可乘閒槎經博
望河邊水不問君平屋裏山兩度歸舫逢鵲
駕三年客路憶鵶鬟深宮多少穿針女訢與
天孫泪暗删

至舟大雨酌酒與韻君

亦如車牽咏闕閒胃暑衝泥不得閒兩斗相

將聽夜雨雙眉設自閗春山祇應鶴埵流斷
室豈是陽臺薦楚鬟客舫紗窓添淅瀝錦衾
殘夢耐停删

舟中贈若木酒資以詩見詶仍答此韻

萍聚經年彈指間雨舟載霍薪粗閒莫辭仁
祖貽來米好買支公隱去山鼃部鼓吹嫌聒
耳鳳臺脂粉想堆鬟若木有姬在白下死枯何與交
壇事向向極前仔細删

附若木原詩

晨宵鼓吹沸樓船盡藏仙郎　賜沐旋有
客推蓬梳白髮勞君倒篋損青錢案枯不
俠千春事度艷惟爭一字傳雨後新流添
幾尺柳將雁影破秋烟

舟行懐曹大箕劉伯重

騷壇牛耳峙行閒旗鼓曹劉猝未閒瀾倒三
巴從峽水氣淩七澤向湘山南州定掛留賓

栩非地多妆捧硯襲此夜樓船明月好寄君
詩句夢增刪

班役遞至濘口占以示

汝曹奔走道途間　予沐南歸且放閒行笈
先人捐白下慕山憑雁寄黃山休抄邸報塵
清耳焉帶流箭省稚鬢前日馬頭殘拜帖到
京都付丙丁刪

天津買海參價忽騰貴

海錯何來到市闤天廚水族兩弄閒參手豈
便金同價飽耳寧須肉有山較藥羞看錢底
橐傳餐物兌餚中鬢偶因食指裁饕餮頡考
庖經亟議刪

托若木刪訂予未刻諸槀若木有詩贈
因仟酬之

誰取三都覆讓閒較讐賴爾去蕪閒陳言可
許頻懸市巧匠須煩一斲山欲浣花泥玄露

[illegible]輕將草色映烟鬟已公擬下彈文拜再把
全篇爲抹刪

附若木原韻用予舊東朱君開韵

搖曳青流上水輪雨中暑聚客中星堪嘲
吾尚同傷白不信人間有李青篇點龍雕
十古事幸思鹿夢幾回醒問誰詩骨爭秋
瘦徒筆輸君敵形冥

過天津飲施兆濱舟中話舊

故人邂逅問津間見說歸期尚靡閒旅況攙
賒桑落酒情癡還憶藐姑山樗蒲一擲千金
臙笎簟相思午夜鬢楊柳曉風分手去睡醒
殘夢若爲刪

小狗波斯種也至舟求之弗得

不向長林豐少閒東門牽去也安閒多從帝
子歸波島豈逐韓盧過別山一去杳然黃耳
信十離應續綠衣鬟比來口賓客人出貂尾

今看兎穎删

友人饋泉酒二十包與同社侯旗生對

飲預快前路

當年豪飲竹林間追想黃公壚已閒恒苦錢
希遙集杖免教醸憶惠泉山尋常有債澆胸
古咫尺同君散旅鬢此去滄州多美醞還將
酒品一銓删

小奚私與若木侍史奕大混主人清課

詩以當棒

豈祝其君似奕閒奴經不讀且恣閒便令局
賭宣城守寧有音馳淝水山得免人笞僮僕
相休誇諧勢婦姑鬟縱然國手須鞭背况爾
喧嘵混課删

立秋日大風忽冷

扁舟初發柳村間游子蓴鱸思正閒一夜秋
風吹短裌經年客路問前山雙題暫洗残貂
泪半臂初貽小鳳鬟遥念非堂猶扇枕温清
兩字費停删

聽侯旗生社長話舊

一生俠隱酒徒間賣賦長門煑字閒身許信
陵爲上客史藏司馬共名山曾居著作生前
巷亦表章臺奪去鬟聳説廣文官獨冷星郎
雪案且教訓

旗生稱予近作更進因戲語不知我進

伯仁退然昔人亦云是卿轉解

何如未進迨其閒轉解深于小歇閒須左賦
成難覆詭命夸負去恐移山文惟自力存眉
目文必爲歡飾髭鬟不有侯巴痂嗜癖草玄
大半好塗删

子魚瀕行囑寄詩于舟中删詩多矣無
繇便寄子魚一删之

秪覺天猶尺五間寄書難覓去人閒每懷好

友何萍水能解新詞必義山爲有銀屏辜侍
枕豈無膏沐倦梳鬟相思此夜船頭月早照
題牋憶寄刪

過青縣竹友人送瓜分餉若木旗生

吾豈匏哉繫此閒巧窗設後夢應閒故侯久
種青門土新句還拋綠玉山莫俁阜陶留削
面曾傳隋苑落香鬟木瓜不爲瓊瑤報要爾
分題入社刪

讀若木十一洲三集

三集參觀一二閒老來於律細能閒頗從佞
佛師摩詰偏以𤥫蟲賤子山輿到揮毫疑脫
脫吟餘振袖欲傾鬟研硃靜看涪翁易妙埋
應難隻字刪

若木有一奴長不滿三尺而初識一丁
强作怪語問對阿段恐無此事用韵

一咲

收汝侏儒鞭鐙閒如何白日嬾偷閒斬關耐
可踰臧紇淼翰那能效景山始信支離偏掉
臂莫疑醜婦要梳鬟主人博與雖堪愛似此
頑皮痛決刪

過青縣諸友留飲因憶丁客冬東河寓
城外二十餘日作寺字諸詩今當刪
此復指青縣丁也

并州白墮憶冬間一夜冰心欵客閒今日恰

逢河朔社中秋應過秣陵山題詩未了青瑤
案領曲無煩翠黛鬟同籍長安多別去尺書
遥與寄題刪

簡刪詩正得四十九首再占一律却寄
子魚兼似伯重來初兩社長

大雅於玆一綫閒莫令彩筆置荒閒中原久
失千鱗社吾鄙還推峴首山要遣壇壝皆御
王不妨盥櫛有丫鬟新歲五十貽同好倘遇